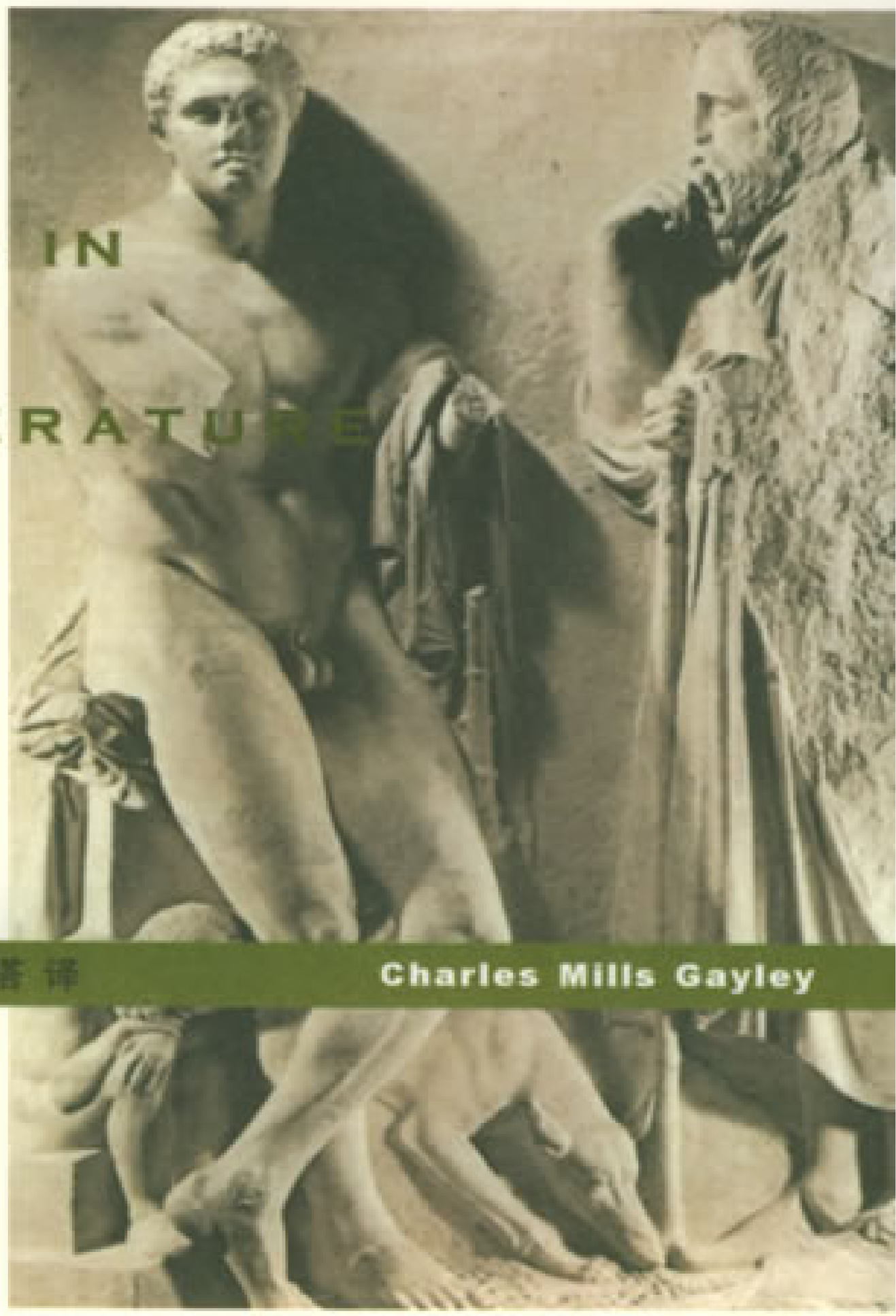
开放人文

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

CLASSIC MYTH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N ART



[美] 查尔斯·米尔斯·盖雷 编著　　北塔 译

Charles Mills Gayley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人类神话

古典神话

[美] 查尔斯·米尔斯·盖雷 编著　　北　塔 译

读书中文
精品奉献
http://rbook.net/bbs/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 / [美]盖雷编著；
北塔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208-05314-6

Ⅰ.英… Ⅱ.①盖… ②北… Ⅲ.①文艺评论—
英国 ②文艺评论—美国 Ⅳ.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0504 号

出 品 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王志毅
组 稿 薛晓源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
[美] 查尔斯·米尔斯·盖雷 编著
北塔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37
插 页 4
字 数 455,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314-6/I·188
定 价 40.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 版 说 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

致 缪 斯

无论在艾达那多阴的山坡，
还是在东方的寝宫——
那太阳的寝宫——那里
古老的歌儿已停息；

无论在你们徜徉的天国，
无论在大地绿色的角落，
还是在蓝色的气层——
那里已出生了悦耳的风；

无论在大海的胸怀下，
珊瑚丛中，那你们漫游的
水晶一样的岩石之上，
抛弃着诗歌啊，美丽的九个！

你们如何遗弃了古老的爱，
吟游诗人因你们而享有的爱！
倦怠的弦丝几乎不再颤移！
声音压抑，音调弱细！

——威廉·布莱克

目录

译者序 …… 1

前言 …… 5

导言 …… 9

第一部　众神与英雄的神话故事

第一章 希腊创世神话 …… 17

学习的目的；寓言与神话；世界的起源；众神的起源；克罗诺斯的统治；泰坦的战争；权力的划分；天帝的统治；人类的起源；创造之神普罗米修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普罗米修斯，人类的护佑者；潘多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朗费罗笔下的普罗米修斯；黄铜时代；黑铁时代；大洪水；丢卡利翁和皮拉；半神与英雄

第二章 天国众神 …… 36

奥林匹斯神山；主要天神；天帝朱庇特；天帝素描；天后朱诺；密涅瓦；战神马尔斯；火神伏尔甘；阿波罗；雪莱的《阿波罗礼赞》；月亮女神黛安娜；琼森的《月亮女神颂》；维纳斯；米洛的维纳斯雕像；信使神墨丘利；灶神维丝塔；比较次要的天国众神

第三章 陆地众神 …… 69

世界的概念；瑟蕾丝；该亚；酒神巴克斯；比较次要的陆地众神

第四章 冥界众神 …… 72

冥界；深渊与乐土；幸福岛；冥王普鲁托；冥后普洛塞尔皮娜；比较次要的冥界众神

第五章 水域众神 …… 81

旧王朝；新王朝；比较次要的水域众神

第六章 罗马诸神 …… 86
古希腊和意大利相同的诸神，意大利诸神

第七章 关于主要的天神的神话 …… 91
关于天帝与天后的神话，天帝的风流韵事，伊娥的故事，卡丽丝托的故事，欧罗巴的故事，塞墨勒的故事，爱琴娜的故事，安提奥普的故事，与人为善的天帝，天后最好的礼物，关于密涅瓦的神话，蜘蛛神阿拉克妮，战神马尔斯，马尔斯与狄奥墨得斯，马尔斯与密涅瓦，腓尼基王子卡德墨斯的运道，火神神话，太阳神神话，拉托娜的漫游，光明与胜利之神阿波罗，风信子花神雅辛托斯，法厄同，灾难降落在特洛伊城门前的希腊联军身上，尼俄伯的受罚，悼念林纳斯，埃斯库拉皮阿斯，流亡的太阳神，洛威尔的《阿德米特斯国王的牧人》，阿德米特斯与阿尔刻提丝，作为音乐神的阿波罗，阿波罗、牧神与国王弥达斯，雪莱的《牧神颂》，倒霉的马西亚斯，太阳神的情人们，达芙妮，马尔佩萨，克莱提，月亮女神黛安娜，水神阿列苏莎的飞跑，雪莱的《水神之歌》，阿克塔翁的命运，俄里翁的时运和死亡，北斗七星，恩狄弥翁的故事，维纳斯的神话，阿多尼斯的神话，丘比特与普赛克，济慈的《普赛克颂》，健步如飞的美女阿忒兰忒，希罗和勒安得，皮格马利翁及其雕像，皮拉穆斯和提丝柏，法翁，维纳斯的复仇，墨丘利的神话

第八章 关于主要的地神的神话 …… 201
酒神的故事，酒神巴克斯的漫游，阿瑟提斯的故事，弥达斯国王的选择

第九章 从地上到地下 …… 209
农业女神瑟蕾丝、冥王普鲁托及冥后普洛塞尔皮娜的神话，普洛塞尔皮娜被掠走，瑟蕾丝的奔波，特里普托勒摩斯和艾留西斯人的神秘教派，歌手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

第十章 海王的神话 …… 221
海洋的主人，溪水和泉水的主人，佩罗普斯和希波达弥亚

第十一章　比较次要的天神的神话 …… 224
星与风的神话，瑟法鲁斯和普洛克丽丝，多布森的《普洛克丽丝之死》，瑟耶克斯和海尔赛尼，奥罗拉与梯托诺斯，英国诗人丁尼孙的《梯托诺斯》，门农

第十二章　比较次要的地神的神话 …… 236
潘——自然的化身，斯戴德曼的《华尔街上的牧神》，比较次要的地神，回音神艾蔻和水仙神纳西索斯，回音神、牧神，莱德和小林神，水中仙女纳伊阿德丝姐妹们，女林神或女树神，埃里斯西图恩的故事，德里奥普的故事，罗库斯，果树女神珀麽娜和果树男神威尔图穆纳斯，诗人伊比库斯的仙鹤

第十三章　比较次要的水神的神话 …… 258
海洋女神伽拉忒娅和独眼巨人泼利菲墨斯，格罗库斯和锡拉，奈索斯和锡拉，留克提娅，海上牧神普罗透斯与阿利斯塔乌斯，河神阿海洛乌斯与赫拉克勒斯，弥尔顿的《美丽的塞布丽娜》

第十四章　老辈英雄们的神话：达瑙斯家族 …… 267
老辈英雄与青年英雄，达瑙斯一家，达瑙斯的女儿们，阿克里修斯王的命运，帕尔修斯与美杜萨，帕尔修斯与阿特拉斯，帕尔修斯与安德洛美达，柏勒洛丰与喷火怪物，赫拉克勒斯：青年时期、赫拉克勒斯的劳作，赫拉克勒斯的晚年业绩，丢失海拉斯，营救达佛涅斯，远征拉俄墨冬，赫拉克勒斯之死

第十五章　伊奥利斯家族 …… 297
丢卡利翁的后代，寻觅金羊毛，阿尔戈斯英雄们的凯旋，美狄亚与埃厄宋，佩利阿斯

第十六章　艾特勒斯家族 …… 306
猎捕卡里登野猪，梅罗普，卡斯托尔与波吕丢刻斯，这对亲兄弟在罗马人中

第十七章　米诺斯家族 …… 318
克里特的米诺斯，达达鲁斯和伊卡鲁斯

第十八章　刻克洛普斯和埃里克托纽斯 …… 321
从刻克洛普斯到菲洛美拉；马修·阿诺德笔下的“菲洛美拉”；忒修斯；忒修斯与阿里阿德涅；酒神与阿里阿德涅；亚马逊人；忒修斯与皮利索斯；法德拉与希波吕托斯

第十九章　拉波达库斯家族 …… 336
底比斯的种种不幸；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

第二十章　少年英雄们的神话：七雄攻底比斯 …… 341
少年英雄们的业绩；七雄攻底比斯；安提戈涅；七雄的后代

第二十一章　参与特洛伊战争的家族 …… 346
三大家族；佩琉斯家族；佩琉斯的儿子阿基琉斯；阿特柔斯家族；廷达鲁斯家族

第二十二章　特洛伊战争 …… 356
战争的起源；伊菲戈涅在奥里斯；普罗特西劳斯与拉奥达米娅；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阿基琉斯的愤怒；众神参战；忒提丝为儿子阿基琉斯的缘故而干预战争；阿伽门农召集开会；帕里斯叫阵；海伦仔细端详希腊众位首领；迈涅劳斯战胜帕里斯；两天的激战；赫克托尔与安德罗玛赫；海王援助气馁的希腊人；朱庇特给特洛伊人打气；阿基琉斯与帕特洛克勒斯；帕特洛克勒斯身披阿基琉斯的铠甲；萨耳皮登与帕特洛克勒斯之死；阿基琉斯的悔恨；阿伽门农与阿基琉斯的和解；赫克托尔之死；阿基琉斯拖着赫克托尔的尸体示众；在阿基琉斯营帐中的普里阿姆

第二十三章　特洛伊的沦陷 …… 394
特洛伊的沦陷；阿基琉斯之死；争夺阿基琉斯的铠甲；帕里斯和奥娜妮；帕拉丢姆；木马计；拉奥孔和巨蟒；普里阿姆之死；幸存者；海伦，迈涅劳斯和阿伽门农；艾蕾克特拉和奥瑞斯特斯；奥瑞斯特斯被复仇三女神追杀；奥瑞斯特斯的净化

译者序

我之所以答应翻译这部大书，固然是因为我以前的专业是英语文学，更是因为我乃铁杆神话迷，尤其对体系化、人性化、普适化的希腊罗马神话有着强烈的兴趣。

记得上中学时，我第一次系统读希罗神话，看的是斯威布著、楚图南译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那书叙述得相当精彩、连贯，语言也颇为生动、流畅；但我读完后，只记住几个重要的神人形象和有些主要故事情节。我那时的记性是不错的，之所以没能记得更多，有一个原因需要说明，即，那书整体性很强，但层次不太明，一路写下来，在分门别类上显得不足。后来，我读过多种关于希罗神话的书，感觉没有超过它的。

盖雷编撰的这本——根据我有限的阅读经验——超过了所有同类书——包括流布甚远的斯威布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

首先，在保持生动、流畅和明快的风格的同时，本书具有点面结合、纲目并举、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教材特征；或者以故事情节为点，或者以神人形象为纲。今年金秋十月，我远赴美国波士顿参加诗会，顺访加利福尼亚大学，获悉盖雷曾是加州大学的名教授，他精研古代神话达数十年，并把它作为一门课讲授了许多年。本书是在他的讲义的基础上

编写而成的。乍一看去，它俨然一部教材。读者可以从详尽而了然的目录出发，按图索骥，寻章摘句，很快很容易就能翻检到他所需要寻找的内容。由于它循序渐进、板板六十四的叙事模式，在阅读它的过程中，无论你读到何处，随时可以停下来，也随时可以继续；而所读章节会像连环画一般刻在脑子里，你不仅记得牢，而且记得清。本书之所以在很长时间里被多所美国大学选作“希罗神话”这门课的教材，原因就在于此。

其次，本书插有大量图片，基本上都是神人形象，有的是相貌的刻画，有的是动作的模拟，有的是场面的描摹；虽然谈不上如何高明，但无不简洁活灵，几乎让人过目不忘；而且，这些插图说明力强，非常有助于读者把握神人性格、增加阅读趣味。这使本书成了当今图文时代之上选。

再其次，盖雷教授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大量引用关于神话的文学作品，如信手拈来。他一生酷爱诗歌，谙熟古今作品，如数家珍。欧美关于神话的诗歌作品如汗牛充栋，引不胜引；所以，盖雷教授进行了甄别和拣选，只引那些本身诗意盎然而且最能说明、佐证或装饰正文的作品，有的是全篇大部分是段落，即他精选的紧扣本书之“大体”、“主旨”的部分。他搜集了自荷马史诗以来上百作家的数百篇神话题材作品，下了大工夫；而精挑细选、剪裁取舍以及严丝合缝的安排，又不知花费了他多少心血。他仿佛是把许多的文本构筑成了一道神话文学的长廊，使读者在欣赏神话况味的同时，也能领略文学的美味。我发现，盖雷教授所引的大部分作品，从国别上说属于英美，这是因为本书的蓝本乃是美国大学里英语系学生所用的课本。我们把书中所引的几乎所有诗歌作品的原文都印出来了，而且绝大部分还附了参考译文。我在此郑重向喜欢学英语的朋友，尤其是以英语为专业的学生朋友，推荐此书；即

使你不把它奉为教科书，也完全应该把它列入课外阅读材料。

还有，“希罗神话”是读书人的玉液琼浆，是西方文明的两大“希”字源头之一（另一为希伯来的《圣经》）。在欧美各种类型的文本中，到处散落着、镶嵌着、粘贴着来自希罗神话的典故。不了解这些典故，它们将成为你读解的障碍；而了解了之后，它们就是你读解的钥匙。因此，“希罗神话”是进入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和浪漫文学的门道。况且，神话本身的魅力也无穷无尽、美不胜收。我一直以为，从心理机制（不是成因）上说，神话主要是想像力的产物，原始人那种无边无际、无拘无束的想像力真叫人艳羡！在信息爆炸、强调经验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想像力正越来越衰弱、匮乏。所以，150 年前，现代诗鼻祖波德莱尔说，想像力是一切能力的皇后。最近，诗人兼剧作家邹静之告诫，要像珍惜生命一样地珍惜想像力。中国文化比较早熟，少年老成，有长久深厚的积淀，而且过分重视人本主义、经验主义，加上长期以来教育模式的呆板、单调、枯燥，中国少年儿童的想像力之式微更加严重。作为想像之产物的神话，或者说，神话思维，有助于挽救现代人想像力的颓势，补充想像思维的阙如。由此，阅读神话具有非常现实的心理学意义。

最后，在本书中，盖雷教授不仅用清晰有序的模式重叙了神话，而且也有他对神话学、神话史的研究和概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那时代神话学研究的前沿状况，有些理论总结和探讨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因此，我不仅要向喜欢神话故事的人，而且要向研究神话的朋友隆重推荐此书，它算得上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轻松读物”。

另外，我不得不解释并致歉的是：由于时间关系，书中所引的少量诗歌作品，我没有译出来。好在盖雷教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让神话

故事和诗歌文本交织（或者说混杂）在一起，他一般是在完整讲述故事情节之后（或之前）引用文本，所以，这一缺憾基本不会影响读者对神话的把握。辩证地说，这样也能在某种度上逼迫读者去读英语原文。

2004年 11 月 22 日凌晨

于京郊惠忠庵

前　言

在这个新版本中，我已经对前一版中各个章节的顺序作了变动。那是根据一些教师们的意见作出的变动，他们长期使用本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对旧材料进行了彻底的修订，还增加了许多新材料。由于多数人喜欢一开始就读到故事，而不是人物的身世和家世，我把神话的历史留在正文的结尾处。其中的一些神话故事我已经作了更加周密的叙述；有些以前省略的短篇故事，现在补入了。我对《伊利亚特》(*Iliad*) 和《奥德赛》(*Odyssey*) 这两部史诗的故事梗概作了相当大的扩充。《尼伯龙根的指环》(*The Ring of the Nibelung*) 本来是挪威和德国的神话故事，我加入了瓦格纳版本的提纲；我希望读者们不会认为我这样处理有什么不合适。当然啦，瓦格纳的版本不属于英语文学[1]，但一直以来，它是作为这个故事的现代经典版本为人所接受的。况且，所有音乐爱好者都需要了解瓦格纳版本的故事。有些新的例子证明了英语诗歌中的神话应用，为了便利起见，我已把一些新的、能够展现英语诗歌中的神话应用的例子揉进了正文之中。

我对插图的目录作了彻底的修订，对那些比较难理解的古代人物画像作了解释，而且还说明了来源。图片本身在旧版的基础上也有了重大变化。在断定复制品的来源问题上，冯·马赫 (E.von Mach) 博士给予了我可

---

[1] 瓦格纳是德国伟大的音乐家、歌剧家。

贵的帮助，他写了不止一部关于古代艺术的优秀作品。我还要感谢的，是他在“艺术中的古典神话”那部分给予我的帮助，这一点我已在“导言”中提及。由于有了这些新的因素，对于那些刚刚接触艺术、尤其是古代艺术的人来说，本书理应会更加有用。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把本书看作是指南的人来说，它也是相当有用的：可以引导你去了解那些以神话为主题的绘画和雕塑。

我们有许多优秀的英语诗歌作品，它们所用的暗示、提示以及典故虽然在神话文学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普通读者却并不熟悉，所以会感到这些要素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想像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大约 20 年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在英语文学系的入学诸条件中，引入了与文学有关的古代神话学课程，并且推荐布尔芬奇（Bulfinch）的《神话时代》（*Age of Fable*）一书作为教材。在美国各类学校中担任英语文学和古典文学课程的老师们通过实践，证明这一举动是明智的。可是，那时却没有一种适合于教学所需的课本。正是由于这种需要，我从那时起准备编写本书。《神话时代》一书尽管给我们提供了一批诱人的希腊、挪威和东方的故事，但书本身的设计并不像一部课本，也不像一部系统地表述并阐释那些对英语文学影响至为深远的神话的著作。

那时，应出版商的要求，我对《神话时代》中的材料进行了修订和改编，以期能适应教师和学生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迎合那些已经有一定基础的读者的口味。可是，经过一年的工作，我发现，有一半的材料是新的，即使是那旧的一半也在许多方面与原书有别。结果，一方面我百分之百地声明我对《神话时代》的谢忱；另一方面我选定了一个与之不同的题目，也就是本书。布尔芬奇先生的书中有些讹误，但不管是我还是出版商都没有认为，应该负责的是他的学识或趣味。

在本书第二十三章至第二十七章中，涵盖了有关“特洛伊的陷落”、奥德赛[1]、埃涅伊德[2]以及几首挪威短叙事诗的故事梗概，那都是对《神话时代》中相应章节的修订。从第七章到第二十章以及第二十二章，涵括的是那些关于主神的神话故事，如天上、人间、冥府以及各个水系的神灵；还包括那些关于次神的神话故事，他们同样处于三界之中；另外有老年英雄和少年英雄的故事，以及特洛伊战争的概况。这一切都表明本书对原著作了彻底的改编和改写，有时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常常是一节一节地改。那些保留下来的部分也经过了缩写或改写，增补了一些新的必要的句子、段落和部分，增改之处多得难以计数。完全或主要属于我个人首创的有：导言、前六章（关于希腊创世神话和希腊罗马众神的特点）、第二十一章和从二十八到三十二诸章（关于特洛伊战争、沃尔松传奇、短叙事诗《尼伯龙根之歌》、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以及神话的起源、要素、传播和保存诸问题）、诗歌插图和艺术作品的选定、有关原始资源的注解，还有评注[3]。实际上，除了《神话时代》的架构，其他留在本书中的内容已经微乎其微。

在关于神话主题及其来源的索引中，我们也简单叙述了一些来自其他民族的流传比较广泛的神话故事。尽管如此，在本书正文中，除了那些为希腊人、罗马人、挪威人和德意志人所熟知的神话外，没有包含别的神话。我们之所以要对选择范围作这样的限制，是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出于对所涉范围必须有所限定的考虑；其次，我们想要强调的只是这样一些神话：它们已确实适应了英语的水土，而且影响了英文想像思维的

---

[1] 即尤利西斯。

[2] 即埃阿涅斯。

[3] 注解和评注，本译本从略。另，考虑到篇幅问题，译本在不影响理解原意的情况下，对少量文字作了删节处理。

精神、形式和习惯；其三，我们必须排除任何有疑问的古典神话。不过，“古典”一词当然并不局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它的含义不与“古典主义”相同或与“浪漫主义”相反。从最极端的“古典主义”到最极端的“浪漫主义”，神话都是一个遥远的吁求；不过，正如人类生活中的必然和自由无法分开，真正的艺术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古典主义”或一点没有变化的“浪漫主义”。这一代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可能同样有益于下一代，同样会成为下一代的“经典”。因此，本书包含了一些具有浪漫主义精神或建构的神话，也加上了一些挪威和德国的神话。无论是什么样的神话，只要广为人们所承认，它就是一流的；因为它简朴、自发而且美丽，因为它完全具备永远鲜活、富于美学魅力、蕴含理想品德等条件。

在那些拿来作为例证的英美诗歌中，贯穿着一条选择的原则，即入选诗作要对远古神话作出解释，或者举例说明诗歌的理想化特征和主题的修饰性因素，或者暗示出古代艺术的精神和风格。不过，在所有情况下，我们一直坚持的是诗作正文或引文的美学价值。在寻觅合适的例子的过程中，我从贵尔德先生（E.C.Guild）的著作《19 世纪英语诗歌中的希腊神话》中获得了宝贵的助益。我还要感谢索太尔（A.E.Sawtellle）的《斯宾塞的神话资源》、奥斯古德（C.G.Osgood）的《弥尔顿的古代神话》以及路特（R.K. Root）的《莎士比亚的古典神话》。

导　言

把神话学习与英语诗歌结合起来

我们美国的教学方法过于追求琢磨的效果，结果往往让学生去琢磨那些砂岩一般没什么内涵的的信息。因为有这样愚昧的看法，许多学校的老师让学生们学习英语名著，或者批评并评价美术作品；而在这之前，学生们可能连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和神话故事都不知道。这些事实和故事代代相传，是许多诗歌的素材，我们可以在神话文学中找到大量的这类传统因素。当然，在那些保护青年、教育青年的人当中，如果有更多的人熟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著作，那么邪恶就不会如此广泛地传播，也不会如此危险。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对古典作品的学习目前受到了相当的削弱——这些原因有的是正当的，如人们越来越关注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有的是没有道理的，如功利主义者对“已死”语言和文明的轻视。因此，我们的各级学校有责任认清这一事实，并应该为此感到痛心，然后通过重新调整课程设置、把更多课时分配在希腊罗马的古典课程上的办法，尽可能地减少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这些古典课程不仅应该恢复，而且要有与其重要性相称的地位。它们涉及到文明的原则、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历史的背景，我们的文明正是在那样的基础上出现的。由于切断了跟希腊罗马的智力和想像力资源的联系，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权和政治家的才干、法规和法律系统、社会和风俗、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甚至对艺术的鉴赏力，都变得越来越浅薄和没有生气。

现在，为避免这种漠视古典的后果进一步恶化，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其中一个效果卓著的方式，就是通过翻译和梗概来学习古典作品。这类二

手学习法肯定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一个民族的文学往往存在于其语言之中，当我们把它诱导进另一种语言的陷阱中时，它就会失去外观，而且往往会丢掉一些特征。译作的话语方式跟原作完全不一样，因为译作是现实环境、历史、社会以及知识传统等各种条件作用的结果。不过，当我们翻译那些来自纯粹想像的上古作品时，如果我们不是在散文中，而是在诗歌的氛围和充满想像的艺术装饰中，把它们复述出来，那么翻译的失效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得到遏制。因为，尽管一个洲和另一个洲、一个世纪和另一个世纪的造型艺术是不同的，尽管诗歌本身的风尚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想像力的起源是普世相同的，由想像力创造出来的产品是类似的，同时创造的过程也具有延续性。正是因此，我们建议学生和读者，通过现代人的艺术作品学习古人的想像性思维。这是切实可行的，也是颇有助益的。

学习古代神话有助于创作，能为欣赏诗歌和其他艺术门类奠定基础，还能为研究一个种族的精神发展史提供线索。

1. 对于从古到今的诗歌、雕塑和绘画来说，古代神话一直是一个宝库，里面充满了黄金般珍贵的故事、闪闪发光的思想、粗野或者顺畅的激情以及珠光宝气的幻象。如维吉尔（Virgil）笔下的阴魂，他们掠过忘河，直达命运的小溪边。他们一再造访上天和永远沉寂的星辰。这些来自远古时代的魂魄聚集在神话的空地上，低声叫唤着，等待着艺术家来把他们一个个地安放在他新创的预先注定的作品形式中，从而把他们保留下来，使他们跟生命世界和永远年轻的人类在一起，同时也使我们得以净化并呼吸天堂的空气。

2. 在这一方面，对于普通读者和诗人、雕塑家或画家来说，神话学习的作用是一样的。神话就是那个帮助你走出艺术迷宫的线团，它不仅由传统绕成，而且也由那些比较确定的知识绕成，这些知识中最确定的因素就是那些人人都有的感受。

神话知识在过去广泛地引领着人类去赏析古代文艺的动机、条件、美感的统一和有序的演化。除了用那些虚构的传家宝来丰富我们自身以外，神话还会把我们引向想像的快乐的源头。早期的希腊诗人或挪威诗人或英国诗人都曾汲取那样的资源。古代神话像对古人那样丰富了今人的想

像和情绪。有多少人内心被拉波达库斯（Labdacidae）的哀或阿尔刻提丝（Alcestis）的爱、帕萨尼亚斯（Pausanias）带点好奇心的疑惑、希吉努斯（Hyginus）的悲所掌控，忽然省悟到他自己内在的艺术想像力和创造力！有多少人本来漠视周围众所周知的事物、细枝末节的任务或对家庭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在读了《永别了，安德罗玛赫》后，就产生了新的共鸣、无私的激情以及纯洁的快乐！这不仅是艺术创作的冲动、爱国主义的奉献以及利他主义的亲情，而且还是一种有抑制作用的影响，一种对过度美化行为的惩戒和对“没有章法的自由”的节制；在对待那些文学、音乐和造型艺术中大胆怪异和轰动一时的创新时，能够在疯狂崇拜和厌恶乃至粗暴对待这两个极端间把握好分寸——这就是我们学习那些美丽的古典神话的目标。美好的淳朴、有序的克制、严肃的思量以及对长辈的尊重等等，在希腊罗马的神话中是司空见惯的。如果我们能够熟悉这一切，加上了解生活的新颖、丰富和奇妙以及古冰岛神话的天真无邪与浪漫新奇，那必然可以有效地协调现代人对艺术价值的评估。

当我们拿文艺杰作来作例证时，对神话的研究肯定会导向对具体文艺作品的欣赏。

不用说，对于读者而言，跟一大堆通过间歇性地查阅古代词典而得来的信息相比，一连串推理性的故事会更加有用——前者实际上只是一堆囫囵吞下的信息，没有得到任何的消化处理。此外，如果这些故事是根据谱系和事实发展的序列叙述出来的，而且是由抒情诗、叙事诗和现代文学的描写性段落作为解释的，那么神话故事所提供的就不仅是一些幻想性的原始材料和参考资料——现在的学生可以为了那些资料而对课本上的注解进行综合或拆解——而是一种潜能，它肯定会使我们更加有效地阅读那些杰作。因为如果事先对材料已经有所了解，我们就能更好地欣赏所有跟传统有关的内容。这能使读者对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和演说家产生共鸣，还能了解他们的创作目的。它能扩大我们吸收知识的肺活量，使我们更多地去呼吸艺术家曾经呼吸的空气，那便是文艺的空气。我们之中有太多人对自己每天在呼吸的空气的成分一无所知，这样的话很容易得哮喘病。当然，如果我们直接从作品中汲取营养，所有这一切好处都会变得更好，直接接触并熟悉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家有助于我们对现代文学作出冷静的批评

和广泛的评估。同时，我们在想像古代历史情景的时候也会设身处地地去感受，这将促使我们对今天的艺术和自然进行美学上的评估。可是，尽管我们美国的学生和许多老师都不能痛饮马西克酒（Massic）和费勒年酒（Falernian），他们也会轻易地闻到花香。当他们对文学的味觉被激发起来时，就必然会想去近一步了解我们所继承的文学遗产。

因而，对这些古代神话故事的研究的目的，就远远不仅在于去得到一些特殊的信息，而是净化一般意义上的美学判断，并提高人们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趣味。这些作品可能并不直接处理神话或古典的主题，但依然具有古典作品的一些特征：无意识的淳朴、挡不住的魅力以及高贵的理想。对于缺乏古典主义精神的读者来说，《黎西达斯》（*Lycidas*）、《阿多尼斯》（*Adonais*）、《塞素斯》（*Thyrsis*）、《追思录》（*In Memoriam*）、《义务颂》、《托波尔纳沃里齐的茅屋》（*Bothie of Tober-na-Vuolich*）、《赞美人类》、《有爱就够了》、《普罗斯皮斯》（*Prospice*）、《费斯图斯》（*Festus*）、《人生颂》、《格龙提乌斯的梦》、《躺在草丛中》和《西门索尔》（*Simmenthal*）等作品肯定没有什么意义。

在艺术方面，本书也提供了类似的启示、帮助和教导，书中配了大量著名的绘画作品和雕塑作品或作品的片断，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神话。熟悉不同种类的古代艺术——即使是通过照片和雕刻这样的中介——也肯定可以培养读者的历史感，还能激发他们的美感。古代的艺术作品比较粗糙，但它们是一些窗口；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它们不比那些更加精致的作品差。如果我们经常思考那些古代艺术作品对现代杰作的影响，那么有些人的想像力就可能得到提升，而不是停留在冷漠或粗鄙的水平上。这也可能激励某些人去阅读原著，另一些人则可能因此而从事艺术创作。如果年复一年，一个国家的公众对国外的艺术表现出越来越深厚的兴趣，那么他们就会感慨没有一本辅助读物，从而能更好地去欣赏那个国家的艺术。一个国家未来的艺术成就当然无法用一段话来预言，但人们将越来越认可那样一种学习的价值，即对现存艺术中那些最好的作品进行介绍。

3．另外，读者必须牢记在心：古代的神话和最早的文学一样，都是社会秩序和宗教恐惧的结晶，记录的是有关宗教理想和道德行为的早期历

史。因为尽管人种学家可能坚持认为在神话中寻求真相是枉然的，但是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一批将会同意通过神话去寻求真相是明智的，也是有益的。如果我们承认神话是原始哲学（这种说法往往会超出它适当的范围），同时承认另一种说法，即古代哲学永远不会消亡，而是通过内在的发展、自我修正以及自我增长的过程，取得某种更加纯粹的精神和某种新的更高的形式，那么真理就不会被认作是谬误。真理不会存在于非理性的片断中，而是以原型冲动（Archetypal impulse）的形式呈现——神话本身往往处于变化之中，而且能在变化中净化人心，稳固地从原始哲学中祛除那些野蛮、短暂、非理性的因素。所有神话都来自想要去认识、享受、讲授的欲望，而那种欲望是普遍、不可剥夺的。这些知识上的、行为上的乃至想像性娱乐方面的冲动就是理性的心理悸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每个神话的原初冲动，不同神话中的不同冲动在某些阶段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本书引领人们严肃地回顾人类的发展进程，即从欲晓时臆说的微光，到黎明时精神信仰和个人理性的曙光。我们的目的是要弄清思想发展的连续性、想像力向外伸展的范围以及道德与宗教理念向上提升的情况，也要使四海皆兄弟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目的是鼓舞人心的，它在所有时代，对所有民族来说，都是有裨益的。

第一部

众神与英雄的神话故事

第一章 希腊创世神话

1. 学习的目的

在我们的英语文学包括史诗、戏剧、抒情诗、小说、随笔和演说中，适当引入古代的神话，能增光溢彩，生锦上添花之功效。本书的目的是讲述那些神话，列举在英语文学（偶尔也在艺术）中对这些神话的运用。

2. 寓言与神话

我们必须对寓言（fable）和神话（myth）进行细致的区分。

寓言是故事，如原木王的故事、狐狸与葡萄的故事。寓言中的形象和情节既不故意显得真实，也不要求让读者信以为真，而是坦承它们都是虚构的，是道德说教的载体。约翰逊博士对寓言的范围的规定更加狭窄："在本真的形态上，寓言似乎是一个故事，其中的形象都是没有理智的，有时甚至是没有生命的。作者虚构它们的目的是进行道德说教，所以要使它们像人一样说话行事，而且拥有人的兴致和激情。"

神话也是故事，但我们不知道它们的作者和起源。它们流行于原始部族之中，原始人把超自然的存在和事件以及受到超自然因素影响的那些自然的存在和事件都看成是真实的。

寓言是由个别人创作的，在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可能有人讲述它们——讲述者可能是以色列的约坦（Jotham），那是比基督早1200年的人物，当时以色列人还在士师（Judges）的统治之下；讲述者也可能就是基督本人，那是在犹太学者最热衷于批评的日子里；也可能是罗马时代的梅涅纽斯（Menenius），当时罗马正陷于平民和贵族之间的鸡毛蒜皮似的争吵之中；也可能是费德鲁斯（Phaedrus）和贺拉斯（Horace），那是在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大帝时代；也可能是伊索，他是一个近乎虚构的历史人物，他给那些奴隶同胞和雅典暴君讲述寓言；还可能是拉封丹，他的对象是庞大的皇家和17世纪欧洲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

寓言是定制的容器，倒入其中的可能是一个教谕。神话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而不是人为编出来的。它们诞生于一个民族的婴孩期，不属于历史上的某一个个人，而要归于一代又一代故事讲述者的想像性努力。比如潘多拉（Pandora）的故事，她是第一个被赋予种种女神品性的女人；再如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故事，他把火从天国偷出来，供人类使用；还如出生于大地的巨人族的故事，他们一开始曾跟众神争夺宇宙的统治权；还如月亮女神的故事，她在那些穿着半统靴的仙女的追随下，越过碧空，或降临凡间，追逐她所珍爱的那个叫恩狄弥翁（Endymion）的英俊少年。这些神话可能孕育在对自然事件的解释之中，那种解释离奇、有趣而孩子气；也可能孕育在某种无拘无束的幻想之中，它们在民间受到养育和照料，无意识地生长出故事的繁枝茂叶，并且绽放出了诗歌形式的美丽花朵。

我们将要讲述的这些神话呈现的是一些关于创世的美妙故事、众神的历史故事以及一些英雄的冒险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起作用的是那些不可思议的、令人恐惧的事物，而生物甚至非生物则显现了人与神的特征。在蒙昧时代（dark ages），这些神话中的许多神都曾受到过朝拜，朝拜者有希腊人、罗马人、挪威人和日耳曼人的祖先。几乎在所有国家的文学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诸如此类的神话。许多神话现在还存在于未开化的种

族的记忆里和口头上。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会再相信本书所讲述的这些故事。所谓奥林匹斯（Olympus）众神和仙宫（Asgard）众神，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崇拜他们的人。他们只居住在记忆和想像的领域，占据的是艺术宫殿里的宝座。

希腊、罗马、挪威和日耳曼的神话故事对我们的英语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将按照这一名单顺序逐个讲述。从本性上来说，罗马人是一个实用的而非诗意的民族，他们在自己的文学中扩充了希腊神话。尽管如此，我们将在描写希腊天神时简要地附加上一些土生土长的拉丁诸神的故事。在罗马文学中，拉丁诸神保留着某种独特的个性。

3．世界的起源

关于万物的起源，在希腊人中，流传着几种不同的说法。荷马告诉我们说，“河海”（river ocean）又深又大，像一条蟒蛇，嘴巴衔着尾巴，环绕着陆地和海洋，它是万物的源头。根据其他的神话故事，夜晚和黑暗是自然的原初因素，光是从它们那里跳出来的。还有第三种理论，那是俄耳甫斯(Orpheus)创立的，他断言时间是世界的源头，时间之前没有任何存在。从时间中衍生出来的是混沌，那是个张着大嘴的深渊，从那儿孵化出夜晚、薄雾和热气（或者叫以太）。时间引出薄雾，薄雾则绕着位于中央的热气旋转，转得非常快，直到那巨大的世界之蛋在飞旋中裂成两半，一半是天，一半是地。从蛋的中心，衍生出厄洛斯（爱神）和其他各种各样美妙的事物。

不过，在关于世界和诸神起源的理论中，最能自圆其说的是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的。他告诉我们，混沌——那个张着大嘴的深渊里包容着虚无、大块和黑暗，它们相互之间的混杂衍生出世界万物。然后出来的是胸脯宽大的大地和美丽的爱神，后者统治着众神和人类的心灵。从混沌本身产生的是黑暗（Erebus），它位于地下——还有夜晚（Night），它位于太阳落山之处。

由大地母亲衍生出来的，首先是布满星斗、像铜或铁一样耐用的天穹，众神都把那儿当成他们的住所；随后是山脉、富饶的田地、布满石头的平原、海洋，拥有所有这一切的是植物和动物。

4. 众神的起源

我们刚才讲述的是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变化的历史，现在开始讲众神和人类的历史。在造世主的心中，爱开始悸动，并用物质材料制造出生物，



朱庇特 (Jupiter) 巡视全世界

有公有母，又用本能的亲和力使它们结合在一起。首先是黑暗和夜晚的结合，它们都是混沌的孩子。它们生出光明和白昼，然后是尤拉纳斯 (Uranus)；他象征着天宇，娶了地神该亚 (Gaea) 为妻。他们俩联姻后，生出了泰坦 (Titan) 和百手怪物们以及独眼三巨人 (Cyclopes)。

泰坦以世界的动乱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孔武有力，会引起火山喷发、地球震动。在神话历史中，他们扮演的是吵闹者的角色。他们是憎恨和冲突的因子。荷马特别提到了他们中的两位，即伊阿佩图斯 (Iapetus) 和克罗诺斯 (Cronus)。不过，赫西俄德列举了十三位，他们中比较重要的是俄刻阿诺斯 (Oceanus)、忒提丝 (Tethys)、许佩里翁 (Hyperion)、西娅 (Thea)、蕾娅 (Rhea)、伊阿佩图斯、司法女神西弥斯 (Themis) 和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 (Mnemosyne)。独眼三巨人分别代表三种恐怖，即雷霆、闪电和霹雳。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认为他们每人只需一只眼睛就足够了。百手怪物 (Hecatoncheires) 也有三个。希腊人可能把海洋形容为百手怪物，因为有众多的波浪，也有吼叫，那拍打堤岸的惊涛骇浪似乎能震撼大地。这些长着闪电般的眼睛的独眼巨人，这些长着一百只手的怪物，他们的父亲尤拉纳斯害怕他们，把他们扔进了地狱底下的深渊 (Tartarus)。大地母亲该亚

恼怒极了，她吁求她比较大的孩子前来救援。没有人胆敢支持她的号召，除了足智多谋的克罗诺斯。他手握一把铁镰刀，躺着等待他父亲的出现。两人一见面，他就冲上去，重创了尤拉纳斯。从尤拉纳斯伤口的鲜血里，跳出来了复仇三女神（Furies)，她们的头上围着大毒蛇；还有巨人族（Giants），怪物中一个新的种族；山林水泽间的仙女（Nymph）则是美得令人嫉妒的少女。

5．克罗诺斯的统治

克罗诺斯是天地之主，他的朝代经历了数不尽的岁月。在美术作品中他总是戴着面纱，这表明了他的狡黠和谨慎。他手握镰刀，这不仅是因为镰刀是他用来结束父亲的暴政的工具和纪念物，而且它还是新的发展阶段的象征，即已经进入了金色的丰收季节。

克罗诺斯把自己的妹妹蕾娅封为天后，一起统治天地，经过了不知有多少岁月。兄妹俩生了三男三女，三男是朱庇特 (Jupiter)、尼普顿(Neptune)和普鲁托（Pluto)，三女是灶神维丝塔（Vesta）、农业女神瑟蕾丝 (Ceres) 和后来的天后朱诺。克罗诺斯从父辈那儿就知道，他的统治将被自己的一个孩子推翻，于是他想到了一个糟糕的策略，那就是在孩子们出生时把他们一一吞吃掉。蕾娅本能地反感他的这一举动——当厄运降临到她的第六个孩子身上时，她把一块石头小心地包裹在襁褓里，以此来蒙骗贪得无厌的克罗诺斯。这个被救的婴孩就是后来的天帝朱庇特（或宙斯），他被藏匿在克里特岛上，受到阿德拉丝塔（Adrasta）和艾达（Ida）两个仙女的养育，以山羊阿马尔西亚（Amalthea）的奶为生。渐渐地，他长大成熟了。于是，在祖母该亚的帮助下，他把克罗诺斯抓了起来，并迫使他吐出以前吞吃掉的那些孩子。克罗诺斯首先吐出来的就是那块石头，它曾经被安全地放在德尔菲神庙。接着出来的是天帝朱庇特的五个兄弟姐妹，他们一起迫不及待地报复了那个变态的、囚禁他们的父亲。

6．泰坦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除了俄刻阿诺斯，其他所有的泰坦都站在克罗诺斯一边，对付朱庇特和他那些刚刚活转过来的兄弟姐妹。朱庇特他们占据着奥

林匹斯神山，在很长时间里，两边各有胜负。最后，朱庇特又一次采纳了该亚的建议，把独眼三巨人和百手怪物从深渊里释放了出来，那是很久以前尤拉纳斯把他们关在那里的。他们一出来，就赶忙奔赴位于塞萨利（Thessaly）的战场。独眼三巨人用雷电支援朱庇特，而百手怪物用的是地震。有了这样的武器，朱庇特开始发动攻击，一时地动山摇。泰坦们被闪电的强光弄瞎了眼睛，被地震震到了深渊里，而且几乎被火焰焚为灰烬。百手怪物用手把他们打败并捉住，然后把他们扔进了地狱底下的深渊。阿特拉斯（Atlas）是伊阿佩图斯的儿子，他命中注定要用肩膀扛起天空。可是，泰坦族的另一个更加有名的孩子，即普罗米修斯，却支持朱庇特的事业。

7．权力的划分

随后众神举行了大会，朱庇特被选为世界的统治者。他委派他的兄弟尼普顿掌管所有的海洋和江河；又委派他的另一个兄弟普鲁托掌管黑暗、神秘而不可见的地下世界，那是死者灵魂的居住地。普鲁托同时掌管地狱底下的深渊，那是泰坦们被囚禁的地方。朱庇特自己则掌管陆地和天空，包括那些宽广而明媚的区域，如奥林匹斯神山，那是主要的天神们所偏爱的一座山。

8．天帝的统治

一些新的纷争等待着这个新的天国王朝——这些冲突是许多古代故事的题材。在朱庇特针对克罗诺斯的战争中，尽管该亚帮助了她的孙子，但她很快受到了自己良心的谴责，泰坦族毕竟都是她的儿子。想到他们残酷的命运，她拟出了向征服者报仇的计划。该亚又生了一个儿子——恶神泰丰 （Typhon），这是一个更加可怕的怪物——他的目的就是要瓦解貌似全能的宙斯的统治。有一百个龙头从恶神的颈边长了出来，他的眼睛喷射着火焰，黑色的舌头舔着上腭，发出蛇的嘶嘶声、牛的吼叫、狮子的咆哮和狗的狂吠，还有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以及众神自己的声音。这可怕的怪物自个儿冲向天空，但他在朱庇特的雷霆面前感到了恐惧，也下坠到了深渊里，那本来就是他自己和他的兄弟们的居留地。直到今天，他还在嘟嘟囔

嚷地发牢骚，还在嘶嘶叫唤，吐着火焰的舌头冲出火山口，直扑向天空；同时呼出热气，烧毁树木和人类。

后来，巨人们重新开始了针对奥林匹斯众神的反抗，他们是从尤拉纳斯伤口中流到地上的血液里出生的。与泰坦、独眼三巨人们或泰丰不同，他们身穿兽皮，用石头和树干作为武器，身体和双腿其实是蛇。要是遇见他们，你会感到恐惧。他们的名称很像人，叫“地生”（earthborn）。他们具有某个史前野蛮民族的特征，头脑容易发热，不服从理性的管束。在巨人族中，比较强大的是冬天的暴风雨和冰川之神阿尔库俄纽斯（Alcyoneus）、帕拉斯（Pallas）和恩克拉多斯（Enceladus）——以及全族的首领波耳费里翁（Porphyrion）。在针对他们的战斗中，天后和密涅瓦（Minerva）这两个天



女战神雅典娜勇斗巨人



天帝杀退巨人族

国新王朝的天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是天帝的尘世之子，他的箭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像泰坦和泰丰一样，这些巨人

也被埋在了那永远黑暗的深渊里。他们打仗全凭蛮力，当碰到天国的主人时，还能期待有什么样别的结果呢？

9. 人类的起源

关于人类起源这个问题，希腊人的处理方式不像希伯来人那样轻率。希腊传统没有把整个人类的祖先上溯到最初的一对夫妇，相反，他们一般所接受的观念是，人是从树木、石头、河流或海洋里生出来的。有人说，人和神都是大地母亲繁衍的；有人则宣称人跟神一样历史久远。不过，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方面——众神跟人类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直到他们收回对人类的恩惠。这是因为人类越来越自负，越来越罪孽深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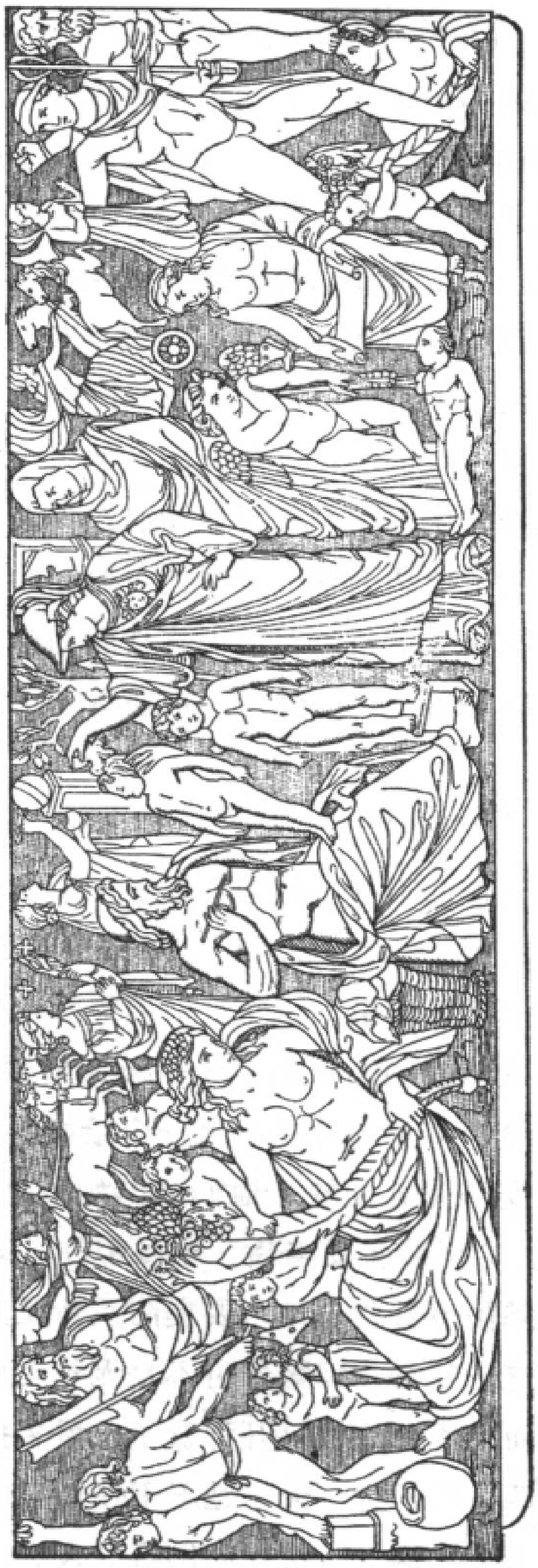
10. 创造之神普罗米修斯

有一个故事说是普罗米修斯创造了人，他的父亲伊阿佩图斯和克罗诺斯一起反对天帝朱庇特的统治。在那次争锋中，普罗米修斯由于天生具有预言的智慧，领导起了奥林匹斯众神的事业。对他和他的兄弟厄庇墨透斯（Epimetheus）来说，他们所要承担的工作就是造人，并且给人和所有其他动物一些必要的配备，以维持他们的生存。普罗米修斯没有注意到厄庇墨透斯的工作。弟弟其实一直在赋予各种各样的动物以不同的勇气、力量、敏捷和睿智：有的给翅膀，有的给爪子，有的则给硬壳。不过，普罗米修斯创造的是一种更加高贵的动物。他拿起一些泥巴，边掺水边捏弄，仿照神的模样创造了人。他赋予人以能直立起来的身材，因此其他动物只能面向地面，而人却可以仰望星星。由于厄庇墨透斯很鲁莽，把东西都放到了别的动物身上，所以后来才注意到，兄弟俩手头已经没有什么好东西留给那最高贵的造物。于是普罗米修斯升上天庭，在太阳的车轮上点燃了火炬，把火种带到了凡间。拥有了火，人类就能够获取大地的密藏和财宝，从而发展商业、科学和艺术。

11. 黄金时代

不管世界以哪种方式提供生存之道，第一个时代的居民充满了天真和幸福，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没有法律的强制，也没有任何权威的威胁

或惩罚，但真理和正义到处都是。林中树木还没有被抢去建造船只，人类也还没有在他们的城镇周围构筑要塞；那时没有剑、矛、头盔之类的东西。大地给人类带来所有必须的东西，而不需要他们耕地或撒种。统治世界的永远是春天，花朵没有种子也能茁壮生长，河流里流淌的是牛奶和酒，橡树里流出来的是金黄色的蜜。黄金时代开始于尤拉纳斯的统治时期，当这些英雄倒下安息时，他们会在一个快乐的梦中变成一种精神的存在。尽管肉眼看不见这种存在，但他们仍然像督军和卫兵那样为人类提供服务。



普罗米修斯造人

12. 白银时代

比黄金时代差一等的是白银时代。天帝朱庇特缩短了春天，并把一年分成了四个季节。结果，人们得忍受酷热和严寒，于是就必须要有住所；洞穴、用树搭成的庇护所，以及用树枝构筑的小屋成了他们的住处。如果不播种，庄稼就不会再生长，于是农夫被迫播种，而公牛则被迫拉犁。这是一个孔武有力的种群，但傲慢无礼，而且没有信仰。在他们死后，天帝把他们变成地下的幽灵。不过，他们依然拥有不朽的特权。

13. 普罗米修斯，人类的护佑者

赫西俄德说，在这个时期内，祭坛被忽视，众神被否认，普罗米修斯挺身而出——他是反对奥林匹斯众神的人类的护佑者。克罗诺斯的儿子（即宙斯）不让人类使用火，而且还曾企图消灭人类、创造新的种群。有一次，当众神和人类的代表为各自的特权争论不休时，普罗米修斯灵机一动，试图在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上解决争论。他把一头用于献祭的公牛分成两半，用皮子把所有可吃的部分都包了起来，然后狡猾地用那些恶心的内脏盖在上面；另一方面，他用大堆的肥油把骨头伪装了起来。他让天帝选择其中之一。天帝尽管已经识破了普罗米修斯预谋的诡计，但还是选了骨头。他认为普罗米修斯对自己的这一侮辱是有利于自己的，因为那样他就可以有借口惩罚人类，从而剥夺人类对火的使用权。不过，普罗米修斯重新夺得了火，他用一根空管子把火从天国偷了出来。

14. 潘多拉

天帝气不打一处来，想了一个新招。据称，他计划创造一个女人，降祸于人类。没有女人的人类是如何延续下来的，这至今是个谜。但是人类就那样延续下来了，而且幸福程度也一点都不低。然而，在天国里，那迷人的妖精被创制出来了——极为精妙——每一个神灵都赋予她一些品质：一个给她美丽的外貌；另一个给她善辩的魅力；第三个给她音乐的才能，使她变得完美无缺。他们还给她取名叫“潘多拉”，意思是“众神的礼物”。这样装备妥当后，她被带往人间，送给了厄庇墨透斯。厄庇墨透斯的兄弟虽然警告过他，要提防天帝及其阴谋诡计，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纳了这一礼物。那警告可不是无稽之谈，众神在潘多拉的手里放了一只盒子，而且不允许她打开那盒子。潘多拉无比好奇，想知道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了，揭开盖子往里看。结果，从里面逃出来一大堆灾祸，纷纷扑向倒霉的人类，他们的身体染上了痛风病、风湿病以及疝气病；他们的心灵染上了嫉妒、厌恶、复仇等毛病，变得相互远离，老死不相往来。潘多拉赶紧重新盖住盖子，但只有一样东西还依然留在盒子里，那就是希望。

15.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对人类的无私奉献令天帝恼怒。根据天帝的命令，他被锁在了高加索山的一块岩石上，承受一只老鹰（或秃鹫）的攻击。那老鹰年复一年地啄食他的肝部，却不把他的肝全部吞吃掉。任何时候，只要普罗米修斯屈服于那个压迫者，这种折磨就可以结束。这是因为他掌握着一个秘密，而那个秘密涉及到天帝的宝座。它说的是天帝将使一个女人生下儿子，那儿子将取代他，还将了结众神的统治。对于这一命运的法令，天帝自然想知道更多更确切的情况。不过，普罗米修斯以高傲的态度拒绝透露这个秘密。这位巨人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定，那是因为他知道，在泰坦族的第十三代子孙中，将出现一个英雄——来自天帝本人——并将解放他。时间一到，那英雄真的出现了。他不是别人，正是孔武有力的赫拉克勒斯。他一心要给人类提供最好的服务。这位光芒四射、具有大丈夫风范的人物——我们后面会讲到——那时已经除掉了世上的许多怪物。他认为，他能作出的最好的服务，莫过于去释放那位人类的护佑者。后者由于把光带给人类，已经忍受了许多年的折磨。普罗米修斯对这位巨人说——

The soul of man can never be enslaved
Save by its own infirmities, nor freed
Save by its very strength and own resolve
And constant vision and supreme endeavor!
You will be free? Then, courage, O my brother!
O let the soul stand in the open door
Of life and death and knowledge and desire
And see the peaks of thought kindle with sunrise!
Then shall the soul return to rest no more,
Nor harvest dreams in the dark field of sleep
Rather the soul shall go with great resolve
To dwell at last upon the shining mountains

In liberal converse with the eternal stars.[1]

参考译文：

人类的灵魂永远不会被囚禁，／除非那是由于他自己的缺陷；／他也永远不会得解放，除非／他自己具有解放的力量、决心、／持久的憧憬以及巨大的努力！／你将要获得自由了？那么，鼓起／勇气，我的兄弟啊，让灵魂挺立／在敞开的门口——生命与死亡、知识／与欲望的门口，眺望思想的群峰！／群峰已经被朝阳点燃。那以后，／灵魂将不会再回到安宁的状态。／忙于收割的人们也不会再梦想／回到睡眠的国度——那灵魂最终将义无反顾地前往闪闪发光的／山巅，与永恒的群星自由交谈。

于是，赫拉克勒斯杀死了那只秃鹫，释放了这位受难者。

普罗米修斯以其行为成了具有非凡忍耐力的典范和反抗压迫的榜样。

Titan! to whose immortal eyes
The sufferings of mortality,
Seen in their sad reality,
Were not as things that gods despise,
What was thy pity's recompense?
A silent suffering, and intense;
The rock, the vulture,and the chain,
All that the proud can feel of pain,
The agony they do not show,
The suffocating sense of woe,
Which speaks but in its loneliness,
And then is jealous lest the sky
Should have a listener, nor will sigh
Until its voice is echoless. ...

---

[1] 乔治·卡伯特·罗吉的戏剧《赫拉克勒斯》。

Thy godlike crime was to be kind,
To render with thy precepts less
The sum of human wretchedness,
And strengthen man with his own mind.
But, baffled as thou wert from high,
Still, in thy patient energy,
In the endurance and repulse
Of thine impenetrable spirit,
Which earth and heaven could not convulse,
A mighty lesson we inherit ...

参考译文：

巨人！在你不朽的眼睛看来／人寰所受的苦痛／是种种可悲的实情，／并不该为诸神蔑视、不睬；／但你的悲悯得到什么报酬？／是默默的痛楚，凝聚心头；／是面对着岩石，饿鹰和枷锁，是骄傲的人才感到的痛苦；／还有他不愿意透露的心酸，／那郁积胸中的苦情一段，／它只能在孤寂时吐露，／而就在吐露时，也得提防万一／天上有谁听见，更不能叹息，／除非它没有回音答复。／……／你神圣的罪恶是怀有仁心，／你要以你的教训／减轻人间的不幸，／并且振奋起人自立的精神；／尽管上天和你蓄意为敌，／但你那抗拒强暴的毅力，／你那百折不挠的灵魂——／天上和人间的暴风雨／怎能摧毁你的果敢和坚忍！／你给了我们有力的教训。[1]

16. 朗费罗笔下的普罗米修斯

朗费罗(Longfellow)在《普罗米修斯——诗人的预想》中，高兴地运用了普罗米修斯的故事。

Of Prometheus, how undaunted
On Olympus' shining bastions
His audacious foot he planted,

[1] 选自查良铮译《拜伦诗选·普罗米修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Myths are told, and songs are chanted,
Full of promptings and suggestions.

Beautiful is the tradition
Of that flight through heavenly portals,
The old classic superstition
Of the theft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fire of the Immortals!

First the deed of noble daring,
Born of heavenward aspiration,
Then the fire with mortals sharing,
Then the vulture,—the despairing
Cry of pain on crags Cancasian.

All is but a symbol painted
Of the Poet,Propthet,Seer;
Only those are crowned and sainted
Who with grief have been acquainted,
Making nations nobler,freer.

In their feverish exultations,
In their triumph and their yearning,
In their passionate pulsations,
In their words among the nations,
The Promethean fire is burning,

Shall it, then, be unavailing,
All this toil for human culture?
Through the cloud-rack, dark and trailing

Must they see above them sailing
O'er life's barren crags the vulture?

Such a fate as this was Dante's,
By defeat and exile maddened;
Thus were Milton and Cervantes,
Nature's priests and Corybantes,
By affliction touched and saddened.

But the glories so transcendent
That around their memories cluster,
And,on all their steps attendant,
Make their darkened lives resplendent
With such gleams of inward lustre!

All the melodies mysterious,
Through the dreary darkness chanted;
Thoughts in attitudes imperious,
Voices soft,and deep,and serious,
Words that whispered,songs that haunted!

All the soul in rapt suspension,
All the quivering,palpitating
Chords of life in utmost tension,
With the fervor of invention,
With the rapture of creating!

Ah, Prometheus! Heaven-scaling!
In such hours of exultation
Even the faintest heart, unquailing,

Might behold the vulture sailing
Round the cloudy crags Caucasian!

Though to all there is not given
Strength for such sublime endeavor,
Thus to scale the walls of heaven,
And to leaven with fiery leaven
All the hearts of men forever;

Yet all bards, whose hearts unblighted
Honor and believe the presage,
Hold aloft their torches lighted,
Gleaming through the realms benighted,
As they onward bear the messge!

参考译文：

充满了启示和感召的力量：／神话中讲述，诗歌里吟唱／普罗米修斯，果敢刚强，／傲然举足，牢牢地踏在／奥林匹斯山辉煌的城堡上。//美丽动人的是那传说——／说他把火种偷出天国；／是那古老的神话故事——／说他大胆盗取和传播／天神享用的光明之火。//起初是一个崇高的壮举，／出自一种庄严的信念；／然后是兀鹰，高加索巉岩，／他的痛苦绝望的呼喊。//这一切无非是一个象征，／描绘先知、预言者、歌手；／只有这种人不愧为圣哲：／他们自己把痛苦尝够，／使各族人民更高尚、自由。//他们的胜利，他们的渴望，／他们激昂强烈的欢乐，／他们对民众说出的话语，／他们亢奋急切的脉搏，／都燃着普罗米修斯之火。//为人类开化付出的劳苦，／难道全都没什么用处？／透过弥天的阴云暗雾，／他们难道必得要看见／兀鹰在人生的荒山上飞翥？//但丁的身世如此凄凉，／失败和放逐逼得他发狂；[1]／还有造化的教士、祭司——／弥尔顿[2]、塞万提斯[3]也同样，／一生

[1] 但丁因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长期被放逐，直到他逝世，始终未能回到他的故乡佛罗伦萨。
[2] 弥尔顿中年双目失明，君主复辟以后曾被捕入狱，后来又为贫困所迫，晚景极为凄凉。
[3] 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伟大作家，小说《堂吉诃德》的作者。他于1571年在海战中失去左手，1575年为海盗所掳，过了五年俘虏生活，还曾数次被捕入狱。

饱尝困苦和忧伤。// 却有卓越出众的荣名 / 在他们身后流传万古；/ 凭借内心煌煌的灯烛，/ 照亮生平历历的脚步，/ 暗淡的生涯便光华夺目！// 在那阴沉昏黑的深宵，/ 神秘的乐曲悠扬缭绕；/ 气势凌人的汹涌思潮，/ 柔婉、深沉、严肃的音调，/ 细语喃喃，歌声袅袅！// 一个个凝神屏息的灵魂，/ 一根根绷紧的生命之弦，/ 不停地悸动，不停地震颤，/ 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狂欢，/ 要去创造，要去兴建！// 普罗米修斯！你举步登天！/ 在这欢腾振奋的时间，/ 最软弱的心灵也振作起来，/ 望见那兀鹰冉冉盘旋 / 在阴云惨淡的高加索山巅！/ 尽管并不是人人都具有 / 干这种伟大事业的力量；/ 去攀登天国的万仞高墙，/ 以火为酵素，去长久酵动 / 普天下芸芸众生的心房；// 然而，心志不衰的诗人 / 尊崇和笃信神圣的预言；/ 把手中明亮的火炬高举，/ 把脚下黑暗的国土照遍，/ 他们肩负着使命向前！[1]

17. 黄铜时代

接着白银时代而来的，是黄铜时代。这时人类变得更加野蛮，时刻准备介入武装冲突，不过还没有坏得彻头彻尾。

18. 黑铁时代

最后到来的，是最苦也是最差的黑铁时代。罪恶像洪水一样泛滥，谦逊、真诚和荣誉等逃之夭夭。地球上的资源只被用于干坏事，欺诈、暴力、战争遍布各地，成了家常便饭。整个世界沉浸在杀戮的血泊中。天神们一个个地抛弃了人世，那最后一个离开的是阿丝忒拉娅 (Astraea)，她是天真与纯洁之神。

19. 大洪水

天帝注意到了事态的严重，怒火中烧，他召集众神前来商议。众神应命，渡过银河，来到天庭。天帝向与会者通报了人世的可怕状况，宣称要灭掉人类，创造一个新的种群。那个种群将不同于现在的人类，将生活得更有价值，对众神也更为尊敬。由于害怕大火会升上来殃及天国

---

[1] 选自杨德豫译《朗费罗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本身，转而决定用水淹没人世。天帝觉得他本人所掌管的水系还不够，他呼吁他的兄弟海王尼普顿来帮忙。很快地，人类和他们的财产，被这场洪水给冲跑了。

20. 丢卡利翁和皮拉

在所有的山岭中，只有帕那萨斯(Parnassus) 山高过汹涌的波涛。普罗米修斯的儿子丢卡利翁 (Deucalion)及其妻子皮拉 (Pyrrha) ——厄庇墨透斯的女儿在山上找到了避难所。丢卡利翁是一个正直的人，而皮拉则虔诚地信奉神灵。天帝顾念那些无害的生灵和这一对夫妻的虔诚行为，喝令洪水下退——海水回到海岸，河水回到河道。丢卡利翁和皮拉走进一座已经被污泥弄得面目全非的庙宇，靠近那没有香火的祭坛，俯伏在地，乞求神灵的指点和保佑。神谕回答说："离开庙宇，蒙住脸，松开袍子，把你母亲的骨头撒在身后。"他们听得目瞪口呆、惊恐万分。皮拉首先打破沉默说："我们不愿意服从神令，我们不敢亵渎父母亲的遗体。"他们到林子里去搜索木材，但那个神谕一直在脑子里闪现。最后丢卡利翁说："要么我的智力不够，要么那个命令需要我们虔诚地服从。大地本身就是万物的母亲，石头是她的骨头，让我们把这些石头抛在身后吧。我想，神谕的意思就是如此。至少，试一试，对我们没什么害处。"于是，他们俩蒙住了脸，松开了袍子，拣起一些石头，扔在了自己的身后。那些石头开始变软，并呈现出不同的形状，酷似人体。丢卡利翁所扔的变成了男人，皮拉所扔的则变成了女人。这是一个艰难成长的种群，他们很好地适应了劳作生活。

21. 半神与英雄

在叙述黑铁时代之前，赫西俄德提到了"半神 (Demigods) 和英雄时代"。然而，由于许多半神和英雄据说都直接来自丢卡利翁，人们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应该是在大洪水之后。赫楞 (Hellen) 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他是丢卡利翁和皮拉的儿子，后来变成了希腊人 (Hellenes) 的祖先。根据传说，伊奥利亚人 (Aeolians) 和多利安人 (Dorians) 分别来自赫楞的两个儿子伊奥利斯 (Aeolus) 和多利斯 (Dorus)，亚该亚人 (Achaeans) 和爱奥尼亚

人（Ionians）则都来自他的另一个儿子苏托斯（Xuthus）。

希腊人另有一大支叫贝拉斯基人（Pelasgic），他们生活在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或半岛的南部区域。据说他们来自另一个英雄，那就是贝拉斯基（Pelasgus）；他的父亲是阿尔戈斯城邦的英雄费罗钮斯（Phoroneus），他的祖父是河神因纳克斯（Inachus）。

半神和英雄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品质和勇气。他们的冒险经历是本书后面许多章节的主题。尤其是前辈英雄们，他们都被赋予神一样的素质。他们把自己的能力都奉献给了人类，如消灭怪物、建立城邦、引进文明等。比如阿尔戈斯城邦的英雄帕尔修斯（Perseus）及其后代赫拉克勒斯，后者被希腊人奉为民族英雄。卡德墨斯（Cadmus）也是这样的一位英雄，他是底比斯（Thebes）城邦的建立者；这样的英雄还有刻克洛普斯（Cecrops）及其继承者之一忒修斯（Theseus）。刻克洛普斯是雅典城邦的建立者，而忒修斯则号称“赫拉克勒斯第二”。希腊的每一个城邦都有护城英雄，公民们会给予英雄们神灵的荣耀。晚辈英雄们则是底比斯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中的首领，还有许许多多远征等其他军事行动的主角。



海王、酒神与某女神

第二章 天国众神

22. 奥林匹斯神山

希腊众神所在的天庭位于奥林匹斯神山的峰顶，这是一座想像出来的山。天国的大门是用云做的，由时光女神或季节女神守护着。她们开门，让天神们降临人间，并迎接他们的归来。众神都分开居住，但一受到天帝召见，他们全都会奔赴朱庇特所在的天庭——甚至那些平常居住在地上、水里或地下的也是如此。在位于奥林匹斯神山的天庭的大厅里，众神每天都吃着美味佳肴，喝着玉液琼浆，谈论着天地间的各种事务。在他们痛饮斟酒女神赫柏（Hebe）给他们倒好的美酒时，阿波罗（Apollo）会用他的竖琴演奏美妙的曲子，缪斯女神们（Muses）则合着节拍歌唱。夕阳西下之时，众神们便回到各自的安乐窝去过夜。

下面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几行，写的就是奥林匹斯神山上的情形：



两位时光女神

So saying, Minerva, goddess, azure-eyed,
Rose to Olympus, the reputed seat
Eternal of the gods, which never storms
Disturb, rains drench, or snow invades, but calm
The expanse and cloudless shines with purest day.
There the inhabitants divine rejoice
Forever.

参考译文：

话说那碧眼的密涅瓦升上／奥林匹斯神山，众所周知，／那是众神永恒的驻地，永远／不会受到风暴的侵扰、暴雨的／浇淋、大雪的侵袭。当阳光普照，／乾坤朗朗，万里无云，神山上／一片安宁，天神们永远欢欣。

23．主要天神

天国的主神有以下几位：

天帝朱庇特(即宙斯)。

他的女儿密涅瓦(即雅典娜)是从他的脑袋里蹦出来的，出来时就完全长大成熟了。

他的妹妹和妻子朱诺(Juno,即赫拉)。

赫拉给他生的孩子们——战神马尔斯(Mars,即阿瑞斯)，火神伏尔甘(Vulcan,即赫非斯托斯)和斟酒女神赫柏。

拉托娜(Latona)给他生的孩子们——阿波罗(即菲伯斯)和月亮女神黛安娜(Diana,即阿耳忒弥斯)。

狄奥涅(Dione)给他生的孩子——维纳斯(Venus，即阿佛洛狄忒)。

玛伊娅(Maia)给他生的孩子——信使神墨丘利(Mercury,即赫耳墨斯)。

他的姐姐——灶神维丝塔(Vesta,即赫丝提)，她是克罗诺斯和蕾娅所生的最大的孩子。

所有这些都是最高等级的神——除了斟酒女神赫柏，她属于比较次要的神。

24. 天帝朱庇特(即宙斯)

天帝的希腊文名字的意思是“天堂之光”。天帝是整个宇宙的最高统治者，是最聪明也是最荣耀的天神。在史诗《伊利亚特》中，他告诉其他天神说，他们合力反对也撼动不了他的地位，相反，他却能把他们、大地和海洋全都拉起来，用一根金色的链子吊在奥林匹斯山上。

天帝据有高而清的天国的宝座，是云和雪的总管，是和风细雨的撒播者，是光、热以及四季的调节者，是电闪雷鸣的主人。他身强体壮、生气勃勃，在不同的地方，受到各种仪式的崇拜。每一个地方的最高的树和最大的山都因为他而变得神圣。他要求崇拜者们清洁环境和心灵。他还掌管正义，对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违反义务的人进行处罚。预言也是他管的，通过多多娜(Dodona)神庙的神谕，他的意愿作为对那些关心、询问未来的人们的回答而为世人所知。这个神庙是希腊最古老的神庙。根据一

种说法，两只黑色的鸽子从埃及的底比斯取来翅膀。一只飞到位于艾皮拉斯（Epirus）的多多娜神庙，停留在一片橡树林中。它向当地的居民宣示说，他们应该就地给天帝建造一座神庙。另一只飞到了阿蒙神庙（Ammon），那是专为天帝建在利比亚沙漠绿洲中的神庙，也宣示了类似的命令。根据另一种说法，不是鸽子，而是两位公主，被腓尼基人（Phoenicians）带离底比斯，在利比亚绿洲和多多娜宣示神谕。神谕是通过橡树在风中的沙沙声发出的，并由祭司作出解释。



宙　斯

尽管天帝娶了女神朱诺，但他还是有许多的风流韵事，有的是跟女神，有的是跟女人。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许多本土的或外地的天神的品格和事情都被渐渐地加在了他头上。因此，如果有人假设天帝和其他女神的风流韵事总是象征着各种自然力量或生理力量的融合，并认为这些力量不断变化着伪装，以各种面目出现，则是不明智的。奥林匹斯神话吸收了一些低级信仰的特征；为此，当天帝表现出跟其他天神接近的性格特征时，有时他跟他们的妻子间的关系也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理解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天帝的孩子，除了前面已经列举的之外，此处我们还要提到的有：酒神巴克斯（Bacchus, 即狄奥尼索斯），他是一位人间的天神；普鲁托的普洛塞尔皮娜（Proserpine），她是地下世界的王后；赫拉克勒斯，他是最伟大的英雄人物。

25. 天帝素描

希腊人往往这样描写战斗中的天帝：他骑着雷车，投掷闪电，或者用闪电的鞭子鞭打敌人。他穿着胸甲，戴着浓云做的护罩，这套装备就像是灰色山羊的皮肤，是火神打造的，看起来就让人觉得害怕。他的专职信使

是一只老鹰。然而，经过了代代相传之后，希腊人才慢慢地用人工作品来表现天帝。菲迪亚斯（Phidias）的雕像《奥林匹斯山上的天帝》被认为是希腊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它像那个时代的雕像一样，属于巨像，而且是用黄金和象牙做成的。表示肉体的部分是用象牙做的，由一个木头架子支撑着；而衣服和各种饰品则是用黄金做的。雕像的高度是 40 英尺，基座是 12 英尺。天帝坐在宝座上，他的额头上戴着一个橄榄叶子做成的花冠，右手持着王杖，左手则是一个象征胜利的雕像。那宝座是用雪松木做的，装饰着黄金和珍贵的宝石。



菲迪亚斯的天帝

艺术家企图表现的观念是：天帝是希腊民族最高的天神，他能征服一切，有着最高的权威和权力，他通过颔首来统治全世界的臣民。菲迪亚斯告诉我们，天帝的这一形象来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卷的这几行：

Jove said, and nodded with his shadowy brows;
Waved on th'immortal head th' ambrosial locks, —
And all Olympus trembled at his nod.

参考译文：

天帝说完，点了点头，抖了抖他那浓黑的眉毛；／在那永生的头上，他的卷发散发着香气，摇晃着；／他这一点头啊，整个奥林匹斯神山都在颤抖。

不幸的是，我们关于这一著名雕像的知识仅局限于一些文学作品的描写，而且是一些杜撰和人云亦云。其他有些艺术作品对天帝的形象也有所表现，如小型的青铜雕像以及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和庞培（Pompeii）的壁画等。

26. 天后朱诺（即赫拉）

她是天帝的妹妹和妻子。有人说，“赫拉”这个名字的本义是“天国的光彩”，也有人说是 “夫人”。有人认为她属于人间之神，也有人认为她是天国的。还有些人出于某些根本不是理由的理由，说“赫拉”的意思是保护神，而“朱诺”的本义是“月亮女神”。她是女人的保护神，在她们不幸的时候施加援手。朱诺与天帝的结合是人类早期婚姻的原型。她是主妇的典型，具有各种神圣的美德。

她是克罗诺斯和地神蕾娅的女儿，但由“河祖”俄刻阿诺斯和海洋女神忒提丝抚养长大，住在西方遥远的海外，连自己的父母是谁都不知道。她嫁给了天帝，生活在众神的花园里。那儿流淌着芳香的河流，生长着一棵生命树，树上长着太阳般金灿灿的苹果。朱诺是女神中最高贵、高雅的。荷马说，她长着牛眼；赫西俄德说，她的鞋子和宝座都是金色的。当她驱



在阿尔戈斯城邦的天后

赶着马匹，驾驶着侍应女神为她准备的金轮马车，而时光女神追随在她两侧时，显得雍容华贵、无与伦比。她要是发起怒来，也是很可怕的。由于她天性爱嫉妒，所以经常为她丈夫的荒唐行为感到不愉快。况且，她本来就喜欢争吵，以自我为中心、报复心强、傲慢，有时甚至还挺狡诈的。有一回，她曾跟密涅瓦和尼普顿密谋绑架天帝。她曾不止一次惹怒天帝而被殴打，还有一回更加糟糕——她的夫君和主人把她扔进云层，用金色的手铐铐住她的手腕，还把铁砧挂在她脚上。

牛眼女神喜欢的城市是阿尔戈斯（Argos）、斯巴达（Sparta）和迈锡尼（Mycenae）。她喜欢的动物是孔雀和母牛，许多灌木丛和草地都曾是她神圣的牛羊快乐嬉戏之处。

27. 密涅瓦（即雅典娜）

她一直是处女，是从天帝的脑袋里蹦出来的，身上的甲胄闪耀着光

芒。她常常挥舞着长矛，她的呐喊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她是闪电女神，她的一举一动如同标枪划破浓云密布的天空。雅典娜这个名字的意思可能就起源于此。她有时被称作帕拉斯，因为她掌管着暴风雨和雷电。她穿着山羊皮做的胸甲，上面装饰着缨穗，还有丑陋得可怕的女妖美杜萨（Medusa）的头像，那女妖能把所有看见她的人变成石头。雅典娜是战争女神，所以喜欢武乐，她是战马和战舰的保护神。另一方面，她又很温柔、娴雅、多思。她的拉丁文名字叫“密涅瓦”，这个词跟梵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中“思想”一词有关联。她永远是处女，掌管着智慧、技术、沉思、纺织和缝纫、园艺、农业。她是城市的保护神，在她自己的城市如雅典、阿尔戈斯、斯巴达和特洛伊，尤其受到人们的崇拜，人们用公牛和母牛向她献祭。橄榄树是她创造的，除此之外，猫头鹰、雄鸡、蟒蛇和乌鸦等也是她的圣物。



维勒特里的女战神雅典娜

28. 战神马尔斯（即阿瑞斯）

战神是天帝和朱诺的儿子。阿瑞斯这个名字的意思现在还不太明确，最可能的意思是：杀戮者、复仇者、诅咒。在罗马神话中，他叫马尔斯，意思是“光明”、“燃烧”。在《伊利亚特》中，荷马把他描写成一个英雄时代永不满足的斗士，他被暴怒所驱使，渴望暴力，在战斗的喧嚣中兴高采烈，在野蛮的恐怖中狂呼乱叫。他的生存条件就是斗争和杀戮。哪里打斗得最厉害，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冲向那里，根本不问哪边是对的。在战斗队伍中，他光彩夺目——头上戴着闪闪发光的头盔，头盔上插着摇曳的羽毛，胳膊上挎着皮盾，手里握着可怕的青铜标枪。他天生条件好，器宇轩昂、动作敏捷、不知疲倦、身强体壮、高大魁梧，至今仍然是理性的敌人、世人的祸根。他一般都徒步战斗，有



在梵蒂冈的天后

时会驾着由四匹马拉的战车——那些马是北风之神与复仇三女神所生。在冲突中，他的儿子们——“恐惧”、“颤抖”、“恐慌”以及“害怕”，还有他的妹妹厄里斯（Eris，即“不和”）——“冲突”（Strife）的母亲、他的女儿恩尤（Enyo），即“城市的毁灭者”，以及一大批嗜血的魔鬼会给他助阵。当然，由于战争的偶然性，马尔斯并不总是能胜利。在特洛伊之前的战斗中，雅典娜和天后不止一次把他推入惨痛之中。当他去向天帝抱怨她们时，他反而被天帝责骂为叛徒，说他为全体天神所深恶痛疾。他深爱的情人就是爱与美之神维纳斯。只有在她的怀抱里，战神才能得到歇息。他们所生的女儿哈耳摩尼亚（Harmonia）是不安定的底比斯王朝的祖先。根据荷马的说法，战神最喜欢的地方是条件艰苦、远在北方的色雷斯（Thrace），他的标志是标枪和燃烧的火炬；他喜欢的动物是战场上的猎手——老鹰和猎狗。



路德维希的战神

29. 火神伏尔甘（即赫非斯托斯）

火神也是天帝和朱诺的儿子，他主要掌管的是地上的火——火山喷发，以及炸弹、锻炉或壁炉的火焰。不过，由于地上的火焰起自天上，所以火神原来的名字赫非斯托斯（Hephaestus）的本义可能是指闪电的灿烂光芒，因为它在字面上的意思是“焚烧”、“燃烧”、“闪耀”等。火神是众神中的铁匠，是锻冶方面技艺最精湛的技师。他在奥林匹斯山上的铺子里不仅装备有铁砧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专门用具，而且还有一些自动化的下手，那是他用金子、银子打造的。晚于荷马的诗人们说许多火山岛下面都有火神的作坊，如从埃特纳（Aetna）火山口喷发出来的，就是他锻冶中发出来的烟和火。众神的住所都是他建造的，他还制造了天帝的权杖、众神的矛

和盾、太阳神与月亮女神的箭、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胸甲以及阿基琉斯（Achilles）的盾牌。



战　神

火神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也许这正喻示着火焰那跳跃不稳的样子。根据他自己的讲述，他这缺陷是天生的。他母亲曾因为这残废而懊恼万分，为了不使众神看见他这样子，居然把他从天庭扔了出来。另一次，为了使他母亲免受天帝震怒的惩罚，他被克罗诺斯的儿子抓住脚又从天庭的门槛中扔了出来。“我整天都在飞，太阳落山时，我掉落在了利姆诺斯岛，剩下了最后一口气。”即使他本来不是瘸腿，经受这样的灾难之后，也会变成跛脚的。他参与了创造人类特别是潘多拉的工作。在雅典娜出生时，他也帮了忙——用斧子劈开了天帝的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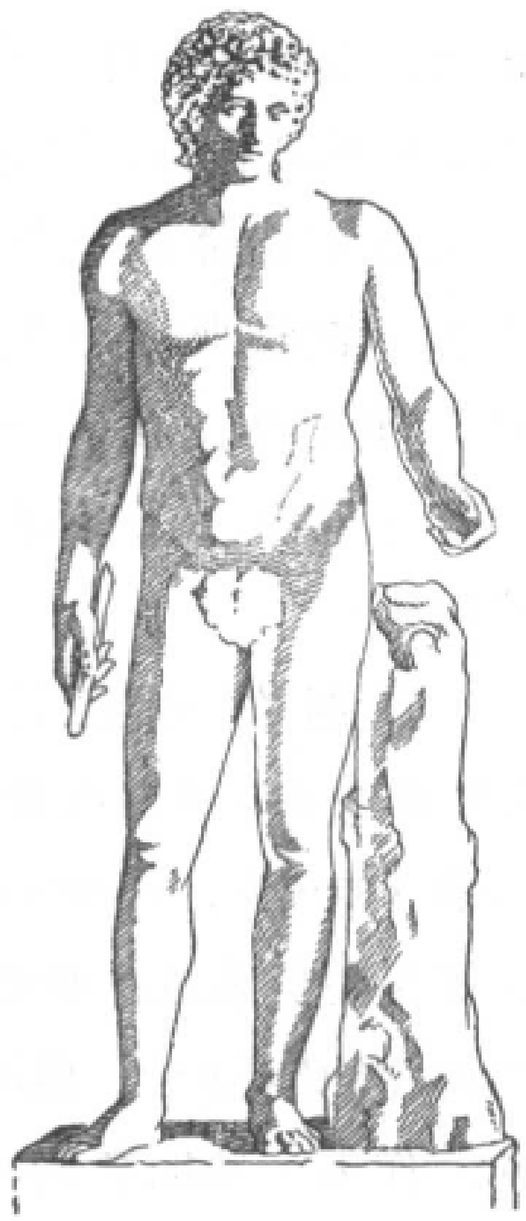
火神的作坊

根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赫西俄德的《神谱》，火神的妻子是阿格莱娅，即美惠三女神中最年幼的一个；不过，在荷马的另一部史诗《奥德赛》中，他的妻子是维纳斯。他是一位光明磊落、心地善良的天神。作为一些明智的习俗的创始人和各类技师的保护人，他有时还管管医疗和预言，颇受人类的爱戴和颂扬。如果乐意，他似乎会逗引众神“笑个不停”，但他绝对不是傻瓜。在出现紧急情况需要他出手时，这位臂力强劲的著名天神可能会变得诡计多端甚至睚眦必报。

30. 阿波罗（即菲伯斯）

阿波罗是天帝和拉托娜（Latona）的儿子，是赫赫有名的太阳神。菲伯斯（Phoebus）这个名字的本义是“阳光四射”，而阿波罗这个名字的本义也许是中午时分酷烈难当的炎热。阿波罗出生后不久，天帝本想派他到德尔菲（Delphi）去，在希腊人中传达正当和正义。不过，阿波罗决定先在寒带地区希佩博雷安（Hyperboreans）生活一年，使那儿一年中连续六个月是阳光明媚的春天，气候温润、草木繁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太阳神在外逗留期间，德尔菲人唱起了颂扬他的赞歌——而且围着三脚凳跳群舞，坐在凳子上的就是太阳神的女祭司。最后，当天气转暖时，那天神就会乘坐天鹅拉着的车辇来到德尔菲——春潮、夜莺、燕子和蟋蟀纷纷唱着歌欢呼他的到来。随后，那水晶般的卡斯塔里亚神泉（Castalia）和塞菲素斯小溪（Cephissus）溢出了它们原先的范围，人们也对他献祭表示谢恩。

但是，他的到来并不表示一切太平。洪水过后，大地被淤泥覆盖，一条叫皮同（Python）的巨蟒从淤泥里爬了出来，隐伏在帕那萨斯山（Parnassus）的洞穴里。它引起了世人的恐慌。阿波罗遇见它后，经过可怕的搏斗，用箭把它射杀了。



在梵蒂冈的太阳神

“银弓之神”所用的武器以前只用来对付那些弱小的动物——野兔、野山羊等等。为了纪念这一显赫的战功，他创立了皮托竞技会（Pythian）。谁如果在举重、竞走或赛车等项目中取胜，就会被戴上山毛榉树叶做成的冠冕。阿波罗带来的不仅是温暖的春天和夏天，还有收获的喜悦。他使人类避免夏天和秋天的危险和疾病，即使生了病，他也能帮着治好。他是音乐和诗歌的保护神。通过德尔菲神庙和帕那萨斯山的神谕，太阳神使那些向他求问的人预知未来。他是城市的建立者、殖民化进程的推动者、善法（good law）的订立者。他既英俊又雄健，是青年

人的理想。他是一个纯粹而公正的天神。他要求那些崇拜他的人，两手干净、心地纯净。尽管他爱好生命与和平，但这位优秀的射手并不逃避战争和武器。当有人罪该受罚或混淆是非时，他就会拉开雕弓，用阳光之箭将那人射杀。他在青年时期除灭了巨蟒，后来他又杀掉了泰提乌斯（Tityus），还有尼俄伯（Niobe）的孩子们。阿波罗是奥林匹斯众神中的太阳神，浑身充满了精神的光芒。他包治百病，具有创造和预言的能力。不过，我们不可以把他跟另一个更加古老的天神相混淆，那就是更加古老的太阳神赫利奥斯（Helios）。他是泰坦族中的光神许佩里翁（Hyperion）的后代；他代表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运行中的太阳，物理意义大于精神表现。阿波罗的弓上绑着桂花，那是为了纪念他所爱过的达芙妮（Daphne）。许多生物都是他的圣物——如狼、狍子、老鼠、公山羊、公绵羊、海豚以及天鹅。



梵蒂冈宫美术馆里的太阳神

31．雪莱的《阿波罗礼赞》

The sleepless Hours who watch me as I lie,
Curtained with star-inwoven tapestries,
From the broad moonlight of the sky,
Fanning the busy dreams from my dim eyes, —
Waken me when their mother, the gray Dawn,
Tells them that dreams and that the moon is gone.

Then I arise, and climbing Heaven's blue dome,
I walk over the mountains and the waves,
Leaving my robe upon the ocean foam;
My footsteps pave the clouds with fire; the caves
Are filled with my bright presence,and the air
Leaves the green earth to my embraces bare.

The sunbeams are my shafts, with which I kill
Deceit, that loves the night and fears the day;
All men who do or even imagine ill
Fly me, and from the glory of my ray
Good minds and open actions take new might,
Until diminished by the reign of night.

I feed the clouds, the rainbows, and the flowers
With their ethereal colors; the moon's globe
And the pure stars in their eternal bowers
Are cinctured with my power as with a robe;
Whatever lamps on Earth or Heaven may shine,
Are portions of one power, which is mine.

I stand at noon upon the peak of Heaven,
Then with unwilling steps I wander down
Into the clouds of the Atlantic even;
For grief that I depart they weep and frown:
What look is more delightful than the smile
With which I soothe them from the western isle?

I am the eye with which the universe
Beholds itself and knows itself divine;

All harmony of instrument or verse,

All prophecy, all medicine, are mine,

All light of art or nature; —to my song,

Victory and praise in their own right belong.

参考译文：

不眠的时刻，当我在睡眠，／从我眼前撂开了匆忙的梦，／又让镶星星的帷幕作帐帘，／好使月光别打扰我的眼睛，——／当晨曦，时刻底母亲，宣告夜梦 ／和月亮去了，／时刻就把我摇醒。／／于是我起来，／登上碧蓝的天穹，／ 沿着山峦和海波开始漫行，／我的衣袍就抛在海的泡沫上；／ 我的步履给云彩铺上火，／山洞充满了我光辉的存在，／而雾气让开路，／任我拥抱青绿的大地。//光线是我的箭，／我用它射杀／那喜爱黑夜、／害怕白日的 “欺骗”，／凡是作恶或蓄意为恶的人／都逃避我；有了我辉煌的光线／善意和正直的行为就生气勃勃，／ 直到黑夜来统治，又把它们削弱。／ 我用大气的彩色喂养花朵、／彩虹和云雾，在那永恒的园亭，／月球和纯洁的星星都裹以／我的精气，仿佛是裹着衣裙；／ 天地间，无论是什么灯盏放明，／ 那光亮归于一，必是我的一部分。／ 每到正午，我站在天穹当中，／以后我就迈着不情愿的步履／往下走进大西洋的晚云中，／看我离开，云彩会皱眉和哭泣：／我要自西方的海岛给它安慰，／那时呵，谁能比我笑得更妩媚？／／我是宇宙的眼睛，它凭着我／看到它自己，认出自己的神圣；／ 一切乐器或诗歌所发的和谐，／ 一切预言、一切医药、一切光明／（无论自然或艺术的）都属于我，／胜利和赞美，都该给予我的歌。[1]



太阳神头像

[1] 选自查良铮译《雪莱抒情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0月。

32. 月亮女神黛安娜（即阿耳忒弥斯）

月亮女神是太阳神的双胞胎妹妹，出生于德罗斯岛（Delos）的金图斯山（Cynthus）。母亲拉托娜刚怀上他们，为了躲避天后的嫉恨，就在爱琴海上，从一个岛逃到另一个，苦苦寻找栖身之地。可是，几乎所有岛上的人们都害怕天后的淫威，只有德罗斯岛上的人们同意让她生下那两位天神。德罗斯岛本来在海上漂浮不定，可是拉托娜一到，天帝就用坚不可摧的锁链把它的根固定在了海底。那样它就成了一个安全的岛屿，可以供他的情人休息。月亮女神也叫阿耳忒弥斯（Artemis），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处女神”，即一个谦虚、优雅又充满活力的少女典范。



克雷吉奥的月亮女神

她跟她哥哥，那箭术王子形影不离，几乎参与了他所有的冒险活动，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他的女伴。正如哥哥是阳光的化身，这美发披肩的妹妹就是贞洁月光的化身。那娇小的弧形是她的银弓，光线则是她的箭。当她用这样的箭射向妇女同胞，她们就会死得痛快干脆、没有痛苦。由于轻视脆弱的爱情，月亮女神曾强迫跟随她的仙女们发誓要永葆少女的贞洁，谁要是打破誓言，她就会立即加以严厉处罚。这位捷足善跑的女神容貌姣好、举止悠闲，随时准备追逐猎物，周围是一群年轻美丽的女伴。她习惯于急速跑过山林、谷地和平原。然而，她不仅是猎手，还是野兽以及马匹、黄牛和其他家畜的保护神。她统治着沼泽和山脉，她那闪射银光的箭射向陆地也射向海洋。她喜欢泉水和林间小溪，因为她和她的女伴们习惯于在那样的水里洗浴。她赐福于草地和耕地，使它们长出新鲜的植物，她也从它们那儿得到感恩和报偿。当她追猎累了，就会停下来唱歌跳舞，因为竖



凡尔赛宫的月亮女神

琴、笛子和歌曲都是她的至爱。文艺女神、美惠女神和其他女神会自动聚集起来，朝拜这位领唱领舞的女神。不过，一般情况下，一个林子里的小礼拜堂、一个简陋的乡村祭坛，就足以举行朝拜她的仪式。猎人们会把供品放在那儿——鹿角、鹿皮或鹿身上可以食用的部位。他们射杀鹿，是经过金箭女神许可的。然而，虽然这位少女女神天性娴雅、温柔，乐于给人治病，但跟她哥哥一样，谁要是伤害了她的神物或侮辱她本人，她立即就会对那人施以报复。对于她这严厉的脾性，阿伽门农（Agamemnon）、俄里翁（Orion）和尼俄伯等有过惨痛的教训。他们发现，这位“飘散着一头秀发不知疲倦地追逐猎物”的女神虽然一直乐呵呵、笑嘻嘻的，但决不轻佻。

月亮女神是牲畜、青年的保护神，她奖励节俭行为，努力捍卫公民的权利。柏树是她的神树，她最爱的动物是熊、野猪、狗、山羊，尤其是猎狗。

33．琼森的《月亮女神颂》[1]



月亮女神

Queen and Huntress, chaste and fair,
Now the sun is laid to sleep,
Seated in thy silver chair
State in wonted manner keep:
Hesperus entreats thy light,
Goddess excellently bright.

Earth, let not thy envious shade
Dare itself to interpose;
Cynthia's shining orb was made
Heaven to clear when day did close;
Bless us then with wishèd sight,
Goddess excellently bright.

Lay thy bow of pearl apart,
And thy crystal-shining quiver;
Give unto the flying hart
Space to brcathe, how short soever:
Thou that mak'st a day of night,
Goddess excellently bright.

参考译文：

王后和女猎手，贞洁而美丽。／如今那太阳已躺倒安睡。／像往常一样，你端坐银椅，／保持着一贯端庄的仪态；／黄昏星向你祈求着光明，／哦，女神，你明艳无比。//大地啊，莫让你嫉妒的阴影／斗胆来干预，当白日结束，／月神那闪闪发光的躯体／将用来清洁天宇；明艳／无比的女神啊，请用我们／所想望的景观祝福我们。//卸下你的珍珠弓，还有

[1] 琼森：《月亮女神的狂欢》。似乎有两个诗题，原文如此。

那水晶一样闪闪发光的箭袋。／请给那飞跑的公鹿喘息的／时间，哪怕只有一瞬间；／明艳无比的女神啊，是你／把黑夜变得亮如白昼。

34．维纳斯（即阿芙洛狄忒）

维纳斯是爱与美之女神。根据更加古老的希腊人的说法，她是天帝和狄奥涅（Dione）的女儿。不过，赫西俄德说，她是在尤拉纳斯受伤的时候，从海上的泡沫中出生的。因此希腊人把她叫做阿芙洛狄忒（Aphrodite），意思是“泡沫所生”。在海浪上出生之后，她就被西风吹送到了塞西拉岛（Cythera）并赢得了这个岛屿。然后，就像是做了个梦，她辗转来到了塞浦路斯（Cyprus）。她如花似玉的美丽容貌和优雅仪态征服了那儿的每一颗心。所到之处，植物一碰到她的脚就会颤抖着开出花朵。时光女神和美惠女神围绕着她，给她戴上了芬芳的花冠，还为她编织了长袍；她的衣饰反映着各种花卉的颜色、放射出各种花卉的芳香——番红花、风信子、紫罗兰、玫瑰、百合以及水仙。动物的繁殖、植物的繁盛，都归功于她的影响。她是花园和花朵，尤其是玫瑰、桃金娘和菩提树的保护神；石楠树丛和恹恹欲睡的山谷，快乐的春天与和煦的春风也都是她的。在她精美的腰带下，潜伏着“爱与欲以及甜言蜜语，那情话啊甚至能偷走聪明人的才智”。由于阿芙洛狄忒充满了女性的美丽和魅力，所以凭她那灿烂、甜美的微笑，就能征服男人的心。她给人类带来了诱骗和迷恋。确实，对于一些人来说，她的恩惠是一种福分，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她的礼物是背信弃义、毁坏和平。从皮格马利翁(Pygmalion)、阿多尼斯(Adonis)、帕里斯（Paris）、埃涅阿斯（Aeneas）、海伦（Helen）、帕西法尔（Pasiphaë）、阿里阿德涅（Ariadne）、普赛克（Psyche）、普洛克里斯（Procris）、菲德拉（Phaedra）等人的故事中都可看出她的影响力。她的威力不仅在陆地，而且还能扩展到海洋：许多海岸上都矗立着她的庙宇。她喜爱水上的天鹅和海豚、天上的麻雀和鸽子。经常陪伴在身边的是她的儿子，也就是生有翅膀的小爱神丘比特。她尤其钟爱的地方有塞浦路斯、尼多斯、帕福斯、塞西拉岛、阿比多斯、艾利克斯山和科林斯城邦。

35. 米洛的维纳斯雕像

在关于维纳斯的艺术形象中，最著名的是“米洛的维纳斯雕像”和“美第奇的维纳斯雕像”。下面这首诗对两座雕像作了比较，作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英语文学系教授西尔（E.R.Sill）。他是一位维纳斯的崇拜者，赞叹“米洛的维纳斯雕像”表现了“内心世界的美丽”。他发现那宁馨的微笑比“美第奇的维纳斯雕像”更加迷人，因为后者虽然也表现出了维纳斯的优雅神态，但显得既狡黠又卑怯。

From our low world no gods have taken wing;
Even now upon our hills the twain are wandering:
The Medicean's sly and servile grace,
And the immortal beauty of thy face.
One is the spirit of all short-lived love
And outward, earthly loveliness:
The tremulous rosy morn is her mouth's smile,
The sky, her laughing azure eyes above;
And, waiting for caress,
Lie bare the soft hill-slopes, the while
Her thrilling voice is heard
In song of wind and wave, and every flitting bird.
Not plainly, never quite herself she shows:
Just a swift glance of her illumined smile
Along the landscape goes;
Just a soft hint of singing, to beguile
A man from all his toil;
Some vanished gleam of beckoning arm, to spoil
A morning's task with longing, wild and vain.
Then if across the parching plain
He seek her, she with passion burns
His heart to fever, and he hears

The west wind's mocking laughter when he turns,
Shivering in mist of ocean's sullen tears.
It is the medicean:well I know
The arts her ancient subtlety will show, —
The stubble field she turns to ruddy gold;
The empty distance she will fold
In purple gauze; the warm glow she has kissed
Along the chilling mist:
Cheating and cheated love that grows to hate
And ever deeper loathing, soon or late.
Thou, too, O fairer spirit, walkest here
Upon the lifted hills:
Wherever that still thought within the breast
The inner bcauty of the world hath moved;
In starlight that the dome of evening fills;
On endless waters rounding to the west:
For them who thro'that beauty's veil have loved
The soul of all things beautiful the best.
For lying broad awake, long ere the dawn,
Staring against the dark, the blank of space
Opens immeasurably, and thy face
Wavers and glimmers there and is withdrawn.
And many days, when all one's work is vain,
And life goes stretching on, a waste gray plain,
With even the short mirage of morning gone,
No cool breath anywhere, no shadow nigh
Where a weary man might lay him down and die,
Lo! thou art there before me suddenly,
With shade as if a summer cloud did pass,
And spray of fountains whispering to the grass.



米洛的维纳斯

Oh, save me from the haste and noise and heat
That spoil life's music sweet:
And from that lesser Aphrodite there—
Even now she stands
Close as I turn, and O my soul, how fair!

36. 信使神墨丘利（即赫耳墨斯）

信使神出生在位于阿卡迪亚（Arcadia，今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一个州）的塞雷纳山峰（Mount Cyllene）的一个洞窟里。他是天帝和玛伊娅（Maia,阿特拉斯的女儿）的儿子。有人推想说，他的名字“赫耳墨斯（Hermes）”的意思是“赶路人”。确实，他走路快得像风，所以他是天帝和其他天神的仆从和使者。在他的脚踝和宽边帽子上，都长着翅膀。作为天国信使，他总是带着一个木匣子或金匣子；那匣子被蛇缠绕着，顶部还配有翅膀。他还拥有能使人睡眠、清醒和做梦的魔力。他仪表堂堂，总是充满青春活力。他的嗓音甜美而又有力，所以他的演说很有说服力。但他的技能并不局限于劝说，他还是世界上最早的发明家——竖琴和笛子的发明都要归功于他。他还是数学和天文学的先驱。他的敏捷和实力使他在田径比赛中夺魁，而他的诡计多端招致了危险的敌人。正如太阳神、百眼巨人以及其他倒霉的天神所发现的，信使神还是手段高超的骗子和窃贼。然而，他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总是不正当的。尽管他是赌博和侥幸的保护神，但他同时还是法律事业和海上



普赛克蓬波斯（Psychopompos）的信使神

交通的推波助澜者。信使神最重要的工作是运送亡灵。“那些亡灵一路上会像神经病一样，叽里呱啦地说个没完；他们要经过潮湿阴暗的道路、俄刻阿诺斯的河流、太阳门以及梦乡，最后来到那黑暗王国的长满常春花的草地；住在那儿的灵魂都是已经没有用的人类的魂魄。”

37. 灶神维丝塔（即赫丝提）

维丝塔既是私家的也是公家的灶神。她是克罗诺斯和众神之母蕾娅的第一个孩子，因此是天帝、天后、海王、冥王和农业女神的姐姐。灶神自愿当老处女。她反感维纳斯及其所作所为，嘲笑海王和太阳神两个天神靠谄媚得到晋升的行径，为此她决定保持单身。天帝安排她坐在宴会厅的中央。不管是在奥林匹斯神山上，还是在地上的各种神庙里，她都可以吃到酒宴上最可口的菜肴。而且作为众神中最年老、最有用的天神，她备受敬重。作为灶神，她可以说是一位家神，她的生活习惯是定居性的，而不是游牧性的。每逢宴会，她是第一个受到祭祀的天神。在城市和乡村，她神殿前的火焰受到了虔诚的珍爱，其他天神正是从她的祭坛上获取了火种。任何一个新的殖民地、新的家，只有在其最主要的灶头里燃烧着来自她的灶突的煤块时，才会被奉为神所。她的灶突是一代代祖传的；在她位于罗马的神庙里，有一处圣火，由六个处女看护着。这些女祭司都叫维丝塔，她们虔诚地使火焰一直燃烧不灭。人们认为城市的安全跟这圣火的保留息息相关，所以如果是因为某人疏忽而火灭了，那人将受到严惩。火一旦熄灭，就必须马上重新点燃，而且要从太阳光里采集火种才行。

38. 比较次要的天国众神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有以下几位：

1. 小爱神丘比特（Cupid，即厄罗斯，Eros）。他是爱神维纳斯的儿子和形影不离的伴侣，虽然长得小，但颇有威力。他的眼睛一般都闭着，因为他经常盲目行动。他弓箭不离身，不管是神还是人，都会被他的情欲之箭射中。另有一位小爱神，叫安特洛斯（Anteros），是他的兄弟；那位小爱神有时会对轻视爱情的人实施报复，有时则象征人们的相爱。跟

随爱神的还有两位天神，一个是渴慕神许美洛斯（Himeros），也是厄罗斯的兄弟；还有一位是婚姻神许门（Hymen），他是个具有天神血统的英俊青年，是婚宴的主持者、婚歌合唱队的队长。关于小爱神，诗人高斯（Gosse）写道：

Within a forest, as I strayed
Far down a somber autumn glade,
I found the god of love;
His bow and arrows cast aside,
His lovely arms extended wide,
A depth of leaves above,
Beneath o'erarching boughs he made
A place for sleep in russet shade.

His lips, more red than any rose,
Were like a flower that overflows
With honey pure and sweet;
And clustering round that holy mouth,
The golden bees in eager drouth
Plied busy wings and feet;
They knew, whtat every lover knows,
There's no such honey-bloom that blows.



小爱神

参考译文：

我在一片林子里迷了路，／在秋天昏暗的林间空地上，／我无意之中看见小爱神，／他把弓和箭放置在一旁，／他那可爱的胳膊伸长着，头上遮盖着厚厚的叶簇，／在褐色树阴中、拱形树枝下，／他给自己制作了安睡的卧榻。//他的嘴唇，比任何玫瑰都红，／像花朵，满溢着纯净而甘甜的／蜂蜜；金黄色的蜜蜂簇拥／在他那神圣的嘴巴周围，／干渴难耐，翅膀和所有的腿／动个不停；它们知道，爱人们／都知道，这花中有最

多的蜂蜜。

2. 青春女神赫柏。她是天帝和天后的女儿，还是斟酒女神。有一个故事说，她一成为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的妻子，就辞去了斟酒的职务；另一个故事说，她是被开除的，因为有一回她在给众神斟酒时，酒杯掉到了地上。后继者叫甘尼米德（Ganymede），是个特洛伊少年。有一天，这个男孩正跟伙伴们一起在伊达山峰（Mount Ida）上玩耍，天帝装扮成一只鹰，把他活生生地从伙伴们中间抓走，带到了天上，把他安置在空房间里。

3. 美惠女神 （The Graces）。她们共有三位，分别叫欧佛洛绪涅（Euphrosyne）、阿格莱娅（Aglaia）和塔丽娅（Thalia）。她们是天帝和“河祖”俄刻阿诺斯的女儿欧律诺墨（Eurynome）生的。她们共同主管的是宴会、舞蹈、所有的社会娱乐和礼仪。英国 16 世纪大诗人斯宾塞（Spenser）曾这样描写美惠女神的仪态：



特洛伊少年甘尼米德被天帝劫持



颂诗女神泼丽茜姆妮娅

These three on men all gracious gifts bestow
Which deck the body or adorn the mind,
To make them lovely or well-favored show;
As comely carriage, entertainment kind,
Sweet semblance, friendly offices that bind,
And all the complements of courtesy;
They teach us how to each degree and kind
We should ourselves demean, to low, to high,
To friends, to foes; which skill men call civility.

参考译文：

这三位都赠予人类高贵的礼物／装扮他们的身体或装点他们的／心灵，使人类变得可爱又好看；／惹人喜爱的身材赏心悦目，／甜美的容颜装饰着友善的仪态，／谦恭礼让，真正是十全十美。／她们教导我们如何能相亲相爱。／不管对方是友还是敌，不管／对方的地位是高还是低，我们／都应该谦卑相待。这就是礼貌。

4．文艺女神缪斯（muses）。她们是天帝和记忆女神（Mnemosyne）的女儿，主管诗歌和唤醒记忆。她们共有九位，每一位专职负责护佑文艺和科学的一个门类。她们是史诗女神卡丽奥蒲（Calliope）、历史女神克丽奥（Clio）、抒情诗女神欧忒耳珀（Euterpe）、悲剧女神美尔波美妮（Melpomene）、集体舞与合唱女神忒尔蒲茜克尔（Terpsichore）、情诗女神伊蕾忒（Erato）、颂诗女神泼丽茜姆妮娅（Polyhymnia）、天文女神优蕾妮娅（Urania）和喜剧女神塔丽娅（Thalia）。

5．正义女神西弥斯（Themis），她是泰坦族成员、尤拉纳斯的女儿。她的位置紧挨着天帝。众神之父很爱她，他俩生有时光女神和命运三女神。



米开朗琪罗的命运三女神

6．命运女神共有三位，即克罗索（Clotho）、拉齐西丝（Lachesis）和阿特罗婆丝（Atropos）。她们的工作就是纺织人类命运的丝线。她们随身带着剪刀，一不高兴就会剪断人的命线。根据赫西俄德的说法，她们是夜神的女儿。

7．报应女神内美茜丝（Nemesis）。她也是夜神的女儿。她代表天神们正义的愤怒和报复，尤其是针对那些傲慢无礼的违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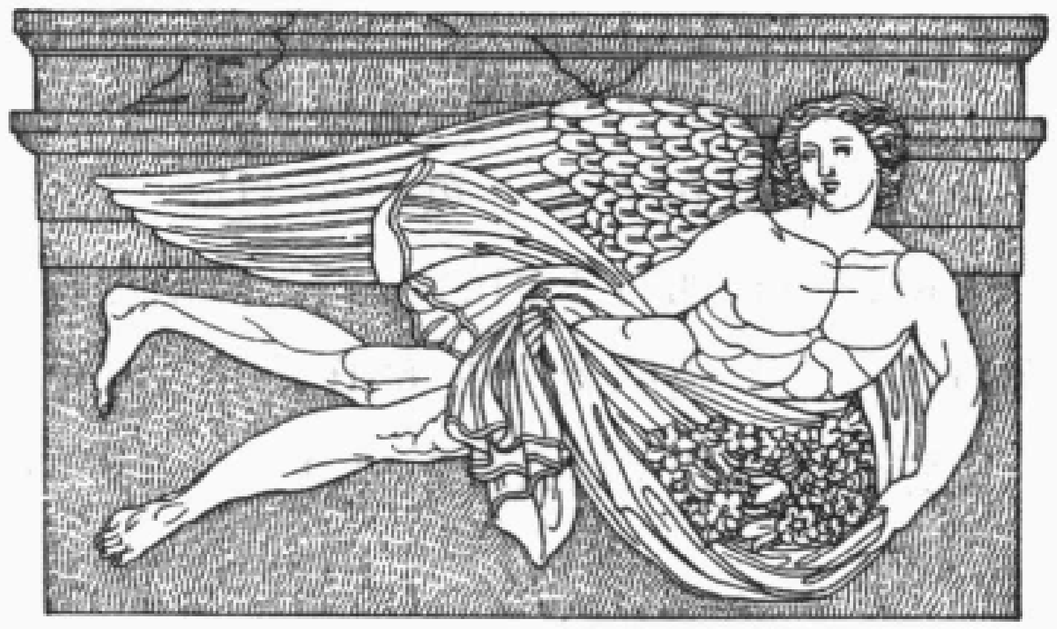
8．医神艾斯库拉皮阿斯（Aesculapius）。他是太阳神的儿子，医术精湛，能起死回生。被天帝用闪电杀死后，他被转移到天上，进入众神之列。

9．风神——北风神勃雷阿斯（Boreas 或 Aquilo）、西风神泽菲勒斯（Zephyrus 或 Favonius）、南风神诺特斯（Notus 或 Auster）、东风神优勒斯（Eurus 或 Orithyia）。诗人们赞美的主要是北风神和西风神。前者是粗鲁的典型，后者则是温柔的典型。据说，北风神曾爱上仙女奥丽茜娅



北风神勃雷阿斯

(Orithyia)，试图做她的情人，但没有成功。因为要他温婉地呼吸都很难，更不要说是叹息了。最后他厌烦了自己一直没有结果的努力，干脆暴露了他的本性，一把抓住那仙女，就把她抢走了。他们有两个孩子，叫泽特斯（Zetes）和加莱斯（Calaës），都是生有翅膀的武士，曾伴随阿耳戈斯英雄们（Argonautic）远征。在跟那些鸟怪即鹰妖哈皮斯（Harpies）打遭遇战时，他们打得相当漂亮。西风神是花神芙罗拉（Flora 或 Chloris）的情人。



西风神泽菲勒斯

我们在此还要提一下风神伊奥利斯（Aeolus），尽管他不是一位次要天神。他的宫殿坐落在伊奥利亚岛（Aeolia）上，他和六个儿子和六个女儿一起，一直过着纵情欢乐的日子。他把大小风神都禁闭在一个洞穴里，只有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或有地位更高的天神请求的时候，他才会放他们出去。有时他也被叫做希泼塔底斯（Hippotades）。



北风神带走奥丽茜娅

10. 日神赫利奥斯（Helios）、月神瑟蕾娜（Selene）和黎明女神埃俄斯（Eos），他们都是许佩里翁的后代。赫利奥斯和瑟蕾娜是远古希腊的太阳神和月亮女神。我们前面说过，赫利奥斯原先是太阳神的车手，后来经常被人们跟太阳神混为一谈。瑟蕾娜的性格和经历则被移植到了年代更近的月亮女神的身上。黎明女神的拉丁文名字是奥罗拉（Aurora），她长

着玫瑰一样的手指，是众星、晨风和晚风的母亲。她常常穿着藏红色的外袍，从河流里升上来，把光明带给众神和人类。

11．启明星（Phosphor）是雅典娜的星星，他是奥罗拉和猎手瑟法鲁斯（Cephalus）的儿子。黄昏星（Hesper）有时会被人跟启明星混为一谈。有人说，他是西方王国的国王、海斯佩丽德丝姐妹（Hesperides）的父亲，海斯佩丽德丝姐妹就是在太阳下山之地守卫金苹果的仙女。

弥尔顿诗作《宴会神》（*Comus*）中的精灵告诉我们说：

. . . the gardens fair
Of Hesperus, and his daughters three
That sing about the golden tree.
Along the crispèd shades and bowers
Revels the spruce and jocund Spring;
The Graccs and the rosy-bosomed Hours

Thither all their bounties bring.
There eternal Summer dwells,
And west winds with musky wing
About the cedarn alleys fling
Nard and cassia's balmy smells.
Iris there with humid bow
Waters the odorous banks, that blow
Flowers of more mingled hue
Than her purfled scarf can shew.

参考译文：

在海斯佩鲁斯美丽的花园里，／他的三个女儿环绕着金苹果树／唱着歌，沿着脆弱的绿阴／和凉亭，云杉在狂欢，春神／在欢腾；美惠女神还有那／酥胸如玫瑰的时光女神／把她们所有的宝贝都带到了／那里。

那儿永远是夏天，／西风扇动着芳香的翅膀，／掠过两旁是杉树的小径。／干松和肉桂都香气扑鼻。／彩虹女神用她那装满了／清水的彩虹，浇灌着两岸／芬芳的草木，催开了五彩／缤纷的花朵，比她自己绣着／花边的围巾更加多姿多彩。

丁尼孙（Tennyson）曾写出美妙而神秘的《海斯佩丽德丝之歌》，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The golden apple, the golden apple, the hallowed fruit,
Guard it well, guard it warily,
Singing airily,
Standing about the charmèd root.
Round about all is mute,
As the snowfield on the mountain-peaks,
As the sandfield at the mountain-foot.
Crocodiles in briny creeks
Sleep and stir not: all is mute.
If ye sing not, if ye make false measure,
We shall lose eternal pleasure,
Worth eternal want of rest.
Laugh not loudly: watch the treasure
Of the wisdom of the West.

参考译文：

金苹果，金苹果，神圣的水果，／好好守护它，小心守护它，／站在它那迷人的树根周围，／快乐地歌唱吧。／四周一切静悄悄，／犹如山顶的雪地，／犹如山脚的沙地。／狭小海港里的鳄鱼／沉睡着一动不动。一切都静悄悄，／如果你不歌唱，如果你不犯错，／我们将永远失去快乐，／活该永远不得安宁。／不要大声笑：请看管好／这西方智慧的财宝。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丁尼孙根据的是另一个传说，即在海斯佩丽德丝姐妹之间加上了一条不会睡觉的龙。在关于海斯佩丽德丝的别的一些版本中，黄昏星变成了泰坦族的阿特拉斯。

12．其他人物。我们将在后面讲述的还有猎户星座的故事，以及胜利女神维多利亚（Victoria）、冲突女神迪斯克斯（Discors 或 Eris）、彩虹女神伊利斯（Iris）的故事。



彩虹女神抱走小孩

第三章 陆地众神

39. 世界的概念

古希腊诗人认为地球是扁平、圆形的，而且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国家占据着中心，其核心要么是众神的住地即奥林匹斯神山，要么是以神谕闻名的德尔菲神庙。“海”从西到东横贯地球的圆形表面，从而把地球平均分成了两半；古希腊人把地中海及其延伸部分黑海（Euxine）叫做“海”，那是他们惟一认识的海洋。围绕着地球流淌的是“河海”，它在西边是从南到北流，在东边是从北到南流。它流得平稳又平静，不会因为风暴或暴风雨而恼怒。“海”和其他所有地球上河流的水都来自“河海”。

居住在地球北部的是希佩博雷安人，他们生活在天赐的福分中。那儿一年四季全是春天，附近山洞里吹出来一阵阵刺骨的北风，但吹不到那儿。没有陆路也没有海道通向他们的国度。他们的生命中没有疾病和衰老，也没有苦役和战争。有人曾唱道——

I come from a land in the sun-bright deep,
Where golden gardens glow,
Where the winds of the north, becalmed in sleep,
Their conch-shells never blow. [1]

参考译文：

我来自阳光明媚的福地，／金黄的花园闪耀着金光；／北风全都安宁地睡着，／它们的海螺号从未曾吹响。

40. 瑟蕾丝（即德墨忒尔）



尼多斯的农业女神

瑟蕾丝是农业女神，掌管着播种、收割以及丰收庆典等，她是克罗诺斯和众神之母蕾娅的女儿、天帝的妹妹。由于她的女儿是冥后，所以她跟天国的各种仪式和冥府的各种典礼都有关联。在她所创立或支持的各种习俗中，最重要的是一些在艾留西斯（Eleusis）流行的神秘仪式。在这些仪式上，一个个“演员”相继出场，表示生与死的自然交替，也预示复活和不朽。在献给农业女神和冥后的圣物中，属于植物的有成捆的谷物和具有催眠作用的罂粟，属于动物的

[1] 托马斯·摩尔：《希佩博雷安人之歌》。

有母牛、绵羊和猪。

41. 该亚（即戈）

该亚是大地女神、尤拉纳斯的妻子，属于老一辈天神。克罗诺斯的妻子、朱庇特的母亲，有“众神之母”之称的蕾娅有时也被称为“大地女神”。在佛里吉亚（Phrygia），蕾娅与自然女神西布莉（Cybele）合二为一，成为“众神之母”，后来她以那样的形象传入了罗马。在庆贺她的神秘仪式上，人们会敲锣打鼓，狂热喧闹不已。西布莉还掌管固若金汤的山寨和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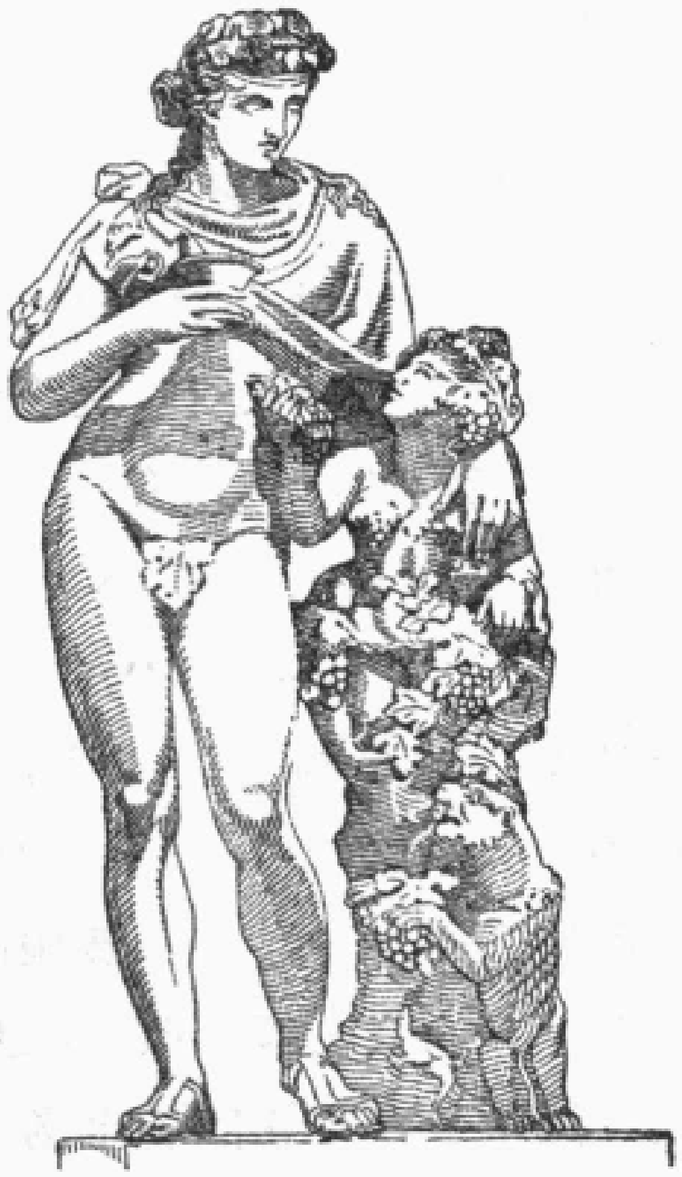
农业女神

42. 酒神巴克斯（即狄奥尼索斯）

酒神是天帝和塞墨勒（Semele）的儿子，而塞墨勒是底比斯的卡德墨斯的女儿。酒神尤其喜爱动物和植物。他不仅代表酒的迷魂力量，还代表酒对社会的有益影响。所以他还被看作立法者、文明的促进者以及爱好和平的神。他的额头上缠绕着葡萄藤和常春藤，坐骑是一只猛虎或一只黑豹或一只山猫，或者一辆由这些动物拉着的车辇。他的崇拜者叫做“巴克诺斯”或“巴克提斯”。追随他的有林神（Sileni）和小林神萨梯（Satyrs）以及一些叫做“玛娜德”的女人。这些女人边舞边唱，在空中挥舞着酒神的花杖。花杖上缠绕着常春藤，杖头上包着一个松木做的圆锥。论寻欢作乐，他比其他所有神都厉害，正如德莱顿（Dryden）在其诗作《亚历山大大帝的盛宴》中所描述的：

The praise of Bacchus then the sweet musician sung,

Of Bacchus ever fair, and ever young
The jolly god in triumph comes;
Sound the trumpets, beat the drums;
Flushed with a purple grace
He shows his honest face:
Now give the hautboys breath;
he comes, be comes.
Bacchus, ever fair and young,
Drinking joys did first ordain;
Bacchus' blessings are a treasure,
Drinking is the soldier's pleasure;
Rich the treasure,
Sweet the pleasure,
Sweet is pleasure after pain.



酒　神

参考译文：

于是那歌手唱起了对酒神的颂歌，／他颂扬酒神永远英俊、永远年轻。／正好那神明兴致勃勃地凯旋归来，／喇叭吹起来，锣鼓打起来，／他器宇轩昂，犹如帝王，／正直的脸上闪耀着光芒。／吹响高亢的箫音：他来了，他来了，／永远年轻英俊的酒神／一来就下令"喝个痛快"！／酒神的祝福就是财富，／痛饮就是胜利的快乐，／财富多广，／快乐多美，／痛苦之后就是甘美的快乐。



牧　神

43．比较次要的陆地众神

1．牧神潘（Pan）。他是信使神墨丘利和一个林中仙女德丽阿德丝（Dryads）所生的儿子。他是树林、田野、牛羊以及牧人的保护神。他住在洞穴里，在山林谷地到处漫游，自得其乐。他领着林中仙女跳舞，还跟她们做爱。不过他的求爱往往不能

成功，因为尽管天生条件还不错，但并不算引人注目，而脚蹄和头角不仅无益甚至有害于他的英俊形象。他喜欢音乐，是牧笛的发明者，也是演奏牧笛的大师。像其他住在森林中的天神一样，他也使那些由于工作关系需要在夜间穿过森林的人们感到恐惧，因为阴暗和寂静会使心灵感到压迫和害怕。因此，人们把突然间发生的、无法解释的恐怖事物归咎于牧神，称之为“牧神的恐怖”。

2．仙女（Nymphs）。仙女们可以分成几类，其中一类就是牧神的舞伴林仙。除了她们，还有山仙和洞仙（Oreads）以及水仙（Water-Nymphs）。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讲述她们的故事。

3．小林神（Satyrs）。在早期艺术作品中，小林神的形象是大胡子、塌鼻梁，还长着牛耳、马尾。后来，他们被塑造成青年的形象，有时头上长有嫩角。在罗马诗歌中，他们又长出了羊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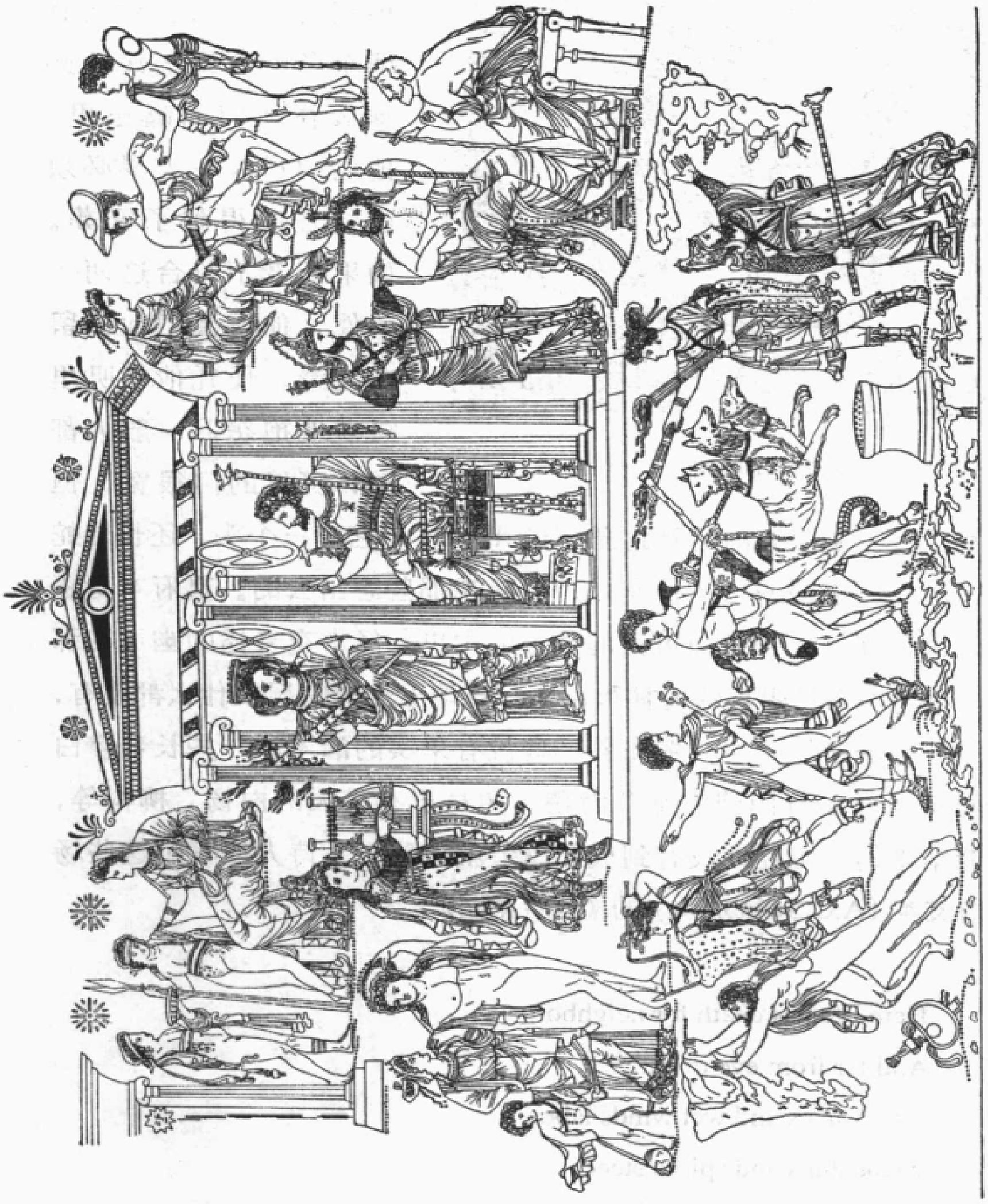


小林神

第四章 冥界众神

44. 冥界

冥界是黑暗的领域，里面住着死者的幽灵，其统治者是冥王普鲁托（Pluto，即哈德斯）和冥后普洛塞尔皮娜（Proserpina）。根据史诗《伊利亚特》的说法，这一王国位于“地下的秘密区域”。从史诗《奥德赛》中，我们可以知道冥界并不在地球的内部，而是在可知世界的边缘的下面、俄刻阿诺斯河的对岸，也就是西米里人居住的荒原上。那里云雾缭绕，不管是在太阳爬上布满星星的天空时，还是由天穹赶回东方时，都不曾照耀过这片荒原。从那片荒原出发，我们可以沿着俄刻阿诺斯河行走，到达冥王那阴冷潮湿的住所。那黑暗王国由两条可怕的河流包围着：冥河（Styx），这是众神都认为神圣的河流，他们常常凭借这条河发誓；哀则荣河（Acheron），它有两条支流，一叫火河（Phlegethon），一叫哀河（Cocytus）。随后经过的是白石（White Rock），也许这白石象征的是死人惨白的骷髅，接着经过太阳门。运送那些没用的鬼魂，是信使神的职责。古希腊戏剧家



希腊神话中的地下世界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告诉我们，这死亡之地是在“黑暗的西方”。在后世的诗歌里，我们读到，卡隆（Charon）是一个严厉的船夫，他在冥河的此岸接上亡灵，然后把他们运过河去。但他有两个条件，即摆渡钱必须放在他们的嘴巴里，他们的尸体在上界必须已经适时得到了安葬。如果死者不符合这两个条件，他就会把他们留在此岸，任凭他们叽里呱啦地抱怨。一般人都说，冥界的门很宽，但门口挤满了人。躺着守门的是狗怪（Cerberus），它有三个头，还长着蛇尾——它对那些进门的亡灵很友好，但敌视那些想出去的。冥府本身漆黑一片，坐落在一个神秘而可怕的地方的中央，经常有奇怪的幽灵在那儿出没。冥府周围是阴森的树林和草地，草地上一般情况下什么都没有，即使在最好的季节里，也只散布着一些没有果实的灌木和一些长着惨白花朵的野草。经常有阴魂在那儿游荡。树林里有高大的白杨、柳树等，就算有能结果的，也往往没有到成熟季节就掉落了。诗人描写过这些场景。如斯文本（A.C.Swinburne）的《冥后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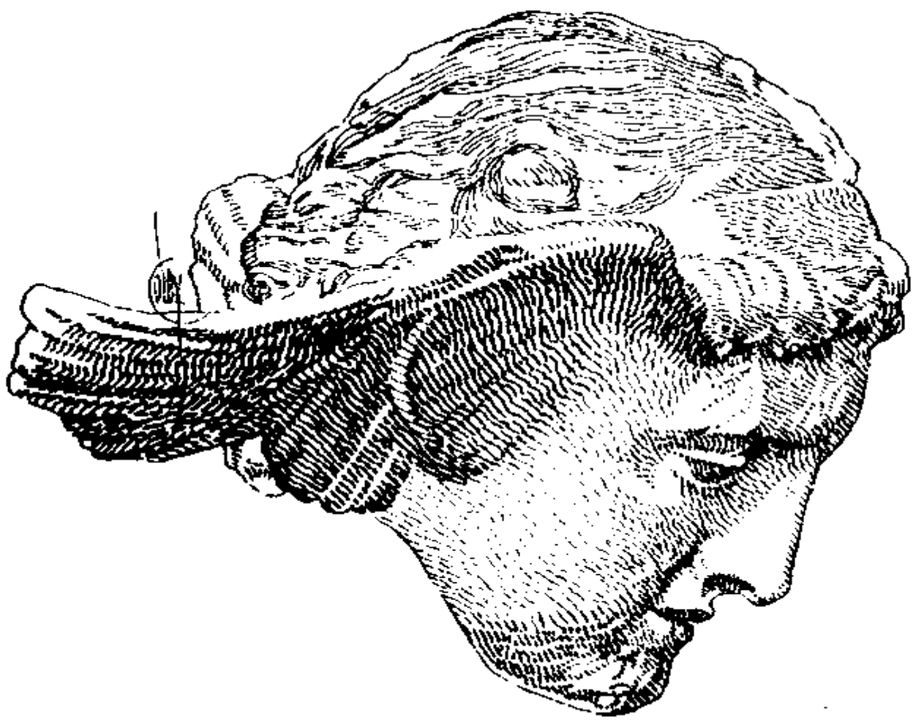
信使神把一个鬼魂送到卡隆那儿

Here life has death for neighbor,
And far from eye or ear
Wan waves and wet winds labor,
Weak ships and spirits steer;
They drive adrift, and whither
They wot not who make thither;
But no such winds blow hither,
And no such things grow here.

No growth of moor or coppice,
No heather-flower or vine,
But bloomless buds of poppies,
Green grapes of Proserpine,
Pale beds of blowing rushes,
Where no leaf blooms or blushes
Save this whereout she crushes
For dead men deadly wine.

. . . . . .

Pale, beyond porch and portal,
Crowned with calm leaves, she stands
Who gathers all things mortal
With cold immortal hands;
Her languid lips are sweeter
Than love's who fears to greet her,
To men that mix and meet her
From many times and lands.



许普诺斯

She waits for each and other,
She waits for all men born;
Forgets the earth her mother,
The life of fruits and corn;
And spring and seed and swallow
Take wing for her and follow
Where summer song rings hollow,
And flowers are put to scorn.

. . . . . .

We are not sure of sorrow,
And joy was never sure;

To-day will die to-morrow;
Time stoops to no man's lure;
And love, grown faint and fretful,
With lips but half regretful
Sighs, and with eyes forgetful
Weeps that no loves endure

From too much love of living,
From hope and fear set free,
We thank with brief thanksgiving
Whatever gods may be
That no life lives forever;
That dead men rise up never;
That even the weariest river
Winds somewhere safe to sea.

Then star nor sun shall waken,
Nor any change of light;
Nor sound of waters shaken,
Nor any sound or sight;
Nor wintry leaves nor vernal,
Nor days nor things diurnal:
Only the sleep eternal
In an eternal night.

45. 深渊与乐土

活人极少跟冥界里的鬼魂来往，即使有，也只能通过亡灵进出的一些入口。这些入口位于洞穴似的地方，或不可测度的深渊，或又深又暗的河底，或瘴疠的沼泽。在这样的地方，似乎有通往下面世界的过道。后世诗人，如维吉尔曾把这下面世界认作“地下世界”（Underworld）。其中一个

通向地下世界的入口在拉科尼亚（Laconia，今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省份）的塔那卢木（Taenarum）附近；另一个在意大利的库迈（Cumae），即阿佛纳斯湖（Lake Avernus，那不勒斯附近死火山口形成的一个小湖）。正如它的名称所预示的，从那儿冒出来的气息恶臭不堪，连鸟都飞不过去。亡魂要被带到冥府判官面前接受审判，这些判官是米诺斯（Minos）、爱阿库斯（Aeacus）和拉达曼提斯（Rhadamanthus）。那些应该受到谴责的亡魂会被押送到某些特定的区域，落入恐怖的怪物的手里，各种各样的折磨在等着他们。这些怪物包括九头蛇怪（Hydra）和复仇三女神（Furies）。有些作恶多端者，如老一辈的泰坦族，被判定永远在深渊里受苦。那深渊更在冥府之下，而且不可测度。不过，那些无罪的亡灵将前往乐土。那是一片永远有春天、阳光、幸福和欢歌的土地，每一个亡灵在那儿都可以追逐他生前没有实现的目标。乐土附近流淌着的是忘河，那些想要投胎回到阳世的人，只要喝了忘河里的水，就可以将前生忘得一干二净。



一个复仇女神

46. 幸福岛

荷马曾经提到，在西方的海洋里，有一个“极乐世界”（Elysium），“那儿的人类生活得极为轻松：没有风暴也没有雨雪，海洋会送出西风，吹来凉爽。”在那儿，受人敬慕的英雄会死而不亡，永远幸福地生活在拉达曼提斯的统治之下。诗人赫西俄德和品达（Pindar）认为，那“极乐世界”是在西方的海洋里，在“幸福岛”或称“幸运岛”上。后来出现的“阿特兰提斯”岛（island Atlanties）传说可能就来自这一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梦想。那个福地也许完全是想像出来的。然而，这神话也可能来自某些

真实的报告，即某些遭遇风暴的水手真看到过某个西方岛屿。老一辈的泰坦族在深渊里呆了很多年，被放出来后，他们来到幸福岛，成为那白发苍苍的克罗诺斯的臣民。

There was no heavy heat, no cold,
The dwellers there wax never old,
Nor wither with the waning time,
But each man keeps that age he had
When first he won the fairy clime.
The night falls never from on high,
Nor ever burns the heat of noon;
But such soft light eternally
Shines, as in silver dawns of June
Before the sun hath climbed the sky!
. . . . . .
All these their mirth and pleasure made
Within the plain Elysian,
The fairest meadow that may be,
With all green fragrant trees for shade,
And every scented wind to fan,
And sweetest flowers to strew the lea;
The soft winds are their servants fleet
To fetch them every fruit at will
And water from the river chill;
And every bird that singeth sweet,
Throstle, and merle, and nightingale,
Brings blossoms from the dewy vale, —
Lily, and rose, and asphodel, —
With these doth each guest twine his crown

And wreathe his cup, and lay him down

Beside some friend he loveth well.[1]

47. 冥王普鲁托

冥王是天帝的弟弟，阴间的统治者，所有的阴魂都将落入他的手中。他的性格特征是铁石心肠、无情无义。他来无影去无踪，因为独眼巨人曾赠送给他一顶头盔（或帽子），使他能到处走动，别人却看不见他。他还憎恨人类。然而，他不仅是所有那些坠落阴间的亡魂的主子，而且还是所有那些靠天吃饭的人们的保护神；正是因为后者，他被尊称为普鲁托（意思是财神爷）。他高兴时，会访问光天化日下的阳间——如，当他带冥后出来的时候。有时他也前往奥林匹斯神山，不过，他不会顾问阳间的事情。当他发现那些逃回阳间的臣民时，也不会让他们受苦。世人在呼叫他的名字时，会用双手击打地面，同时摇头晃脑；他们会用黑色的绵羊献祭给他和冥后。罗马人还称他为“阴神”（Dis）、死神（Orcus）和渊神（Tartarus）。不过，“死神”的意思与其说是阴魂的统治者，还不如说是地下世界的天神。



哈德斯

48. 冥后普洛塞尔皮娜

冥后是农业女神和天帝的女儿。当冥后是春天女神时，她会挎着一只装满花朵的羊角跟别人亲近，会适时、一再地访问阳间。可是，当她成为死亡女神之后，就坐定在冥王身边，指导复仇三女神；跟丈夫一样，她

[1] 安德鲁·朗恩：《幸运岛》。

也变得冷酷、心硬，憎恨青春、生命与希望。在后面关于她坠落阴间的故事里，我们将进一步讲述她的性格和遭遇。

49. 比较次要的冥界众神

1. 爱阿库斯、米诺斯和拉达曼提斯都是天帝的儿子、阴间的判官。爱阿库斯生前是爱琴海上某个岛国的正直的国王，米诺斯曾是克里特城邦的立法者和国王。拉达曼提斯生前的业绩则乏善可陈。

2. 复仇女神一共有三位，即阿勒克图（Alecto）、底西福涅（Tisiphone）和墨经拉（Megaera），她们是在尤拉纳斯受伤时从血泊里出生的。她们是冥后的跟从。对于那些逃过或藐视社会正义的惩罚的人，她们会暴怒待之，使他们后悔不迭。她们头上盘绕着的是毒蛇。

3. 夜神赫卡忒（Hecate）是一位神秘的天神，有时被认作月亮女神，有时被认作冥后。正如月亮女神掌管灿烂的月光，夜神掌管的则是黑暗和恐怖。她是巫术和魔术的女神，经常趁着夜色，出没在歧路和墓地，只有狗能看见她。狗一叫，就预示着她来了。



死神、睡神和信使神一起把一具尸体放入坟墓

4. 睡神（Sleep）或索莫纳斯（Somnus，即许普诺斯）和死神（Death，即塔那托斯 Thanatos）都是夜神的儿子，居住在地下的黑暗里。睡神会给人们带来安慰和美梦，还能使天帝本人闭上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死神会让人永远闭上眼睛。梦神（Dreams）也是夜神的儿子，跟他们的兄弟死神比邻而居，都是住在西海沿岸。梦神的府第有两扇大门——一扇是象牙门，从那儿出来的都是虚妄而又可爱的幻象；另一扇是牛角门，从那儿出来的都是真实而高贵的梦想。

第五章

水域众神

50. 旧王朝

海洋王国有新旧两个朝代。旧王朝是由泰坦族中的河祖俄刻阿诺斯和忒提丝创建的，从他们那儿衍生出了3000条河流和无数的海洋仙女。在克罗诺斯统治下，旧王朝曾繁荣一时。俄刻阿诺斯的宫殿建立在陆地边界之外，宫殿外围全是花园和各种各样美好的事物。在远古时代，在海底金碧辉煌的洞窟里，还居住着一位天神，他叫“庞图斯”(Pontus，意为深海或航道)。他曾与大地母亲结合，生下了内榴丝 (Nereus)。内榴丝是一位亲切的海上老人，以预言能力、知识广博、对真理和正义的爱而闻名。他的妻子仙女多丽丝(Doris)是俄刻阿诺斯的女儿。他们的家庭福分不浅，一共生有50个女儿，统称为涅瑞伊德丝 (Nereids)。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帕诺蒲(Panope)、伽拉忒娅 (Galatea)、忒提丝 (Thetis) 和安菲特丽忒(Amphitrite)。这最后一位与天帝的兄弟海王尼普顿联手，并把新旧两个王朝联结了起来。



海王波塞冬

51. 新王朝

新王朝是由海王和安菲特丽忒创建的。海王的宫殿在大海的深处，但他真正的住地是在奥林匹斯神山上。他的权力的象征是三叉戟，即一把有三个分叉的标枪。他能用这武器击碎巨石、招来或降伏风暴，及摇撼海岸。他创造了马，所以是马族的保护神。他自己的坐骑都钉着铜掌，长着金色的鬃毛。它们拉着他的车辇驶过大海，那大海在他面前总是显得很驯顺；海豚和其他一些怪物都会从深处冒出来，跟随他一路欢腾嬉戏。人们拿来向他献祭的有黑色或白色的公牛、白色的公猪以及公羊。

52. 比较次要的水域众神

1. 特里同 (Triton)，海王和安菲特丽忒的儿子。他是海洋的号手，通过贝壳激起或平退波浪。

2. 普罗透斯 (Proteus)，其他某些传统说法，他是一个奴仆，也是海王的儿子。跟内榴丝一样，他也是一个海上的小老头。他具有预言能力，还能随意改变自己的形象。

3. 哈皮斯 (The Harpies)，它们是一些淫秽的动物，长着少女的头，鸟的身子、翅膀和爪子，因为饥馑而面色苍白。它们是塔乌玛斯 (Thaumas) 的后代，而塔乌玛斯是庞图斯和大地女神该亚的儿子。

4. 芙西丝 (Phorcys) 和刻托 (Ceto) 两个女神所生的奇怪的后代，他们的父亲是庞图斯，他们喜欢海上的一些恐怖事物：

a. 格蕾娅 (Graeae)，三个头发灰白的老巫婆，由于三个人才一只眼睛，所以只能轮流用。

b. 蛇发女怪 (Gorgons)，她们的眼神冷冰冰的。

c. 塞壬女妖（Sirens），海上的歌手也是死亡的歌手，通过甜美的歌声引诱水手走向灭亡。

d. 锡拉（Scylla），她对水手具有致命的危险。她是个六头怪物，前肢是蛇，而小腿是叫个不停的恶狗。



5. 阿特拉斯（Atlas）站在遥远的西方，肩上扛着天穹。他曾经被认为是海上的天神，但后来被认为是一个山神。他是伊阿佩图斯的儿子，是三群仙女——普勒阿德丝姐妹（Pleiads）、许阿德丝姐妹（Hyads）以及某些故事里说的海斯佩丽德丝姐妹（Hesperides）——的父亲。最后这一群，在她们的母亲和一条龙的帮助下，守护着一树的金苹果，这些苹果是专门长出来装点天帝和天后的婚礼的。阿特拉斯的女儿们都不是海上的神。

6. 水中仙女。除了我们业已提到的俄克阿妮德丝姐妹和涅瑞伊德丝姐妹，最重要的水中仙女是纳伊阿德丝姐妹（Naiads）。她们是天帝的女儿，掌管着溪流和泉水。海上其他权力更小的天神有格洛克斯（Glaucus）、留克提娅（Leucothea）和梅里塞提斯（Melicertes）。我们在别的章节里将对他们有更多的交代。



特里同抢仙女

古人和今人对自然的看法是不同的，下面这段诗说的就是这种差异。诗人把新的魅力赋予给了那些传说中的海洋统治者。

The world is too much with us; late and soon,
Getting and spending, we lay waste our powers:
Little we see in Nature that is ours;
We have given our hearts away, a sordid boon!
This sea that bares her bosom to the moon;
The winds that will be bowling at all hours,
And are upgathered now like sleeping flowers;
For this, for everything, we are out of tune;
It moves us not.—Great God! I'd rather be
A Pagan suckled in a creed outworn;
So might I, standing on this pleasant lea,
Have glimpses that would make me less forlorn
Have sight of Proteus rising from the sea;

Or hear old Triton blow his wreathed horn.

参考译文：

这世界真叫人难耐，狗苟蝇营，／我们晨昏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却从不自然寻找我们的瑰宝；／心劳日拙，只给别人卑污馈赠！／向月亮袒露胸怀的海色澄清；／现在如花儿沉睡般收敛仪容。／但随时都可能呼啸而起的风，／凡此种种，难与我们心弦相应，／我们毫不动情。苍天！我宁愿／做一吮吸陈旧信条的异教徒，／那样，我脚踏宜人的草地绵羊，／入眼佳景会减去我几分酸楚，／会看见美惠女神宛然升起碧波间，／听见特莱顿[1]的螺声如怨如慕。[2]

---

[1] 即特里同。

[2] 选自谢耀文译《华滋华斯抒情诗选》，译林出版社，1991年。

第六章 罗马诸神

53. 古希腊和意大利相同的诸神

在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天神中，下面这些在意大利有相对独立的崇拜者——尽管有人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和所经历的冒险故事来断定说他们其实是希腊天神。他们是：天帝朱庇特 （即宙斯）、天后朱诺（即赫拉）、密涅瓦（即雅典娜）、月亮女神黛安娜（即阿耳忒弥斯）、战神马尔斯（即阿瑞斯）、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即阿佛洛狄忒）、火神伏尔甘（即赫非斯托斯）、灶神维丝塔（即赫斯提）、信使神墨丘利（即赫耳墨斯）、海王尼普顿（即波塞冬）、农业女神瑟蕾丝（即德墨忒尔）、酒神里伯尔（即巴克斯）、冥后丽珀（即佩耳塞福涅）、众神之母蕾娅（即西布莉）、冥王普鲁托（即哈德斯）、大地女神泰勒丝（即该亚）。

54. 意大利诸神

也有一些神祇是专门属于罗马神话的。比较重要的有：

1．农神萨图恩（Saturn），是远古意大利的一位天神。他的名字本身的意思是播种，人们曾作出大得出奇的努力，来证明他跟希腊的克罗诺斯是同一位天神。据说，他被朱庇特推翻之后逃到了意大利，并成为整个黄金时代意大利的统治者。为了纪念他的统治，在意大利，每年冬天都要举行农神节（Saturnalia）。节日期间，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暂时停办，对外国的宣战、对犯人的处决都要推迟；朋友们会相互送点礼物，甚至奴隶们都能享受到极大的自由。他们坐在一张丰盛的酒席上，由奴隶主们为他们服务，以此来昭显人与人之间在自然权利上的平等关系，以及在农神统治时期所有东西都平等地属于所有人之意。农神的妻子叫奥普丝（Ops），本是掌管播种与收获的女神（后来与众神之母蕾娅混合了起来）。在罗马神话中，还有一个地神叫康素斯（Consus），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货物保管者”。他是主管收获与贮藏的天神。据说他的祭坛在地下，是罗马城的创建者罗慕路斯（Romulus）发现的。它就在大竞技场里面（Circus Maximus），只在他的节日期间开放，即每年八月的丰收节和十二月的储藏节。把祭坛设在地下，是为了纪念把谷物储藏在地下的古老习俗，或者指把那些献给地神的供品掩埋起来的旧俗。人们举办马赛，来庆祝丰收节。这种比赛的起源仅仅是古代农夫的骑马行为，后来变成了大竞技场的一个著名的项目。

2．两面神贾努斯（Janus）。贾努斯这个名字起源于一个拉丁语词根，意思是“去”，又跟“贾努阿”（Janua）一词有关，后者的意思是“通道”或“门”。他是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原始意大利天神（Italic）。他不仅是门神或开门神，更确切地说，是开端神——尤其是良好的开端，因为良好的开端能确保良好的结局。因此，毫无疑问，他的代表性形象是同时面向两个相反的方向；罗马人非常固执地认为，开端和结局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件事如果开端坏了，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他的神庙位于罗马大广场，通道的两侧都有门，一侧的门朝向东方，另一侧的门朝向西方，表示一天的开始和结束。通道中间站着的是他的双面雕像。家家户户都会向他做晨祷，恳求他帮助他们万事顺利。他还是“年初神”，因此，一月是他的月份。在这个月的第一天，人们只说祝福的话，互相赠送礼物。（礼物的名称叫做 strenae，这个名称依然保留在法语中，现在法语中表示“新年

礼物”的词是“etrennes”。）为了撞上好运，人们会在这一天把本年度计划要做的工作象征性地做一点。不仅在新年第一天，而且在每月第一天，牧师和老百姓都会呼唤他的名字，甚至要放在天帝的名字之前。他是文明神，有时被称作“播种者”（Consivius）。战争爆发时，人们当然要向他求救。在战争进行期间，两面神的庙宇的大门会一直开着，直到和平到来才会关闭。不过，在努马王朝（Numa）和奥古斯都（Augustus）王朝之间，大门被锁上过一回。对他的崇拜自然而然渐渐地吸纳了太阳崇拜，因为正是太阳肇始一天而总结全年，还用光线赐福于那些已经撒播的种子。不过，贾努斯和他的妻子贾娜（Jana）并不是一开始就跟太阳神戴安努斯（Dianus）和月亮女神戴安娜（Diana）相关。



满脸胡子的两面神

3．奎里努斯（Quirinus）是战神，有人说他并非别人，就是罗马城的创建者罗慕路斯，死后被接到天上加入不朽者之列。

4．贝洛娜（Bellona），战争女神。

5．卢西娜（Lucina），是光明女神暨送子女神。这两个称号本来属于天后和月亮女神。

6．特米努斯（Terminus），是界碑神。他的雕像是一个做工粗糙的石像，插在地头，以表示田地的分界。

7．法乌诺斯（Faunus），是农神的孙子。他之所以受人崇拜，是因为他也是农牧神，而且还兼管预言。他的名字的复数形式是“Fauni”，指一类喜欢嬉闹的神祇，与希腊神话中的小林神相像。罗马神话中还有一位叫“浮娜（Fauna）”的女神，也叫“善意女神（Bona Dea）”。这一名称有时会用在火神的妻子玛伊娅（Maia）身上。

8．西尔瓦努斯（Sylvanus），掌管林阴和耕地的神祇。

9．佩尔丝（Pales）是掌管牲畜和草原的女神。浮罗拉（Flora）是鲜花女神。泼默娜（Pomona）掌管果树。威特姆努斯（Vertumnus）是泼默娜的丈夫，他保护的是果树、花园和蔬菜。

Pomona loves the orchard,
And Liber loves the vine
And Pales loves the straw-built shed
Warm with the breath of kine;
And Venus loves the whisper
Of plighted youth and maid
In April's ivory moonlight,
Beneath the chestnut shade.[1]

参考译文：

果树神喜爱果园，／葡萄神喜爱葡萄，／栅栏神喜爱茅草屋，／屋里充满了黄牛温暖的气息；／爱神爱听男女青年间／的山盟海誓。／在四月象牙般晶莹的月光下，／就在栗子树的绿阴下。

10．佩内特斯（The Penates）是家神，被认为能护佑家庭财源滚滚、人丁兴旺。这一名称来自“佩努斯（Penus）”一词，意思是储藏室或内室，那里是他们的圣地。每一个家庭的主人在自己家里都是家神的祭司。

拉里斯（The Lares）又称拉尔斯（Lars），是家灵，也是守护家庭的神灵。不过，他们跟家神不同，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神化了的祖灵。他们看护着自己的子孙，尤其是家居或家庭。但还有一些公共领域的保护神也叫拉尔斯，如城市拉尔斯、区域拉尔斯 、田野拉尔斯、公路拉尔斯和海洋拉尔斯。罗马人在家里的祈祷都是献给家神和家灵的（这些神像都保存在

---

[1] 麦考莱：《卡皮斯的预言》。

私家神龛里），有的还献给阴魂 （The Manes），这些幽灵往往盘旋在举行葬礼的地方的上空。其他精灵如勒穆里斯（ Lemures）和拉尔法（Larvae）则更接近于我们平常所说的鬼魂。

罗马人相信，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男保护神即创始神（Genius），每一个女人都有一个女保护神即天后（Juno）。这神灵不仅赋予他们生命，还会保佑他们一辈子。所以在生日里，男女都要向各自的保护神奉献供品。

11．其他意大利的神祇有河神和溪流女神，前者如台伯河神（Father Tiber）；后者如朱忒娜 （Juturna），罗马大广场上的池塘被认为是她的圣池。这些仙女也是医治女神，根据后来的传说，她曾为天帝所爱。不过，更早版本的故事都说，她是两面神的妻子；他们的儿子是泉神封图斯（Fontus），在贾尼库兰山（Janiculan）上有他的一个祭坛。在每年的泉水节上（Fontinalia），泉神受到祭拜，井口上都套着花环。那时特别受到礼敬的是泉仙卡美娜（Camenae），她们也掌管预言和医治（后来与文艺女神合了起来）。她们中为首的叫卡门塔（Carmenta），既能唱未来之歌，也能唱过去之歌。有时跟她在一起的是仙女爱洁丽娅（Egeria），据说，罗马王努马曾在关于祭神仪式上接受过她的教导。



创始神

12．罗马人还祭祀太阳神（Sol）、月亮女神（Luna）、黎明神（Mater Matuta）、青春神（Juventus）、诚实神（Fides）和费萝妮娅（Feronia），最后这位掌管的是树林和自由民。罗马神中还有大量是抽象行为与经验的人格化表述，诸如幸运女神和健康女神。

这些拉丁神祇中有许多来自意大利古国伊特鲁里亚（Etruscan）居民的早期宗教和仪式。

第七章 关于主要的天神

55. 关于天帝与天后的神话

天帝的风流韵事还真不少。天后在仙女中就有一些情敌，比如黑暗女神拉托娜，她是泰坦族中的考俄斯（Coeus）和芙波（Phoebe）的女儿。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她后来成了太阳神和月亮女神的母亲。天后对她的愤怒从来没有缓和过。结果，无数的艰辛降临到她的头上，其中有些还降临到了她的孩子们身上。

56. 天帝的风流韵事

天帝的性格很多变。他既跟仙女也跟凡女发生关系。他曾向好多人间美女献身，而天后嫉妒成性，这使他卷入了两人之间频繁的口角。他曾化身为一阵金雨，接近他所爱的少女达娜厄（Danaë），我们将在关于她儿子帕尔修斯（Perseus）的章节中讲述此事。后来，天帝又爱上了帕尔修斯的孙女阿尔克美妮（Alcmene），我们将在关于她儿子赫拉克勒斯的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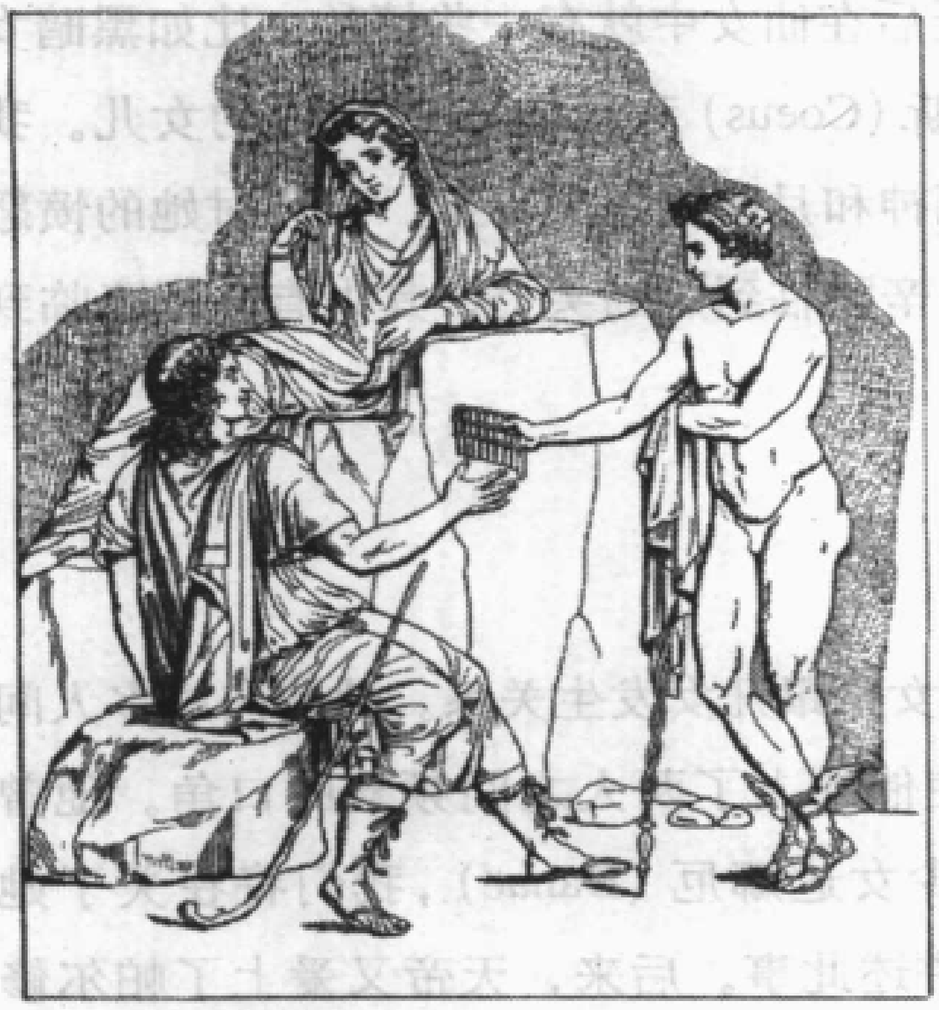
事中讲述此事。他还喜欢过丽达（Leda），并化身为天鹅去向她求爱，我们将在关于他们的孩子波鲁刻斯（Pollux）和海伦（Helen）的故事中讲述此事。我们还将叙述他的其他风流插曲，那些故事跟伊娥（Io）、卡丽丝托 （Callisto）、欧罗巴（Europa）、塞墨勒（Semele）、爱琴娜（Aegina）和安提奥普（Antiope）有关。



天宫里的斟酒少年甘尼米德

57. 伊娥的故事

伊娥的父亲是河神因纳克斯，这位河神是河祖俄刻阿诺斯的儿子。据说，有一天，天后注意到天空突然间被遮蔽了，就猜度那是由于她丈夫正举着一片云，来掩盖某个出轨的行为。天后拂去黑暗，便看到天帝正在一条河水透明的堤岸上，旁边站着一头美丽的小母牛。天后怀疑，那小母牛的外表下掩藏着的可能是某个漂亮的人间仙子。那人间仙子正是伊娥，天帝意识到妻子走近前来时，把她变成了一头小母牛。



少女伊娥、百眼巨人和信使神

那牛眼女神来到丈夫身边，盯着小母牛，称赞它漂亮的同时，问这是谁家的牛，看管它的又是哪个牧童。天帝为了阻止她问更多的问题，便回答说那是刚刚从地里生出来的一头牲畜。天后要天帝把小母牛作为礼物送给自己。那所有天神和人类的主人能说什么呢？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小甜心送给妻子，可是他如何能拒绝一头小

母牛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礼物呢？为了不至于引起妻子更多的猜疑，他无法拒绝，于是就同意了。女神把小母牛交托给百眼巨人阿戈斯 （Argus），让他严加看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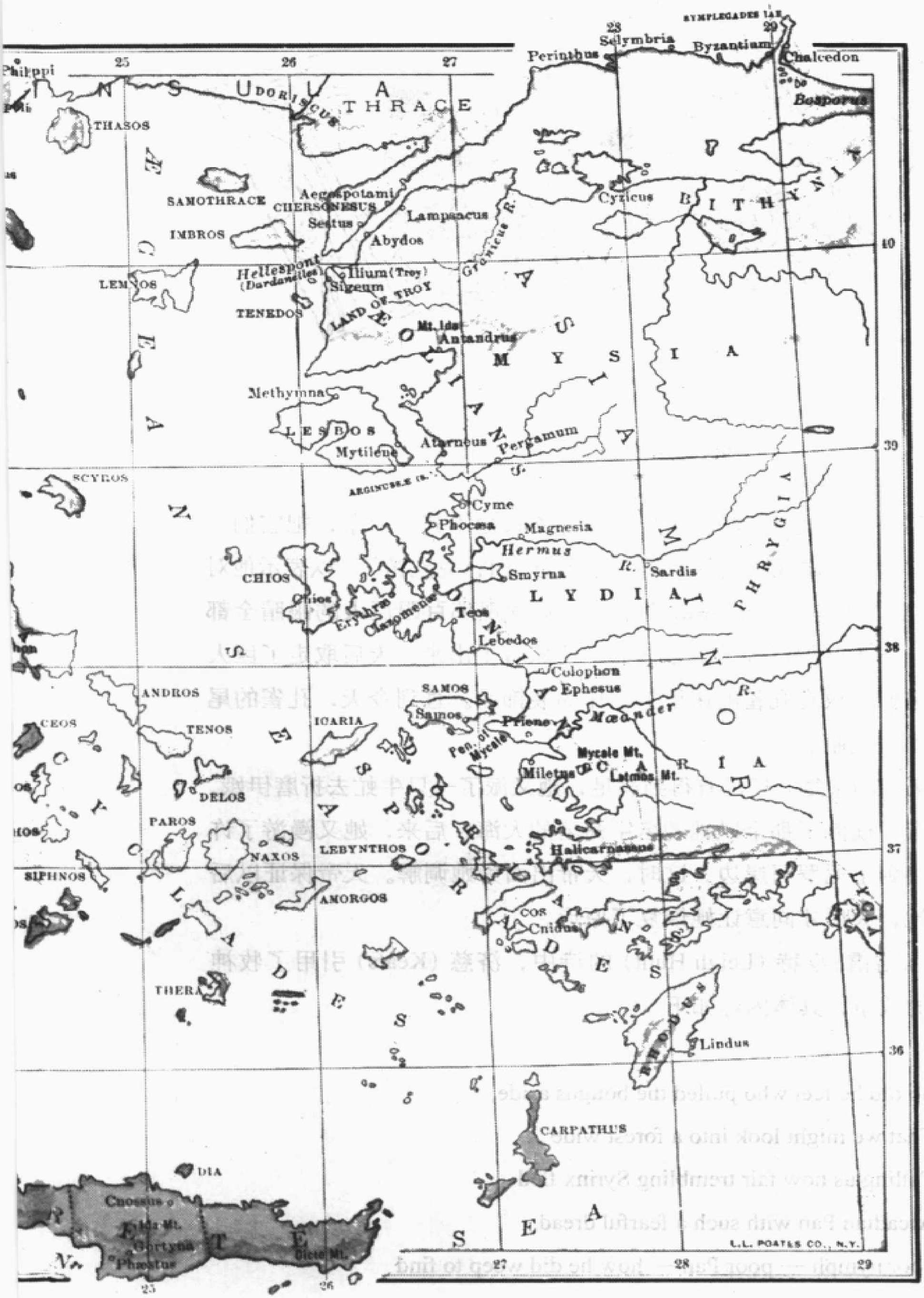
阿戈斯头上长有一百只眼睛，从来不让两只以上的眼睛同时睡觉，这样他就可以一直看管伊娥。他故意折磨她，让她整个白天在外吃草，晚上则用一根绳子绑住她的脖子。她多想伸出手臂，向阿戈斯恳求自由，但她没有手臂可以伸出，所谓的声音也只是一阵哞哞。她渴望父亲能知道她的遭遇，但这是徒劳。最后，她想到，她可以用脚掌在河边沙地上写出或刻出自己的名字——因为她的名字很短。因纳克斯认出了她的名字，才发现自己长久以来徒然寻找的女儿原来被掩盖在了这身装束下，遂对着她叹息不已。正当他叹息之际，阿戈斯觉察到情况不妙，就把小母牛从沙地上牵走，并在岸上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那样他就可以从各个方向监视它。

且说天帝为自己情人的不幸遭遇感到非常痛心，遂派遣信使神前去打发百眼巨人。信使神带上他的催眠棍，来到地球上，假扮成一个羊倌，驱赶着羊群。他一边信步，一边吹着 “牧笛”。那百眼巨人听得很高兴。“年轻人，”他对信使神说，“来，到我身边来，坐在这块石头上。这一带是最好的地方了，你的羊群可以在这儿吃草，羊倌都喜欢这儿的阴凉。”信使神坐了下来，开始跟百眼巨人聊天、讲故事，直到天色已晚；他用笛子吹出了最最温柔的乐曲，就希望百眼巨人那些警觉的眼睛能睡着，可是没成功。因为那巨人仍然竭力地睁着几只眼睛——尽管其他的都已闭上了。

不过，在其他版本的故事中，信使神告诉那巨人他所演奏的乐器是如何发明出来的。“有一个仙女，”他说，“名叫西林克丝（Syrinx）——小林神和其他林中精灵都非常喜欢她。她呢，谁都不喜欢，只愿做月亮女神的忠实信徒，追随月亮女神打猎。一天，牧神碰到她，用许多恭维话向她求爱，甚至把她比作手挽银弓的月亮女神。她都没有停下来听他说话，就跑开了。可是，牧神在河边把她抓住了。她向朋友们——水中仙女——呼救。她们应声而来。牧神抡起手臂，去环抱那仙女，他一开始以为抱住了，但后来发现他抱住的只是一簇芦苇。正当他哀声叹息之际，空气吹动芦苇，发出了痛苦的乐声。牧神被这等新奇之事和那甜美的音乐给迷住



公元前 5 世纪左右的希腊


SYMPLEGADES I.
23
29
Selymbria
Byzantium
Chalcedon
Perinthus
Bosporus
25
26
27
Philippi
THRACE
THASOS
SAMOTHRACE
IMBROS
Aegospotami
CHERSONESUS
Sestus
Lampsacus
Abydos
Cyzicus
BITHYNIA
Hellespont (Dardanelles)
Ilium (Troy)
Sigeum
LAND OF TROY
TENEDOS
LEMNOS
Mt. Ida
Antandrus
MYSIA
Methymna
LESBOS
Mytilene
Abarnus Mt.
Pergamum
ARGINUSAE Is.
SCYROS
Cyme
Phocæa
Magnesia
Hermus R.
Sardis
CHIOS
Smyrna
LYDIA
PHRYGIA
Erythræ
Teos
Lebedos
Colophon
Ephesus
SAMOS
Samos
ANDROS
CEOS
TENOS
ICARIA
Pen. of Mycale
Mycale Mt.
Mæander R.
Miletus
CARIA
Latmus Mt.
DELOS
PAROS
NAXOS
LEBYNTHOS
Halicarnassus
SIPHNOS
AMORGOS
COS
Cnidos
LYCIA
THERA
RHODES
Lindus
CARPATHUS
CRETE
Cnossus
Mt. Ida
Gortyna
Phæstus
SEA
L.L. POATES CO., N.Y.
37
38
39
40
36
27
28
29
23
26



信使神杀死百眼巨人

了，说：‘那么，至少你是我的。’他折了几支长短不齐的芦苇，把它们一根挨一根地编起来，做成了一件乐器，称之为‘西林克丝笛’，以表示他对那仙女的敬意。”在信使神讲完故事之前，就发现那百眼巨人的眼睛全都闭上了。他一下子就把巨人杀了，然后把伊娥救了出来。天后取走了巨人的眼睛，把它们散放在孔雀的尾巴上，作为装饰品。直到今天，孔雀的尾巴上还留着那些眼睛。

可是，天后的报复心还没有得到满足，她又派了一只牛虻去折磨伊娥。伊娥一路飞奔，横渡了那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大海。后来，她又漫游了许多地方，最终到了尼罗河岸边。这时，天帝出面为她调解。天帝保证以后再也不去找她，天后才同意让她恢复了原形。

在一首献给雷·亨特（Leigh Hunt）的诗中，济慈（Keats）引用了牧神和西林克丝的故事，具体内容如下：

So did he feel who pulled the boughs aside,
That we might look into a forest wide . . .
Telling us how fair trembling Syrinx fled
Arcadian Pan with such a fearful dread.
Poor nymph — poor Pan — how he did weep to find

Nought but a lovely sighing of the wind
Along the reedy stream; a half-heard strain,
Full of sweet desolation, balmy pain.

参考译文：

那人把树枝拉到一边，他感到／如果我们到林子深处瞧一瞧……／就会知道那美丽的西林克丝／如何浑身颤抖着，惊恐万分地／逃避着牧神。可怜的仙女——可怜的／牧神——他哭得多伤心，却只发现／只有风儿掠过那长满芦苇的／溪流；娇柔的叹息声隐约可闻，／充满了甜蜜的悲哀和芳香的苦痛。

58．卡丽丝托的故事

阿卡狄亚城邦的卡丽丝托是另一个引起天后嫉妒的少女，天后把她变成了一头熊。她常常被猎狗所惊吓，拼命逃离猎人的追捕——尽管不久前她自己就是一名猎手。她还要经常逃避各种各样的野兽，因为她总是想不起自己现在也是一头野兽，作为熊的她，甚至还害怕别的熊。

一天，一个青年猎手在打猎时，看见了她。她也看见了他，而且认出他是自己的儿子阿尔卡斯，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她停住脚步，很想去抱抱他。可是，猎手警觉地举起了标枪，射穿了她的身体。不过，天帝抓住了那凶手，并把他们俩都带走，放到了天上，使他们成为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

天后看见自己的情敌成了万众景仰的星座，不禁怒不可遏。她急匆匆地赶到河祖俄刻阿诺斯和忒提丝两位老前辈面前，抱怨自己在天庭受到了压制。她哭喊道："这就是我的惩罚的结果——这就是我的权力的大小！我禁止她拥有人形——结果她和她那可恶的儿子反而加入了众星之列。还不如让她恢复原形呢，我不是允许伊娥恢复原形了吗。也许我丈夫想要娶她为妻，把我赶出门！不过，我的养父养母啊，如果你们关心我，看到我身受如此不公平的遭遇也感到不快，那么，我恳求你们，把你们的不快表现出来吧，请禁止这两个罪人进入你们的水域。"海洋中的老权威同意了

她的请求，于是那两个星座在极地附近转啊转，就是不能像其他星星一样，沉到海里去。

59．欧罗巴的故事

欧罗巴（Europa）是腓尼基国王阿吉诺（Agenor）的女儿，而阿吉诺是海王的儿子。古罗马伟大的诗人奥维德（Ovid）是这样叙述天帝跟欧罗巴的爱情故事的：

> 麦鸠利因为这姑娘出言不逊，心里又不敬神，给了她这样的惩罚以后，便离开了维纳斯的疆土，伸开翅翼，飞上天去。到了天上，他的父亲把他叫到一边，且不提自己又陷入爱网的事，只对他说："儿啊，你一向是忠实地执行我的命令的，你现在立刻给我飞去，像往常一样，不要耽延，飞到地上，在你母亲的星宿的左下方，去找一找有没有一片土地，这片土地本地人叫做西顿。到了那儿，你就会看见在远处山边上有一群国王的牛在吃草，你把这群牛给我赶到海边去。"他说完之后，不久这群牛就从山边被赶到海边去了，就像朱庇特所吩咐的那样。海边这个地方是堤洛斯大王的女儿和堤洛斯的姑娘们常常喜欢在一起游玩的地方。天神的庄严和爱情本是互为水火的，不能在一个屋子里长久共处。因此，众神之父、众神之主，本来他右手拿着三叉雷火，点一点头就会引起地震的，这时就把天神的尊严和表示权威的手杖放在一边，变成了一条公牛，混在牛群里，像别的牛一样哞哞地叫着，在嫩草上走来走去，煞是好看。他的颜色就像没有践踏过的白雪一样。带雨的南风还没有把它吹化。脖子上的肌肉凸起，脖子下面



公牛背上的少女欧罗巴

的垂肉挂在当胸，犄角短小，但是形状完美，就像巧匠雕琢过的一样，比珍珠还要晶莹洁净。他的前额和眼睛，看了也不使人生畏，全部表情是安详的。阿吉诺的女儿看着他又是惊奇又是赞叹，因为他实在太美了，太和善了。但是尽管他好像很温顺，在开头的时候她还不敢去碰他。不一会儿，她敢向他身边挪近，把野花儿送到他雪白的唇边。这位情种心里高兴，吻了吻她的手；预先尝尝未来的快乐。他真想一下子把好福享尽。他时而和她戏耍；在青草地上跳跳蹦蹦；时而又把雪白的身体躺倒在黄金色沙地上。她的胆怯的心情逐渐消失，他就凸出自己的胸膛让姑娘的手拍打，随她把鲜花编的花环套在自己的犄角上。公主这时胆子大了，居然骑到了牛背上，也不知道自己骑的是什么。朱庇特就一点一点地溜开，离开了陆地，把四只假牛蹄只管往浅水里涉，愈走愈远，过不多久就背着这抢到的宝物向大海里飞奔而去。她这时十分害怕，向后一看，陆地愈来愈远，她一手握紧住一只角，一手扶着牛背。她的衣裾在风中飘舞着。[1]



骑着野兽的涅瑞伊德丝姐妹

根据传统说法，欧洲的名称就是来自这位公主的名字。她的三个儿子也是希腊神话中的名人：米诺斯成了克里特的国王，死后成了冥界里的判官；拉达曼提斯也成了国王，而且死后也当了鬼魂世界里的判官；萨耳皮

[1] 杨周翰译《变形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

登（Sarpedon）则成了利西亚人（Lycians）的祖先。

60．塞墨勒的故事

塞墨勒（Semele）是底比斯创建者卡德墨斯的女儿。她父母亲双方的家系都出自神灵，因为她母亲哈耳摩尼亚（Harmonia）是战神和那爱笑的女神维纳斯的女儿。天帝曾出现在塞墨勒的面前，以朴素的面貌和简朴的装束向她献殷勤。可是天后因为痛恨这个跟她自己争夺她夫君的感情的新情人，想出了一个足以毁掉塞墨勒的计划。于是天后假扮成贝罗艾（Beroe）的样子，后者是塞墨勒的老保姆。她怀疑塞墨勒的情人是否真的是天帝，一边叹息一边对塞墨勒说："我倒希望那真是他，可我禁不住感到害怕。人们有时会假扮成某种样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他真是天帝，就让他拿出一些证据来。你让他来时穿戴上他最华丽的衣饰，就像他在天国里所穿的那样。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弄清事实，消除怀疑。"塞墨勒被她说服了，同意作这个实验。于是塞墨勒向天帝提出了一个要求，但没有说明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天帝满口答应，为了表示他不会说话不算数，他还以冥河为证，发下了不能取消的誓言；要知道，即使神灵也害怕那冥河。随后，她把自己的要求告诉了天帝。在塞墨勒说出要求的当口，天帝本想阻止她；但她说得飞快，天帝根本来不及加以阻止，她的话就溜出来了。天帝既不能撤回自己的承诺，也不能取消她的要求。怀着深深的沮丧情绪，他离开了她，回到上界。他自己穿戴上了华丽的衣饰——那些吓人的一件都没穿戴，那是他在推翻巨人族时穿戴的——他穿戴的是那些众神都熟悉的衣饰，比如他的那件小一号的斗篷。而后，带着雷鸣和闪电，天帝进入了塞墨勒的闺房，但他那些华丽衣饰所闪耀出的天国光辉却让塞墨勒的凡人躯体无法承受。所以她被烧成了灰烬，只留下了一个儿子，那就是酒神。悲伤不已的天帝把她接到了天上，让她在那儿享福。西尔（E.R.Sill）曾这样叙述塞墨勒的悲惨命运：

What were the garden-bowers of Thebes to me?
What cared I for their dances and their feasts,

Whose heart awaited an immortal doom?
The Greek youths mocked me, since I shunned in scorn
Them and their praises of my brows and hair
The light girls pointed after me, who turned
Soul-sick from their unending fooleries. . . .
There came a change: a glory fell to me.
No more't was Semele, the lonely girl,
But Jupiter's Beloved, Semele.
With human arms the god came clasping me:
New life streamed from his presence;and a voice,
That scarce could curb itself to the smooth greek,
Now and anon swept forth in those deep nights,
Thrilling my flesh with awe; mysterious words—
I knew not what; hinst of unearthly things
That I had felt on solemn summer noons,
When sleeping Earth dreamed music,and the heart
Went crooning a low song it could not learn,
But wandered over it, as one who gropes
For a forgotten chord upon a lyre.

Yea, Jupiter! But why this mortal guise,
Wooing as if he were a milk-faced boy?
Did I lack lovers? Was my beauty dulled,
The golden hair turned dross, the lithe limbs shrunk?
The deathless longings tamed, that I should seethe
My soul in love like any shepherd girl?

One night he sware to grant whate'er I asked:
And straight I cried, To know thee as thou art!
To hold thee on my heart as Juno does!

Come in thy thunder—kill me with one fierce
Divine embrace!—Thine oath!—Now, Earth, at last!"

The Heavens shot one swift sheet of lurid flame;
The world crashed: from a body scathed and torn
The soul leapt through, and found his breast, and died.
Died?—So the Theban maidens think, and laugh,
Saying, "She had her wish, that Semele!"
But sitting here upon Olympus' height,
I look down, through that oval ring of stars,
And see the far-off Earth, a twinkling speck—
Dust-mote whirled up from the Sun's chariot wheel—
And pity their small hearts that hold a man
As if he were a god; or know the god—
Or dare to know him—only as a man!
O human love! art thou forever blind?

61. 爱琴娜的故事

有些人只是间接地跟天帝发生风流关系，其结果如何呢？我们可以举爱琴娜（Aegina）的故事加以说明。这位少女是河神阿索波斯（Asopus）的女儿。她引起天帝的注意后，天帝就直截了当地跑出来跟她私奔了。西西弗斯（Sisyphus）是科林斯（Corinth）的国王，亲眼见到了这桩私通丑事。他轻率地把它泄露了出来，结果被天帝罚入冥界。他想逃出来，设计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但这些计谋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导致了他永久性的受罚。另一方面，爱琴岛由于与爱琴娜名字相仿，所以也遭受了不幸：天后无缘无故对岛民们表示不悦，用一场瘟疫毁掉了他们的家园。诗人奥维德曾经通过岛国国王艾阿库斯的口，叙述了这场灾难：

最初，天空忽然昏黑，紧紧笼罩着大地，乌云里蕴藏着一股抑郁不伸的热气。如此者经过月亮四次圆缺，忽然吹来了南风，带来疫疠

之气。随后，我们的井泉池塘也都感染上瘟气，千万条毒蛇在荒芜的田野间蜿蜒而行，河水也染上了毒。一触就能引起死亡的瘟疫，起初还只在犬、鸟、羊、牛和野兽之间散播。不幸的农夫眼睁睁看着自己健壮的耕牛在耕地的时候就倒在田垅间了。羊身上的毛自己就脱落下来，身体消瘦了，发出悲鸣之声。气概轩昂、在比赛场上赫赫有名的骏马，也失去了当日不可一世的雄心，把当日的光荣全丢在脑后，却在马厩里呻吟，注定要不光荣地死去。野猪忘记了野性，麋鹿忘记了怎样飞跑，野熊也忘记了怎样去袭击强大的羊群了。所有的禽兽都好像瘫痪了似的。在树林里、田野里、大路上，到处都是腐臭的尸体，气味熏天。说也奇怪，狗也好，鹰隼也好，灰狼也好，都不去碰它。这些尸体就在地上腐烂，发出臭气，把瘟疫散布到远近各方。

最后，瘟疫蔓延了，可怜的乡民也传染上了，并且开始在大城市的城郭以内猖獗起来，最初的征候是患者感觉五脏如焚，体内的火把脸部烧得通红，人就喘不过气来了。舌头发粗，并且肿胀；口吐热气，嘴唇干燥，不能闭口，吸着污浊的空气。患者在床上睡不住，也不肯盖被，只面朝下趴在地上，但是他们的身体并不能得到地上的凉气，相反，地面反而被他们的身体烤热了。谁也制止不住瘟疫，甚至连医生也都染上了病，他们的医道反害了他们自己。任何人愈和病人亲近，侍候他愈周到，那么他本人也就死得愈快。人人感觉求生无望，得了病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他们就纵情放肆起来，不管所做的事对他们有无用处，因为一切都是没有用处的了。他们到处不顾羞耻地乱睡，他们睡在井泉边、溪流边、池塘边。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就拼命饮水，但是随便饮多少也不解渴。许多人连爬起来的气力都没有了，就只好死在水里，别人就喝这水。许多可怜的人在床上实在感觉烦躁，就从床上跳起来；没有气力站不起来的人，就翻身滚到地上。人人从自己的家里逃出来，因为每个人的家在他眼中都是一片死地。由于大家不晓得瘟疫的原因何在，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家看作是祸源。你没有看见他们只要两脚还站得住，就还在街头半死不活地踯躅着，有的人则睡在地上，流泪哀哭，还在最后挣扎着想睁开眼睛，把双手伸向苍天，但是苍天这时却像一块盖死人的黑布。那些被死神赶上的

人，都在呼出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

我当时怎样感觉呢？我厌恶生活，我想和我的人民共患难，这不是很自然么？我举目四望，到处乱堆着死尸，就像摇撼苹果树，烂熟的苹果落满一地；又像风吹橡树，橡子落满一地一样。你看那边高岗上那座庙宇，庙前有一条长长的石阶。那是朱庇特庙。哪一个没有到那里去祭献过呢？但是徒然。时常丈夫去为妻子祈祷，父亲去给儿子祈祷，但是祷告辞还没有说完，就死在无情的祭坛之前了，手里拿着的香还有一部分没有烧完。时常人们把祭神的牛牵到庙里，祭司还在祷告，把醇酒浇在两角之间的时候，那牛不等刀落就倒地而死。我也曾为我自己，为我的国家，为我的三个儿子，祭过朱庇特，正在这时，祭献的牺牲发出了悲鸣，也不等我刀落，便突然倒在地上，待我用刀砍它，刀上也没有沾上多少血迹，它的腑脏已经染了疾病，已经不灵验了。我见到有许多尸体抛掷在庙门前，不仅如此，就连神坛面前也抛掷着许多尸体，真是罪过，真是亵渎了神明！有的人自缢而死，因为他们怕死，所以就以死攻死，否则就故意出门去染上病，以求速死。尸首也没有人按照习惯抬去掩埋，因为城门被送葬人拥塞，一时抬不出这许多尸首。尸首就只好任其弃置地上，无人埋葬，或则高高地堆在火葬柴堆之上，更谈不到举行仪式。事到如今，大家也顾不得什么对死者要恭敬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抢柴堆，去偷别人的火把来点自己的柴堆。也没有人在死者面前哭丧了。老主妇、新媳妇、老少男子的魂灵，没有亲人哭送，就这样悠悠荡荡地离开了人世。最后连落葬的坟地，焚尸的柴火也都一点没有了。

这种悲惨的景况使我手足无措，我就向朱庇特呼吁道："朱庇特啊，如果你真像大家所说确是爱过阿索波斯的女儿埃癸娜[1]的，如果你，我们伟大的天父，不齿于做我们的父亲，那么请你把我的人民还给我，否则就请你也把我送进坟墓吧。"他发出一阵闪电和雷鸣表示同意。我说："你给我的征兆，我接受了。我希望你所昭示的天意是个吉兆。我相信这就是你给我的信物。"恰巧旁边有棵橡树，枝叶

---

[1] 即爱琴娜。

异常繁茂，橡树是朱庇特的树，这一株又是多多那[1]城的种。在树上我们看见有一大队采集食粮的蚂蚁，用小嘴衔着很重的谷子，沿着褶皱的树干在爬。它们数目的众多使我惊奇，我说道："至善无上的天父，请你赐给我像这些蚂蚁这样多的臣民吧，把我的空城充实起来吧。"高大的橡树开始摇撼，树枝摆动，天上也没有风却发出啸啸的声响。我吓得四肢战栗，头发倒竖。但是我仍旧吻了土地，吻了橡树。虽然我自己对自己说，这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还是抱着希望，在心里暗暗祈求。到了夜晚，身体疲倦，睡眠催我入了梦乡。我恍惚看见那棵橡树仍然屹立在我面前，还是那么多的树枝，树枝上还是那么多的蚂蚁，橡树似乎还像方才那样摇撼，把一队采粮的蚂蚁都摇落在地上。这群蚂蚁忽然之间好像愈变愈大，从地上人立而起，瘦小的身体也变没有了，许多脚和漆黑的皮包也变没有了，长出人的肢体和形象。一觉醒来，梦中所见，我也未曾介意，心中依然伤感，认为天神也无能为力。但是忽然宫中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声音，我好像听到久未听到的人声。我还以为这是梦神的把戏，正在这时我的儿子忒拉蒙跑了进来，推开了门，喊道："父亲，快去看，你做梦都不会梦到，这是超乎你的希望的事！快出来。"我走了出来，我看见许多人，正是我在梦中所见的，我当时眼睛是清醒的，我认得出就是那些梦中人。他们走来，对我三呼万岁。我向朱庇特道了谢，我把我的无主的城市和田地，分给了我的新臣民，我把他们叫做密耳弥多涅斯[2]以表示这一族人的渊源。你已经看见了他们的外表，他们以前的习惯至今他们还保存着，他们非常勤奋，不怕劳动，轻易不把已经获得的东西放手，而是把它保存起来。这些人年岁都相当，勇敢也不相上下，只待把你吹来的东风变成南风，他们就会随你去作战。[3]"

---

[1] 即多多娜。
[2] 意思是"蚁人"。
[3] 杨周翰译《变形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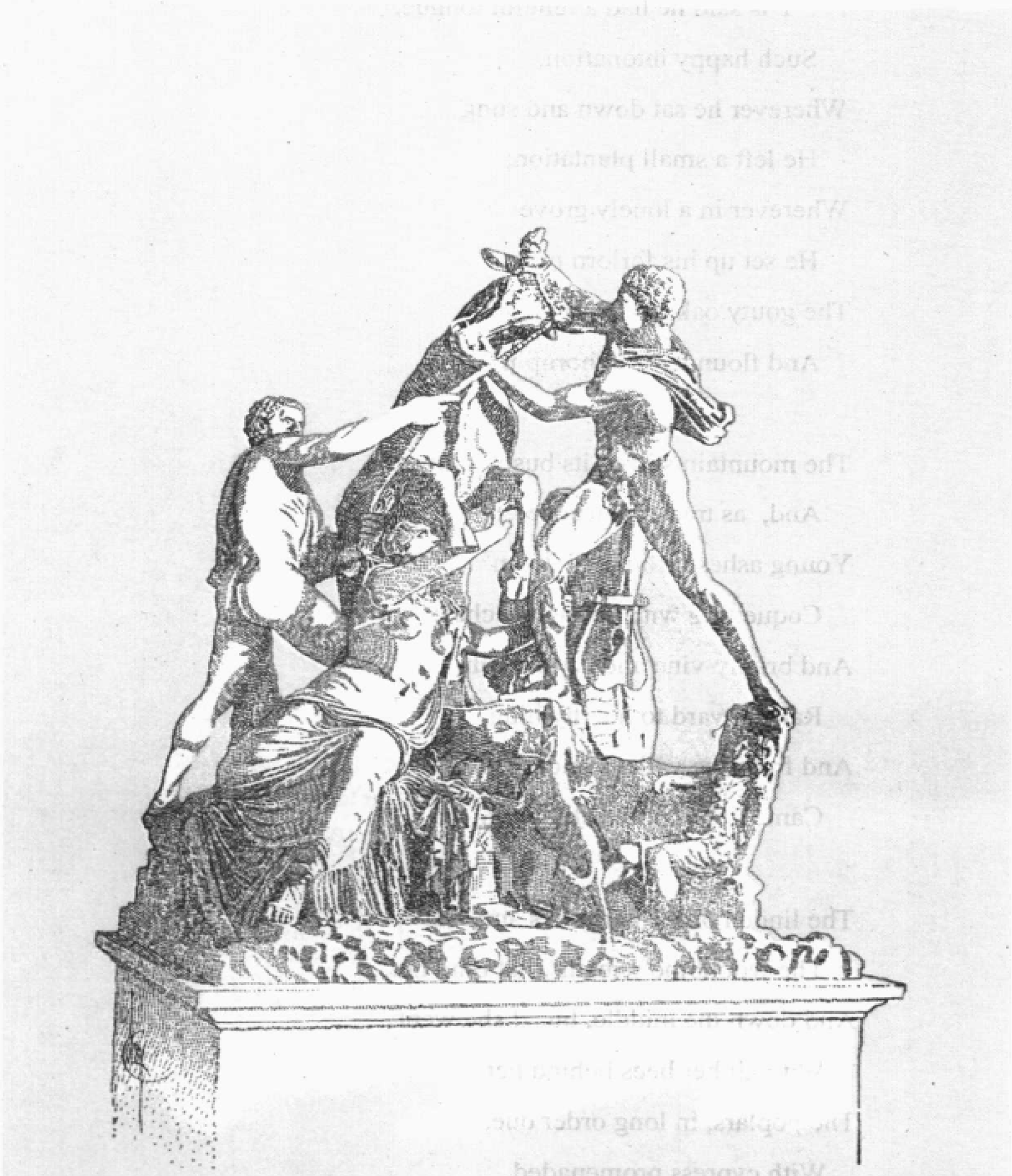
62. 安提奥普的故事

根据荷马史诗《奥德赛》，安提奥普（Antiope）是河神阿索波斯的另一个女儿，因而是爱琴娜的妹妹。可是，后世诗人把这位天帝的情人写成了底比斯国王尼克透斯（Nycteus）的女儿。在她参加跳舞时，天帝假扮成小林神，向她求爱并得到了她。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安菲翁（Amphion）和泽图斯（Zethus）。由于这两人生于西塞隆山峰，又在羊倌中间成长，所以根本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经过各种各样的历险，安提奥普落到了自己的叔叔莱克斯（Lycus）的手中。此前莱克斯篡夺了哥哥的王位，当上了底比斯的国王。在其妻子狄尔丝（Dirce）的怂恿下，莱克斯对安提奥普残酷之极。最后，当狄尔丝下令让安提奥普被一条公牛拖死时，安提奥普想方设法告诉了安菲翁和泽图斯自己与他们的母子关系。就在这之前，他们已接到了命令，要对自己的母亲施以残酷的刑罚。他们联合一帮放羊的伙伴，转而去攻打并杀了莱克斯，还用狄尔丝自己的头发把狄尔丝系在一头公牛身上，让她死于她自己发明的死法。



安菲翁与泽图斯兄弟

还在混迹于羊倌之中时，安菲翁就受到了信使神的特别眷顾。那天神给了他一把竖琴，还亲手教他弹奏。他的弟弟泽图斯则从事狩猎和畜牧。安菲翁本人是当时最有名的神秘主义音乐家之一。据说，在他成为底比斯国王后，有一回演奏竖琴，当时他正在用石头修建城市，石头们因为被他的琴声所打动，而自己移动起来，砌成了城墙。



法尔内斯的公牛

. . . 'T is said he had a tuneful tongue,
Such happy intonation,
Wherever he sat down and sung
He left a small plantation;
Wherever in a lonely grove
He set up his forlorn pipes,
The gouty oak began to move,
And flounder into hornpipes.

The mountain stirred its bushy crown,
And, as tradition teaches,
Young ashes pirouetted down
Coquetting with young beeches;
And briony-vine and ivy-wreath
Ran forward to his rhyming,
And from the valleys underneath
Came little copses climbing.

The linden broke her ranks and rent
The woodbine wreaths that bind her,
And down the middle, buzz! she went
With all her bees behind her:
The poplars, in long order due,
With cypress promenaded,
The shock-head willows, two and two,
By rivers gallopaded.

Came wet-shot alder from the wave,
Came yews, a dismal coterie;

Each plucked his one foot from the grave,
　Poussetting with a sloe-tree:
Old elms came breaking from the vine,
　The vine streamed out to follow,
And, sweating rosin, plumped the pine
　From many a cloudy hollow.

And wasn't it a sight to see,
　When, ere his song was ended,
Like some great landslip, tree by tree,
　The country-side descended;
And shepherds from the mountain-eaves
　Looked down, half-pleased, half-frightened,
As dashed about the drunken leaves
　The random sunshine lightened.[1]

然而，这位音乐大师的生活并不一直是和谐、幸福的。他妻子是坦塔路斯（Tantalus）国王的女儿尼俄伯。由于尼俄伯的傲慢，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降临到他和他的家庭身上，我们在叙述太阳神和月亮女神的故事时会讲到的。

63．与人为善的天帝

那雷霆之主有时也对人类表现出友善。这一点显现在葆西丝（Baucis）和菲勒蒙（Philemon）的故事之中。有一回，天帝假扮成一个凡人，前去访问弗里吉亚王国。陪同他的信使神连翅膀都没带。他们把自己装扮成困乏的旅人，到许多家门口去寻求休息之地、庇护之所；但他们看到所有门都关闭着。时间已晚，而且那些没有善心的居民不愿意起床开门招待旅人。最后，一间狭小的茅草屋接纳了他们。房子女主人叫葆西丝，

---

[1] 丁尼孙：《安菲翁》。

是个虔诚的老妪；她的丈夫菲勒蒙也已老了。他们并没有因为贫穷而羞怯。他们清心寡欲、性格和善，这使清贫的生活显得好过了些。当这两位宾客走过低矮的门槛时，不得不低头，因为门框太低了。老翁搬过来一个凳子，老妪忙乱而又专心地在上面铺了一块布，然后请客人们坐下。那老妪又用耙子从火灰里耙出一些煤块，点着了火，架上了锅，准备给客人煮一些蔬菜和熏肉。她还用一只木碗盛满了温水，供他们洗手。在此同时，他们以聊天打发时光。

那老妪用颤巍巍的手摆好了桌子。一条桌腿比其他的要短些，不过，她在下面垫了一块石头，使它跟其他腿一样高了。等桌子平稳后，她把它刷干净，然后放上了喷香的菜肴，有蔬菜、贞洁的维纳斯的橄榄、泡在醋里的山茱萸的果实，还有萝卜、奶酪以及在煤灰里烤熟的几枚鸡蛋。所有菜肴都是装在陶碟里端上来的。主人又拿出了一个陶制大水罐，旁边放着几个木头杯子。当这一切摆放停当后，那锅熏肉也热气腾腾地上了桌。主人还上了酒（虽然不是陈酿）以及苹果、蜂蜜等甜点。

在就餐过程中，那对老夫妇惊讶地发现，那酒刚从罐子里倒出来，罐子里就又自动注满了。老两口惊恐万分地认出了眼前这两个来自天国的客人，于是他们跪下，紧握着手，哀求天神原谅他们的招待不周。他们养有一只老鹅，是用来看护小茅屋的。于是他们就想把那鹅作为供品献给这两位客人。对于年迈的老人来说，那鹅的动作实在太敏捷了，它双脚与翅膀并用，逃脱了老两口的追捕，最后竟然在两位天神之间躲起来了。天神们不让杀它，说："我们是天神。这村子里的村民因为既不善良也不虔诚，将受到致命的惩罚，只有你俩将逃过这一劫难。抛开你们的家，跟我们一起到那边的山顶上去吧。"老两口立即服从。整个村子在他们背后很快就沉入了湖中，只有他们自己的屋子还留着。正当他们好奇地看着这一切时，他们的老屋也发生了变化。角落里的木头柱子换成了汉白玉圆柱，屋顶上的茅草也变成了金黄色，仿佛是镀了金似的；地面铺上了大理石，而门上装饰着丰富的雕刻和其他饰品，都是真金打造的。那时，天帝以和蔼的声音说："你，极好的老头，还有你，值得拥有这样一位好丈夫的老婆婆；说，把你们的愿望告诉我们。你们有什么忙需要我们帮的？"老头和老太太商量了一会儿，便向天神说出了他俩的一个共同愿望："请让我们

做您的神庙的祭司和守门人。天神同意了他们的祈求。当他们年事很高时，有一天，他们站在神庙的台阶前，讲述着与神相遇的故事。老妪看见老头身上开始长出树叶，老头发现老妪身上也有这样的变化。正当他们还在忙着相互告别时，一个叶子做的冠冕长在了他们的头上。“再见了，亲爱的老伴，”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就在这一刻，树皮关闭了他们的嘴巴。泰安尼（Tyanean）地方的牧童今天依然能把那两棵树指给你看——一棵是橡树，另一棵是菩提树，两棵树肩并肩站着。

斯威夫特（Swift）曾把这老两口的故事改编成了一部滑稽戏。在这部戏里，老两口本是两个游方圣人；他们的屋子被变成了一座教堂，老头则变成了牧师：

. . . They scarce had spoke, when, fair and soft,
The roof began to mount aloft;
Aloft rose every bearm and rafter;
The heavy wall climbed slowly after.
The chimney widened and grew higher
Became a steeple with a spire.
The kettle to the top was hoist,
And there stood fastened to a joist,
But with the upside down, to show
Its inclination for below;
In vain, for a superior force,
Applied at bottom, stops its course;
Doomed ever in suspense to dwell,
' T is now no kettle, but a bell.
A wooden jack, which had almost
Lost by disuse the art to roast,
A sudden alteration feels,
Increased by new intestine wheels;
And , what exalts the wonder more,

The number made the motion slower;
The flier, though't had leaden feet,
Turned round so quick you scarce could see't;
But slackened by some secret power,
Now hardly moves an inch an hour.
The jack and chimney, near allied,
Had never left each other's side.
The chimney to a steeple grown,
The jack would not be left alone;
But up against the steeple reared,
Became a clock, and still adhered;
And still its love to household cares
By a shrill voice at noon declares,
Warning the cook-maid not to burn
That roast meat which it cannot turn.
The groaning chair began to crawl,
Like a huge snail, along the wall;
There stuck aloft in public view,
And with small change, a pulpit grew.
A bedstead of the antique mode,
Compact of timber many a load,
Such as our ancestors did use,
Was metamorphosed into pews,
Which still their ancient nature keep
By lodging folks disposed to sleep.

64. 天后最好的礼物

天后自己认为的她留给人类的最大祝福是什么呢？这一点在关于百通（Biton）和克里奥比斯（Cleobis）的美丽故事中讲到了。远古时代，有一个天后的女祭司叫赛狄蒲（Cydippe），曾想看看坐落在阿耳戈斯的天后雕

像，那是一座新的著名雕像。由于身边没有牛，赛狄蒲的儿子们为了证明他们对母亲的爱意，让她坐在车上，由自己拖着穿过炎热的沙漠和滚滚的尘土；走了千万里，两人最后才到达神庙所在地。那儿矗立着那座黄金和象牙打造的雕像，是雕刻家波利克里托斯（Polyclitus）的杰作。雕像四周挤满了人，人们敬慕并欢迎那位女祭司和她的儿子们——因为他们既虔诚又有奉献精神。那座神庙的祭司正在主持庄严的仪式，他想，如此可敬的一位崇拜者理应靠近女神的雕像——请求天后祝福她那几个忠诚的儿子：

. . . Slowly old Cydippe rose and cried:
"Hera, whose priestess I have been and am,
Virgin and matron, at whose angry eyes
Zeus trembles, and the windless plain of heaven
With hyperborean echoes rings and roars,
Remembering thy dread nuptials, a wise god,
Golden and white in thy new-carven shape,
Hear me! and grant for these my pious sons,
Who saw my tears, and wound their tender arms
Around me, and kissed me calm, and since no steer
Stayed in the byre, dragged out the chariot old,
And wore themselves the galling yoke, and brought
Their mother to the feast of her desire,
Grant them, O Hera, thy best gift of gifts!"

Whereat the statue from its jeweled eyes
Lightened,and thunder ran from cloud to cloud
In heaven, and the vast company was hushed.
But when they sought for Cleobis, behold,
He lay there still, and by his brother's side
Lay Biton, smiling through ambrosial curls,

And when the people touched them they wery dead.[1]

65. 关于密涅瓦的神话

我们前面讲过，密涅瓦掌管的是那些有用的和装饰性的技艺，既包括男人的职业——诸如农耕和航海——也包括女人们的行当——诸如纺织和缝纫。她也是好战的天神，不过只喜好防御性的战争。和战神酷爱暴力和流血一样，她也没有任何同情心。雅典是她自己选定的城市。海王也曾想得到它，于是两人进行了一场和平竞赛，结果密涅瓦赢了，雅典便是她得到的比赛奖品。那是在雅典第一任国王刻克洛普斯 (Cecrops) 统治时期，那两位天神为了争得这座城市，曾斗得不可开交。众神决定，谁能拿出对人类最有用的礼物，雅典就奖给谁。海王给出的是马，密涅瓦给出的是橄榄树，于是众神把雅典奖给了她，这座城市就是以她的希腊语名字来命名的。

66. 蜘蛛神阿拉克妮

在另一场比赛中，一个凡人胆敢跟天后的女儿挑战。这个人叫阿拉克妮 (Arachne)，她在梳理、纺织和刺绣方面，学得了高超的技艺，连仙女们都会离开树林和泉水来观赏她的工作。不仅作品漂亮，她工作时的样子也很迷人。有一个仙女在观赏时，说密涅瓦亲自教过阿拉克妮，但她否认了这一点。每当有人认为她是个学徒，哪怕是某位女神的学徒，她都会觉得无法容忍。“让密涅瓦来跟我比试比试，”她说，“如果我输掉，我愿意受罚。”这话传到了密涅瓦的耳朵里，她颇为不悦。于是，那女神假扮成一个老妪，来到阿拉克妮面前，好心劝她立即请求女神的原谅，如果她想挑战，也应该转而去向人类同胞挑战。阿拉克妮让那老妪留着这个提议给别人：“我才不怕女神呢，要是她胆敢来，就让她跟我比试比试。”“她已经来了，” 密涅瓦说着，脱下了伪装，真的是她。仙女们全都谦卑地弯下了腰，所有的旁观者都显露出了对女神的尊敬。只有阿拉克妮一个人没有被

---

[1] 爱行蒙·高斯：《赛狄蒲的儿子们》。

吓住。一阵红晕突然染上她的脸颊，随后变得脸色苍白。不过，她主意已定，不顾一切要冲向命运的安排。她俩开始比赛，各自选定位置，然后把网织到梁上。于是，那细小的梭子便在丝线间穿梭，筘子用细密的牙齿把丝线衔起来、织进去，使整张网变得更加紧密。紫红色和其他颜色形成对照，不同颜色的丝线交织在一起，交相辉映，眼花缭乱。最后那网就如同一道彩虹，长长的弓弧染透了天空，那是太阳的光柱射到阵雨上反射形成的；各种颜色似乎交融成了一体，但在相互交接处又有所差异，于是整个效果焕然一新。

密涅瓦织的是她自己跟海王比赛的情景。十二位主要天神都出场了，天帝威风八面，坐在中间。那海王是大海的统治者，但他高举三叉戟，好



女战神密涅瓦与海王竞赛

像他刚刚把地球重创了似的，一匹马正跃出大地的伤口。那明眼女神是这样描绘她自己的：头上戴盔，胸前挂甲，她在创造橄榄树及其果实和深绿色的叶子时，就是这副模样。

Amongst these leaves she made a Butterfly,

With excellent device and wondrous slight,

Fluttering among the olives wantonly,

That seemed to live, so like it was in sight;

The velvet nap which on his wings doth lie,

The silken down with which his back is dight,

His broad outstretchèd horns, his hairy thighs,

His glorious colors,and his glistering eyes.

Which when Arachme saw, as overlaid

And masterèd with workmanship so rare,

She stood astonished long,ne aught gainsaid;

And with fast-fixed eyes on her did stare.[1]

密涅瓦所织的网的中央是一个美妙无比的圆，四周则表现了天神们对胆大妄为的人类的不满，因为这些人胆敢向他们挑战。密涅瓦在向对手提出警告，让她趁一切都还没有太晚，放弃比赛。

可是，阿拉克妮没有屈服，她在网上织满了各种各样表现天神失败或错误的情景。如有一个情景表现的是丽达在照顾天鹅，还有一个表现的是达娜厄与金雨的故事；另有一个描绘的是天帝伪装成一头牛在诱骗欧罗巴，那牛看起来似乎是真的，因为它的动作极为自然，而且它在其中游泳的水也极为逼真。

阿拉克妮在她的画布上“画”满的就是这样一些情景，“画”得精彩极了，同时又强烈地表明了她对天神的傲慢与不敬。密涅瓦怎么可能欣赏阿拉克妮的才能呢？她觉得自己受到了凌辱而恼羞成怒。她用梭子刺破了阿拉克妮的网，并把它撕成了碎片。然后，用手指点着阿拉克妮的额头，让她明白自己的罪过。作为凡人，阿拉克妮哪里能承受得住这一点？她立刻就被自己的丝线悬吊了起来。“我会让你活下去的，罪恶的女人，” 密涅瓦说，“不过，为了能使你记住这次的教训，你和你的子孙后代将一直这么悬吊着，直到永远。”说罢，女神朝阿拉克妮喷洒了一些乌头汁，把她变成了一只蜘蛛，让她永远悬吊在半空中织网。

---

[1] 斯宾塞：《穆伊奥波特莫斯》。

67. 战神马尔斯

关于战神马尔斯与其他天神的关系，说得最好的可能是史诗《伊里亚特》中的某些段落。一般而言，他的形象并没有多少光彩可言。

68. 马尔斯与狄奥墨得斯

在希腊人和特洛伊人的战争中，密涅瓦支持希腊人，而战神马尔斯支持特洛伊人。在一次战役中，塔丢斯 (Tydeus) 的儿子狄奥墨得斯 (Diomede) 在希腊联军诸位将领中脱颖而出。马尔斯作为人类的祸根，一见高贵的狄奥墨得斯，就直直地向他冲去。

人类的祸害阿瑞斯看见狄奥墨得斯，
他让魁梧的佩里法斯躺在那里，
正是他杀死他夺去他的性命的地方，
自己冲向驯马的战士狄奥墨得斯。
他们相对行进，在彼此接近的时候，
阿瑞斯用铜枪投向轭和马的缰绳上方，
急于要夺去狄奥墨得斯的宝贵性命。
但是目光炯炯的雅典娜抓住铜枪，
把它推向上空，使它白白地飞过，
擅长呐喊的狄奥墨得斯向阿瑞斯
投掷铜枪，帕拉斯·雅典娜使它飞向
他的下腹部，正是他捆着布带的地方，
他击中他，刺伤他，刺破白皙的皮肉，
再把铜枪拔出。身披铜甲的阿瑞斯
大声叫唤，有如九千或一万战士
在激烈的战斗中大声齐吼，阿开奥斯人
和特洛亚[1]人听了，一个个吓得发抖，



女战神雅典娜

[1] 即特洛伊。

好战无厌的阿瑞斯是这样大声叫唤。

有如一片阴暗的雾气在炎热之后
暴风吹起时自云中出现，披铜甲的阿瑞斯
带着浓云升入辽阔的天空时也这样
出现在提丢斯[1]的闻名的儿子狄奥墨得斯眼前。
战神很快升达神界，奥林波斯山峰，
坐在克罗诺斯之子宙斯旁边伤心，
把伤口流出的神圣的灵液指给他看，
痛哭流涕，说出有翼飞翔的话语：
“父亲宙斯，你看见这些粗暴的行为，
不感到气愤？我们这些神对凡人施恩，
各有打算，因此互相呆怕地伤害。
我们所有的神对你都心怀怨愤，
因为你生了那个疯狂、好捣乱的女儿，
总是想干坏事。居住在奥林波斯[2]的
其他的天神都听命于你，每一位都服从。
你对她的言行不加任何约束，
反而放纵，只因为她是你的女儿。
她现在甚至怂恿提丢斯的儿子，
傲慢的狄奥墨得斯对永生的天神发狂，
他先在近战中刺伤了库普里斯的手腕，
然后又像一位天神向我猛冲。
好在我腿快逃脱，否则我会在可怕的
死尸中遭受苦难，或者因铜枪刺伤，
虽然继续活命，也会软弱无力。”

---

[1] 即塔丢斯。
[2] 即奥林匹斯。

集云的宙斯侧目而视，对他这样说：
“两边倒的东西，不要坐在我面前哭泣，
你是所有奥林波斯神中我最恨的小厮，
你心里喜欢的只有吵架、战争和斗殴。
你具有你的母亲赫拉难以控制的
狂暴和执拗，我难以用言语约束她。
我看你也是受她怂恿才这样受苦难。
但是我不忍使你长久感到痛苦，
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你母亲为我生育。
如果你是别的天神所生的儿子，
你这样捣乱，早就比天神的儿子们低一等。”

他这样说，吩咐派埃昂给他治伤；
派埃昂敷上解痛的药膏，把他医好，
因为他不是世上有生有死的凡人。
有如无花果浆使白色的液体牛乳
很快变稠，一经搅动，便凝结成块，
派埃昂也这样很快治愈了阿瑞斯的创伤。
赫柏给他沐浴，穿上漂亮的衣服，
他重又光荣得意地坐在宙斯身边。

阿尔戈斯的赫拉和守护女神雅典娜
在使人类的毁灭者阿瑞斯停止杀戮后，
也回到伟大的宙斯的富丽堂皇的官殿。[1]

69. 马尔斯与密涅瓦

天后的这位欲壑难填的儿子本来似乎应该从这次不幸的经历中吸取教

---

[1] 本书有关《伊利亚特》的汉译都依据罗念生、王焕生译《伊利亚特》罗念生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

训，即避免跟全副武装的密涅瓦较量武艺。可是，不久以后，他又跟密涅瓦挑起了新的争端。

克珊托斯被制服，两位神明停战，
赫拉制止了他们，尽管仍然很气愤。
其他神明这时却爆发起激烈的争斗，
胸中的心灵激荡着倾向敌对的一方。
他们大喊着扑向对手，大地在脚下
沉重地呻吟，辽阔的天空回荡着巨响。
宙斯高踞奥林波斯山顶听见呐喊，
高兴得大笑不已看见神明们争斗。
神明们迅速冲到一起展开激战，
毁盾之神阿瑞斯首先开始，第一个
举枪扑向雅典娜，破口大声责骂：
“你这狗壁虱，为何如此跋扈强横，
如此傲慢骄纵，挑动神明们争斗？
你难道忘了曾经怂恿提丢斯之子
狄奥墨得斯进攻我，公然抓住投枪
帮助瞄准，刺中我的健美的身体？
你欠我的这笔债现在我要你偿付。”

他这样说，一面刺中雅典娜可怕的
带穗子圆盾，宙斯的霹雳对那面圆盾
也无可奈何，凶暴的阿瑞斯刺中盾面。
雅典娜稍许后退，用有力的大手捡起
地头一块黝黑、硕大、尖利的石头，
前辈人把它作为界址立在地头。
女神把石块投中狂暴的阿瑞斯的颈脖，
阿瑞斯瘫倒地上占去七佩勒特隆地面，
全身铠甲震响，头发沾满了泥土。

雅典娜大笑不止，对阿瑞斯这样夸说：
“你这个蠢材，显然你并没有认真思量，
我比你强多少，竟然来和我比试力量。
现在你实现了你的母亲对你的诅咒，
她因你背弃阿开奥斯人去帮助高傲的
特洛亚人对你生气，咒你遭大殃。”

雅典娜这样说把明亮的目光移向别处。
阿佛罗狄忒伸手搀扶阿瑞斯出战场，
阿瑞斯痛苦地呻吟，好容易才恢复了知觉。
白臂女神赫拉一看见阿佛罗狄忒，
便对雅典娜说出有翼飞翔的活动：
“持大盾的宙斯的女儿，看那阿佛罗狄忒，
那个狗壁虱正把杀人魔王阿瑞斯
带出紧张的战场，快去追赶他们。”

赫拉这样说，雅典娜兴冲冲追赶过去，
对准阿佛罗狄忒的胸部狠狠一拳，
阿佛罗狄忒的心和膝盖立即瘫软。
这两位神明双双躺在丰产的大地上，
雅典娜说出有翼飞翔的话语自夸：
“倘若所有站在特洛亚人一边的神明，
他们同穿铜装的阿尔戈斯人作战，
都能像阿佛罗狄忒为了帮助阿瑞斯，
赶来同我对抗时这样坚定和勇敢，
那我们早就结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
摧毁了这座建造坚固的伊利昂都城。”

70. 腓尼基王子卡德墨斯的运道

有时，马尔斯会报复人类。比如他曾报复一个美丽的敌人，那就是天帝的不知疲倦的女儿。卡德墨斯（Cadmus）曾经杀死属于马尔斯的一条神蟒，但马尔斯的报复行为不仅使卡德墨斯，而且使他全家都付出了代价。

当天帝变成一头公牛，把美少女欧罗巴驮走后，她的父亲腓尼基国王阿吉诺命令王子卡德墨斯前去寻觅，如果找不到她，就别想回家。卡德墨斯走得很远，找了很久，但没有找着，所以不敢回家。为了知道该到哪儿去寻觅，他就去求太阳神的神谕。那神谕告诉他，他会在田野里看到一头母牛，不管母牛走到哪儿，他都应该跟着，直到它停下来为止。然后他应该在所停的地方修建一个城市，并把它命名为底比斯。卡德墨斯是在诗泉洞（Castalian Cave）求得这神谕的。一走出洞口，他便发现一头小母牛正慢腾腾地走在前面。他一面紧跟着它，一面向太阳神祈祷。那小母牛走啊走，涉过塞菲索斯（Cephissus）海峡，进入帕诺普（Panope）平原，在那儿站定了。卡德墨斯赶紧致谢，他弯下腰，亲吻那异乡的土壤；随后抬起眼睛，向四周的群山行注目礼。为了向自己的保护神即密涅瓦献祭，他命令仆人去找些纯净水。附近有一片古老的树林，从来没有受过斧子的亵渎；林子中央有一个洞，洞口被密密麻麻的灌木覆盖着，形成了一个匝地的拱顶，由此飘升出一道纯净的泉水。可是，洞中有一条巨蟒，头上长着文饰，鳞片闪着金光，目光如同火炬，身子因为里面有太多的毒液而膨胀着。那巨蟒摇晃着三角形的舌头，露出了一排三角形的牙齿。还没等那些提尔人（Tyrian）把水罐伸进泉水，还没等那喷涌的泉水发出声响，那怪物就把满是鳞片的身子卷成一个巨大的圆圈，然后用毒牙攻击并咬死了几个，又卷住了几个，还用毒气喷倒了几个。

卡德墨斯一直等着仆人们，但到了中午他们都没有回来，于是他去找他们。当他进入林子，他看到了他们的尸体和那条下巴颏血淋淋的巨蟒。他不知道那巨蟒是战神的神物、人类的祸根。他举起一块巨石，使尽全力砸向那怪物，但那怪物毫发未伤。然而，当时密涅瓦就隐身在现场，帮助她的崇拜者。接着卡德墨斯投出了他的标枪，刺穿了巨蟒的鳞片和内脏。

那怪物力图用嘴巴把标枪拔出来，但却把它弄断了，铁打的枪头留在了身体里。巨蟒的脖子因为愤怒而膨胀，血沫盖住了他的下巴，从鼻孔里喷出来的气息毒化了它周围的空气。在巨蟒往前挪动的时候，卡德墨斯在它面前后退了几步，又举起长矛，直直地瞄准巨蟒张开的嘴巴。最后，这位英雄瞅准机会，当那畜生的头颅往后摆，对着一棵树的树干之际，说时迟，那时快，伸出了长矛，成功地把巨蟒钉在了树干的一侧。

正当卡德墨斯用脚踏着这已被他制服的敌人，思忖着它身体的尺寸到底有多大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虽然他不知道那声音来自何方，但听出来那是密涅瓦的嗓音），那声音吩咐他拔下巨蟒的牙齿，然后种植在地里。他刚把那些牙齿种下去，土块就开始移动，一些长矛的矛头冒出了地面。



腓尼基王子卡德墨斯杀死巨蟒

接着冒出来的是头盔，上面还有晃动着的羽毛；再接着出来的是人的肩膀、胸脯和四肢，这些人手里还拿着武器呢。啊，他收获的原来是一批全副武装的武士。卡德墨斯以为他们是一群新的敌人，正准备对付他们时，其中一个跟他说："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战。"说罢，那人就用宝剑狠狠地刺向他的一个同样"土生"的兄弟，他自己则因为被另一个的箭射中而倒下。那射冷箭的又成为第四个偷袭的牺牲品。所有这些人都用类似的方式相互

厮杀，纷纷倒毙，直到最后，只剩下了五个。这五人后来跟随卡德墨斯建立了一个城市，那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底比斯。

卡德墨斯因为杀死了这条战神的神蟒，而受到了战神的惩罚，被迫跟随战神征战了八年。在战神宣布免除他的不敬罪名之后，密涅瓦把他派去掌管底比斯；天后把哈耳摩尼亚许配给了他，哈耳摩尼亚是战神和维纳斯的女儿。众神都离开奥林匹斯神山，亲身前往祝贺这桩婚事。火神还送给了新娘一条项链，那是他亲手打制的，光彩夺目、无与伦比。卡德墨斯和哈耳摩尼亚生有四女一子，即塞墨勒（Semele）、爱娜（Ino）、奥托诺厄（Autonoe）、阿葭莩（Agave）和泼里多勒斯（Polydorus）。尽管卡德墨斯对自己的渎神罪愆做了弥补，但一种致命的危险一直悬挂在他们一家人的头上。那火神打造的项链，似乎染上了厄运的毒汁，一戴上之后毒性就开始发作。塞墨勒、爱娜、奥托诺厄的儿子阿克塔翁（Actaeon）和阿葭莩的儿子彭修斯（Pentheus）全都暴毙。底比斯的气氛越来越不祥，卡德墨斯和哈耳摩尼亚双双离开了底比斯，来到恩齐里安国（Enchelians），当地人欢迎他们并选举卡德墨斯当了他们的国王。不过，孩子们不幸的阴影依然压在他们的心头。一天，卡德墨斯悲叹道："如果一条蟒蛇的生命对于神来说有那么重要，我宁愿自己是一条蟒蛇。"话音未落，他开始变形。哈耳摩尼亚眼睁睁地看着，祈求神灵让她跟丈夫同甘苦共命运，于是两人都变成了蟒蛇。据说，由于他们心里一直想着自己的身世渊源，所以从来不逃避人，也从来不伤害人。可是，那诅咒并没有因此而完全从家里消失：他们的孙子的孙子俄狄浦斯（Oedipus）由于兄弟间的争斗而结果了自己的性命，也毁掉了整个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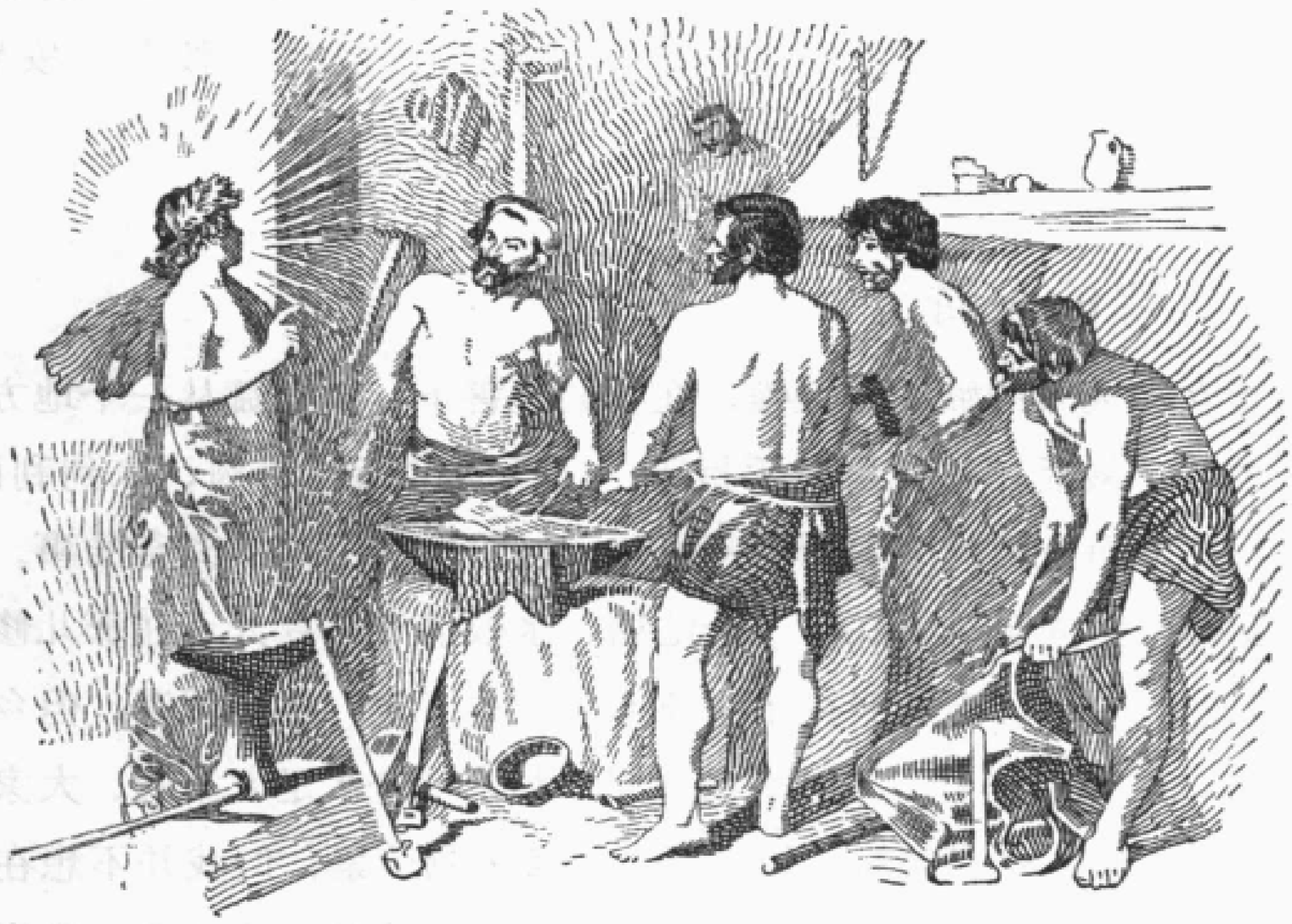


哈耳摩尼亚与众神在一起

71．火神神话

关于火神的故事其实很少，但里面有足够多的事例来展现火神的性格。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由于是瘸子，火神被他的亲生母亲天后从天国扔了出去。海洋女神欧律诺墨和忒提丝出于同情把他收养了。她们养育了他九年，期间火神开始从事锻冶生涯，并非常精于此道。母亲那么狠毒地对待他，使他一直耿耿于怀，为了报复，他修建了一座结构巧妙的神殿，然后送给了母亲。天后很高兴地接受了儿子的这件光荣的礼物。她走到了里面，结果各种各样看不见的锁链和镣铐在她周围瞬间就相互交织、缠绕起来，使她无法再起身。众神赶来解救她，也无济于事。战神用武力把火神押解到了天上，要求他撤销诡计、放走天后。可是，在火神的烈火前，那位火气冲天的武士也只好立即退避。总是欢天喜地的酒神向来与这位铁匠亲善。酒神给火神灌了酒，然后把他弄到奥林匹斯神山，通过劝说，促使他释放了天后。

火神并不总是敌视天后，这一点可以从他在各种场合给天后提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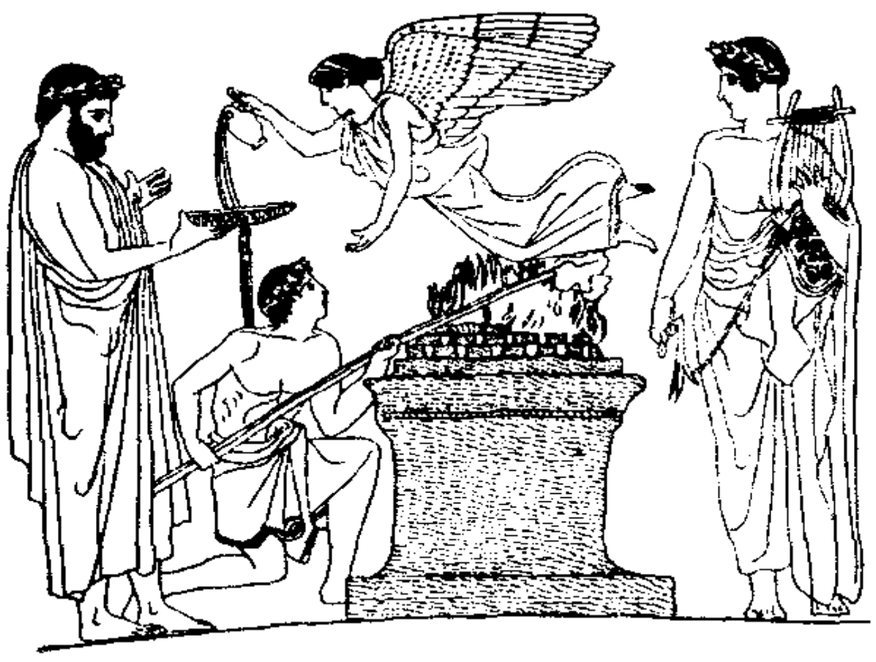


维拉斯盖茨的火神的作坊

服务上得到证明。天后宠幸阿基琉斯，火神给他打造了盾牌；在她的要求下，火神曾与河神克珊托斯（Xanthus）对抗。荷马描写过这场恶斗的征象：榆树、柳树和柽柳都燃烧起来，平原成了一片焦土，江河在沸腾冒泡，鳗鱼和其他鱼类都受到煎熬，直到克珊托斯高声求饶。

72. 太阳神神话

关于太阳神的神话可以由他的名字着手来谈。我们首先谈他的出生和他母亲拉托娜的漫游；其次看他是如何战胜黑暗和寒冬的，再其次他送给人类的礼物——青春、活力、春天的阳光以及初夏的植物；然后谈他的坏影响——中暑、仲夏的干旱以及秋天的毒气；最后谈他在人间的行状——作为人类的朋友和顾问，他是疗救者、安慰者、音乐家、男性美的典范和美丽女人的至爱。



给太阳神献祭

73. 拉托娜的漫游

白臂女神天后的嫉妒心很强，在她的迫害下，拉托娜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最后，拉托娜一手抱着一个天帝的亲生骨肉，来到利西亚。她抱得太累，而且因为干渴而倍感炎热。接着发生了这样离奇的事。那被迫害的女神偶然间窥见谷底有一个池塘，水很清澈，乡人正在那儿修剪柳条。她走近前去，只要她能在冰凉的溪流里跪下来，就能解渴，但乡人不让她那么做。“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喝水?”她说，“这水是大家的，大家都可以免费喝。不过，我请求你们行行好。尽管手脚劳累，但我并不想在里面洗手或洗脚，只想喝点水解渴。一捧水对我来说就是玉液琼浆，我将终生感激你们。但愿这两个孩子能引起你们的怜悯，他们伸出小手臂，就好像

是在为我求情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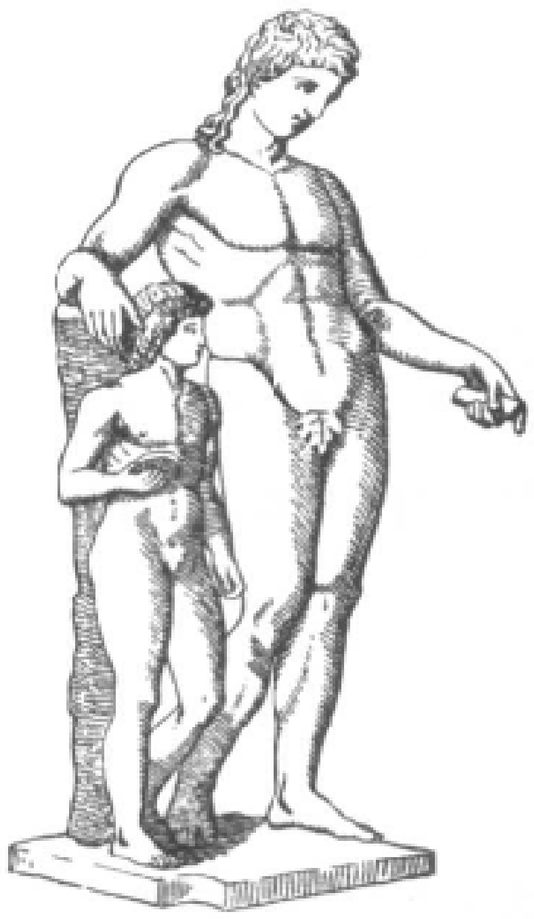
可是，那些人依然表现得非常粗鲁，嘲笑她，并威胁说，如果不立即离开，他们就要对她不客气。后来他们干脆走入池塘，用脚搅起污泥，使池水不能饮用。怒不可遏的女神不再恳求这帮粗人，她把双手举向天空，高声说：“但愿他们永远不再离开那池塘，一辈子都在那里！”她的诅咒一下子就应验了。那些粗人至今还生活在水里，有时整个身子冒出水面，有时只是露出脑袋，或在水面上游泳；有时他们也会游出池塘，爬到岸上，但很快又会跳回到水里去。他们的嗓音嘶哑，喉咙浮肿，由于喋喋不休的抱怨，嘴巴变得奇大，使脑袋和身子都连成了一体。他们的背是青色的，大得与整个身子不成比例的肚子则是白色的。他们就这样变成了青蛙，一直住在泥泞的水塘里。

74. 光明与胜利之神阿波罗

太阳神在出生后不久，就在北方寒带的希佩博雷安人中呆了一年，我们前面已经描写过了那块阳光充足的土地。在回来的路上，太阳神用他的金箭射杀了巨蟒皮同，因为它侵扰德尔菲附近的山坡。太阳神第一次唱起了胜利之歌 。这首歌至今还在各国流传，它的主题相当于庆祝、赞美和感恩。在跟另一个来自黑暗和寒冬之地的怪物的争斗中，这位银弓之神得到了他的妹妹的帮助。他们箭无虚发，制服了巨人泰提乌斯（Tityus）。那巨人不仅阻断了通往德尔菲神庙的和平道路，而且还斗胆冒犯这对双胞胎天神的母亲。两人还除掉了阿罗阿德厄（Aloadae）兄弟——奥图斯（Otus）和艾菲阿尔提斯（Ephialtes），他们是伊菲米狄亚（Iphimedia）和海王的儿子。他们也被认为是阿罗乌斯（Aloeus）的儿子，也许代表了植物尚未得到规范的力量。他们以力量、体魄和勇气著称，每年要长高三尺，长宽一尺。九岁时，他们把奥萨（Ossa）峰摞到奥林匹斯神山上，在奥萨峰上又堆起了佩里翁（Pelion）峰顶，这样他们就可以登上云霄，废黜众神。据说，不仅太阳神和月亮女神，而且天帝本人也用闪电，把他们给杀了。在冥界里，他们为生前的蛮干而付出了代价。他们被蟒蛇缠绕在柱子上，一直尖叫不停的猫头鹰日夜折磨着他们。

75. 风信子花神雅辛托斯

那百发百中的射手具有火一样的威力，这一点，能感受到的不仅是那些怪物。他喜欢跟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交朋友，但他的朋友越是跟他亲热，面临的危险就越大。如，他曾狂热地喜欢过一个叫雅辛托斯（Hyacinthus）的年轻人。那银弓之神陪伴着小伙子做各种各样的事，在他打鱼时帮着拉网，在他打猎时帮着牵狗，还陪着他在山里到处转悠，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竖琴和弓箭。有一天，他俩一起玩铁环。太阳神高高地举起铁环，力量和技巧使他掷得又高又远。雅辛托斯兴高采烈，迫不及待地要自己扔，便跑到前面去捡铁环。可是，那铁环从地上弹跳起来，击中了他的额头，他一下子就昏倒了。太阳神也变得脸色煞白，把他抱起来，使尽浑身解数，试图止住伤口流血，留住那正在飞逝的生命。可是一切都没用，雅辛托斯就好像是花园里的一支百合花的花茎被折断了，枝头垂着，花朵也朝向了地面。那垂死的少年的头颅也低垂着，歪倒在他的肩膀上，似乎因为太重，他的脖子都承受不起了。“你死了，雅辛托斯，”太阳神说，“是我夺走了你这年轻的生命。但愿我能替你去死！可是这不可能，那就让我用琴声来赞美你，用歌声来讲述你。你将变成一朵花，以标记我的悔恨。”他正说着，只见那流淌到地上、沾染到草上的血已经不再是血，一支色彩鲜艳的花朵从血里开了出来。那颜色比紫红还要美，有点像百合，但百合是银白色的，而它是紫色的。太阳神还想赋予雅辛托斯更大的荣耀，来表达自己的悲哀，便在花瓣上写下了“哎！哎！”两字。这花就叫雅辛托斯（风信子），大地春回时，人们就会想起雅辛托斯那不幸的命运。



太阳神与风信子花神

据说，西风神也很喜欢雅辛托斯，嫉妒他对太阳神的偏爱，是他把那铁环吹离了轨道，砸向雅辛托斯的。

如果说这年轻人是死于非命的话（偶然事件），那么太阳神的另一个宠儿——他自己的儿子——便是自取灭亡（不知天高地厚）。具体故事如下：

76. 法厄同

法厄同（Phaëthon）是太阳神和仙女克莱美妮（Clymene）的儿子。一天，天帝和伊娥的儿子伊帕弗斯（Epaphus）嘲笑法厄同，说他不是太阳神的儿子。法厄同向母亲克莱美妮诉说伊帕弗斯对自己的污蔑。克莱美妮让他去找太阳神，问问太阳神是否真的是自己的父亲。法厄同高高兴兴地启程前往日出之地，最后来到了太阳宫。他走近父亲的居所，但还隔着一段距离时，就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阳光太强烈了，他承受不了。太阳神此时穿着紫色的华服，坐在他那嵌着闪闪发光的钻石的宝座上。他旁边站着日仙、月仙、年仙、时仙和季仙，他们全都簇拥在他的周围。他看见那青年正在为眼前新奇而辉煌的场景所迷惑，便询问他此来的目的。法厄同回答说："哦，太阳神啊，我的父亲，你这无边无际的世界的光明——如果你能让我分享你的名誉——我请求你，给我些许证明吧，那样人们就会知道我是你的儿子！"他的话音刚落，他父亲就拨开那直晒在他头顶上的光线，吩咐他再走近些，随后便抱住他，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还以冥河发誓说，无论法厄同需要什么样的证明，他都会有求必应。法厄同立即说，希望父亲能允许他有一天驾驭父亲的车辇。太阳神对刚才自己的许诺感到了后悔，力图告诉儿子驾驭那车辇是极其危险的，从而劝他打消这念头。"除了我，谁也驾驭不了那熊熊燃烧的车辇，"太阳神说，"哪怕天帝都不行——虽然他那可怕的右臂能掷出雷电。第一段路程很陡峭，虽然早晨的马匹经过一夜的休整很生猛，但也很难攀登；中间一段高入九霄，我自己都几乎不敢俯瞰那在我下面伸展的陆地和海洋；最后一段陡然下降，所以需要极为小心的驾驶。海洋女神忒提丝在这时会等着我回去，她常常会为我心惊胆战，生怕我会倒栽葱掉下去。还有啊，天空一直带着星星在旋转，当你看着天穹在你下面旋转时，你能将车辇保持在固定的轨道上吗？一路上还要经过可怕的各种怪物的领地，你必须经过人马星座前的牛角门，那附近就是狮子的巨口，一边是蝎子，另一边是螃蟹，全都伸长着手

臂。要驾驭这些马，你也会发现那可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它们的胸腔里充满了火焰，会从嘴巴和鼻孔里喷出来。小心点吧，我的儿子。别让我赠与你这样一件致命的礼物，趁早收回你的请求吧。”但那年轻人拒绝了父亲的劝告，坚持自己的要求。太阳神拗不过他，最后只好带着儿子来到那轩昂的车辇矗立的地方。

这车辇是火神赠给太阳神的礼物——车轴、车辕、车轮都是纯金的，车辐则是纯银的。车座上则镶嵌着一排排昂贵的橄榄石和钻石，反射着太阳的明光。正当那大胆的青年艳羡地盯着车辇的时候，早起的“黎明神”打开了一扇扇东方的紫门，显露出了那撒满玫瑰花的过道。晨星把群星汇聚起来，让他们纷纷隐退，自己断后。当太阳神看到地面开始放光，月亮女神准备退隐，便命令时光仙子们备马。时仙们从高高的马厩里牵出一匹匹骏马，套上缰绳。这些马都吃饱喝足了。那父亲在儿子的脸上涂抹上了一层油膏，使他能承受那强烈的火光。太阳神看着那小伙子，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嘱咐他要少抽鞭子，多揽缰绳；一共要跑五圈，要沿着逆时针方向走，别想走捷径；要保持在中央区域，别走北端和南端；最后，要沿着明显的车辙，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因为中间的轨道是最安全也是最好走的。

那身手敏捷的年轻人跳进了车辇，直直地挺立着，兴奋地抓住缰绳，一连声地向那勉强让他这么做的父亲道谢。可是，那些骏马很快就感到今天的车辇比往常要轻，就像一艘没有压舱石的船只，在海上东倒西歪地摇晃。那车辇因为没有习常的重量，便横冲直撞，像空了似的。那些骏马直直地往前冲，离开了惯常走的路径。于是，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第一次被太阳的热火烤焦，巴不得——如果可能的话——一个猛子扎到水里去。那卷绕着北极的蟒蛇蛰伏着，本来没有任何害人的意向，此时因为感到火烧火燎而怒火中烧。那牧夫星座（Boötes）虽然抱着犁耙在睡觉，但也因为不能适应这样快速的旋转而逃遁了。

可怜那法厄同，他看到那在他下面广为延伸的地球的时候，立即脸色煞白，两膝恐惧地直打哆嗦。他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也不知道到底是拉紧缰绳好呢，还是放松好。他甚至忘记了那些马的名字。他看到一些怪物一样的东西，散布在天空的表面——那天蝎在黄道带伸展开胳膊、尾巴

和弯曲的爪子。当那男孩看到天蝎露着危险的毒牙、喷吐着毒气，他的勇气顿时烟消云散，缰绳从手上掉落了下去。那些脱缰的马匹跑进了星群，来到天空中未知的领域。它们把车辇丢在了没有道路的地方，它一会儿高入云霄，一会儿差点掉到地上。当月亮女神看见哥哥的车辇跑在自己下面时，大惊失色。云彩开始冒烟，森林覆盖的群山也开始燃烧——包括阿陀斯山（Athos）、金牛宫（Taurus）、提摩留斯山（Tmolus）和奥特山（Oete）、曾经以泉水著名的伊达山、属于文艺女神的赫里孔山和哈厄木斯（Haemus）、里外都火光熊熊的埃特纳火山，还有帕那萨斯山及其两座高峰。罗德普山不得不脱掉他的雪冠，寒冷的气候也保护不了锡西厄（Scythia），高加索山（Caucasus）烧着了，还有奥萨神山（Ossa）和品度斯神山（Pindus）以及比它们都大的奥林匹斯神山——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the Alps）以及戴着云冠的亚平宁山脉（the Apennines）。

法厄同看到整个世界仿佛都着了火，感到周围热得简直无法忍受。据说，正是在那时，埃塞俄比亚人变黑了，因为他们的血液突然被热气唤到了皮肤的表面。利比亚的沙漠也被彻底烤干，至今还是那个样子。泉水仙女们披头散发地悼念着水，河流躲在堤岸之下也未能幸免于难。塔乃斯河（Tanais）、凯库斯河（Caicus）、赞瑟斯（Xanthus）、米安德河（Maeander）、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Babylonian Euphrates）、印度的恒河（Ganges）、有着金色沙滩的塔古斯河（Tagus）以及休憩着天鹅的凯斯特河（Cayster）等，全都在冒烟。尼罗河逃走了，把头埋在了沙漠里，至今它的头还在那沙漠里藏着；它习惯通过七个口子把水注入海里，但现在那七个口子全都干涸了。大地开裂了，通过那些裂口，光线照入了冥界的深渊，使冥王和冥后都吓了一跳。大海开始缩小，甚至内榴丝和他的妻子多丽丝，还有几个女儿涅瑞伊德丝姐妹（Nereids），也急着找寻最深的可以避难的洞穴。海王有三次企图把头伸出水面，但每次都被热气给按下去了。地球虽然由水包围着，但她的脑袋和肩膀裸露着；她用双手蒙住脸，仰望天空，以沙哑的嗓音祈求天帝：如果他本人要烧死她，那就请动用他的雷霆马上结束她的痛苦；如果那不是他本人的意愿，就请他好好考虑他自己的天庭，因为那两根支撑天庭的柱子也已经在冒烟了。要是它们被烧断了，整个天庭就会塌下来。

由于太热太渴，大地一言不发。天帝号召众神亲眼看看，除非尽快采取某种补救措施，否则一切都要完蛋。于是，他左手高举着雷霆，右手挥舞着闪电，把雷电掷向那车手，在把法厄同从车座上打下来的同时，也结



法厄同的坠落

果了他的性命。法厄同的头发燃烧着，倒栽葱掉了下去，就像一颗流星，一边跌落，一边在天上留下光亮的痕迹。最后爱勒达努丝河收留了他，并使他那燃烧的躯壳凉了下来。他的赫丽娅德丝（Heliades）姐妹们在悼念他的厄运时，就在爱勒达努丝河上，被变成了几棵白杨树。但她们的眼泪继续在流淌，有的滴入了河里，有的变成了琥珀。意大利的水中女仙为他修建了一座坟墓，墓碑上刻着这么几句话：

Driver of Phœbus' chariot, Phaëthon,
Struck by Jove's thunder, rests beneath this stone.
He could not rule his father's car of fire,
Yet was it much so nobly to aspire.

参考译文：

太阳神的车辇的车手，法厄同，／被天帝的雷电劈死，长眠在这石头下。／他无法驾驭他父亲那带火的座驾，／但他那高贵的精神值得我们赞赏。

77. 灾难降落在特洛伊城门前的希腊联军身上

然而，太阳神的光和热造成的不幸，并不仅仅是由于意外，也许还是因为他所爱的那些人听信谗言采取了错误的举动。哪个凡人要是冒犯了太阳神，就会中暑，因为他会把毒箭射向那人，致使那人生病乃至死亡。

大量亚该亚人[1]在特洛伊城下扎了营，国王阿特里底斯（Atrides）拒绝把俘虏——容颜娇好的克丽瑟丝（Chryseis）交还给她的父亲克里西斯(Chryses)。年迈的克里西斯是百发百中的太阳神的祭司，他走到一边，高声祷告："听啊，银弓之神……请用你的弓箭，为我这老泪，让达纳安斯人（Danaans）付出代价吧！"

他这样神祈祷，福波斯·阿波罗听见了，他心里发怒，从奥林波斯岭上下降，他的肩上挂着弯弓和盖着的箭袋。神明气愤地走着，肩头的箭矢琅琅响，天神的降临有如黑夜盖覆大地。他随即坐在远离船舶的地方射箭，银弓发出令人心惊胆战的弦声。他首先射向骡子和那些健跑的狗群，然后把利箭对准人群不断放射。焚化尸首的柴薪烧了一层又一层。

78. 尼俄伯的受罚

太阳神的报复又快又狠，他妹妹月亮女神也一样。尼俄伯（Niobe）受罚的故事是另一个例证。这位尼俄伯是坦塔路斯的女儿，坦塔路斯则是佛里吉亚城邦的国王、天帝的儿子，天帝是在众神的一次宴会上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的。不过，父女两人都忘恩负义、狂妄自大。那父亲不仅泄露众神的秘密，还嘲笑他们无所不知的声名。有一次，在宴会上，他把亲生儿子佩罗普斯（Pelops）烘烤以后，诱骗众神来吃。众神哪里会受他的骗，佩罗普斯被救活了——坦塔路斯则被投入了冥界的深渊。尼俄伯与天帝的儿子安菲翁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他们生有七个强健的儿子和七个花一样的女儿。尽管幸福要归功于众神尤其是拉托娜的恩惠，但尼俄伯却老是吹嘘自己的出身、婚姻、儿女，还夸口说她比拉托娜都强。有一回，她甚至

---

[1] 即希腊人。

嘲笑每年一度举行的庆贺那女神及其两个子女的仪式。尼俄伯以傲慢的目光巡视了底比斯后，说：“你们多么愚蠢啊，居然喜欢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所谓天神，而不关注活生生站在你们面前的人！你们怎么会喜欢那个拉托娜而不是我，她只有两个孩子，而我有十四个。即使我失去几个，也不至于可怜得像她那样只有两个。摘掉你们额头上的月桂枝叶——别再崇拜她了！”结果人们真的停止了那还没有完成的敬神仪式。



尼俄伯的一个儿子

那女神恼怒了。在辛西亚（Cynthian）山顶上，她对儿子和女儿说：“孩子们，我一直为你俩感到骄傲，一直认为除了天后，自己不比任何一个女神差。可是，现在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是个女神。除非你们保护我，否则我将被一股脑儿褫夺受人崇拜的权利。”拉托娜还想继续这哭诉，但阿波罗打断了她。“别再说了，”他说。“再说话只会耽搁惩罚的时间，”他妹妹黛安娜附和道。说完，兄妹俩就飞奔起来。他们披着云彩，穿过天空，最后分别落在佛里吉亚城的两座高塔上。城门外铺展着一块宽阔的草坪，城里的年轻人常常在那儿玩战争游戏。尼俄伯的儿子们正在跟其他年轻人一起玩耍——有的骑着马，那些马匹全都穿着华丽的马衣，显得生气勃勃；有的驾驶着战车。尼俄伯的大儿子叫伊斯梅诺斯（Ismenos），当时正驾驭着他那几匹大汗淋漓的骏马，突然被一支来自空中的箭射中。他大叫一声“哎哟！”便撒下手中的缰绳，翻身落马，一命呜呼。尼俄伯的另一个儿子听到弓弦响动，便扔掉手中的缰绳，试图逃命。但是，就在他逃跑的时候，那无法逃避的箭射中了他。两个更年轻的，正站在那儿比试摔跤呢，一支箭把他俩的躯体都射穿了。阿尔菲诺（Alphenor）是年纪比较大

的一个，他急忙冲到出事现场，想去抢救这些受伤的兄弟们，但他自己在尽兄弟义务时也倒毙了。只有伊利奥纽斯（Ilioneus）还活着。“饶了我吧，神明！”他哭喊着，向阿波罗他们一一殷殷致意，他哪里知道哀求是没用的。阿波罗本来想饶了他，但箭已离弦，一切已太晚。

当尼俄伯了解到已发生的一切时，她愤怒于众神居然敢那样做。同时也感到疑惑：他们怎么有那么大能耐？她丈夫安菲翁因这打击而垮掉了，自杀了。不过，尼俄伯跪在那些已经没有生命的尸体旁边，吻着他们。她对天举起了苍白的手臂：“残酷的拉托娜啊，”她喊道，“在我追随我那七个儿子走向坟场时，你的硬心肠该满足了吧。不过，你赢在哪里呢？你以为我服了你吗？告诉你，尽管我丧失了儿子，但我还是要比你富有。”几乎还没等她说完，那弓又响了，把恐惧射入了除尼俄伯之外的所有在场者的心里。她由于悲伤过度，而变得出奇的勇敢。她的女儿们穿着晨衣，站在兄弟们的棺材旁，纷纷被箭射中，一个个倒了下去，倒在了她们正在哀悼的兄弟们的身边。只有一个没倒下，做母亲的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就像是用整个身躯遮护着她。“给我留一个吧，她是最小的！这么多都死了，给我留一个吧！”她哭喊着。在她说话的当儿，那最后的一个也倒毙了。尼俄伯一屁股坐在全都已经死去了的儿子们、女儿们以及丈夫之间，她绝望了，似乎因



尼俄伯的孩子们

为痛苦太甚而麻痹了。她的头发风都吹不动，脸颊上惨无人色，两眼一动不动，露出呆滞而愤怒的目光，浑身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她的舌头黏在嘴巴的上颚，血管不再输送生命的潮流。她的脖子僵直着，双臂没有任何动作可言，脚根本迈不开步。她里里外外都被变成了石头。可是，眼泪还在继续流淌，一阵旋风把她吹到了她故乡的山上。至今她还留在那儿，石头上有一股涓涓细流，那是献给她那无穷无尽的悲痛的供品。

Amid nine daughters slain by Artemis
Stood Niobe; she rais'd her head above
Those beauteous forms which had brought down the scath
Whence all nine fell, rais'd it, and stood erect,
And thus bespake the goddess enthroned on high:
"Thou heardest, Artemis, my daily prayer
That thou wouldst guide these children in the pass
Of virtue, through the tangling wilds of youth,



尼俄伯与她最小的女儿

And thou didst ever guide them:was it just
To smite them for a beauty such as thine?
Deserv'd they death because thy grace appear'd
In ever modest motion? 't was thy gift,
The richest gift that youth from heaven receives.
True, I did boldly say they might compare
Even with thyself in virgin purity:
May not a mother in her pride repeat
What every mortal said?
One prayer remains
For me to offer yet.
Thy quiver holds
More than nine arrows:bend thy bow;aim here!
I see, I see it glimmering through a cloud.
Artemis, thou at length art merciful:
My children will not hear the fatal twang." [1]

79. 悼念林纳斯

阿尔戈斯城邦的人们怎么会令阿波罗不悦的呢，答案就在那个关于林纳斯（Linus）的故事里。林纳斯是阿波罗跟普萨马忒（Psamathe）生的儿子。由于害怕她的父王，普萨马忒把身无片衣的孩子扔在了山里。羊倌把他抱养了，但在孩子还很娇嫩的时候，就被群狗撕成了碎片。同时，普萨马忒被父亲逐出了家门。为此，阿波罗遣派了一个怪物，去扰乱阿尔戈斯城邦。这怪物曾一度滥杀孩子，但最终死在了高贵的青年克罗布斯（Coroebus）的手里。为了平息那位怒气冲冲的天神，人们在阿尔戈斯和德尔菲之间的半路上建立起了一座神庙。阿尔戈斯的母亲和孩子，尤其是那些已经失去了亲人的，时常会唱着悲痛的歌曲，前去哀悼林纳斯和他的母亲。林纳斯的命运，正如雅辛托斯以及其他那些在青春时光就夭折的

---

[1] W. S. 兰多：《尼俄伯》。

人，死于某些光彩夺人的天神对他们的过分的爱恋。他们的夭亡表征着草木、花卉的枯萎以及动物的衰亡，也表征着小牛犊、小羊羔以及小孩子的死亡。所有这一切都死于夏天烈日的暴晒。林纳斯这个名字源自一首题为“ai-linon”的歌谣，它的意思是“悲哀的我”。在古代，当城邦居民受到有害于生命的炎热折磨时，他们就会唱这首哀歌，因为那炎热会使庄稼枯死，还会使狗发狂并把小羊羔撕成碎片。在史诗《伊利亚特》中，有一个美好的场面。它告诉我们，这歌并不完全是为那些酷热的日子所准备的，而是唱颂一个布满葡萄串的葡萄园的。

80. 艾斯库拉皮阿斯

泰萨利城邦（Thessalian）的公主克罗妮丝（Coronis）给阿波罗生了个孩子，取名叫艾斯库拉皮阿斯（Aesculapius）。母亲一死，这孩子就被交托给西戎（Chiron）。西戎在人首马身的怪物中是最最有名的，太阳神和月亮女神曾教他学习狩猎、医药、音乐以及预言。当这位圣人抱着孩子回到家里时，他女儿奥茜荷（Ocyrrhoë）前来迎接他。她一见那孩子，就突然紧张起来，预言说那孩子必定会取得辉煌的成就。艾斯库拉皮阿斯长大后，成了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有一回，他甚至使一个人起死回生。冥王因此讨厌艾斯库拉皮阿斯，在他的要求下，天帝用闪电打死了这位勇敢的医生。不过，在艾斯库拉皮阿斯死后，天帝使他进入了神的行列。



艾斯库拉皮阿斯

81. 流亡的太阳神

太阳神为他这个儿子的惨死而万分恼怒，他把仇恨发泄到了那些无辜的制造雷电的工匠身上。那些工匠是

赛克罗普斯人，他们的车间就在埃特纳（Aetna）山脚下，来自他们的铁砧的烟火不断地从火山口喷出来。太阳神朝这些赛克罗普斯人射箭。这一行为使天帝大怒，因此天帝惩罚他每年都要去帮助一个凡人管理田地。于是，太阳神去为泰萨利的国王阿德米特斯（Admetus）服务。他在青草繁茂的安福里素斯河边，为国王放牧羊群。这位天神是如何在人间生活的？人们是怎么看待他的？下面的诗篇很好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82. 洛威尔的《阿德米特斯国王的牧人》

There came a youth upon the earth,
Some thousand years ago,
Whose slender hands were nothing worth.
Whether to plow, or reap, or sow.

Upon an empty tortoise-shell
He stretched some chords, and drew
Music that made men's bosoms swell
Fearless, or brimmed their eyes with dew.

Then King Admetus, one who had
Pure taste by right divine,
Decreed his singing not too bad
To hear between the cups of wine:

And so, well pleased with being soothed
Into a sweet half-sleep,
Three times his kingly beard he smoothed,
And made him viceroy o'er his sheep.

His words were simple words enough,
And yet he used them so,

That what in other mouths was rough
In his seemed musical and low.

Men called him but a shiftless youth,
In whom no good they saw;
And yet, unwittingly, in truth,
They made his careless words their law,

They knew not how he learned at all,
For idly, hour by hour,
He sat and watched the dead leaves fall,
Or maused upon a common flower.

It seemed the loveliness of things
Did teach him all their use,
For, in mere weeds, and stones, and springs
He found a healing power profuse.
Men granted that his speech was wise,
But, when a glance they caught
Of his slim grace and woman's eyes,
They laughed, and called him good-for-naught,

Yet after he was dead and gone
And e'en his memory dim,
Earth seemed more sweet to live upon,
More full of love, because of him.

And day by day more holy grew
Each spot where he had trod,
Till after-poets only knew
Their first-born brother as a god.

83. 阿德米特斯与阿尔刻提斯

阿尔刻提斯是佩里阿斯（Pelias）的女儿。为了得到她的垂青，阿德米特斯跟其他人一起去向她求婚。她答应嫁给那样一个人：必须坐在一辆由狮子和野猪拉着的战车里前来向她求婚。阿德米特斯在那位牧羊的天神的帮助下，完成了这项任务，于是赢得了阿尔刻提斯，这把他高兴坏了。可是阿德米特斯不久就病倒了，而且已濒临死亡。太阳神说服了命运三女神，让她们放过他，条件是有人必须答应替他去死。阿德米特斯为这赦免而欣喜若狂，得意忘形，没有好好想那个条件。也许他是记起了朝臣们和僚属们信誓旦旦的忠诚表白了——他经常能听到他们的表白——所以他以为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替身。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勇士们愿意为他们的王子牺牲生命，但想到要为一个病倒在床上的老国王去死，就都退缩了。年老的臣仆们从小到大，都是住他的，吃他的，却不愿意放弃生命的最后一些时日，来显示他们对他的感恩。人们在问："他的父亲或母亲为什么不替他去死呢？反正他们天寿有限，已经活不长久。有谁会像他们那样强烈地感觉到那救命的呼唤呢？他的命是他们给的，他们该使他免于过早的死亡。"他的父母亲虽然一想起将要失去他就感到沮丧，但他们也退缩了。于是，阿尔刻提斯慷慨地充作了替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阿德米特斯尽管热爱生命，但他不愿意用这么一个代价来换取自己的生命；可是他找不到任何补救的办法。命运三女神强加的条件得到了满足，因为神谕是不能废止的。当阿德米特斯复活时，阿尔刻提斯病了，并且很快就病情恶化、一命呜呼。



阿德米特斯国王必死无疑

送葬的队伍刚刚离开王宫，天帝与阿尔克美娜（Alcmena）的儿子赫拉克勒斯驾临。赫拉克勒斯是无所不能的，他决定努力把她救活。他说：

"I will go lie in wait for Death, black-stoled
King of the corpses! I shall find him, sure,
Drinking, beside the tomb, o' the sacrifice:
And if I lie in ambuscade, and leap
Out of my lair, and seize—encirecle him
Till one hand join the other round about—
There lives not who shall pull him out from me,
Rib-mauled, before he let the woman go!
But even say I miss the booty,—say,
Death comes not to the boltered blood, —why, then,
Down go I, to the unsunned dwelling-place
Of Koré and the king there, — make demand,
Confident I shall bring Alkestis back,
So as to put her in the hands of him
My host, that housed me, never drove me off:
Though stricken with sore sorrow hid the stroke,
Being a noble heart and honoring me!
Who of Thessalians, more than this man, loves
The stranger? Who that now inhabits Greece?
Wherefore he shall not say the man was vile
Whom he hefrieded, — native noble heart!"
So, one look upward, as if Zeus might laugh
Approval of his human progeny, —
One summons of the whole magnific frame,
Each sinew to its service,—up he caught,
And over shoulder cast the lion-shag,
Let the club go,—for had he not those hands?

And so went striding off, on that straight way
Leads to Larissa and the suburb tomb.
Gladness be with thee, Helper of our world!
I think this is the authentic sign and seal
Of Godship that it ever waxes glad,
And recommence at sorrow: drops like seed
After the blossom, ultimate of all.
Say, does the seed scorn earth and seek the sun?
Surely it has no other end and aim
Than to drop, once more die into the ground,
Taste cold and darkness and oblivion pain to joy,
More joy and most joy,—do man good again.
So to the struggle off strode Herakles.

Long time the Thessalians waited and mourned. As for Herakles, not doubt they supposed him dead. When—but can it be?

. . . Ay, he it was advancing! In he strode,
And tool his stand before Admetos,—turned
Now by despair to such a quietude,
He neither raised his face nor spoke, this time,
The while his friend surveyed him steadily.
That friend looked rough with fighting:had he strained
Worst brute to breast was ever strangled yet?
Somehow, a victory— for there stood the strength,
Happy, as always; something grave, perhaps;
The great vein-cordage on the fret-worked front,
Black-swollen, beaded yet wih battle-dew
The golden hair o'the hero!— his big frame
A-quiver with each muscle sinking back



赫拉克勒斯

Into the sleepy smooth it leaped from late.
Under the great guard of one arm, there leant
A shrouded something, live and woman-like,
Propped by the heartbeats 'neath the lion-coat.
When he had finished his survey, it seemed,
The helpful breath returned, and last the smile
Shone out, all Herakles was back again,
As the words followed the saluting hand.

"Admetus," said he, "take and keep this woman, my captive,till I come thy way again." But Admetus would admit no woman into the hall that Alcestis had left empty. Then cried Herakles, "Take hold of her. See now, my friend, if she look not somewhat like that wife thou hast lost."

Ah, but the tears come, find the words at fault!
There is no telling how the hero twitched
The veil off; and there stood, with such fixed eyes
And such slow smile,Alkestis' silent self!
It was the crowning grace of that great heart,
To keep back joy: procrastinate the truth
Until the wife, who had made proof and found
The husband wanting,might essay once more,
Hear, see, and feel him renovated now—
Able to do now all herself had done,
Risen to the height of her: so, hand in hand,
The two might go together, live and die.

Beside, when he found speech, you guess the speech.
He could not think he saw his wife again:
It was some mocking God that used the bliss
To make him mad! Till Herakles must help:
Assure him that no specter mocked at all;
He was embracing whom he buried once,
Still,—did he touch, might he address the true,
True eye, true body of the true live wife?
. . . And Herakles said little, but enough—
How he engaged in combat with that king
O' the dæmons: how he sprang from ambuscade,
Captured Death, caught him in that pair of hands.

But all the time, Alkestis moved not once
Out of the set gaze and the silent smile;
And a cold fear ran through Admetos' frame:
"Why does she stand and front me, silent thus?"

Herakles solenmnly replied, "Not yet
Is it allowable thou hear the things
She has to tell thee; let evanish quite
That consecration to the lower Gods,
And on our upper world the third day rise!
Lead her in, meanwhile; good and true thou art,
Good, true, remain thou! Practice piety
To stranger-guests the old way! So, farewell!
Since forth I fare, fulfill my urgent task
Set by the king, the son of Sthenelos." [1]

---

[1] 故事最初来自《伊利亚特》和优里皮狄斯的戏剧《阿尔刻提斯》。

84. 作为音乐神的阿波罗



巴拉丁伯爵的太阳神像

阿波罗不仅在阿卡迪亚、拉科尼亚和泰撒里当过牧人，帮一个凡人看管牛群，而且在伊达山上，他也曾接受天帝的命令，放牧一年。那群牛属于特洛伊的国王拉俄墨冬（Laomedon），全都步履蹒跚，长着弯角。就像安菲翁弹琴帮助建造底比斯一样，阿波罗曾弹琴帮助海王建造特洛伊。当牧人期间，阿波罗把时间花在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上。他制定明智的法律和惯例，参加笛子和竖琴方面的音乐比赛，还跟仙女和凡女有过几段风流韵事。

85. 阿波罗、牧神与国王弥达斯

据说，有一回，牧神鲁莽地要跟阿波罗比试音乐才能。他向阿波罗提出挑战，进行竖琴演奏比赛。阿波罗接受了这个挑战，于是，他们选定山神特摩勒斯（Tmolus）做裁判。年长的山神坐了下来，为了听得更加清楚些，他清除掉了身边所有的树木。他一给出比赛开始的信号，牧神就吹响了笛子。那牧神吹奏的是一支田园曲，他自己和他忠诚的追随者国王弥达斯（Midas）听着，都感觉很满意（国王弥达斯当时碰巧也在场）。随后，特摩勒斯把头转向太阳神，所有的树木也都跟着他掉过头去。阿波罗站起身来，他的额头上戴着帕那萨斯山的月桂花做成的冠冕，而他那提尔紫的衣袍轻轻地拂过地面，他左手持琴，右手拨弦。特摩勒斯马上判定那歌神赢得了比赛，所有人都同意这个判决。但是弥达斯不同意，他对这个判决的正义性表示不满和质疑。阿波罗立即把弥达斯那双不中用的耳朵变成了驴耳。

86. 雪莱的《牧神颂》

From the forests and highlands
We come, we come;
From the river-girt islands,
Where loud waves are dumb,
Listening to my sweet pipings.
The wind in the reeds and the rushes,
The bees on the bells of thyme,
The birds on the myrtle bushes,
The cicale above in the lime,
And the lizards below in the grass,
Were as silent as ever old Tmolus was
Listening to my sweet pipings.

Liquid peneüs was flowing,
And all dark Tempe lay,
In Pelion's shadow,outgrowing
The light of the dying day,
Speeded by my sweet pipings.
The Sileni, and Sylvans, and Fauns
And the Nymphs of the woods and waves,
To the edge of the moist river-lawns,
And the brink of the dewy caves,
And all that did then attend and follow
Were silent with love, as you now, Apollo,
With envy of my sweet pipings,

I sang of the dancing stars,
I sang of the dædal Earth,
And of Heaven—and the giant wars,
And Love, and Death, and Birth, —

And then I changed my pipings, —
Singing how down the vale of Menalus
I pursued a maiden, and clasp'd a reed:
Gods and men, we are all deluded thus!
It breaks in our bosom and then we bleed:
All wept, as I think both ye now would,
If envy or age had not frozen your blood,
At the sorrow of my sweet pipings.

参考译文：

一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从高原，从森林，／从绿水环绕的洲岛，／那里喧闹的波涛也哑寂无声，／倾听我甜美的笛音。／桃金娘林梢的小鸟，／灯心草、芦苇丛中的风，／菩提树上的知了，／麝香花铃里的蜜蜂，／青草荫蔽下的蜥蜴，／全都像老特摩勒斯向来那样安静／倾听我甜美的笛音。

二

庇牛斯河流水明净，／整个腾佩谷一片阴沉，／在白里翁山的阴影里横陈，／伸展着的阴影就要吞尽／被我的笛音所催促的夕照黄昏。／从湿润的水草地边缘，／到露珠晶莹的洞穴左近，／田野、森林、畜牧的守护神，／水泽和丛林中的仙女／曾经听我演奏的所有神灵都静默无声，／满怀着爱，正像此刻的你，阿波罗，／你却怀着对我甜美笛音的嫉妒心情。

三

我歌唱闪烁舞蹈的星星，／我歌唱奇妙的地球和天庭，／我歌唱那些规模巨大的战争，／我歌唱爱情、死亡和生命——／尔后，我转换笛音——／唱我如何在梅纳勒斯山的幽谷内，／追逐一位姑娘却抱住了一棵芦苇！／神和人啊，我们都常受这样的欺骗！／我们常因此而伤心，因此

而流血，／全都落泪了——我相信你们俩一定会，／如果嫉妒和年岁还没有冻结你们俩的血液，[1]／为了我甜美的笛音里的伤悲。[2]

87. 倒霉的马西亚斯

马西亚斯（Marsyas）低估了太阳神的音乐才能，所以也倒了大霉。笛子是工艺女神密涅瓦发明的，由于她在吹奏时的模样被小爱神丘比特奚落，于是一气之下把笛子扔掉了。马西亚斯发现了笛子，吹了起来，笛子发出来的声音是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他鬼迷心窍地去向太阳神挑战，要跟太阳神比赛音乐。那位天神当然赢了，于是他重重惩罚了马西亚斯，把他活活地剥了皮。

88. 太阳神的情人们

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阿尔戈斯的蒲萨玛丝、特萨里的科罗妮丝（Coronis of Thessaly）和仙女克莱美妮（Clymene），太阳神还爱过缪斯女神之一卡里奥普（Calliope）和仙女塞蕾娜（Cyrene）。前者为他生下了俄耳甫斯，后者为他生下了阿里斯塔乌斯（Aristaeus）。他还跟其他一些女子有关系，下面是有关的几个神话。

89. 达芙妮

银弓之主在求爱方面并不总是春风得意。他的初恋尤其不幸，还导致了小爱神对他的恶意。事情是这样的，太阳神看见那个小男孩在玩弄他的弓箭，便嘲骂似地劝诫他放开这些武器，因为他的双手不适合拿武器，只适合去举爱情的火炬。维纳斯的儿子争辩说："阿波罗，你的箭或许能射中其他所有的人，但我的箭将射中你。"

说罢，那小男孩就站到了帕那萨斯山的一块岩石上，从箭袋里抽出两

---

[1] "你们俩"指竞赛对手阿波罗和裁判特摩勒斯。"嫉妒"说的是阿波罗，"年岁"说的是特摩勒斯。

[2] 选自江枫译《雪莱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支箭。这两支箭的做工和功能不一样：一支是激发爱意的，另一支是泯灭爱意的。前者的箭头是用金子打造的，所以很尖利；后者的箭头是用铅打造的，所以比较钝。小爱神把铅箭射向仙女达芙妮（Daphne），即河神佩尼乌斯（Peneüs）的女儿，他又用金箭射向阿波罗的心。于是太阳神陷入了对那位少女的情网，可是她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厌恶爱的念头。她的快事是在林中嬉戏，尤其喜爱和伙伴们一起相互追逐。她拒绝了所有的求爱者，还恳求父亲说，她要一直保持未婚状态，就像月亮女神一样。父亲应允了，但同时警告说，她的美貌会挫败她的目标。阿波罗看见的正是这张狩猎少女的美丽面庞。他看见她那迷人的凌乱的秀发，就想去替她理一理；他看见她那星星般明亮的眼睛和双唇，但不满足于仅仅看着。他渴望得到她，所以到处追她。她逃得比风还快，一刻都不耽搁，他企求也没用。“停下来吧，”他喊道，“佩尼乌斯的女儿啊，我没有恶意。我追求你，是因为我爱你。我不是小丑，也不是粗鲁的农夫。天帝是我的父亲，我是德尔菲神庙和泰奈多斯神庙（Tenedos）的主人。我知晓万事，不管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我是主管歌曲和乐曲的天神。我自己的箭百发百中。可是，哎！一支更加致命的箭射穿了我的心！我是医药之神，了解所有草药的特性。哎！我忍受着病痛，却无药可治。”



达芙妮的无头像

那仙女继续奔跑着，阿波罗的恳求刚说了一半，她就跑掉了。不过，她越是逃避，他越是迷恋她。只有风抓住她的衣袍，她的一头秀发没有扎起来，所以松散地流淌在身后。太阳神被小爱神驱策着，在这场赛跑中紧紧地跟着。他的喘息已经吹到了她的头发，她的体力开始下降，随时都可能倒下。她向父亲呼救：“救救我啊，佩尼乌斯！快打开大地，把我卫护起来，或者改变我的形貌，正是这外表把我弄到了这样危险的境地！”还没等她把话说完，她的四肢就变得僵硬起来；一点点地，她变成了一棵月桂树。阿波罗拥抱着枝丫，狂热地吻着那木头。枝丫闪避着他的嘴唇：



太阳神与达芙妮

“既然你做不成我的妻子了，”他说道，“你应当成为我的标志树。我会把你放在我的桂冠上，还会拿你来装饰我的竖琴和箭袋。当罗马征服者在主神殿 (Capitol) 前举行盛大的庆功典礼时，你将被编入花环，戴在他们的额头。我本人青春永驻，你也将常年翠绿，你的叶子将永远不会枯黄。”那月桂树点了点头，表示感激和认可。

洛威尔的狂想曲以精彩的笔调将这个故事讲得有趣生动，下面这段引文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Phoebus, sitting one day in a laurel tree's shade,
Was reminded of Daphne, of whom it was made,
For the god being one day too warm in his wooing,
She took to the tree to escape his pursuing;
Be the cause what it might, from his offers she shrunk,
And, Ginevea-like, shut herself up in a trunk;
And, though't was a step into which he had driven her,
He somehow or other had never forgiven her;
Her memory he nursed as a kind of a tonic,
Something bitter to chew when he'd play the Byronic,
And I can't count the obstinate nymphs that he brought over
By a strange kind of smile he put on when he thought of her.
"My case is like Dido's, " he sometimes remarked;
"When I last saw my love, she was fairly embarked
In a laurel, as she thought—but (ah, how Fate mocks!)
She has found it by this time a very bad box;
Let hunters from me take this saw when they need it—
You're not always sure of your game when you've treed it.
Just comceive such a change taking place in one's mistress!
What romance would be left?—who can flatter or kiss trees?
And, for mercy's sake, how could one keep up a dialogue
With a dull wooden thing that will live and will die a log , —

Not to say that the thought would forever intrude
That you've less chance to win her the more she is wood?
Ah! it went to my heart, and the memory still grieves,
To see those loved graces all taking their leaves;
Those charms beyond speech, so enchanting but now,
As they left me forever, each making its bouth!
If her tongue had a tang sometimes more than was right,
Her new bark is worse than ten times her old bite."

90. 马尔佩萨

另一个拒绝阿波罗求爱的少女是马尔佩萨（Marpessa），她被荷马称为"伊维那斯的长着美丽脚踝的女儿"。

虽然隔着九重云霄，但是那天庭里的
天神被她那凡间女子的甜美深深吸引。[1]

伊达斯（Idas）是"当时人世间最强壮的人"。在波塞冬的帮助下（给了他一辆带翅膀的马车），他把马尔佩萨带走了。她的父亲徒然地力图追赶这对飞奔的情人。阿波罗在一个叫麦西尼（Messene）的地方发现了他们，并把那少女抢走了。正当两个情敌争斗之时，天帝出现并把他们分开，对他们说："由马尔佩萨自己决定。"

根据英国诗人菲利普斯（Stephen Phillips）所讲的浪漫故事，首先说话的是阿波罗。他跟她说，她是如此美丽，他怕她尝到人生的悲伤和死亡。而如果她跟他在一起，就可以住在神仙世界里，时时、处处都是快乐，因为天神不间断地在播撒欢乐、照亮世界，给苦苦挣扎的男人和嘤嘤哀伤的女人带来幸福，同时消除阴影和阴影般的恐惧。

随后，伊达斯谦卑而质朴地跟她说，他爱她——不仅爱她的美貌，更

---

[1] 斯蒂芬·菲利普斯：《马尔佩萨》。

爱她那音乐般的嗓音，以及那超乎他的理解力的神秘面容。

最后，马尔佩萨说，她知道，如果跟一个神在一起，共同去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男男女女，给那些死人脸贴上金，固然是非常美妙，但她还是害怕长生不死。因为尽管她可以不死，但必将变老，而当她的青春凋谢时，她所爱的神会厌倦她。至于他所许诺的“从此再没有眼泪的生活”，她说，她生来就是要悲伤的，人类正是由哀伤中建设这美丽世界的。如果她选择伊达斯，那么他们俩可以一起成长，一起变老，最后一起进入那个“自然的境地”，留给人世间的是一个完整的回忆。

91. 克莱提

在关于克莱提 (Clytie) 的故事中，双方角色颠倒过来了。克莱提是位水中仙女，她爱上了阿波罗，但没有得到回报。所以，她日益憔悴，整天坐在冰冷的地上，没有整束的卷发流淌在肩头。她整整呆坐了九天，不吃也不喝——用来维系生命的只有她自己的眼泪和冰凉的露水。当太阳升起来时，她死死盯着他；当他完成一天的行程转而降落时，她看不见任何别的东西——她的眼睛始终盯着他。最后，据说，她的双脚在地里生下了根，而她的脸变成了一朵花，花茎转动着，追随着那运行着的太阳。



月亮女神

92. 月亮女神黛安娜

月亮女神经常跟她那位光芒四射的哥哥太阳神相伴相随，我们发现她曾征服过泰提乌斯和皮同，还曾协助她哥哥惩罚尼俄伯，达芙妮的迅速变形也该归功于这位女神。她是所有少女的首领，根据有些传说，正是她把卡丽丝托变成了一头猪；出于对天帝的爱戴，那位仙女还曾遗弃一队女猎人。许多故

事都是关于这位女神的痴情的，她的箭射向那些冒犯她的人，一向是百发百中。在关于特洛伊的故事中，阿伽门农杀死了她的一头雌鹿，她对他实施了惩罚；在另一个故事中，她因为奥尼乌斯（Oeneus）没有给她献祭，就放出了践踏田野的大野猪。在关于水神阿列苏莎、阿克塔翁和俄里翁的神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月亮女神的类似的品质。只有我们把她跟和气的月光女神瑟蕾娜（Selene）看成同一位天神时，我们才能看到她性格中更加温柔的部分，正如她在跟恩狄弥翁（Endymion）交往时所显示的。

93．水神阿列苏莎的飞跑

这位水神是伊利斯城邦（Elis）的一位林中仙女。她不喜欢自己的美貌，却喜欢玩追逐的游戏。一天，她从林中回来，因为运动而浑身发热，她下到了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里。那溪水是如此清冽，以至于你都能数清水底的鹅卵石。她把长袍放在了一边。可是，正当她在水里嬉戏时，她听见一阵模糊的嗫嚅声从溪流的底部传上来。她急忙爬上最近的岸滩。一个声音跟了上来："阿列苏莎，你为什么要飞跑？我是阿尔甫斯（Alpheüs），这条溪流的神。"女仙跑着，神在后面追着。最后阿列苏莎筋疲力尽，向月亮女神求救。月亮女神听见后，就把那崇拜自己的仙女裹进了一片厚厚的云彩里。不知所措的河神还想搜寻那颤抖不已的仙女。正当那时，她出了一身冷汗，马上变成了一股泉水。河神努力想把自己的溪水跟那泉水汇成一处。可是，月亮女神劈开了地面，把还在挣扎着逃跑的阿列苏莎投入了深渊。阿列苏莎穿过地球的五脏六腑后，在西西里冒出头来，却依然被那满怀激情的河神追逐着。



阿列苏莎

94．雪莱的《水神之歌》

在下面这篇关于这场追逐的文字里，当河神看见阿列苏莎时，她已经变成了一条河。

Arethusa arose
From her couch of snows
In the Acroceraunian mountains, —
From cloud and from crag,
With many a jag,
Shepherding her bright fountains,
She leapt down the rocks,
With her rainbow locks
Streaming among the streams;—
Her steps paved with green
The downward ravine



小河神

Which slopes to the western gleams:
And gliding and springing
She went, ever singing,
In murmurs as soft as sleep;
The Earth seemed to love her,
And Heaven smiled above her,
As she lingered towards the deep.
Then Alpheüs bold
On his glacier cold,
With his trident the mountain strook
And opened a chasm
In the rocks;—with the spasm
All Erymanthus shook.
And the black south wind
It concealed behind
The urns of the silent snow,
And earthquake and thunder
Did rend in sunder
The bars of the springs below;

The beard and the hair
Of the River-god were
Seen through the torrent's sweep,
As he followed the light
Of the fleet nymph's flight
To the brink of the Dorian deep.

"Oh, save me! Oh, guide me!
And bid the deep hide me,
For he grasps me now by the hair!
The loud Ocean heard,
To its blue depth stirred.
And divided at her prayer;
And under the water
The Earth's white daughter
Fled like a sunny beam;
Behind her descended
Her billows unblended
With the brackish Dorian stream:—
Like a gloomy stain
On the emerald main,
Alpheüs rushed behind, —
As an eagle pursuing
A dove to its ruin
Down the streams of the cloudy wind.

Under the bowers
Where the Ocean Powers
Sit on their pearled thrones,
Through the coral woods

Of the weltering floods,
Over heaps of unvalued stones;
Through the dim beams
Which amid the streams
Weave a network of colored light;
And under the caves,
Where the shadowy waves
Are as green as the forest's night:
Outspeeding the shark,
And the swordfish dark,
Under the ocean foam,
And up through the rifts
Of the mountain clifts
They past to their Dorian home.

And now from their fountains
In Enna's mountains,
Down one vale where the morning basks.
Like friends once parted
Grown single-hearted,
They ply their watery tasks.
At sunrise they leap
From their cradles steep
In the cave of the shelving hill;
At noontide they flow
Through the woods below
And the meadows of Asphodel:
And at night they sleep
In the rocking deep
Beneath the Ortygian shore;—

Like spirits that lie

In the azure sky

When they love but live no more.

参考译文：

一

从冰雪床榻起身，／阿列苏莎启程，／离别了阿克劳瑟拉尼山岭，／穿云雾，过巉岩，／蜿蜒曲折向前，／领着一条条明净的山泉。／从石阶上跳下，／霓虹似的长发／一路随波逐流，飘摇潇洒，／迈开轻盈的步履／走下西向的峡谷／把它铺砌得一派青葱碧绿／她跳跃，她滑行，／总是吟唱着前进，／温柔的低吟宛如温柔的梦，／大地显然爱她，／苍天给她笑容，／当她逡巡着走向大海之中。

二

这时勇猛的阿尔菲，[1]／骑乘着严寒的冰川，／用他那三叉钢戟狠刺山峦，／终于在山岩之中／劈开了一道裂缝，／整个艾利曼特山脉一阵摇动。／这使寂静的雪瓮启封释放出南风，／获得了释放的黑色的南风，／协同滚滚的惊雷，／借助于地震雄威，／把囚禁地下泉水的牢笼砸碎。／透过奔腾的急湍，／可以清晰地看见／这位河神的头发和他的须髯，／当他追随那位女神／光辉、敏捷的行程，／奔驰着赶到多利斯海之滨。

三

“哦，救救我，指引我，／快叫那大海隐蔽我，／他已经把我的头发揪着。”／喧嚣的大海听清，／激动了湛蓝的深心／应着她的祈请，海水豁然中分，／于是像一束阳光，／大地白皙的姑娘，／奔逃着游入海水深处隐藏。／她的波浪滔滔／也跟随着来到，／却不同多利斯咸涩的海水混淆。／仿佛碧玉的海面／出现阴暗的瑕斑，／阿尔菲从后面急匆匆地紧

[1] 阿尔菲河是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大的河流，经过奥林匹亚流入地中海。此处指河王。

赶，／像一只凶猛的鹜／穷追白鸽不舍，／俯冲而下，掠过风云的川流。

四

从海洋的神灵／在珍珠的宝座／主持水域大政的庭苑下方，／穿过汹涌的波涛，／珊瑚树丛的枝梢，／越过一堆一堆无价的珍宝，／透过海流之间／由暗淡的光线／编织成的色彩绚丽的图案，／从那些洞窟里面，／林间的夜色一样／朦胧幽暗深绿的波浪下边：／超过黑色的剑鱼，／赶上一条条巨鲨，／从海洋翻卷似雪的浪花下，／穿过海底的山峦／悬崖峭壁的裂缝，／来到他们在多利斯的家园。

五

如今他们的泉水，／发源于埃纳山内，／向着晨曦抚照的溪谷流泻，／像一度分手的挚友／又结成同心的侣俦，／为着水的事业而辛勤奔走。／旭日初照上蓝天，／他们就纵身向前／跳出高山洞穴险峻的摇篮，／亭午日中时分，／流过山脚的森林／流过常春花的碧草绿茵，／到了暗黑的夜晚，／宿在奥特基岸边／水波荡漾催人入眠的深渊，／就像两个精灵／安息在蔚蓝天穹，／他们相爱，但已筋疲力尽。[1]

95. 阿克塔翁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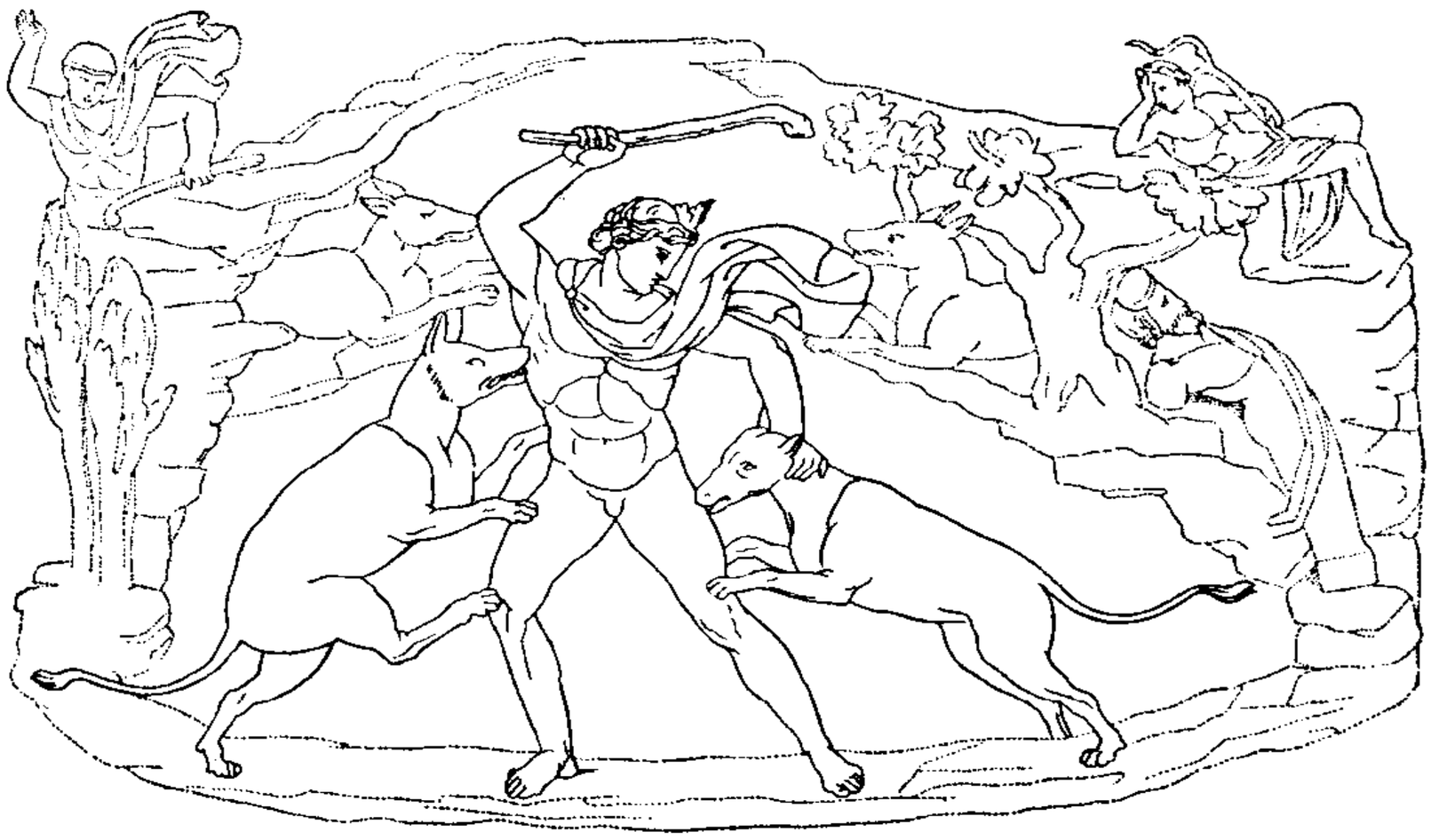
这个故事讲的是月亮女神对少年阿克塔翁（Actaeon）的惩罚。阿克塔翁是卡德墨斯的孙子，这一家族由于受到战神的诅咒而没落了。

一天，贞洁的月亮女神到一个山谷里去休整，那山谷四周围全是柏树和松树，一道泉水喷涌而出，水花四溅。月亮女神把她的标枪、箭袋和弓交给一个仙女，把她的袍子交给了另一个，还有一名仙女则帮她脱掉了鞋子。仙女中最手巧的是克洛克尔（Crocale），她负责给月亮女神梳头，其他仙女则用大瓮舀水给她沐浴。正当这位狩猎女神在盥洗室里享受仙女们的服务时，阿克塔翁甩掉了跟他一起玩追逐游戏的伙伴们，来到了盥洗室所在地，不为任何具体目的，完全是受到了命运的驱使。他

---

[1] 选自江枫译《雪莱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一出现在洞口，仙女们一看见他，就尖叫着跑向女神，用她们的身子把她藏了起来。可是，她比她们整整高出了一个脑袋。她惊讶不已，脸上泛起了红晕，犹如晚霞和朝霞。尽管被仙女们包围着，但她还是转过半



阿克塔翁

个身子，想找到自己的弓箭。由于弓箭不在手头，她用水泼向那入侵者，喊道："如果你还能开口说话，你就去四处张扬说你看见过一丝不挂的月亮女神。"

那猎人的头上立刻就长出了一对鹿角，他的脖子也变长了，耳朵变成了尖角，手成了脚，胳膊成了腿，身子被一层毛茸茸的皮包裹着，上面还有斑斑点点。恐惧替换了他原先的勇气，英雄气概已荡然无存。他该做什么呢——跑回家乡的宫殿还是隐身在林子里？他正在犹豫间，猎狗看见了他，向他扑来。他吓得赶紧跑，跑过了岩石和峭壁，穿过那看起来不可逾越的山谷。空气中回荡着狗吠声。不多久，一只狗抓住了他的背，另一只抓住了他的肩膀，其他狗也一拥而上，把牙齿埋在了他的血肉里。他的朋友们和伙伴们为猎狗的表现而欢呼。他们到处寻找阿克塔翁，喊着他的名字，让他加入这场围猎。一听到他们喊自己的名字，他就回头，但只听见他们抱怨说他已经远离了。他倒是真希望自己已经远离。可是，月亮女神

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她的愤怒也没有缓和，直到猎狗把他的身体撕成碎片。

96. 俄里翁的时运和死亡

俄里翁（Orion）是海王的儿子，一个身材魁梧、孔武有力的猎手。他的威猛和男子汉气概使他赢得了月亮女神罕见的好感。

据说，他爱的是梅罗普（Merope），她是开俄斯国（Chios）国王奥诺皮翁（Oenopion）的女儿。他一直想跟她结婚。他清理了野兽出没的岛屿，还把猎物作为礼物带给他的爱人。可是，由于奥诺皮翁总是迟迟不表态，俄里翁就试图用暴力把那公主抢过来。国王被俄里翁的举动激怒了，把他灌醉后，弄瞎了他的眼睛，并把他丢弃在海边。那盲目的英雄受到一个神谕的指点，前去寻找晨光。他跟随赛克罗普斯的打铁声，来到利姆诺斯岛（Lemnos）。在那儿，火神可怜他，把自己的一名叫塞德里安（Cedalion）的手下派给他，给他做向导，前往太阳神的住所。俄里翁肩扛着塞德里安，来到东方，见到了太阳神，后者用光线使他恢复了视力。

这之后，俄里翁追随月亮女神，跟她一起打猎。有人甚至说月亮女神爱上了他。她的哥哥对此非常不高兴，经常责备她，不过没有什么效果。一天，阿波罗发现俄里翁正在海中费力地泅渡，只有脑袋露出水面，便指给妹妹看，还说她打不中那东西。只见那狩猎女神抽出一支箭，狠狠地射向目标；波浪把俄里翁的尸体卷到了陆地。月亮女神为自己致命的错误哀号着，流了许多的眼泪，然后把俄里翁安排在群星之中，那就是猎户星座。俄里翁显得特别大，束着腰带，披着狮子皮，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棍子。他的猎狗西流斯（Sirius）跟随着他，北斗七星飞行在他的前面，为他开道。在初冬，俄里翁会用整个夜晚追逐猎物，跑过整个天空。可是，天一亮，他就会沉入他父亲的水域。在初夏，黎明时分，人们可以在东方的天空中看见他，因为他被奥罗拉钟爱着。随着白昼来临，他会渐渐变淡。最后，由于嫉妒他的幸福，月亮女神会用温情的箭把他射下。

97. 北斗七星

至今，北斗七星（Pleiads）还在俄里翁前面飞行。她们是阿特拉斯的女儿，月亮女神身边的仙女。一天，俄里翁在维奥蒂亚（Boeotia）看见她们、爱上她们并开始了追求。在绝望中，她们央求天神改变她们的形貌。于是天帝把她们变成了鸽子，还使她们成了星星。尽管她们总共有七颗，



恩狄弥翁

但只有六颗是可以看见的。因为，据说，艾蕾克特拉（Electra）离开了，她不忍心看到特洛伊城的毁灭，那是她的儿子达达努斯（Dardanus）创建的。特洛伊毁灭的惨境使她的姐妹们受到严重的影响，从那以后，她们就一直很苍白。不过，艾蕾克特拉变成了一颗彗星，头发凌乱地飘在身后，至今，她的内心仍旧无法宽慰，还在整个天空中奔走。也有人说，那失落的星星是梅罗普。由于她嫁给了凡人即科林斯国王西西弗斯，所以也被贬为凡人。

英国诗人丁尼孙在其作品《洛克斯雷官》（*Locksley Hall*）中，讲述了北斗七星的故事，那是很多读者都很熟悉的。

98. 恩狄弥翁[1]的故事

月亮女神时常不在天国尽义务，据说，这导致了奥林匹斯众神对她的怀疑。他们怀疑她是否真的在狩猎时闹出了这些风流韵事。我们很容易想到维纳斯听了传闻，肯定感到很满意。因为她由于不恰当地爱上英俊少年，经常受到月亮女神的奚落，而这回的传闻正好反映了月亮女神有着跟她一样的弱点。那狩猎女王往往心肠冷酷、不屈不服。如果我们相信古代和近代的一些诗人的说法，维纳斯确曾有过这种幸灾乐祸的言行。诗人们都把月亮女神看成了月光女神，后者比前者更加年代久远。



维德尔的七星

在一个平静而清净的夜晚，月光女神瑟蕾娜低头看见英俊的恩狄弥翁正在拉特莫斯山上放羊，不久他睡着了。女神的心为他那超凡的俊俏涌起了一股暖流。她从天上下到山上，吻了他，看着他。恩狄弥翁一直沉睡着，她一再地去看他。在奥林匹斯众神堆里，这秘密不可能长时间地保住。因为她越来越频繁地离开天上的岗位，而每每早晨即将来临时，由于为他守护了一夜，她会显得更加苍白、疲惫。最后，她的秘密被天帝识破了，于是天帝给那已经受了神恩的恩狄弥翁一个选择，或者以他所喜欢的方式死去，或者永远保持青春——但他得永远沉沉昏睡。至今，他还在卡里安的洞穴里沉睡，而月亮女神也还常常趁着黑夜下来看望他。女神还小心谨慎地保护他

---

[1] 也译为恩弟米安。

的财产，使他不至于因为生命静止而有所损失；她在保护他的安睡的同时，也保护他的羊群，使它们不至于成为野兽的猎物，并让它们的队伍不断壮大。

在济慈笔下，恩狄弥翁在经历了一次海底旅行后，与深爱他的女神相遇了：

On gold sand impearled
With lily shells and pebbles milky white,
Poor Cynthia greeted him,and soothed her light
Against his pallid face: he felt the charm
To breathlessness, and suddenly a warm
Of his heart's blood: 't was very sweet; he stayed
His wandering steps, and half-entrancèd laid
His head upon a tuft of straggling weeds,
To taste the gentle moon, and freshening beads,
Lashed from the crystal roof by fishes' tails.
And so he kept, until the rosy veils,
Mantling the east, by Aurora's peering hand
Were lifted from the water's breast, and fanned
Into sweet air; and sobered morning came
Meekly through billows:—when like taper-flame
Left sudden by a dallying breath of air,
He rose in silence, and once more'gan fare
Along his fated way.

参考译文：

金色沙地上珠缀着／百合贝以及白卵石，在这金沙上／可怜的辛西娜迎接他，让她的光／抚慰他苍白的面颊而感到慰安，／他屏息感受那魅力，心中突然／奔涌起热血：他感到非常甜蜜；／他停下漫游的脚步，似醉非醉地／枕着一大簇蔓生的野草歇息，／体味温柔的月光，新鲜的水滴——／来自水晶洞顶上鱼尾的甩打。／他这样体味着，直到玫瑰色薄纱



英俊少年阿多尼斯之死

笼住东方：这纱由奥罗拉伸手／从水波涌起的胸膛表面揭走，／让它随晨风飘动；清醒的早晨／和蔼地踏浪而来：——他默默起身，／像荧荧烛焰被东游西荡的轻风／突然一口气吹灭，他再度登程，／走他命定的道路。[1]

99．维纳斯的神话

围绕着爱神的，是一大堆关于她自己的温情与激情的浪漫传奇，还有长着翅膀的小爱神的故事，以及她的崇拜者们的故事。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说到维纳斯对战神的感情，以及她跟埃涅阿斯的父亲安奇斯（Anchises）的关系。此处，我们先讲讲她跟阿多尼斯的故事。

100．阿多尼斯的神话

一天，维纳斯脸上挂着甜美的微笑，跟她的孩子小爱神一起玩耍，不留神被小爱神的一支箭弄伤了胸脯。在伤口痊愈之前，她恰巧遇见阿多尼斯，立即就被他俘获了。她对自己平素钟爱的行宫再也没有任何兴趣。她甚至离开了奥林匹斯神山，因为对她来说，阿多尼斯比天

[1] 选自屠岸译《济慈诗选·恩弟米安》。

国还要珍贵。她一直追随着他，和他在一起。她喜欢生活在他的影子里，只关心如何培养自己的魅力。她像那位狩猎女神一样，时而穿越森林，时而翻越山岭。她跟那些很容易捕获的猎物玩追逐的游戏，而把狼和熊之类的猛兽一路扫清。她告诫阿多尼斯要注意那些危险的动物。“勇敢面对胆怯的动物，是好的，”她说，“但如果面对猛兽，你要逞能，则会不安全。”有一回，她警告完之后，就上车，由天鹅拉着腾空而去。但阿多尼斯太高傲了，以至于没有考虑维纳斯的提醒。猎狗们惊动了正在窝中的野猪，阿多尼斯投出标枪，但只伤到了野猪的一侧。那野猪用嘴巴拔出了标枪，向阿多尼斯猛追过来，一下就把利齿插进了他的腰部，使他在原野上痛苦了好一阵子才咽气。接下来的故事说：

THE LAMENT FOR ADONIS

. . . Low on the hills is lying the lovely Adonis, and his thigh with the boar's tusk, his white thigh with the boar's tusk, is wounded; and sorrow on Cypris he brings, as softly he breathes his life away.

His dark blood drips down his skin of snow; bencath his brows his eyes wax heavy and dim; and the rose flees from his lip, and thereon the very kiss is dying, the kiss that Cyprid will never forego.

. . . She hath lost her lovely lord, with him him she hath lost her sacred beauty. Fair was the form of Cypris while Adonis was living, but her beauty has died with Adonis! *Woe,woe for Cypris*, the mountains all are saying. And the oak trees answer, *Woe for Adonis!* And the rivers bewail the sorrows of Aphrodite, and the wells are weeping Adonis on the mountains. The flowers flush red for anguish, and Cytherea through all the mountain-knees, through every dell, doth shrill the piteous dirge:

Woe, woe for Cytherea, he hath perished, the lovely Adonis!

. . . When she saw , when she narked the unstanched wound of Adonis, when she saw the bright red blood about his languid thigh, she cast her arms abroad, and moaned, "Abide with me, Adonis,abide! . . . Awake, Adonis, for a little while, and kiss! . . . This kiss will I treasure, even as thyself, Adonis, since, ah,



佩特沃斯创作的爱神

ill-fated, thou art fleeing me, thou art fleeing me, thou art fleeing far, Adonis, and aet faring to Acheron, to that hateful king and cruel, while wretched I yet live, being a goddess, and may not follow thee! Persephone, take thou my lover, my lord, for thysetlf art stronger than I, and all lovely things drift down to thee. But I am ill-fated, inconsolable is my anguish; and I lament mine Adonis, dead to me, and I have no rest for sorrow.

"Thou diest, oh, thrice-desired, and my desire hath flown away as a dream! Nay, widowed is Cytherea, and idle are the Loves along the halls! With thee has the girdle of my beauty perished. For why, ah, overbold, didst thou follow the chase, and being so fair, why wert thou thus overhardy to fight with beasts?"

So Cypris bewailed her, the Loves join in the lament:

Woe,woe for Cytherea, he hath perished, the lovely Adonis!

A tear the Paphian sheds for each blood-drop of Adonis, and tears and blood on the earth are turned to flowers. The blood brings forth the rose; the tears, the wind-flower.

Woe, woe for Adonis, he hath perished, the lovely Adonis!

. . . Cease, Cytherea, from thy lamentations, to-day refrain thy dirges. Thou must again bewail him, again must weep for him another year.

参考译文：

……可爱的阿童尼斯[1] 躺倒在山上。他的大腿——他白净的大腿——上还插着野猪的獠牙。他受伤了。他给维纳斯带来了哀伤，他轻轻地呼出了自己的生命。

暗红的血沿着他雪白的皮肤滴下来，他的双眼在眉宇下变得沉重而暗淡。他的嘴唇渐渐失去了维纳斯的吻痕；维纳斯将永远不会忘记。

……她失去了她那可爱的主人，她那女神的美丽也随之而去。阿童尼斯活着时，维纳斯容貌姣好；但是她的美貌随着阿童尼斯消失了！ 悲哀啊维纳斯真悲哀，群山在说。橡树林答道"维纳斯真悲哀！"河流为维纳

---

[1] 即阿多尼斯。

斯的悲伤而哭泣，山泉为阿童尼斯而流泪。百花因为痛苦而脸红，通过所有的山腰，通过每一个山谷，维纳斯高唱着挽歌：

“悲哀啊维纳斯真悲哀，可爱的阿童尼斯，他已经消陨！”

……当她看见，当她注意到阿童尼斯那血流不止的伤口，当她看到阿童尼斯无力的大腿上淌满了鲜血，她张开手臂，哀叹道：“不幸的阿童尼斯啊，不要抛下我，你要挺住！……醒一醒啊，阿童尼斯，再吻吻我吧，你刚才还吻我来着！……我将像珍视你本人一样地珍视你的吻，因为啊，苦命的阿童尼斯，你正在逃离我，远远地逃离我，你正在去往黄泉的路上，那阎王可恨而残忍，让我，一个女神，凄惨惨地活着，不能随你而去！冥后啊，你把我的爱人，我的主人，抢去吧；因为你比我强，所有可爱的事物都漂到你那儿去了。可是，我的命好苦，我的悲痛得不到抚慰，我哀悼着我的阿童尼斯，他已经死了，而我将因为悲痛而永无安宁。

“你死了，我是多么需要你啊，但我的想望已经像梦一样地飞逝了！啊，我成了寡妇，在这庞大的殿堂里，姐妹们感到没了着落！我那美丽的花束已随你萎谢。你为何要那样冒失去追赶猎物，为何要那样鲁莽地去跟野兽争斗？”

就这样，维纳斯暗自哀伤，姐妹们也跟她一起悲悼：

“悲哀啊维纳斯真悲哀，可爱的阿童尼斯，他已经消陨！”

那帕福斯人[1]的眼泪滴到了阿童尼斯的每一滴血上，泪水与血水在地上融合，变成了花朵。血水变成了玫瑰，泪水变成了白头翁。

“悲哀啊维纳斯真悲哀，可爱的阿童尼斯，他已经消陨！”

……停一停吧，维纳斯，今天，你的挽歌就唱到这里吧。明年，你肯定还会哀悼他，肯定还会为他哭哭啼啼。

101. 丘比特与普赛克

某国王和王后有三个女儿，老大和老二的美丽固然超群，老三的美貌则是贫乏的语言所难以形容的。事实上，当人们信誓旦旦地崇拜这位美女

---

[1] 帕福斯（Paphian），塞浦路斯西南部古城。

时，连维纳斯都发现她的祭坛被遗弃了。当普赛克（Psyche）走过时，人们会高唱对她的赞歌，并在她经过的路上撒满花冠和花瓣。

这一人神颠倒的敬奉现象大大触怒了维纳斯。她抱怨说，如果一个凡间女子都能篡夺她的荣耀，那么当年美男子帕里斯就可以不把象征美艳绝伦的棕榈叶献给她，说她胜过帕拉斯和天后朱诺。于是，维纳斯叫来丘比特，把普赛克指给他看，要他把爱情之箭射入那位傲慢的少女的胸脯，让她去爱上一个卑微的、无足轻重的人。

在维纳斯的花园里，有两股泉水——一甜一苦。丘比特用两个琥珀瓶子各装了一瓶，然后把瓶子挂在箭袋上，迅捷奔向普赛克的闺房。他发现那女孩正在睡觉。尽管她那样子几乎使丘比特起了怜悯之心，但他还是在她的嘴唇上洒了几滴苦水，随后用箭尖碰了碰她的腰部。她醒了过来，睁开了眼睛。丘比特本来是隐身的，但匆忙中他以为自己被她看见了，以至于惊乱地被自己的箭划伤了。他那时顾不得自己的伤痛，只想着如何弥补自己的恶作剧。他一下子就把那瓶快乐之水全部倒在了她那丝绸一般的卷发上。

可是，由于维纳斯的作梗，普赛克的美貌没给她带来任何好处。她的两个姐姐很早以前就嫁给了两个王子，而她反而没有爱人。最终，她父母由于害怕自己的愚蠢惹恼了天神，遂去求阿波罗的神谕。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家女儿命中注定的爱人不是一个凡人。她的丈夫正在圣山上等着她呢。那是一个怪物，无论是神还是人都抵御不了他的进攻。"

这一可怕的神谕使人们的心里充满惊慌。不过，在普赛克的请求下，人们做好了应对她的命运的准备。到了那天，公主走在礼仪队伍里，那仪式与其说是一个盛大的婚礼，还不如说是一个葬礼。她的父母也跟送葬的臣民一起，来到了山上。最后大家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山上。

正当普赛克站在那儿，因为恐惧而满眼是泪水时，温情脉脉的西风之神举起了她，轻松地把她送到了一个开满鲜花的山谷里。她的心镇定了下来，躺在长满了草的河岸上睡着了。等她睡足了，精神饱满地清醒过来时，发现身旁是一片可爱的小树林，长着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树木。走进树林，她发现，就在林子中央，有一个喷泉。很快，她就到了一座宫殿旁边，那宫殿庄严的表面显示它不是凡人之手所建，而更像某个天神的逍遥

宫。她走了进去，一路上遇见的每一件东西都使她的内心充满快乐和惊奇。金色的柱子支撑着拱顶，墙壁上满是雕刻和绘画，表现的是被追逐的野兽和一些田园景象。宫殿的其他地方也满是美丽又珍贵的自然产品和艺术作品。

正当她目不暇接之时，有人招呼她（不见其人只闻其声）道："高贵的公主，您所见的一切都是您的，我们都是您的臣仆。请您回到闺房里去，在自己的床上歇息。然后您可以洗个澡，让自己精神焕发，饭菜正在隔壁的壁橱里等着您呢。"

睡了觉，又洗了澡，普赛克觉得神清气爽。她坐在厨房里，看不见一个帮手，但餐桌很快就自动显现，上面摆满了美味佳肴和玉液琼浆；看不见演奏者，但有音乐传来，愉悦她的耳朵。

就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她始终看不到自己丈夫的真面目，因为他都是趁着黑暗到来，在黎明破晓前就隐遁了。不过，他的嗓音中充满了爱意，在她的身体里激发起了同样的激情。她常常乞求他留下来，让她看看他，但他一直不同意。"你若见了我，"他说，"可能会害怕我，也可能会仰慕我。而我所求的一切就是你的爱，我宁愿你把我看成一个凡人来爱我，也不要你因为我是天神而仰慕我。"这个理由使普赛克在某种程度上平静了一段时间。可是，她实在太思念父母和姐姐了，他们都不知道她的命运状况。这份思念折磨着她的心，终于，她对夫君说出了自己的忧伤。他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答应把她的姐



普赛克在小爱神丘比特的床榻前（图曼画）

姐们带来见她。

西风之神立即应命而去，很快就带着那两位姐姐翻山越岭，来到了山谷里。她们拥抱了妹妹，她也以同样的亲密举动回报她们，然后安排那些服侍她的声音照料她们。它们领她们去吃了饭，洗了澡，还给她们看了她的金银财宝。看到这些赏心悦目的东西，两个姐姐心里顿时起了嫉妒之意。她们缠着那幸运的妹妹问她丈夫的事。普赛克回答说，她夫君是一个英俊的青年，白天一般都在山上打猎。两个姐姐不满意她的这个回答，很快就迫使她承认从未见过自己的丈夫。然后，她们进一步使她心里充满了阴郁的怀疑。也许正如神谕所预言的，她的丈夫真是一个可怕的怪物，也许是一条可怕的毒蛇，现在养着他，是为了一点点逐渐地把她吃掉。她们劝她在晚上自个儿准备一盏灯和一把利刃，还告诉她，如果她丈夫真如她们所猜测的是一个怪物该如何做。如此这般交代完毕之后，她俩就离开了她的闺房。

普赛克尽力克制自己不去听从她们的劝导，但她的心还是受到了影响。她准备好了一盏灯和一把刀，把它们藏在她丈夫看不见的地方。那天晚上，当他刚刚倒头睡去，她就悄悄地爬起来，点亮了灯——

Scarce kept back a cry
At what she saw; for there before her lay
The very Love brighter than dawn of day;
And as he lay there smiling, her own name
His gentle lips in sleep began to frame,
And, as to touch her face, his hand did move;
O then, indeed, her faint heart swelled for love,
And she began to sob, and tears fell fast
Upon the bed.—But as she turned at last
To quench the lamp, there happed a little thing
That quenched her new delight, for flickering
The treacherous flame cast on his shoulder fair
A burning drop; he woke, and seeing her there

The meaning of that sad sight knew full well,

Nor was there need the piteous tale to tell.[1]

参考译文：

她一见那人，差点没／喊出声来；因为那躺在她面前的／正是她那比黎明还要光明的／爱人；他躺在那儿，微笑着，温柔的／双唇在睡梦中的名字。／为了抚摸她的脸，他的手移动着，／那时，她那脆弱的心真的因为爱／而膨胀了。她哭了，泪水急速地掉落／到床上——可是，最后，当她转身／去吹灭灯盏时，意外地发生了一件／小事，浇灭了她心头刚刚升起的／快乐。一滴背信弃义的灯油／燃烧着，掉到了他那俊美的肩膀上／他醒了过来，看见她呆立在那儿，／完全明白了她那悲伤的表情的／含义。这悲惨的故事不需要再讲。

丘比特没说一句话，就展开雪白的翅膀飞出窗外。普赛克徒然地试图随他而去，却掉到了地上。丘比特只停留了片刻，责备她对他的不信任："我对你惟一的惩罚就是要永远地离开你，爱情不能与怀疑共处。"说罢，他就飞走了。

当普赛克恢复了平静之后，看了看四周。宫殿和花园已荡然无存。她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离姐姐们所住的城市并不远，于是她回到她们那儿，把自己不幸的故事告诉了她们。她们暗暗窃喜："现在，他也许会选择我们中的一个。"这么想着，那姐妹俩翌日清晨早早地就起来了，爬上了山，两人都呼唤着西风神来接她们，把她们送到他的主人身边。当西风神过来时，她们迫不及待地跳了起来。但西风神没能接住，于是她们掉下了悬崖，摔了个粉身碎骨。

与此同时，普赛克日夜兼程，不吃不睡，到处寻找自己的丈夫。可是，她丈夫忍受着心痛，正躺在母亲的卧室里。那位母亲正在外面忙着她自己的事情。这时，白色的海鸥掠过波涛，潜入深深的海底：

---

[1] 威廉·莫里斯：《丘比特与普赛克的故事》，选自《人间乐园》。

And rowing with his glistening wings arrived
At Aphrodite's bower beneath the sea.

参考译文：

海鸥拍动闪闪发光的翅膀，／来到爱神坐落于海底的闺房。

爱神还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呢。在贴身仙女们的陪伴下，她正玩得高兴呢。但那海鸥

But he with garrulous and laughing tongue
Broke up his news; how Eros fallen sick
Lay tossing on his bed, to frenzy stung
By such a burn as did but barely prick:
A little bleb, no bigger than a pease,
Upon his shoulder 't was , that killed his ease,
Fevered his heart, and made his breathing thick.

"For which disaster hath he not been seen
This many a day at all in any place:
And thou, dear mistress, " said he, "hast not been
Thyself among us now a dreary space:
And pining mortals suffer from a dearth
Of love; and for this sadness of the earth
Thy family is darkened with disgrace. ..."

"' T is plain that, if thy pleasure longer pause,
Thy mighty rule on earth hath seen its day:
The race must come to perish, and no cause
But that thou sittest with thy nymphs at play,

While on the Cretan hills thy truant boy
Has with his pretty mistress turned to toy,
And, less for pain than love, now pines away." [1]

维纳斯愤怒地喊道："那么，我的儿子有心上人了！而且就是普赛克。那女巫盗走了我的美貌，居然跟我竞争，啊，让我儿子爱上了她！"

维纳斯离开大海，回到她那金碧辉煌的闺房，看到了那个病恹恹的小伙子。她在门口喊道："干得好，真好！你把为娘的规定踩在了脚下，去跟我的敌人——一个根本不值得你爱的女人胡作非为。而且，你还是个孩子，就跟她勾搭上了，我倒是有了一个恨我的儿媳妇了！我要让你为你的瞎玩感到后悔，让你的婚姻的滋味变得苦涩。有一个人将磨炼你的身体，熄灭你的火炬，卸下你弓弦上的箭。多少次，我这双手把金色的光芒梳进你的头发。可现在，要等到她拔去你的头发，剪除你的翅膀，方解我心头之恨，使我不再报复。"说完这话，她急匆匆、怒冲冲地走了。

农业女神瑟蕾丝和天后朱诺邂逅她，想了解她那烦恼的脸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来得正好，"维纳斯叫嚣道，"我求你们，帮我把普赛克找出来。你们肯定已经听说了那有辱我家门庭的丑事。"那两位莫名其妙，只得平息她的怒火，说："夫人，您的公子到底犯了什么错，您要毁掉他所钟爱的女孩？难道您不明白他现在已经长大了吗？难道仅仅因为他长相看上去小，所以在您眼里她就永远是一个孩子吗？难道您想永远像这样去探察您儿子的消遣方式，去责备他的荒唐行径吗？要知道，您所责备的他的骗人勾当正是您自己的所作所为。"她们以长辈的优雅风度想方设法讨好那男孩，实际上是因为害怕他的弓箭。不过，维纳斯却因为她们对自己的错误说法颇有微词，而万分恼怒。她转身背对她们，急急地重新回到了海里。

不久之后，普赛克本人来到了农业女神的神庙，赢得了女神的善意。因为她把乱七八糟混合在一起的谷物、麦穗摆放得有条不紊，还把随意散放在那儿的收获用的农具码放得整整齐齐。瑟蕾丝还建议普赛克顺从维纳

---

[1] 罗伯特·布里吉斯：《丘比特与普赛克》。

斯的意愿，保持谦卑的姿态，力争赢取维纳斯的原谅和善意。也许那样，她能重新获取那失去的爱。

遵照瑟蕾丝的指点，普赛克来到那戴着金色皇冠的维纳斯的神庙。那女神看到她时满脸愠怒，称她为没有责任感和不讲信用的婢女，还嘲讽她给她丈夫造成了伤害，一再说像她那样品行恶劣的女孩不会给她的爱人带来任何好处。随后，维纳斯命人把普赛克带到了神庙的仓库里。那儿堆放着大量的大麦、小麦、玉米、豌豆、大豆和扁豆等，是女神给鸽子准备的食物。她给普赛克下命令说："把这里的所有庄稼分门别类，然后把同一种东西放在一个袋子里——看看你能否在黄昏前完成这工作。"说完，维纳斯就走了，普赛克则留下来开始工作。可是面对这么一件繁重的工作，她完全惊慌失措了，愚蠢地坐在那儿发呆。如果不是丘比特动员蚂蚁们来帮她一起干，她可能完成不了那工作。蚂蚁们把杂物分出类别，把每一样放在一个袋子里，随后迅疾消失。

临近黄昏时，维纳斯从众神的欢宴上回来，戴着玫瑰花冠，还有满嘴的酒气。看到普赛克把工作做完了，她立即宣称："恶人，这本不是你的工作，应该是他的。你使你自己和他都遭遇了不幸"。——说完，维纳斯扔给女孩一片黑面包，作为晚餐，然后就走了。

次日早晨，女神命人把普赛克找来，要她去从每一头金光闪耀的绵羊身上取来羊毛；那些绵羊生活在附近一条河的对岸。公主乖顺地到了河边，准备尽最大努力执行女神的命令。可是，那条河流的神灵使芦苇发出和谐的咕哝声，劝她别到公羊群中去冒险。因为那时，在冉冉上升的太阳的影响下，公羊们都怒气冲冲的。普赛克遵守大慈大悲的河神的指点，趁着正午的太阳把羊群赶到树阴里时，才渡过河去。她把粘在灌木上的金色羊毛采摘下来，然后回到维纳斯身边，两手满是金光闪闪的羊毛。可是，女神的怒气依然没有缓和，根本没有表扬普赛克的意思，她说："我很清楚，你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这工作的，虽然我到目前还不能确定你拥有可用的技巧。现在，你帮我把这盒子拿去给冥后普洛塞尔皮娜，跟她说，'维纳斯殿下请求您把您的美丽拿出一些来施舍给她，因为她在照料生病的儿子时，失落了自己的美貌'。"

普赛克听了此话，感到很高兴，因为命运掌握在了她自己的手里。她

徒步来到了阴间和人间之间的暗黑界，为了缩短旅程，她打算立即从一座塔顶跳下去。但一个声音从塔里传出来，让她放弃这个一时冲动产生的想法，还向她解释如何通过某个洞穴，可以抵达冥王普鲁托的领域。那声音还教导她如何避免一路上致命的危险，比如那守在冥府门口的三头狗，以及如何成功说服冥河上的摆渡人卡隆帮她渡过那黑暗的河，再帮她渡回来。那声音特别警告她，不要试图去探察那个装满了冥后普洛塞尔皮娜的美貌的盒子。

于是，那不幸的女孩一路上小心谨慎，安全地来到了普鲁托的王国。她被允许进入冥后的宫苑。她很高兴他们提供给她的是一些家常菜肴，而不是山珍海味。她向普鲁托传达了维纳斯的话，那装满宝物的盒子立即就给了她。她高高兴兴地离开冥府，重新回到了阳光下。

可是，由于如此顺利地完成了这个危险的任务，她就想看看那盒子里到底装着什么东西。而且她还想让自己的脸蛋也沾染上一点女神的美貌，以使自己在她那亲爱的丈夫眼里，显得更加可爱。

Therewith down by the wayside did she sit
And turned the box round, long regarding it;
But at the last, with trembling hands, undid
The clasp, and fearfully raised up the lid;
But what was there she saw not, for her head
Fell back, and nothing she remembered
Of all her life, yet nought of rest she had,
The hope of which makes hapless mortals glad;
For while her limbs were sunk in deadly sleep
Most like to death, over her heart'gan creep
Ill dreams; so that for fear and great distress
She would have cried, but in her helplessness
Could open not her mouth, or frame a word.

参考译文：

于是，她坐在路边，转动着／那盒子，久久地看着它；但是／最后，她用颤抖的双手解开了／扣子，怀着恐惧的心情，揭起了／盖子；但是，她所看见的东西／是她平生从未曾有过、也从未曾／见过的。她的头向后摆着，四肢／沉入了致命的睡眠，几乎已僵死；／噩梦爬上了她的心。她是如此／恐惧，如此沮丧，本应该大喊／大叫；但她是如此无助，以至于／根本张不开嘴巴，也说不出任何话。

然而，此时丘比特已经恢复了健康。他从房间窗户的一个裂缝里偷偷钻出来，跑到爱人睡卧的地方，把睡眠从她身上搜出来，重新塞到盒子里。然后用箭尖轻轻碰了一下普赛克，让她醒了过来。“你”，他说，“再次差点为你自己的好奇心送了命。不过，现在你得去完成我母亲强加给你的任务，其他一切都由我负责。”

说完，丘比特迅捷如闪电，穿过九重天，来到天帝面前，提出了自己的恳求。天帝怀着好意倾听了他的恳求，并在维纳斯面前为这对恋人的情事作了辩护。在征得维纳斯的同意之后，天帝命令信使神墨丘利把普赛克接到天上。普赛克一到，天帝就递给她一杯玉液琼浆，对她说：“喝了它吧，普赛克，你会成为仙女。你的丘比特将被束缚于婚姻之结，而且永远不会打破。这桩婚姻将永远保持。”

于是，普赛克重又与丘比特缔结了姻缘。经过十月怀胎，他们的千金也出世了，名叫“快乐”。

下面是英国诗人何尔维（Hervey）的一些诗句，它们很好地叙述了普赛克与丘比特的故事。

They wove bright fables in the days of old,
When reason borrowed fancy's painted wings;
When truth's clear river flowed o'er sands of gold,
And told in song its high and mystic things!
And such the sweet and solemn tale of her



普赛克与小爱神丘比特在奥林匹斯神山上（图曼画）

The pilgrim-heart, to whom a dream was given,
That led her through the world, —Love's worshiper, —
To seek on earth for him whose home was heaven!
In the full city, —by the haunted fount, —
Through the dim grotto's tracery of spars, —
'Mid the pine temples, on the moonlit mount,
Where silence sits to listen to the stars;
In the deep glade where dwells the brooding dove,
The painted valley, and the scented air,
She heard far echoes of the voice of Love,
And found his footsteps' traces everywhere.

But never more they met! Since doubts and fears.

Those phantom-shapes that haunt and blight the earth,
Had come 'twixt her, a child of sin and tears,
And that bright spirit of immortal birth;
Until her pining soul and weeping eyes
Had learned to seek him only in the skies;
Till wings unto the weary heart were given,
And she became Love's angel bride in heaven!

102. 济慈的《普赛克颂》

济慈是这样叙述普赛克的故事的。

O Goddess! Hear these tuneless numbers, wrung
By sweet enforcement and remembrance dear,
And pardon that thy secrets should be sung
Even into thine own soft-conchèd ear:
Surely I dreamt to-day , or did I see
The wingèd Psyche with awakened eyes?
I wandered in a forest thoughtlessly,
And, on the sudden, fainting with surprise,
Saw two fair creatures, couchèd side by side
In deepest grass, beneath the whispering roof
Of leaves and tumbled blossoms, where there ran
A brooklet, scarce espied!

'Mid hushed, cool-rooted flowers, fragrant-eyed,
Blue, silver-white, and budded Tyrian,
They lay calm-breathing on the bedded grass;
Their arms embracèd, and their pinions, too;
Their lips touched not, but had not bade adieu,
As if disjoinèd by soft-handed slumber,



持弓的小爱神丘比特

And ready still past kisses to outnumber
At tender eye-dawn of Aurorean love:
The wingèd boy I knew:
But who wast thou, O happy, happy dove?
His Psyche true!

O latest born and loveliest vision far
Of all Olympus' faded hierarchy!
Fairer than phoebe's sapphire-regioned star,
Or Vesper, amorous glowworm of the sky;
Fairer than these, though temple thou hast none,
Nor altar heaped with flowers;
Nor virgin-choir to make delicious moan
Upon the midnight hours;
No voice, no lute, no pipe, no incense sweet
From chain-swung censer teeming;
No shrine, no grove, no oracle, no heat
Of pale-mouthed prophet dreaming.

O brightest! though too late for antique vows
Too, too late for the fond believing lyre,
When holy were the haunted forest boughs,
Holy the air, the water, and the fire;
Yet even in these days so far retired
From happy pieties, thy lucent fans,
Fluttering among the faint Olympians,
I see, and sing, by my own eyes inspired.
So let me be thy choir, and make a moan
Upon the midnight hours;
Thy voice, thy lute, thy pipe, thy incense sweet

From swingèd censer teeming,
Thy shrine, thy grove, thy oracle, thy heat
Of pale-mouthed prophet dreaming.

Yes' I will be thy priest, and build a fane
In some untrodden region of my mind,
Where branchèd thoughts, new grown with pleasant pain,
Instead of pines shall murmur in the wind:
Far, far around shall those dark clustered trees
Fledge the wild-ridgèd mountains steep by steep;
And there by zephyrs, streams, and birds and bees,
The moss-lain Dryads shall be lulled to sleep;
And in the midst of this wide quietness
A rosy sanctuary will I dress
With the wreathèd trellis of a working brain,
With buds, and bells, and stars without a name,
With all the gardener Fancy e'er could feign,
Who breeding flowers, will never breed the same;
And there shall be for thee all soft delight
That shadowy thought can win,
A bright torch, and a casement ope at night,
To let the warm love in!

参考译文：

女神呵！请听这些不成调的韵律——／由倾心的执着和亲切的回忆所促成——／请原谅，这诗句唱出了你的秘密，／直诉向你那柔软的海螺状耳轮：／无疑我今天曾梦见——我是否目睹／长着翅膀、睁着眼睛的赛吉[1]？／我在树林里无思无虑地漫步，／突然，我竟惊奇得目眩神迷，／

[1] 即普赛克。

我见到两个美丽的精灵相依偎／在深草丛里，上面有絮语的树叶／和轻颤的鲜花荫庇，溪水流淌／在其间，无人偷窥：//周围是宁静的、清凉的、芬芳的嫩蕊，／蓝色花、银色花，紫色的花苞待放，／他们躺卧在绿茵上，呼吸得安详；／他们的手臂拥抱，翅膀交叠；／他们的嘴唇没接触，也没告别，／仿佛被睡眠的柔腕分开一时，／准备醒后再继续亲吻无数次／在欢爱的黎明睁眼来到的时刻：／带翅的男孩我熟悉；／可你是谁呀，幸福的、享福的／小鸽？他的好赛吉//啊，出生在最后而秀美超群的形象／来日奥林波斯山暗淡的神族！／蓝宝石一般的福柏[1] 减却清芒，／天边威斯佩[2] 多情的萤光比输；／你比他们美，虽然你没有神庙，／没堆满供花的祭坛；／也没童男女唱诗班等午夜来到／便唱出哀婉的咏叹；／没声音，没诗琴，没风管，没香烟浓烈／从金锭悬挂的香炉播散；／没神龛，没圣林，没神谕，没先知狂热，／嘴唇苍白，沉迷于梦幻。／啊，至美者！你虽没赶上古代的誓约，／更没听到善男信女的祝歌，／可神灵出没的树林庄严圣洁，／空气、流水、火焰纯净谐和；／即使在那些远古的日子里，远离开／敬神的虔诚，你那发光的翅膀／仍然在失色的诸神间振羽飞翔，／我两眼有幸见到了，我歌唱起来。／就让我做你的唱诗班吧，等午夜来到／便唱出哀婉的咏叹！／做你的声音、诗琴、风管、香烟浓烈，／从悬空摆动的香炉播散：／做你的神龛、圣林、神谕、先知狂热，／嘴唇苍白，沉迷于梦幻。//是的，我要做你的祭司，在我心中／未经践踏的地方为你建庙堂，／有沉思如树枝长出，既快乐，又苦痛，／代替了松树在风中沙沙作响：／还有绿阴浓深的杂树大片／覆盖着悬崖峭壁，野岭荒山。／安卧



加比利（Gabli）的月亮女神

[1] 即月亮女神狄安娜。
[2] 黄昏星即金星。

苍苔的林仙在轻风、溪涧、／小鸟、蜜蜂的歌声里安然入眠；／在这寂静的广阔领域的中央，／我要整修出一座玫瑰色的圣堂，／它将有花环形构架如思索的人脑，／点缀着花蕾、铃铛、无名的星斗／和“幻想”这园丁构思的一切奇妙，／雷同的花朵决不会出自他手：／将为你准备冥想能赢得的一切／温馨柔和的愉悦欢快，／一支火炬，一扇窗敞开在深夜，／好让热情的爱神进来！[1]

崇信维纳斯的人和神多得像海里的沙子。下面是几个幸运的：海泼枚尼斯（Hippomenes）、希罗（Hero）、皮格马利翁、皮拉穆斯（Pyramus）和法翁（Phaon）。维纳斯对美男子帕里斯（Paris）怀有好感，因为后者把美的桂冠奖给了她，而不是天后和雅典娜。在讲述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时，我们会讲到这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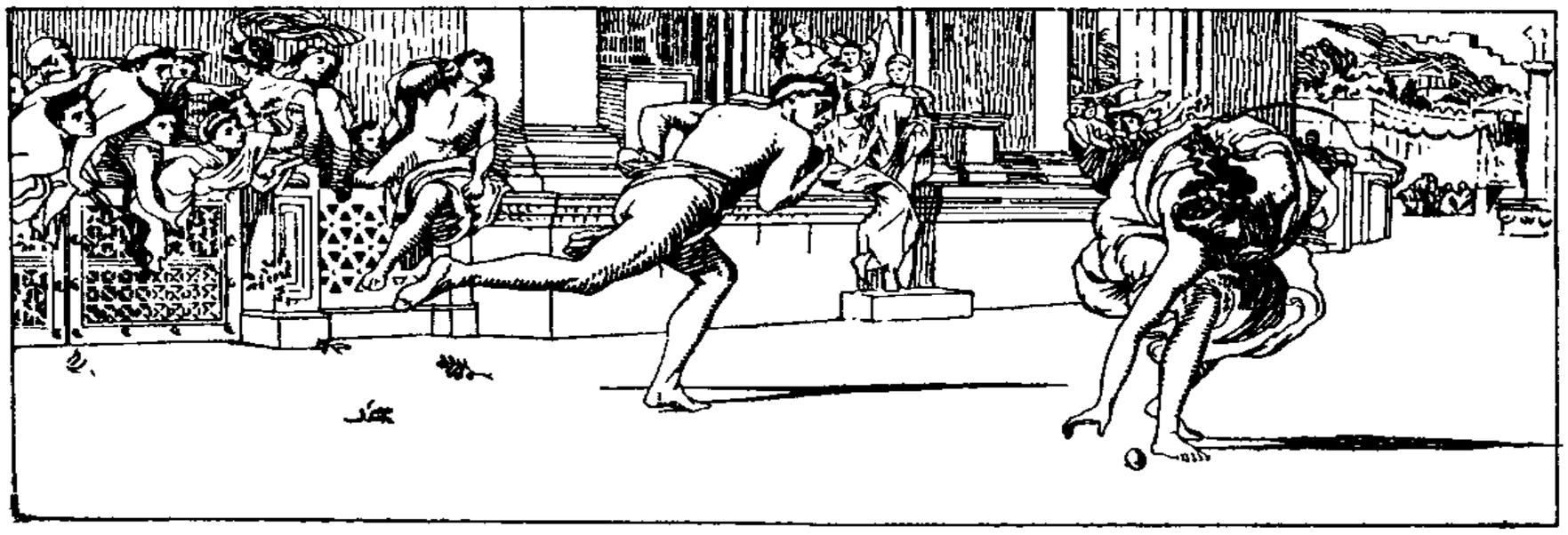
103．健步如飞的美女阿忒兰忒

健步如飞的美女阿忒兰忒（Atalanta）是维奥蒂亚城邦的苏伊纽斯（Schoeneus）的女儿。有神谕警告她说，婚姻可能毁掉她的幸福。因而，她避开有男人的聚会，一门心思参加打猎活动。她美丽、无畏、身手矫健、无忧无虑，不仅漂亮，而且性感，简直就是维纳斯——虽然她是凡人凡心。她有许多追求者，而她对他们所有的人说：“只有那个在比赛中赢了我的人，才能得到我，就当我是奖品。而所有那些比试失败者，都将面临死亡的危险。”尽管条件苛刻，但还是有人斗胆比试。海泼枚尼斯受邀担任其中一次比赛的裁判。一开始，他觉得这些求婚者为了一个妻子，这么做太冒险了。但是，当他看见阿忒兰忒脱下外袍，准备跟其中一个求婚者比试时，他的想法彻底变了，他开始对任何一个似乎要赢她的人充满嫉妒。

那少女大踏步地跑在前面，在她跑动时看起来比平常更漂亮。微风把

---

[1] 选自屠岸先生译《济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美女阿忒兰忒在跑步比赛中（泼因特画）

翅膀赠给她的双脚，她的秀发在肩膀上飘飞，那赏心悦目的裙摆在她身后摇曳着。她白皙的肌肤上染着鲜红，有如白色大理石墙面上飘拂着一片红色的帘子。她的竞争对手被远远甩在后面，并被无情地处死了。海泼枚尼斯并没有被这样的结局所吓倒，他眼睛盯着那少女，说道："你为何要夸口打败那些落伍者？让我来跟你比一比。"阿忒兰忒眼看着他，脸上露出可怜他的神色；但她心里直打鼓，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打败这样一位美好的青年。正当她踌躇之际，观众们不耐烦了，而她父亲也催促她赶紧准备。那时，海泼枚尼斯祈求维纳斯说："救救我吧，维纳斯，因为是你在驱使我这么做。"维纳斯听后，对他发了慈悲。

维纳斯自己的神庙坐落在塞浦路斯岛上，她从那儿摘取了三个苹果，在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她把苹果交给了海泼枚尼斯，并告诉了他如何使用它们。阿忒兰忒和那个爱她的人准备起跑。信号发出后，

They both started; he, by one stride, first,
For she half pitied him so beautiful,
Running to meet his death, yet was resolved
To conquer:soon she near'd him, and be felt
The rapid and repeated gush of breath
Behind his shoulder.
From his hand now dropt
A golden apple:she lookt down and saw

A glitter on the grass, yet on she ran,
He dropt a second; now she seem'd to stoop:
He dropt a third; and now she stoopt indeed:
Yet, swifter than a wren picks up a grain
Of millet, rais'd her head: it was too late,
Only one step, only one breath, too late.
Hippomenes had toucht the maple goal
With but two fingers, leaning pronely forth.
She stood in mute despair; the prize was won.
Now each walkt slowly forward, both so tired,
And both alike breathed hard, and stopt at times.
When he turn'd round to her, she lowered her face
Cover'd with blushes, and held out her hand,
The golden apple in it.
"Leave me now, "
Said she, "I must walk homeward."
He did take
The apple and the hand.
"Both I detain, "
Said he, "the other two I dedicate
To the two Powers that soften virgin hearts,
Eros and Aphrodite; and this one
To her who ratifies the nuptial vow."
She would have wept to see her father weep;
But some God pitied her, and purple wings
(What God's were they?) hovered and interposed.[1]

可是，神谕还是要应验的。这对恋人脑子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全然

---

[1] W. S. 兰多：《海泼枚尼斯和阿忒兰忒》。

忘了给予爱神应有的尊重。维纳斯被他们的忘恩负义给激怒了，她让他们去冒犯众神之母西布莉（Cybele）。西布莉是一位强力女神，她剥夺了他们的人形——那个女猎手因为以她的追求者们的鲜血为乐，所以被变成了一头母狮子，她的夫君和主人则被变成了一头公狮子——并给他俩上了轭，让他俩给自己拉车。到今天，在所有关于西布莉的雕塑和绘画中，我们仍然可以看见这幅场景。

104．希罗和勒安得

在后世的经典小说中，希罗（Hero）和勒安得（Leander）是命中注定的一对情人。尽管他俩的故事跟超自然的存在（即神）无关，甚至跟那些与超自然相联系的事件也无关。因此，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故事并不神秘。它之所以值得我们在此说一说，一是因为它具有凄婉的美，二是因为它存在于漫长的文学传统之中。勒安得住在阿比多斯，具有男子汉气概，又颇受命运的青睐。一天，他想起那是塞斯托斯的维纳斯的节日，于是，他向这位女神鞠躬。英国诗人马娄（Marlowe）写过这个故事：

On Hellespont, guilty of true love's blood,
In view and opposite two cities stood,
Sea-borderers, disjoin'd by Neptune's might
The one Abydos, the other Sestos hight.
At Sestos Hero dwelt; Hero the fair,
Whom young Apollo courted for her hair,
And offer'd as a dower his burning throne,
Where she should sit, for men to gaze upon. ...
Some say, for her the fairest Cupid pin'd,
And, looking in her face, was strooken blind.
But this is true: so like was one the other,
As he imagined Hero was his mother;
And oftentimes into her bosom flew,

About her naked neck his bare arms threw,
And laid his childish head upon her breast,
And, with still panting rockt, there took his rest.

In Abydos dwelt the manly Leander, who, as luck would have it,bethought himself one day of the festival of Venus in Sestos, and thither fared to do obeisance to the goddess.

On this feast-day, —O cursèd day and hour!—
Went Hero thorough Sestos, from her tower
To Venus' temple, where unhappily,
As after chanc'd they did each other spy.
So fair a church as this had Venus none;
The walls were of discolored jasper-stone,...
And in the midst a silver altar stood:
There Hero, sacrificing turtle's blood,
Vail'd to the ground,veiling her eyelids close:
And modestly they opened as she rose:
Thence flew Love's arrow with the golden head:
And thus Leander was enamourèd.
Stone-still he stood, and evermore he gaz'd
Till with the fire, that from his countenance blaz'd,
Relenting Hero's gentle heart was strook:
Such power and virtue hath an amorous look.

It lies not in our power to love or hate,
For will in us is overrul'd by fate.
When two are stript long e'er the course begin,
We wish that one should lose, the other win:
And one especially do we affect

Of two gold ingots, like in each respect:

The reason no man knows;let it suffice,

What we behold is censur'd by our eyes.

Where both deliberate, the love is slight:

Who ever lov'd, that lov'd not at first sight?



希罗和勒安得（凯勒画）

He kneel'd; but unto her devoutly prayed:

Chaste Hero to herself thus softly said,

"Were I the saint he worships, I would hear him";

And, as she spake those words, came somewhat near him.

He started up; she blush'd as one asham'd;

Wherewith Leander much more was inflam'd.

He touch'd her hand; in touching it she trembled:

Love deeply grounded, hardly is dissembled. . .

因此，他们通过手部的接触来交谈，直到勒安得鼓起勇气，开始用语言、叹息和眼泪来恳求。

These arguments he us'd, and many more;
Wherewith she yielded, that was won before.
Hero's looks yielded, but her words made war:
Women are won when they begin to jar.
Thus having swallow'd Cupid's golden hook,
The more she striv'd, the deeper was she strook:
Yet, evilly feigning anger, strove she still,
And would be thought to grant against her will.
So having paus'd awhile, at last she said,
"Who taught thee rbetoric to deceive a maid?
Ay me! Such words as these should I abhor,
And yet I like them for the orator."
With that Leander stoop'd to have embrac'd her,
But from his spreading arms away she cast her,
And thus bespake him: "Gentle youth, forbear
To touch the sacred garments which I wear" . . .

随后，她跟他说了塔楼的故事，那塔楼就在低声咕哝的大海岸边，她曾在那儿整日里照应维纳斯的天鹅和麻雀。

"Come thither." As she spake this, her tongue tripp'd,
For unawares, Come thither, from her slipp'd;
And suddenly her former color chang'd,
And here and there her eyes through anger rang'd;
And, like a planet moving several ways
At one self instant, she, poor soul, assays.
Loving, not to love at all, and every part
Strove to resist the motions of her heart:

And hands so pure, so innocent, nay, such
As might have made Heaven stoop to have a touch,
Did she uphold to Venus, and again
Vow'd spotless chastity; but all in vain;
Cupid beats down her prayers with his wings. ...

事情一度进展得很顺利。希罗高举着火把，站在那塔楼里。靠着这火把的指引，勒安得常常在夜间游过海峡，幸福地与希罗幽会。可是，有一天晚上起了暴风雨，大海咆哮着，勒安得的体力消耗殆尽，淹死在海中。波浪把他的尸体冲到这边的海岸，希罗看到后，绝望地跳海自尽了。

济慈描述了勒安得快要淹死时的情景：

Come hither all sweet maidens soberly,
Down looking aye, and with a chasten'd light,
Hid in the fringe of your eyelids white,
And meekly let your fair hands joinèd be,
As if so gentle that ye could not see,
Untouch'd, a victim of your beauty bright,
Sinking away to his young spirit's night,
Sinking bewilder'd 'mid the dreary sea:
'T is young Leander toiling to his death;
Nigh swooning he doth purse his weary lips
For Hero's cheek, and smiles against her smile.
O horrid dream! see how his body dips
Dead-heavy; arms and shoulders gleam awhile;
He's gone; up bubbles all his amorous breath!

参考译文：

来吧，可爱的姑娘们，沉着地来到，／让你们带着睫帘的眼睑微启，／放出深藏的目光，向下面凝视，／把白皙的子儿柔顺地携在一

道，／仿佛这样温良，你们会见不着／你们美貌的牺牲者，还没有触及，／便变做年轻的鬼魂，沉到黑夜里，／“心”“神”迷乱地沉入荒海的波涛：／是青年勒安得，正奋力游向死亡；／近乎癫狂，他要把疲倦的嘴唇／印上希罗的面颊，以微笑迎微笑。／可怕的梦呵！看他的身体死沉，／没入水里，一瞬间肩臂亮一亮：／他去了；求爱的呼吸全化为水泡！[1]

105．皮格马利翁及其雕像

皮格马利翁在女人身上看到了太多值得谴责的东西，所以最后他变得痛恨女人，并决定终身不娶。他是一个雕刻家，以其精彩技艺做了一件象牙雕像。那雕像极其美艳，是任何现实中的女人都无法媲美的。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少女形象的完美再现，除非你谦逊地对待她，否则她不会被你感动。皮格马利翁的技艺之完美到了大音希声、大巧似拙的地步，这使他的作品看起来更像是自然的杰作。最后，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创作的这个少女。他常常把手放在它身上，以确定到底是否有生命，每当那时候，他甚至无法相信它只是一件象牙雕刻。

维纳斯节到来了——在塞浦路斯，人们对这一节日的庆祝往往盛况空前。他们献上祭品，祭坛上冒着烟，香气在空中弥漫。皮格马利翁也严肃地参加了这一盛典。根据一位诗人的记叙，他站在祭坛前，胆怯地说：

O Aphrodite, kind and fair,
That what thou wilt canst give,
Oh, listen to a sculptor's prayer,
And bid mine image live!
For me the ivory and gold
That clothe her cedar frame
Are beautiful, indeed, but cold;
Ah, touch them with thy flame!

---

[1] 选自屠岸译《济慈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Oh, bid her move those lips of rose,
Bid float that golden hair,
And let her choose me, as I chose,
This fairest of the fair!
And then an altar in thy court
I'll offer, decked with gold;
And there thy servants shall resort,
Thy doves be bought and sold! [1]

参考译文：

善良又美丽的爱神啊，／请把你的一切都给我吧，／请听一个雕刻家的祈求，请把生命赐予这雕像吧！／象牙和黄金裹着她那／雪松一般的躯体；我觉得／她虽然美丽但冷冰冰的。／啊，请用你的火焰点燃她／吩咐她轻启那玫瑰般的芳唇，／命令她的金发飘扬起来，／然后，让她，这美女中的美女／看中我，就像我选定她！／我将奉上一座祭坛，用黄金／装饰，放在你的殿堂里；／你的仆人们可以在那儿祈求，／你的鸽子可以在那儿买卖。

根据这一故事的另一个版本，皮格马利翁说的不是“但愿我的雕像拥有生命”，而是“但愿我能得到一个像我那象牙雕像一样的女郎”。祈祷完毕后，他把一些香料扔进了祭坛的火里。维纳斯为表示她的欢喜和宠爱，使火焰愈蹿愈高，直达云霄。

当皮格马利翁回到家中，他惊讶地发现，那雕像戴着花环，站在他面前。

皮格马利翁把那少女叫做伽拉忒娅。维纳斯祝福了他俩的婚姻，他们的孩子叫帕福斯（Paphos）。塞浦路斯有一个以这个孩子的名字命名的城邦，维纳斯是它的保护神。

---

[1] 安德鲁·朗恩：《新皮格马利翁》。

106. 皮拉穆斯和提丝柏

在塞米拉密斯（Semiramis）统治的巴比伦王国，皮拉穆斯（Pyramus）是最英俊的男子，提丝柏（Thisbe）是最美丽的女子。他们的父母比邻而居。两个年轻人由相近到相处，由相识到相爱。他俩希望结婚，但双方父母却不许。然而，有一件事父母们是禁止不了的（因为维纳斯和丘比特支持这桩婚事）——在两人的心胸里，爱情的火焰以同样的热度熊熊燃烧着；那火焰越是被压抑，就燃烧得越强烈。他俩用叹息和眼神交谈。两家的房子之间有一堵墙，墙上有一道裂缝，那是修建时的某个错误做法导致的。它给他俩提供了声音的通道，于是，温柔的话语通过这通道来回传递。当夜晚来临，他俩必须向对方说再见时，就把嘴唇压在墙上；她压在她这边，他压在他那边。



提丝柏（爱德华·伯恩－琼斯画）

一天早上，当奥罗拉熄灭了星星，当太阳熔化了草间的白霜，他俩又在老地方相遇，并约定当天晚上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见面。那是一座矗立在城外的大建筑物——尼纳斯（Ninus）的陵墓。谁先到那儿，就必须在一棵白色的桑树下等另一个，那桑树紧挨着一道凉水泉。黄昏来临时，提丝柏先到了，她独自坐在傍晚微光笼罩的墓碑旁。突然，她看见一头母狮子，那狮子刚刚残杀过猎物，双颊依然散发着腥臭。它正在走近泉水，以消除自己的干渴。提丝柏一见狮子就跑，跑的过程中面纱掉了下来。那母狮喝完水后，转而走向树林；它看见了地上的面纱，用它那血盆大口把面纱翻来滚去、撕成碎片。

这时皮拉穆斯来到了约会的地方。他看到了沙地上狮子的爪痕，还发现了那被撕得粉碎、满是鲜血的面纱。“哦，不幸的姑娘啊”，他喊道，“是我导致了你的死亡，那就让我随你而去吧！”说完，他拔出佩剑，刺入了自己的心脏。血液从伤口处喷涌而出，把那棵白色的桑树染得通红，还渗入地下，直到树的根部。因此，从树干到果实都变成了血红色。

此时，提丝柏仍然恐惧地颤抖着，期望自己不使爱人失望。她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焦急万分地寻找着那年轻人，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自己刚刚躲过的危险。她来到桑树下，看见树的颜色发生了变化，还怀疑那是不是刚才她来过的地方。正当她犹豫之际，她看见她爱人的躯体正在死亡的痛苦中挣扎着。她尖声叫着，捶打着自己的胸脯。她抱住那已经没有生命的躯体，泪水流进那伤口，密吻着那冰凉的嘴唇。“皮拉穆斯啊，”她哭喊着，“这是怎么回事？是你的提丝柏在跟你说话啊。”听到提丝柏的名字，皮拉穆斯的眼睛睁开了，然后重又闭上。提丝柏看见自己的面纱沾满了血迹，还看见那空空的剑鞘。“为了我的缘故，你杀了自己啊，”她说道，“我也有勇气这么做，我的爱也跟你的一样强烈。可是，不幸的父亲母亲们啊，再不要不理睬我们合葬的要求。既然爱和死已经使我们结合在了一起，就让我们死后同穴。树啊，请你保留这惨死的标记，让你的桑葚成为我们血的纪念。”说罢，她用剑刺入了自己的心脏。后来，两人的尸体真的被葬在了同一个坟墓里，而桑树从那以后也一直结出紫色的果实。

107. 法翁

法翁是一个在雷斯博斯 （Lesbos） 和开俄斯之间摆渡的船夫。一天，帕福斯城邦和阿马图斯（Amathus）城邦的王后假扮成一个干瘪丑陋的老太婆，来求他摆渡。作为报偿，这位善良的王后给了法翁一种药膏。那药膏中含有某些神妙的成分，能使人保持青春和美貌。使用这药膏的结果之一是，雷斯博斯的女人们都疯狂地爱上了法翁。然而，最爱慕他的还数女诗人萨福（Sappho），她给法翁献了几首最热烈也是最珍贵的情歌。

108. 维纳斯的复仇

对那些不重视对她的祭拜或忽视她的权威的人，维纳斯从来都是有仇必报。有一个叫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的年轻人，为了逃避维纳斯的爱，却阴差阳错地爱上了月亮女神，所以惨死于维纳斯的报复。她把波吕方特（Polyphonte）变成了猫头鹰，把阿尔西诺（Arsinoë）变成了一块石头，把米拉（Myrrha）变成了桃金娘树。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会祸福并加，如对海伦、欧诺帕西法尔、阿里阿德涅、普洛克里斯、厄里菲勒和拉奥达米亚等人的做法。关于这些人的故事，我们在别处会讲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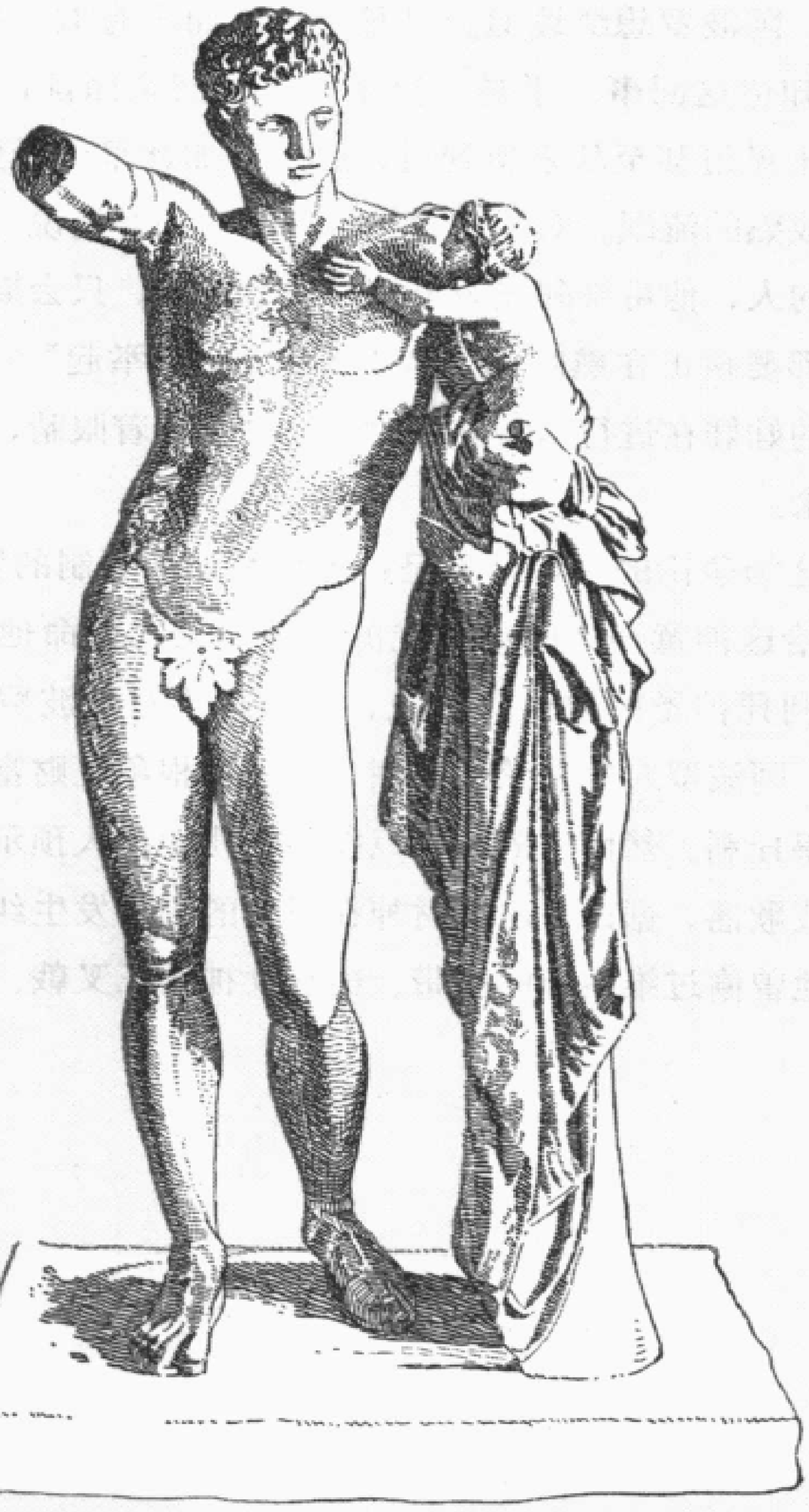
109. 墨丘利的神话

根据荷马的说法，玛伊娅是在拂晓时分生下墨丘利的——他的成长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像——中午时分就会演奏竖琴了。他走出那高不可攀的塞雷纳（Cyllene）洞窟，看到了一只乌龟，顺手就把它捡了起来，并把它杀死了。然后他在龟壳里装上了琴桥和簧片，即兴自弹自唱了一首甜美的歌谣。在同一天的傍晚时分，他偷取了同父异母哥哥阿波罗的神牛，当时那些牛正在皮埃里亚（Pierian）吃草。他用柽柳的嫩枝包裹牛脚，为了瞒过阿波罗的追查，还把它们倒着赶进了位于皮罗斯（Pylos）的洞穴。就在那儿，他把桂树枝叶堆成一处，点火焚烧这些小母牛，开始用它们来献祭，十二位主神（包括他自己）每一位都享有两头。他是想以此给人类树立一个可以效仿的献祭的榜样。



赫耳墨斯与狗

事情结束后，他回家就睡着了，依然葆有新生婴孩的天真！当他母亲警告他说，阿波罗会逮住并惩罚他时，他回答说："我知道一个比那还好玩



普拉克西泰尔斯的赫耳墨斯

的把戏!”阿波罗当然追查了这一流氓行为，最后他查到了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小孩，开始责骂那婴孩。不料，那孩子凭自己父亲的脑袋发毒誓说，他没有偷那些母牛，甚至不知道母牛是什么东西，因为他在刚才才听说母牛的名字。阿波罗想继续追查这孩子，然而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墨丘利坚持说他不知道这回事。于是，兄弟俩来到父亲面前论理，阿波罗先抱怨说：他从未见过甚至从未想到过，居然有如此早熟的盗牛贼、说谎者，如此年幼却成熟的流氓。对于这通指责，墨丘利答复说，正好相反，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哥哥阿波罗反倒是一个懦夫，只会欺负一个无助的婴孩，要知道那婴孩正在熟睡中，从来不曾想过“举起”牛群这回事。这个来自塞雷纳的娃娃在进行这番陈述时，一直眨巴着眼睛，那表情使天帝禁不住大笑起来。

天帝对这场争论的判罚结果是：墨丘利把他新制的竖琴送给阿波罗，阿波罗则送给这神童一条闪闪发光的鞭绳，正式任命他来放牧自己的牛群。当墨丘利凭神圣的冥河宣誓说，他再也不对阿波罗施行他那偷偷摸摸的伎俩时，阿波罗对他表示了感谢，并把那根象征财富、幸福和梦想的魔杖送给了墨丘利。然而，墨丘利只能用征兆向世人预示未来，而阿波罗用的是话语或歌谣。据说，这位财神在跟别的天神发生纠纷时，得到了公正的报应。他曾偷过维纳斯的腰带、美惠女神的三叉戟、火神的钳子和战神的宝剑。

第八章 关于主要的地神的神话

110. 酒神的故事

尽管农业女神瑟蕾丝是一位地上的神，但她的故事跟地下生活密切相关，那将在属于冥王普鲁托和冥后普洛塞尔皮娜的章节里讲述。酒神象征着春天的活力、万物的生长，象征着由青春和美酒带来的快乐。他有一头金色的卷发，总是睡眼惺忪。这里，让我们来关注他的漫游，以及那些受他影响的凡人的际遇（诸如潘修斯[Pentheus]、阿瑟提斯[Acetes]、阿里阿德涅以及弥达斯）。

111. 酒神巴克斯的漫游

塞墨勒（Semele）死了之后，天帝带走了他们的孩子巴克斯，并把他托付给尼萨伊安的仙女们（Nysaean），由她们把他抚养长大。为感谢她们对自己孩子的养育之恩，天帝后来把她们接到了天上，入列众星之间，并命名为许阿德丝姐妹（Hyades）。小巴克斯的另一个监护人兼老师是小林神

赛林诺斯 （Silenus）。他大腹便便，总是乐呵呵的，是牧神和一名仙女所生，也是小林神中最年老的一个。赛林诺斯可能是一位纵容学生的老师，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当他在学生队列中摇摇晃晃地行走时，如果不是其他林神们把他抚在驴子背上，他可能早就摔断脖子了。成年之后，巴克斯发明了葡萄的种植法，还发现了从葡萄中榨取美味汁液的方法。但是，天后疯狂地排挤他，把他在地球上各个不同的地方赶来赶去。在佛里吉亚，众神之母蕾娅医治好了他的创伤，并教他学习她的那套宗教仪式。随后，他开始了亚洲之行，教导亚洲人种植葡萄。



林神赛林诺斯带着小酒神去上学

他的漫游行动中最著名的部分是远行到印度，据说，那次远行持续了几年。凯旋归来后，他着手在希腊推广对自己的崇拜，但却遭到了一些王公贵族的反对，他们害怕这种崇拜所带来的混乱和疯狂。最后，他来到了故乡底比斯城。当时城邦的国王是潘修斯，此人是阿葭孽的儿子、哈耳摩尼亚和卡德墨斯的孙子。潘修斯虽然是巴克斯的表哥，但一点也不尊重这一新的宗教，还禁止国人举办与此有关的各种仪式。不过，当酒神到来的消息一传开，男女老少就会冲出去拜见他，并参加他的凯旋游行。

Fauns with youthful Bacchus follow;
Ivy crowns that brow, supernal
As the forehead of Apollo,
And possessing youth eternal.

Round about him fair Bacchantes,
Bearing cymbals, flutes, and thyrses,
Wild from Naxian groves or Zante's

Vineyards, sing delirious verses.[1]

参考译文：

羊妖们追随着巴克斯，／常春藤覆盖着他的额头，／那额头高贵得宛如太阳神，／拥有永恒不变的青春。//美丽的信徒们围着他，全都／演奏着铙钹，吹奏着笛子，／从纳克仙丛林狂奔到赞提／葡萄园，唱着狂热的歌谣。

不管潘修斯抗议、命令还是威胁，都没有用。他那些最亲近的朋友和最英明的顾问请求他别再反对酒神；但他们的提议只能使他对酒神的态度变得更加暴虐。

112. 阿瑟提斯的故事

潘修斯派遣出去抓捕酒神的人员相继都返回了。他们成功抓到了一个



酒神和萨梯

[1] 朗费罗：《饮酒歌》。

酒神的信徒，把他的双手反绑着带到了国王面前。潘修斯以死亡相威胁，命令那人说出他是谁，他打算庆祝的仪式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犯人毫无畏惧，回答说他是迈奥尼亚的阿瑟提斯，他的双亲都很贫穷，留下的遗产就是那份渔民的职业。他曾跟随他们打鱼捕捞，掌握了靠星星指引航程的水手的技艺。有一回，他来到狄阿（Dia）岛，让同伴们上岸去寻找新鲜的淡水。船员们返回时，带来了一个长相娇嫩的年轻人。他们说发现他时，他正在熟睡。他们断定他是一个贵族人家的孩子，所以把他带回来，以期能大大地敲诈一笔。可是，阿瑟提斯怀疑在那个年轻人的外表之下，隐藏着的是一个神灵，于是他为船员们的莽撞行为表示道歉。而水手们因为急于要敲诈勒索，所以对阿瑟提斯的态度表示恼怒。他们高喊道："为了我们，你省省你的祈祷吧！"尽管阿瑟提斯抵制他们的做法，但他们还是把那个年轻俘虏扔到了船上，然后扬帆启航。

那个青年正是酒神，他一边晃动着身子，似乎是要摇落睡意，一边问船员们出了什么事，他们是要把他带往哪里。其中一个船员答道："别害怕，告诉我们，你要去哪里，我们会把你送去的。""我家在纳克索斯（Naxos），"酒神说，"你们如果把我带到那里去，就会得到重赏。"他们口头上答应送他回去，但实际上却阻止舵手把船驶向纳克索斯，而是背道而驰，向着埃及驶去。到了埃及，他们可以把那小伙子作为奴隶高价出售。不久，那神祇望着大海，哭泣着说："水手们啊，这不是你们许诺要带我来的海岸，那边的岛屿也不是我的家乡。你们欺骗一个可怜的孩子，有什么值得夸耀的。"阿瑟提斯听了这话，也哭了。可是，其他所有船员都冲着他俩放声大笑，并使船加速行驶。突然间，船停在了大海中央，就仿佛它是被固定在了陆地上。船员们



萨梯与美娜德带着小酒神

被震惊了，他们奋力摇桨，尽量把帆扯开，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常春藤缠绕着船桨，紧贴着帆布，上面还缀着重重的浆果。一根长满了果实的葡萄藤沿着桅杆往上爬，还沿着船舷延伸。船员们听见了笛子声，还闻到了四处散发的酒香。酒神自己头上也戴起了葡萄叶做的冠冕，手里则拿着一支围绕着常春藤的标枪。老虎们蹲在他脚边，山猫和斑豹围着他玩耍。所有船员都被变成了海豚，绕着船游来游去。他们总共有二十人，现在只剩下阿瑟提斯了。“别害怕，”酒神对他说，“把船开往纳克索斯”。舵手依命而行。到达纳克索斯后，他们去祭坛烧了香，还向酒神举行了神圣的献祭仪式。

阿瑟提斯讲到这里，潘修斯打断了他，并命人把他拉出去处死了。可是阿瑟提斯命不该绝，那保护他的酒神使他隐形不见，就这样救了他。

同时，在希腊东南部的西塞隆（Cithaeron）山里，活跃着许多酒神的崇拜者，他们的叫喊声回响在四面八方。潘修斯为这吵闹声动怒了，他穿过树林，来到一片开阔地带，一个纵酒狂欢的场面映入了他的眼帘。也就在这一刻，女人们看见了他，其中有他的母亲阿葭莩，还有姐姐奥托诺艾和茵诺。她们误以为他是一头野猪，便向他冲去，把他撕得粉碎——他母亲还边撕边喊：“胜利喽！胜利喽！光荣属于我们!”



酒神在海上

从此，对酒神的崇拜正式在希腊确立了下来。

后来酒神在纳克索斯岛找到了阿里阿德涅。她是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国王的女儿，曾被她的爱人忒修斯抛弃。酒神是如何安慰她的呢？我们将在别处讲述这一情景。酒神受到了怎样的崇拜呢？对此，高斯写过

一首诗，我们从中选一节看看。

Behold, behold! the granite gates unclose,
And down the vales a lyric people flows;
Dancing to music, in their dance they fling
Their frantic robes to every wind that blows,
And deathless praises to the vine-god sing.
Nearer they press, and nearer still in sight,
Still dancing blithely in a seemly choir;
Tossing on high the symbol of their rite,
The cone-tipped thyrsus of a god's desire;
Nearer they come, tall damsels flushed and fair,
With ivy circling their abundant hair;
Onward, with even pace, in stately rows,
With eye that flashes, and with cheek that glows,



酒神节的游行

And all the while their tribute-songs they bring,
And newer glories of the past disclose,
And deathless praises to the vine-god sing.
. . . But oh! Within the heart of this great flight,
Whose ivory arms hold up the golden lyre?

What form is this of more than mortal height?

What matchless beauty, what inspirèd ire!

The brindled panthers know the prize they bear,

And harmonize their steps with stately care;

Bent to the morning, like a living rose,

The immortal splendor of his face he shows,

And where he glances, leaf and flower and wing

Tremble with rapture, stirred in their repose,

And deathless praises to the vine-god sing. . . .[1]

113．弥达斯国王的选择

有一回，赛林诺斯离开酒神，醉醺醺地到处漫游，被几个农夫发现后被扭送到了弥达斯国王那儿。弥达斯以王家的礼仪招待了他十天，到了第十一天，把他安然无恙地送还给了他那个神圣的学生。作为回报，酒神要



酒神拜访诗人

给弥达斯一件礼物。国王要求他所碰触到的任何东西都变成黄金，酒神答应了。弥达斯急忙试验这刚刚获得的权力，他从橡树枝条上攀下一根嫩

---

[1] 酒神颂。

枝，那嫩枝在他手上当场变成了黄金；他捡取一块石头，石头也变成了黄金；他碰了碰草皮，结果也一样；他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你会以为他已经把整个花园的生机都剥夺了。然后，他命令仆人摆上一桌丰盛的饭菜。不过，让他失望的是，他一碰到面包，面包就变硬了。当他把食物放进嘴里时，那食物磕掉了他的牙齿。他拿起一杯酒，但酒沿着喉咙往下流时，就好像是溶化了的黄金。

他竭力想消除这种权力。他憎恨这不久前还窥视着的礼物，他举起双臂——它们都金光闪闪——祈求酒神解除这种毁灭性的魔力。仁慈的酒神听了这话，就让他去帕克特鲁斯（Pactolus）河的源头，用那儿的水洗去自己的罪过，惩罚也会随之消除。弥达斯一碰到水，那制造黄金的魔力就传到了水里，河沙立即变得金灿灿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从此以后，弥达斯憎恶财富和荣耀。他居住在乡间，变成了牧神的崇拜者。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暴露了缺乏常识的毛病。他断言，作为一名音乐家，牧神是超一流的，甚至超过阿波罗。

第九章 从地上到地下

114. 农业女神瑟蕾丝、冥王普鲁托及冥后普洛塞尔皮娜的神话

瑟蕾丝寻觅普洛塞尔皮娜、歌手俄耳甫斯寻觅欧律狄刻（Eurydice），其间的故事跟地上和地下都有关系。

115. 普洛塞尔皮娜被掠走

当巨人族被天帝拘押在埃特纳山下时，冥王普鲁托害怕他们的坠落会使自己的王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这种顾虑，他上了他那辆由黑马拉着的车辇。巡视一圈后，他心里才算踏实了，因为毁坏的程度不太大。在他忙着巡视时，维纳斯正在艾利克斯山上（Eryx），跟她的儿子丘比特一起玩耍。当维纳斯看见普鲁托，她对丘比特说："我的儿子，拿出你的箭来，它们能征服一切，包括天帝本身；快把其中一支射入那边那个黑脸君主的心胸，他统治着深渊。你难道没有发现，哪怕在天国里，也有些天神

看低我们的力量？密涅瓦和月亮女神轻视我们，连瑟蕾丝都威胁我，要我跟这两位女神学。那儿是她的女儿。好，如果你还把你我的利益放在心上，就把她跟普鲁托促成一对。”那男孩挑出了最尖利、最坚实的箭，直直地射向普鲁托的心胸。



普洛塞尔皮娜被掠走

爱纳山谷里有一片树林，树林里隐藏着一个湖，那儿永远是春天。普洛塞尔皮娜就在那儿跟伙伴们一起玩耍，她们一边采摘着百合花和紫罗兰，一边唱着歌。我们可以想像，她们唱的是诗人雪莱给她们写的歌：

Sacred Goddess, Mother Earth,
Thou from whose immortal bosom,
Gods, and men, and beasts, have birth,
Leaf and blade, and bud and blossom,
Breathe thine influence most divine
On thine own child, Proserpine.

If with mists of evening dew
Thou dost nourish these young flowers
Till they grow, in scent and hue,
Fairest children of the hours,
Breathe thine influence most divine

On thine own child, Proscrpine.

参考译文：

1

庄严的女神呵，大地母亲，／是从你那不朽的胸脯，／上帝、人和禽兽得到生命，／花和叶也都从那儿绽出；／请把你最神圣的生命／传与你的孩子，普洛塞尔皮娜。

2

假如这些年轻的花朵／是从你的夜露得到哺育，／因而滋生芳郁和彩色，／成了这美好季节的骄子；／请把你最神圣的生命／传与你的孩子，普洛塞尔皮娜。[1]

普鲁托一见她，就爱上了她，并把她带走了。她向母亲和伙伴们大声呼救，但那个恶棍快马加鞭，跑出去老远，根本追不上。当他到达锡安河（Cyane）时，河神不让他通过。他在那儿用三叉戟奋力敲打河岸，大地被敲开了一个口子，他才得以回到冥界。

116. 瑟蕾丝的奔波

瑟蕾丝满世界寻觅她的女儿。当金发闪闪放光的奥罗拉早上出来时，当傍晚时分黄昏星引导着众星出现时，他们都发现她在忙着寻找。最后，她又劳累又悲哀，在一块石头上，冒着倾盆大雨，呆坐了九天九夜。她坐过的地方，现在矗立起了一座城市，叫艾留西斯。那附近住着一个老人，叫塞流斯（Celeus）。他的小女儿同情这老妇人，对她说："妈妈，"——这称呼使瑟蕾丝的耳朵感到甜蜜——"你为何要独自坐在这岩石上？"那老人企求她到他的屋子里去，但她拒绝了。当老人再次催促她时，她答道："请安静地走开吧，跟你的女儿享受幸福吧，我失去了我的女儿。"可是，

[1] 选自查良铮译雪莱：《普洛塞尔皮娜之歌》。

他们的善意最终奏效了，瑟蕾丝从石头上站起身来，跟他们走了。边走，那老头边说，他那惟一的儿子正因为发烧而卧病在床。女神弯下腰去，采摘了一些罂粟花。随后，他们走进了农舍，大家都绝望了，因为那男孩特里普托勒穆斯（Triptolemus）似乎已经没救了，可她只用一吻就把那孩子救活了，而且使他恢复了健康。一家人都很高兴，为了表示感谢，他们铺开桌子，放上了凝乳、乳酪、苹果以及带蜜的蜂巢。在吃饭的过程中，瑟蕾丝把罂粟花的汁液倒入男孩喝的牛奶里。当夜晚来临，瑟蕾丝起身抱起熟睡的男孩，用双手抚摩着他的四肢，对着他念起了肃穆的咒语，连念了三遍。然后瑟蕾丝离去，把那男孩放在了火灰堆里。男孩的母亲一直看着这位客人的一举一动，这时大喊一声，连忙跳上前去，把孩子从火堆里抢了出来。于是，瑟蕾丝现出了她的真身，神圣的光芒照耀着四方。那一家子目瞪口呆，她说："这位母亲，你确实爱你的孩子，但你刚才对他太残酷了，因为我本想把你的儿子变成神仙来着。不过他将会是伟大而有用的，会教导人类使用犁耙。人类在田间劳作总会有所收获，而他将教导他们如何利用土地的报偿。"说罢，她用一片祥云把自己包裹了起来，然后登上车辇，驾车而去。



冥王普鲁托与冥后

瑟蕾丝继续寻找女儿，最后她回到西西里，那是一开始出发的地方。她站在锡安河的岸边，河里的仙女本想把目击的一切都告诉瑟蕾丝，但是

她害怕冥王。所以，她只敢冒险拿出普洛塞尔皮娜的腰带，那是普洛塞尔皮娜在飞行时从身上掉下来的。那腰带漂到了瑟蕾丝的脚边。瑟蕾丝一见，就把诅咒抛向那无辜的大地，因为她觉得她的女儿是消失在大地之中的。随后出现了接连不断的干旱和饥馑、洪水和灾祸，直到水神出面为大地说项。因为水神曾看见大地虽然为冥王裂开通道，但那是迫于冥王的淫威，并不是出于自愿。另外，当水神从河神阿列苏莎那儿出发，跑过一层比一层低的地下世界时，曾看见过普洛塞尔皮娜。她说，瑟蕾丝的女儿看上去很悲戚，但脸上已经看不出惊慌。她似乎已经变成了王后——冥后，即冥王的有权有势的新娘，统治着死人王国。

当瑟蕾丝听到这话，她呆呆地站了好一阵子；随后，她恳求天帝介入此事，以期能把女儿归还给她。天帝同意了，但说有一个条件，即普洛塞尔皮娜在这段地下岁月里保证还没有吃过那儿的任何东西。否则，命运三女神会不允许她得到释放。于是，天帝派遣信使神墨丘利，在春神（Spring）的陪同下，前去向冥王要人。老谋深算的冥王同意了，但



德墨忒尔（瑟蕾丝）和普洛塞尔皮娜

是——普洛塞尔皮娜已经吃了冥王给她的石榴，而且还吮了石榴籽里的甜美的果肉。然而最后，双方还是达成了一个妥协性的协议，即普洛塞尔皮娜在一年中有一半时间跟母亲在一起，另一半时间则陪伴那个冥界的主人。

关于少女普洛塞尔皮娜在爱纳山谷被劫一事，有好多近代诗都歌咏过，有的还写到了死神——所有美好生命的黑心恋人；其中对死神的英俊外表描述得最为平静的，是《浆果林中的普洛塞尔皮娜》一诗。诗人仿佛也在爱纳山谷中到处漫游。他说：

I pick the flowers that proserpine let fall,
Sung through the world by every honeyed muse:
Wild morning-glories, daisies waving tall,
At every step is something new to choose;
And oft I stop and gaze
Upon the flowery maze;
By yonder cypresses on that soft rise,
Scarce seen through poppies and the knee-deep wheat.
Juts the dark cleft where on her came the fleet
Thunder-black horses and the cloud's surprise
And he who filled the place,
Did marigolds bright as these , gilding the mist,
Drop from her maiden zone?Wert thou last kissed,
Pale hyacinth, last seen, before his face?
. . . . . .
Oh, whence has silence stolen on all things here,
Where every sight makes music to the eye?
Through all one unison is singing clear;
All sounds, all colors in one rapture die.
Breathe slow, O heart, breathe slow!
A presence from below

Moves toward the breathing world from that dark deep,
Whereof men fabling tell what no man knows,
By little fires amid the winter snows,
When earth lies stark in her titanic sleep
And doth with cold expire;
He brings thee all, O Maiden flower of earth,
Her child in whom all nature comes to birth,
Thee, the fruition of all dark desire.

. . . . . .

O Proserpine, dream not that thou art gone
Far from our loves, half-human, half-divine;
Thou hast a holier adoration won
In many a heart that worships at no shrine.
Where light and warmth behold me.
And flower and wheat infold me,
I lift a dearer prayer than all prayers past:
He who so loved thee that the live earth clove
Before his pathway unto light and love,
And took thy flower-full bosom, —who at last
Shall every blossom cull, —
Lover the most of what is most our own,
The mightiest lover that the world has known,
Dark lover, Death, —was he not beautiful? [1]

117. 特里普托勒穆斯和艾留西斯人的神秘教派

这样的安排使农业女神瑟蕾丝平静了下来，她重新恢复了对大地的恩宠。她依然惦记着塞流斯一家子以及她对那个幼儿特里普托勒穆斯的许诺。于是，她去教导那男孩如何使用犁耙以及撒播种子。她让他坐在自己

---

[1] 选自G. E. 伍德佰里：《佩尔古萨湖边的普洛塞尔皮娜》。



特里普托勒穆斯和艾留西斯传说中的诸神

那由翼龙拉着的车辇上，走遍了大地上的所有国家。在她的指导下，特里普托勒穆斯还向人类赠送了具有很高价值的谷物，传授了有关农业的知识。特里普托勒穆斯回到艾留西斯后，给瑟蕾丝建造了一座神庙，并以艾留西斯人的神秘教派的名义，确立了对这位女神的崇拜。这种崇拜在场面的壮观和仪式的肃穆上，超过了古希腊其他所有的宗教庆典。



农业女神及其特使和女儿

118. 歌手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

在去过冥界又返回的凡人中，没有一个人的故

事比歌手俄耳甫斯（Orpheus）的更为凄美。他是阿波罗（兼管音乐）和文艺女神卡丽奥蒲（专管音乐）的儿子。他父亲送给了他一把竖琴，还亲自教他弹奏。所以他成了最知名的音乐家，不仅人类同胞，连野兽都会被他的音乐感动而心肠变软，树木和岩石也能感受到他的音乐魅力。他所爱的女人欧律狄刻（Eurydice）就是因为被他的音乐感动而答应嫁给他的。

婚神许门（Hymen）受到感召，亲身出席了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婚礼，但他没有带来幸福的预兆：他的火炬冒着烟，熏得自己流出了眼泪。欧律狄斯心里一直记着这一令人丧气的预兆。婚后不久，欧律狄刻被阿里斯塔乌斯（Aristaeus）看到，那羊倌震惊于她的美貌，于是开始追逐她。在逃跑的过程中，她踩到了草地里的一条蛇，脚被咬了一口，死掉了。俄耳甫斯唱着歌，向所有的人和神倾诉他的悲哀。但他发现怨诉没有任何作用，于是决定到那个死人世界里去寻找妻子。他通过一个位于塔纳鲁斯岬角（Taenarus）边沿上的洞穴，下到了阴暗的国度。



歌手俄耳甫斯及其爱人欧律狄刻（雷顿爵士画）

俄耳甫斯穿过一群群幽灵，来到冥王和冥后跟前。他边弹边唱，诉说自己要回妻子的请求。如果要不回妻子，他自己也不想回去了。他唱得哀感顽艳，连幽灵们都流下了眼泪。坦塔路斯（Tantalus）尽管渴得要命，但暂停了在水中求水的努力；那带着伊克西翁（Ixion）永远不停地旋转的车轮居然也停住了；秃鹰暂停撕扯普罗米修斯的肝部；丹尼亚斯（Danaus）的女儿们停下了用筛子舀水的工作，而西西弗斯则坐在那块他必须滚上山

顶的石头上侧耳倾听。据说，甚至连复仇三女神的脸颊都被泪水打湿了，那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啊。冥后和冥王都无法抵制那音乐的魔力。他们把欧律狄刻叫来。她从一群刚到冥界的幽灵中走出来，拖着伤脚，一瘸一拐的。冥王准许俄耳甫斯带走妻子，但有一个条件，即直到他们回到阳界，他才可以回头看自己的妻子。他们同意这条件，便开始上路；他带路，她跟着。那吟游诗人牢记着这条件和自己的许诺，所以没有碰到任何障碍，他们就穿过了冥界里的种种恐怖场景。整个冥界都屏住了呼吸。



俄耳甫斯与爱人欧律狄刻道别

. . . On he stept,
And Cerberus held agape his triple jaws;
On stept the bard. Ixion's wheel stood still.
Now, past all peril, free was his return,
And now was hastening into upper air
Eurydice, when sudden madness seized
The incautious lover; pardonable fault,

If they below could pardon:on the verge
Of light he stood, and on Eurydice
(Mindless of fate, alas! And soul-subdued)
Lookt back.

There, Orpheus! Orpheus! There was all
Thy labor shed, there burst the Dynast's bond,
And thrice arose that rumor from the lake.
"Ah, what! " She cried, "what madness hath undone
Me! And, ah, wretched! thee, my Orpheus, too!
For lo! The cruel Fates recall me now;
Chill slumbers press my swimming eyes. . . . Farewell!
Night rolls intense around me as I spread
My helpless arms . . . thine, thine no more...to thee."
She spake, and , like a vapor, into air
Flew, nor beheld him as he claspt the void
And sought to speak; in vain; the ferry-guard
Now would not row him o'er the lake again,
His wife twice lost, what could he? Whither go?
What chant, what wailing, move the Powers of Hell?
Cold in the Stygian bark and lone was she.

Beneath a rock o'er Strymos's flood on high,
Seven months, seven long-continued months, 't is said,
He breath'd his sorrows in a desert cave,
And sooth'd the tiger, moved the oak, with song.[1]

色雷斯的姑娘们竭力想抓住俄耳甫斯，但他斥退了她们的追逐。最后，

---

[1] W. S. 兰多：《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

其中的一个受到酒神仪式的激励，大声喊道："看看那边那个轻视我们的人！"说完向俄耳甫斯投去标枪。那凶器经过他的琴音，落到他的脚边，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她们用来掷向她的石头也是如此。于是，她们用尖声高叫淹没了他的琴音，然后用标枪和石头淹没了他的身体。她们像疯狗一样，扯烂了他的躯体。然后，她们把他的脑袋和竖琴扔进了河里。那脑袋和竖琴随波逐流，一路哼唱着悲伤的乐曲，两岸应和着。文艺女神们把他尸体的碎块埋葬在里贝斯拉（Libethra）。据说，那个地方的夜莺整日在他的坟头歌唱，歌声比希腊其他任何地方的夜莺都更为美妙。天帝把俄耳甫斯的竖琴放在了群星之间，不过，那吟游诗人的阴魂则再度去往冥界，跟欧律狄刻会合了。

其他到过那黑暗王国又回来的凡人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忒修斯、尤利西斯和埃涅阿斯。

第十章 海王的神话

119. 海洋的主人

海王是所有咸水水域和淡水水域的主人，这里讲述他如何挑衅性地去侵占属于其他天神的陆地，还有他是如何摇撼或保护大地的。这些故事还讲到了他跟其他天神的竞争，如他跟密涅瓦争夺雅典，跟日神赫利奥斯争夺科林斯，跟天后争夺阿尔戈斯，跟天帝争夺爱琴娜，跟阿波罗争夺德尔菲。他不是每次都亲自出马到那些他意欲占有或惩罚的地方去，而是派遣某个怪物去。这一点在有关安德洛美达（Andromeda）和赫西娥涅（Hesione），或者是特洛伊的国王拉俄墨冬（Laomedon）的女儿的故事中将会讲到。

天帝把巨人族镇压后，对海王和阿波罗依然感到不快，便把他们罚下了天庭。据说是逼迫他们暂时辞去自己的本职工作，去为拉俄墨冬工作，后者那时正在筹备建造特洛伊城。他们帮助那国王建起了城墙，但国王却拒绝付给他们预先商谈好的工钱。这大大触犯了海王，他用洪水洗劫了国



海　王

王的领地，还派遣了一个海中怪物去打击国王。为了满足海王的报复欲，绝望的国王不得不献出自己的女儿。可是，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正好路过那儿，杀了怪物，救了少女。然而，海王的怒火更旺了。嗣后，当希腊联军远征前去攻打特洛伊时，海水还是火热的。

海王跟一些凡间女子生了几个儿子，他们跟他一样，也是脾气暴躁、不能自控，如蛮横的拉斯特里戈尼亚（Laestrygonians）、俄里翁、独眼巨人泼利菲墨斯（Polyphemus）以及巨人安泰，最后这位是被赫拉克勒斯除掉的。海王的后代还有一些是可怕的强盗，关于他们的生平际遇，我们在别处还会讲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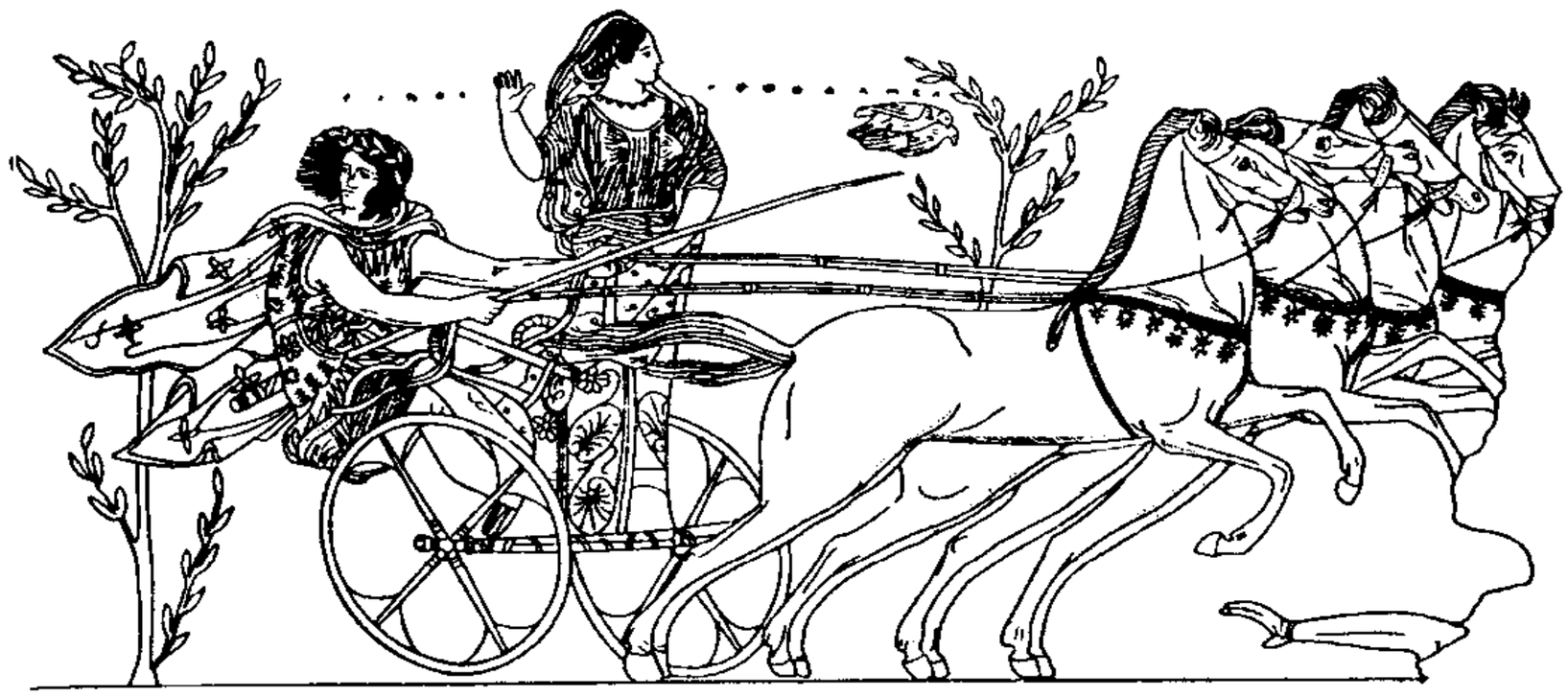
120. 溪水和泉水的主人

海王本是深海的统治者，但众所周知，他喜欢摇撼大地，使自然秩序发生混乱。这曾使地下的冥王从宝座上跳下来，因为他生怕那地下世界的天顶会掉下来，砸到他脑袋上。但是，作为溪水和泉水的主人，海王也会表现出比较温和的性格。阿密摩涅（Amymone）是国王丹尼亚斯（Danaüs）的女儿，她受父命前去汲水，遇到一个小林神并被后者追逐。海王听到她的呼救后，赶走了那小林神，还跟那少女好上了。他作他的三叉戟往地下钻了个孔，随着他一声招呼，一股泉水喷涌而出，现在那股泉水的名字还叫丹尼亚斯。他也爱女神瑟蕾丝，他的河流都穿过后者的草原。他还爱过牧羊女阿尔涅（Arne），那是风神（Aeolus）的女儿；正是因为她，他成了维奥蒂亚人的祖先。另外，他还曾化装成公主提萝（Tyro）的爱人艾尼佩乌斯（Enipeus），去向公主求爱，生下了佩利阿斯和内流乌斯（Neleus）；

两人后来都成了牧马人——因为海王特别喜欢马。也许驯养马匹跟驯顺波浪有类似之处，所以海王会被这些四蹄动物所吸引；也许那是因为马匹是在由他的溪流灌溉的草原上越长越美，越跑越快的。据说，世界上第一匹也是跑得最快的马叫阿里翁（Arion），他就是海王和瑟蕾丝的后代，也有人说是他和复仇三女神中的一个所生的后代。

121．佩罗普斯和希波达弥亚

佩罗普斯（Pelops）是尼俄伯的兄弟。海王把训练和驾驭马匹的技艺传授给了他——佩罗普斯学得很好。欧诺马乌斯（Oenomaüs）是伊利斯城邦（Elis）的国王、战神的儿子。佩罗普斯突然爱上了他的女儿希波达弥亚。但是，据说没有男人能赢得希波达弥亚，除非在车赛中胜过她的父亲。没有人能在比赛中输了还能活着走出赛场。曾有一个神谕警告欧诺马乌斯说，要戒备他未来的女婿。因此，他给自己配备了宝马良驹，这些马的速度快得犹如旋风。不过，佩罗普斯从海王那儿弄来了几匹生有翅膀的飞马，一参加比赛就赢了——有人说是因为他的马的速度，也有人说是因为他得到了希波达弥亚的襄助。据说，希波达弥亚贿赂了父王的车手米尔提鲁斯（Myrtilus），让他从欧诺马乌斯的座驾上抽掉了一颗螺丝钉。不过，这种说法没有确切的证据。不管怎么样，佩罗普斯娶了希波达弥亚。然而，佩罗普斯极其浅薄，他把米尔提鲁斯扔进了大海。这一恩将仇报的举动导致了他自己的厄运，因为米尔提鲁斯在临死时，诅咒了这个谋杀者。



佩罗普斯赢得比赛，希波达弥亚在观望

第十一章 比较次要的神话

122. 星与风的神话

关于星与风以及其他天国中比较次要的力量的故事，相互都紧密相关。风要扫过天空就得亲吻星星，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关于奥罗拉、空气女神奥拉 (Aura)、启明星佛斯佛 (Phosphor) 和金牛座海尔赛尼 (Halcyone) 的故事，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完整的序列。



启明星、黎明女神和日神一起由海上升起

123. 瑟法鲁斯和普洛克丽丝

奥罗拉爱上了年轻的猎手瑟法鲁斯（Cephalus），便把他掳掠而去，献尽殷勤，力图使他心甘情愿地跟着她，但徒劳无功。瑟法鲁斯更加关心的是妻子普洛克丽丝（Procris），而不是那女神。最后，奥罗拉放弃了他，颇为不悦地说："走吧，你这个毫不领情的凡人，去跟你老婆一起过吧；但是，如果你能再度见到她，你会难受的。"

瑟法鲁斯回到家里，跟往常一样，和妻子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普洛克丽丝是月亮女神宠爱的信徒，曾从月亮女神那儿获得了用于打猎的一头猎狗和一柄标枪。她把这两样宝物转交给了丈夫。据说，有一回在乡下，



在黎明女神的带领下，日神升起（贵多·勒尼画）

当那条猎狗快要追上一只迅捷无比的狐狸时，反而被那猎物变成了石头。因为猎狗和狐狸都是天上神灵所创造，神灵们欣喜于它俩的速度，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征服另一方。那柄标枪仿佛命中注定似的要完成一项悲惨的工作。那天，瑟法鲁斯打猎太累了，便跟往常一样，在一片浓荫里，伸展开四肢，享受习习微风。有时，他会大声说："来吧，温柔的奥拉，你这甜美的微风女神，来减弱这灼烧我的热气。"有人蠢笨地以为瑟法鲁斯是在呼唤他的情人，还把这所谓的秘密告诉了普洛克丽丝。普洛克丽丝将信将疑，第二天早上瑟法鲁斯一出门，她就偷偷地跑出来，藏身在那个告密者所指的地点。瑟法鲁斯累了的时候，又像往常一样，伸展开四肢，躺在碧绿的河岸上，呼唤着美丽的奥拉的名字。突然，他听见，或者说他以为

他听见了，灌木丛中传来的啜泣声。他认定这声音来自某种野兽，所以把标枪投向了声音发出来的地点。一声惨叫告诉他，标枪确实击中了目标。他冲向目标所在地，从地上举起了他那受伤的妻子。普洛克丽丝最终睁开了微弱的眼睛，竭力说出最后这几句话："我的夫君啊，如果你曾经爱过我，如果我曾经值得你对我的善意，我恳求你，答应我这最后一个请求，不要娶那个讨厌的'微风'！"说罢，她就在爱人的怀抱中断了气。

124．多布森的《普洛克丽丝之死》

下面给出了一个不同版本的故事：

Procris, the nymph, had wedded Cephalus;—
He, till the spring had warmed to slow-winged days
Heavy with June, untired and amorous,
Named her his love; but now, in unknown ways,
His heart was gone; and evermore his gaze
Turned from her own, and even farther ranged
His woodland war; while she, in dull amaze,
Beholding with the hours her husband changed,
Sighed for his lost caress, by some hard god estranged.
So, on a day, she rose and found him not.
Alone, with wet, sad eye, she watched the shade
Brighten below a soft-rayed sun that shot
Arrows of light through all the deepleaved glade;
Then, with weak bands, she knotted up the braid
Of her brown hair, and o'er her shoulders cast
Her crimson weed; with faltering fingers made
Her golden girdle's clasp to join, and past
Down to the trackless wood, full pale and overcast.

And all day long her slight spear devious flew,

And harmless swerved her arrows from their aim,
For ever, as the ivory bow she drew,
Before her ran the still unwounded game.
Then, at the last, a hunter's cry there came,
And' lo! a hart that panted with the chase.
Thereat her cheek was lightened as with flame,
And swift she gat her to a leafy place,
Thinking, "I yet may chance unseen to see his face."

Leaping he went, this hunter Cephalus,
Bent in his hand his cornel bow he bare,
Supple he was, round-limbed and vigorous,
Fleet as his dogs, a lean Laconian pair.
He, when he spied the brown of Procris' hair
Move in the covert, deeming that apart
Some fawn lay hidden, loosed an arrow there;
Nor cared to turn and seek the speeded dart,
Bounding above the fern, fast following up the hart.

But Procris lay among the white wind-flowers,
Shot in the throat. From out the little wound
The slow blood drained, as drops in autumn showers
Drip from the leaves upon the sodden ground.
None saw her die but Lelaps, the swift hound,
That watched her dumbly with a wistful fear,
Till, at the dawn, the hornèd wood-men found
And bore her gently on a sylvan bier,
To lie beside the sea, —with many an uncouth tear.

125．瑟耶克斯和海尔赛尼

奥罗拉与瑟法鲁斯的儿子是启明星佛斯佛。佛斯佛的儿子瑟耶克斯



日出时分：曙光女神追逐着猎手瑟法鲁斯

（Ceyx）是特拉奇斯（Trachis）的国王，曾娶风王的女儿海尔赛尼（Halcyone）为妻。他们统治的时期一直国泰民安，直到瑟耶克斯的弟弟意外死亡。因为随后就发生了一些可怕的怪事，使瑟耶克斯感到众神在敌视他。于是，他决定远行到位于艾奥尼亚的克拉罗斯（Claros）神庙去求取阿波罗的神谕。尽管他妻子屡次乞求他别去（因为作为风神的女儿，她知道海上的暴风雨是极其可怕的），但他还是启航出发了。不久，他果然因船舶失事而被淹死了。瑟耶克斯最后的祈求是，海浪能把他的尸体运送到妻子的身边，让妻子亲手把他埋葬。

与此同时，海尔赛尼每天数着日子，直到她丈夫许诺回来的那一天。她不断地向所有的神灵烧香祈求，拜的最多的是天后。终于，天后再也忍受不了海尔赛尼的祈祷，因为她为之祈祷的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天后召来彩虹女神，命令她到睡神的住地去，请求睡神假扮成瑟耶克斯的模样，去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实情告诉海尔赛尼。

彩虹女神穿上了五彩缤纷的外袍，整个天空都染上了她的颜色。她到西莫里安地区附近的洞窟去寻找睡神，因为睡神就住在那儿。太阳神都不敢到那儿去，因为阴云都从地上升

到那儿聚集起来，所以光线非常微弱。公鸡从不曾向奥罗拉高声啼鸣，狗和鹅也从不曾打破沉寂。没有野兽或牛群或树枝曾随风而动，也不曾有人的谈话声打破寂静。峭岩底下流淌着的是忘河，它的低声咕哝会使万物沉睡。睡神的洞门口生长着罂粟，正是从这些罂粟的枝叶中，夜神提取出睡药，并洒遍黑暗的大地。实际上洞口既没有铰链吱吱作响的大门，也没有守门人。在洞内中央，有一张乌木床，床上装饰着黑色的羽毛和黑色的帘布。睡神四肢放松，正在床上沉睡。躺在他周围的是千奇百怪的梦，多得犹如丰收季节的根茎、树林里的叶子、海边的沙粒。

彩虹女神拨开那些把她团团围住的梦，使洞窟亮堂起来，并把天后的口信告诉了睡神。只见那睡神几乎连眼睛都没睁开，好像他要把自己弄醒都很困难似的。

睡虫正在向彩虹女神爬来，她赶忙离开洞窟，回到了自己的住地。睡神只叫来了他的一个叫催眠（Morpheus）的儿子，让他去执行彩虹女神传达的命令；因为在假冒人类方面，催眠神是个顶刮刮的专家。吩咐完之后，睡神又把脑袋倒在枕头上，把自己交托给了那令他感激不尽的安睡。



睡　神

催眠神扇动无声的翅膀，飞到了哈耳摩尼亚城邦。在那儿他假扮成了瑟耶克斯的模样，像死人一样面色惨白，全身裸露着，还淌着水，站在形容枯槁的海尔赛尼的床前，告诉她爱琴海的风已经击沉了她丈夫的船舶，瑟耶克斯已经死了。

海尔赛尼从睡眠中惊醒，哭泣着，呻吟着。天一亮，她就跑到海边，看见远远的有一个物体，正在被海浪冲刷着。待它漂得更近些，她认出是自己丈夫的尸体。绝望之中，她跳下防波堤，旋即被变成了一只翠鸟，边

飞边倾吐出痛苦的歌声。众神同情她，把瑟耶克斯也变成了鸟。在冬至前七天和后七天里，天帝禁止风吹。因此，在那段日子里，翠鸟可以在巢中孵育小鸟，水手们也能安全航行。风神限制着风，以使孙辈们能得到和平。

126. 奥罗拉与梯托诺斯

奥罗拉的心旌似乎经常被凡人的爱情所激荡。她最喜欢的是最后一个情人梯托诺斯（Tithonus），那是特洛伊王拉俄墨冬的儿子。奥罗拉把他偷抢出来，并成功地说服天帝使他成了不死的神仙。可是，由于天帝忘了在他身体里注入青春，所以一段时间之后，奥罗拉就开始发现他变老了。这使奥罗拉感到莫大的羞辱，当梯托诺斯满头银丝时，她离开了他。不过，梯托诺斯依然住在她的宫殿里，享受着美味佳肴，穿戴着绫罗绸缎。等到梯托诺斯四肢无力时，奥罗拉就把他关在卧室里，有时外面的人们可以听到他微弱的呼喊声。最后，她把他变成了一只蟋蟀。

127. 英国诗人丁尼孙的《梯托诺斯》

The woods decay, the woods decay and fall,
The vapors weep their burthen to the ground,
Man comes and tills the field and lies beneath,
And after many a summer dies the swan.
Me only cruel immortality
Consumes: I wither slowly in thine arms,
Here at the quiet limit of the world,
A white-haired shadow roaming like a dream
The ever silent spaces of the East,
Far-folded mists, and gleaming halls of morn.

Alas! For this gray shadow, once a man—
So glorious in his beauty and thy choice,

Who madest him thy chosen, that he seem'd
To his great heart none other than a God!
I ask'd thee, "Give me immortality."
Then didst thou grant mine asking with a smile,
Like wealthy men who care not how they give;
But thy strong Hours indignant work'd their wills,
And beat me down and marr'd and wasted me,
And tho' they could not end me, left me maim'd
To dwell in presence of immortal youth,
Immortal age beside immortal youth,
And all I was, in ashes. Can thy love,
Thy beauty, make amends, tho' even now,
Close over us, the silver star, thy guide,
Shines in those tremulous eyes that fill with tears
To vary from the kindly race of men,
Or pass beyond the goal of ordinance
Where all should pause, as is most meet for all?

A soft air fans the cloud apart; there comes
A glimpse of that dark world where I was born.
Once more the old mysterious glimmer steals
From thy pure brows, and from thy shoulders pure,
And bosom beating with a beart renew'd.
Thy cheek begins to redden thro' the gloom,
Thy sweet eyes brighten slowly close to mine,
Ere yet they blind the stars, and the wild team
Which love thee, yearning for thy yoke, arise,
And shake the darkness from their loosen'd manes,
And beat the twilight into flakes of fire.

Lo! Ever thus thou growest beautiful
In silence, then before thine answer given
Depqrtest, and thy tears are on my cheek.
Why wilt thou ever scare me with thy tears,
And make me tremble lest a saying learnt
In days far-off, on that dark earth, be true?
" The gods themselves cannot recall their gifts."

Ay me!ay me!with what another heart
In days far-off, and with what other eyes
I used to watch— if I be he that watched—
The lucid outline forming round thee;saw
The dim curls kindle into sunny rings;
Changed with thy mystic change, and felt my blood
Glow with the glow that slowly crimson'd all
Thy presence and thy portals, while I lay,
Mouth, forehead, eyelids, growing dewy-warm
With kisses balmier than half-opening buds
Of April, and could hear the lips that kiss'd
Whispering I knew not what of wild and sweet,
Like that strange song I heard Apollo sing,
While Ilion like a mist rose into towers.

Yet hold me not forever in thine East:
How can my nature longer mix with thine?
Coldly thy rosy shadows bathe me, cold
Are all thy lights, and cold my wrinkled feet
Upon thy glimmering thresholds, when the steam
Floats up from those dim fields about the homes
Of happy men that have the power to die,

And grassy barrows of the happier dead.
Release me, and restore me to the ground;
Thou seest all things, thou wilt see my grave:
Thou wilt renew thy beauty morn by morn;
I earth in earth forget these empty courts,
And thee returning on thy silver wheels.

参考译文：

森林会腐朽，森林腐朽而倒下，／蒸汽把它的重负泪洒大地，／人来了，他耕田，然后躺在下面；／活过许多年，天鹅也要死去。／唯独我，受到残酷的永生熬煎，／而在你手臂环抱中慢慢枯萎。／在这儿，在世界安宁肃穆的边缘，／一个白发苍苍的幻影，像个梦，／彷徨在东方永远寂静的太空，／在雾霭中，在晨曦微明的大厅。

呜呼！这个灰色的幻影，他曾经／是一个人——如此俊美而荣耀，／你选中了他，使他豪迈的心里／觉得自己纯粹就是一个神！／我要求你："请你给予我永生。"／你嫣然一笑应允了我的要求，／像富人随手给予而毫不考虑。／但强大的时序女神[1] 铁面无情，／击倒了我，把我毁坏、耗损，／尽管她们杀不死我，却叫我／以残废之躯与永生的青春作伴，／永生的老朽在永生的青春身边，／我成了一堆灰烬。你的爱情、／你的美怎能补偿？尽管现在／我们头上的银星——你的指路星／照着你战栗的眼睛在听我说话时／泪光闪闪！让我去吧，把你的／赠礼收回。为什么一个凡人／想要偏离人类的一切伙伴，／想要跨越注定的终极的门槛？／那是人人留步的最合适之处！

轻风分开云层，云缝里刹那间／闪现了我从中出生的黑暗世界。／又一次，那古老而神秘的微光／滑下你纯洁无瑕的眉头、肩头／与胸口，那儿跳动着苏醒的心房。／你的脸从朦胧中开始发红，／甜甜的眼睛对着我渐渐发亮，／直到星星们黯然无光，忠于你的／野性的马群渴望着为你

---

[1] 即时间女神，一共有三位，执掌着万物的生、成及死。

驾车，／从它们散开的马鬃上抖落暗影，／四蹄把晨曦敲击成片片火花。

看哪，你永远是这样默默地／呈现出丽色；然后，没有答复我／就离去，只把泪珠留在我颊上。

为什么你老是用泪珠使我惊恐？／使我害怕我在那黑暗的大地上／很久前听到的谚语竟是事实：／“天神们不能收回自己的赠品。”

唉！唉！在那遥远的往日／我曾以何等样的心和眼睛／凝视你——如果我就是当年的凝视者——／看你光辉的轮廓渐渐显现，／看你朦胧的卷发燃起金光，／我追随你神秘的变化，感觉到／渐渐烧红你的丰采和门廊的／那股热力，灼热了我周身血液；／我躺着，嘴、额、眼皮如露水般湿润，／承受着比四月蓓蕾还温柔的吻，／我能听见吻我的芳唇悄悄地／低语着不知什么——又野，又甜，／恰似当伊利昂城堡如雾方升，／我听得阿波罗唱出的神奇歌声。

但不要再把我长留在你的东方，／我们的天性怎能继续相伴？／你玫瑰红的暗影冷冷地浴着我，／冷冷的是你的星光，我枯皱的脚／踏着你微明的门槛发冷，当蒸汽／从那朦胧的田园上升，在那里／住着有权利逝世的幸福的人们／和更幸福的荒冢里的死者。／放我去吧，请把我还给大地。／你看见一切，你将看见我的坟；／你每天早晨都更新你的美丽，／而我，土中土，将忘却这空阔的宫阙和驾着银色车轮回归的你。[1]

128. 门农

门农（Memnon）是奥罗拉和梯托诺斯的儿子、埃塞俄比亚的国王。在特洛伊战争中，他曾带兵支援特洛伊，受到特洛伊国王普里阿姆的隆重接待。他英勇善战，曾杀死内斯托（Nestor）的儿子安提洛克斯（Antilochus），还曾在海湾里牵掣希腊联军，直到阿基琉斯亲自出马，把他打败为止。

奥罗拉亲眼看见自己儿子战死的情形，遂命令风神把门农的尸体运到

[1] 选自飞白译《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迈西亚（Mysia）境内的埃塞普斯（Aesepus）河畔。黄昏时分，女神在时光女神和普勒阿德丝姐妹的陪同下，前去河边悼念儿子。夜神在天空中布满乌云，整个世界都在悼念女神的儿子。在仙女们居住的树林中，有一条溪流，埃塞俄比亚人把他们国王的坟墓建在了高高的溪岸上。天帝把他葬礼上的火星和灰烬都变成了小鸟。这些小鸟分成两拨，相互打斗，最后两败俱伤，纷纷掉入火焰。埃塞俄比亚人每年都会在门农的忌辰举行仪式祭奠他。但奥罗拉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安慰，露珠就是她的泪水。



门农之死

甚至在门农死后，他与奥罗拉（黎明女神）的血缘关系也被不断确证着。在尼罗河岸边有两座巨石雕像，其中一座就叫门农。据说，当晨曦照到这座雕像上时，它就会产生一种类似于弹奏琴弦的噼啪声。

So to the sacred Sun in Memnon's fane
Spontaneous concords choired the matin strain;
Touched by his orient beam responsive rings
The living lyre and vibrates all its strings;
Accordant aisles the tender tones prolong,
And holy echoes swell the adoring song.[1]

参考译文：

在门农的圣殿里，向着神圣的太阳／唱诗班自发而和谐地唱起了晨歌；／受到这东方的光线的抚触，七弦琴／所有的琴弦都奏出了生动的乐音。／走廊里久久地回荡着这温柔的和音，／神圣的回音使这敬慕的歌声远扬。

[1] 达温：《植物园》。

第十二章 比较次要的地神

129.潘——自然的化身

远古异教徒们有一个可爱的特征，即喜欢在所有自然现象中加入天神的活动。在古希腊人的想像中，天地之间到处都是神灵，这些神灵的活动导致了自然现象的发生。我们今天的哲学则把自然现象归因于自然规律的运行。潘（Pan）是山林田野之神，这个名字的意思似乎是“一切”,所以他被认为是宇宙的象征、自然的化身。弥尔顿在描写他时，就称他为“全宇宙的潘”：

Universal Pan,
Knit with the Graces and the Hours in dance,
Led on the eternal Spring.

参考译文：

全宇宙的潘跟美惠三女神／和时序三女神紧紧地抱在一起／跳舞，引领着永恒的春天。

后来，潘被认为是所有希腊天神和异教天神的代表。确实，根据早期基督教的传统说法，当天国的主人向牧羊的人们宣布基督诞生的消息时，整个希腊群岛都可以听到深沉的叹息。因为那喻示着潘死了，奥林匹斯众神也被废黜了，有些天神甚至被流徙到了阴冷黑暗的地带。

The lonely mountains o'er,
And the resounding shore,
A voice of weeping heard and loud lament;
From haunted spring and dale,
Edged with poplar pale,
The parting Genius is with sighing sent;
With flower-inwoven tresses torn,
The nymphs in twilight shade of tangled thickets mourn.[1]

参考译文：

在孤寂的群山之上，／在发出共鸣的河岸上，／啜泣声和哀悼声隐约可闻；／从神出鬼没的泉水和山谷，／就在白杨树的旁边，／那恋恋不舍的人物叹息着被送走；／仙女们披散的头发里插着花朵，在黄昏，／在盘根错节的灌木丛的阴影里哀悼。

许多诗人都悼念过这一变故。因为当我们反抗神灵对自然的特权时，即使头脑可以在短时间内受益，心灵却可能因此而迷失。

这种同情感已在近代人中消失，华兹华斯曾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表达过他对此的忧伤；我们前面已经引用过这首诗，它的开头是："这世界对于

---

[1] 弥尔顿：《基督降生赞》。

我们来说已经太多。”在《希腊众神》一诗中，席勒也表达了他对这种古代神话的式微的恒久忧伤。



潘

Ah, the beauteous world while yet ye ruled it, — .
Yet—by gladsome touches of the hand;
Ah, the joyous hearts that still ye governed,
Gods of Beauty, ye, of Fable-land!
Then, ah, then, the mysteries resplendent
Triumphed.—Other was it then, I ween,
When thy shrines were odorous with garlands,
Thou, of Amathus the queen.

Then the gracious veil, of fancy woven,
Fell in folds about the fact uncouth;
Through the universe life flowed in fullness,
What we feel not now was felt in sooth:
Man ascribed nobility to Nature,
Rendered love unto the carth he trod,
Everywhere his eye, illuminated,
Saw the footprints of a God.

. . . . . .

Lovely world, where art thou? Turn, oh, turn thee,
Fairest blossom-tide of Nature's spring!
Only in the poet's realm of wonder
Liv'st thou, still, —a fable vanishing.
Reft of life the meadows lie deserted;
Ne'er a godhead can my fancy see:
Ah, if only of those living colors
Lingered yet the ghost with me!

. . . . . .

参考译文：

当你们还在统治美丽的世界，／还在领着那一代幸福的人，／使用那种欢乐的轻便的引带[1]／神话世界中的美丽的天神！／那时还受人崇拜，那样荣耀，／跟现在相比，却有多大的变化！／那时，还用花环给你祭庙，／啊，维纳斯·阿玛土斯！[2]

那时，还有诗歌的迷人的外衣／裹住一切真实，显得美好，／那时，万物都注满充沛的生气，／从来没有感觉的，也有了感觉。／人们把自然拥抱在爱的怀中，／给自然赋予一种高贵的意义，／……／美丽的世界，而今安在？大自然／美好的盛世，重回到我们当中！／可叹，只有在诗歌仙境里面，／还寻到你那神奇莫测的仙踪。／大地悲恸自己的一片荒凉，／我的眼前看不见一位神道，／唉，那种温暖的生气勃勃的形象，／只留下了幻影缥缈。[3]

正是席勒的这首诗催发了伊丽莎白·巴蕾特·勃朗宁那个著名的回答，她在《死去的牧神》一诗中说：

By your beauty which confesses
Some chief Beauty conquering you,
By our grand heroic guesses
Through your falsehood at the True,
We will weep not! earth shall roll
Heir to each god's aureole,
And Pan is dead.
Earth outgrows the mythic fancies
Sung beside her in her youth;
And those debonair romances

---

[1] 引带是拉着学步孩子用的布带。
[2] 维纳斯在塞浦路斯岛的阿玛土斯特别受人崇拜，故得此名。
[3] 选自钱春绮译《席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Sound but dull beside the truth.

Phoebus' chariot course is run!

Look up, poets, to the sun!

Pan, Pan is dead.

参考译文：

你以你的美拥有／那征服你的大美；／凭着我们宏大而英勇的推测／通过你在真理面前的错误／我们不会哭泣！大地将滚动着／继承每一位神明的光环。／而牧神死了。//陈旧的大地丧失了神秘的幻象，／在她的青春时光，她身旁曾经／歌声悠扬；那些快乐的风流／韵事一旦跟“事实”在一起／就只能写成枯燥乏味的故事。／太阳神的车辇依然在运行！诗人们／抬起头来，向着太阳！牧神／牧神死了。

130．斯戴德曼的《华尔街上的牧神》

不过，牧神并没有死，即使在西方世界实用主义的氛围里，他也依然活着。下面录的这首诗是刚刚故去的一个美国诗人写的。



音乐课

Just where the Treasury's marble front
Looks over Wall Street's mingled nations;
Where Jews and Gentiles most are wont
To throng for trade and last quotations;
Where, hour by hour, the rates of gold
Outrival, in the cars of people,
The quarter chimes, serenely tolled
From Trinity's undaunted steepl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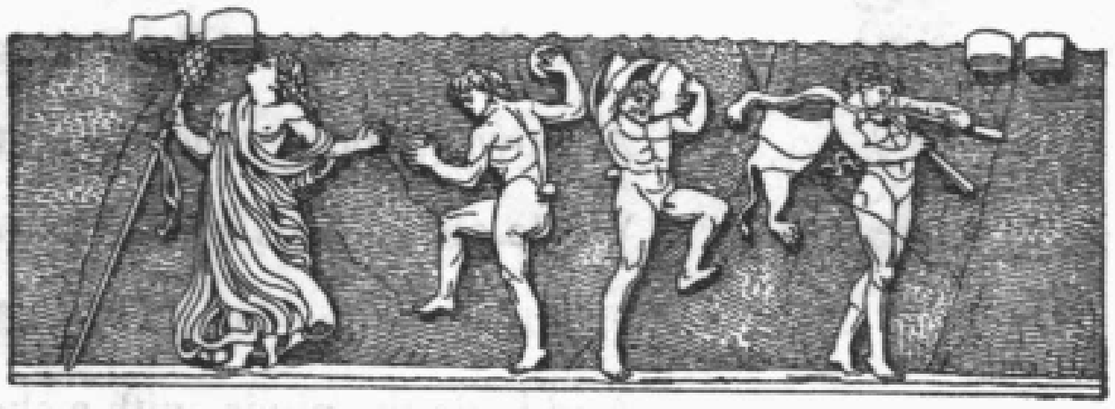
Even there I heard a strange, wild strain
Soud high above the modern clamor,
Above the cries of greed and gain,
The curbstone war, the auction's hammer;

And swift, on Music's misty ways,
It led, from all this strife for millions,
To ancient , sweet-do-nothing days
Among the kirtle-robed Sicilians.
And as it still'd the multitude,

And yet more joyous rose, and shriller,
I saw the minstrel where he stood
At ease against a Doric pillar:
One hand a droning organ play'd,
The other held a Pan's pipe（fashioned
Like those of ole ）to lips that made
The reeds give out that strain impassioned.

'T was Pan himself had wandered here,
A-strolling through the sordid city,
And piping to the civic ear
The prelude of some pastoral ditty!
The demigod had cross'd the seas, —
From haunts of shepherd, nymph, and satyr,
And Syracusan times, —to these
Far shores and twenty centuries later.

A ragged cap was on his head:
But—hidden thus—there was no doubting



酒神舞

That, all with crispy locks o'erspread,
His gnarlèd horns were somewhere sprouting;
His club-feet, cased in rusty shoes,
Were cross'd as on some frieze you see them.
And trousers, patched of divers hues,
Conceal'd his crooked shanks beneath them.
He filled the quivering reeds with sound,
And o'er his mouth their changes shifted,
And with his goat's-eyes looked around
Where'er the passing current drifted;
And soon, as on Trinacrian hills
The nymphs and herdsmen ran to hear him,



林神赛林诺斯

Even now the tradesmen from their tills,
With clerks and porters, crowded near him.
The bulls and bears together drew
From Jauncey Court and New Street Alley,
As erst, if pastorals be true,
Came beasts from every wooded valley;
The random passers stay'd to list, —
A boxer Aegon, rough and merry, —
A Broadway Daphnis, on his tryst
With Naïs at the Brooklyn Ferry.

A one-eyed Cyclops halted long
In tatter'd cloak of army pattern,
And Galatea joined the throng, —
A blowsy, apple-vending slattern;
While old Silenus stagger'd out
From some new-fangled lunch-house handy
And bade the piper, with a shout,

To strike up "Yankee Doodle Dan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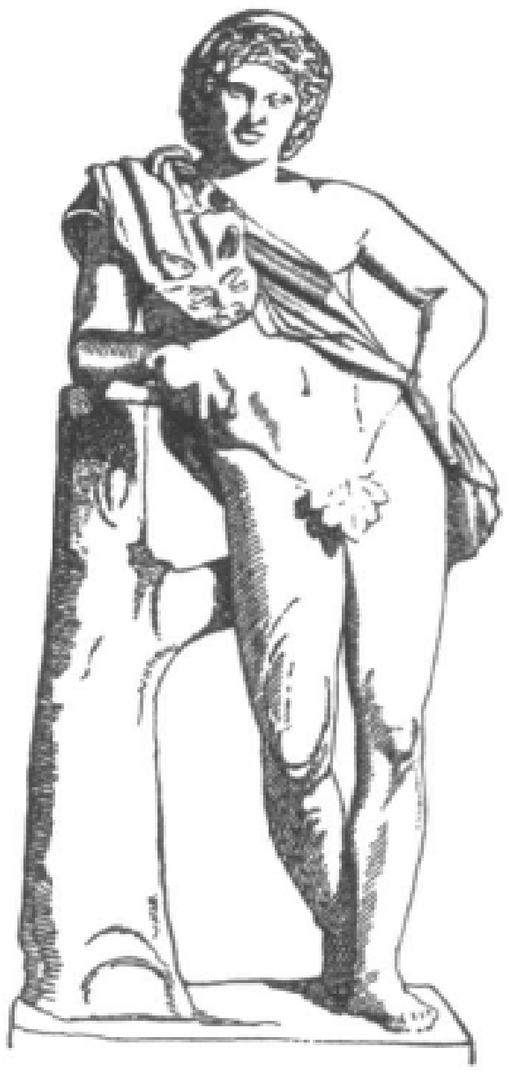
A newsboy and a peanut girl
Like little fauns began to caper:
His hair was all in tangled curl,
Her tawny legs were bare and taper.
And still the gathering larger grew,
And gave its pence and crowded nigher,
While aye the shepherd-minstrel blew
His pipe, and struck the gamut higher.

O heart of Nature! Beating still
With throbs her vernal passion taught her, —
Even here , as on the vine-clad hill,
Or by the Arethusan water!
New forms may fold the speech, new lands
Arise within these ocean-portals,
But Music waves eternal wands, —
Enchantress of the souls of mortals!

So thought I, —but among us trod
A man in blue with legal baton;
And scoff'd the vagrant demigod,
And push'd him from the step I sat on.
Doubting I mused upon the cry—
"Great Pan is dead!" —and all the people
Went on their ways:—and clear and high
The quarter sounded from the stee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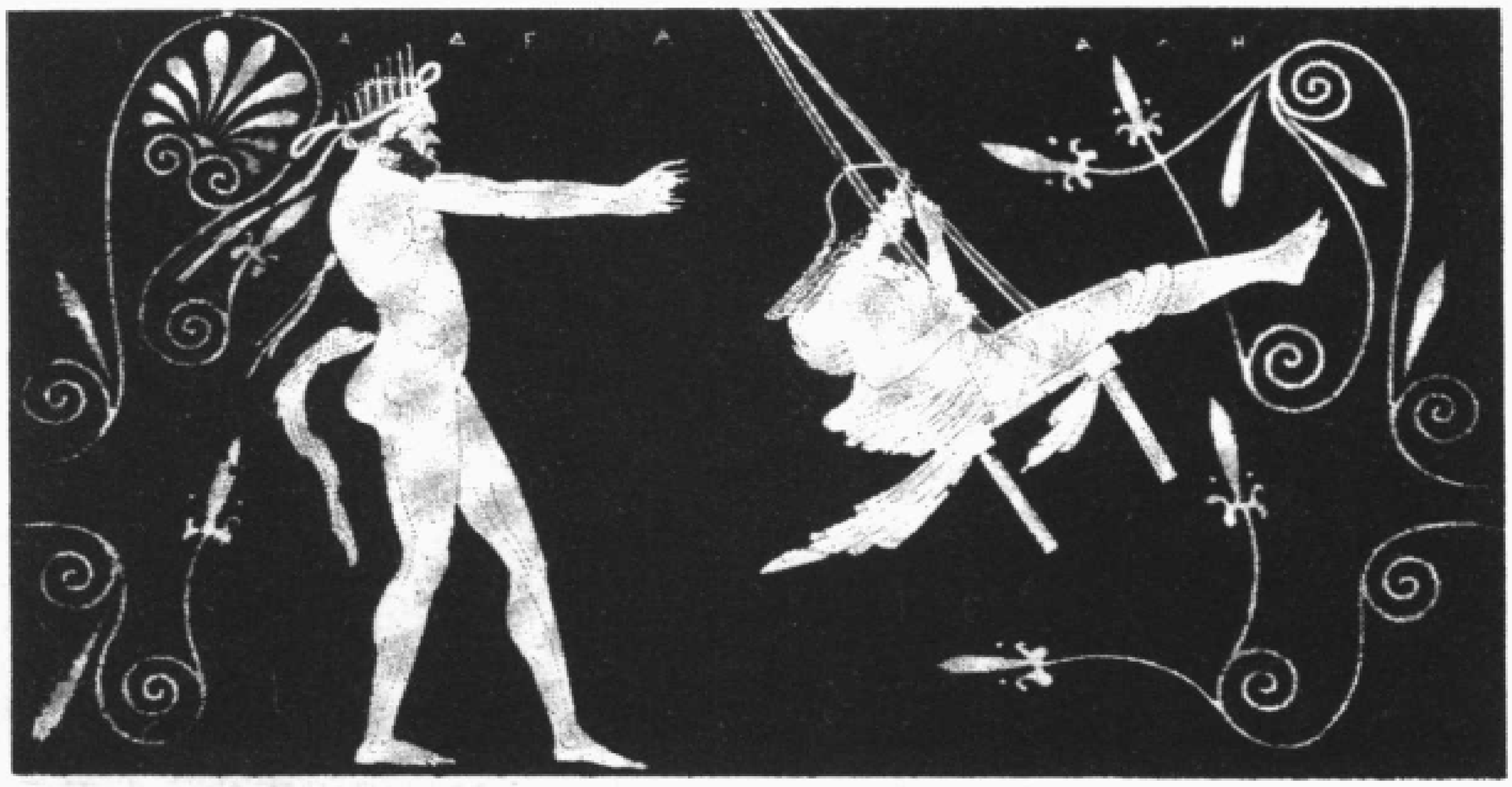
131. 比较次要的地神

除了牧神，其他比较次要的地神有：林神、树神 (Sylvans)、农牧神 (Fauns) 和小林神 (Satyr) 等，他们都是男神；女山神 (Oreads)、女林神 (Dryads) 或女树神 (Hamadryads)，她们都是女神。此间还可以加上水中仙女纳伊阿德丝姐妹，因为尽管她们居住在溪流里，但跟地神们的关系很亲密。在众多仙女中，女山神和水中仙女是不朽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牧神对西林克丝 (Syrinx) 的爱以及他跟音乐神阿波罗的比赛；在讲述酒神的冒险故事时，我们说过一些关于林神的事。在下面这段自白中，则讲述了小林神们所喜欢的生存状况。



萨　梯

The trunk of this tree,
Dusky-leaved, shaggy-rooted,
Is a pillow well suited
To a hybrid like me,
Goat-bearded, goat-footed;
For the boughs of the glade
Meet above me, and throw
A cool, pleasant shade
On the greenness below;
Dusky and brown'd
Close the leaves all around;
And yet, all the while,
Thro' the boughs I can see
A star, with a smile,
Looking at me. . . .
Why, all day long,
I run about
With a madcap throng,
And laugh and shout.
Silenus grips



萨梯在给少女推秋千

My ears, and strides on my shaggy hips,
And up and down
In an ivy crown
Tipsily rides;
And when in doze
His eyelids close,
Off he tumbles, and I



萨梯在喝酒

Can his wine-skin steal,
I drink—and feel
The grass roll—sea high;
Then with shouts and yells,
Down mossy dells,
I stagger after
The wood-nymphs fleet,
Who with mocking laughter
And smiles retreat;
And just as I clasp
A yielding waist,

With a cry embraced,

— Gush! It melts from my grasp

Into water cool,

And — Bubble!trouble!

Seeing double!

I stumble and gasp

In some icy pool![1]

132. 回音神艾蔻和水仙神纳西索斯

回音神艾蔻（Echo）本是一位美丽的女山神，她喜欢山林，最为月亮女神所宠爱，常常伴随月亮女神去打猎。可是，由于她喋喋不休，为天后所不喜，被罚除了重复别人的声音以外不能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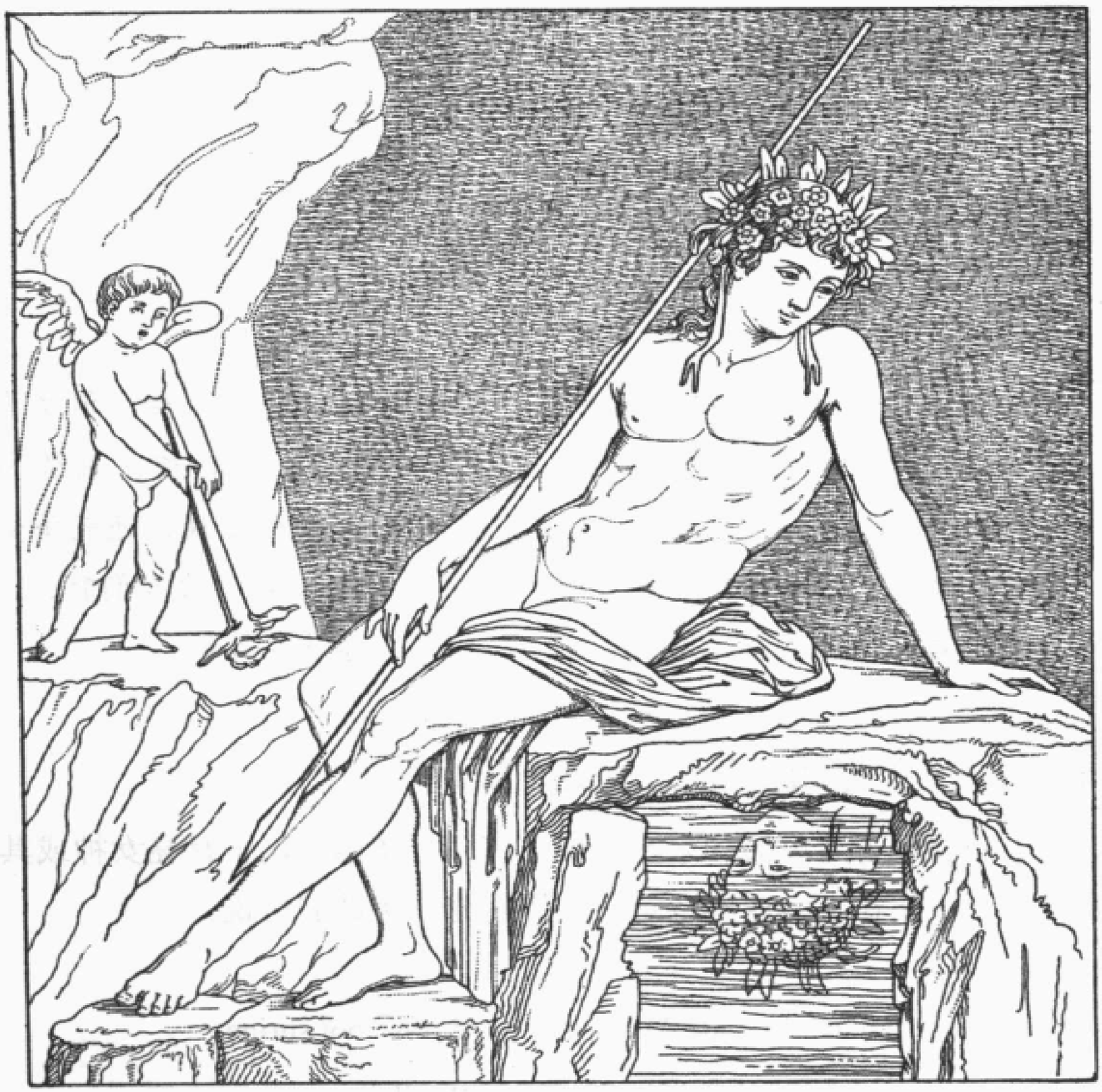
水仙神纳西索斯（Narcissus）本是河神塞菲索斯（Cephissus）的儿子，长得非常英俊，常常顾影自怜。回音神爱上了他，但却发现除了模仿他的讲话外，不能用其他任何方法表达自己对他的关爱。不幸的是，他所说的内容从来不能拿来表达她的感情。不过，有一回，纳西索斯越过群山对她喊道："让我们彼此融合"。艾蔻满心欢喜地跑到他所在的地方，正想伸出双臂抱住他的脖子。纳西索斯惊讶地后退，大声说："拿开你的手！我宁愿死，也不让你占有我！""占有我"，她说，可是没用。从那以后，她一直居住在洞穴里、山林间，最后香消玉殒，只剩下了声音。纳西索斯后来幸运地发迹了，而艾蔻始终对他忠贞不渝。

这位纳西索斯是自负的化身，他在逃避艾蔻时也在逃避其他仙女。不过，有一位仙女祈祷说，他迟早会亲身体验什么是没有回报的爱。这祈祷被复仇三女神听到了，于是，有一回，当纳西索斯在河边俯身时，爱上了自己的影子。他跟影子说话，试图拥抱它，还苦苦地思念它，直到最后形销骨立，憔悴而死。据说，甚至在他死后，也没有除去自恋情结。当他的幽灵经过阴暗的冥河时，会斜倚在船舷上，只为看一眼自己在水中的影

---

[1] 罗伯特·布坎南：《萨梯》。

子。仙女们，尤其是水仙女们，痛悼纳西索斯。她们伤心地捶胸顿足，艾蔻也不例外。她们准备给他举行火葬，把他的尸体焚毁，可是却一直找不



纳西索斯

到。后来，在他的尸体腐烂的地方，长出了一朵花，里面是紫色的花朵，周围是白色的叶子。这花沿用了他的名字，以纪念这位河神的儿子。

133．回音神、牧神，莱德和小林神

莫斯丘斯（Moschus）讲述了回音女神生平中的另一段有趣的插曲。

Pan loved his neighbor Echo: echo loved

A gamesome Satyr; he, by her unmoved,
Loved only Lyde; thus through Echo, pan
Lyde, and Satyr, Love his circle ran.
Thus all, while their true lovers' hearts they grieved,
Were scorned in turn, and what they gave received.
O all Love's scorners, learn this lesson true:
Be kind to love, that he be kind to you.[1]

参考译文：

牧神爱上了邻居回音神，回音神／爱的是嬉闹的小林神；但是小林神／不为她所动，只爱莱德。由此／通过回音神、小林神、莱德和牧神，／爱神的车轮转着玩。因此，个个都／因为真爱而心痛，还轮番受到了／嘲弄。他们的奉献被原封退回。／哦，所有嘲弄爱情的人们啊、／请记着这个千真万确的教诲：／谁爱你、对你好，你就要善待。

134. 水中仙女纳伊阿德丝姐妹们

水中仙女掌管着溪流和泉水，使它们保持圣洁，以备月亮女神或其他神明饮用。正如在下面这些诗句中纳伊阿德丝姐妹们所说：

Dian white-arm'd has given me this cool shrine
Deep in the bosom of a wood of pine:
The silver-sparkling showers
That hive me in, the flowers
That prink my fountain's brim, are hers and mine;
And when the days are mild and fair,
And grass is springing, buds are blowing,
Sweet it is, 'mid waters flowing,
Here to sit and know no care,

[1] 莫斯丘斯：《牧歌》之六。

'Mid the waters flowing, flowing, flowing,
Combing my yellow, yellow hair.

The ounce and panther down the mountain side
Creep thro' dark greenness in the eventide;
And at the fountain's brink
Casting great shades, they drink,
Gazing upon me, tame and sapphire-eyed;
For, awed by my pale face, whose light
Gleameth thro' sedge and lilies yellow
They, lapping at my fountain mellow,
Harm not the lamb that in affright
Throws in the pool so mellow, mellow, mellow
Its shadow small and dusky-white.

Oft do the fauns and satyrs, flusht with play,
Come to my coolness in the hot noonday.
Nay, once indeed, I vow
By Dian's truthful brow,
The great god Pan himself did Pass this way,
And, all in festal oak-leaves clad,
His limbs among these lilies throwing,
Watch'd the silver waters flowing,
Listen'd to their music glad,
Saw and heard them flowing, flowing, flowing,
And ah! His face was worn and sad!

Mild joys like silvery waters fall;
But it is sweetest, sweetest far of all,
In the calm summer night,

When the tree-tops look white,
To be exhaled in dew at Dian's call,
Among my sister-clouds to move
Over the darkness, earth bedimming,
Milky-robed thro' heaven swimming,
Floating round the stars above,
Swimming proudly, swimming proudly, swimming,
And waiting on the Moon I love.

So tenderly I keep this cool, green shrine,
Deep in the bosom of a wood of pine;
Faithful thro' shade and sun,
That service due and done
May haply earn for me a place divine
Among the white-robed deities
That thread thro' starry paths, attending
My sweet Lady, calmly wending
Thro' the silence of the skies.
Changing in hues of beauty never ending,
Drinking the light of Dian's eyes.[1]

135. 女林神或女树神

女林神（Dryads）或女树神（Hamadryads）常常假扮成村姑、牧羊女或女猎手。不过，人们认为，她们会随某些树一起死亡。因为树木不仅是她们的住处，而且也是她们生命的母体。因此，肆意毁坏树木被认为是不虔诚的行为，有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埃里斯西图恩（Erysichthon）和德里奥普（Dryope）是两个例子。

---

[1] 罗伯特·布坎南：《纳伊阿德丝姐妹们》。

136. 埃里斯西图恩的故事

埃里斯西图恩为众神所厌恶，是因为他曾用斧子砍伐了一棵属于农业女神的小树。那是一棵幼弱的橡树，上面挂了一些信徒们奉献的纸片，纸片上写着他们对树神的感恩的话。女林神们经常手拉手围着这树跳舞，可是埃里斯西图恩命令仆人们把它给砍了。当看到仆人们犹豫不决时，他从其中一个的手里抢过斧子，夸口说他才不在乎这树是否是女神的爱物呢，他要自己动手砍掉它。那橡树似乎战栗着发出了一阵叹息。当第一斧子砍到树干上时，伤口立即就流血了。当旁边有人警告他住手时，他把那人给杀了。女林神发出声音警告埃里斯西图恩，但他却更用力地砍伐，最后把树砍倒了。女林神们呼吁惩罚埃里斯西图恩，她们去向农业女神申诉。

农业女神点头表示同意，还派遣一名女山神前往冰雪覆盖的锡西厄[1]，“寒冷”、“恐惧”、“战栗”和“饥馑”都住在那儿。到了高加索山脚下，那位女山神让那些拉着她的车辇的龙停住，因为远远地她就看见了“饥馑”。那怪物前吃后空，此时正饿得不行，抬起利齿，抓住石头丛中那少得可怜的一点点草茎。仙女向那怪物下达了农业女神的命令，而后便赶回了住地，因为她自己都快要成为被“饥馑”吞吃的对象了。

那“饥馑”立即动身执行农业女神的命令，她迅速穿过天空，进入埃里斯西图恩的住地；当时埃里斯西图恩正在熟睡，她用翅膀把他包了起来，然后把自己吹到他身体里去。那个卑鄙的家伙在梦中就开始到处找吃的。当他醒过来时，感到饥饿难耐。他吃得越多，就要得越多，直到最后花光了钱，为了弄吃的，他把女儿都卖作了奴隶。不过，海王把那姑娘变成了一个渔民，她向那奴隶主保证说，她没有看见任何人，除了她自己，周围没有人。海王用这种方法救了她。得救后，她又恢复了原貌，于是又被她父亲出卖。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海王每次都把她变成一种不同的动物，使她一再地得以回到家中。最后，越来越强烈的饥饿感迫使她父亲吞噬掉了自己的四肢，不久就把自己给结果了。

---

[1] 古代欧洲南部一个地区，以黑海北岸为中心。

137. 德里奥普的故事

德里奥普是安德拉蒙 (Andraemon) 的妻子,她跟她的妹妹爱奥乐 (Iole) 本想采摘花朵献给仙女们，可是她采摘了一些生长在水边的莲花的紫色花朵,并把这些花朵送给了自己的孩子。爱奥乐正打算效仿姐姐的行为,却看见莲花的根部正在流血。那莲花不是花，而是一个叫罗提丝 (Lotis) 的仙子：为了逃避一个粗鄙的追求者，她把自己变成了一朵莲花。

德里奥普本想赶紧离开，但莲花仙子的不快已经降临到了她身上。她一方面咬紧牙关说自己是无辜的，另一方面身上开始长出枝叶。她让她丈夫看自己其实没有受到任何暴力伤害，同时也提醒自己的孩子，每朵花、每棵树都可能是某一个女神变的。她还常常把孩子领到花枝下，以让他接受女神的祝福。她会教他说 “我妈妈就藏身在这花枝底下”——那不幸的女人真的变成了一朵莲花。

138. 罗库斯

谁要是伤害女树神们，她们就会惩罚谁；谁要是对她们好，她们就会表示感谢。

Hear now this fairy legend of old Greece,
As full of freedom, youth, and beauty still,
As the immortal freshness of that grace
Carved for all ages on some Attic frieze.[1]

参考译文：

现在让我们听听这个古希腊传说；／里面的人物已被刻画在阁楼的门楣上／世世代代永远保持着鲜艳和雅致；／如今依然充满了自由、青春和美丽。

---

[1] 洛威尔:《罗库斯》。

罗库斯（Rhoecus）偶然看见一棵正要倒下的橡树，便把它扶了起来。那橡树仙子本以为自己会随树死去，没想到意外得救了。她向罗库斯表达了自己的谢意，问他要什么报酬。罗库斯大胆地说要她的爱，那仙子服从了他的意愿。她一方面要求他全心全意、忠贞不渝；另一方面对他许诺说，在太阳落山前，她将给他一个时辰的爱。她是通过她的信使——一只蜜蜂跟他交流的。

Now, in those days of simpleness and faith,
Men did not think that happy things were dreams
Because they overstepped the narrow bourn
Of likelihood, but reverently deemed
Nothing too wondrous or too beautiful
To be the guerdon of a daring heart.
So Rhoecus made no doubt that he was blest,
And all along unto the city's gate
Earth seemed to spring beneath him as he walked,
The clear, broad sky looked bluer than its wont,
And he could scarce believe he had not wings,
Such sunshine seemed to glitter through his veins
Instead of blood, so light he felt and strange.

可是，时过晌午，罗库斯加入到几个同伴中去，玩起了骰子，便浑然忘了一切。一只蜜蜂在他耳朵周围嗡嗡叫着，他却不耐烦地把它赶跑了：

Then through the window flew the wounded bee.
And Rhoecus, tracking him with angry eyes,
Saw a sharp mountain peak of Thessaly
Against the red disk of the setting sun, —
And instantly the blood sank from his heart. . .
. . .Quite spent and out of breath he reached the tree,

And, listening fearfully, he heard once more
The low voice murmur, "Rhoecus!" close at hand:
Whereat he looked around him, but could see
Naught but the deepening glooms beneath the oak.
Then sighed the voice, "O Rhoecus" Neveromore
Shalt thou behold me or by day or night,
Me, who would fain have blessed thee with a love
More ripe and bounteous than ever yet
Filled up with nectar any mortal heart:
But thou didst scorn my humble messenger
And sent'st him back to me with bruisèd wings.
We spirits only show to gentle eyes,
We ever ask an undivided love,
And he who scorns the least of Nature's works
Is thenceforth exiled and shut out from all.
Farewell! for thou canst never see me more.

Then Rhoecus beat his breast, and groaned aloud,
And cried, "Be pitiful! Forgive me yet
This once, and I shall never need it more!"
"Alas!" the voice returned, " 't is thou art blind,
Not I unmerciful; I can forgive,
But have no skill to heal thy spirit's eyes;
Only the soul hath power o'er itself."
With that again there murmured, "Nevermore!"
And Rhoecus after heard no other sound,
Except the rattling of the oak's crisp leaves,
Like the long surf upon a distant shore,
Raking the sea-worn pebbles up and down.
The night had gathered round him:o'er the plain

The city sparkled with its thousand lights,
And sounds of revel fell upon his ear
Harshly and like a curse; above, the sky,
With all its bright sublimity of stars,
Deepened, and on his forehead smote the breeze:
Beauty was all around him and delight,
But from that eve he was alone on earth.[1]

139. 果树女神珀摩娜和果树男神威尔图穆纳斯

珀摩娜（Pomona）是罗马神话中树尤其是苹果树的保护神，不过，她也掌管别的水果。我们英国的一位诗人是这样歌咏果树女神珀摩娜的——

Bear me, Pomona , to thy citron groves,
To where the lemon and the piercing lime.
With the deep orange, glowing through the green,
Their lighter glories blend, Lay me reclined
Beneath the spreading tamarind that shakes,
Fanned by the breeze, its fever-cooling fruit.[2]

参考译文：

珀摩娜，请把我带向你的香木林，／带向那儿的柠檬树、带刺的酸橙树，／还有深色的柑橘树。这些树全都／在葱绿中闪光，淡一些的光泽已经／混合在一起。枝繁叶茂的罗望子／摇曳着，请把我放在它的阴影里，／微风轻拂，果实渐渐地退了热。

这位仙子曾嘲笑牧神、林神以及无数花神和小林神献给她的礼物，还一再拒绝果树男神威尔图穆纳斯（Vertumnus）的礼物。可是，威尔图穆纳

---

[1] 洛威尔：《罗库斯》。
[2] 汤姆生：《四季》。

斯掌管着所有的花园和四季的更迭，在不同的季节，他总是伪装成不同的样子，向珀摩娜求爱。有时是个收割者，有时是个晒干草者，有时是个犁地者；他有时修剪葡萄，有时采摘苹果，有时捕鱼，也有时打仗。但无论他怎么做都没用。最后，他伪装成一个老妪，来到果树女神珀摩娜身边，称赏她的果实，尤其称赏她茂盛的葡萄。对于那茂盛的葡萄紧贴着、攀援着榆树这一现象，老妪发表了一通议论。然后，她劝女神学一学葡萄，去选定一个青年——比如说年轻的果树男神威尔图穆纳斯——她可以把胳膊缠绕在他身上。随后，她又举例说，那年轻有为的伊菲斯（Iphis）如何由于被安娜克萨蕾特（Anaxarete）弃绝而吊死在了后者的门楣上，天神们又是如何把那铁石心肠的少女变成石头的——在她去参加爱人的葬礼的时候。“想想这些事吧，亲爱的孩子，”那假扮的老妪说，“不要再拒绝，也不要再耽搁了，赶紧接受爱吧。这样，初春的霜冻就不会打击你幼小的果子，狂风也就不会吹散你的花朵！”



农　夫

果树男神威尔图穆纳斯说完这话，就脱掉了伪装，以他本来的样子站在女神面前——好一个可爱的小伙子。这样的求爱法当然取得了应有的酬报。



农　妇

140．诗人伊比库斯的仙鹤

复仇三女神也叫获拉（Dirae，意为可怕者）、艾丽妮娅丝（Erinyes，意为迫害者或被激怒者），最后她们被委婉地叫做优门妮德丝（Eumenides，意为好心好意者）。她们虽然是地下的幽灵，但常常到地上来，对有些行为施以惩罚，如不孝顺、不敬老、作伪证、谋杀、背叛客人以及不善待乞丐。因此，我们将看到，

她们处罚了奥瑞斯特斯（Orestes），因为他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又如，她们犹如那兴师问罪的良心之声，惩罚了那些谋杀伊比库斯的凶犯。

伊比库斯（Ibycus）是诗歌之神阿波罗喜爱的诗人。在他前往科林斯地峡参加音乐比赛的路途中，就在科林斯郊外的海王林里受到了两个强盗的攻击。在他被他们打倒时，正好有一群仙鹤刺耳地高声叫着，飞过头顶，于是他委托仙鹤们替他报信。当他的尸体被发现后，所有在比赛现场的希腊人都聚集在一起，要求惩罚凶手。

不久之后，圆形剧场里坐满了庞大的人群，听着一出戏。戏中，歌队成员（Choristers）扮演复仇三女神，他们个个穿着黑色的衣袍，手上几乎没有肉，但举着火把，那熊熊燃烧的火焰也是黑色的。他们踏着有规律的步子，往前整齐地走入了乐队。他们的脸颊上没有一点血色，额头周围不是长着头发，而是围绕着、翻腾着一条条毒蛇。他们围成了一个可怕的圈，唱起了赞歌。歌声高昂，盖过了乐声：

> 那些心地纯洁，没有负疚和罪恶的人有福了！我们复仇三女神不会去追杀这样的人，他可以安全地走他的人生之路。可是，哦！哦！谁要是偷偷地犯下了谋杀的罪行，我们这些黑夜的可怕的子孙，将紧紧抓住他的灵魂和肉体。他以为飞奔就能逃脱我们的追捕？我们比他跑得更快，而且我们还会用蛇缠绕住他的脚，把他拖到地上来。我们将不知疲倦地追捕他；我们没有怜悯心，所以不会中断；我们将一直追下去，直到他生命的终点；我们不会跟他讲和，不会让他喘息。

观众头上笼罩着的是寂静，那死一般的寂静。一群仙鹤飞过天空，突然，一阵尖叫从最高处的一排凳子上传来："哎哟，兄弟，那替伊比库斯复仇的来了！""谋杀犯已经自报家门，"观众们喊道。这说法是对的。那两个罪犯当场就被抓住了，他们供认不讳，领受了惩罚。

第十三章 比较次要的水神

141. 海洋女神伽拉忒娅和独眼巨人泼利菲墨斯

水域诸神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即居住在海洋中的和居住在江湖中的。内榴丝和多丽丝的女儿们就属于前者，她们中最漂亮的是伽拉忒娅（Galatea）。伽拉忒娅是安菲特丽忒和忒提丝的妹妹，她爱的是法乌诺斯（Faunus）和水中仙女的儿子阿西斯（Acis）。阿西斯也爱她，但是他们的幸福被阻挠并最终被毁掉了。因为独眼巨人泼利菲墨斯（Cyclops Polyphemus）一直追求伽拉忒娅，嫉妒地盯着她。

那是独眼巨人平生第一次关注自己的外表，他用马梳梳理了他那蓬乱的卷发，用镰刀割除了胡子，然后望向平静的海面，自言自语道："我的胡子看起来很漂亮嘛，我的独眼也是——在我自己看来——海水映照出我这闪闪发光的牙齿，白得赛过帕罗斯岛的白色大理石。"

……他不爱苹果，不爱玫瑰，不爱卷发，爱的是致命的暴躁脾气。

他认为其他的一切都是鸡毛蒜皮。有许多次，羊群从碧绿的草场自己回到了圈栏。他歌唱着海洋女神伽拉忒娅，在自己的住处日益憔悴。从黎明时分起，他就坐在沙滩上、海草边，胸口忍着可怕的伤痛，那是魅力无穷的塞普丽丝（Cypris）造成的——她的箭射伤了他的心！



海洋女神伽拉忒娅和独眼巨人
泼利菲墨斯

但他发现了疗伤的方法。他坐在高耸的悬崖的顶峰上，俯瞰下面的深渊。他就这样唱道：

哦，奶白的伽拉忒娅，你为什么要抛开那爱你的人？你比鲜奶还要白，你比羊羔还要嫩，比牛犊还爱嬉戏，比未成熟的葡萄还要圆！当我进入甜美的睡眠，你就在我身边栖息；当甜美的睡眠把我抛弃，你就径直离开了我。你从我这儿逃开，就像小母牛见到了大灰狼。你第一天到来，我就爱上了你啊，姑娘。那天，我跟我母亲在一起，想到山上去采摘风信子。我一路引领着你。我一见你就爱上了你啊，可是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从未能见到你。然而，老太爷啊，这一切对于你来说算不了什么，你根本无所谓！

高雅的姑娘啊，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躲避我。那全都是因为我这又粗又浓又杂乱的眉毛。从这只耳朵到那只耳朵，这眉毛横贯了我的额头，整个就是长长的、连续的一条。我只有一只眼睛，而且是长在额头上的，我的大鼻子仿佛是垂挂在嘴唇上。不过，我（正如你亲眼目睹的）养了一千头牛，能从它们身上喝到世上最好的牛奶。我从不缺乏奶酪。无论是在夏季还是在秋天。哪怕是在死寂的冬天，我的篮子里也总是装满了奶酪。

我还擅长吹奏笛子，这儿的其他巨人都不会。我的爱人啊，我甜

蜜的苹果，我要吹给你听，也吹给自己听。有许多次，我在深夜里久久歌唱。我为你养了七只小山羊，它们全都长着月牙儿似的眉毛。我还为你养了四只小熊。嗨，到我这儿来吧，你会什么都不缺……

可是，如果你真的拒绝我，而且就是因为我的外表看起来粗野又粗暴。那好，我这儿正好有一堆橡木柴，灰烬下还有未熄的火焰。我愿意忍痛让你烧毁我的灵魂，还有这只独眼，它是我的最爱啊。

我啊，只怪我母亲没把我生成一条鱼，否则我就可以下水游到你那儿去。如果你无法容忍我来吻你的芳唇，那就让我来吻你的手！如果我是一条鱼，我还可以给你送去洁白的百合花，或柔美而深红的罂粟花。唉，百合花是夏天的花，罂粟花是冬天的花；我无法同时把它们都带去送给你。

姑娘啊，我跟你说实话。如果碰巧有哪位陌生人驾驶着他的船，到我这儿来，那就在此时此地，我要跟他学游泳。只要我学会了游泳，我就可以弄明白为什么那海底的住处对你来说是如此的珍贵。来吧，伽拉忒娅。我坐在这儿，已经忘却了家乡的方向；你来了，也会跟我一样，忘掉你那海底的宫殿！……

哦，泼利菲墨斯啊，泼利菲墨斯，你的智慧溜到哪儿去了？啊，你快去收集一些粗大的柳树枝，编个柳条筐吧，好装载你的羊羔。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你就真的是明智多了！

你有奶牛有牛奶，为何要去追求那逃避你的人？也许你会发现另一个更加美好的海仙。有许多女孩求着我跟她们在一起，如果我搭理她们，她们就会对我展开柔美的笑颜。虽然我其貌不扬，但我还是个人物咧！[1]

有一天，泼利菲墨斯就这样唱完了歌，开始在树林里漫游。突然，他看见了伽拉忒娅和阿西斯。他俩正在一个岩洞里幽会，可刚才她还在倾听独眼巨人的歌声呢。那怪物狂怒地叫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幽会了。他举起一块巨石，砸向他的情敌。殷红的鲜血从石头底下流了出来，渐渐变

---

[1] 忒奥克里托斯：《田园诗》。

白，最后变成了一道溪流。至今那道溪流还叫那个不幸的青年的名字。不过，伽拉忒娅从此伤心欲绝。

142. 格罗库斯和锡拉

另一个海神叫格罗库斯（Glaucus），他是西西弗斯的儿子。西西弗斯就是那个因为背叛众神而在地狱里受罚的神。格罗库斯以前是一个年轻而英俊的渔民。有一天，他注意到有一种药草能使鱼在被带到陆地上后依然存活。然后，他吃了那种药草，身形便变得新奇起来：一半是人，一半是鱼，后来则变成了海神的模样。在长诗《恩狄弥翁》中，济慈曾描述过他的这一变化。



一个海神

I plunged for life or death. To interknit
One's senses with so dense a breathing stuff
Might seem a work of pain; so not enough
Can I admire how crystal-smooth it felt,
And buoyant round my limbs. At first I dwelt
Whole days and days in sheer astonishment;
Forgetful utterly of self-intent,
Moving but with the mighty ebb and flow.
Then like a new-fledged bird that first doth show
His spreaded feathers to the morrow chill,
I tried in fear the pinions of my will.
'T was freedom! And at once I visited
The ceaseless wonders of this ocean bed.

参考译文：

……我／拼死拼活地跳进水中。把理性／同生动活泼的稠密物质相

交缠／可能是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很难／充分赞美那物质是怎样光溜，／绕着我身体浮游。最初我只有／整天整天地感到十足的惊奇；／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目的；／随着大海的涨潮和退潮而起落。／像羽毛刚丰的小鸟初次向着／寒冷的晨空显示张开的翅膀，／我小心试用意志的羽翼飞翔。／这是自由啊！于是我立即启程，／游历了海底无穷无尽的奇境。[1]

格罗库斯变成了鱼类、潜水者以及随船沉入海底的保护神。后来，由于迷恋美丽的处女锡拉（Scylla，佛西斯的女儿、本都的孙女），格罗库斯去向她求爱，但那个少女拒绝了他。绝望之中，格罗库斯去找巫婆瑟茜帮忙。由于瑟茜自己垂涎于这位英俊的海神，她便把情敌变成了一个怪物——长得非常可怕，犹如毒蛇和正在吠叫的狗。嗣后，锡拉就以这样的形象在西西里海岸大量生殖，并且对过往的船员行恶；直到最后，她被石化成一块礁石，仍然为害于水手。

在《恩狄弥翁》中，济慈提供了关于格罗库斯和锡拉的命运的一个近代版本。有一段时间，格罗库斯满足于瑟茜对自己的谄媚，可是不久，他就开始厌恶她的背信弃义和残酷无情。格罗库斯想方设法想从她那儿逃走，但他的努力没有成功，他被瑟茜抓了回去，被判罚在衰老和痛苦中生活一千年。格罗库斯回到海上之后，发现了锡拉的尸体。原来瑟茜没有把锡拉变形，而是把她淹死了。格罗库斯听说，如果他在那一千年的刑期里，一直注意收集被淹死的情侣的尸体，那么就会有一个众神喜爱的青年及时出现并帮助他。恩狄弥翁实现了这一预言。在他的帮助下，格罗库斯恢复了青春，锡拉和其他被淹死了的情侣都恢复了生命。

143．奈索斯和锡拉

这个锡拉经常被人跟另一个同名同姓的锡拉搞混。上节所说的那个是佛西斯的女儿，而现在这个则是墨经拉（Megara）国王奈索斯（Nisus）的女儿。作为墨经拉的公主，锡拉背叛了自己的父亲，而狂热地爱上了克

---

[1] 选自屠岸译《济慈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里特王国的国王米诺斯二世——尽管那时两位国王正在交战。奈索斯的头上有一撮紫色的头发，他的幸运和生命都系于这撮头发。他的女儿剪掉了这撮头发，并把它拿去送给米诺斯。不过，米诺斯不仅没有接受这份锡拉背信弃义弄来的礼物，反而在他征服墨经拉之后，把锡拉绑在船舵上，然后把她在波浪上拖行，一直拖到了克里特。这个女孩最后被变成了一个像狗似的怪物。另外有人说，她被变成了一只鸟，一直被海鹰追杀，因为那海鹰是她父亲奈索斯变的。

144. 留克提娅

另一个被变形的海仙是爱娜（Ino），她是卡德墨斯的女儿、阿萨马斯（Athamas）的妻子。她从她那发了疯的丈夫那儿逃出来，怀里抱着她的孩子梅里塞提斯（Melicertes），从一处悬崖上跳进了海里。众神出于同情，把她变成了一个海洋女神，取名叫留克提娅（Leucothea）。她的孩子也变成了一个神，名字叫帕拉埃蒙（Palaemon）。水手们认为他俩都具有救命的能力，所以在发生海难时，水手们会祈求这母子俩的帮助。帕拉埃蒙经常骑着一头海豚，科林斯地峡运动会就是因他而兴起的。他被罗马人称为港口神（Portumnus），因为他主管港口和海岸。

145. 海上牧神普罗透斯与阿利斯塔乌斯

爱上欧律狄刻的阿利斯塔乌斯（Aristaeus）是太阳神和水仙塞蕾娜的儿子、各种草木（如葡萄和橄榄）与动物（如牛羊和蜜蜂）的保护神。他经历最有趣的一次冒险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另一位海洋女神。

在他的蜜蜂灭绝时，阿利斯塔乌斯向母亲求救。他母亲正在水底的水晶宫里，由侍女们簇拥着。她听见了儿子的哭诉，于是吩咐他前来当面陈请。她一下命令，水流便自动分开，让阿利斯塔乌斯下去。两边的水就那样堆积着，像山一样矗立着，塞蕾娜和她的侍女们一边给这年轻人摆上了海王享用的美味佳肴和玉液琼浆，一边听他诉苦。随后，她们告诉他，海里住着一位叫普罗透斯（Proteus）的老预言家，是给海王放牧海牛的。他能解释蜜蜂死亡的原因，还能提出解救的办法。不过，你得把那老巫师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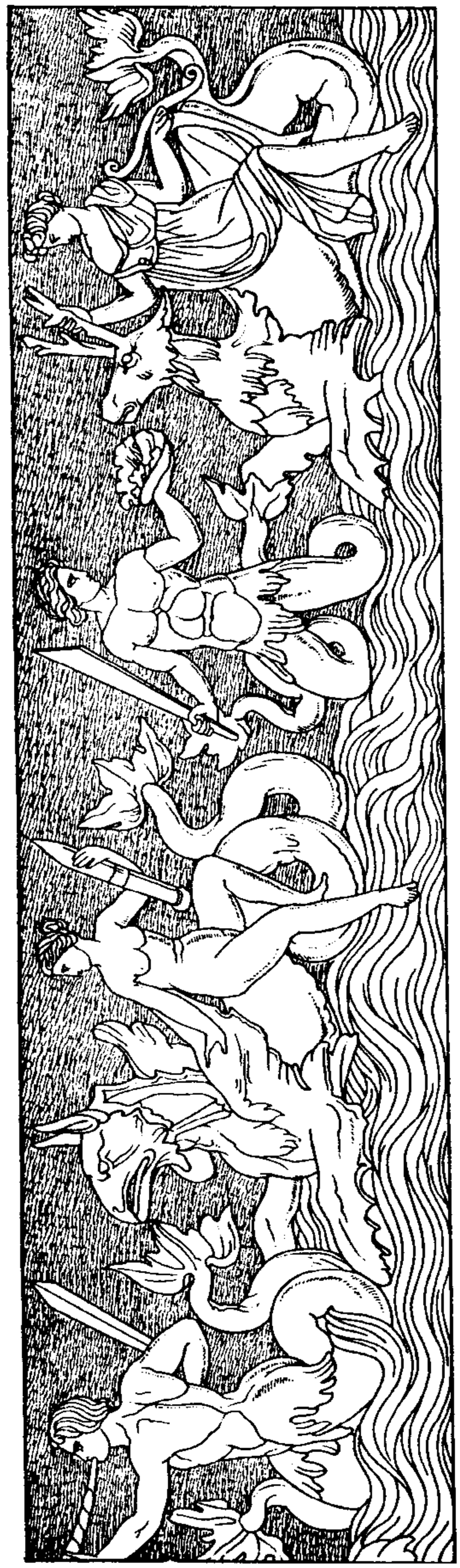
住，才能迫使他回答你的问题。甚至在被锁住时，他还会假扮成一系列可怕的形象，力图逃跑。“所以，你得把他捆得紧一点，”塞蕾娜总结说，“最后，当他发现他的伎俩归于无用时，就会服从你的吩咐。”说罢，那仙女把玉液琼浆洒在了她儿子身上，阿利斯塔乌斯觉得四肢充满了非凡的力量，心中也勇气倍增。

塞蕾娜把儿子领到了预言家所住的洞穴所在地，那是在法洛斯岛（或称卡尔帕索斯岛）上。一上岛，她就让儿子隐蔽了起来。中午时分，普罗透斯从水中冒出来，跟在他后面的是一群海牛。它们沿着海岸排开，全都躺着。普罗透斯也呈大八字，躺在洞穴里的地面上，正睡得香呢。阿利斯塔乌斯一个箭步冲上去，轻声地给预言家上了镣铐，然后以最高的嗓音一声断喝。普罗透斯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被铐住了，便拿出绝招来解救自己。他先是变成一团火，然后是一股洪水，然后是一个可怕的怪物，而且变得很快。普罗透斯一直没有屈服，使尽浑身解数，但都不管用。于是，他只好显露原形，开始回答阿利斯塔乌斯的提问。他说：“你自作自受，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得到了报应，导致了欧律狄刻的死亡。女神们是为了给欧律狄刻报仇，才毁灭你们的蜜蜂的。你必须安慰她们的怒气。你要选定四头公牛，要一样大小，一样膘肥体壮，还要四头同样漂亮的母牛，再给四个女神分别修建四个祭坛。献祭完后，要把这些动物的躯体留在那满是枝繁叶茂的树林里。你要为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举行隆重的葬礼，这样才能平息仙女们的怒气。九天之后，你回去查看那些牛的躯体，看看有什么情况发生。”阿利斯塔乌斯一一照办。第九天，当他回到树林时，发现一大群蜜蜂扑在一头牛的躯体上，正忙活着呢，就像是在一个蜂巢上一样。

146. 河神阿海洛乌斯与赫拉克勒斯

在河神阿海洛乌斯（Acheloüs）与赫拉克勒斯之间也有过类似的竞争，他们争斗的起因是卡里冬的德佳妮拉（Dejanira）。两位英雄都很爱她。赫拉克勒斯夸口自己是天神的后裔，阿海洛乌斯本身就是希腊最大也是最古老的河流的保护神，但他不满足于声明自己是真正的神，还含沙射影地对赫拉克勒斯所说的天神后裔的身份表示怀疑。于是他们开始大打出手。阿

海洛乌斯发现自己在武艺上不是赫拉克勒斯的对手，便变成一条蛇逃跑了。赫拉克勒斯说他还是个婴孩的时候，就曾扼杀过几条蛇。所以他紧紧地捏住了阿海洛乌斯的脖子，使后者差点窒息而死。阿海洛乌斯又变成了一头公牛的模样。赫拉克勒斯抓住他的角，把他的头摁在地上，又把他整个掀翻在地，并且撕掉了一只角。水中仙女们曾在这一战利品中塞满了鲜花，然后把它献给丰饶女神蒲伦提（Plenty），女神接受了这份礼物，并把它命名为丰饶角（Cornucopia）。



涅瑞伊德丝姐妹与海怪

147. 弥尔顿的《美丽的塞布丽娜》

近代作家中，在对河流诸神的诗意描写上，没有人比弥尔顿写得更优雅。下面这首歌是一个幽灵唱的，内容是这个幽灵对一位“温柔的仙女的祈祷”（都是诗人的杜撰）。那女神手里握着潮湿的缰绳，使平缓的塞维恩河（Severn）像马一样来回摇摆着。诗人曾从古典诗歌的遥远回音中提取出许多歌曲，这只是其中的一首：

Sabrina fair,

Listen where thou art sitting

Under the glassy, cool, translucent wave,
In twisted braids of lilies knitting
The loose train of thy amber-dropping hair;
Listen for dear honor's sake,
Goddess of the silver lake,
Listen and save.

Listen and appear to us
In name of great Oceanus.
By th'earth-shaking Neptune's mace,
And Tethys' grave, majestic pace,
By hoary Nereus' wrinkled look,
And the Carpathian wizard's hook,
By scaly Triton's winding shell,
And old soothsaying Glaucus' spell,
By Leucothea's lovely hands,
And her son that rules the strands,
By thetis' tinsel-slippered feat,
And the songs of Sirens sweet,
By dead Parthenope's dear tomb
And fair Ligea's golden comb,
Wherewith she sits on diamond rocks.
Sleeking her soft, alluring locks,
By all the nymphs that nightly dance
Upon thy streams with wily glance;
Rise, rise, and heave thy rosy head
From thy coral-paven bed,
And bridle in thy headlong wave,
Till thou our summons answered have.
Listen and save.

第十四章 老辈英雄们的神话：达瑙斯家族

148. 老辈英雄与青年英雄

我们已经叙述过了某些半神和英雄的历险故事，如普罗米修斯、丢卡利翁、卡德墨斯、安菲翁以及俄耳甫斯等。其他重要的半人半神是帕尔修斯、赫拉克勒斯、米诺斯、俄狄浦斯、忒修斯、伊阿宋、梅利埃格（Meleager）、佩琉斯（Peleus）、佩罗普斯、卡斯托尔（Castor）与波吕丢刻斯。这一辈可以称作“老辈英雄”。他们之所以出名，或是因为个人的开拓性工作，或是因为参加过下面这三次远征中的一次或两次——反对拉俄墨冬的特洛伊战争、为获取金羊毛的航行、猎杀卡里登野猪。

年轻一辈的英雄们参与的是下面四项重大的功业——七雄攻打底比斯、特洛伊战争、尤利西斯的漫游和埃涅阿斯的历险。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叙述老辈英雄们的开天辟地，一是根据他们出场的时间顺序，二是根据他们出身的家庭谱系。如果我们考察这些谱系的主干，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家族，那就是阿尔戈斯的因纳克斯（Inachus of

Argos），因为这些英雄都是贝拉斯基（Pelasgus）、贝鲁斯（Belus）和阿格诺尔（Agenor）三位老前辈的后裔。出自贝鲁斯之门的是著名的达瑙斯家族；出自阿格诺之门的是米诺斯家族和拉波达库斯家族（Labdacus）；还有一个望族是丢卡利翁家族，希腊这一支的英雄们就出自这个家族，其中最出名的是那些伊奥利斯的后裔。这些来自不同家族的老英雄们，或者在血缘上，或者在事功上，相互之间都或多或少有些关联。记住这一事实，同时考察各种历险故事的时间顺序，我们就可以弄清楚有关的神话传说的来龙去脉，同时弄明白各个不同的种族、家族和家庭——（1）阿尔戈斯的达瑙斯家族；（2）特萨里（Thessaly）的伊奥利斯（Aeolus）家族；（3）艾特勒斯（Aetolus）家族；（4）克里特的米诺斯家族；（5）来自阿提卡的刻克洛普斯家族和埃里克托纽斯家族（Erichthonius of Attica）；（6）底比斯的拉伯达库斯家族。

149. 达瑙斯一家

正如北方的希腊种族把自己的起源追溯到塞萨利的丢卡利翁和皮拉两位天神那儿，南方的贝拉斯基种族（Pelasgic）则把自己的起源追溯到河神因纳克斯那儿。他是河祖俄刻阿诺斯的儿子。因纳克斯的儿子名叫佛洛纽斯（Phoroneus），住在伯罗奔尼撒，他建立了阿尔戈斯城。佛洛纽斯把其他希腊人用来奉献给普罗米修斯的东西赠予了阿尔戈斯（希腊东南古城）。他的儿子贝拉斯基继承了他的王位，有一支希腊人就用贝拉斯基这个名字来命名自己的种族。佛洛纽斯的妹妹就是漂亮的伊娥，关于天帝对伊娥的恋情，我们前面已经讲述过了。伊娥的儿子叫伊帕弗斯（Epaphus），是埃及的国王。伊帕弗斯的后裔有：（1）腓尼基的阿格诺尔，即欧罗巴和卡德墨斯的父亲；（2）埃及的贝鲁斯，他是埃古普托斯（Aegyptus）和达瑙斯的父亲。在讲到阿格诺尔家族时，我们会追溯欧罗巴的儿子米诺斯和卡德墨斯的儿子俄狄浦斯两人的生平。

150. 达瑙斯的女儿们

埃古普托斯及其五十个儿子把达瑙斯及其五十个女儿赶回了阿尔戈斯老家，最后双方达成五十个儿子和五十个女儿结成五十对夫妻的协议。可

是，就在新婚之夜，根据达瑙斯背信弃义的命令，他的所有女儿都纷纷把自己的丈夫给杀了——只有许珀耳涅斯特拉（Hypermnestra）抗命不从。由于这一罪过，那四十九个达瑙斯的女儿被判罚永世呆在塔塔鲁斯深渊里，要在到处都有漏洞的容器里注满水。



达瑙斯的女儿们

阿尔戈斯城邦的国王就来自许珀耳涅斯特拉和她的丈夫林修斯（Lynceus）。他们的儿子是阿巴斯（Abas），孙子是阿克里修斯（Acrisius）——下面我们将讲述他的故事。

151. 阿克里修斯王的命运

阿克里修斯王（King Acrisius）的女儿达娜厄无与伦比地可爱。有一个神谕预言，达娜厄的儿子将杀死自己的外公。于是这不幸的女孩被父亲关



达娜厄、帕尔修斯与宝箱

在了一间地下室里，这样就没有男人来爱她或娶她了。可是，天帝自己却化成一阵金雨，把那女孩的监狱浇了个透，然后向她求爱并赢得了她。他们的儿子叫帕尔修斯。绝望之余，阿克里修斯王下令把那母子两人都装在

一个箱子里，然后扔到海上，任其漂流。然而，一个渔民在塞里甫斯救了这两个可怜人，并把他们送到泼利戴克提斯（Polydectes）国王那儿。泼利戴克提斯一开始对他们不错，后来就变了。

152．帕尔修斯与美杜萨

帕尔修斯长大后，泼利戴克提斯派他去降伏那丑陋可怕的怪物美杜萨，因为美杜萨把他的国家弄得一片萧条。美杜萨曾是一个大家闺秀，最感自豪的是她有一头秀发。不过，由于她胆敢跟维纳斯比美，维纳斯剥夺了她的魅力，并把她的卷发变成了一条条嘶嘶作响的蛇。她是如此丑陋的一个怪物，以至于任何生物一看到她都会被变成石头。在她居住的洞穴周围，到处可以看见人和动物的石像。这些人和动物都有机会瞥见她，但也就在瞥见她的那一瞬间，全都被变成了石头。帕尔修斯受到维纳斯和信使神的鼓励，出发前去对付美杜萨。他先来到格里伊（Graeae）三姐妹所居住的洞穴：

There sat the crones that had the single eye,
Clad in blue sweeping cloak and snow-white gown;
While o'er their backs their straight white hair hung down
In long thin locks; dreadful their faces were,
Carved all about with wrinkles of despair;
And as they sat they crooned a dreary song,
Complaining that their lives should last so long,
In that sad place that no one came anear,
In that wan place desert of hope and fear;
And singing, still they rocked their bodies bent,
And ever each to each the eye they sent.[1]

帕尔修斯一把抓住她们三人共用的那只独眼。作为饶她们性命的条件，

[1] 威廉·莫里斯：《人间天堂·阿克里修斯王的命运》。



美杜萨

他迫使格里伊告诉他如何才能获取冥王的头盔、生有翅膀的鞋子和一个袋子。这些东西都是对付美杜萨的必要装备，尤其那头盔可以使戴着它的人隐身。帕尔修斯有了这套装备之后，雅典娜又给了自己的盾牌，信使神也给了他自己的利刃。帕尔修斯向戈耳戈三女怪所在的宫殿飞奔而去。其中两个正静静地坐着。

But a third woman paced about the hall,
And ever turned her head from wall to wall
And moaned aloud, and shrieked in her despair;
Because the golden tresses of her hair
Were moved by writhing snakes from side to side,
That in their writhing oftentimes would glide
On to her breast, or shuddering shoulders white;
Or, falling down, the hideous things would light
Upon her feet, and crawling thence would twine
Their slimy folds about her ankles fine.

那正是美杜萨，她正在祈求众神结束她的苦难。也有人说，当时她正在睡觉。帕尔修斯走近前去，手里那明晃晃的盾牌映照出了她的影子。在这个影子的引导下，他割掉了她的头颅，结束了那悲惨的生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的表情既恐怖又优雅。



美杜萨

It lieth, gazing on the midnight sky,
Upon the cloudy mountain peak supine;
Below, far lands are seen tremblingly;
Its horror and its beauty are divine,
Upon its lips and eyelids seems to lie
Loveliness like a shadow, from which shine,
Fiery and lurid, struggling underneath,
The agonies of anguish and of death.



帕尔修斯(切里尼雕刻)

Yet it is less the horror than the grace
Which turns the gazer's spirit into stone;
Whereon the lineaments of that dead face
Are graven, till the characters be grown
Into itself, and thought no more can trace;
'T is the melodious hue of beauty thrown
Athwart the darkness and the glare of pain
Which humanize and harmonize the strain

参考译文:

她躺卧着注视着午夜的天空,/仰望着云雾缭绕的高山峰顶;/下面,远方的原野似乎颤动;/她的恐怖和美,都庄严神圣。/在愤怒而憔悴睁的眼睑和嘴唇,/仿佛有着一抹妩媚的阴影,/它们闪耀出挣扎在内心深处/极度烦恼和死亡引起的痛苦。//而使注视的生灵变成石头的,/更大程度上是美而不是恐怖,/那石头上刻画着死者最后的/容貌,乃至于那种表情仿佛/固有,思想已不能追溯缘由;/那是美妙旋律般

的色彩涂布，／涂在黑暗痛苦凝视的目光上，／人性化、和谐化了那种紧张。[1]

153. 帕尔修斯与阿特拉斯

突然，从美杜萨的身子里跳出了一匹翼马。骑这马的人叫柏勒洛丰（Bellerophon），很快我们就会说到他。

杀了美杜萨之后，帕尔修斯手里提溜着这蛇发女怪的脑袋，飞过陆地和海洋，飞向遥远的地方。夜晚降临时分，他到达了地球的西端，想美美地休息到第二天早上。那是巨人阿特拉斯的领地，他身材高大，无与伦比。他拥有很多的牛羊，不过，他最引以为骄傲的是他的金苹果园。果园里的苹果都是金的，都挂在金树枝上，在金树叶中半隐半现。帕尔修斯对阿特拉斯说："我是来做客的，如果你看重非凡的出身，那我告诉你天帝就是家父；如果你看重丰功伟业，那我告诉你我曾战胜美杜萨。我现在只想吃点东西，睡一觉。"可是，阿特拉斯记得一个古老的预言曾警告过他，即某一天，天帝的一个儿子会抢走他的金苹果。所以他竭力要把那青年推走。帕尔修斯发现，对他自己来说，阿特拉斯太强壮了，于是他举起了蛇发女怪的脑袋，阿特拉斯整个庞大的身躯立即被变成了石头。他的胡子和头发变成了森林，手臂和肩膀变成了悬崖，头颅变成了峰顶，骨头则变成了石头。每一个部位都还在变大，直到阿特拉斯变成了一座山，双肩扛着天空以及所有的星星。



帕尔修斯手持美杜萨的脑袋

[1] 选自江枫译雪莱诗《咏佛罗伦萨美术馆达·芬奇的美杜萨》，见《雪莱全集》第1卷。

154. 帕尔修斯与安德洛美达

在赶回塞里甫斯的路上，帕尔修斯来到了埃塞俄比亚人的国度，当时他们的国王是克普斯（Cepheus），王后是卡西奥匹亚（Cassiopea）——

That starred Aethiope queen that strove
To set her beauty's praise above
The sea-nymphs, and their powers offended.[1]

参考译文：

那位明星一样的埃塞俄比亚王后／企图要别人赞美自己的美貌／胜过赞美海中的仙女；这是／对仙女们的魅力的挑战。

这些仙女们于是就派了一个海怪，去蹂躏海滩。为了安抚众神——克普斯受到神谕的指示——打算把女儿安德洛美达献给那个正在劫掠的怪物。当帕尔修斯从空中看到那处女被锁在一块岩石上时，起了同情之心，便走近去安慰她，并询问使她这样受辱的原因。一开始，出于羞怯，她沉默不语。不过，当他一再地问她时，她怕帕尔修斯会认为她是犯了什么难以启齿的罪过才不敢开口的，所以说出了自己的和她祖国的名字。她还没



帕尔修斯找到安德洛美达

[1] 弥尔顿：《沉思》。

说完，就听见有声音从水上传来，接着那怪物出现了。少女惊叫起来，她父母也刚巧赶到，他们一个劲地哀悼女儿，把手臂伸向她。那位英雄许诺帮助他们杀掉怪物，但有一个条件，即她应该成为他的奖品。那对父母表示同意。帕尔修斯抱住了未婚妻；于是——

Loosing his arms from her waist he flew upward,
awaiting the sea beast,
Onward it came from the southward, as bulky and black as a galley,
Lazily coasting along, as the fish fled leaping before it;
Lazily breasing the ripple, and watching by sand bar and headland,
Listening for laughter of maidens at bleaching, or song of the fisher,
Children at play on the pebbles, or cattle that passed on the sand hills.
Rolling and dripping it came, where bedded in glistening purple
Cold on the cold seaweeds lay the long white sides of the maiden,
Trembling, her face in her hands, and her tresses afloat on the water.[2]

参考译文：

帕尔修斯的胳膊从她的腰部松开；他一边等待着那怪物，／一边飞了起来。那怪物又大又黑，就像是一艘画舫，／它懒洋洋地沿着海岸游着，在它的面前，各种鱼／蹦跳着四处奔逃；它懒洋洋地用胸脯擦着水波，／它靠着沙渚和海岬张望，听着那些正在洗衣服的／少女们的说笑声，也听着渔夫的歌声。

那青年英雄冲到怪物的背上，把剑插进了怪物的肩膀，然后用他的翅膀遮挡住了怪物狂怒的攻击。在怪物的腰窝和侧面，他专挑鳞片与鳞片之间的空当处，凡是能找到用剑刺入的地方，他都奋力地刺。怪物不断地喷出血水，最后，那英雄的翅膀被浸透，都没法打开了。于是，他站定在一块岩石上，举起剑猛力一刺，结果了那怪物的性命。

---

[1] 查尔斯·金斯利：《安德·洛美达》。

那对兴高采烈的父母，连同帕尔修斯和安德洛美达，一起回到了他们的王宫。大臣们专门为这对年轻人举办了婚宴。可是，就在宴会进行期间，大伙听到了一阵骚乱，那是菲纽斯在呐喊似的叫嚷，他以前跟今天的新娘曾有过婚约。且说菲纽斯闯了进去，说新娘是他的，他要要回去。但是没用，克普斯一再声明，当安德洛美达被判处死刑时，所有的婚约都被取消了。如果菲纽斯真的爱安德洛美达，肯定会想方设法去救她。菲纽斯及其拥护者还在固执己见，他们想利用最引人注意的骚乱，扰乱这场婚礼，直至把它破坏。

Mid the fabled Libyan bridal stood
Perseus in stern tranquility of wrath,
Half stood, half floated on his ankle plumes
Out-swelling, while the bright face on his shield
Looked into stone the raging fray.[1]

参考译文：

在那利比亚人的婚礼上，帕尔修斯／沉默地站着，严肃而愤怒。他是一半站着，一半漂浮在那插在他／自己脚踝的羽毛上。那些羽毛显得／很突出，而他那张映在盾牌上的脸／因为愤怒而看上去像一块石头。

菲纽斯及其同伙罪有应得，被变成了石头。那英雄把安德洛美达送到了塞里甫斯，旋即把泼利戴克提斯国王和朝臣们全都变成了石头，因为那位暴君使达娜厄的生活变得无法承受。随后，帕尔修斯把迷人的头盔、长翅的鞋子以及曾用来装那蛇发女怪的头颅的袋子，都还给了它们各自的主人。他把那头颅献给了雅典娜，雅典娜后来把它装饰在了自己的胸甲或盾牌上了。关于那块盾牌，弥尔顿有过无比简单的道德性阐释：

What was that snaky-headed Gorgon shield

[1] 米尔曼：《萨摩尔》。

That wise Minerva wore, unconquered virgin,
Wherewith she freezed her foes to congealed stone,
But rigid looks of chaste austerity,
And noble grace that dashed brute violence
With sudden adoration and blank awe!

参考译文：

又如不可战胜的处女，聪明的蜜涅发[1]，／她用戈工[2]的蛇发头颅做盾牌，使敌人害怕，／把她的敌人吓得冻结成了石头，／岂不是因为她有不可侵犯的贞操，／崇高的美德，才冲垮了凶恶的暴力，／使敌人只得五体投地，敬而畏之？[3]

带着母亲和妻子，帕尔修斯回到了阿尔戈斯，去寻找外祖父。可是，阿克里修斯还在害怕自己的厄运，已经隐居到了塞萨利的拉利萨。帕尔修斯追到了拉利萨，正在主持一些葬礼游戏。真是巧，那英雄赶上了铁环比赛。他投掷出去的距离，远远超过了标记，正好落在了他外公的脚上，导致了老人的死亡。那预言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实现。帕尔修斯和安德洛美达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叫伊莱克特里翁 (Electryon)，这个儿子有一个著名的女儿，叫阿尔克美妮 (Alcmene)，她是天帝的甜心、赫拉克勒斯的母亲。

155. 柏勒洛丰与喷火怪物

那匹马从蛇发女怪的血泊里跳出来之后不久，在科林斯找到了自己的主人，那就是柏勒洛丰。柏勒洛丰是希腊人，其祖先是西西弗斯，由西西弗斯到他再到海伦的儿子伊奥利斯。因此，我们本来应该在下一章里讲述他的历险故事，把他跟伊阿宋及伊奥利斯的其他后裔放在一起。不过我们之所以要在此处讲那些历险故事，是因为它们跟帕尔修斯的故事紧密相连。柏勒洛丰的父亲是科林斯国王格罗库斯，人们经常把这位

---

[1] 即女战神密涅瓦。
[2] 戈工 (Gorgon) 为蛇发三女怪，其中最主要最可怕的就是美杜萨 (Medusa)。
[3] 选自弥尔顿：《宴会神》。



帕尔修斯解放安德洛美达

国王跟一个与他同名同姓的渔民搞混。他以钟爱马赛而闻名，他惯常用人肉喂马，最后死于自己的马。他的马车翻了，马就把他撕成了碎片。至于他儿子柏勒洛丰的故事，是这样的：

在利西亚，有一个怪物，能喷火，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怪物前半身由狮子和山羊组成，后半身是龙。吕底亚国王伊俄巴忒斯（Iobates）想找一位英雄去铲除这个怪物。话说柏勒洛丰来到王宫，这位艺高胆大的青年呈上了普洛图斯（Proetus）的几封信。普洛图斯是伊俄巴忒斯的女婿，他在信中用最热忱的语言推荐了柏勒洛丰，称这位青年是“无敌英雄”。不过，他最后要老丈人把英雄处死。普洛图斯疑心自己的妻子安提娅（Antea）对这位年轻战士过于倾慕，所以设下这个借刀杀人之计。

于是，伊俄巴忒斯决定派遣柏勒洛丰去对付怪物。柏勒洛丰接受了国王的提议，但在投入战斗之前，他去向占卜者泼里都斯（Polyidus）咨询。后者建议说，如果可能的话，他要把神马弄到手。那时，神马已经被密涅瓦抓住并驯服，而且还作为礼物送给了文艺女神们。因此，泼里都斯指导柏勒洛丰到密涅瓦的神庙里去过夜。在他睡觉时，密涅瓦给他带来了一根金色的缰绳。他醒过来时，女神让他看到那马正在皮艾纳（Pirene）泉边喝水。一看到缰绳，那生有翅膀的骏马就乖乖地走了过来，自愿受擒。柏勒洛丰跨上马背，穿过云空，找到那怪物，轻轻松松就要了它的命。



柏勒洛丰与神马

征服怪物之后，那位不友善的朋友又命令他去经受更多的考验，做出更大的劳绩。不过，在神马的帮助下，他全都胜利完成了。最后，国王明白，这位英雄颇受天神们的青睐，于是就把女儿许配给了他，并让他继承了自己的王位。据说，后来柏勒洛丰变得傲慢自负，触怒了众神——他试图骑着神马飞上天去。天

帝派遣了一只牛虻去叮咬那神马，柏勒洛丰便被掀了下来，跌折了腿，弄瞎了眼。从那以后，他独自一人，在阿莱伊安 （Aleian） 的田野上流浪，直到最后凄惨地死去。

156. 赫拉克勒斯:青年时期

阿尔克美妮是帕尔修斯与安德洛美达的孙女、伊莱克特里翁的女儿，深受天帝的喜爱。他们的儿子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出生于底比斯，后来成为整个希腊的民族英雄。天后一贯仇视丈夫与人间女子所生的后代，因此从赫拉克勒斯一降生，就向他宣战。赫拉克勒斯还在摇篮里时，她就派遣两条蛇去弄死他，但这早熟的婴孩居然用他的一双小手把那两条蛇全给扼死了。青年时代的他被养父安菲特里翁（Amphitryon）看成是自己的儿子,安菲特里翁是当时的底比斯国王、帕尔修斯与安德洛美达的孙子、阿尔卡乌斯（Alcaeus） 的儿子。为此，安菲特里翁给赫拉克勒斯取名叫阿尔喀德斯（Alcides）。拉达曼提斯培养了他的智慧和美德,莱纳斯（Linus）教他学音乐。不幸的是，一天，后者曾试图严惩他时，反被他用竖琴给砸死了。这一令人心痛的违规事件之后，赫拉克勒斯被赶到了乡下——一直被驱逐到了山里。在牧人和畜群中，他长成了一个大块头，不仅杀掉了狮子，还完成了各种各样的丰功伟业。有一个故事说，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有两个女人在路上迎面碰上他——一个是“快乐”,另一个是“责任”。她俩都送礼物给小赫拉克勒斯,但他只选择了“责任”的礼物。不久之后，奥林匹斯众神为德尔菲神庙里的一张三脚桌引起纷争，赫拉克勒斯从中调解，取得了效果，他也获取了阿波罗的信任。从那天以后，他俩一直是真诚的朋友，相互尊重对方的力量。回到底比斯后，这位英雄帮助他的同母异父兄弟伊菲克勒斯（Iphicles）和名闻遐迩的养父安菲特里翁摆脱了奥尔克梅努斯城（Orchomenus）的束缚，作为奖赏，他得以与公主墨经拉联姻。几年之后，正当他在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而感到不可一世的时候，被怒气未消的天后逼出了精神病。在疯病发作时，他杀死了自己的几个孩子。如果不是密涅瓦用石头把他砸昏，使他陷入沉睡，他可能会把养父都给杀了。待他醒来时，心智恢复了正常。随后，作为对杀子行为的赎罪，他被判罚当

了另一个同母异父兄弟欧律斯透斯（Eurystheus）的仆人，被迫执行后者的命令。天后的旨意就是要让他受辱。

157. 赫拉克勒斯的劳作

欧律斯透斯责成赫拉克勒斯去完成一系列拼死才能完成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劳作”。第一件是去跟一头狮子打斗，因为那头狮子滋扰内米亚山谷（Nemea）。欧律斯透斯还命令赫拉克勒斯要把狮子的皮剥下来，拿到迈锡尼去。一开始，赫拉克勒斯用棍子和箭对付那狮子，但没有成功，最后他空手扼死了那猛兽，肩膀上扛着狮子的尸体，回到了迈锡尼。可是，欧律斯透斯一见这情景，明白了这位英雄的确是力大无比。他感到害怕，便命令赫拉克勒斯到城外面去自谋出路。



赫拉克勒斯与内米亚山谷里的狮子

赫拉克勒斯的第二件工作是杀死九头蛇怪（Hydra）。那是一条水蛇，它在阿尔戈斯城邦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它住在阿米蒙井（Amymone）附近的沼泽地里，它有九个头，中间那个是杀不死的。赫拉克勒斯用大棒一一敲掉蛇怪的脑袋，但每敲掉一个，就会有两个新头生出来。最后，在他那忠诚的侄子艾奥劳斯（Iolaus）的帮助下，他放火烧掉了蛇怪的八个头，而把第九个埋在了一块巨石下，那头依然活着。

赫拉克勒斯的第三件工作是去抓捕一头野猪。那野猪时常在世外桃源阿卡狄亚（Arcadia）境内的艾里曼图斯山（Erymanthus）出没。这次历险本身非常成功，但是在路途上，他跟人头马佛勒斯（Pholus）交上了朋友。那人头马友好地招待了他，拿出最好的酒，慷慨地倒给他喝。结果，赫拉克勒斯卷入了和其他人头马的争吵。不幸的是，他的朋友佛勒斯从另一个人头马的手里拿过一支箭，伤着了自己。由于那箭上有毒，最后佛勒斯不治而亡。

赫拉克勒斯的第四件工作是去抓捕一头神奇的牡鹿。那怪兽长着金角和铜蹄，常常漫游在阿卡狄亚和亚该亚之间的塞里尼亚（Cerynea）群山之中。



赫拉克勒斯与九头蛇怪

赫拉克勒斯的第五件工作是去灭掉斯第牟法勒斯（Stymphalian）山谷中的一群鸟。那些鸟长着凶猛的喙和尖利的爪，时常骚扰山谷里的居民，已经吃掉了许多人。

赫拉克勒斯的第六件工作是去打扫奥吉阿斯的 牛棚。奥吉阿斯（Augeas）是伊利斯城邦的国王，养着三千头牛，那牛棚一直没有经过打扫，已经有三十年了。赫拉克勒斯让阿列苏莎（Alpheus）和佩纽斯（Peneus）两条河改道穿过牛棚，只花一天时间就把牛棚彻底打扫干净了。

赫拉克勒斯的第七件工作是去制服克里特的一头公牛。那畜生非常可怕但也很漂亮，曾经一度是海王送给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礼物，后来变成了一个诅咒。赫拉克勒斯把这怪物抓到了迈锡尼。

赫拉克勒斯的第八件工作是去赶走色雷斯国王戴奥墨得斯（Diomedes）的一群马。这些马以吃人肉为生，速度极快，非常可怕。戴奥墨得斯试图去拦住它们，结果被赫拉克勒斯误杀，他的尸体被那些马吃掉了。随后，赫拉克勒斯把马群赶到了欧律斯透斯那儿，但它们逃跑了，从此漫游在阿卡狄亚的群山之中，直到太阳神派出野兽把它们撕成了碎片。

赫拉克勒斯的第九件工作具有更加精细的特点。欧律斯透斯的女儿阿德美妲（Admeta）想要亚马逊国（Amazons）的女王的腰带。欧律斯透斯命赫拉克勒斯去拿那腰带。亚马逊全都是好战的女人，她们占据着许多城市。她们习惯于只抚养女孩，用军事手段把女孩训练成女强人，男孩要么被送到邻国去，要么被杀死。女王希波里妲（Hippolyta）友善地接待了赫拉克勒斯，并同意把自己的腰带交给他。可是，天后伪装成凡人，告诉人们有个陌生人抢走了她们的王后。她们立即拿起武器，围住了赫拉克勒斯的航船。赫拉

克勒斯认为，女王反悔了，于是把她杀了，抢走了腰带，然后开船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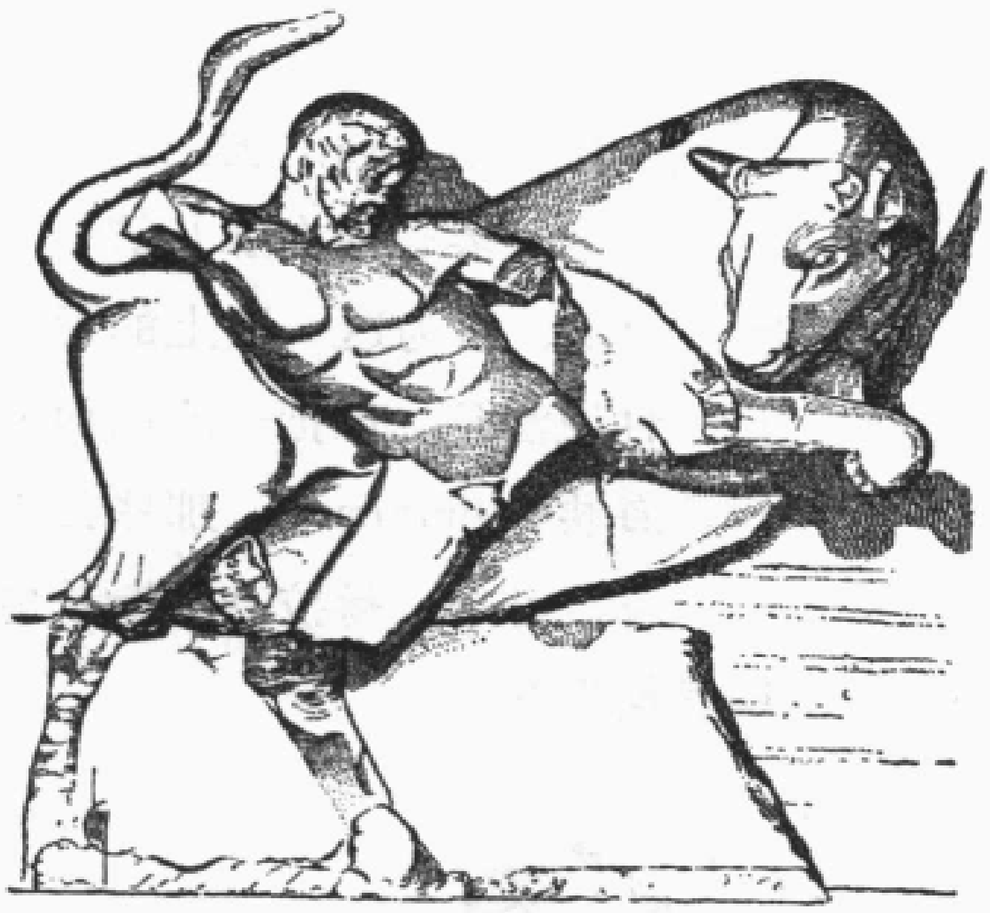
赫拉克勒斯受命做的第十件工作是帮欧律斯透斯去抓取格里翁（Geryon）的公牛。那怪物长着三个身子，住在艾里西亚（Erythea）岛上。这个岛也叫红岛，因为位于西方，受到夕阳的照射。有人认为根据这种描述，这个岛指的是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曾有过一位叫格里翁的国王。赫拉克勒斯经过了许多国度，最后来到利比亚和欧洲的交界，他在那儿筑起了两座分别叫阿比拉（Abyla）和卡尔普（Calpe）的山，作为这一路上的纪念碑——所以它们被称为赫拉克勒斯之柱。另一种说法是，他把一座山掰成了两半，两边一样大，中间便形成了直布罗陀海峡（Gibraltar）。那些公牛由巨人欧律提翁（Eurytion）和他的双头狗守护着，可是，赫拉克勒斯杀掉了那巨人和狗，把牛群安全地赶到了欧律斯透斯那儿。



赫拉克勒斯扛着野猪回来了

在赫拉克勒斯所做的工作中，第十一件是最难的——去抢夺海斯佩丽德丝姐妹的金苹果。赫拉克勒斯一开始甚至不知道到哪儿去找这些苹果。经过重重历险之后，他来到了非洲的阿特拉斯山。因为阿特拉斯是海斯佩丽德丝姐妹的父亲，赫拉克勒斯认为，也许他可以通过阿特拉斯弄到金苹果。于是，那英雄把沉重的天空从阿特拉斯肩上移到了自己的肩头，让他去找金苹果。那巨人带着金苹果回来了，提出他要亲自把金苹果交给欧律斯透斯。“也行，”赫拉克勒斯说，“不过，我请求你，帮我扛一小会儿，为

了让肩膀好受一些，我得加块垫肩。”那巨人毫不犹豫地就把沉重的天空重新放到自己的肩膀上。赫拉克勒斯拿起苹果就走了。



赫拉克勒斯与公牛

赫拉克勒斯的第十二件差使，是到地狱里去把狗怪带出来。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他在信使神和智慧神的陪伴下，下到了地狱里。得到冥王的许可后，他把那狗怪带到了上界。他没有动用武器，就做成了这件事。尽管那怪物不断地挣扎，但被赫拉克勒斯紧紧地抓着，带到了欧律斯透斯面前，过后，他又把那怪物送回到了下界。这回去地狱，赫拉克勒斯还解救了忒修斯。忒修斯是他的崇拜者和仿效者，曾经因为企图诱拐普洛塞尔皮娜而被冥王扣留在地狱里。

赫拉克勒斯从地狱回到祖国底比斯之后，就跟妻子墨经拉断绝了关系，因为他在神经发作时杀死了他们的孩子，使众神感到颇为不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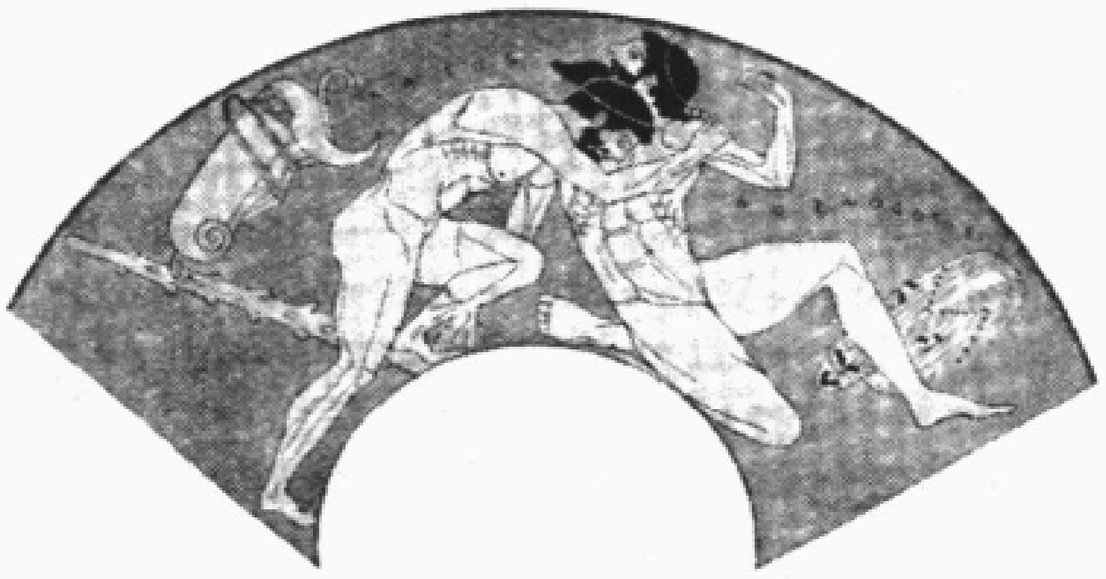
赫拉克勒斯还干了两件差事，没有算在那十二件之中。那就是他战胜了安泰（Antaeus）和卡库斯（Cacus）。安泰是海王和地神该亚的儿子，是一个巨人摔跤手。只要他接触他的大地母亲，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他强迫所有来到他的国度的陌生人跟他比赛摔跤，条件是，如果对方输了，就得领死。赫拉克勒斯与他对打，发现把他扔到地上是没有任何用的——因为他每次被扔到地上，总能起来，而且能恢复力量——所以干脆把他举离地



赫拉克勒斯与狗怪

面，就在空中把他撕裂了。

后世作家们还提到过一支侏儒队伍，他们发现赫拉克勒斯在打败安泰之后睡着了，于是准备攻击他，就好像他们打算攻打一座城市似的。不过，那英雄及时醒过来了，他嘲笑那帮侏儒武士，用狮子皮把他们中的几个包了起来，带到了欧律斯透斯那儿。



赫拉克勒斯与巨人摔跤手安泰

卡库斯是一个巨人，住在阿文厅山（Mount Aventine）的一个洞穴里，经常劫掠周围的村庄。当赫拉克勒斯赶着格里翁的公牛回家时，卡库斯趁他睡觉，偷走了他的一部分牛。由于卡库斯是拉着牛的尾巴倒着把牛拖到他的洞穴里去的，所以从牛的蹄印来看，不可能知道它们到底被带到了哪里。如果不是发生了下面的事，赫拉克勒斯就会被卡库斯的伎俩所蒙骗，再也找不到他的牛。他赶着剩下的牛经过卡库斯的洞穴时，那些被藏在里面的牛开始低声叫了起来。赫拉克勒斯发现了它们，并且抓住了那个盗贼。

在大多数征伐的过程中，赫拉克勒斯得到了艾奥劳斯的帮助。艾奥劳斯本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伊菲克勒斯的儿子，现在成了他忠心耿耿的朋友。

158. 赫拉克勒斯的晚年业绩

关于赫拉克勒斯的晚年业绩，我们只能简要地说一说。他在一阵疯病发作中杀死了自己的朋友伊菲图斯，为此受到了惩处，在女王奥姆菲尔（Queen Omphale）手下做了三年的奴隶。他时时穿着女人的衣服，让自己像个女人，还跟奥姆菲尔的侍女们一起纺羊毛。不过，即使在这段时间里，他也参与到许多的冒险活动中去，以使他的英雄生涯变得更加完满。他把达芙妮从里铁西斯（Lityerses）营救出来，并把那个嗜血的国王扔进米

安德河，还找到伊卡鲁斯的尸体并安葬了他。在阿尔戈斯英雄们前往科尔齐斯（Colchis）保护金羊毛的路途中，赫拉克勒斯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还擒拿了几个叫塞尔科普斯（Cercopes）的侏儒窃贼。其中两个长相古怪的窃贼在赫拉克勒斯睡着时，拿走了他的兵器。后来，他抓住了他们，把他们腿朝上捆在了一把牛轭上，用这种方法把他们带走。但他们一路上讲了许多笑话，为此，赫拉克勒斯重新给了他们自由。据说，他们中有人还曾欺骗过天帝，被天帝变成了猴子。

159. 丢失海拉斯

在跟阿尔戈斯的英雄们一起冒险时，赫拉克勒斯曾受到一个叫海拉斯（Hylas）的小伙子的照应。他对海拉斯也怀着温柔的爱意。正是为了海拉斯，他在迈西亚离开了阿尔戈斯英雄们。因为海拉斯被水仙女纳伊阿德丝姐妹们骗跑了。

……赫拉克勒斯从未曾离开过海拉斯，甚至当午夜月亮高悬在天空，当黎明乘着白马迅速奔向天帝的宫殿，当雏鸟唧唧喳喳地叫着望着巢窠，而母鸟拍打着翅膀在那被炊烟熏黑了的树干上盘旋时，他俩都没有分开过。

金发的海拉斯手里拿着一个铜罐子，在快要吃晚饭的时间，去为赫拉克勒斯和泰勒蒙（Telamon）打水，因为这对双胞胎总是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不久，海拉斯在地上的一个空洞里发现了一眼泉水，泉眼的四周长着茂密的灌木。在那片沼泽地上，到处生长着深色的白屈菜、绿色的铁线蕨、茂盛的欧芹以及鹿草。在水中，仙女们翩翩起舞——那些永远不睡觉的女仙们是让乡民们感到恐惧的女神，如优妮丝、玛丽丝和长着四月一般的眸子的芳绮娅。那少年把大口的铜罐子伸到了水里，想一下子就把它灌满。可是，仙女们全都拥到了他的手边，因为她们都喜欢这个来自阿尔戈斯的小伙子。春情在她们温柔的心头荡漾。随后，他倒栽葱沉了下去，就像一颗流星燃烧着划过天宇，直直掉进了水底。一名海员的助手叫出声来："伙计们，把舵升起

来吧，现在是顺风。”

仙女们把那哭泣的少年抱在膝头，竭力用温柔的话语安慰他。可是，安菲特里翁的儿子赫拉克勒斯为海拉斯担心，遂出去寻找。他以锡西厄人的方式把弓弯过来背在身上，右手手里拿着从不离身的棍子，扯开那深沉的嗓子，高喊了三遍“海拉斯！”那少年三遍全都听见了，而且全都答应了。因为他的声音是从水底传上来的，所以尽管近在咫尺，但听上去似乎是在很远的地方，好比一头长须狮子正好在山间劫掠，听到了远处一头小鹿的低叫声，便冲向那声音发出来的地方，想抓住那小鹿。甚至在这种危险的情境里，威猛的赫拉克勒斯还在渴望找到他的少年伙伴，所以他跑过了一丛丛没有路径的石楠，流浪过许多地方。

爱人们都是不计后果的。赫拉克勒斯在群山间和灌木丛中流浪，吃了很大的苦头。伊阿宋（Jason）寻找金羊毛的事业也因此而被推迟了。

由此，可爱之极的海拉斯进入了最幸福者的行列。不过，阿尔戈斯英雄们嘲笑赫拉克勒斯，说他是个逃兵——因为他离开了那艘有六十名划手的大船。不过，他靠步行来到了科尔齐斯和荒凉的乏息斯（Phasis）。[1]

160. 营救达佛涅斯

达佛涅斯是一个想像中的西西里牧民形象，有人说是他首创了田园故事和歌谣。他的父亲是信使神，母亲是一个仙女，她把他生在一个宜人的山谷里，一片月桂树丛中。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月桂树丛”。据说，太阳神很喜欢他，赋予了他创作牧歌的才华。他是由仙女和牧民们抚养长大的。为了避开人世的嘈杂，他在冬天和夏天都在埃特纳山上放羊。他爱上了一个叫琵蒲丽（Piplea）的少女，可是那少女被一伙强盗抢走了。他一直追到弗里吉亚王国，发现自己的甜心落入了国王里铁西斯（Lityerses）的手掌。这个王国有一种好玩的习俗，国王里铁西斯要外乡人跟他比试收割麦子。要是他赢了，他会在黄昏时一边舒服地唱着歌，一边砍掉失败者的头

---

[1] 泰奥克里图斯：《牧歌集》，第13首。

颅，然后把他们的尸体藏匿在麦秸堆里。为了赢回琵蒲丽，达佛涅斯跟国王进行了割玉米比赛。为了使自己心情轻松一些，他也边割边唱一首丰收歌。可是，里铁西斯赢了他，准备把他处死。里铁西斯正舒舒服服地唱着那首收割者（即死神）之歌——赫拉克勒斯仿佛从天而降，来到了他们面前。他似乎没花多少时间唱歌，砍掉了那个国王的脑袋，从而保住了达佛涅斯的头颅。然后，他把国王的尸体扔进了米安德（Maeander）河。达佛涅斯重新得到了他的琵蒲丽。我们可以想像，从此以后他们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里，没有出现琵蒲丽的名字。那个版本叙述的是一些不幸的事情。一个水中仙子爱上了这个英俊的牧民，迫使他发誓永远忠实于她，还威胁说如果他违背誓言，就会成为瞎子。可怜的达佛涅斯很难作决定，因为几乎他碰到的每一个姑娘都爱他。最后，一个公主灌醉了他，使他忘掉了誓言。那个水仙马上弄瞎了他的眼睛，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真爱。有一阵子，达佛涅斯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一路上唱着歌、吹奏着笛子，以此来安慰自己。随后，由于太累了，他向他的父亲求助。信使神把他送到了天上，并在他升天的地方，挖了一口井，井水喷涌不息。为了表示对达佛涅斯的敬意，西西里人每年都要到这里来献祭。

古希腊诗人、牧歌之父泰奥克里图斯给我们记录下了一支里铁西斯唱的歌。在西西里的乡间，他常常听人们在收割庄稼时唱起这首歌：

> 德墨忒尔啊，你富有果实，又富有粮食；但愿我们能轻松地收获这麦子，但愿果实多得不得了。
>
> 捆吧，你们这些捆玉米的人，把一束束的麦秸捆起来；以免路人喊道："在此干活的人都是稻草人，白费了他们的工钱！"
>
> 看那些断了的麦秸迎着北风或西风——这是麦穗变得最饱满的时候。
>
> 打谷的人啊，你们不应该再睡午觉，中午时分，最容易把谷壳去掉。
>
> 头戴冠冕的云雀一醒过来，就让那些收割的人开始收割，直到那云雀重新睡着，才准休息；不过，如果天太热，就放假。
>
> 小伙子们，青蛙过着快乐的生活，没有人管制他的喝水，因为他有喝不完的水！

让那煮扁豆的水沸腾起来，你这个吝啬鬼。在用刀劈开孜然芹的果实时，注意着点，以免砍掉了你自己的手指。

阿瑟·胡·克劳（Arthur Hugh Clough）是马修·阿诺德的挚友。此君死于意大利，阿诺德为他作挽歌云：

And now in happier air,
Wandering with the great Mother's train divine . . .
Within a folding of the Apennine,

Thou hearest the immortal chants of old!
Putting his sickle to the perilous grain
In the hot cornfield of the Phrygian King,
For thee the Lityerses song again
Young Daphnis with his silver voice doth sing;
Sings his Sicilian fold,
His sheep, his hapless love, his blinded eyes:—
And how a call celestial round him rang,
And heavenward from the fountain-brink he sprang, —
And all the marvel of the golden skies!

参考译文：

而如今，在亚平宁山脉里，／你跟大地母亲神圣的孩子们一起／漫游，神情更加快乐，//你听见了那古老的不朽的歌谣！／那歌手的镰刀正挥向可怜的麦子，／在弗里吉亚国王炎热的麦地里，／里铁西斯的歌谣再次为你唱起。／年轻的达佛涅斯用银铃般的嗓音／唱着歌：唱他的西西里羊圈，唱他的／羊群、他不幸的爱情、失明的眼睛——／一阵来自天庭的叫声怎样在他周围／响起，他怎样从泉边往上跳——／还唱了金黄天空中出现的种种奇迹！

161. 远征拉俄墨冬

在结束女王奥姆菲尔（Queen Omphale）手下的奴隶生涯之后，赫拉克勒斯带领十八艘战船向特洛伊开拔。因为赫拉克勒斯曾从海怪手里将特洛伊国王拉俄墨冬的女儿赫西娥涅（Hesione）解救了出来，为了表示感谢，拉俄墨冬曾许诺要把海王的几匹宝马送给他，但最后他却拒绝履行诺言。赫拉克勒斯征服了特洛伊，把拉俄墨冬的儿子普里阿姆（Priam）扶上了王位，并把赫西娥涅许配给了泰勒蒙。泰勒蒙跟佩琉斯、奥尔克勒斯（Orcles）以及其他希腊英雄都是赫拉克勒斯的伙伴。在赫拉克勒斯的种种业绩中，还值得一提的是，他成功地征伐了皮罗斯和斯巴达；战胜了巨人族；为了阿尔刻提丝的身体和生命与死神搏斗；根据预言，他还解救了普罗米修斯，在那之前，普罗米修斯一直被锁在高加索山上。

162. 赫拉克勒斯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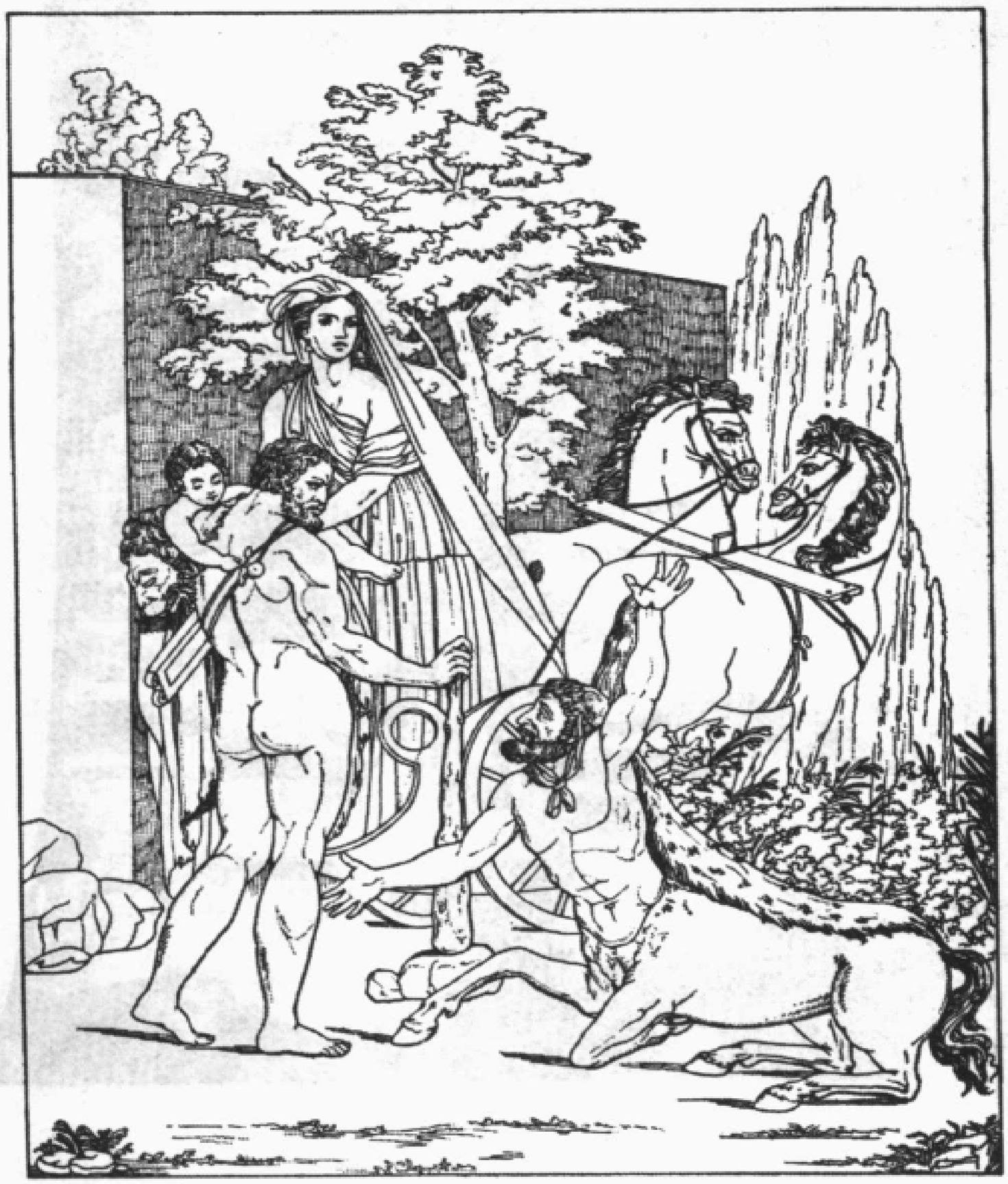
最后，这位英雄娶了德佳妮拉（Dejanira），即卡里登的国王奥尼乌斯的女儿、卡里登猎手枚里格尔的妹妹。他跟德佳妮拉过了三年好日子。可是，有一回，他们双双出去旅行，来到一条河边，人头马内塞斯（Nessus）把旅人载过河去，并收取一定的费用。赫拉克勒斯自己打算涉过河去，而让内塞斯把德佳妮拉载过去。但是，内塞斯企图带着德佳妮拉逃走。赫拉克勒斯听见德佳妮拉的呼叫，就一箭射中了内塞斯的心脏。那人头马临死时，要德佳妮拉取走他的一些血液并保存好，说他的血液有一种魔力，能保持她丈夫对她的爱。德佳妮拉照着做了。不久，由于嫉妒赫拉克勒斯喜欢奥卡里亚（Oechalia）的爱奥乐，德佳妮拉把她丈夫的一件礼服浸泡在内塞斯的血液里。那衣服一穿在赫拉克勒斯身上，毒性便侵入了他的四肢。在狂怒之中，他抓住李查斯，把他扔进了大海，因为这致命的衣服是李查斯给他的。随后，他力图脱掉那衣服，但那衣服跟他的肉已经粘连在了一起，所以把自己连皮带肉给撕掉了。

Alcides, from Oechalia crowned

With conquest, felt the envenomed robe, and tore,
Through pain, up by the roots Thessalian pines,
And Lichas from the top of Oeta threw
Into the Euboic Sea.

参考译文：

阿尔喀德斯带着战利品，走出／奥卡里亚的王宫；感到身上的衣服／有毒，在剧痛之中，他连根拔起／特萨里的一棵棵松树，并把李查斯／从欧塔山（Oeta）的山顶，／扔到了优泊伊克（Euboic）海里。



赫拉克勒斯与人头马内塞斯



赫拉克勒斯与女神赫柏

就这样，赫拉克勒斯被装上了船，运回了家乡。德佳妮拉一明白自己所做的蠢事，就上吊自尽了。赫拉克勒斯为自己的死亡做了准备。他爬上欧塔山，在山头上堆起了火葬用的树枝，把他的弓箭送给了菲洛克泰提斯，然后自己躺到了木堆上，把头枕在棍子上，并把那狮子皮铺开来盖在了自己的身上。他的面色非常平静，就好像是在参加一个节日宴会。最后，他命令菲洛克泰提斯举起火炬点火。火焰迅速蔓延开来，很快就裹住了整个木堆。

看着这人世间的第一条好汉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众神都悲痛不已。不过，天帝小心地看着，只让火焰焚毁赫拉克勒斯从他母亲那儿得来的部分。他身上的不朽的部分来自天帝本身，所以被送到了天上。在众神的一致同意下——甚至天后也勉强答应了——赫拉克勒斯被接纳为不朽的天神之一。最后，白臂天后跟阿尔克美妮的儿子和解了，她收他做自己的干儿子，并把自己的女儿即青春女神赫柏许配给了他。

Deep degraded to a coward's slave,
Endless contests bore Alcides brave,
Through the thorny path of suffering led;
Slew the Hydra, crushed the lion's might,
Therw himself, to bring his friend to light,
Living, in the skiff that bears the dead.
All the torments, every toil of earth,
Juno's hatred on him could impose,
Well he bore them, from his fated birth
To life's grandly mournful close.

Till the god, the earthly part forsaken,
From the man in flames asunder taken,
Drank the heavenly ether's purer breath.
Joyous in the new unwonted lightness,

Earth's dark heavy burden lost in death.
High Olympus gives harmonious greeting
To the hall where reigns his sire adored;
Youth's bright goddess, with a blush at meeting,
Gives the nectar to her lord.

参考译文：

从前，赫拉克勒斯屈身为奴，／历尽人生艰苦的道路，／曾经进行永无止境的战斗，／他曾大战水蛇，抱住狮子，／为了把他的朋友救出阴司，／敏捷地登上渡鬼的小舟。／不肯罢休的女神要尽伎俩，／把一切尘世重荷，一切困苦，／降到甘心忍受的冤家的肩上，／直到他的生涯结束——//直到这脱去浮世衣衫的神，／在火焰中超脱人身，／把太空中较快的空气吸啜。／他对这新鲜的飞升感到高兴，／听凭尘世浮生的沉重的梦影／一直往下方坠落、坠落、坠落。／奥林匹斯的和谐的天乐之声／欢迎超凡入圣者升天归位，／面颊红得像蔷薇一样的女神／嫣然向他献上酒杯。[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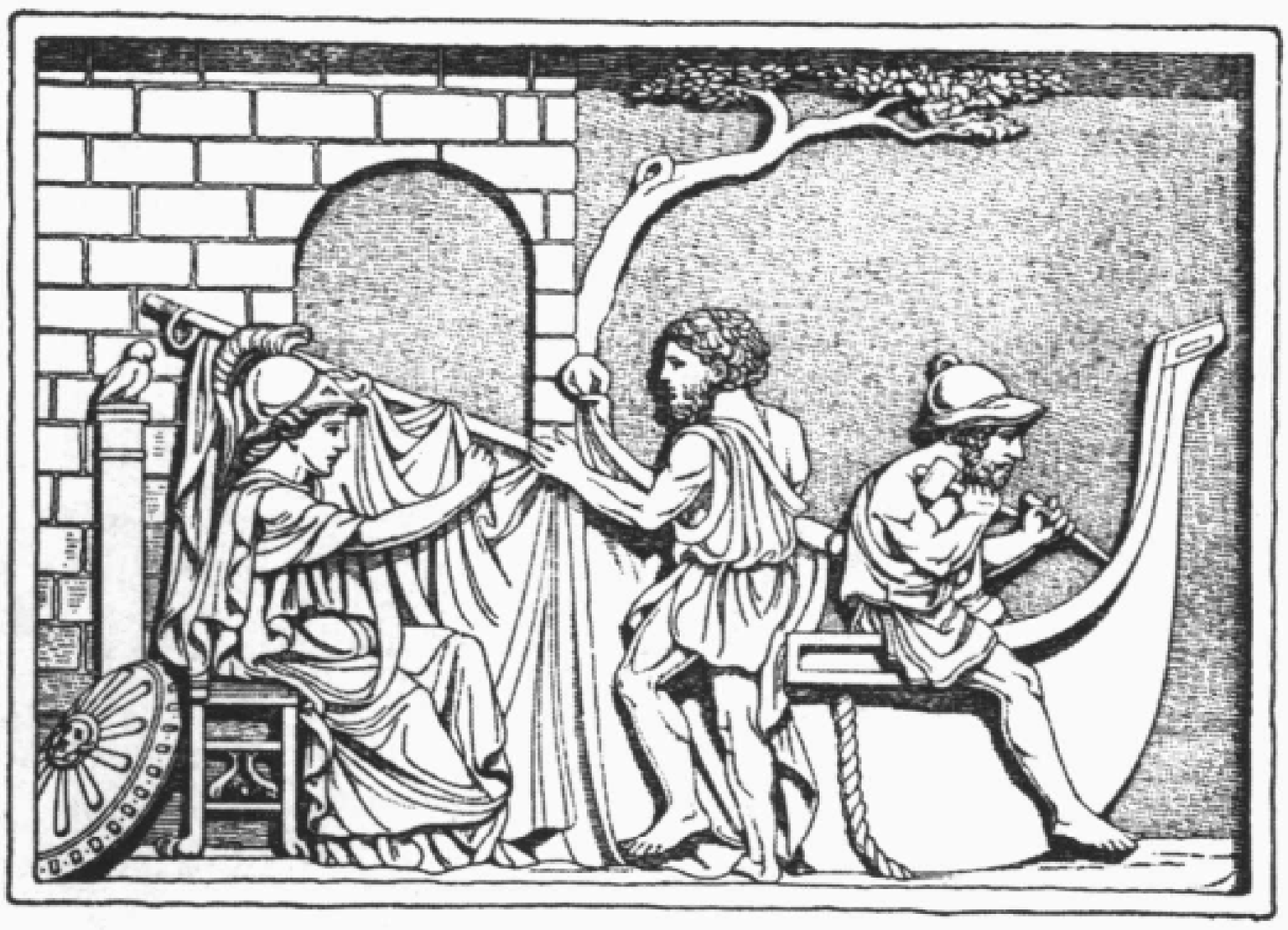
在名为《特拉奇斯的少女们》的悲剧中，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把赫拉克勒斯描绘成“全人类最高贵的人，你永远不可能再见到像他那样的人”。对于我们中的有些人来说，他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能看起来不值得。不过，希腊的诗人们教导说，一个人活着时精力从不减弱，死去时平静面对、从容接受。在下面这些由“希腊合唱队”唱出的歌词中，马修·阿诺德写到了赫拉克勒斯的死亡，并很好地表达了古希腊诗人的看法：

O frivolous mind of man,
Light ignorance, and hurrying, unsure thoughts!
Though man bewails you not,
How I bewail you! . . .
For you will not put on

[1] 选自钱春绮译《席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New hearts with the inquirer's holy robe,
And purged, considerate minds,

And him on whom, at the end
Of toil and dolor untold,
The Gods have said that repose
At last shall descend undisturb'd—
Him you expect to behold
In an easy old age, in a happy home;
No end but this you praise.



阿尔戈的船

But him, on whom, in the prime
Of life, with vigor undimm'd,
With unspent mind, and a soul
Unworn, undebased, undecay'd,
Mournfully grating, the gates

Of the city of death have forever closed—

Him, I count him, well-starr'd.[1]

现在，让我们把河神因纳克斯的后代的事先放一放，我们将在关于克里特王米诺斯和拉波达库斯家族的故事时，再讲述他们的事。

[1] 马修·阿诺德的悲剧《德佳妮拉》。

第十五章 伊奥利斯家族

163．丢卡利翁的后代

阿萨马斯（Athamas）是西西弗斯的兄弟、伊奥利斯的后代，而伊奥利斯的父亲赫楞则是特萨里的丢卡利翁的儿子。阿萨马斯的妻子涅菲乐（Nephele）给他生了两个孩子：福里克斯（Phrixus）和赫勒（Helle）。夫妻俩过了一段时间后，阿萨马斯对妻子产生了厌倦情绪，把她摆脱掉了，并迎娶了卡德墨斯的女儿爱娜。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这场二度婚姻的不幸的结局。

由于害怕后妈给孩子们施加危险的影响，涅菲乐采取措施，把孩子们藏在了那后妈够不着的地方。信使神送给她一头毛色金黄的公羊，她把两个孩子放在羊身上。那羊一飞冲天，直奔东方。可是，在它越过那个把欧洲和亚洲分隔开的海峡时，女孩从它的背上掉到了海里，后来那个海峡就以她的名字命名为赫勒斯庞海峡（Hellespond）——现在叫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那公羊把男孩安全地送到了科尔齐斯，在那儿他受到了国

王艾俄提斯（Aeetes）的善待。福里克斯把公羊献祭给了天帝，而把羊毛献给了艾俄提斯。艾俄提斯把羊毛放在一片神圣的树丛里，由一条永不睡觉的巨龙看管着。

164. 寻觅金羊毛

在特萨里，阿萨马斯统治的王国附近，还有一个国度，由阿萨马斯的侄子埃厄宋（Aeson）统治着。尽管埃厄宋有个儿子叫伊阿宋，但他把王冠移交给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佩利阿斯（Pelias），条件是等到伊阿宋成年时，佩利阿斯就交出王冠。顺便说一下，小伊阿宋是柏勒洛丰和那跟海泼枚尼斯进行跑步比赛的美女阿忒兰忒的第二代远堂，也是阿尔刻提丝的丈夫阿德米特斯国王的第一个表弟。伊阿宋长大成人后，就来到他叔叔面前，讨要王冠，但佩利阿斯不怀好意地建议他承担起寻访金羊毛的光荣任务。伊阿宋觉得这提议很好，毫不犹豫地着手准备远征。那时候，希腊人所知道的惟一的航海工具是一些小船或独木舟，这些航海工具都是用树干凿空以后做成的。因此，伊阿宋雇请阿尔戈斯人建造了一条能容纳五十人的大船，已经被人们看作是巨船了。那船叫阿尔戈，也许这名字本身就来自它的建造者们。伊阿宋很快就发现自己领导着一支志同道合的勇敢的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名闻遐迩，被列入希腊的英雄和半神行列。

From every region of Aegea's shore
The brave assembled; those illustrious twins
Castor and Pollux; Orpheus, tuneful bard;
Zetes and Calaïs, as the wind in speed;
Strong Hercules and many a chief renowned,
On deep Iolcos's sandy shore they thronged,
Gleaming in armor, ardent of exploits, —
And soon, the laurel cord and the huge stone
Uplifting to the deck, unmoored the bark;
Whose keel of wondrous length the skillful hand

Of Argus fashioned for the proud attempt;
And in the extended keel a lofty mast
Upraised, and sails full swelling; to the chiefs
Unwonted objects. Now first, now they learned
Their bolder steerage over ocean wave,
Led by the golden stars, as Chiron's art
Had marked the sphere celestial.[1]

忒修斯、梅利埃格（Meleager）、佩琉斯与内斯托也在这帮阿尔戈斯英雄们中间。巨船载着英雄们离开特萨里，先到利姆诺斯岛，由那儿渡海前往迈西亚，再到色雷斯。在色雷斯，他们找到了圣人菲纽斯，他教导阿尔戈斯英雄们如何才能经过优克欣海（Euxine Sea）口子上的两个“对撞岛”（Symplegades）。当他们的船到达这两个岛前时，放出一只鸽子，那鸽子从两边的巉岩中间安全地穿了过去，只掉了尾巴上的几根羽毛。伊阿宋和他的伙计们抓住这两边的巉岩相互弹开的良机，奋力划桨。尽管船一过，那两个岛屿就撞在了一起，而且还擦破了船舵；但他们毕竟是安全地冲过去了。那以后，他们一直沿着海岸航行，直到到达优克欣海的东边，登上科尔齐斯王国的陆地。



伊阿宋战胜公牛，盗走金羊毛

伊阿宋向科尔齐斯国王艾俄提斯禀明了自己的来意。艾俄提斯同意放

[1] 戴厄：《金羊毛》。

弃金羊毛，但有两个条件，伊阿宋必须给两头公牛套上犁轭，那两头公牛都口中喷着火焰、蹄上包着铜掌；那之后，他还必须把那被卡德墨斯杀死的巨龙的牙齿撒进地里，尽管众所周知，这些牙齿播下去后，会收获一些全副武装的武士，而这些武士必定会掉转矛头来对付那个播下他们的人。除了这两个条件，艾俄提斯还限定了行动的时间。尽管如此，伊阿宋聪明地利用空隙向艾俄提斯的女儿美狄亚（Medea）求爱，而且取得了成功。他俩在夜神的祭坛前山盟海誓。于是，公主把一种魔法附到了她的英雄身上，那魔法必将在即将到来的恶斗中帮助伊阿宋。

因此，当那个重要的日子来到时，伊阿宋面不改色地对付那两头喷火的怪物，并且迅速地给它们套上了犁轭。科尔齐斯人惊异地站着，而希腊人则高兴地叫着。接着，那英雄播下了龙牙，并把它们弄进犁沟。正如预言所说的，一群武士跳将起来，它们高举着、挥舞着武器，冲向伊阿宋。希腊人为他们的英雄心里直打颤，连美狄亚都吓得脸色煞白。那英雄用剑和盾挡住武士们的攻击。要不是求助于美狄亚教给他的魔法，他肯定会被武士们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他抓起一块石头，把石头投在那伙敌人中间。武士们立即掉转矛头，相互厮杀起来，一会儿工夫，全部的龙种都呜呼哀哉了。

剩下来的事情就是要让那守护金羊毛的巨龙睡觉，这事也做成了。美狄亚事先给了伊阿宋一些催眠剂，伊阿宋在巨龙的身上洒了几滴，巨龙就睡着了。于是，伊阿宋拿起金羊毛就跑，在朋友们和爱人的陪伴下，赶到了船上。据说，为了拖延她父亲来追赶的时间，美狄亚把她年幼的弟弟阿布西特斯（Absyrtus）撕成了碎片，并把碎片撒在他们逃跑的路上。她的诡计取得了成功。

165．阿尔戈斯英雄们的凯旋

在回家的路上，阿尔戈斯英雄们走了弯路。在排除了其他的危险因素之后，他们来到了那个滋生塞壬的岛的附近。如果不是俄耳甫斯用他那更为美妙更有魅力的歌声，击败了塞壬的靡靡之音，众位英雄可能早就挂起他们的船桨，留在岛上了。

Oh, happy scafarers are ye
And surely all your ills are past,
And toil upon the land and sea,
Since ye are brought to us at last;

鸟妖们一边唱歌，一边许诺要让他们好好地休息、美美地睡觉。

But now, but now, when ye have lain
Asleep with us a little while
Beneath the washing of the main,
How calm shall be your waking smile!

俄耳甫斯的答唱是对伙伴们的鼓励：

A little more, a little more,
O carriers of the Golden Fleece!
A little labor with the oar,
Before we reach the land of Greece.

E'en now, perchance, faint rumors reach
Men's ears of this our victory,
And draw them down upon the beach
To gaze across the empty sea.

塞壬唱：

Alas! And will ye stop your ears,
In vain desire to do aught,
And wish to live'mid cares and fears,

Until the last fear makes you nought?

俄耳甫斯又唱：

Is not the May-time now on earth,
When close against the city wall
The folks are singing in their mirth,
While on their heads the May flowers fall?[1]

阿尔戈斯英雄们安全地回到了特萨里，伊阿宋把金羊毛交给了佩利阿斯，把“阿尔戈”巨船献给了海王。



美狄亚

166. 美狄亚与埃厄宋

美狄亚作为女巫的生涯还根本没有结束。应伊阿宋的要求，接下来她着手让伊阿宋的老父亲埃厄宋恢复青春的活力。对着月亮，对着星星、夜神和地神 （Tellus），美狄亚念起了咒语。她乘着一辆龙车，穿越高空，来到那些长着特效药草的地方。只有她知道如何选摘药草。她花了九个晚上来寻找药草，在那段时间里，避开了跟任何凡人的接触。

随后，美狄亚建立了两座祭坛，一座给黑夜女神，另一座给青春女神，还杀祭了一头黑羊——倾洒了牛奶和酒。她吁求冥王和他那偷来的王后，饶那老头一命。然后，她指示把埃厄宋带到她面前，使他沉沉入睡。她把他像死人一样放在一张药草铺成的床上。没有人敢冒亵渎的罪名，去偷看她神秘的巫术。她披头散发，绕着那两个祭坛走了三圈，

[1] 威廉·莫里斯：《伊阿宋的生与死》。

把几根正在燃烧的嫩枝放进羊血，让它们在血里烧着。与此同时，她准备那些要放在锅里的东西。她在锅里放的是一些具有魔力的药草，药草上有籽有花，还有辛辣的汁、来自遥远的东方的石子、来自无边的海岸的沙子、月光收集的白霜、叫声尖厉的猫头鹰的脑袋和翅膀以及狼的内脏。她还加入了乌龟壳的碎片、生命力顽强的雄鹿的肝脏、寿命比九代人还要长的乌鸦的头和喙。这些东西再加上许多其他“无名”的东西。她把它们煮在一起，用一根风干了的橄榄枝边煮边搅拌。那橄榄枝一拿出来，就变成了绿色，过了一会就枝叶纷披，而且还长出了许多小橄榄。那药液沸腾着、冒着泡，有时泡沫还冒到了锅外。那药液洒到哪儿，哪儿的草就变得像春草一样鲜艳。

待到万事俱备，美狄亚割断了老人的喉管，把血放出来。然后把她锅里的药液灌入老人的嘴巴和伤口。等到老人的身体完全吸收了药液之后，他的头发和胡须就不再是白色的了，而是恢复了青春时的颜色。他的脸不再苍白又瘦削，血管里充满了热血，四肢有力而粗壮。

埃厄宋一醒过来，就发现自己年轻了四十岁。

167. 佩利阿斯

在另一件事上，美狄亚的巫术被用作了报仇的利器。伊阿宋的叔叔佩利阿斯篡夺了王权，依然不让伊阿宋继承王位。不过，佩利阿斯的女儿们请美狄亚帮他们的父亲也恢复青春。美狄亚假称同意，但这回她用一种新奇的方法准备煮药。她只倒了些水，放了一些普通的草药。到了晚上，她怂恿佩利阿斯的女儿们把她们的父亲给杀



美狄亚与佩利阿斯的女儿们

了。一开始，她们有点犹豫不决，下不了手。但是，当美狄亚责骂她们不果断时，她们掉转脸，用手中的刀枪凶狠地乱捅乱刺。佩利阿斯从睡眠中惊醒过来，哭喊道："闺女们，你们要杀死为父吗？"一听这话，她们的心就软了，武器也从手中掉了下来。然而，美狄亚给了那老头致命的一击。

佩利阿斯的女儿们把他放到锅里。不过，正如人们可以预料到的，那老头已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在她们发现美狄亚的背叛之前，她已经逃走了。但是，她干了这样的狠事，却没有吃到什么好果子。她为伊阿宋付出了那么多，但伊阿宋却把她抛弃了，因为伊阿宋想跟科林斯王国的公主克鲁萨（Creüsa）结婚。美狄亚对他的忘恩负义愤怒极了，呼吁众神来替自己报仇。随后，她把一件毒衣当成礼物送给了新娘克鲁萨，同时杀掉了自己的孩子，放火烧掉了王宫。然后她登上龙车，逃到了雅典。在那儿，她嫁给了国王艾勾斯（Aegeus），即忒修斯的父亲。在讲述忒修斯的历险故事时，我们将再次见到美狄亚。

我们很容易看出，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三女巫形象就是美狄亚的化身。

Round about the caldron go;
In the poison'd entrails throw, —
Toad, that under cold stone
Days and nights has thirty-one
Swelter'd venom sleeping got . . .
Boil thou first i' the charmèd pot . . .
Fillet of a fenny snake
In the caldron boil and bake;
Eye of newt and toe of frog,
Wool of bat and tongue of dog,
Adder's fork and blind-worm's sting,
Lizard's leg and howlet's wing, —
For a charm of powerful trouble
Like a hell-broth boil and bubble. . . .
Scale of dragon, tooth of wolf,

Witches' mummy, maw and gulf
Of the ravin'd salt-sea shark,
Root of hemlock digged i' the dark.
Make the gruel thick and slab.

参考译文：

女巫甲　绕着大锅把圈儿兜，／毒肝毒脏往里边投。／冷石头底下癞蛤蟆睡大觉，／日夜泡过了三十又一遭，／熬出了满身的毒液和毒膜，／先把你拿来在锅里煮。

三女巫　加倍再加倍，劳身加劳神，／柴火在燃烧，锅汤在沸滚。

女巫乙　沼泽地小蛇切来肉一段，／投到锅里去熬熬又煎煎；／再加上壁虎眼、青蛙脚尖趾，／蜥蜴的腿条、鸱枭的翅，／蝙蝠的绒毛、恶狗的舌，／蝮蛇的牙齿、盲蛇的蜇，／炼出的魔力大到可通神，／像煮地狱汤，沸滚又沸滚。

三女巫　加倍再加倍，劳身再劳神，／柴火在燃烧，锅汤在沸滚。

女巫丙　毒龙的鳞甲、豺狼的牙，／女巫的僵尸、苦海的鲨／把什么都掠食鲸吞的肠和胃，／黑夜掘出的毒芹根一堆；／渎神的犹太人肚里的黑心肝、／山羊的苦胆、趁月食还没完／及时从坟头砍下的柏树枝；／土耳其鼻子、鞑靼人嘴唇皮，／卖淫妇偷生孩子在沟道里／狠心就把他指死的毒手指。／把锅汤烧得浓浓厚，酽脂脂。／再添上一只老虎的肺腑，／加工，加料来煮成一锅糊。

三女巫　加倍再加倍，劳身又劳神，／柴火在燃烧，锅汤在沸滚。

女巫乙　再泼上满锅的猩猩血来一换，／炼成的魔效就又好又坚定。[1]

---

[1] 选自卞之琳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第十六章 艾特勒斯家族

168. 猎捕卡里登野猪

梅利埃格是阿尔戈斯远征中的英雄之一，他是艾托里亚 (Aetolia) 境内卡里登城邦的统治者奥尼乌斯和阿尔塔娅 (Althaea) 的儿子。他的父母原来是堂兄妹，都是恩狄弥翁的儿子埃托勒斯的后代，埃托勒斯曾是艾托里亚那个地方的统治者。通过谱系和婚姻的纽带，他们跟许多历史人物都有关系。奥尼乌斯和阿尔塔娅的女儿是德佳妮拉，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她后来成了赫拉克勒斯的妻子。丽达 (Leda) 是阿尔塔娅的妹妹，是卡斯托尔与波吕丢刻斯 (Pollux) 的母亲，也是克里泰姆内斯特拉 (Clytemnestra) 和海伦的母亲。克里泰姆内斯特拉和海伦跟特洛伊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儿子梅利埃格出生时，阿尔塔娅看到了命运三女神。她们一边纺着命运之线，一边预言说孩子的寿命会很短，不会比炉子里正在燃烧的那段木头更长。阿尔塔娅赶紧拿出木头，并把木头上的火扑灭，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藏了起来。梅利埃格从童年长成了少年，从少年长成了青年，又从

青年长大成人。不巧的是，有一回，奥尼乌斯向众神献祭，但由于疏忽，没有对狩猎女神表示出应有的尊重。那女神为此火冒三丈，派出了一头庞大的野猪，让它去把卡里登的田园夷为荒地。梅利埃格召集希腊的英雄们一起来猎捕那鬈鬃般的怪物。忒修斯和他的朋友皮利索斯 (Pirithous)、伊阿宋、阿基琉斯的父亲佩琉斯、阿贾克斯 (Ajax) 的父亲泰勒蒙以及内斯托——这些，还有许多其他英雄都参与到这场猎捕行动之中。内斯托当时还年轻，但已经在特洛伊战争中跟阿基琉斯、阿贾克斯他们并肩作战了。跟这些人一起来的，还有阿忒兰忒，她是伊阿修斯 (Iasius) 的女儿，属于卡利斯托家族——

Arcadian Atalanta, snowy-souled,
Fair as the snow and footed as the wind.[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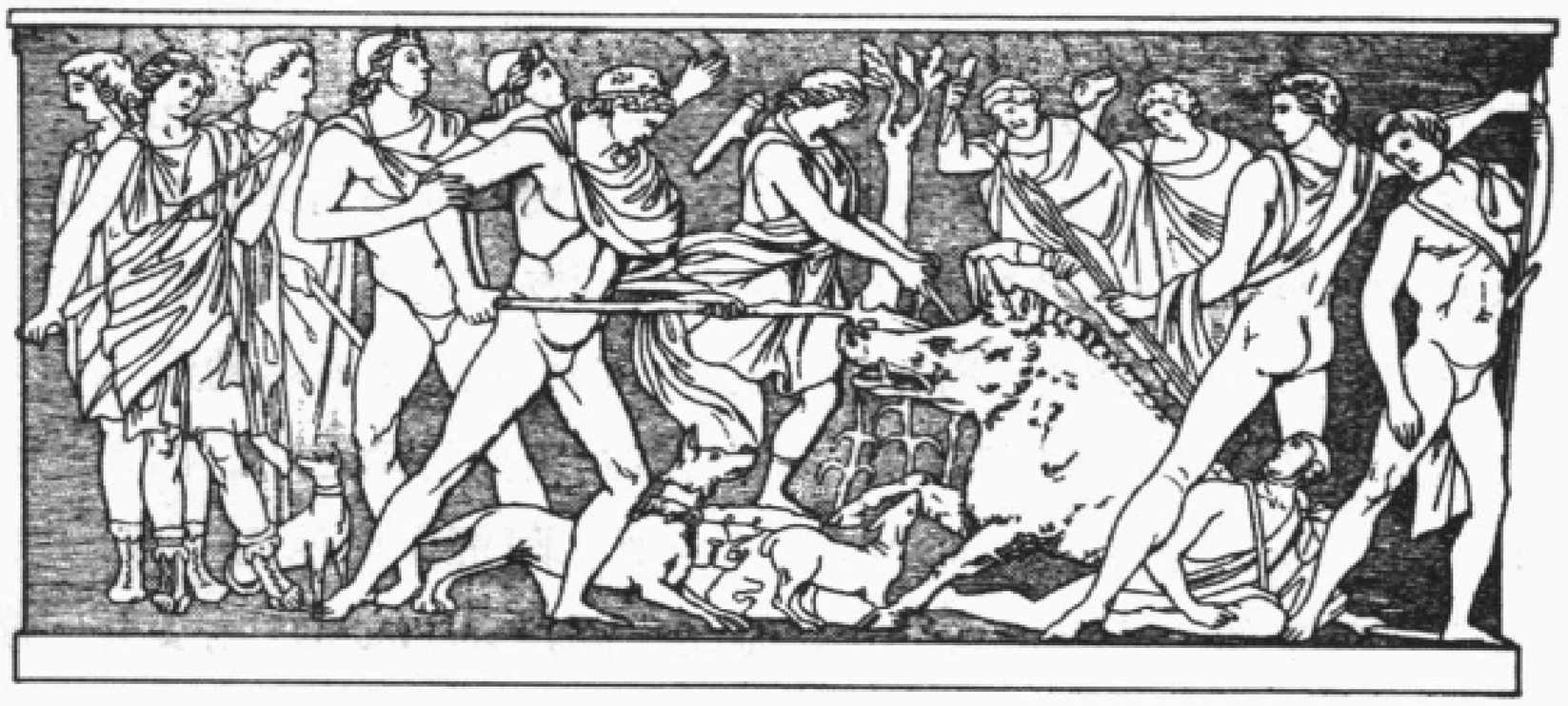
参考译文：

阿卡迪亚的阿忒兰忒，有着雪白的灵魂，／长得像雪一样的美，跑得像风一样快！

阿忒兰忒用一个镏金的扣子扣住内衣，左边肩膀上挂着一个象牙做的箭袋，左手握着弓。她的脸上既有女性的柔美，又有英武的优美。梅利埃格一见她，就向她献出骑士的殷勤，向她问候道：

For thy name's sake and awe toward thy chaste head,
O holiest Atalanta! No man dares
Praise thee, though fairer than whom all men praise,
And godlike for thy grace of hallowed hair
And holy habit of thine eyes, and feet
That make the blown foam neither swift nor white,
Though the wind winnow and whirl it; yet we praise

[1] 史文明：《卡里登的阿忒兰忒》。



猎捕野猪行动中的梅利埃格

Gods, found because of thee adorable
And for thy sake praiseworthiest from all men:
Thee therefore we praise also, thee as these,
Pure, and a light lit at the hands of gods.[1]

可是，那时哪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急着要去打猎。跟他们一起去打猎的，还有普莱克西普斯（Plexippus）和托克修斯（Toxeus）。他们是王后阿尔塔娅的两个兄弟，两人都夸夸其谈，而且嫉妒梅利埃格。猎人们很快就来到了那怪物的巢穴附近。他们在树木和树木之间撒下一张张牢固的网，把猎狗放了出来，在草丛中寻找猎物的脚印。从树林到沼泽地有一个向下的斜坡，那野猪正躺在沼泽地上的芦苇丛中。一听见猎手们的叫喊，它便径直向他们冲去，把他们一个个地冲倒、杀害。伊阿宋、内斯托和泰勒蒙开始攻击野猪，但没有什么效果。

. . . Then all abode save one,
The Arcadian Atalanta: from her side
Sprang her hounds, laboring at the leash, and slipped,
And plashed car-deep with plunging feet; but she

---

[1] 史文明：《卡里登的阿忒兰忒》。

Saying, "Speed it as I send it for thy sake,
Goddess," drew bow and loosed; the sudden string
Rang, and sprang inward, and the waterish air
Hissed, and the moist plumes of the songless reeds
Moved as a wave which the wind moves no more.
But the boar heaved half out of ooze and slime,
His tense flank trembling round the bardèd wond,
Hateful; and fiery with invasive eyes,
And bristling with intolerable hair,
Plunged, and the hounds clung, and green flowers and white
Reddened and broke all round them where they came.

那野猪只是受了轻伤，但梅利埃格一见这情形，还是很高兴，马上告诉同伴们。于是，大家发起新一轮攻击。佩琉斯、忒修斯、伊阿宋和安菲阿拉乌斯都投出了标枪。安卡乌斯（Ancaeus）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Rock-rooted, fair with fierce and fastened lips,
Clear eyes and springing muscle and shortening limb—
With chin aslant indrawn to a tightening throat,
Grave, and with gathered sinews, like a god, —
Aimed on the left side his well-handled spear,
Grasped where the ash was knottiest hewn, and smote,
And with no missile wound, the monstrous boar
Right in the hairiest hollow of his hide,
Under the last rib, sheer through bulk and bone,
Deep in; and deeply smitten, and to death,
The heavy horror with his hanging shafts
Leapt, and fell furiously, and from raging lips
Foamed out the latest wrath of all his life.

随后，周围众人高声喝彩。他们赞美那战胜野猪的英雄——纷纷拥上前去跟他握手。可是，他把脚踏在那已经被他杀死的野猪头上，目光转向阿忒兰忒。他说要把那本该属于他的战利品，即猪头和硬肋送给阿忒兰忒。阿忒兰忒大笑了起来——

Lit with a low blush to the braided hair,
And rose-colored and cold like very dawn,
Golden and godlike, chastely with chaste lips,
A faint grave laugh; and all they held their peace,
And she passed by them. Then one cried, "Lo now,
Shall not the Arcadian shoot out lips at us,
Saying all we were despoiled by this one girl?"
And all they rode against her violently
And cast the fresh crown from her hair, and now
They had rent her spoil away, dishonoring her,
Save that Meleager, as a tame lion chafed,
Bore on them, broke them, and as fire cleaves woods,
So clove and drove them, smitten in twain; but she
Smote not nor heaved up hand; and this man first,
Plexippus, crying out, "This for love's sake, Sweet, "
Drove at Meleager, who with spear straightening
Piered his cheek through; then Toxeus made for him,
Dumb, but his spear shake;vain and violent words,
Fruitless; for him, too, stricken through both sides
The earth felt falling. . .
. . .And these being slain,
None moved, nor spake.[1]

---

[1] 史文明：《卡里登的阿忒兰忒》。

对于这一狩猎行为，阿尔塔娅本来一无所知。当她前往神庙去为她儿子的胜利感谢神恩时，看到了她那两个被杀害的兄弟的尸体。她尖声叫着，拍打着胸脯，赶紧跑去把喜庆的衣服换掉，穿上了丧服。不过，当她知道她儿子是这次狩猎行为的主持者时，悲痛变成了要向儿子复仇的强烈的愿望。她把那段致命的木头拿了出来，命运三女神早就把那木头跟她儿子的性命连在一起。她命人去准备火。她四次企图把那木头放到火堆上去，四次都把手缩了回来，浑身战栗，因为那即将死掉的是她的儿子。母子情与姐弟情在她的内心打架。她一会儿面色苍白，想着那狩猎行为是有预谋的，一会儿又脸涨得通红，为自己儿子的暴行感到愤怒。最后，姐弟情战胜了母子情——她别转脸，把那致命的木头扔到了那正在燃烧的火堆上。

梅利埃格不在现场，也不知道其中的因缘，只感到一阵剧痛，他的身体燃烧了起来。他呼唤着那些他所爱的人的名字：阿忒兰忒和他的母亲。但是，很快那木头就变成了一段灰，梅利埃格被漫游的风吹散了。

梅利埃格死了之后，他母亲用双手结果了自己的性命。



梅利埃格之死

169. 梅罗普

梅罗普（Merope）是一位女英雄，在血缘上跟阿忒兰忒还有关系。她是阿卡迪亚国王塞朴塞勒斯（Cypselus）的女儿，祖先是天帝和卡利斯托的儿子阿尔卡斯（Arcas）。尽管她不是艾特勒斯家族的一员，但考虑到跟阿忒兰忒有关，我们在此讲一讲她的故事。梅罗普的丈夫是美西尼亚

(Messenia) 国王，也就是号称赫拉克里德 (Heraclid) 的克雷斯方特斯 (Cresphontes)，他跟两个儿子一起被反叛的部落联盟杀害。一个叫波吕方特的人是叛军的首领，他取代了国王，也娶了梅罗普做妻子。但是，她把她跟克雷斯方特斯所生的第三个儿子，即艾皮特斯，藏到了阿卡迪亚。艾皮特斯找到适当的时机，在没有通知她的情况下，返回到了美西尼亚。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到那些杀害他父兄的人报仇雪恨。他假称自己已经杀掉了艾皮特斯，因而，他作为一个外乡人赢得了波吕方特的好感，但差点在他母亲的手里丢了性命。好在他母亲认出他来了。于是，在母亲的帮助下，他杀掉了波吕方特，夺回了美西尼亚王国。这个故事经常被改编成戏剧。首先由欧里庇德斯改编成一部题目就叫《克雷斯方特斯》的戏，现在已经找不到此剧了。最近的是马修·阿诺德写的《梅罗普》，这是一部经典的诗体杰作。

170. 卡斯托尔与波吕丢刻斯

丽达是阿尔塔娅的妹妹，梅利埃格的姑妈。她跟斯巴达国王廷达鲁斯 (Tyndareus) 生了卡斯托尔和克里泰姆内斯特拉 (Clytemnestra)，跟天帝生了波吕丢刻斯与海伦。卡斯托尔与波吕丢刻斯——一个是凡人的儿子，另一个是不朽的神明的儿子——他俩之间的兄弟情谊是非常有名的。他俩天生具有许多男子汉的素质——卡斯托尔是驯马师，波吕丢刻斯是拳师——两人一起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征伐活动，如一起参加猎捕卡里登野猪的行动，一起参加阿尔戈斯英雄们的远征。据说，在他们前往科尔齐斯的征途中，突然起了暴风雨。俄耳甫斯弹着竖琴，向萨模色雷斯诸神 (Samothracian) 祈祷。暴风雨停息后，星星出现在了这对兄弟的头顶。因此，大家认为是他俩保护了众人，从而他俩受到了大家的尊敬。

值得一提的是，当阿尔戈斯英雄们带着美狄亚和金羊毛，由科尔齐斯返回时，他俩确实帮了忙。因为，当水手们试图走上克里特岛时，他们迎面碰到了守护该岛的巨人。这巨人就是塔路斯 (Talus)，外形看上去是一尊活着的铜像，是由火神伏尔甘打制后送给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每天，塔路斯要绕着克里特岛，巡视三遍。当他看见有船员靠近克里特海岸时，他通常会把自己烧得又红又烫，船员一上岸，就会被他抱住。出于某种原

因，他没有用这种热情的方式欢迎阿尔戈斯英雄们，可是

Whirling with resistless sway
Rocks sheer uprent, repels them from the bay!

参考译文：

他无法抵御地转动着身子，用石头／砸他们，把他们逼出了港湾。

面对雨点一样砸下的石头，美狄亚求助于魔咒：

Thrice she applics the power of magic prayer,
Thrice, hellward bending, mutters charms in air;
Then, turning toward the foe, bids Mischief fly,
And looks Destruction as she points her eye.

参考译文：

她三度起用那神秘祈祷的力量，三度／向着地狱弯下腰，对着天空念念有词；／随后，她转向敌方，眼睛盯着那恶鬼，／命令他离开，她看上去像毁灭的女神。

可以想像，在经受如此阴险而奇怪的攻击之后，那铜人疯了。他把群山整座整座地举起来，想把敌方砸成碎片。随后，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慌，美狄亚的魔法使他昏迷而倒下，被卡斯托尔与波吕丢刻斯抓住。他身体里只有一根血管，用一根钉子把血管的一头固定在他的天灵盖上。美狄亚把钉子拔了出来。

后来，当忒修斯和他的朋友皮利索斯从斯巴达抢走海伦时，年轻一辈的英雄们，如卡斯托尔与波吕丢刻斯等，马上就带人去营救。趁忒修斯不在阿提卡之际，兄弟俩抢回了他们的姐姐。再后来，我们发现，卡斯托尔与波吕丢刻斯跟麦西尼（Messene）的伊达斯和和林修斯进行比赛。有人说他们是为了流西朴斯（Leucippus）的两个女儿，另有人说是为了一群牛。

卡斯托尔当场被杀，波吕丢刻斯由于失去兄弟而无法心安，就请求天帝允许他用自己的性命去赎回卡斯托尔。于是，天帝同意让兄弟俩轮流享受快乐生活：一天在地下，一天在天上。根据另一个版本的说法，天帝为了表示对兄弟俩形影不分的关系的奖赏，把他们列入了众星，使他们成了双子星座（Gemini）。他们像廷达鲁斯的儿子们（Tyndaridae）一样，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他们被称为“天帝之子”（Dioscuri），从而享有了天神的光荣。

171．这对亲兄弟在罗马人中

在罗马，人们在一个广场上修了一座庙宇，来表达对他们的尊崇，并把他们当作骑士来供奉，因为他们在里几勒斯河（Lake Rigillus）边的战斗中曾有过不凡的贡献。即使是在那可怕的沮丧时刻，他们也显得像一对王子：

So like they were, no mortal
Might one from other know;
While as snow their armor was,
Their steeds were white as snow.
Never on earthly anvil
Did such rare armor gleam,
And never did such gallant steeds
Drink of an earthly stream.

And all who saw them trembled,
And pale grew every cheek;
And Aulus the Dictator
Scarce gathered voice to speak:
“Say by what name men call you?
What city is your home?
And wherefore ride ye in such guise
Before the ranks of Rome? ”

"By many names, " they answered, —

"By many names men call us;

In many lands we dwell:

Well Samothracia knows us;

Cyrene knows us well;

Our house in gay Tarentum

Is hung each morn with flowers;

High o'er the masts of Syracuse

Our marble portal tow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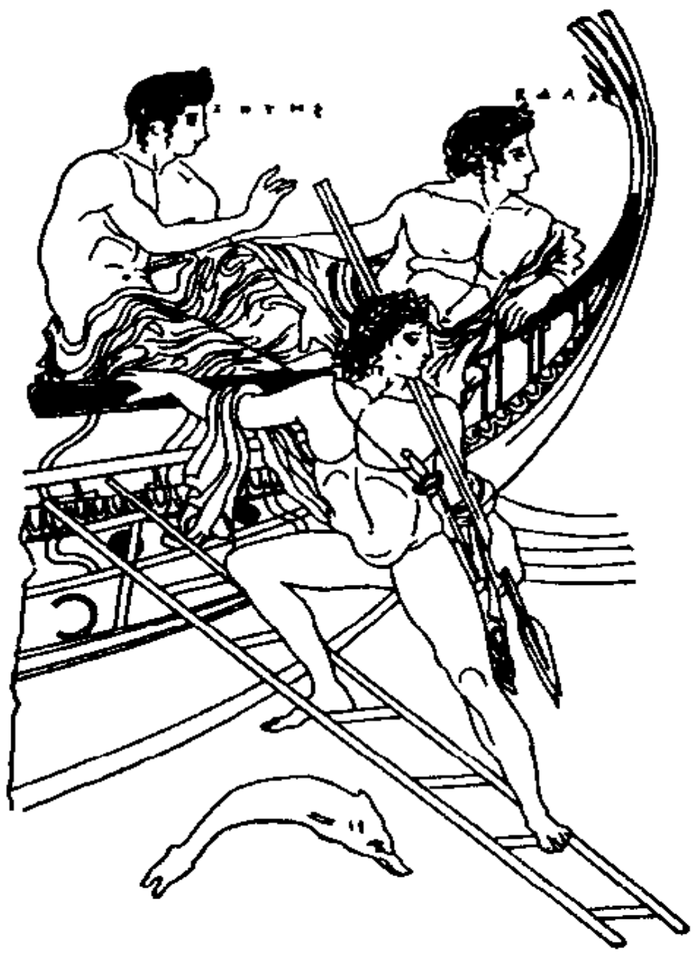
But by the brave Eurotas

Is our dear native home;

And for the right we come to fight

Before the ranks of Rome."

After the battle was won they were the first to bear the tidings to the city.With joy the people acclaimed them, —



卡斯托尔与波吕丢刻斯正在
抓捕巨人塔路斯

But on rode these strange horsemen,

With slow and lordly pace;

And none who saw their bearing

Durst ask their name or race.

On rode they to the Forum,

While laurel boughs and flowers,

From housetops and from windows,

Fell on their crests in shouers.

When they drew nigh to vesta

They vaulted down amain

And washed their horses in the well

That springs by Vesta's fane.

And straight again they mounted,



卡斯托尔与波吕丢刻斯抓住了巨人塔路斯

And rode to Vesta's door;
Then, like a blast, away they passed,
And no man saw them more. . . .

And Sergius the High Pontiff
Alone found voice to speak:
"The gods who live forever
Have fought for Rome to-day!
These be the Great Twin Brethren
To whom the Dorians pray.
Back comes the chief in triumph
Who, in the hour of fight,
Hath seen the Great Twin Brethren
In harness on his right.
Safe comes the ship to haven,
Through billows and through gales

If once the Great Twin Brethren
Sit shining on the sails . . . .
Here, hard by Vesta's temple,
Build we a stately dome
Unto the Great Twin Brethren
Who fought so well for Rome!" [1]

为了表示对这一对亲兄弟的尊重，曾经有很多年，骑士们会定期戴着橄榄枝叶做成的花冠，穿着紫色的袍子，举行盛大的游行。人们在灶神庙的废墟上，建起了祭奠他们的庙宇，至今那儿还矗立着三根那座庙宇的柱子。

---

[1] 麦考莱：《古罗马叙事歌谣集·里几勒斯河之战》。

第十七章 米诺斯家族

172. 克里特的米诺斯

米诺斯是河神因纳克斯的第六代后裔。作为天帝和欧罗巴的儿子，他死后，跟他的兄弟拉达曼提斯和国王爱阿库斯一样，被送到了冥府，他们三人成了冥府里的三大判官。这就是荷马和赫西俄德所说的米诺斯——卓越的法官。据说，他的孙子米诺斯二世曾盯着克里特王国王冠，吹嘘说他能通过祈祷得到他想得到的任何东西。在验证时，他恳请海王给他送来一头用于献祭的公牛。那公牛出现了，但是，米诺斯为那牲口的漂亮无比感到震惊，所以拒绝拿它来献祭。这下可把海王惹恼了，他使那公牛狂怒起来——更糟糕的是，他还让米诺斯的妻子帕西法尔（Pasiphae）狂热地爱上了那头公牛。最后，赫拉克勒斯把那奇特的畜生逮住并征服，还骑着它渡过大海来到了希腊。不过，那公牛的后代即牛头人身的牛怪（Minotaur）继续在克里特呆了许多日子——一直到后来，著名的工匠达达鲁斯（Dadalus）给它建造了一座迷宫，里面有许多走廊和弯子，就像是米安德

河。不管是谁被囚禁在这迷宫里，都没有办法找到出口。那牛怪在迷宫里到处乱蹿，靠吃人肉为生。据说，在米诺斯征服了墨经拉之后，每年墨经拉要给米诺斯进贡，即把七对少男少女由雅典送到克里特来喂这怪物。直到忒修斯从雅典到来，才结果了牛怪的性命，使墨经拉不用再进贡。

173. 达达鲁斯和伊卡鲁斯

达达鲁斯煽动帕西法尔爱上那头公牛，嗣后便失去了米诺斯的信任，并被关了起来。达达鲁斯明白自己无路可逃，便用蜡把一些羽毛粘起来，给自己和他儿子做了两副翅膀。随后，父子俩升到空中，飞出了王宫。达达鲁斯预先警告过伊卡鲁斯（Icarus）不要太靠近太阳。开头一切都挺好，直到他们经过了左边的萨摩斯岛（Samos）和右边的德罗斯岛（Lebynthos）。可是，那之后，那少年飞得性起，使劲往上，灼热的太阳的火光软化了那用来固定他的翅膀的蜡。翅膀散了架，那小伙子跌进了大海。那海因他而得名，直到今天还叫伊卡里安（Icarian）。



达达鲁斯和伊卡鲁斯

. . . With melting wax and loosened strings
Sunk hapless Icarus on unfaithful wings;
Headlong he rushed through the affrighted air,
With limbs distorted and disheveled hair;
His scattered plumage danced upon the wave,
And sorrowing Nereïds decked his watery grave;
O'er his pale corse their pearly sea flowers shed,
And strewed with crimson moss his marble bed;
Struck in their coral towers the passing bell,

And wide in ocean tolled his echoing knell.[1]

参考译文：

蜡融化了，绳子松掉了，不幸的／伊卡鲁斯靠在那靠不住的翅膀上／倒栽葱划破那充满恐怖的天空，／他的四肢弯曲着、头发凌乱着，／四散的羽毛在波涛上舞蹈，悲伤的／涅瑞伊德丝姐妹们修饰着他那／水中的坟墓，把珍珠一样的花朵／撒在他苍白的尸体上，还把深红的／苔藓点缀在他的大理石墓床上；／在珊瑚塔林中，敲响丧钟，钟声／在海底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这个故事的结尾虽然很悲惨，但读起来像是一个惊人的预言，预示着现代史上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布莱里奥（Bleriot）和拉萨穆（Latham）之发明飞机或齐柏林伯爵（Count Zeppelin）发明飞船的业绩。

达达鲁斯哀悼着儿子，他最后来到了西西里，受到了当地国王考克勒斯（Cocalus）的善待。达达鲁斯就在西西里为太阳神建造了一座神庙，把他的翅膀挂在了神庙里，献给了太阳神。可是，当米诺斯听说了达达鲁斯的藏身之地时，便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追到了西西里。趁米诺斯洗澡时，考克勒斯的一个女儿用滚水把他烫死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达达鲁斯将必死无疑。

据说，达达鲁斯一想起自己有竞争对手，就会觉得无法忍受。他的妹妹曾把自己的儿子佩尔狄克斯（Perdix）送到他的门下学手艺。佩尔狄克斯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学徒，常常能表现出出其不意的独创性。有一次他在海边散步，捡了一根鱼的脊椎骨，他用铁条仿造这根鱼骨，发明了锯子。他还发明了圆规。可是，达达鲁斯出于对自己外甥的嫉妒，把他从一座塔上推下去，杀害了他。不过，密涅瓦同情那少年，把他变成了一只鹧鸪，所以鹧鸪又叫佩尔狄克斯。

在讲述拉波达库斯家族的故事时，我们还将回来介绍河神因纳克斯的后裔。

---

[1] 伊拉斯马斯：《达尔文》。

第十八章 刻克洛普斯和埃里克托纽斯

174. 从刻克洛普斯到菲洛美拉

刻克洛普斯是半人半蛇的怪物，由克里特或埃及来到了阿提卡。他建立了雅典，选择密涅瓦而不是海王做雅典的保护神。他的继任者是埃里克托纽斯，或叫埃列赫塞乌斯（Erechtheus），是阿提卡那片富饶的土地上的一个蛇形妖怪。埃里克托纽斯受到密涅瓦的特殊保护，女神是在自己的神庙里把他养大的。他的儿子潘狄翁（Pandion）有两个女儿，即普洛克涅（Procne）和菲洛美拉（Philomela）。他把前者嫁给了色雷斯国王特留斯（Tereus），也



特留斯

有人说特留斯是佛西斯（Phocis）地区的达乌里斯（Daulis）王国的国王。特留斯在妻子给他生下了儿子伊第斯（也叫伊第勒斯[Itylus]）之后，厌倦了她，把她的舌头连根拔了出来，以确保她不能说话，还假称她已经死了，然后跟她的妹妹菲洛美拉结了婚。普洛克涅把自己的遭遇织进了一块布，把那可怕的事实真相告诉了菲洛美拉。为了报复特留斯，姐妹俩把伊第勒斯杀了之后，把这孩子做成一道菜，献给他的父亲。可是，这惹恼了众神，他们把普洛克涅变成了一只燕子，把菲洛美拉变成了一只夜莺，让她们永远哀叹那被她们自己杀害的伊第勒斯。众神又把特留斯变成了一只鹰，让他永远追逐那对姐妹。

175. 马修·阿诺德笔下的“菲洛美拉”

Hark! Ah , the nightingale—

The tawny-throated!

Hark, from that moonlit cedar what a burst!

What triumph! hark!—what pain!

O wanderer from a Grecian shore,

Still, after many years in distant lands,

Still nourishing in thy bewilder'd brain

That wild, unquench'd, deep-sunken, old-world pain—

Say, will it never heal?

And can this fragrant lawn

With its cool trees, and night,

And the sweet, tranquil Thames

And moonshine, and the dew,

To thy rack'd heart and brain

Afford no calm?

Dost thou to-night behold,

Here, through the moonlight on this English grass,
The unfriendly palace in the Thracian wild?
Dost thou again peruse,
With hot cheeks and sear'd eyes,
The too clear web, and thy dumb sister's shame?
Dost thou once more assay
Thy flight, and feel come over thee,
Poor fugitive, the feathery change
Once more, and once more seem to make resound
With love and hate, triumph and agony,
Lone Daulis, and the high Cephissian vale?
Listen, Eugenia—
How thick the bursts come crowding through the leaves!
Again—thou hearest?
Eternal passion!
Eternal pain!

参考译文：

听呀！哦，夜莺！／颈前长黄毛的鸟儿！／听！从月色朦胧的雪松里，／响起了多婉转的歌声！／多么悠扬！听——又是多么哀伤！

你是从希腊的海岸漂泊来的。／可过了这么多年，在遥远的国土里，／你迷茫的小脑袋中依旧怀着／往日无法扑灭的、无比深沉的哀痛——／喂，难道你的创伤永远无法消融？

难道这片芬芳的草地，／草地上凉爽的树丛，夜色，／还有风光旖旎、静静流着的泰晤士河，/以及月光和露珠，／都不能为你那颗破碎的心／带来一丝儿慰藉？／莫非你今夜在这里，／透过这片英国草地上的月光，／看到了色雷斯荒原上那座满怀敌意的宫殿？／莫非你又一次／两颊发烧，欲哭无泪，／看到了那幅极其光洁的织物，／和你那哑了的妹妹蒙受的耻

辱？[1]／难道你企图再一次远走高飞，／而且又一次感到在你身上，／可怜的逃亡者，忽然长满了羽毛，／同时想再一次让自己嘹亮的歌声／怀着爱与恨，欢悦和哀痛，／响彻幽寂的多利斯和塞费色斯高山深谷／听呀，欧吉妮亚——／从树叶缝里泻下一阵阵的鸣啭声／多么激昂而深沉！／你还听到了什么？／永恒的激情！／永恒的悲痛！[2]

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说菲洛美拉被夺去了舌头，然后把身世织在布上，由此让王后知道了真相。

176．忒修斯

雅典国王艾勾斯是刻克洛普斯或者说埃列赫塞乌斯的一个后裔，他娶了佩罗普斯的孙女艾斯拉（Aethra）。艾斯拉为他生了雅典的英雄忒修斯（Theseus）。在孩子出生前，艾斯拉离开了艾勾斯。两人分别时，他把自己的宝剑和鞋子放在一块巨石下，并指示她说，如果孩子长大后能把石头滚开，并取出下面的东西，就证明孩子是非常强壮的，那样艾斯拉就可以把孩子带回来。忒修斯是在特洛曾（Troezen）被抚养长大的，艾斯拉的父亲皮忒修斯（Pittheus）是那儿的国王。



艾斯拉与忒修斯

当艾斯拉觉得孩子已经长大了的时候，她把他带到那块石头那儿。忒修斯轻松地搬走了石头，拿到了宝剑和鞋子。由于那时候道路上到处有强盗出

[1] 此处原译文有误，应该是姐姐。
[2] 选自钱鸿嘉译《英诗金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没，他的祖父非常严肃地要求他走海路回他父亲那儿去，因为海路比较近，也比较安全。但是，这年轻人觉得自己具有英雄的精神和灵魂，渴望能像赫拉克勒斯一样表现自己，于是决定走陆路。他觉得陆路更加危险就更加具有冒险意义。

第一天，他来到了艾批多勒斯（Epidaurus），那儿住着火神的一个儿子，叫佩里菲特斯（Periphetes）。这个凶猛的野人常常带着一根铁棍走来走去，所有过往行人都要受到他的暴力威胁。不过，在那位少年英雄的打击下，他很快就败下阵来。

接下来，忒修斯又跟特洛曾境内的一些卑鄙的暴徒和强盗有过几次类似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他都获胜了。最重要的胜利是杀掉了普洛克路斯特斯（Procrustes）。普洛克路斯特斯是一个巨人，他有一张铁床，他常常把那些落入他手掌的过往行人绑在铁床上。如果他们的身子比床短，他就会把他们拉到跟床一样长。如果比床长，他就会砍掉他们的双腿。

忒修斯到达雅典时，新的危险正在那儿等着他。因为女巫美狄亚离开伊阿宋之后，就逃出了科林斯，变成了艾勾斯的王后。她通过巫术了解到了这陌生人的身份。让她感到害怕的是，如果艾勾斯认出这陌生人就是自己的儿子，那么她就会失去对艾勾斯的影响。她企图毒害那个少年。不过，忒修斯身上背着那把宝剑，这使艾勾斯发现了他的身份，从而阻止了那个致命的阴谋。美狄亚逃到了亚洲，据说，后来亚洲有一个叫米堤亚（Media）[1] 的国家，国名就是从她那儿来的。艾勾斯承认并宣布忒修斯是自己王位的继承人。

177. 忒修斯与阿里阿德涅

雅典人感到非常苦恼，因为他们不得不把少男少女送去献给那住在克里特的迷宫里的牛怪——据说，这是克里特国王米诺斯强加在雅典人头上的一种惩罚。因为雅典国王艾勾斯曾经派遣米诺斯的儿子安德罗勾斯（Androgeüs）去对付马拉松平原上的公牛，导致了那个年轻人的死亡。

---

[1] 或译米太，伊朗高原西北部一奴隶制国家，约公元前8世纪建国。

忒修斯决定对付这场灾难，或者把同胞们解救出来，或者牺牲自己。于是，尽管父亲跟他约法三章，但他还是以雅典的保护者的形象站了出来。他带着雅典的几对漂亮的少男少女，去对付那牛怪。他跟那些作为供品的孩子上了船，船上挂着黑帆。临走时，他向父亲保证说，等他凯旋归来时，黑帆将变成白帆。于是——

Rather than cargo on cargo of corpses undead should be wafted
Over the ravening sea to the pitiless monster of Creta, —
Leaving the curvèd strand piræan , and wooing the breezes,
Theseus furrowed the deep to the dome superb of the tyrant.
Then as the maid Ariadne beheld him with glances of longin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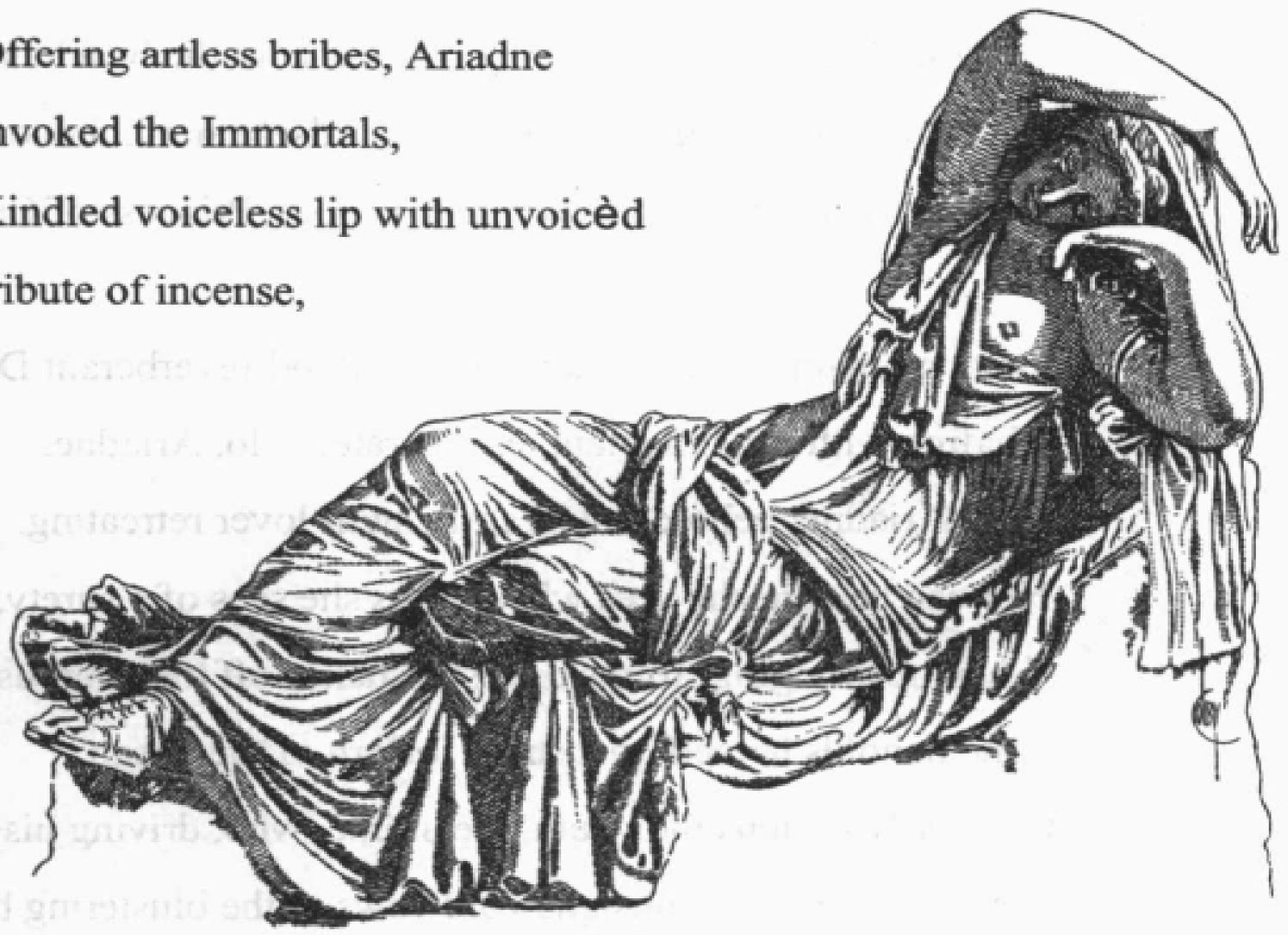
忒修斯与牛怪

Princess royal of Creta Minoan, tender, sequestered, —
Locked in a mother's embrace, in seclusion virginal, fragrant,
Like some myrtle set by streaming ways of Eurotas,
Like to the varied tints that Spring invites with her breezes, —

Then, as with eager gaze she looked her first upon Theseus,
Never a whit she lowered her eyes nor ceased to consume him.
Ere to the core profound her breast with love was enkindled.
—God-born boy, thou pitiless heart, provoker of madness,
Mischievous, mingling care with the fleeting pleasure of mortals, —
Goddess of Golgi, thou, frequenter of coverts Idalian,
In what wildering seas ye tossed the impassionate maiden
Ever a-sighing, —aye for the fair-haired stranger a-sighing!
Ah, what ponderous fears oppressed her languishing bosom,
How, more pallid than gold her countenance flashed into whiteness,
What time Theseus marched unto death or to glory undying,
Manful, minded to quell the imbruted might of the monster!

不过，并不是没有人帮他完成这任务。阿里阿德涅预先知道，他有可能会在达达鲁斯修筑的迷宫里迷路，所以让他带了一个线团，那是火神送给她的礼物。忒修斯进入迷宫后，便边走边放线，这样他就可以走原路出来。与此同时——

Offering artless bribes, Ariadne
invoked the Immortals,
Kindled voiceless lip with unvoicèd
tribute of incense,



沉睡中的阿里阿德涅

Suppliant, not in vain: for, like to an oak upon Taurus,
Gnarled, swinging hos arms, —like some cone-burthened pine tree
Oozing the life from his bark, that, riven to heart by the whirlwind,
Wholly uprooted from earth, falls prone with extravagant ruin,
Perishes, dealing doom with precipitate rush of its branches, —
So was the Cretan brute by Theseus done to destruction,
E'en so, tossing in vain his horns to the vacuous breezes.

Then with abundant laud he turned, unscathed from the combat,
Theseus, —guiding his feet unsure by the filament slender,
Lest as he threaded paths circuitous, ways labyrinthine,
Some perverse, perplexing, erratic alley might foil him.

Why should I tarry to tell how, quitting her sire, Ariadne
Quitting the sister's arms, the infatuate gaze of the mother, —
She whose sole delight, whose life, was her desperate daughter, —
How Ariadne made less of the love of them all than of Theseus?
Why should I sing how sailing they came to the beaches of Dia, —
White with the foam, —how thence, falsehearted, the lover departing
Left her benighted with sleep, the Minoïd. Princess of Creta?

Gazing amain from the marge of the flood-reverberant Dia,
Chafing with ire, indignant, exasperate, —lo, Ariadne,
Lorn Ariadne, beholds swift craft, swift lover retreating.
Nor can be sure she sees what things she sees of a surety,
When upspringing from sleep, she shakes off treacherous slumber,
Lone beholds herself on a shore forlorn of the ocean.
Carelessly hastens the youth, meantime, who, driving his oar-blades
Hard in the waves, consigns void vows to the blustering breezes.
But as, afar from the sedge, with sad eyes still the Minoïd

Mute as a Mænad in stone unmoving stonily gazes—
Heart o'erwhelmed with woe—ah, thus, while thus she is gazing, —

Down from her yellow hair slips, sudden, the weed of the fine-spun
Snood, and the vesture light of her mantle down from the shoulders
Slips, and the twisted scarf encircling her womanly bosom;
Stealthily gliding, slip they downward into the billow,
Fall, and are tossed by the buoyant flood at the feet of the fair one.
Nothing she reeks of the coif, of the floating garment as little,
Cares not a moment then, whose care hangs only on Theseus, —
Wretched of heart, soul-wrecked, dependent only on Theseus, —
Desperate, woe-unselfed with a cureless sorrow incessant,
Frantic, bosoming torture of thorns Erycina had planted. . . .

Then, they say , that at last , infuriate out of all measure,
Once and again she poured shrill-voicèd shrieks from her bosom;
Helpless, clambered steeps, sheer beetling over the surges,
Whence to enrange with her eyes vast futile regions of ocean; —
Lifting the folds, soft folds of her garments, baring her ankles,
Dashed into edges of upward waves that trembled before her;
Uttered, anguished then, one wail, her maddest and saddest, —
Catching with tear-wet lips poor sobs that shivering choked her: —
"Thus is it far from my home, O traitor, and far from its altars—
Thus on a desert atrand, —dost leave me , treacherous Theseus?
Thus is it thou dost flout out vow, dost flout the Immortals, —
Carelessly homeward bearest, with baleful ballast of curses?
Never, could never a plea forfend thy cruelly minded
Counsel? Never a pity entreat thy bosom for shelter?. . .
Hence, let never a maid confide in the oath of a lover,
Never presume man's vows hold aught trustworthy within them!

Verily, while in anguish of heart his spirit is longing,
Nothing he spares to assever, nor aught makes scruple to promise:
But, an his dearest desire, his nearest of heart be accorded—
Nothing he recks of affiance, and reckons perjury, —nothing.

"Oh! What lioness whelped thee? Oh!what desolate cavern?
What was the sea that spawned, that spat from its churning abysses,
Thee, —what wolfish Scylla, or Syrtis, or vasty Charybdis,
Thee, —thus thankful for life, dear gift of living, I gave thee?. . .
Had it not liked thee still to acknowledge vows that we plighted,
Mightest thou homeward, yet, have borne me a damsel beholden,
Fain to obey thy will, and to lave thy feet like a servant,
Fain to bedeck thy couch with purple coverlet for thee,

"But to the hollow winds why stand repeating my quarrel, —
I, for sorrow unselfed, —they, but breezes insensate, —
Potent neither voices to hear nir words to re-echo?. . .
Yea, but where shall I turn? Forlorn, what succor rely on?
'Haste to the Gnossian hills?'Ah, see how distantly surging
Deeps forbid, distending their gulfs abhorrent before me!
'Comfort my heart, mayhap, with the loyal love of my husband?'
Lo, the reluctant oar, e'cn now, he plies to forsake me! —
Nought but the homeless strand of an isle remote of the ocean!
No, no way of escape, where the circling sea without shore is, —
No, no counsel of flight, no hope, no sound of a mortal;
All things desolate, dumb, yea, all things summoning deathward!
Yet mine eyes shall not fade in death that sealeth the eyelids,
Nor from the frame outworn shall fare my lingering Senses,
Ere, undone, from powers divine I claim retribution—
Ere I call— in the hour supreme, on the faith of Immortals!

"Come, then, Righters of Wrong, O vengeful dealers of justice,
Braided with coil of the serpents, O Eumenides, ye of
Brows that blazon ire exhaling aye from the bosom,
Haste, oh, haste ye, hither and hear me, vehement plaining,
Destitute, fired with rage, stark-blind, demented for fury! —
As with careless heart yon Theseus sailed and forgot me,
So with folly of heart, may he slay himself and his household!"
. . .Then with a nod supreme Olympian Jupiter nodded:
Quaked thereat old Earth, —quaked, shuddered the terrified waters,
Ay, and the constellations in Heaven that glitter were jangled.
Straightway like some cloud on the inward vision of Theseus
Dropped oblivion down, enshrouding vows he had cherished,
Hiding away all trace of the solemn behest of his father.

前面我们说过，在儿子离开雅典前往克里特时，艾勾斯曾给他下了这样的一道命令："如果保护我们雅典城的雅典娜帮你战胜那牛怪，在你凯旋归来时，雅典的宜人的群山一见你就会向你表示慰问；你要高高地挂起白帆，宣告你和我的快乐，好让我这双眼睛预先看见这情景，提前知道你将安全地回到我身边，那是多么高兴的日子啊。"

. . . Even as clouds compelled by urgent push of the breezes
Float from the brow uplift of a snow-envelopèd mountain,
So from Theseus passed all prayer and behest of his father.
Waited the sire meanwhile, looked out from his tower over ocean.
Wasted his anxious eyes in futile labor of weeping,
Waited expectant, —saw to the southward sails black-bellied—
Hurled him headlong down from the horrid steep to destruction, —
Weening hateful Fate had severed the fortune of Theseus.
Theseus, then, as he paced that gloom of the home of his father,
Insolent Theseus knew himself what manner of evil

He with a careless heart had aforetime dealt Ariadne, —
Fixed Ariadne that still, still stared where the ship had receded, —
Wounded, revolving in heart her countless muster of sorrows.

178. 酒神与阿里阿德涅

不过，米诺斯的女儿虽然也被遗弃了，但她的命运要好得多。她被遗弃在了纳克索斯岛上，酒神很喜欢那个岛，经常在那儿出没。他习惯于跟那些喜欢闹腾的信徒一起纵情狂欢。



酒神头像

. . . Sweeping over the shore, lo, beautiful,
blooming Iacchus, —
Chorused of Satyrs in dance and of Nysian-born
Sileni, —
Seeking fair Ariadne, —afire with flame of a lover!
Lightly around him leaped Bacchantès, strenuous,
frenzied,
Nodding their heads, "Euhoe!" to the cry, "Euhoe, O Bacchus!"
Some—enwreathèd spears of Iacchus madly were waving;
Some—ensanguined limbs of the bullock, quivering, brandished;
Some—were twining themselves with sinuous snakes that twisted;
Some—with vessels of signs mysterious, passed in procession—
Symbols profound that in vain the profane may seek to decipher;
Certain struck with the palms—with tapered fingers on timbrels,
Others the tenuous clash of the rounded cymbals awakened;—
Brayed with a raucous roar through the turmoil many a trumpet,
Many a stridulous fife went, shrill, barbarian, shrieking.[1]

---

[1] 卡特鲁斯：《佩琉斯与忒提丝的婚礼》。盖雷英译。

阿里阿德涅被一个天上的爱人夺去了人间的爱人，她很痛苦，不过得到了安慰。生气勃勃的酒神向她求爱，而且得到了她。酒神给了她一顶金冠；在她死后，那金冠被拿到了天上。在上天的过程中，它上面的宝石越来越明亮，最后变成了星星。但那些星星仍然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星系。位置是在赫拉克勒斯和那手中抓着蛇的人之间。

179. 亚马逊人

据说，作为雅典国王，忒修斯曾经远征过亚马逊人。他进攻她们时，她们还没有从赫拉克勒斯的打击下恢复过来，于是忒修斯掠走了她们的女王安提奥普。不过后来，她们反过来侵入了雅典，一直进入到了雅典城里。就在雅典城里，双方展开了决战，忒修斯战胜了她们。

180. 忒修斯与皮利索斯

特萨里的皮利索斯（Pirithoüs）是天帝的儿子，他跟忒修斯的友谊被传为佳话。皮利索斯



酒神与阿里阿德涅的狂欢

曾入侵马拉松平原，掳走了雅典国王的牛群。忒修斯前去镇压那些劫掠者。那个特萨里人一见到忒修斯，心中就不禁对他产生了羡赏之意。他伸出手，表示和平，叫道，“你自己判断吧——你需要什么才能满足？”——“你的友谊，”那雅典人答道。于是，他们宣誓相互要忠诚不贰。他们怎么表白就怎么做，保持着兄弟间的战斗情谊。如，当皮利索斯打算娶阿特拉斯（Atrax）的女儿希波达弥亚时，在拉皮泰（Lapithae，皮利索斯是他的国王）和人头马们（Centaurs）之间发生了战争。因为在婚宴上，人头马们恰好也夹杂在宾客中间，其中一个叫欧律提翁（Eurytion）的喝醉了，就想对新娘施暴。其他人头马也学他的坏样。于是，发生了格斗，忒修斯也加入了冲突之中，倒毙的宾客不在少数。



拉皮泰与人头马

后来，两人都想娶天帝的女儿为妻。忒修斯看中的是勒达的女儿海伦，那时海伦还是一个小孩，但后来出了名，成了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在好友皮利索斯的帮助下，他劫掠了海伦，不过，他只是想把她藏一段时间，看看她。皮利索斯则看中了冥王的女儿。尽管知道这很危险，忒修斯还是陪伴那位雄心勃勃的求爱者来到了地下世界。但是，冥王把他们抓了起来，并把他们固定在他的宫殿大门口的一块岩石上，那块岩石被他施了魔法，所以他们只能在那儿呆着，直到赫拉克勒斯到来，把忒修斯救了出去。但皮利索斯还是留在了那里。

181. 法德拉与希波吕托斯

安提奥普死了之后，忒修斯娶了法德拉（Phadra），它是米诺斯的被遗

弃的女儿阿里阿德涅的妹妹。但是，法德拉一见忒修斯的儿子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就爱上了他。因为希波吕托斯这个年轻人具有他父亲的种种美德，而且年龄跟她自己也相配。然而，希波吕托斯拒绝了她提出的要求，所以她的爱变成了绝望和憎恶。她上吊自杀，给丈夫留下了一份遗书，上面有针对希波吕托斯的无端指控。她丈夫被弄得昏头昏脑，内心充满了对自己儿子的嫉妒，祈求海王为自己报仇。一天，当希波吕托斯驾着马车在海岸上行驶时，一个海怪从水里冒了出来，使马匹受了惊，四处乱跑，车身立即散了架。希波吕托斯就这样死了，但医神埃斯库拉皮斯又使他复活了，月亮女神把他从他那被蛊惑的父亲的手掌里救了出来，安置在意大利，受到仙女爱洁丽娅的保护。

到了晚年，忒修斯失去了人民的爱戴，隐退到了塞罗斯（Scyros）国王莱克玫第斯（Lycomedes）的宫苑里。莱克玫第斯一开始是善待他的，但后来背信弃义地把他处死了。

第十九章 拉波达库斯家族

182. 底比斯的种种不幸

让我们回头来讲河神因纳克斯的后代。卡德墨斯在杀死那属于战神的龙时，曾经受到过诅咒。我们发现，那诅咒几乎追逐着他的每一个子孙。他的女儿们塞墨勒、爱娜、奥托诺厄、阿葭孪——和他的孙辈梅里塞提斯、阿克塔翁及彭修斯（Pentheus）——都生活悲惨，甚至暴毙。他的家族还有一支，由他儿子泼里多勒斯（Polydorus）传承；这一支也有种种不幸，我们会讲到这些不幸。拉波达库斯也是他的儿子。作为底比斯的国王，拉波达库斯度过了平静的一生，死后把王位留给了儿子拉伊乌斯（Laius）。可是，那之后不久，有一个神谕警告拉伊乌斯说，如果他那刚刚出生的儿子长大成人的话，他自己的王位和生命将面临危险。于是，拉伊乌斯把孩子交给了一个牧人，并下令把孩子处死。可是，牧人可怜那孩子，但又不敢完全违背国王的旨意。于是，那牧人刺伤了孩子的脚，并打算把孩子放在西塞隆山峰上，让他赤裸裸的承受命运的安排。

183. 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

就在这种情况下，孩子被转交给了另一个好心的牧人，那好心人又把他转交给了科林斯国王泼里巴斯（Polybus）及其王后。孩子受到了国王和王后的抚养，并被叫做俄狄浦斯 （Oedipus），这名字的意思是 “肿脚（Swollen-foot）”。

许多年后，俄狄浦斯从一个神谕中了解到，命中注定他将致父亲于死地，因此他离开了他那位德高望重的老父亲泼里巴斯的王国。然而，那时拉伊乌斯恰好在赶往德尔菲的途中，而且只有一个仆人陪护。在一条狭路上，他遇到俄狄浦斯，双方都坐在车上。他们命令那个陌生的青年让路，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仆人杀死了俄狄浦斯的一匹马。俄狄浦斯在震怒之下，杀了那一主一仆。就这样，他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使两个神谕都应验了。



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

这事发生之后不久，底比斯城受到一个怪物的滋扰，那怪物挡在公路上，它叫做斯芬克斯。她的下半身是狮子，上半身是女人。她蹲在一块岩石上，抓住所有过往行人，让他们猜一个谜语。她的条件是，猜中的可以安全通过，猜不中的要被杀掉。还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地猜出来。俄狄浦斯不怕这些警告，勇敢地前去接受考验。斯芬克斯问他：“早上用四条腿、中午用两条腿、傍晚用三条腿走路的，是什么动物？” 俄狄浦斯答道：“人，孩提时代他手脚并用爬着走，成年以后直立行走，到了晚年拄着拐杖走。”谜语一被猜中，斯芬克斯就从岩石上掉了下来，一命呜呼。

184. 俄狄浦斯王

为了感谢俄狄浦斯把他们从斯芬克斯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底比斯人请

他当他们的国王，并请他跟原来的王后约卡丝忒（Jocasta）结婚。俄狄浦斯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现在又成了母亲的丈夫。这些恐怖的事情一直没有被发现。许多年后，底比斯受到饥饿和害虫的灾难，人们去求问神谕。由于种种巧合，俄狄浦斯的双重罪恶曝了光。约卡丝忒立即上吊自尽了。俄狄浦斯被恐惧打垮了——

When her form

He saw, poor wretch!with one wild fearful cry,

The twisted rope he loosens, and she fell,

Ill—starred one, on the gound.Then came a sight

Most fearful.Tearing from her robe the clasps,

All chased with gold, with which she decked herself,

He with them struck the pupils of his eyes,

With words like these: "Because they had not seen

What ills he suffered, and what ills he did,

They in the dark should look, in time to come,

On those whom they ought never to have seen,

Nor know the dear ones whom he fain had known."

With suchlike wails, not once or twice alone,

Raising his eyes he smote them, and the balls,

All bleeding, stained his cheek.[1]

参考译文：

当他看见王后的尸体，／可怜的人啊！他恐惧地大叫一声，松开了那缠绕的绳子，苦命的王后／摔倒在了地上。随后的一幕最最／恐怖。他从王后的袍子上扯下了／几个钩子，那些钩子全是用纯金／雕成，是王后用来装扮自己的。／他用那些钩子戳打自己的眼珠，同时说了这样的话："因为这双眼／从未曾见过他所受的是什么疾病，／他所做的是什么

[1]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普鲁姆特尔英译。

罪孽。将来，它们／应该在黑暗中好好看看那些它们／从未曾见过的事物，也不会认识／他很想认识的那些可爱的人。”／他这样哀号着，屡次抬起眼睛，／用钩子戳打它们，眼球流着血，／染红了他的面颊。[1]

185.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

在这些悲惨的事情发生之后，俄狄浦斯就想离开底比斯，但神谕禁止国民让他离开。约卡丝忒的兄弟克瑞翁（Creon）被选为摄政，帮助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治理王国。可是，在俄狄浦斯愿意呆下来之后，他的儿子和克瑞翁一起逼他流放。在他的女儿安提戈涅的陪伴下，他乞讨着走遍整个国度。他的另一个女儿伊丝美妮（Ismene）开始时呆在家里。俄狄浦斯咒骂把他抛弃的儿子，但同时又不得不服从神明的安排，直到最后死去。他死在雅典附近的一个叫科罗诺斯的村庄里。忒修斯是他的朋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安慰他，给他打气。他死时，两个女儿都在身边：

And then he called his girls, and bade them fetch
Clear water from the stream, and bring to him
For cleansing and libation. And they went,
Both of them, to you hill we look upon,
Owned by Demeter of the fair green corn,
And quickly did his bidding, bathed his limbs,
And clothed them in the garment that is meet.
And when he had his will in all they did,
And not one wish continued unfulfilled,
Zeus from the dark depths thundered, and the girls
Heard it, and shuddering, at their father's knees,
Falling they wept; nor did they then forbear
Smiting their breasts, nor groanings lengthened out;

---

[1] 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俄狄浦斯王》。

And when he heard their bitter cry, forthwith
Folding his arms around them, thus he spake:
"My children, on this day ye cease to have
A father.All my days are spent and gone;
And ye no more shall lead your wretched life,
Caring for me. Hard was it, that I know,
My children!Yet one word is strong to loose,
Although alone, the burden of these toils,
For love in larger store ye could not have
From any than from him who standeth here,
Of whom bereaved ye now shall live your life." [1]

[1]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

第二十章 少年英雄们的神话：七雄攻底比斯

186. 少年英雄们的业绩

参加猎捕卡里登野猪和寻访金羊毛的行动的几位主要英雄后来都有了子孙。他们的子孙也纷纷建功立业，下面的四个故事讲述的就是这些功业——七雄攻底比斯、围攻特洛伊、尤利西斯的漫游和埃涅阿斯的历险。

187. 七雄攻底比斯

阿德拉斯图斯（Adrastus）和泼利耐西斯（Polynices）领导了进攻底比斯的联军，参加联军的有梅利埃格的表兄弟卡里登的塔丢斯、阿忒兰忒和战神的儿子阿卡迪亚的帕尔森诺帕乌斯（Parthenopaeus）、阿尔戈斯的卡帕纽斯（Capaneus）和西波梅登（Hippomedon）以及阿德拉斯图斯的妹夫安菲阿拉乌斯。安菲阿拉乌斯是一个先知，他反对此次远征，因为他知道除了阿德拉斯图斯，其他将领没有一个能从底比斯活着回来。但是，在他迎娶国王的妹妹厄里菲勒时，他曾许诺，不管什么时候，如果跟阿德拉斯图斯

在意见上发生了分歧，他都会把决定权交给厄里菲勒。泼利耐西斯知道这情况，所以他把哈耳摩尼亚的项链送给了厄里菲勒，因而使厄里菲勒向着他说话。在哈耳摩尼亚与卡德墨斯结婚时，火神送给她的就是这根项链。泼利耐西斯是带着它从底比斯逃出来的，它似乎仍然充满了对卡德墨斯家族的诅咒。可是，厄里菲勒抵制不了这样一份贿赂的诱惑。有了她的决定，战争便继续进行，安菲阿拉乌斯也走向命运的安排。在战斗中，他表现神勇，但仍然无法改变命运。他被敌人追击，沿着河岸奔逃。天帝发出闪电，劈开地面。他、他的战车，还有他的车夫，全都被吞了下去。

在此，我们不需要详细讲述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英雄行为和残暴行径。不过，伊娃德涅（Evadne）表现了突出的忠诚，这抵消了厄里菲勒的软弱。她的丈夫卡帕纽斯在战斗中宣称，哪怕天帝亲自阻挡他，他也将强行闯入底比斯城。他把云梯靠在城墙上，就往上爬。可是，他的缺乏虔诚的话冒犯了天帝，因而被天帝用雷电打死了。在举行葬礼时，伊娃德涅自己跳到了火葬堆上，被烧死了。

在战争初期，艾提奥克勒斯（Eteocles）似乎曾经就战事向预言家泰雷西亚斯咨询过。这位预言家在年轻时曾因为意外看见密涅瓦洗澡，而被她剥夺了视力。可是，后来，他又从密涅瓦那儿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艾提奥克勒斯向他咨询时，他宣称，如果克瑞翁的儿子梅诺修斯（Menoeceus）主动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底比斯就能取得胜利。那少年英雄一听此言，在第一轮战斗中便捐躯了。



艾提奥克勒斯与泼利耐西斯相互厮杀

围城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无法分出胜负。最后，两边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后再打一场战役来结束双方的争吵。于是，双方重新开战。最终，侵略的一方被迫放弃，仓皇逃跑，都来不及掩埋死去的战友。艾提奥克勒斯战死了，他的叔叔克瑞翁成了国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克瑞翁让泼利耐西斯的尸体一直留在倒毙的地方，禁止任何人去把尸体掩埋。

188. 安提戈涅

克瑞翁的布告说，要把艾提奥克勒斯的尸体交给狗和乌鸦，从而剥夺他的葬礼。而人们普遍认为，葬礼对于死者的安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安提戈涅是泼利耐西斯的姐姐，当她知道那个布告时，感到厌恶和愤怒。她的妹妹很爱她，但很胆小，所以劝阻她去安葬她们兄弟的尸体。安提戈涅没有被劝住，但也无法得到妹妹的帮助，她决心勇敢地冒一回险，凭自己的双手去安葬那尸体。她的行动被发现了。当克瑞翁问这个无畏的女人，她是否敢违抗律令时，她答道：

Yes, for it was not Zeus who gave them forth,
Nor justice, dwelling with the gods below,
Who traced these laws for all the sons of men;
Nor did I deem thy edicts strong enough,
That thou, a mortal man, should'st overpass
The unwritten laws of God that know no change.
They are not of to-day nor yesterday,
But live forever, nor can man assign
When first they sprang to being. Not through fear
Of any man's resolve was I prepared
Before the gods to bear the penalty
Of sinning against these, That I should die
I knew (how should I not?), though thy decree
Had never spoken, And before my time
If I shall die, I reckon this a gain;

For whoso lives, as I, in many woes,
How can it be but he shall gain by death?
And so for me to bear this doom of thine
Has nothing fearful. But, if I had left
My mother's son unburied on his death,
In that I should have suffered; but in this
I suffer not.[1]

克瑞翁不愿意承认这世上还有比他所知道的更高的法律，于是下令，鉴于安提戈涅故意蔑视底比斯城邦严肃的法律，她应该被活埋。克瑞翁的儿子哈蒙（Haemon）是她的情人，但也无法改变她的命运。哈蒙不愿意在她死后还活着，就自杀了。在自己的儿子死了之后，在看到这一对情人的尸体之后，年迈的克瑞翁才认识到他那狭隘的判断所造成的伤害。那些站在他身边的人对他说：

Man's highest blessedness
In wisdom chiefly stands;
And in the things that touch upon the gods,
' T is best in word or deed,
To shun unholy pride;
Great words of boasting bring great punishments,
And so to gray-haired age
Teach wisdom at the Last.[2]

189. 七雄的后代

拉波达库斯家族就这样覆灭了，卡德墨斯的祸害随着俄狄浦斯一家的灭亡而终止。可是，那从哈耳摩尼亚的婚礼开始行驶的祸轮还没有完成邪

---

[1],[2]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恶的旅程。安菲阿拉乌斯用他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命令他的儿子阿尔克马翁（Alcmaeon）要为他去向不忠实的厄里菲勒报仇。阿尔克马翁履行诺言，但就在他那可怕的目的快要达到时，德尔菲的一个神谕命令他发动针对底比斯的一场新的征战。另外，他的母亲厄里菲勒这回接受了泼利耐西斯的儿子泰尔桑德（Thersander）的贿赂——哈耳摩尼亚的结婚礼服，从而受到了蛊惑，不仅迫使阿尔克马翁，而且强迫她的另一个儿子安菲罗库斯（Amphilocus）远征底比斯。于是，七雄的后代重新发动了针对底比斯的战争。他们把底比斯城夷为了平地。遵照泰雷西亚斯的忠告，底比斯居民逃亡国外避难，泰雷西亚斯则死于战争。阿尔克马翁回到阿尔戈斯后，处死了他的母亲，重复了奥瑞斯特斯因弑母而受到的惩罚。哈耳摩尼亚的那件首饰一直保持着它那邪恶的影响，直到最后，它被奉献在德尔菲神庙里，才从人类的嫉妒中彻底消除了。

第二十一章 参与的家族 特洛伊战争

190. 三大家族

在开始讲述特洛伊战争的起因之前，我们必须关注一下当时希腊的三个跟这场战争密切相关的家族，它们是佩琉斯家族、阿特柔斯家族（Atreus）和廷达鲁斯家族。

191. 佩琉斯家族

佩琉斯是爱阿库斯的儿子、天帝的孙子。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正是为了他父亲、特萨里人的皮托城邦的国王爱阿库斯，天帝创建了一支由米尔米登斯人（Myrmidons）组成的部队。佩琉斯曾参加阿尔戈斯英雄们的远征，在那次远征途中，他见到了并爱上了海仙忒提丝，忒提丝是内榴丝和多丽丝的女儿。那海仙无比美丽，连天帝自己也想方设法要跟她结婚。可是，当那位奥林匹斯神山的主宰从巨人普罗米修斯那儿听说，忒提丝将生下一个比父亲还要强大的儿子时，他终止了对忒提丝的追逐，并下令忒提

丝只能嫁给一个凡人。在牛怪齐龙（Chiron）的帮助下，佩琉斯成功地赢得了那位仙女。由于预料到这桩婚姻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众神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跟特萨里人聚集在一起，参加了在法萨里亚（Pharsalia）举行的婚礼。他们的出场给婚宴带来了荣耀，他们躺在象牙床上，张着耳朵，听着命运三女神此起彼伏地唱起了阿基琉斯的命运——阿基琉斯作为凡人和仙女结合所生的儿子——将成为特洛伊战争中的大英雄。下面的内容选自一部叫《佩琉斯与忒提丝的婚礼》的著名诗篇：

. . . Now,on the day foreset, Aurora forsaking the ocean
Crimsons the orient sky: all Thessaly, seeking the palace,
Fares to the royal scat, in populous muster exultant,
Heavy of hand with gifts, but blithesome of cheer for the joyance.

Scyros behind they leave, they leave Phthiotican Tempe,
Crannon's glittering domes and the battlements Larissæan,
Cumber Pharsalia, throng the abodes and the streets of Pharsalus.
Fields, meanwhile are untilled, grow tender the necks of the oxen,
None with the curving teeth of the harrow cleareth the vineyard,
None upturneth the glebe with bull and the furrowing plowshare,
None whih gardener's knife lets light through the branches umbrageous;
Squalid the rust creeps up o'er plows forgotten of plowmen.

Bright is the palace, ay, through far retreating recesses
Blazing for sheen benign of the opulent gold and the silver;
Ivory gleams on the thrones, great goblets glint on the tables, —
Glitters the spacious home, made glad with imperial splendor,
Ay, but most—in the hall midmost—is the couch of the goddess,
Glorious, made of the tusk of the Indian elephant—polished—
Spread with a wonder of quilt empurpled with dye of the sea-shell.

On this coverlet of purple were embroidered various seenes illustrating the lessons of heroism and justice that the poet would inculcate:to the good falleth good;to the evil, evil speedily.Therefore, the story of Theseus and Ariadne, which has already been recounted, was here displayed in cunning handiwork, For Theseus, the false lover, bold of hand but bad of heart, gained by retributive justice undying ruth and misery;whereas Ariadne, the injured and innocent, restored to happiness, won no less a reward than Bacchus himself.Gorgeously woven with such antique and heroic figures was the famous quilt upon the couch of Thetis. For a season the wedding guests feasted their eyes upon it.

Then when Thessaly's youth, long gazing, had of the wonder
Their content, they gan give place to the lords of Olympus.
As when Zephyr awakes the recumbent billows of ocean,
Roughens the placid deep with eager breath of the morning,
Urges the waves, and impels, to the threshold of journeying Phœbus, —
They, at first, blown outward unroughly when Dawn is a-rising,
Limp slow-footed, and loiter with laughter lightsomely plashing,
But, with the freshening gale, creep quicker and thicker together,
Till on horizon they float refulgent of luminous purple, —
So from the portal withdrawing the pomp Thessalian departed
Faring on world-wide ways to the far-off homes of their fathers.

Now when they were aloof, drew nigh form Pelion's summit
Chiron bearing gifts form copses and glades of the woodland—
Gifts that the meadows yield:what flowers on Thessaly's mountains,
Or, by waves of the stream, the prolific breath of the West Wind,
Warming, woos to the day, all such in bunches assorted
Bore he. Flattered with odors the whole house brake into laughter.
Came there next Peneüs, abandoning verdurous Tempe—
Tempe embowered deep mid superimpendent forests.

And after the river-god, who bore with him nodding plane trces and lofty beeches, straight slim laurels, the lithe poplar, and the airy cypress to plant about



众神给佩琉斯与忒提丝送来结婚礼物

the palace that thick foliage might give it shade, followed Prometheus, the bold and cunning of heart, wearing still the marks of his ancient punishment on the rocks of Caucasus, Finally the father of the gods himself came, with his holy spouse and his offspring, —all , save Phoebus and his one sister, who naturally looked askance upon a union to be productive of untold misfortune to their favored town of Troy.

. . . When now the gods had reclined their limbs on the ivory couches,
Viands many and rare were heaped on the banqueting tables,
Whilst the decrepit Sisters of Fate, their tottering bodies
Solemnly swayed, and rehearsed their soothfast vaticination.
—Lo, each tremulous frame was wrapped in robe of a whiteness,
Down to the ankles that fell, with nethermost border of purple,
While on ambrosial brows there rested fillets like snowflakes.
They, at a task eternal their hands religiously plying,
Held in the left on high, with wool enfolded, a distaff,
Delicate fibers wherefrom, drawn down, were shaped by the right hand—
Shaped by fingers upturned, —but the down-turned thumb set a-whirling.
Poised with perfected whorl, the industrious shaft of the spindle.
Still, as they span, as they span, was the tooth kept nipping and smoothing,
And to the withered lip clung morsels of wool as they smoothed it—

Filaments erstwhile rough that stood from the twist of the surface.
Close at their feet, meantime, were woven baskets of wicker
Guarding the soft whit balls of the wool resplendent within them.
Thus then, parting the strands, these Three with resonant voices
Uttered, in chant divine, predestined sooth of the future—
Prophecy neither in time, nor yet in eternity, shaken.

"Thou that exaltest renown of thy name with the name of thy valor,
Bulwark Emathian, blest above sires in the offspring of promise,
Hear with thine ears this day what oracles fall from the Sisters
Chanting the fates for thee;—but you, ye destiny-drawing
Spindles, hasten the threads of the destinies set for the future!

"Rideth the orb upon high that heralds boon unto bridegrooms—
Hesperus, —cometh anon with star propitious the virgin,
Speedeth thy soul to subdue—submerge it with love at the flood tide.
Hasten, ye spindles, and run, yea, gallop, ye thread-running spindles!

"Erstwhile, never a home hath roofed like generous loving,
Never before hath Love conjoinèd lovers so dearly, —
Never with harmony such as endureth for Thetis and Peleus.
Hasten, ye spindles, and run, yea, gallop, ye thread-running spind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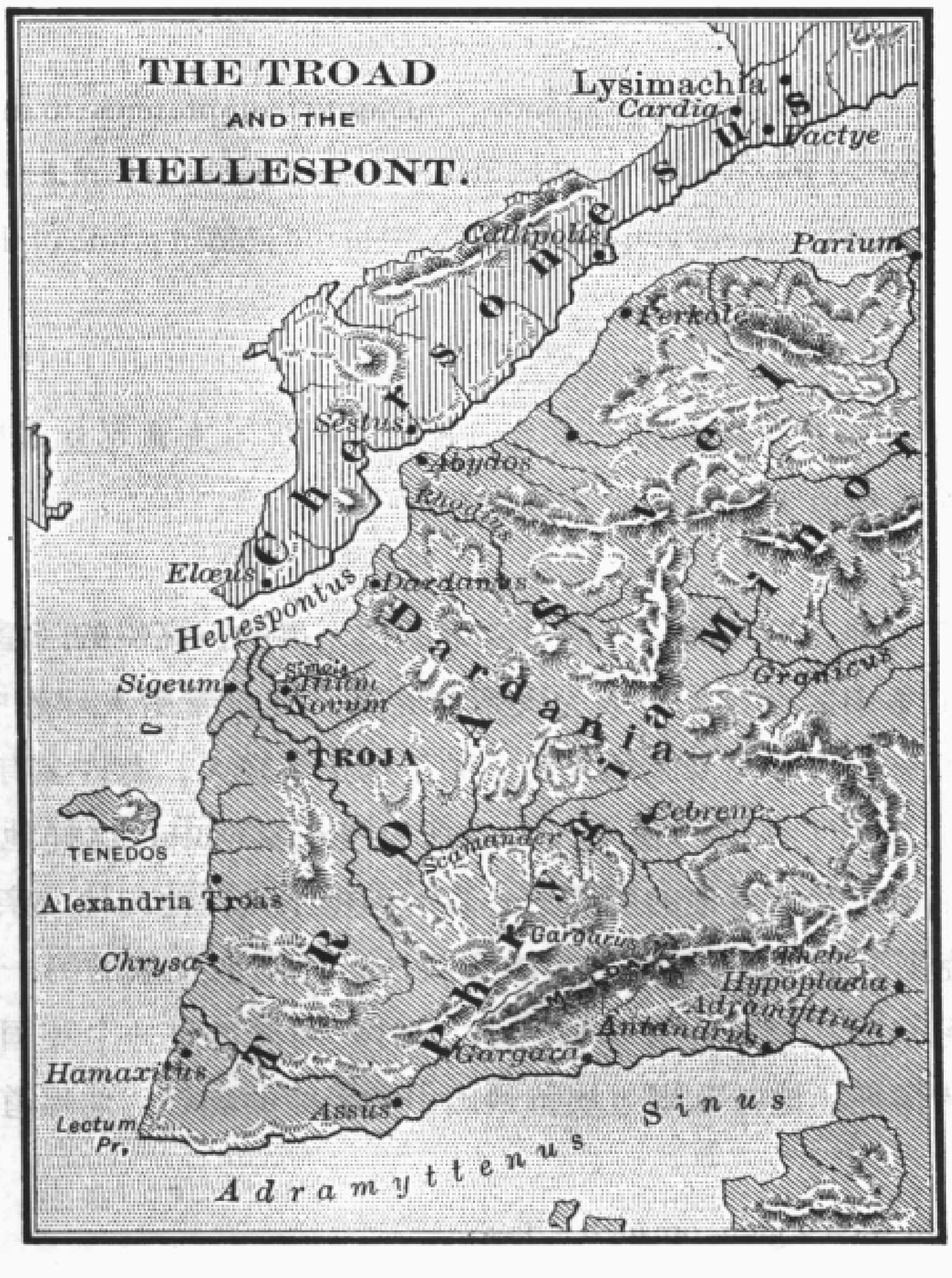
"Born unto you shall be the undaunted heart of Achilles,
Aye by his brave breast known, unknown by his back to the foeman, —
Victor in onslaught, victor in devious reach of the race-course,
Fleeter of foot than feet of the stag that lighten and vanish, —
Hasten, ye spindles, and run, yea, gallop, ye thread—running spindles!" [1]

---

[1] 卡特鲁斯:《佩琉斯与忒提丝的婚礼》。

192. 佩琉斯的儿子阿基琉斯

命运三女神预告了阿基琉斯作为一个英雄的未来，他从他父亲那儿得来的名字叫佩里第斯，从他祖父那儿得来的名字叫艾阿西第斯。她们还预言说，特洛伊人是如何由于他而倒毙的，就像黄熟的谷穗在镰刀下倒毙一样；斯哥蒙德河（Scamander）是如何以满是温暖而鲜红的血，满载着盲目



达达尼尔海峡

的尸体，流入赫勒斯庞海峡的；最后，在人生的巅峰状态，他自己又是如何殒命的；以及，在他的坟头，他所爱过的女人又是如何被用来献祭的，

那女人就是普里阿姆的女儿泼丽克瑟娜（Polyxena）。“就这样，”卡特鲁斯说，“命运三女神吟唱着。那时，虔诚和正义还没有被人类弃绝，天帝和众神还愿意屈尊跟热情的人类为伍，还愿意享受那些燔祭给他的供品的香味，愿意跟人在一起并肩战斗，为人的胜利而欢呼，为人的失败而哀叹，为人的平静的收获而微笑。他们会出席人间的宴会，在优秀的英雄和美丽的女人的婚礼上表达祝福。可是，现在，唉，”卡特鲁斯继续说，“神圣、贞洁、真挚、睿智和尊严全都离开了人类。”

Wherefore the gods no more vouchsafe their presence to mortals,
Suffer themselves no more to be touched by the ray of the morning.
But there were gods in the pure, —in the golden prime of the Ages.

参考译文：

众神再也不愿意赏脸跟人类在一起，／再也不愿意忍受晨曦的照耀。但是，／在纯粹的黄金时代，众神确曾存在。

命运三女神在这儿预言，捷足善跑的、无畏的、高贵的阿基琉斯将成为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将成为天帝的宠儿。他是希腊人理想中的英雄，是遥远的亚该亚人中最强大的人物。关于这位年轻人，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可讲。她母亲为了使他刀枪不入，曾把他浸在冥河中，这样他的整个身子——除了他母亲抓着他的脚踝——真的刀枪不入。他向他父亲的朋友完人“菲尼克斯”（Phoenix）学习演讲和兵法，还向他父亲的另一个朋友牛怪齐龙学习马术、狩猎、音乐和医术。马修·阿诺德是一个英国诗人，但最具有希腊情怀，他曾歌唱过埃特纳山中的美丽的幽谷。他唱道：

In such a glen, on such a day,
On pelion, on the grassy ground,
Chiron, the aged Centaur, lay,
The young Achilles standing by.
The Centaur taught him to explore

The mountains; where the glens are dry
And the tired Centaurs come to rest,
And where the soaking springs abound
And the straight ashes grow for spears,
And where the hill goats cme to feed
And the sea eagles build their nest.
He showed him Phthia far away.
And said, "O boy, I taught this lore
To Peleus, in long distant years!"
He tole him of the gods, the stars,
The tides;—and then of mortal wars,
And of the life which heroes lead
Before they reach the Elysian place
And rest in the immortal mead;
And all the wisdom of his race. [1]

阿基琉斯性格直率，口无遮拦，勇敢而爱冲动。他对朋友愿意奉献一切，对敌人决不饶恕。他爱打仗，也爱家居。他雄心勃勃，但对神明的旨意俯首帖耳——《伊利亚特》的作者兴致勃勃地描述了这位跟他自己同族的战士，说阿基琉斯英武又恐怖，光芒四射又悲愤交加，而且具有王者风范。从史诗时代直到现在，全世界的读者都对这样的描述趣味盎然。

193. 阿特柔斯家族

阿特柔斯是佩罗普斯（Pelops）和希波达弥亚的儿子，坦塔路斯的孙子，因此是天帝的重孙。从血统和联姻两方面，他都跟忒修斯有关。他的妻子爱娥萝蒲（Aerope）是克里特国王米诺斯二世的孙女。两人生了两个儿子，即阿伽门农和迈涅劳斯（Menelaüs）。阿伽门农是特洛伊战争中希腊联军的总指挥，那场战争正是在迈涅劳斯的恳求下才展开的。也许

[1] 《埃特纳山上的恩·培多克勒》。

我们可以说，阿特柔斯跟他的祖父坦塔路斯一样，具有吃人的残暴本性。有一回，他骗他的兄弟西斯提斯（Thyestes）吃自己的两个孩子的肉，从而对那位兄弟实施了报复。西斯提斯有一个儿子，叫埃癸斯托斯（Aegisthus），后来跟阿伽门农作对，重新挑起那曾经存在于他们父辈之间的惨烈的纷争。

194. 廷达鲁斯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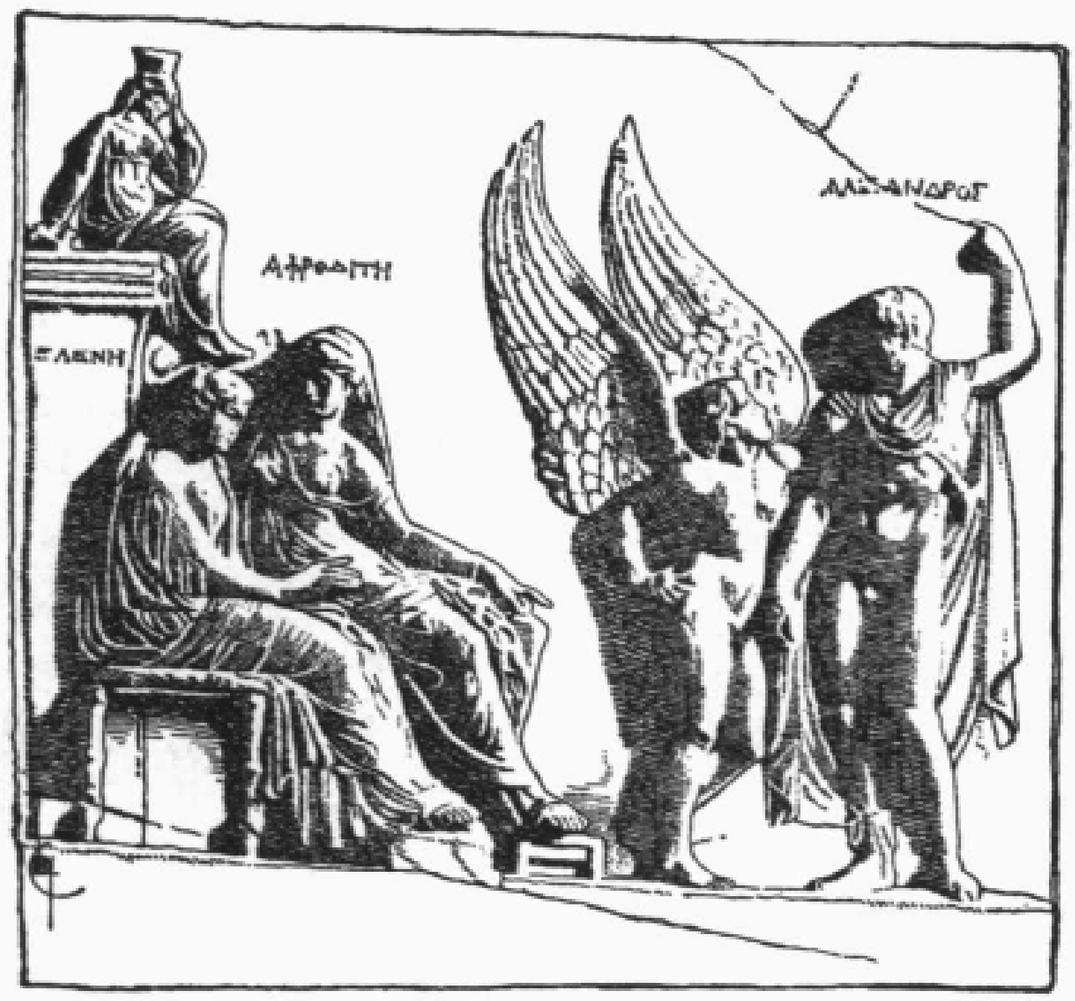
廷达鲁斯是拉斯达蒙（Lacedaemon）即斯巴达的国王，他的妻子就是丽达，是卡里登国王泰斯修斯（Thestius）的女儿、阿尔塔娅的妹妹、梅利埃格和德佳妮拉的母亲。丽达跟廷达鲁斯生了卡斯托尔和克里泰姆内斯特拉，跟天帝生了波吕丢刻斯和海伦；前面两个是凡人，后面两个是神仙。克里泰姆内斯特拉嫁给了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两人生了艾蕾克特拉（Electra）、伊菲戈涅、克里索斯米斯（Chrysothemis）和奥瑞斯特斯。美丽的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直接原因，她成了迈涅劳斯的妻子后，两人一起统治着斯巴达王国。

佩琉斯、阿特柔斯和廷达鲁斯这三个家族的谱系跟我们所讲述的故事是一致的。另外，还有尤利西斯家的谱系，他是特洛伊战争期间希腊联军的领袖之一，是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那部史诗讲述的就是他在战争之后的冒险经历。还有特洛伊的王室，特洛伊战争就是针对他们打起来的。如果我们对这些家族作一下粗略的研究，就会发现，在这些主要的参战者之间，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关系。比如，阿基琉斯性情暴烈，而阿贾克斯性格褊狭，在战斗力方面仅次于阿基琉斯。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阿贾克斯家跟特洛伊的赫克托尔家联姻，但两人是仇敌。尤利西斯是他自己的妻子佩内罗蒲的远房堂兄，也是阿伽门农的妻子克里泰姆内斯特的远房堂兄。他跟拉帕特洛克勒斯也是亲戚，后者是阿基琉斯的挚友。在廷达鲁斯家族中，我们最要注意的，是那些最悲惨也是最浪漫的女人们的经历——克里泰姆内斯特拉谋杀了自己的丈夫，嫁给了丈夫的堂兄弟埃癸斯托斯；美丽的海伦引发了她的两个丈夫及其两个种族之间的战争；佩内罗蒲在夫君长期不在家时坚贞不渝，这被认为是一个奇迹。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海伦的女儿赫蜜奥妮先是嫁给了阿

基琉斯的儿子，后来又嫁给了阿伽门农的儿子，因此成了她的两个高贵的堂姐妹艾蕾克特拉和伊菲戈涅的嫂子。

佩琉斯的亲戚和后代有泰勒蒙、阿贾克斯、图塞尔（Teucer）、阿基琉斯和尼奥普托勒默斯——他们个个都性情勇猛，脾气暴躁，嫉恶如仇。阿特柔斯家族中的人都具有王者风范，地位显赫的女人们都毫不动摇地把自己奉献给宗教事务。特洛伊王室的成员各式各样，都具有非凡的个性。如梯托诺斯、门农、帕里斯、赫西娥涅、卡桑德拉、泼丽克瑟娜都具有诗人气质，多愁善感。而拉俄墨冬、普里阿姆、赫克托尔、特洛伊勒斯（Troilus）则充满爱国情怀，在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厄运时，总是坚持不懈。但所有人命中注定都结局悲惨。在那些参加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中，埃涅阿斯和他年迈的父亲安奇斯受到维纳斯的宠爱，是仅有的幸存下来并过上幸福日子的人物。

第二十二章 特洛伊战争



海伦被诱拐

. . . At length I saw a lady within call,
Stiller than chisel'd marble, standing there:
A daughter of the gods, divinely tall,
And most divinely fair.

Here loveliness with shame and with surprise
Froze my swift speech: she turning on my face
The Starlike sorrows of immortal eyes,
Spoke slowly in her place.

"I had great beauty; ask thou not my name:
No one can be more wise than destiny.
Many derw swords and died.Where'er I came
I brought calamity." [1]

参考译文：

最后我看见个静如雕像的女子，／站在能听见我呼唤声的地方；／这位比凡人高的天神的闺女[2]／其容貌也人间无双。//她的丰姿使人感到害羞、惊奇，／把迅即涌到我嘴边的话冻住；／她悲凄的超凡星眸朝我凝视，慢慢地把话儿吐出。//"我曾是天姿国色；别问我姓氏，／没谁能改变命运之神的安排。／多少人死于刀剑。无论到哪里，／我总带去祸、带去灾。" [3]

195. 战争的起源

除了不和女神厄里斯，众神都受邀参加了佩琉斯和忒提丝的婚礼。那女神为此震怒，她把一枚金苹果扔到客人中间，苹果上写着"给最美丽的女人"。于是，天后、维纳斯和密涅瓦都宣称那苹果是自己的。天帝觉得这问题太棘手，不愿意作出裁决，他把三位女神打发到了伊达山上，特洛伊国王普里阿姆的儿子帕里斯正在那儿放羊。放羊的帕里斯一直是个快乐的王子，他年轻、英俊而且惹人喜爱——曾跟仙女奥娜妮结婚，奥娜妮说他的"胸脯像星光一样白皙"：

---

[1] 丁尼孙：《梦见美女》。

[2] 诗中这女子是引起特洛伊战争的海伦。根据希腊传说，她是最美的女子，是主神宙斯（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与涅里西斯（罗马神话中的勒达）所生的女儿。

[3] 黄杲炘译《丁尼生诗选·梦中的国色红颜》，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White-breasted like a star

Fronting the dawn he moved; a leopard skin

Dropp'd from his shoulder, but his sunny hair

Cluster'd about his temples like a god's:

And his cheek brighten'd as the fom-bow brightens

When the wind blows the foam, and all my heart

Went forth to embrace him coming ere he came.[1]

参考译文：

他的胸脯像星光一样白皙／他走向黎明；肩膀上斜披着／一张豹子皮，但他那闪烁着／阳光的头发聚集在脑门上，／使他看上去像一位神明。／他的脸颊如同银弓闪亮，此时和风吹着水沫，在他／到来之前，我已经失魂落魄，／整个心思都把他包围。

可是，现在，却由他来负责裁断三位女神之间的纷争。

And at their feet the crocus brake like fire,

Voilet, amaracus, and asphodel,

Lotos and lilies:and a wind arose,

And overhead the wandering ivy and vine,

This way and that, in many a wild festoon

Ran riot, garlanding the gnarèd boughs

With bunch and berry and flower thro'and th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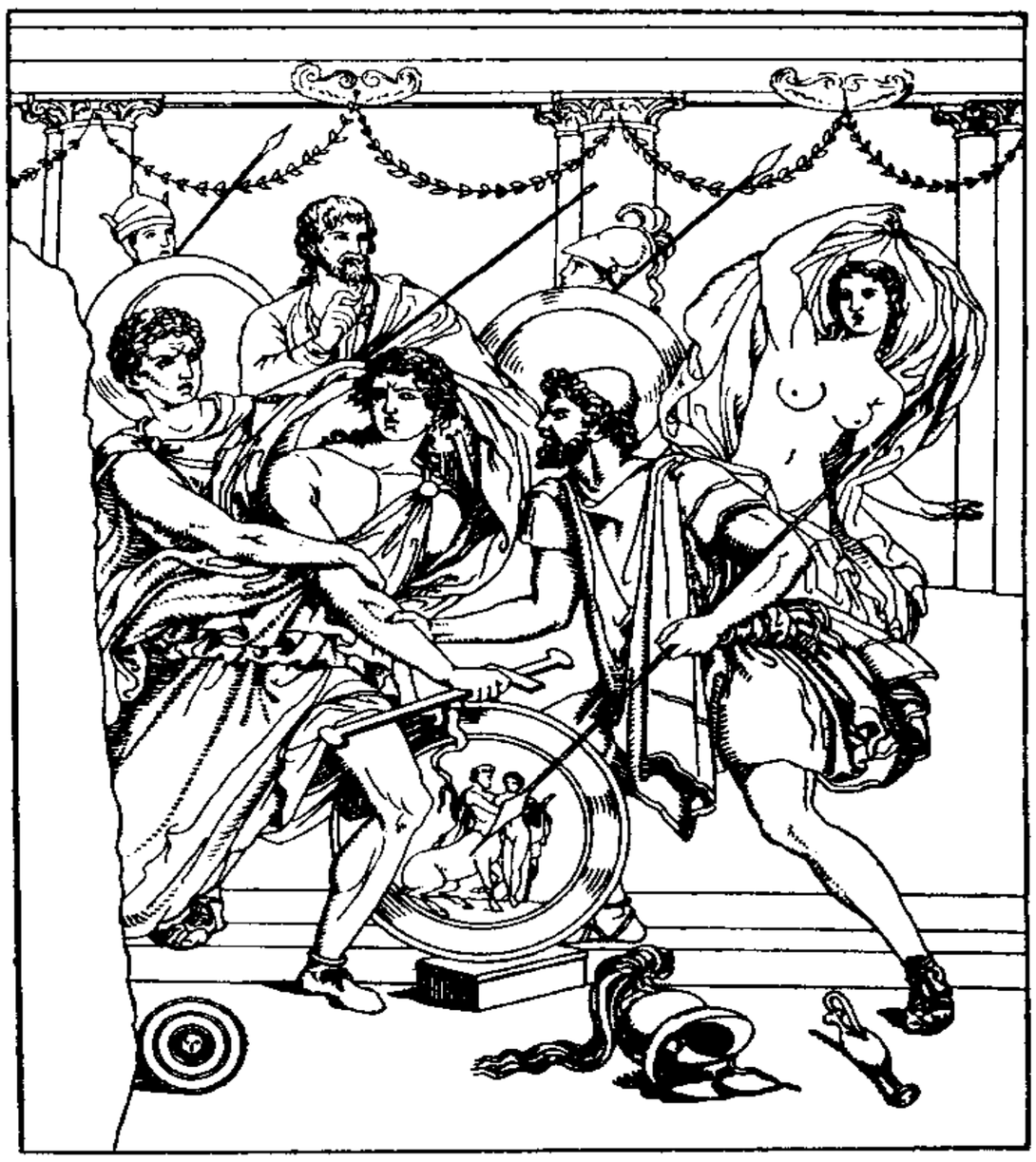
天后许诺给他权力和财富，雅典娜许诺的是战争的荣誉和名誉，维纳斯许诺要让他娶到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她们每个人都力图让裁判偏向自己。帕里斯忘了自己应该忠实于美丽的仙女奥娜妮，作出了有利于爱神的裁断，因此使另外两位女神成了他的敌人。嗣后，在爱神的保护下，他很

---

[1] 丁尼孙：《奥娜妮》。

快就乘船来到了希腊。在那儿，他受到了国王迈涅劳斯的善待。迈涅劳斯的妻子海伦是世上最美的女人，很不幸的是，她命中注定要成为维纳斯送给帕里斯的奖品。过去，在她出嫁前，这位美丽的王后曾受到许多求爱者的追逐。但是，根据伊萨卡国王莱阿提斯（Laërtes）的儿子尤利西斯的提议，所有求婚者都宣誓说，他们将支持她自己的选择，而且如果需要，将为她去战斗。她跟迈涅劳斯过着幸福的生活，但这时帕里斯成了他们的宾客，并跟她私通。后来，在爱神的帮助下，帕里斯还说服她跟自己私奔，把她带到了特洛伊——古代诗人荷马和维吉尔所写的一些伟大诗篇吟唱的就是这个题材。

迈涅劳斯召集希腊各个城邦的首领，请求他们帮助自己夺回妻子。首领们纷纷前来，但也有几个例外。尤利西斯的妻子佩内罗蒲是伊卡鲁斯的女儿、海伦同母异父的妹妹。他跟妻子和孩子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所以不太愿意掺和到这件麻烦的事情中来。迈涅劳斯派遣帕拉墨得斯（Palamedes）去敦促他。可是，帕拉墨得斯一到伊萨卡，尤利西斯就假装自己得了疯病。他把一头驴子和一头公牛拴在一起用以耕地，然后又在盐地上播种。那使者为了试探他，把他的孩子特雷马克斯（Telemachus）放在他的铁犁前。这位父亲掉转了犁头，这表明他的疯病完全是装出来的。尤利西斯被拉去参加联军后，还主动帮助迈涅劳斯请来了其他几个不太情愿的首领，尤其是佩琉斯和忒提丝的儿子阿基琉斯。忒提丝本是仙女，她知道自己的儿子如果前去远征，就会亡命特洛伊，所以竭力阻止儿子参战。她



阿基琉斯被带出岛国塞罗斯

把儿子送到了岛国塞罗斯（Scyros）的国王莱克玫第斯的宫廷里，让他穿着侍女的衣服，混在公主们中间。听说年轻的阿基琉斯在塞罗斯，尤利西斯便装扮成一个商人，来到莱克玫第斯的宫廷。他说自己是卖女性用的首饰的，但他在那些首饰中偷偷放了几件武器。阿基琉斯一见武器，就忘了自己伪装的身份，把它们拿了起来，这下就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尤利西斯不费什么力就说服了他，让他别管母亲的劝告，召集他的国民参战。

帕里斯似乎从小就是被偷偷抚养长大的，因为一直有预兆表明他将使特洛伊毁灭。这些预兆看来是真的，因为这回希腊联军的规模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次。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作为迈涅劳斯的哥哥，被选为联军的统帅。众将领中，数捷足善跑的阿基琉斯最声名赫赫，排在他后面的是他同母异父的兄弟阿贾克斯。阿贾克斯是泰勒蒙的儿子，人高马大，勇不可挡，只是有勇无谋。狄奥墨得斯是塔丢斯的儿子，作为一名英雄，他在综合素质上仅次于阿基琉斯。尤利西斯是著名的智多星。内斯托是联军众位头领中最年长的，众头领都很尊重他，有事会向他咨询。

但是，特洛伊并不弱小。国王普里阿姆是拉俄墨冬的儿子，是梯托诺斯和赫西娥涅的兄弟，现在已经年迈。不过，他是一位英明的君主，通过国内的良好治理，也通过跟邻邦的强有力的联合，使国力大增。他的王后赫卡柏（Hecuba）给他生了一大群孩子，但他和国家的主要支柱是他的儿子赫克托尔。赫克托尔是古希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他一开始就预感到特洛伊将要毁灭。虽然他没有任何办法来矫正那会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危险的错误倾向，但还是勇敢地坚持反抗。他娶的是高贵的安德罗玛赫（Andromache），作为丈夫和父亲，他的性格跟他作为一名战士一样地令人钦佩。除了赫克托尔，特洛伊这边的主要首领还有维纳斯和安奇斯的儿子埃涅阿斯、戴弗伯斯（Deiphobus）、格罗库斯以及萨耳皮登（Sarpedon）。

196. 伊菲戈涅在奥里斯

经过了两年的准备，希腊联军的舰队和部队开始集结在维奥蒂亚的奥里斯港口。就在奥里斯，有一回，阿伽门农在狩猎时，杀死了一头雄鹿，

那是月亮女神的神鹿。那女神为了报仇，带着瘟疫来到部队里，她还使天气变得风平浪静，从而阻止战舰离开港口。于是，预言家卡尔查斯（Calchas）宣称，只有用一个处女来献祭，才能平息那处女女神的愤怒；而且这处女还不能是别人，只能是那冒犯了女神的人的女儿，否则女神不会接受。阿伽门农尽管不情愿把女儿献出来，但也不得不服从那不可避免的命运。于是，他派人去把女儿伊菲戈涅召来，假称要她来立即跟阿基琉斯完婚。不过，就在即将献祭的那一刻，月亮女神发了慈悲，把那少女带走了，用一只红色的雌鹿来代替她。伊菲戈涅被裹在一片云彩里，被带到了塔武里斯（Tauris），月亮女神让她在那儿做了自己的神庙的祭司。



少女伊菲戈涅被拿来献祭

诗人是这样来描写伊菲戈涅即将被献祭时的感受的：

"I was cut off from hope in that sad place,
Which men call'd Aulis in those iron years:
My father held his hand upon his face;
I, blinded with my tears,

"Still strove to speak:my voice was thick with sights
As in a dream. Dimly I could descry
The stern black-bearded kings, with wolfish eyes
Waiting to see me die.

"The high masts flicker'd as they lay afloat:

The crowds, the temples, waver'd, and the shore:
The bright death quiver'd at the victim 's throat:
Touch'd; and I knew no more."

197. 普罗特西劳斯与拉奥达米娅

现在，风真的顺了，战船扬帆把部队送到了特洛伊的海滨。特洛伊人不让他们登陆。在第一次进攻中，希腊最高贵的英雄之一普罗特西劳斯（Protesilaüs）被赫克托尔打败。普罗特西劳斯把妻子拉奥达米娅（Laodamia）留在了家里。拉奥达米娅是阿尔刻提丝的侄女，她温柔无比，对普罗特西劳斯无比忠诚。故事是这样说的：当他的噩耗传到她那儿时，她哀求众神，让她能跟自己的丈夫再说说话，哪怕只有三个小时都行。众神答应了她的要求。信使神把普罗特西劳斯带到了天庭。在这位英雄第二次死去时，拉奥达米娅也随他而去了。据说，仙女们在普罗特西劳斯坟墓的四周种了一些榆树，这些树枝繁叶茂，直到高可鸟瞰整个特洛伊，但旋即就倒掉了，重新由根部长出来一些新枝。

华兹华斯曾用普罗特西劳斯与拉奥达米娅的故事写了一首诗，诗中充满了古典主义的氛围。根据传说，神谕宣称胜利属于先在战争中作出牺牲的那一方。诗人让这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普罗特西劳斯短暂地由天国回到人间，向妻子拉奥达米娅讲述自己的命运：

"The wished-for wind was given:—I then revolved
The oracle, upon the silent sea;
And, if no worthier led the way, resolved
That, of a thousand vessels, mine should be
The foremost prow in pressing to the strand, —
Mine the first blood that tinged the Trojan sand.

"Yet bitter, ofttimes bitter, was the pang
When of thy loss I thought, beloved wife!

On thee too fondly did my memory hang,
And on the joys we shared in mortal life, —
The paths which we had trod—these fountains, flowers,
My new-planned cities, and unfinished towers.

"But should suspense permit the foe to cry,
'Behold they tremble!—haughty their array,
Yet of their number no one dares to die'?
In soul I swept the indignity away:
Old frailties then recurred:—but lofty thought,
In act embodied, my deliverance wrought." . . .
. . . Upon the side
Of Hellespont (such faith was entertained)
A Knot of spiry trees for ages grew
From out the tomb of him for whom she died;
And ever, when such stature they had gained
That Ilium's walls were subject to their view,
The trees'tall summits withered at the sight;
A constant interchange of growth and blight!

参考译文：

天上吹来了人们盼望着的风，／我在寂静的海上细想那神谕，／我决定，如果我们千百艘艨艟／没胜似我的人带头，那就必须／是我的战船第一个冲向海岸——／我的血首先染红特洛伊沙滩。//但想到你将失去我，我的爱妻！／我常会感到十分强烈的痛苦。／因为啊，我的回忆过于依恋你，／依恋你我在人世共享的幸福——／我们踏过的小径——这些泉和花、／我刚规划的城池、没竣工的塔。//岂能因为这提心让敌人叫嚷：／"这么多的人，竟然没人敢阵亡？"／我从心目中把这侮辱话扫除：／先前的软弱重来，可崇高思想／体现于行动，促成了我的解放。//多少年来，海尔斯邦德山坡上，从她为之而死的那人墓地上，／

长出一丛树，它们盘旋朝上生，／但是，只要长到足够高的地方，只要望见那伊利乌姆[1]的城墙，／一望之下，高高的树顶就枯去——／树就这样在荣枯间变化不止！[2]

198．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这场战争打了九年，还没有结果。这时，发生了一个事件，即阿伽门农与阿基琉斯吵了起来——这对希腊联军来说可能是致命的。荷马的伟大史诗《伊利亚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甚至读史诗的英语译本，我们也能获得快乐。在下面这首十四行诗中，济慈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表达了这样的阅读快感。

Much have I travel'd in the realms of gold,
And many goodly states and kingdoms seen;
Round many western islands have I been
Which bards in fealty to Apollo hold.
Oft of one wide expanse had I been told
That deep-brow'd Homer ruled as his demesne:
Yet did I never breathe its pure serene
Till I heard Chapman speak out loud and bold:
—Then felt I like some watcher of the skies
When a new planet swims into his ken;
Or like stout Cortez when with eagle eyes
He stared at the Pacific—and all his men
Look'd at each other with a wild surmise—
Silent, upon a peak in Darien.

---

[1] 伊利乌姆为特洛伊的别名。

[2] 黄杲炘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雷奥德迈娅》，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诗人为帮助儿子进大学，重读了维吉尔、欧里庇得斯、希罗多德等希腊古典作家的作品。本诗是其根据希腊作品中的材料改写的诗篇。这里对树木荣枯所作的解释与古典作品中不同，为的是使之具有较玄妙的气氛。又：这最末一节的行数在原作中也较特殊，为十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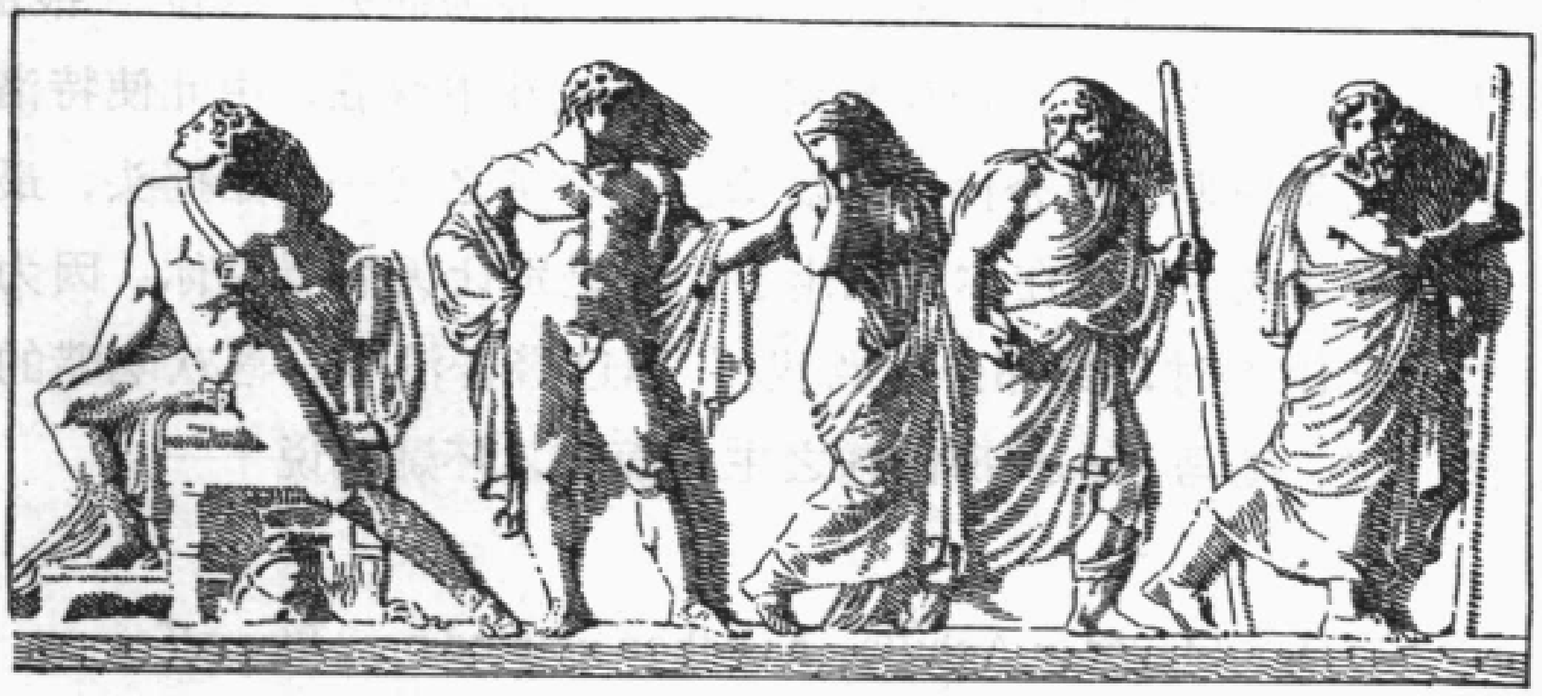
参考译文：

我曾经旅行过许多黄金的邦土，／见到过许多州郡和王国美好；／我还曾经居住在西方的诸岛——／那曾被诗人门献给阿波罗的岛屿。／我时常听人说起那广袤的疆域——／荷马的领土，在那里他蹙额思考，／但只有恰普曼发了言，慷慨高蹈，／我才吸到了那里的清气馥郁。

于是我自觉仿佛守望着苍天，／见一颗新星向我的视野流进来，／或者像壮汉柯忒斯，用一双鹰眼／凝视着太平洋，而他的全体伙伴们／都面面相觑，带着狂热的臆猜——／站在达连的山峰上，屏息凝神。[1]

199．阿基琉斯的愤怒

希腊联军虽然没有攻克特洛伊，但成功地占领了特洛伊附近的一些城市。在分配女人时，阿伽门农得到了一个叫克丽瑟丝（Chryseis）的女人，她是克里西斯的女儿。克里西斯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祭司，他拿着他的神职标志，乞求阿伽门农释放他的女儿。阿伽门农拒绝了。于是，克里西斯祈求阿波罗去折磨希腊人，直到他们被迫交出他们抓住的俘虏。阿波罗同意了他的祈求，把一场大瘟疫带到了希腊联军之中。阿伽门农召集众将开



布丽瑟斯

[1] 屠岸译：《济慈诗选·初读恰普曼译荷马史诗》。

会，研究如何才能平息众神的愤怒，从而消除这场灾难。阿基琉斯勇敢地把这场不幸的起因归咎于阿伽门农拒绝了克里西斯。阿伽门农非常愤怒，但还是同意释放那属于他的女俘；不过，他要求阿基琉斯答应用布丽瑟丝来弥补他的损失。布丽瑟丝是一个被分到阿基琉斯名下的少女。阿基琉斯允诺了，但同时宣布，他再也不会参加任何战斗——他把自己的部队从大营中撤了出来，还发誓说要回到希腊去。

200．众神参战

众神对这场围城战役非常感兴趣。众所周知，命运已经判定：只要希腊联军再坚持进攻，特洛伊就会陷落。不过，由于强大的天神参加到了交战双方中去，他们有足够的机会一会儿满怀希望，一会儿充满恐惧。由于帕里斯曾看轻天后和维纳斯的魅力，她俩敌视特洛伊人。维纳斯则由于帕里斯曾看重她的魅力而帮助特洛伊人，她还把那崇拜她的战神拉到了特洛伊人这一边。海王帮助希腊人。阿波罗保持中立，有时在这边，有时在那边。天帝自己尽管怜爱普里阿姆，但他不能表现出偏向——不过，也并不是没有例外。

201．忒提丝为儿子阿基琉斯的缘故而干预战争

由于阿伽门农伤害了自己的儿子，忒提丝很为恼火。这位“银足”仙女来到天帝的宫殿里，请求他让特洛伊人在战斗中获胜，由此使特洛伊人为自己曾对阿基琉斯的不公而感到后悔。那众神之父一开始摇头，最后同意了。他叹息着说：“现在你可以走了，但是别让天后看见你；因为每次当我帮助特洛伊人时，她都会辱骂我。”但这警告没用。喜欢吃醋的天后看得一清二楚。她马上来到那雷霆之主的面前，怀疑地说——

“Fateful favor to Achilles, hast thou granted now I trow!”

said she.

Zeus that rolls the clouds of heaven, her addressing answered then:

“Moonstruck!thou art ever trowing;never I escape thy ken.

After all, it boots thee nothing;leaves thee of my heart the less, —
So thou hast the worser bargain.What if I the fact confess?
It was done because I willed it. Hold thy place—my word obey,
Lest if I come near, and on thee these unconquered hands I lay,
All the gods that hold Olympus naught avail thee her to-day." [1]

参考译文：

我认为你曾经点头／表示要看重她的儿子阿基琉斯，／使许多人战死在阿开奥斯人的船边。//集云的神宙斯回答女神这样说：／“好女神，你认为我逃不出你的注意，／可是你不能完全办到，反而使你／离开我的心更远些，那对你更是不利。／如果事情真是那样，那是我所喜欢。／你且安静地坐下来，听听我说些什么，／免得奥林波斯的天神无力阻挡我前来，／当我对你伸出这两只无敌的大手时。”[2]

202．阿伽门农召集开会

让我来介绍一下下面即将发生的事情中出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两边都有。让我们从阿伽门农开始。他假称天帝托梦给他，要他召集希腊众首领开会，企图鼓动他们对特洛伊发起新的进攻。他先向他们描绘回到希腊家中的快乐情景，以此来试他们的耐心。他这套诡计差点耍过了头，因为他用语言向普通士兵们再度展现了美好的故土、妻子和儿女，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如果不是足智多谋的内斯托和诡计多端的尤利西斯帮忙的话——内斯托是多沙的城邦皮罗斯的国王，而尤利西斯的智谋可以跟天帝相比——他们可能早就开动战船，扬帆回航了。有些人嚷嚷着、嘟囔着要撤军，他们以塞西提斯（Thersites）为首。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话，一片失控后的混乱局面。他们随心所欲地反对联军首领，总是把首领们的权威看作笑柄。在《伊利亚特》中，塞西提斯是一个可笑的人物，他喜欢夸夸其谈、搬弄是非、冷嘲热讽、吵吵闹闹：

---

[1] 《伊利亚特》，格拉德斯通译。
[2] 罗念生译《伊利亚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His figure such as might his soul proclaim;
One eye was blinking, and one leg was lame;
His mountain shoulders half his breast o'erspread,
Thin hairs bestrewed his long misshapen head.
Spleen to mankind his envious heart possest,
And much he hated all, but most the best.
Ulysses or Achilles still his theme;
But royal scandal his delight supreme.

参考译文：

他的样子就显示了他的德性，／他瞎了一只眼，瘸了一条腿，／山一样的肩膀只有胸脯一半的宽，／短发覆盖着他那畸形的尖脑袋。／他心怀嫉妒，厌恨所有的人，／恨之入骨，但最恨那些最优秀的。／尤利西斯和阿基琉斯是他的眼中钉；／他最大的快事是诽谤诸王。[1]

尤利西斯听着他责骂众人，举起王杖要打他。

"Peace, factious monster, born to vex the state,
With wrangling talents formed for foul debate. . . .
Have we not known thee, slave of all our host,
The man who acts the least, upbraids the most?. . ."
He said, and cowering as the dastard bends,
The weighty scepter on his back descends:
On the round bunch the bloody tumors rise;
The tears spring starting from his haggard eyes:
Trembling he sat, and, shrunk in abject fears,
From his wild visage wiped the scalding tears.[2]

---

[1]，[2]《伊利亚特》，波普英译。

参考译文：

“住嘴，你这捣蛋鬼，你生来就爱／惹是生非，只会吵吵闹闹，脏话连篇。／……／难道我们不了解你吗？你是所有人的／奴隶，自己什么都不干，还责备别人。”／……//他这样说，拿权杖打他的后背和肩膀，／特尔西特斯弯下身，大颗眼泪往下淌，／血痕在金杖的打击下从他的肩上露出来，／他坐下去，感到疼痛，吓得厉害，迷惘地望望，把眼泪揩得干干净净。[1]

叛乱被制止了。随后，联军众位首领举行了一场宴会，参加的都是最大的人物——内斯托、克里特王国的艾多枚钮斯（Idomeneus）、泰勒蒙的儿子也即阿基琉斯同母异父的兄弟阿贾克斯、奥伊留斯（Oileus）的儿子小阿贾克斯、尤利西斯以及阿伽门农本人。迈涅劳斯也来了，他本来没有受到邀请，但大家也没有不欢迎他。他们进行了献祭，但没什么用。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把由各个国王率领的各国军队集中起来。于是，他们对整个部队进行了重新布署。

203．帕里斯叫阵

特洛伊那边也摆好了阵形。双方会战即将开始时，帕里斯从特洛伊的队伍里走了出来，挑衅说要跟敌方的某位将领单打独斗——好英武的帕里斯：

In form a god! The panther's speckled hide
Flowed o 'er his armor with an easy pride, —
His bended bow across his shoulders flung,
His sword beside him negligently hung,
Two pointed spears he shook with gallant grace,
And dared the bravest of the Grecian race.[2]

---

[1] 以上五行选自罗念生译《伊利亚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
[2] 《伊利亚特》，波普英译。

参考译文：

毫无疑问，就是这天仙般的美人/使这世界遭受长达九年的干戈。/多么动人的优雅！多么高贵的风姿！/女神的动作，王后的眼神！/可是，上苍啊！请转走这致命的脸蛋，/请救救特洛亚人，让他们免受灾难。

迈涅劳斯是战神的宠儿，因为帕里斯曾对自己忘恩负义，此时暴怒得如同一头狮子。只见他迅速跳下战车，奔向对方。可是帕里斯为自己的背信弃义而感到极度不安，他一见那前来找自己报仇的迈涅劳斯，就吓得浑身颤抖，脸色煞白，拔腿就跑，藏到了身后黑压压的队伍中。心胸开阔的赫克托尔是普里阿姆最高贵的儿子，他斥责了帕里斯，帕里斯才恢复镇静，答应在敌对双方将领之间，跟迈涅劳斯正式决战。海伦和她所携带的细软将是胜者的奖品。由此，这场漫长的战争到了最后的关头。希腊人接受了这个提议。为了得胜，双方都进行了献祭，所以休战了一会儿。然后，决斗继续进行。

204. 海伦仔细端详希腊众位首领

与此同时，彩虹女神招呼海伦来观看那即将开始的决斗。这不幸的勒达的女儿坐在特洛伊王宫里的织机旁，正在把她自己的悲惨身世编织在一张金丝网上。想起前夫对自己的爱，想起自己的家园和双亲，这位王后掉下了眼泪。随后，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转身走向斯开艾（Scaean）城门。荷马没有用一个词来描写她那无与伦比的美，只说到了那美的效果。当她走近城堡时，年迈的普里阿姆和其他几位头发花白的首领正好坐在那儿，他们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No wonder such celestial charms
For nine long years have set the world in arms;
What winning graces!what majestic mien!
She moves a goddess, and she looks a queen.

Yet hence, oh Heaven!convey that fatal face;

And from destruction save the Trojan racc."

参考译文：

长得多么像神明！带有斑点的豹子皮／飘动在他的铠甲处，充满轻松与傲慢——／弯弯的雕弓斜背在他的肩膀上，腰间／随意地挂着宝剑。他双摇动着两支／尖头长矛，英姿勃勃，又风度翩翩，／胆敢跟希腊联军中最英勇的战士挑战。

两千年后，我们英国的诗人马娄回应道：

Was this the face that launched a thousand ships,

And burnt the topless towers of Ilium?

Sweet Helen, make me immortal with a kiss.—

Her lips suck forth my soul:see, where it flies!

Come, Helen, come, give me my soul again!

Here will I dwell, for heaven is in these lips,

And all is dross that is not Helena...

Oh, thou art fairer than the evening air

Clad in the beauty of a thousand stars;

Brighter art thou than flaming Jupiter

When he appeared to hapless Semele;...

And none but thou shalt be my paramour! [1]

普里阿姆温和地招呼他的儿媳妇，询问她城楼下那一个个希腊头领的名字，那些头领正在平地上来回走动。

"Who, that

---

[1] 马娄：《浮士德博士》。

Around whose brow such martial graces shine,

So tall, so awful, and almost divine?"

参考译文：

你来告诉我，那个魁梧的战士是谁，／他这个阿开奥斯人是这样勇武这样高，比别人超出一头，／这样英俊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很像一个国君。

"那人是阿特柔斯之子，"海伦羞愧地答道，"权力广大的阿伽门农，王中之王，又是我这个无耻人的夫兄。"

"What's he whose arms lie scattered on the plain?

Broad is his breast, his shoulders larger spread,

Though great Atrides overtops his head.

Nor yet appear his care and conduct small;

From rank to rank he moves and orders all."

参考译文：

亲爱的孩子，你来告诉我，那个人是谁？／他比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矮一头，但他的肩膀和胸膛却更宽阔。／他的武器放在养有万物的大地上，／他像畜群的大公羊巡视士兵的行列。／在我看来，他好似一条毛蓬蓬的公羊，／穿行在一大群白色的绵羊中间。

"那是尤利西斯，"海伦答道，"他来自荒凉的岛国伊萨卡。不过，他智慧的声名誉满全球。"

坐在普里阿姆身边的是年迈的安特诺尔，此时想起了莱阿提斯的这位儿子的优秀和谦逊，想起他的话克制而动人。

The king then asked.as yet the camp he viewed,

"What chief is that, with giant strength endued;

Whose brawny shoulders, and whose swelling chest,
And lofty stature, far exceed the rest?"

参考译文：

此后，老人看见埃阿斯，他这样说：／“另一个阿开奥斯人是谁？他英勇魁梧，／他的头和宽大的肩膀超过阿尔戈斯人。”

“他是高大的阿贾克斯，”那美丽的王后答道，“亚该亚人的堡垒。”她又用手指了指克里特国王那神一样的伊多里纽斯（Idomeneus）。然后，她的目光扫过整个希腊人的阵地，寻找着自己的两个兄弟卡斯托尔与波吕丢刻斯——但是没有找着，因为那赋予万物以生命的大地把他俩留在了故乡拉斯达蒙。

205．迈涅劳斯战胜帕里斯

此时，双方都给天帝做了献祭，都发誓要报仇，都祈祷胜利，并宣誓遵守双方的约定。不过，天帝并没有表示满足。双方出战的名单分别由赫克托尔和尤利西斯排定。战斗继续进行。帕里斯投出了标枪，投中了，但没能穿破迈涅劳斯的盾牌。随后，迈涅劳斯用刀砍向帕里斯的头盔，抓住了帕里斯头盔上的马毛，把他拖到了希腊人的阵营里。但是，爱神碰了一下帕里斯头盔下的带子，那带子断了，只有头盔留在那位胜利者的手上。然后，爱神又把她的宠儿裹在一片薄雾里，使他摆脱了狂怒的迈涅劳斯的追逐。最后，爱神把帕里斯安全地放到了海伦的闺房里，又叫来他的情妇。海伦一开始责备了帕里斯，但不久便用她的爱抚慰了帕里斯。

希腊人宣布自己这方取得了这一轮的胜利。如果不是天后和密涅瓦用了诡计，那时的特洛伊人可能已经交出了海伦和她的财宝，特洛伊城邦的命运也可能已经改变。这两位女神无法容忍这座可恶的城市就此逃过惩罚。密涅瓦阴险地怂恿一个叫潘德勒斯（Pandarus）的人，促使他打破了休战协议。他用箭直直射向毫无防备的迈涅劳斯的心窝，当然，密涅瓦使那致命的箭镞射偏了。不过，潘德勒斯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已经达到了两位女神的目的。于是，双方重新开战，新的痛苦也重新开始。

206. 两天的激战

重新开始的战斗整整延续了两天。在战斗期间，我们目睹了一系列单打独斗。射手潘德勒斯射伤了塔丢斯的儿子狄奥墨得斯。狄奥墨得斯反击，愤怒地穿过战场，用长矛挑翻了潘德勒斯，还用一块大石头砸中了普里阿姆骁勇的亲戚埃涅阿斯的膝盖。维纳斯用她那闪光的面纱裹住了她那摔倒在地的儿子，正想营救他。可是，狄奥墨得斯看得真切，发现了她，就用尖头长矛刺向她的手，刺伤了她的手掌。永生的天神的生命之流从女神的手掌上汩汩流出，她急忙回身，扔下沉重的埃涅阿斯，逃离那正在嘲弄她的狄奥墨得斯。她一直逃到了奥林匹斯山上，扑在她母亲狄奥涅的怀里哭泣。等痛苦得到了抚慰，她就转而希望报仇。与此同时，太阳神阿波罗用一片乌云裹住埃涅阿斯，把他送到了自己的神庙里。月亮女神和拉托娜对他进行了治疗。

狄奥墨得斯叫嚣着还要杀人。这时战神自己出现了。他假扮成一个色雷斯首领的模样，前来对付狄奥墨得斯。同时，他鼓舞赫克托尔、很快就痊愈的埃涅阿斯以及神一样的萨耳皮登抗击希腊军队。希腊军队进行了反击。目光敏锐的狄奥墨得斯察觉到他是战神乔装的，所以高声让他的同伴们提高警惕。那时，密涅瓦从天上来到塔丢斯的儿子狄奥墨得斯所在的地方，看到他正在自己的战车旁休息。她激励狄奥墨得斯重新投入战斗。“你让我感到欣慰，”她说，“不要害怕战神，或别的任何一位天神，因为我会给你提供强有力的帮助。”说罢，她替下了那战车的车手，然后一起冲向战神。因为塔丢斯的儿子受到雅典娜的保护，所以战神无法靠近他，无法把他打下来。相反，狄奥墨得斯的长矛却刺中了战神的下腹，伤着了他，还撕碎了他神圣的皮肤。然后，狄奥墨得斯将长矛更深地刺入战神的肚子。皮糙肉厚的战神号啕大叫，仿佛有九千或一万名士兵同时在叫喊。跟先于他的雅典娜一样，他也逃到了奥林匹斯山上。他向天帝抱怨人类，但受到了天帝的严厉指责。天帝责备他那暴躁而讨厌的脾气，老是怂恿人类的纷争——“你跟你的亲妈一样，你像她，却不像我。”众神之父说罢，吩咐他们家的医生帕安（Paean）来为战神疗伤。

狄奥墨得斯继续攻击特洛伊人。他正要跟一个年轻的特洛伊武士动手，被对方的容貌惊呆了，便询问对方的名字。这位年轻人是格罗库斯、高贵的柏勒洛丰的孙子。习惯于在战斗中大喊大叫的狄奥墨得斯把长矛插到了地上，不再打了。“因为，”他说，“咱俩的祖父曾是挚友，所以咱俩也是挚友。为何要相互杀戮？有许多特洛伊人供我杀戮，如果你行的话，也有许多亚该亚人供你杀戮。让咱们兄弟俩交换武器，以证明咱们相互之间的信赖。”于是，他俩交换了武器。狄奥墨得斯在这笔交易中得了大便宜，因为他的武器只值九头公牛，而格罗库斯的值一百头公牛。

207．赫克托尔与安德罗玛赫

特洛伊军队被越来越近地逼到城墙边。普里阿姆最勇敢的儿子赫克托尔回到城里，敦促妇女们祈祷，他还把吊儿郎当的帕里斯重新带到了战场上。他碰到了勇敢的母亲赫卡柏，然后是美丽的海伦。他想（我们也想）找着他的妻子安德罗玛赫，但没找到。白臂的安德罗玛赫是《伊利亚特》中最高贵的女人。



赫克托尔告别家人（托尔沃尔森浮雕片断）

But when he had passed through the great city and was come to the Scæan gates, whereby he was minded to issue upon the plain, then came his dear-won wife, running to meet him, even Andromache, daughter of great-hearted Eetion...So she met him now; and with her went the handmaid bearing in her bosom the tender boy, the little child, Hector's loved son, like unto a beautiful star. Him Hector

called Scamandrius, but all the folk Astyanax, "defender of the city." So now he smiled and gazed at his boy silently, and Andromache stood by his side weeping, and clasped her hand in his, and spake and called upon his name. "Dear my lord, this thy hardihood will undo thee, neither hast thou any pity for thine infant boy, nor for hapless me that soon shall be thy widow; for soon will the Achaeans all set upon thee and slay thee.But it were better for me to go down to the grave if I lose thee; for nevermore will any comfort be mine, when once thou, even thou, hast met thy fate, —but only sorrow, Moreover I have no father, now, nor lady mother. . . . And the seven brothers that were mine within our halls, all these on the selfsame day went within the house of Hades; for fleet-footed, goodly Achilles slew them all amid their kine of trailing gait and white-faced sheep. . . Nay, Hector, thou art to me father and lady mother, yea and brother, even as thou art my goodly husband. Come now, have pity and abide here upon the tower, lest thou make thy child and orphan and thy wife a widow." . . .

Then great Hector of the glancing helm answered her: "Surely I take thought for all these things, my wife; but I have very sore shame of the Trojans and Trojan dames with trailing robes, if like a coward I shrink away from battle.Moreover mine own soul forbiddeth me, seeing I have learnt ever to be valiant and fight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Trojans, winning my father's great glory and mine own. Yea of a surety, I know this in heart and soul; the day shall come for holy I Ilios to be laid low, and Priam and the folk of Priam of the good ashen spear, Yet doth the anguish of the Trojans hereafter not so much trouble me, neither Hecuba's own, neither king Priam's, neither my brethren's, the many and brave that shall fall in the dust before their foemen, as doth thine anguish in the day when some mail-clad Achæan shall lead thee weeping, and rob thee of the light of freedom...But me in death may the heaped-up earth be covering, ere I hear thy crying and thy carrying into captivity."

So spoke the great-hearted hero, and stretched his arms out to take his little boy, But

The babe clung crying to his nurse's breast.
Scared at the dazzling helm, and nodding crest.
With secret pleasure each fond parent smiled,
And Hector hasted to relieve his child, —
The glittering terrors from his brows unbound
And placed the beaming helmet on the ground.
Then kissed the child, and, lifting high in air,
Thus to the gods, preferred a father's prayer:
"O thou! Whose glory fills the ethereal throne,
And all ye deathless powers! Protect my son!
Grant him, like me, to purchase just renown,
To guard the Trojans, to defend the crown,
Against his country's foes the war to wage,
And rise the Hector of the future age!
So when, triumphant from successive toils
Of heroes slain, he bears the reeking spoils,
Whole hosts may hail him with deserved acclaim
And say, This chief transcends his father's fame':
While, pleased, amidst the general shouts of Troy,
His mother's conscious heart o' erflows with joy."

参考译文：

他穿过那座大城，来到斯开埃城，／打算穿过门洞，下到特洛伊平原，／他的嫁妆丰厚的妻子安德罗马克，／埃埃提昂的女儿在那里迎面跑来，／那高傲的国王住在那林木茂盛的普拉科斯，／普拉科斯山下的特拜城，是基利克斯人的君主，／　那身披铜甲的赫克托尔娶了他的女儿。／安德罗马克迎住丈夫，一同来的是女仆，／　她怀中抱着那娇嫩的孩子，一个奶娃，／是赫克托尔的宠儿，像一颗晶莹的晨星，／赫克托尔管他叫斯卡曼德里奥斯，别人却称他／阿斯提阿那克斯，因为赫克托尔是伊利

昂的干城。[1]/ 赫克托尔默默地望着这个孩子笑一笑，/ 安德罗马克却在他身边泪流不止，/ 她把手放在他手里，唤他的名字对他说：/ “不幸的人啊，你的勇武会害了你，/ 你也不可怜你的婴儿和将做寡妇的 / 苦命的我，因为阿开奥斯人很快 / 会一齐向你进攻，杀死你。我失去了你，/ 不如下到坟土；你一旦遭了厄运，/ 我就得不到一点安慰，只剩下痛苦。/ 我既没有父亲，也没有尊贵的母亲，/ 我父亲死在那神样的阿基琉斯手下，/ 他在洗劫我们的人烟稠密的都市，/ 那城高门大的特拜时，杀死了埃埃提昂，他心里却尊重他，没有剥夺他的铜甲，/ 容他穿着那精制的戎装火化成灰，/ 还给他垒了一个坟墓，众山林女神，/ 那持盾的宙斯的女儿在坟周围栽上了榆树。/ 我家里还有七个弟兄，他们在同一天 / 进入了冥府，在蹒跚的牛群和雪白的羊群中，/ 死在那神样的、捷足善跑的阿基琉斯手下。/ 母亲本是那茂盛的普拉科斯山下的王后，/ 却随着许多别的俘获品被阿基琉斯 / 带来这里。他后来接受了无数的赎礼，/ 才把她释放，她终于在她父亲的厅堂里 / 被弓箭女神阿尔特弥斯[2]一箭射死。/ 所以，赫克托尔，你成了我的尊贵的母亲、/ 父亲、亲兄弟，又是我的强大的丈夫。/ 你得可怜可怜我，呆在这座望楼上，/ 别让你的儿子做孤儿，妻子成寡妇。/ 你下令叫军队停留在花果树旁边，/ 从那里敌人最容易攀登，攻上城垣。/ 敌人的精锐曾三次想在两个埃阿斯、/ 闻名的伊多墨纽斯、阿特柔斯的两公子、/ 泰提乌斯的强大的儿子的率领下攻上城来，/ 也许是一个有预见的先知指点过他们，/ 或他们自己的勇敢鼓励他们这样做。”

那头戴闪亮钢盔的伟大的赫克托尔对她说：/ “夫人，这一切我也很关心，但是我羞于见 / 特洛伊人和那些穿拖地长袍的妇女，/ 要是我像个胆怯的人逃避战争。/ 我的心也不容我逃避，我一向习惯于 / 勇敢杀敌，同特洛伊人并肩打头阵，/ 为父亲和我自己赢得莫大的荣誉。/ 可是我的心和灵魂也清清楚楚地知道，/ 有朝一日，这神圣的特洛伊和普里阿姆斯，/ 还有普里阿姆斯的挥舞长矛的人民 / 将要死亡，特洛伊人日后将会

---

[1] “阿斯提阿那克斯”的意思是“城邦的王”。
[2] “弓箭女神阿尔特弥斯”即狩猎女神，也即月亮女神。

遭受苦难，／还有赫卡柏，普里阿姆斯王，我的弟兄，／那许多英勇的战士将在敌人手下／倒在尘埃里，我更关心你的苦难，／你将流着泪被披铜甲的阿开奥斯人带走，／强行夺去你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你将住在阿尔戈斯，在别人的指使下织布，／从墨塞伊斯或许佩瑞亚圣泉取水，／你处在强大的压力下，那些事不愿意做。／有人看见你伤心落泪，他就会说：／‘这就是赫克托尔的妻子，驯马的特洛伊人／他最英勇善战，伊利昂被围的时候。’／人家会这样说，你没有了那样的丈夫，／使你免遭奴役，你还有新的痛苦。／但愿我在听见你被俘呼救的声音以前，／早已被人杀死，葬身于一堆黄土。”

显赫的赫克托尔这样说，把手伸向孩子，／孩子惊呼，躲进腰带束得很好的／保姆的怀抱，他怕看父亲的威武形象，／害怕那顶铜帽和插着马鬃的头盔，／看见那鬃毛在盔顶可畏地摇动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尊贵的母亲莞尔而笑，／那显赫的赫克托尔立刻从头上脱下帽盔，／放在地上，那盔顶依然闪闪发亮。／他亲吻亲爱的儿子，抱着他往上抛一抛，／然后向着宙斯和其他的神明祷告：／“宙斯啊，众神啊，让我的孩子和我一样／在全体特洛伊人当中名声显赫，／孔武有力，成为伊利昂的强大君主。／日后他从战斗中回来，有人会说：／‘他比父亲强得多。’愿他杀死敌人，／带回血淋淋的战利品，讨母亲心里欢欣。”

荣耀的赫克托尔这样祈求着，预想着未来。但是，他没有想到，当他自己被杀害，特洛伊城被洗劫时，他那明星一样的孩子会被头朝下从特洛伊的一座高楼上扔下来，他那亲爱的妻子将被作为俘虏带走。正如他所疑惧的，带走她的的确不是别人，就是他的死敌阿基琉斯。但是，现在，赫克托尔把孩子放入妻子的怀里。妻子含泪笑着，把孩子紧紧地抱在她那芳香的胸口。她丈夫可怜她，用手抚慰她，然后跟她道别：

“Andromache! my soul’s far better part,
Why with untimely sorrows heaves thy heart?
No hostile hand can antedate my doom,

Till fate condemns me to the silent tomb.
Fixed is the term to all the race of earth;
And such the bard condition of our birth,
No force can then resist, no flight can save;
All sink alike,the fearful and the brave.
No more—but hasten to thy tasks at home,
There guide the spindle, and direct the loom;
Me glory summons to the martial scene,
The field of combat is the sphere for men.
Where heroes war, the foremost place I claim,
The first in danger, as the first in fame."

参考译文：

"夫人，我劝你心里不要过于悲伤，／谁也未能违反命运女神的安排，／把我提前杀死，送到冥土哈得斯。／人一生下来，不论是懦夫还是勇士，／我认为，都逃不过他的注定的命运。／你且回到家里，照料你的家务，／看管织布机和卷线杆，打仗的事男人管，／每一个生长在伊利昂的男人管，尤其是我。"

赫克托尔拿起他那顶插着马鬃的头盔，他妻子朝家走去，频频回头顾盼，任凭大颗大颗的泪珠流淌，想着她丈夫可能从战斗中回到家里。

208. 海王援助气馁的希腊人

可是，战争并没有马上结束。赫克托尔回到战场，向希腊人挑战，要跟他们中最勇敢的决战。九名希腊将领接受了他的挑战，但迎战的命运最后落到了阿贾克斯头上。两人一直打到了晚上，双方都很勇猛。然后，两位英雄分开，两人都见证了对方的厉害。第二天，双方宣布休战，因为要为那些战死者举行火葬。但是，不久之后，战斗又重新开始。在赫克托尔及其率领的部队强大的攻势面前，希腊联军被迫后退到了他们的堑壕里。

阿伽门农再次把他手下最聪明最勇敢的首领们召集了起来。大家都痛苦而沮丧，这回他严肃地提议要返航回希腊。随后，大家展开争论。在争论中，内斯托建议派使者到阿基琉斯那儿，劝说他回来作战。阿伽门农应该交出那个引起争端的少女，再加上丰富的礼物，一并送给阿基琉斯，以补偿自己所做的错事。阿伽门农同意了，于是他派尤利西斯、阿贾克斯和菲尼克斯去向阿基琉斯传递自己的后悔之意。三人履行了出使的职责，但阿基琉斯对他们的恳求装聋作哑。他明确表示拒绝回去战斗，并坚持说决定马上就登船返回希腊。



向阿基琉斯派出使节

与此同时，希腊人已经在战船的周围修筑了一道防御工事。现在，他们看起来不是在围攻特洛伊，而是在自己的工事里受到了围攻。在尤利西斯他们出使失败归来后的第二天，双方又打了一仗。阿伽门农怒不可遏地挥舞着长矛，直到受了伤，被迫退到空荡荡的战船上。尤利西斯也奋勇战斗，最后是死里逃生。随后，特洛伊人在天后的帮助下，成功地把希腊人的防御工事打开了一条通道，然后放火焚毁希腊人的战船。这时，海王看着希腊人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遂前来救助他们。他假装成预言家卡尔查斯的模样，鼓舞希腊士兵的斗志，从而迫使特洛伊人撤退。泰勒蒙的儿子阿贾克斯表现得无比英勇。他提着巨大的盾牌，摇动着连影子都伸得很远的长矛，迎战赫克托尔。这希腊人高声骂阵，赫克托尔应声出战，把标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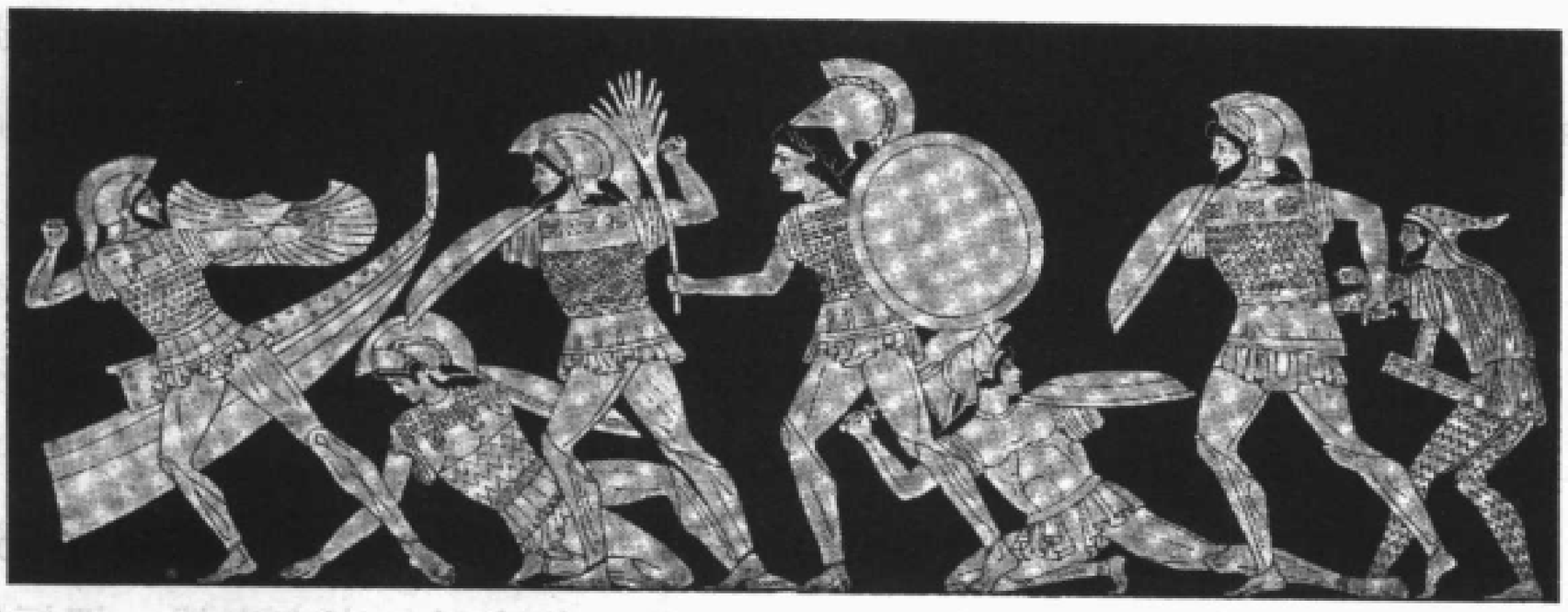


使节见到阿基琉斯

投向那个大块头猛士。赫克托尔投得很准，但因为阿贾克斯胸前有盾牌和剑带双重保护，所以标枪没有能造成什么伤害，就掉了下来。随后，阿贾克斯抓起一块巨大的石头——那石头是用来垫船的——砸向赫克托尔，砸中了脖子的一侧，把赫克托尔砸倒在了地上。他的随从们马上抓起他，把他拖回自己的阵地。他失去了知觉，伤得不轻。

209．朱庇特给特洛伊人打气

当海王帮助希腊人，赶走特洛伊人时，天帝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的注意力被天后的诱惑吸引过去了。那女神把自己打扮得魅力十足，为了使效果达到最高点，她还从维纳斯那儿借来了腰带 （Cestus），



战船旁边的战斗

那腰带把她的魅力加强到了极致，到了无法抗拒的程度。如此准备好以后，天后来到她丈夫身边。此时天帝正坐在奥林匹斯山上观战。当天帝看到她时，心中恢复起了早年对她的爱意，浑然忘了那正在交战的军队，也忘了其他重要的事情。天帝把自己交给了天后，那战斗爱怎么打，就让它怎么打吧。

不过，天帝的这种迷失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当他的目光往下一看，正好看见赫克托尔仰八叉躺在地上，几乎已经死了。天帝生气地推开天后，命令他去把彩虹女神和阿波罗叫来。彩虹女神前去给海王传达命令，要求海王不再参战，阿波罗则被派去给赫克托尔疗伤，并鼓舞他的士气。这两道命令都立即得到了执行。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期间，赫克托尔就伤愈回到了战场，海王则退回了自己的领域。

210. 阿基琉斯与帕特洛克勒斯

帕里斯一箭射中了医神埃斯库拉皮斯的儿子马恰翁（Machaon）。马恰翁也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同时还继承了他父亲的医术。作为一个医生，他对于希腊人来说非常重要。内斯托把马恰翁装上自己的战车，运出了战场。当战车驶过阿基琉斯的船队时，阿基琉斯正在观战。他一见内斯托的战车，就把老英雄认出来了，但没有看清那受伤的人是谁。他叫来伙伴兼密友帕特洛克勒斯（Patroclus），差他到内斯托的营帐里去问问是谁受伤了。帕特洛克勒斯领命而去，他发现受伤的是马恰翁。他向内斯托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后，就想离开。但内斯托把他留住，跟他说了希腊人所遭受的灾难。内斯托还提醒他，在他们离开故国来远征特洛伊时，父老乡亲都对阿基琉斯和他本人寄予了厚望，希望他们得到最高的荣誉。内斯托说自己年纪比较大，有责任关注帕特洛克勒斯这位年轻朋友，给他指点。“现在，”内斯托说道，“到了给你指点的时候了。要是众神愿意，你可以劝说阿基琉斯回到希腊人共同的事业中来。如果不行，那就劝说他至少派兵参战，那样你就可以出战。帕特洛克勒斯，你要披挂阿基琉斯的铠甲，也许特洛伊人一见那副铠甲，就会撤退。”

211. 帕特洛克勒斯身披阿基琉斯的铠甲

帕特洛克勒斯被内斯托的这番话强烈地打动了。他赶紧去见好友阿基琉斯，心中一直想着刚才的所见所闻。他告诉阿基琉斯，联军最近情况非常不妙，狄奥墨得斯、尤利西斯、阿伽门农和马恰翁全都受伤了，防御工事也被攻破了。敌军已经冲到船上，正准备烧船。真要那样的话，就会断绝希腊人回家的所有途径。他俩正说着话，一条船上已经有火焰升腾。阿基琉斯一见这情景，就变得非常温和。他委托帕特洛克勒斯跟米尔米登斯人一起向特洛伊人发动攻击，并把自己的铠甲借给了帕特洛克勒斯，这样帕特洛克勒斯就可以对特洛伊人的心理造成更大的恐惧。没有一刻耽搁，战士们就集合了。特洛伊人穿戴上了阿基琉斯的闪闪发光的铠甲，登上了阿基琉斯的战车，带领狂热的战士们投入了战斗。在这位朋友临走之前，阿基琉斯严厉地告诫他，只要敌人一后撤，就行了。“没有我在场，”他说，“你千万别想去追敌人，否则，你可能会使我的脸丢得更厉害。”说完，阿基琉斯号召士兵们要竭尽全力，然后，他让他们精神饱满地投入了战斗。

帕特洛克勒斯跟米尔米登斯人一下子就加入到了最激烈的战斗之中。打得正酣的特洛伊人一见他们，就大声喊叫，那叫声在船队之间回荡。可是，当他们看见那熟识的铠甲时，他们都被吓住了，四处躲避。那些已经攻占了战船并点着了火的特洛伊战士，只好让希腊人把船抢了回去并把火也灭了，其他人则逃得慌不择路。阿贾克斯、迈涅劳斯和内斯托的两个儿子表现得最为勇猛。赫克托尔不得不掉转马头，退出了包围圈，让士兵们留在壕沟里。帕特洛克勒斯所向披靡，杀了许多敌人。没有一个人胆敢跟他较量。

212. 萨耳皮登与帕特洛克勒斯之死

最后，柏勒洛丰的孙子即天帝与拉奥达米娅的儿子萨耳皮登（Sarpedon）冒险前来迎战这位希腊勇士。奥林匹斯山上的天帝俯瞰着他的儿子，想把他从临近的厄运中拉回来；但是，天后提醒说，如果他这样做，那么在后代遭遇危险的时候，天国里的所有天神都可能会以类似的方

式介入到人间的争斗之中。天帝一听，只好作罢。萨耳皮登刺出长矛，但没有刺中帕特洛克勒斯。那希腊人的长矛反而刺穿了他的胸膛，他倒下了，请求他的战友们把他的尸体从敌人那儿抢回去。随后，双方对尸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希腊人成功地剥掉了萨耳皮登的铠甲，但天帝不能容忍儿子的尸体受到侮辱。在他的命令下，阿波罗从士兵们中间把尸体抢了出来，送去让死亡和睡眠这对双胞胎兄弟加以照料。俩兄弟又把尸体运到了萨耳皮登的故乡利西亚，还在那儿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就这样，帕特洛克勒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逼退了敌人，营救了同胞。可是，就在这时，他的命运出现了转变。赫克托尔坐在战车上，前来迎战。帕特洛克勒斯把一块巨石砸向那个特洛伊人，但是没有砸中，而是砸中了赫克托尔的车手塞布里奥尼斯 (Cebriones)，把那车手砸下了车。赫克托尔跳下车，去救自己的战友。帕特洛克勒斯也下了车，想取得完满的胜利。因此，两位英雄开始面对面的战斗。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诗人似乎不愿意把这一荣耀归于赫克托尔，而是说太阳神阿波罗插了手，打掉了帕特洛克勒斯的头盔和手上的长矛。同时，一个无名的特洛伊士兵刺伤了他的脊背，赫克托尔又用长矛进一步刺穿了他的身子。他倒在了地上，受了致命的伤。



迈涅劳斯扶着帕特洛克勒斯的尸体

这时，为了抢夺帕特洛克勒斯的尸体，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赫克托尔抢走了他的盔甲，退后几步，卸下了自己的甲胄，穿上了阿基琉斯的那一副，然后重新投入战斗。阿贾克斯和迈涅劳斯保护着帕特洛克勒斯的尸体，赫克托尔及其英勇的战友们则力图抢走它。战斗依然非常激烈，两边的运气都差不多。这时天帝

把整个天空都用一片云罩了起来，在电闪雷鸣之间，阿贾克斯环顾四周，想找着一个他可以派去给阿基琉斯通风报信的人。他要让阿基琉斯知道帕特洛克勒斯已经战死，其他战友们也面临着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可是，他找不着一个合适的人充当这使者。绝望之中，他大叫道：

"Father of heaven and earth! deliver thou
Achaia's host from darkness; clear the skies;
Give day; and, since thy sovereign will is such,
Destruction with it; but, on, give us day!"

参考译文：

天父地父啊！请把亚该亚人从黑暗中／解救出去：请拨开云雾，让我们／重见天日；你的意志至高无上，／想灭谁就灭谁；但请给我们白昼！

天帝听到这祷告，便驱散了云雾。阿贾克斯派内斯托的儿子安提洛克斯去告诉阿基琉斯帕特洛克勒斯的死讯，以及仍然在进行的激战情况。最后，希腊人成功地把尸体弄到了船上，赫克托尔、埃涅阿斯以及其他特洛伊官兵在后面紧追不舍。

213．阿基琉斯的悔恨

阿基琉斯听到挚友的死讯，简直痛不欲生，以至于安提洛克斯都害怕了好一阵子，怕阿基琉斯会把他杀了。阿基琉斯的呻吟传到了忒提丝的耳朵里。那女仙当时正在大海深处，急忙询问是怎么回事。她发现阿基琉斯陷入了深深的自我谴责之中，说是他害了朋友，让帕特洛克勒斯成了他的怨恨的牺牲品。只有复仇的希望才能给他带来安慰，他要立即赶去找赫克托尔报仇。可是，他母亲提醒说，他现在连铠甲兵刃都没了。不过，忒提丝许诺，只要他愿意等到明天，她将去火神那儿给他弄来一套铠甲兵刃，比他丢失的那套还要好。阿基琉斯同意了。忒提丝立即前往火神宫。她发现火神正在铁砧前忙乎，在给他自己打造三叉戟。他把三叉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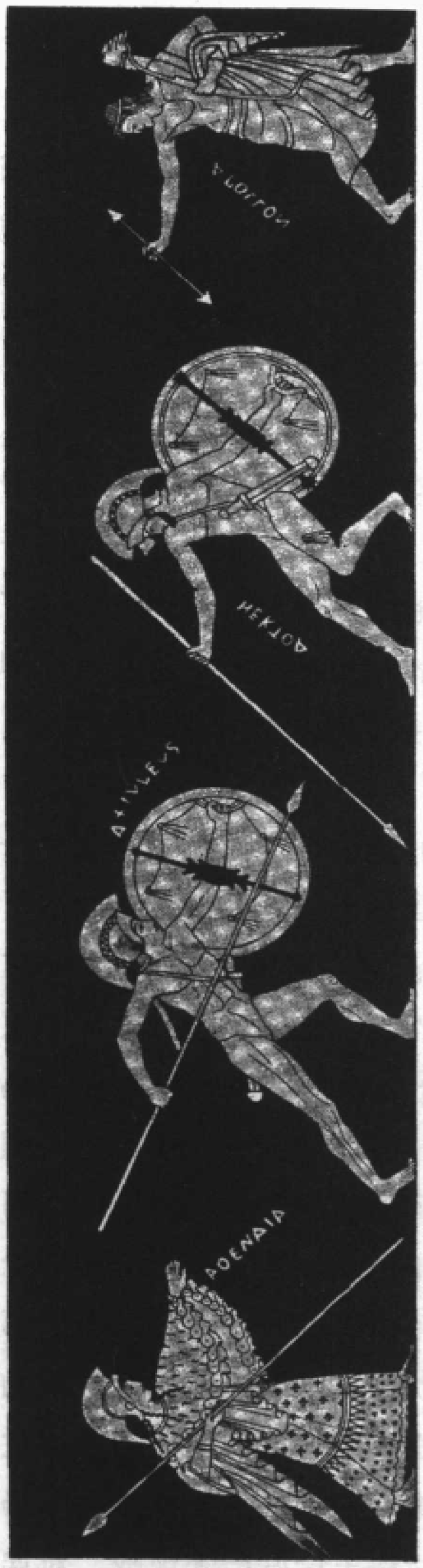
打造得极为精妙，要用时，它们会自动出击；不用时，则会自动退回。一听到忒提丝的请求，火神马上把自己的活计丢在一边，赶紧先为她服务。火神为阿基琉斯制作了一套精美的铠甲兵刃，先是一块盾牌，上面装饰着精致的图案，荷马曾高超地描绘过那副图案。随后，他又打造了一个顶上镏金的头盔，然后是坚不可摧的胸甲和胫甲。所有这一切都正好适合于那位英雄的身形，都具有最高的工艺水平。它们是在一夜之间打造好的。忒提丝拿到手后，就降落到人间，在黎明时分，把盾牌和铠甲放到了阿基琉斯的脚前。

214. 阿伽门农与阿基琉斯的和解

自从帕特洛克勒斯死后，惟一能让阿基琉斯感到一丝快乐的，就是看到这副金光闪闪的铠甲。他穿上这身铠甲，走向大营，召集司令官们开会。当各路头领都到齐了的时候，阿基琉斯向他们发表了讲话。他公开了自己对阿伽门农的不满，痛苦地悲叹近来发生的种种不幸，号召大家立即奔赴前线。阿伽门农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回答，把责任推给了恶作剧女神。于是这两位英雄彻底地和解了。

随后，阿基琉斯就投入了战斗，在密涅瓦的鼓舞下，他满腔怒火，一心渴望为帕特洛克勒斯复仇，因此变得不可抵挡。当他登上战车，发生了一个奇怪的情况，即他的神骏之一突然开口讲话。那是一个预言，警告这位英雄他的末日已经临近。不过，阿基琉斯一点都没感觉到沮丧，他冲入了敌阵。敌方最英勇的战将要么一见他就逃走，要么被他的长矛挑落马下。由于提前受到了太阳神的警告，赫克托尔一直安然无恙。不过，太阳神假扮成特洛伊王子莱卡翁的模样，敦促埃涅阿斯迎战阿基琉斯。埃涅阿斯尽管自觉不是阿基琉斯的对手，但并没有拒绝出战。他竭尽全力把标枪投向阿基琉斯那块火神锻造的盾牌，标枪射穿了盾牌的外面两层，但到第三层就停住了。阿基琉斯的标枪投射得更加成功，完全射穿了埃涅阿斯的盾牌，差点就到了他的肩膀，但没有造成任何伤害。随后，埃涅阿斯抓住一块巨石——两个现代的彪形大汉也很难把他搬起来。正当他要把巨石扔出去的时候，阿基琉斯也挺剑向他冲来——这时海王恰好出来观战，对埃

涅阿斯起了怜悯之心，因为这一过招埃涅阿斯肯定要吃亏。于是，那天神在两人之间布下了一片云，把埃涅阿斯从地上提了起来，举过所有武士和战马的头顶，放到了战场的后方。当云雾散开，阿基琉斯四处寻找对手，但徒然无功，才明白这是天神所为。他把武器转向了别的敌将，可是，没有人胆敢站在他面前。普里阿姆在城头上看见，自己的整个队伍都在往城边奔逃。他下令让城门大开，让那些逃难者进城。等特洛伊人一进来，就把门关上，免得敌军也追进来。可是，阿基琉斯紧追不舍。如果不是太阳神亲自出面，假扮成王子阿格诺尔的模样，先跟那“捷足英雄”碰面，然后转身就跑，把他引向跟特洛伊城相反的方向，那么，城门可能就来不及关上。阿基琉斯错以为那是真的阿格诺尔，他追啊追，直追到离城墙很远的地方，那天神才显露了真身。



阿基琉斯大战赫克托尔

215．赫克托尔之死

但是，当其他人都已经逃进了城的时候，赫克托尔却站在城门外，决定与阿基琉斯决一死战。他父亲从城头上叫他，求他退回城内，不要迎战阿基琉斯。他母亲赫卡柏也求他退回，但一切都是徒劳。“我怎么能，”他自言自语道，“是我下令让这么多人投入今天的战斗，这么多人已经倒下，我怎么能为了一己的性命，逃避跟阿基琉斯的单打独斗？难道我该拱手交出海伦和她所有的珠宝以及我们所有的金银财宝？

不！况且现在已经太迟了。恐怕还没等我把话说完，阿基琉斯就会把我杀了。”他正在如此翻来覆去地想呢，阿基琉斯已经到了他眼前，像战神一样恐怖，铠甲随着他的跑动闪闪发光。赫克托尔一见，就气馁了，拔腿就跑。阿基琉斯在后面迅速赶追。他们一个跑一个追，一直到了城墙附近，他们又绕城墙跑了三圈。每当赫克托尔靠近城墙，阿基琉斯就拦住他，逼迫他在离城墙较远的地方绕圈。不过，太阳神补充了赫克托尔的体力，不让他由于疲劳而倒下。这时，雅典娜假扮成赫克托尔最英勇的兄弟戴弗伯斯的模样，突然出现在赫克托尔的身边。赫克托尔一看见自己的兄弟，就欣喜万分，精神倍增，不仅不再逃跑，反而转身迎战阿基琉斯。他把标枪投向阿基琉斯的盾牌，虽然打中了，但却反弹了回来。他转而想去拿戴弗伯斯手中的标枪，但戴弗伯斯消失了。此时，赫克托尔明白自己已死到临头。他说：“哎！显而易见，我的死期到了！我以为戴弗伯斯真的在我身边，但那是雅典娜在骗我，戴弗伯斯还在特洛伊城里呢。不过，我死也要死得光荣些。”说完，他立即从腰间拔出了长剑，冲向了阿基琉斯。阿基琉斯安全地躲在盾牌后面，等着赫克托尔靠近前来。当赫克托尔进入他的长矛的攻击范围内时，他注意到了赫克托尔的一个破绽，即铠甲没有掩盖住脖子；于是阿基琉斯用长矛瞄准赫克托尔的脖子。赫克托尔倒地，受了致命的伤。他微弱地说：“让我留个全尸吧！让我父母来赎取我的尸体，让我能受到全体特洛伊儿子的隆重葬礼。”阿基琉斯回答说：“恶狗，你说赎取就赎取吗？你休想从我这儿得到同情。你曾给我带来多么可怕的悲伤。哼！你给我记着，如果群狗来咬你吃你，我绝对撒手不管。哪怕给我二十份赎金，哪怕给我跟你的体重一样重的黄金，我也会断然拒绝。”

216. 阿基琉斯拖着赫克托尔的尸体示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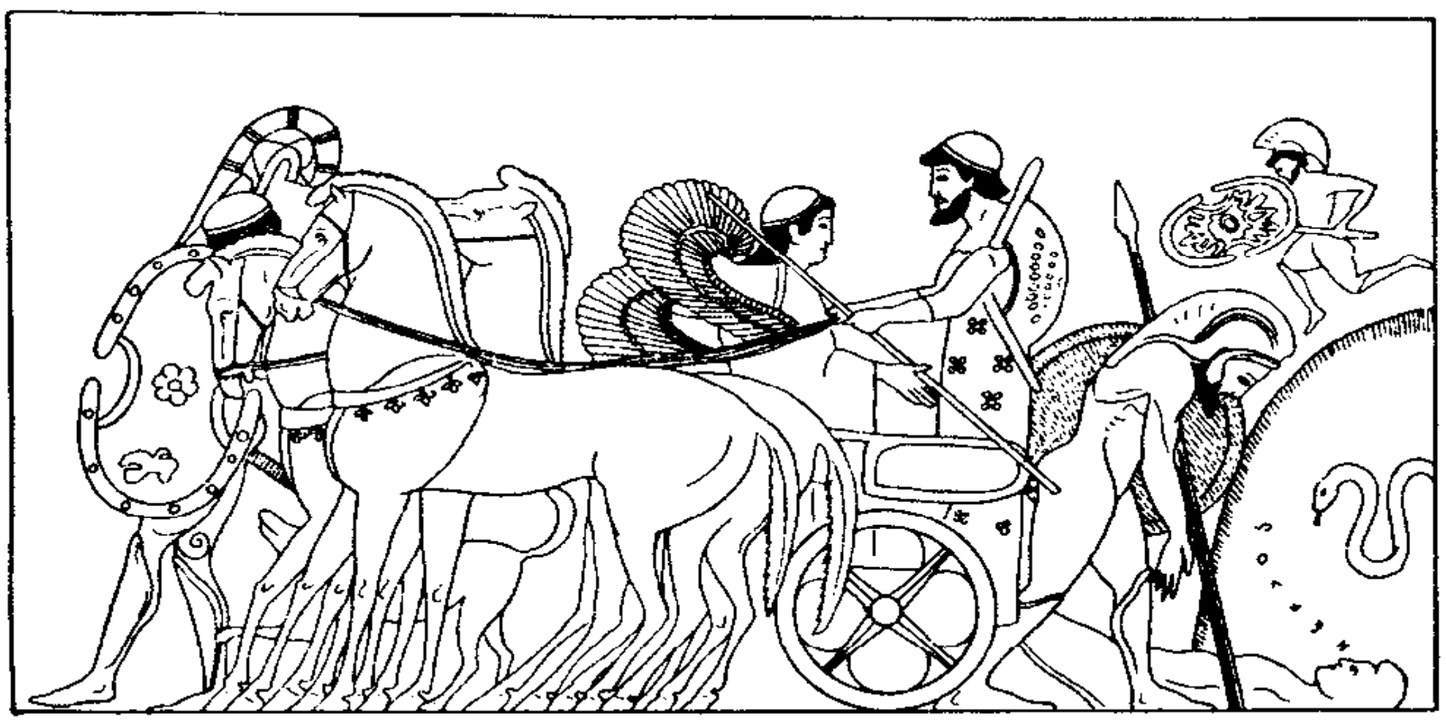
阿基琉斯说罢，把赫克托尔的盔甲从他的尸体上剥了下来，然后用绳子捆紧他的双脚，又把他倒挂在车后，让他的尸体在地面上拖行。随后，阿基琉斯登上战车，猛抽战马，就这样拖着赫克托尔的尸体，在特洛伊的城门前来回驰骋。普里阿姆和赫卡柏把此情此景看在眼里，心里的痛真叫无以言表。那年迈的国王要冲出去，人们差点没把他拉住。他自个儿倒在



亚马逊女战士

尘土里，一个一个地喊着拉他的人的名字，央求他们让他出去。赫卡柏的悲伤也一样剧烈，大伙哭着站在他们身边。悲悼声传到了赫克托尔的妻子安德罗玛赫的耳朵里，她当时正坐在侍女们之间干活。她预感到厄运降临，马上跑到了城墙边。一看到那个恐怖的景象，她真希望自己能冲到城下去。但她立时就晕倒了在了女仆们的怀抱里。苏醒过来后，她一个劲地哀叹自己的苦命，心里想像着她的祖国被摧毁了，她自己成了俘虏，她的儿子即年幼的阿斯特亚纳克斯为了有一口饭吃，投靠了慈善的异乡人。

阿基琉斯和希腊人为帕特洛克勒斯复仇后，忙着为他们的这位朋友举行葬礼。柴堆竖了起来，帕特洛克勒斯的尸体在严肃的气氛中燃烧着。葬礼结束后，他们举行比赛，较量体力和技巧，如车赛、摔跤、拳击和箭术。后来，军官们在丧宴现场坐了一会儿，都回去休息了。不过，阿基琉



阿基琉斯在帕特洛克勒斯的坟墓边看着赫克托尔的尸体

斯既没参加丧宴，也没有回去睡觉。他睡不着，一直在回忆失去的朋友——回忆他们曾并肩劳作、战斗、渡过难关和危险。天还没亮，他就离开帐篷，把快马拴到战车上，又把赫克托尔的尸体系在车后边。他拉着赫克托尔的尸体，绕着帕特洛克勒斯的坟墓拖了两圈，最后让它伸开四肢躺在尘土里。不过，太阳神不允许那尸体因为受此虐待而被野兽撕裂或肢解，他保护它，不让它受到任何污染。

当阿基琉斯还沉浸在对赫克托尔的怒火中时，天帝对赫克托尔动了恻隐之心。他把海仙忒提丝召来，命令她去说服阿基琉斯把赫克托尔的尸体



普里阿摩拜访阿基琉斯

归还给特洛伊人。天帝还派遣彩虹女神去鼓励普里阿姆，让普里阿姆到阿基琉斯那儿去求回自己儿子的尸体。彩虹女神传达了天帝的口信，阿基琉斯打算听从。他打开宝库，拿出一些华丽的衣服，还有十个金币、两张精致的三脚桌，外加一个做工无与伦比的金杯。随后，他把儿子们叫来，命令他们拉来一口棺材，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装进去，作为给阿基琉斯的赎金。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老国王就带着一个跟他自己一样年迈的侍卫（一个叫伊达乌斯的传令官）出了城门。就在城门口，他跟王后赫卡柏和所有其他朋友分别，大家都认为他此去凶多吉少，把道别弄得像悼念似的。

217. 在阿基琉斯营帐中的普里阿姆

不过，天帝看着那老弱的国王，起了怜悯之心，他派遣信使神去引导并保护普里阿姆。信使神假扮成一个年轻的武士，来到两个老人面前。他们一见他，吓得不知道该拔腿就跑还是该听天由命。正在犹豫不决间，那天神走近前去，握住了普里阿姆的手，表示愿意引导他们前往阿基琉斯的营帐。普里阿姆欣然接受了他的服务。于是，信使神登上了他们的车辇，亲自掌控着缰绳，把他们送到了阿基琉斯的营帐。信使神先使门口的卫兵沉沉入睡，然后把普里阿姆引入营帐，阿基琉斯正跟两名伙伴一起，坐在里面。那老王跌跌撞撞地走到阿基琉斯跟前，亲吻那双可怕的大手，正是这双手毁掉了他的多个儿子。“阿基琉斯啊，”普里阿姆说，“想想你自己的父亲吧，像我这样活到了这把年纪，还要在阴郁的生命尽头颤抖着挣扎。

此时此刻，也许只有邻邦的首脑给他施加压力，身边却没有人在他忧伤时伸出援助的手。当然，他知道你还活着，所以毫无疑问，他依然很快活，希望有一天他会再次看见你的脸。可是我呢，没有安慰，没有快乐。因为我的最最英勇的儿子们，昨天还像花儿一样，今天却全都萎落了。我那大儿子，比其他几个更有力，但他在为祖国而战时，被你杀了。我今天来，是想要回他的尸体，我带来了价值连城的赎金。阿基琉斯啊！请敬重神明！请想想你的父亲！看在他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吧！”这番话把阿基琉斯感动得哭了，他想起了远在家乡的老父和失去的朋友。看着须发皆白的普里阿姆，阿基琉斯动了恻隐之心。他把老王从地上扶起来，说：“普里阿姆啊，我知道，你到我这儿来，是由天神引导的。因为如果没有神明的帮助，任何凡人——哪怕是年轻气盛的——都不敢做这样的努力。我答应你的要求，因为这显然是天帝的意愿。”说罢，阿基琉斯站起身来，跟他的两个伙伴一起，从那口棺材里拿出赎物，留下两件斗篷和一件袍子，用来覆盖赫克托尔的尸体。他们先把袍子盖在棺材上，又把斗篷铺在上面，以确保尸体在运回特洛伊城的路途中不会露出来。阿基琉斯把老王打发走以后，第一次发誓，为了表示支持特洛伊人安葬赫克托尔，要停战十二天。

当棺材快要运抵特洛伊城时，人们就从城头瞥见了，他们纷纷涌出来，想再次看看他们的英雄的脸。走在最前面的是赫克托尔的母亲和妻子，她们看见尸体，再度悲伤难抑。人们和她们一起哭泣，直到太阳落山，他们也没有停止或减弱痛哭。

翌日，人们开始为葬礼做准备。整整九天，人们运来木头，筑起了火葬堆。到了第十天，人们把尸体抬放在火葬堆的顶上，点燃了火把。这时，特洛伊人倾巢而出，把火葬堆围了个水泄不通。等尸体完全焚毁后，他们用酒浇灭了余火，然后取出骨头，放在一个金瓮里，又把金瓮埋在了地下，上面放了一堆石头。

Such honors Ilium to her hero paid,

And peaceful slept the mighty Hector's shade.[1]

---

[1] 伊利亚特。

第二十三章

特洛伊的沦陷

218. 特洛伊的沦陷

《伊利亚特》的故事讲到赫克托尔之死就结束了，而从《奥德赛》和后来的诗歌中，我们了解到了其他英雄的命运。赫克托尔死后，特洛伊马上就陷落了，但由于有新的盟友的帮助，城邦内依然有抵抗运动。其中一个盟友叫梅农，他是埃塞俄比亚的王子，我们前面已经讲述过了他的故事；另一个盟友叫彭塞西丽娅（Penthesilea），她是亚马逊国的女王，带来了一队女武士。所有文献都证明这些女武士英勇无比，尤其可怕的是她们的战叫声。彭塞西丽娅杀死了许多最勇猛的希腊人，最后被阿基琉斯所杀。可是，当阿基琉斯俯身看那被他打倒的敌人时，发现她是那样美丽、年轻、勇武，他感到极为后悔。塞西提斯是一个惟恐天下不乱的滋事分子，他因嘲笑阿基琉斯的悔恨而被阿基琉斯给杀了。

219. 阿基琉斯之死

阿基琉斯自己也没有享受长寿。有一回，他偶遇普里阿姆的女儿泼丽克珊娜——这事可能发生在休战期间，即阿基琉斯允许特洛伊人为赫克托尔举行葬礼的时候——就被她的魅力俘虏了。据说（不是荷马说的），为了能跟她结婚，阿基琉斯甚至允诺让希腊人跟特洛伊人达成和平。正当他在太阳神的神庙里，就婚事与特洛伊人进行协商时，帕里斯对他放射了一支毒箭。在太阳神的引导下，那箭射中了阿基琉斯的脚踝，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因为脚踝是他身上惟一一处破绽：当年在他还是个婴孩的时候，他母亲忒提丝曾把他整个儿放进冥河蘸了一下，使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刀枪不入——只除了她的手握住的地方：脚踝。



阿基琉斯和亚马逊国的女王彭塞西丽娅

220. 争夺阿基琉斯的铠甲

阿基琉斯被残忍地杀害之后，阿贾克斯和尤利西斯抢回了他的尸体。忒提丝指示希腊人，要把她儿子的铠甲给予那个最有资格接受的人。只有阿贾克斯和尤利西斯有这等资格。其他将领中的一批人被选来决定这一奖品。根据密涅瓦的意愿，奖品给了尤利西斯，以表示智慧比勇武更重要。阿贾克斯非常愤怒，冲出营帐，去报复阿特里达和尤利西斯。可是，密涅瓦剥夺了他的理性，使他转而去捕杀阿尔戈斯人的牛羊，他要么把它们屠杀，要么抓到自己的营帐中，把这些牛羊当成冒犯他的敌手。后来，那残酷的女神帮他恢复了理智。他把剑插在地上，准备结果自己的生命：

“Come and look on me

O Death, O Death, —and yet in yonder world
I shall dwell with thee, speak enough with thee;
And thee I call, thou light of golden day,
Thou Sun, who drivest on thy glorious car,
Thee, for this last time, —never more again!
O Light, O sacred land that was my home;
O Salamis, where stands my father's hearth,
Thou glorious Athens, with thy kindred race;
Ye streams and rivers here, and Troja's plains,
To you that fed my life I bid farewell;
This last, last word does Ajax speak to you;
All else, I speak in Hades to the dead." [1]

参考译文：

来吧，看着我，／死神啊，死神——可是在那个世界里，我将要跟你住在一起，跟你说话；／太阳啊，你这黄金日子里的光明，／你驾驶着你那光芒四射的车辇，／我这是最后一次呼唤你啊——以后／再也不会！光明啊，我神圣的家园啊，／萨拉米斯啊，你那儿有我父亲的炉膛，／光荣的雅典啊，我跟你血脉相连，／你曾养育了我的生命，而今我要／向你告别，告别你的河流和平原；／我阿贾克斯要最后向你说句话，／以后，我只能在地狱里跟死人说了。

随后，他倒在自己的剑上，就这样死了。尤利西斯显得宽宏大量，他是这样向那统治冥府的天神传达这个消息的：

The best and bravest of the Argive host,
Of all that came to Troïa, saving one,
Achilles'self.

---

[1] 索福克勒斯：《阿贾克斯》。

在阿贾克斯的鲜血流入土地之处，长出了一支风信子，叶子上有他的名字的头两个字母："Aj"，那是希腊人在哀叹时发出来的声音。

人们发现，如果没有赫拉克勒斯的箭的帮助，特洛伊不可能被攻陷。这些箭在菲洛克泰提斯（Philoctetes）的手里，此人是赫拉克勒斯最后岁月里的朋友，赫拉克勒斯葬礼的火焰就是他点燃的。他一开始也参加了攻打特洛伊的希腊远征军，但意外地被这些毒箭中的一支伤着了脚。从伤口里冒出来的气味毒性很强，所以伙伴们把他送到利姆诺斯岛（Lemnos），把他留在了那里。联军首领派遣狄奥墨得斯和尤利西斯——也有人说是尤利西斯和尼奥普托勒默斯（Neoptolemus）——前去规劝菲洛克泰提斯重返部队。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菲洛克泰提斯的脚伤已由马恰翁给他治好。帕里斯成了他那致命的毒箭的第一个牺牲品。



仙女奥娜妮警告帕里斯

221．帕里斯和奥娜妮

在沮丧之际，帕里斯想起一个人；在得意时，他把这人给忘了，她

就是仙女奥娜妮（Oenone）。帕里斯年轻时曾娶她为妻，后来为了那美得要命的海伦，把她给蹬了。奥娜妮牢记着自己所曾受过的苦难，拒绝帮他疗伤。没办法，帕里斯回到特洛伊，就一命呜呼了。奥娜妮很快就后悔了，带上草药赶去追他，但她赶到时，已经太晚了。她悲痛不已，悬梁自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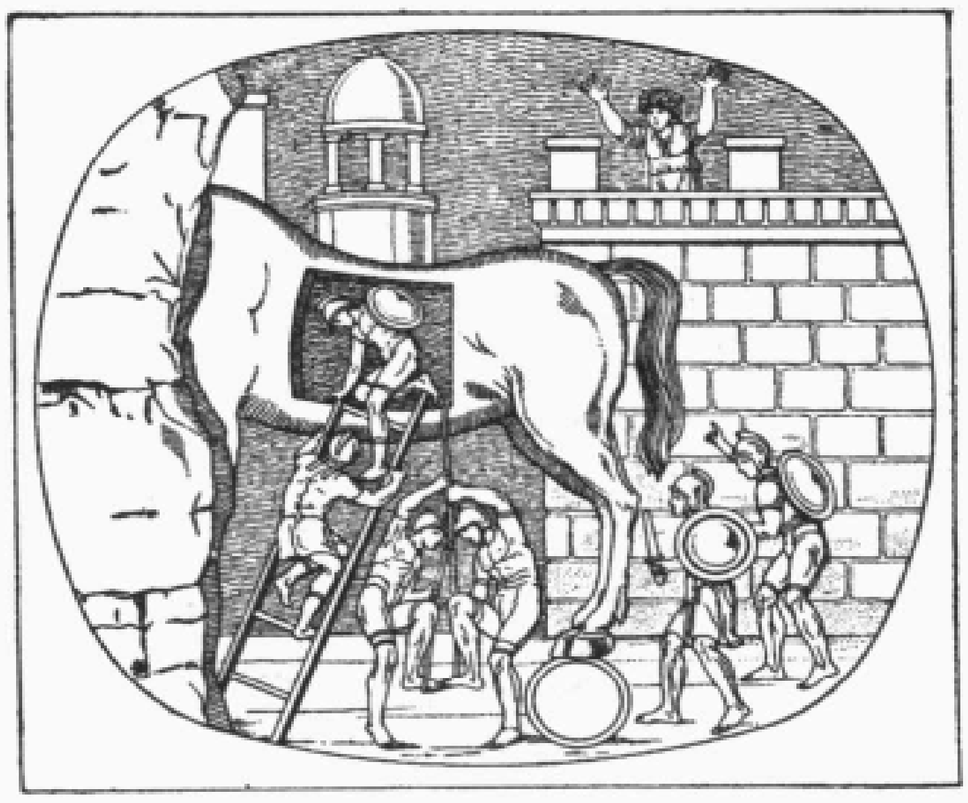
222．帕拉丢姆

在特洛伊城里，有一座显赫的密涅瓦雕像，叫做帕拉丢姆（Palladium）。据说，这雕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人还认为，特洛伊城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被攻陷，就是因为城中有这座雕像。尤利西斯和狄奥墨得斯化装成特洛伊人混进了城里，成功地把雕像弄到了手，并拿到了希腊联军的大本营中。

223．木马计

可是，特洛伊城依然没有拿下。希腊人开始对武力取胜不抱希望，转而采纳尤利西斯的建议，求助于智取。他们先是假装准备放弃围城，许多军舰撤离了港湾，藏在了邻近的一个岛屿的后面。然后，他们建造了一匹硕大的木马，说是献给密涅瓦，表示和解的，但事实上，里面装满了全副武装的武士。其他希腊士兵则纷纷上船，驶离港湾，就好像他们再也不会回过来了似的。特洛伊人看见希腊联军连营帐都拔了，舰队也开走了，就认定联军的确放弃了围城。于是，城门大开，全城人都涌了出来，为能重获那被长久禁锢的自由欣喜若狂。他们悠闲地走过联军曾经扎营的地方。大木马引起了他们的大好奇。有人提议把它作为战利品，弄到城里去，其他人则感到害怕。正当他们踌躇之际，海王的祭司拉奥孔大声说："公民们啊，这个想法太疯狂了。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足够多的关于希腊人狡诈的故事？你们可得要防备啊。至于我个人，哪怕在希腊人送来礼物的时候，我都害怕他们。"说罢，他把标枪投向木马。标枪射中了，只听见一声空洞的反响，犹如呻吟。到了这时，人们很可能就要接受他的劝告，毁掉那木马，连同它肚子里的希腊人。可就在那时，来了一群人，他们拖着

一个人，那人像是俘虏而且是希腊人。当那俘虏被带到众位首领面前时，被眼前的恐怖场景给吓傻了。他告诉他们他是个希腊人，名叫西农。由于被尤利西斯阴谋陷害，在同胞们撤退时，他被抛在了后面。说到木马，他告诉特洛伊人，那木马是献给密涅瓦的，之所以要做这么大，最直接的原因是防止它被拉到特洛伊城里去。因为预言家卡尔查斯曾告诉希腊人，如果特洛伊人占有了这木马，他们就肯定要战胜希腊人。



木　马

224．拉奥孔和巨蟒

这番话使人们的想法完全翻了个个儿，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才能最妥善地保护那怪物似的木马，因为那些跟它有关的预言听着是多么顺耳。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它使特洛伊人再也不怀疑那木马和预言。两条巨蟒由海上游来。它们一上陆地，人们就四散逃跑，而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却还站在那儿。蟒蛇直直地向他们扑去，先攻击那两个孩子，缠绕住他们的身体，同时朝他们的脸上吐出致命的毒气。那父亲竭力想营救他们，但紧接着自己也被缠住了。

. . . Vain
The struggle; vain, against the coiling strain
And gripe, and deepening of the dragon's grasp,
The old man's clinch; the long envenomed chain
Rivets the living livks, —the enormous asp
Enforces pang on pang, and stifles gasp on gasp.



祭司拉奥孔被巨蟒缠身

参考译文：

……徒然的／挣扎；蟒蛇把这老人卷得越来越紧，／他徒劳地攫住蟒蛇，跟蟒蛇扭打着；／那充满毒液的长链把个活人死死／捆住——随着那巨蟒加力，老人／感到一阵阵剧痛，渐渐地被窒息了。[1]

拉奥孔挣扎着，想把蟒蛇扯开，但它们化解了他全部的努力，把他和他的孩子们越缠越紧，最后把他们扼死了。特洛伊人认为，这一事件表明了众神对拉奥孔的不满，因为他表现出了对木马的不敬。他们不再犹豫，立即认定木马是神物，并准备认认真真地把它牵进城去。他们一边拉着木马，一边唱着歌，还发出胜利的呼叫。这一天就在这样欢庆的气氛中过去了。到了晚上，“叛徒”西农把那些藏在木马肚子里的武士放了出来，他们打开城门，伙伴们一拥而入——他们早就在夜色的掩护下回到了城外。于是，整个城市火光冲天。人们还沉浸在欢庆和睡梦中就被砍死了，特洛伊城遂彻底陷落。

225．普里阿姆之死

普里阿姆活着看到了自己王国的覆灭。最后，在希腊人占领特洛伊城的那个夜晚，他也被乱军所杀。那天晚上，他也全副武装，打算混在士兵之中，但赫卡柏说服他要他带着自己和女儿们一起到天帝的祭坛上去恳求庇护。一行人正在祭坛上祈求，小王子泼莱提斯（Polites）被阿基琉斯的儿子皮拉斯追到了那儿。他满身是血，冲到父亲的脚下，就断了气。普里阿姆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用他那老弱无力的手把标枪掷向皮拉斯，但旋即被对方杀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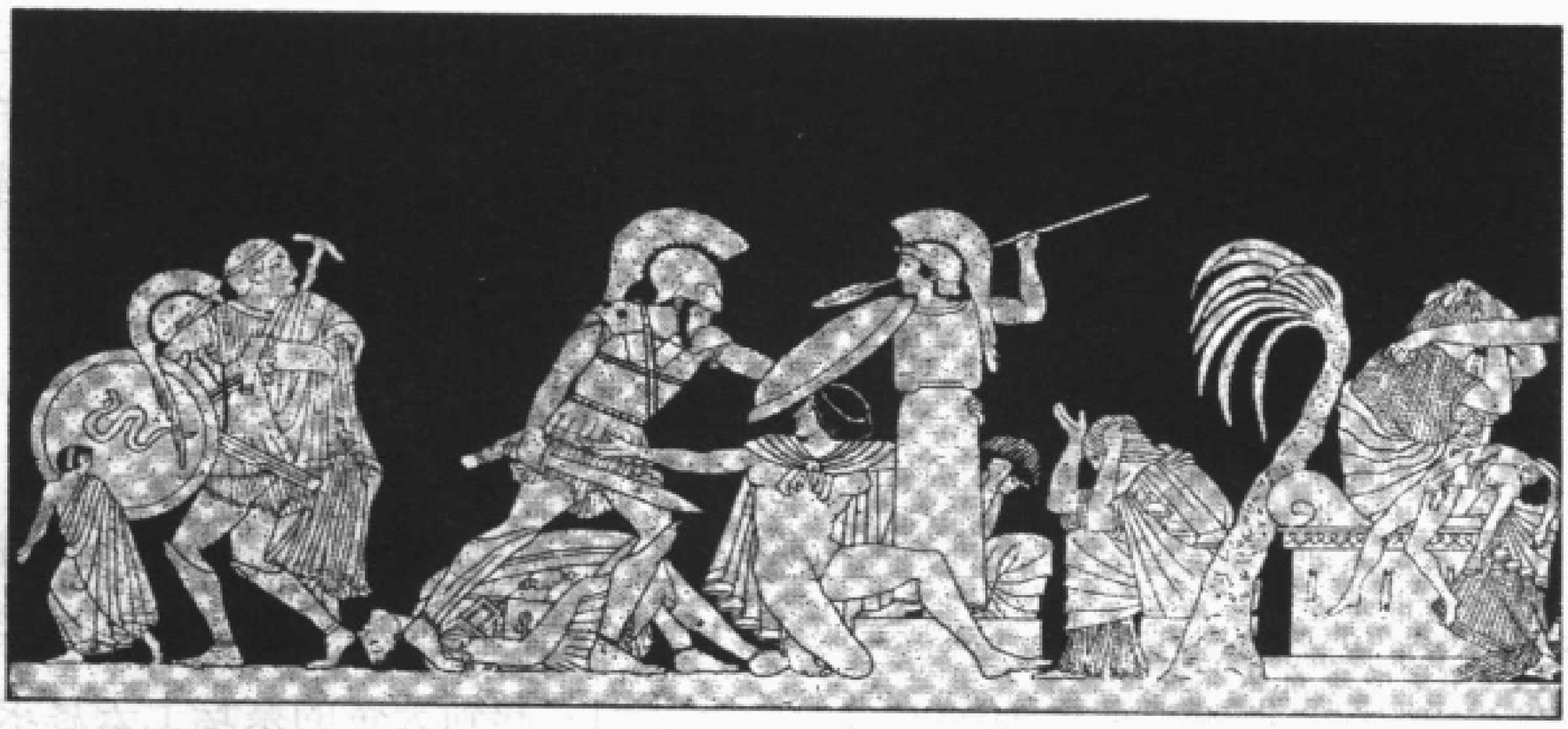
226．幸存者

王后赫卡柏和公主卡桑德拉（Cassandra）被俘虏并带到了希腊联军的营地。太阳神一向喜爱卡桑德拉，还曾赠与她预言的才能。可是后来，由

---

[1] 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于卡桑德拉冒犯了他，他遂使卡桑德拉的预言永远不为人所相信，从而使卡桑德拉的预言能力作废了。另一位公主泼丽克珊娜，就是阿基琉斯生前挚爱的那位，由于阿基琉斯死后还追着要她，于是被希腊人杀害在了阿基琉斯的坟头，献祭给了阿基琉斯的阴魂。关于赫克托尔妻子“白臂”安德罗玛赫的命运，我们前面已经有所交代。她被尼奥普托勒默斯带走，被迫成了他的妻子，但他对安德罗玛赫只保持了短时间的忠诚。她被尼奥普托勒默斯抛弃后，嫁给了赫克托尔的兄弟赫勒努斯（Helenus），再后来她回到了小亚细亚。



特洛伊被洗劫,左半图

227. 海伦，迈涅劳斯和阿伽门农

特洛伊陷落后，迈涅劳斯夺回了自己的妻子海伦。虽然海伦曾经屈服于雅典娜的威力，为了另一个男人而遗弃自己的丈夫，但她似乎并非已经不爱丈夫。帕里斯死后，她偷偷地帮助过希腊人，尤其是在尤利西斯和狄奥墨得斯化装进城去偷取雅典娜雕像的时候。当时，她一见尤利西斯就认出来了，但她不仅保守住了秘密，而且还帮助他们盗取了那个雕像。因此，她和迈涅劳斯达成了和解。他俩属于第一批离开特洛伊海岸返回故国的希腊人。可是，由于他们引起了众神的不悦，在地中海中，被风暴从一个海岸吹到另一个海岸。他们到过塞浦路斯、腓尼基和埃及。在埃及，他

们受到了友好的招待，并收到了丰富的礼物；埃及人送给海伦的是一个金色纺锤和一只带轮子的篮子。

. . . Many yet adhere
To the ancient distaff at the bosom fixed,
lasting the whirling spindle as the walk.
. . . This was of old, in no inglorious days,
The mode of spinning, when the Egyptian prince
A golden distaff gave that beauteous nymph,
Too beauteous Helen; no uncourtly gift.[1]



特洛伊被洗劫,右半图

参考译文：

……许多人还坚持／在使用那固定在胸前的老式卷线杆。／他们边走边抛撒那快速旋转的纺锤。／……在那些不无光荣的日子里，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纺线。一开始，／是埃及的王子把一个金色的卷线杆／馈赠给了那个美丽的仙女，海伦／太美了，这礼物也极为贵重。

[1] 戴厄：《金羊毛》。

弥尔顿也引述过一份埃及王后送给海伦的礼物的清单，这批礼物叫做“内彭特”。

> Not that Nepenthes which the wife of Thone
> In Egypt gave to Jove-born Helena,
> Is of such power to stir up joy as this,
> To life so friendly or so cool to thirst.[1]

参考译文：

埃及人仝恩的妻子送给天后的亲身／女儿一批礼物，那批礼物可不如／这纺锤能激起如此的喜悦，也没有／如此对生活的善待和解渴的爽劲。

最后，海伦和迈涅劳斯安全抵达斯巴达，重新获取了王族的尊严，过起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当尤利西斯的儿子到斯巴达寻找父亲时，正好看见他们在庆祝女儿与阿基琉斯的儿子的婚礼。

阿伽门农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不在家的时候，他妻子克里泰姆内斯特拉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当克里泰姆内斯特拉预计丈夫快要回来时，跟她的情夫埃癸斯托斯（Aegisthus）设计陷害他。卡桑德拉警告过阿伽门农，但跟平常一样，没人相信她的预言。克里泰姆内斯特拉假称要举行盛宴，庆祝阿伽门农的凯旋。在宴会开始前夕，趁阿伽门农洗澡的时候，那对奸夫淫妇谋害了他。

228. 艾蕾克特拉和奥瑞斯特斯

那对奸夫淫妇还想把阿伽门农的儿子也杀了，尽管那小伙子现在还不够大，还不可怕，但如果忍心让他长大起来，就可能有危险。艾蕾克特拉是奥瑞斯特斯（Orestes）的姐姐，她秘密地把弟弟送到叔叔即佛西斯国王斯特罗菲斯（Strophius）那儿，从而救了他的命。在斯特罗菲斯的王宫里，

---

[1] 弥尔顿：《宴会神》。

奥瑞斯特斯与王子皮拉狄斯（Pylades）一起长大。两人建立起了众所周知的友谊。艾蕾克特拉经常派信使去提醒弟弟，要承担为父亲报仇的职责。奥瑞斯特斯成年后，去征询德尔菲神庙的神谕，也下定了复仇的决心。于是，他假扮成阿尔戈斯人，假装是斯特罗菲斯国王派来的使臣，是来向克里泰姆内斯特拉通知奥瑞斯特斯的死讯的。他带了一个骨灰瓮，声称里面放的就是奥瑞斯特斯的骨灰。根据远古的习俗，他去拜谒了父亲的墓地，进行了献祭仪式。在去往故国的路上，他巧遇姐姐艾蕾克特拉。他误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同时在复仇的时刻真正到来之前，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真相，于是他交出了那个假骨灰瓮。他姐姐一见，以为奥瑞斯特斯真的死了，一把夺过去，抱着它，号啕痛哭，哭声中充满了温情和绝望。不过，旋即他俩就姐弟相认。随后，那王子在姐姐的帮助下，杀死了克里泰姆内丝特和埃癸斯托斯。



奥瑞斯特斯与艾蕾克特拉在父亲阿伽门农的坟墓边

229．奥瑞斯特斯被复仇三女神追杀



奥瑞斯特斯被复仇三女神追杀

奥瑞斯特斯就这样把亲生母亲给杀了。尽管被杀者本身也有罪，尽管这一复仇举动是奉神明的命令做出的，似乎因此而能减轻罪孽，但古人和我们一样，心里还是厌恨这样的弑亲行为。复仇三女神撵着奥瑞斯特斯，把他从一地赶到另一地。不管他流浪到那儿，皮拉狄斯

一直陪伴着他、看护着他。最后，他们决定再去征询神谕。那神谕答复说，奥瑞斯特斯应该到锡西厄的塔乌里（Tauri）神庙去拿取一座月亮女神的雕像。于是，两位挚友赶往塔乌里半岛（Tauric Chersonese）。由于那儿的土人习惯于把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异乡人都献祭给月亮女神，两人也被抓住，进而被作为贡品，捆绑着，押解到了神庙里。不过，塔乌里神庙的女祭司恰好是伊菲戈涅，她也是奥瑞斯特斯的姐姐。她是在快要被献祭的关头，被月亮女神救到那里去的。当她从这两个俘虏那儿知道了他们的身份时，她把自己的身世也告诉了他们。于是三人带着那尊月亮女神的雕像，连夜逃跑，回到了迈锡尼。



奥瑞斯特斯与皮拉狄斯在塔乌里国王面前

230．奥瑞斯特斯的净化

不过，奥瑞斯特斯还是没有逃脱复仇三女神的追捕。最后，他到雅典寻求雅典娜的庇护。那女神给他提供了帮助，还委任雅典的最高法院（Areopagus）来决断他的命运。复仇三女神先陈述她们的控告，然后奥瑞斯特斯为自己辩护说，他是受了德尔菲神谕的命令而进行报复行动的。当法院投票表决时，两边的票数正好相等。于是雅典娜下令，赦免了奥瑞斯特斯。随后，人们用大量的猪血洒在他身上，为他洗脱了罪名。

第二十四章 尤利西斯的漫游

安德鲁·朗恩的《尤利西斯的漫游》：

As one that for a weary space has lain
Lulled by the song of Circe and her wine
In gardens near the pale of Proserpine,
Where that Ææan isle forgets the main,
And only the low lutes of love complain,
And only shadows of wan lovers pine,—
As such an one were glad to know the brine
Salt on his lips, and the large air again,
So, gladly, from the songs of modern speech
Men turn and see the stars, and feel the free
Shrill wind beyond the close of heavy flowers;
And through the music of the languid hours,



尤利西斯

They hear like ocean on a western beach
The surge and thunder of the Odyssey.

231．从特洛伊到淮阿喀亚

荷马史诗《奥德赛》讲述的是尤利西斯（Ulysses）的漫游，即他由特洛伊回到故国伊萨卡的故事。

船队离开特洛伊后，首先登陆的是西科尼亚人（Ciconians）所在的城市伊斯马鲁斯（Ismarus），在与当地人的一场小冲突中，尤利西斯的每艘船上都损失了六名武士。

232．吃忘忧果的人

随后，船队又被一场风暴驱赶了整整九天，直到他们到达吃忘忧果的人所在的国度。船队在那儿补充完淡水后，尤利西斯派遣三个手下前去探明当地土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些探子回来时，汇报说吃忘忧果的土人对他们很友好，还送给了他们一些食物，那就是忘忧果。这食物的效果立竿见影，人吃了浑然忘记家国，只想留在那里。尤利西斯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们拉走，他甚至不得不把他们绑在船的横座板上。

丁尼孙在《吃忘忧果的人》一诗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一种如梦的、慵懒的感觉，据说那就是忘忧果所产生的效果。

. . . How sweet it were, hearing the downward stream,
With half-shut eyes ever to seem

Falling asleep in a half-dream!

To dream and dream, like yonder amber light

Which will not leave the myrrh-bush on the beight;

To hear each other's whisper'd speech;

Eating the Lotos, day by day,

To watch the crisping ripples on the beach,

And tender curving lines of creamy spray;

To lend our hearts and spirits wholly

To the influence of mild-minded melancholy;

To muse and brood and live again in memory,

With those old faces of our infancy

Heap'd over with a mound of grass,

Two handfuls of white dust, shut in an urn of brass!

Dear is the memory of our wedded lives.

And dear the last embraces of our wives

And their warm tears: but all hath suffer'd change;

For surely now our household hearths are cold:

Our sons inherit us:our looks are strange:

And we should come like ghosts to trouble joy.

. . . But, propt on beds of amaranth and moly,

How sweet (while warm airs lull us, blowing lowly)

With half-dropt eyelid still,

Beneath a heaven dark and holy,

To watch the long bright river drawing slowly

His waters from the purple hill—

To hear the dewy echoes calling

From cave to cave thro' the thick-twined vine—

To watch the emerald-color'd water falling

Thro' many a wov'n acanthus-wreath divine!
Only to hear and see the far-off sparkling brine,
Only to hear were sweet, stretch'd out beneath the p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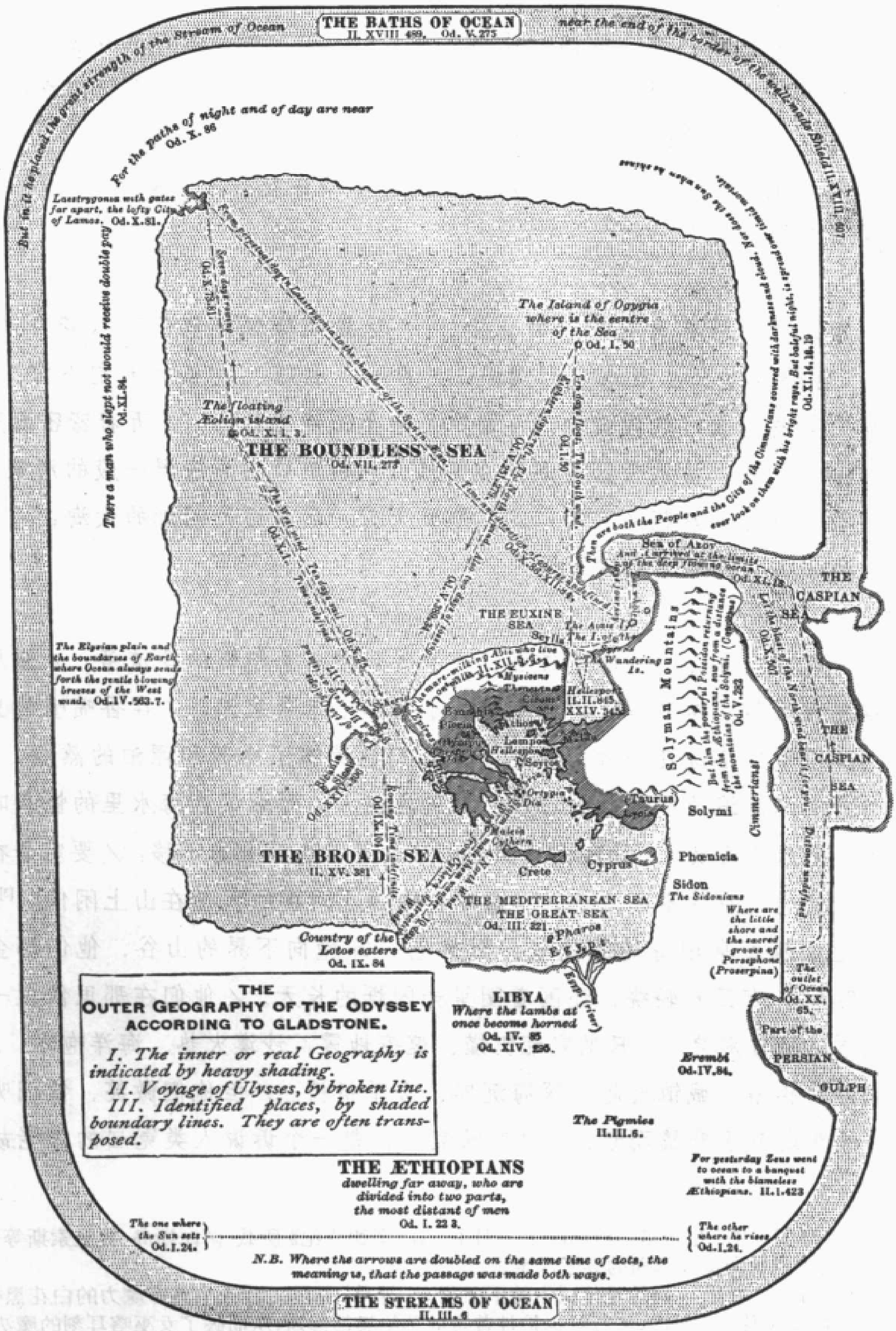
The Lotos blooms below the barren peak:
The Lotos blows by every winding creek:
All day the wind breathes low with mellower tone:
Thro' every hollow cave and alley lone
Round and round the spicy downs the yellow Lotos-dust is blown.
We have had enough of action, and of motion we,
Roll'd to starboard, roll'd to larboard, when the surge was seething free,
Where the wallowing monster spouted his foam-fountains in the sea.
Let us swear an oath, and keep it with an equal mind,
In the hollow Lotos-land to live and lie reclined
On the hills like Gods together, careless of mankind. . . .

参考译文：

能听着流去的河水有多甜美。/半合着双眼，恍惚将入睡，/睡在朦朦胧胧的梦境内！/将流连梦中，像那边琥珀色夕照/不愿意离开山上的那一丛没药；/将听着彼此的细语轻言；/一天又一天地吃着莲子，凝望着漫上沙滩的涟波漪澜/和一带弯弯的浪沫有如凝脂；/我们的整个心灵全将奉献于/总淡淡萦绕心头的愁思一缕；/沉思默想地再生活在回忆中，/而我们童年时代相熟的面容/如今只是铜瓮里的一捧白灰——/上面压了个青草萋萋的土堆！

我们往日那婚后生活多亲切，/妻子的临别拥抱和温暖泪滴/多亲切，但是这一切有了变更。/因为，我们家庭之炉准已冷却，[1]/儿子接替了面目已非的我们，/我们鬼魂般归去会扫人家兴。/要不，就是些放

[1] 对于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炉灶是家庭生活和家庭之爱的象征。因此，“家庭之炉已冷却”表示（我们）回去了也得不到由衷的欢迎，得不到温暖和安宁。


THE BATHS OF OCEAN
Il. XVIII 489, Od. V. 275
near the end of the border of the wide-wayed Shield Il. XVIII. 607
but in it he placed the great strength of the Stream of Ocean
For the paths of night and of day are near
Od. X. 86
Laestrygonea with gates far apart, the lofty City of Lamos. Od. X. 81.
There a man who slept not would receive double pay
Od. XI. 84.
The Island of Oggygia where is the centre of the Sea
Od. I. 50
The floating Eolian island
Od. X. 1. 2.
THE BOUNDLESS SEA
Od. VII. 272
The Elysian plain and the boundaries of Earth where Ocean always sends forth the gentle blowing breezes of the West wind. Od. IV. 563-7.
THE EUXINE SEA
THE BROAD SEA
Il. XV. 381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E GREAT SEA
Od. III. 321.
Country of the Lotos eaters
Od. IX. 84
Sea of Azov
THE CASPIAN SEA
Solymi
Phœnicia
Sidon
The Sidonians
Where are the little share and the sacred grove of Persephone (Proserpina)
The outlet of Ocean Od. XX. 65.
Part of the PERSIAN GULPH
LIBYA
Where the lambs at once become horned
Od. IV. 85
Od. XIV. 256.
Erembi
Od. IV. 84.
The Pygmies
Il. III. 6.
THE ÆTHIOPIANS
dwelling far away, who a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most distant of men
Od. I. 22 3.
The one where the Sun sets Od. I. 24.
The other where he rises Od. I. 24.
N.B. Where the arrows are doubled on the same line of dots, the meaning is, that the passage was made both ways.
THE STREAMS OF OCEAN
Il. III. 6
THE OUTER GEOGRAPHY OF THE ODYSSEY ACCORDING TO GLADSTONE.
I. The inner or real Geography is indicated by heavy shading.
II. Voyage of Ulysses, by broken line.
III. Identified places, by shaded boundary lines. They are often transposed.

奥德赛漫游地图

肆的岛国君主[1]/ 吞没了我们家财，而行吟歌手 / 向他们唱特洛伊的十年战争 / 和我们半被遗忘的伟大业绩。/ 小小的岛上如今有没有纷乱？/ 对已经破灭的任其破灭。/ 天神们的旨意难以改变；/ 也难以重新建立原先的秩序。/ 有一种纷乱比死还难受；磨难接磨难，痛苦叠痛苦；/ 一年年直累到年老气促——/ 盯视导航星的眼已变得昏花，/ 征战已使心疲乏：那重负怎能担得下！

但是，躺卧在奇花异草的床上，[2]/ 让暖风轻轻把我们送入梦乡，/ 这时，静静地半合上眼睛多甜美——/ 在一片幽暗、神圣的天空下方，/ 凝望明晃晃的长河缓缓流淌，/ 淌的是紫色山麓来的水；/ 听着密密野藤后的山洞之间 / 沾水带露的回声在荡漾；/ 凝望被映成翡翠一般的清泉 / 朝莨菪织成的神妙花环飞降！/ 只是要听听、看看远处闪烁的大海；/ 只是听听才妙，人却在松树下摊开。

枣莲在光秃秃的山峰下绽放，/ 枣莲开在条条蜿蜒的溪流旁，/ 微风的声息整天越吹越圆润，/ 在冷清的小路和空落落岩洞，/ 在香喷喷的丘原，黄澄澄的枣莲花粉随风飘送。/ 我们已受够了操劳和漂泊的熬煎，/ 在恣意汹涌的浪涛中被掀到右舷、掀到左舷，/ 而翻滚在海水里的怪兽噗着满是泡沫的喷泉。/ 让我们一同起个誓，并从今后矢志不移：/ 要定居在这个处处是山谷的枣莲之地，/ 像并不操心人间事的天神在山上闲倚。[3]/ 因为他们躺着享用身边的琼浆，而雷电 / 却抛向下界的山谷，他们那金色的宫殿 / 有云彩轻绕，还围着圈星光闪烁的长天。/ 他们在那里俯视一片荒原，暗自发笑：/ 只见灾荒饥馑、瘟疫地震，沙漠火热、海洋咆哮，/ 只见刀兵相击、城镇火起、深海沉船、合手祈祷。/ 但他们微笑，他们听出哀歌裹着音乐升腾而起，/ 这悲啼哀号，是一个诉说人类冤屈的古老故

---

[1] “岛国君主”指希腊一些岛屿上的君主。据《奥德修纪》所载，萨摩斯岛、扎金索斯等等岛上的君主都曾向奥德修斯的妻子求亲。

[2] 这里的“奇花”，指的是传说中的不凋花。“异草”指的是传说中具有魔力的白花黑根仙草。据《奥德修纪》所载，旅行者保护神曾将此草给奥德修斯，从而破了女巫喀耳刻的魔法，使已经变成猪的同伴恢复了原形。

[3] 根据古代希腊伊壁鸠鲁学派的观点，天神只顾自己享乐，不管人间疾苦。

事，／这故事虽情真词切，但他们听来却毫无意义；／唱歌的是受虐待的人类，他们犁田开沟，／撒下种子，凭坚持不懈的努力盼来收获，／每年收起小小一份麦子、葡萄酒、橄榄油；／直到去世后，有些人据说还得下地狱去受苦，受无尽的苦，而另一些人将住埃律西昂[1]山谷；／终于在常春花[2]的床上歇歇累透的双手双足。／错不了，错不了，酣睡比劳作甜美，在岸上／远胜过在深海大洋之上凭木桨苦苦斗风浪；／休息吧，水手兄弟们，我们不愿再漂泊四方。[3]

233. 独眼巨人

接着，他们到达了独眼巨人们（Cyclopes）所在的国度。独眼巨人居住在一个岛上，那儿没有别的民族。他们住在洞穴里，靠野生的生物和喂养牛羊过日子。尤利西斯命令船队抛锚，只让一艘船到岛上去探测供给情况。他亲自带领几个伙伴上了岛。他们带了一缸酒，作为给岛民的见面礼。他们来到一个巨大的洞口，便走了进去，发现里面空无一人，遂打量起洞内的陈设来。他们发现里面贮满了丰富的牛羊制品，如大量的奶酪、一桶桶一碗碗的牛奶，还有圈养起来的小绵羊、小山羊，一切都井然有序。泼利菲墨斯是这洞穴的主人，他很快就回来了，背着一大捆柴薪。走到洞口时，他把柴薪扔了下来。随后，他把绵羊和山羊都赶到洞里，准备挤奶。他自己进洞后，便把一块巨石滚到洞口，那石头大得二十个壮汉都推不动。接着，他坐下来，给母羊挤奶。他把一部分奶用来准备做成奶酪，其他的则放在一边，作为一日三餐的饮料。他一转身，发现了这几个异乡人，便朝着他们高声吼叫，问他们是什么人、来自什么地方。尤利西斯回答得极为谦卑，他陈述说，他们是希腊人，刚刚从一场伟大的远征中撤退。他们征服了特洛伊，赢得了无比的荣耀，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最

---

[1] 在希腊神话中，埃律西昂是被诸神授以不朽生命的英雄们的去处，后来则被认为是有福的死者所居住的地方。在《奥德修纪》中，这是位于世界尽头的福地和乐土。

[2] 常春花是百合属植物的一种。在荷马的史诗中，埃律西昂的原野上开遍了这种花，是冥界中英雄魂魄们经常去的地方。

[3] 黄杲炘译：《丁尼生诗选·食莲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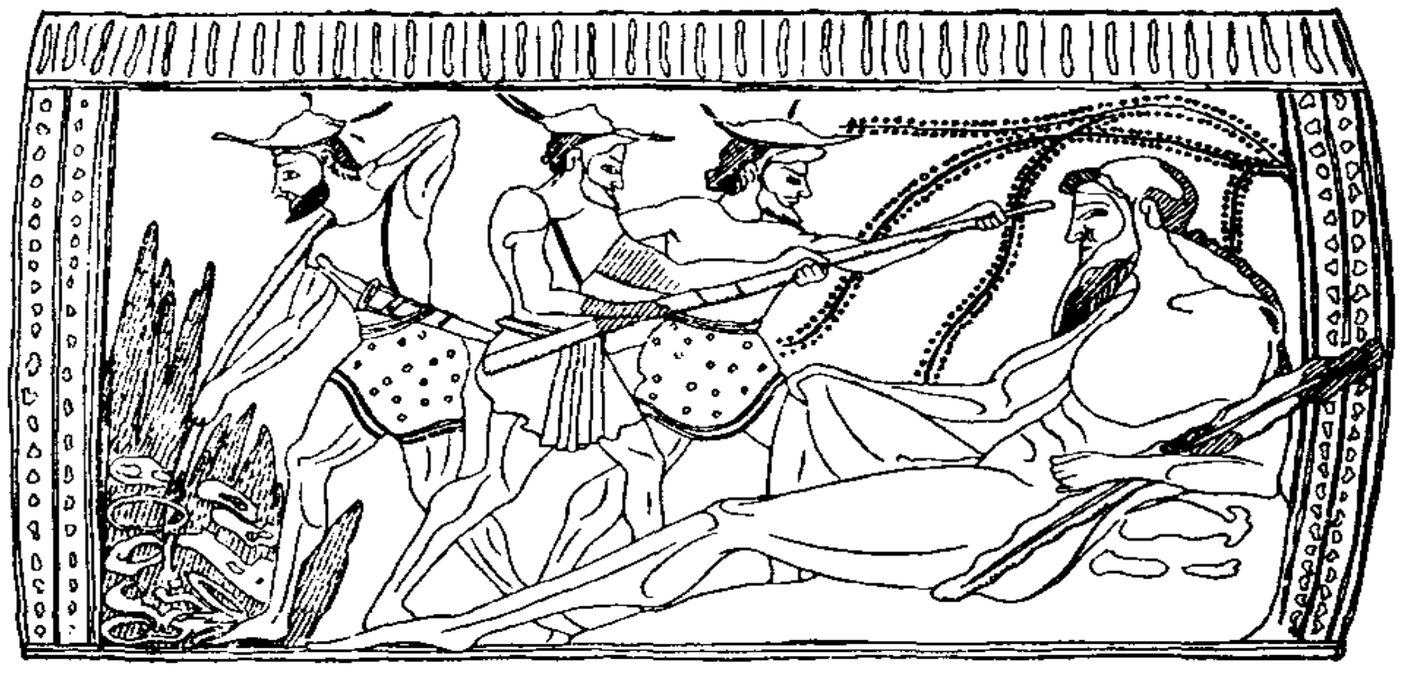
后，尤利西斯以众神的名义，请求巨人的善待。泼利菲墨斯根本不想答复他们。他伸出手，抓住其中的两个人，把他们砸向洞壁。他们的脑汁都被撞出来了。他津津有味地把他们吞吃了。美餐一顿后，他在地板上伸展四肢，睡着了。尤利西斯本想抓住这个机会，趁他睡觉时，用剑刺他。但转念一想，那只会把他们暴露出来，自取灭亡。因为巨人用来堵住洞门的那块大石头，以他们的力量，根本搬不动，他们将陷入无望的囚禁状态。

第二天早上，那巨人又抓住两人，以同样的方式把他们弄死，然后吃了个一干二净。随后他从洞门搬开石头，赶着羊群，出了门，重新把石头放好。泼利菲墨斯走了以后，尤利西斯暗自算计着如何才能为死去的朋友报仇，以及如何才能成功地跟幸存的伙伴们一起逃出去。他们发现，洞里有一根独眼巨人砍伐来的大木头，便联手把它做成了一根大木棒。他们把木棒的一端削尖，放在火里烧了一下，把它藏在一堆干草的下面。然后选出了四位勇士，加上尤利西斯一共五人，组成一个小分队对付那巨人。傍晚时分，泼利菲墨斯回来了，跟往常一样，他搬开石头，赶进羊群。挤完奶，安排好了一些日常事情后，他抓住尤利西斯的另外两个伙伴，像对那四个已被他吃掉的人一样，他把他们砸得肝脑涂地，作为晚餐给吃了。等他吃完后，尤利西斯走近他，递给他一碗酒，说："巨人啊，这是酒。你吃了人肉，该尝试着喝点酒。"泼利菲墨斯拿过碗去，把酒喝了，感到非常好喝，嚷着还要喝。尤利西斯一碗又一碗地给他倒，他喝得高兴极了，许诺说要给尤利西斯一个恩惠，即最后一个吃他。他问尤利西斯叫什么名字，尤利西斯回答说："我叫'没人'。"

吃罢晚饭，那巨人便歇下了，一会儿就酣睡了。这时，尤利西斯和那四个他选出来的朋友合力将那根木棒直直地戳进巨人的独眼，戳进去的是木棒已经被烧成木炭的那一端，戳得很深，而且他们还把木棒在巨人的眼眶里转了几圈，就像木匠转动他的螺丝刀。那怪物的吼叫声充斥了整个洞穴。尤利西斯和助手们敏捷地跳出了他的抓捕范围，把自己藏了起来。泼利菲墨斯咆哮着，大声呼叫着所有住在周围洞子里的巨人——不管远的还是近的。那些巨人一听见他的喊叫，就云集在了他的洞穴周围。他们询问，到底是什么样剧烈的伤痛使他如此惊叫，打破了他们的睡眠。他回答说："哦，朋友们，我要死了，'没人'打我。"他们回答说："如果'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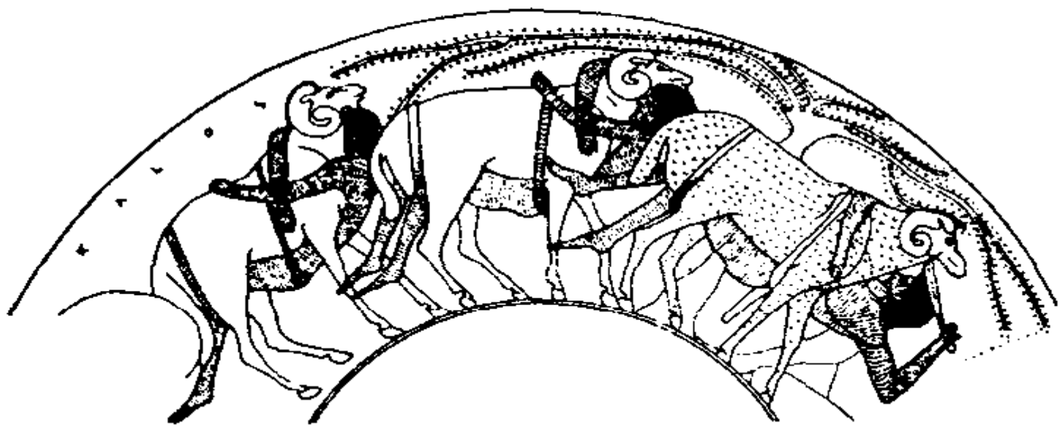
伤你，那就是天帝所为了，那你就得承受啦。”说罢，他们嘟哝着离开了他。

翌日早晨，那巨人把石头滚走，帮羊群放出了洞，但他自己定定地站



绞出独眼巨人的眼睛

在洞口。当羊群往外走时，他一一抚摩着它们，这样尤利西斯他们就不能跟着羊群出去了。不过，尤利西斯让手下找来柳枝，把羊群三只三只地并排拴在一起，在中间那只的肚子底下，吊着一个人，这样他就可以受到两边的羊的保护。当他们经过洞口时，那巨人摸着羊的背部和两侧，但他压根没想到去摸他们的肚子底下，因此，所有人都安全地出了洞。尤利西斯亲自断后，最后一个出来。当他们离开洞穴有几步之远时，尤利西斯他们自己从羊肚子上下来，还把好大一批羊赶到海边，急匆匆地把它们赶上了船，随后赶紧把船驶离海岸。等船到了安全的距离，尤利西斯大喊道：



尤利西斯和他的两个同伴在羊肚子底下

“巨人，这是神明对你的报应，因为你行为凶残。告诉你吧，是我，尤利西斯，让你瞎了眼，丢了脸。”那巨人听到这话，就抓住一块从山腰突出来的石头，把它从山体上掰了下来，然后高高地举起，竭尽全力，朝着那话音传过来的方向砸去。那巨石从空中落下，正好掉在船的前头，它砸入海中掀起的巨浪把船朝着泼

利菲墨斯冲去。幸运的是，他扔出来的第二块石头砸在了船尾，使船重又朝着他们想去的方向驶去。尤利西斯还想冲那巨人喊话，但朋友们求他别喊了。然而，尤利西斯无法克制自己，他要让那巨人知道，他们已经逃出了石弹打击的范围。不过，他还是等到他们已经到了比刚才更安全的距离时，才喊出声来。那巨人以诅咒来回答他们，而尤利西斯和他的朋友们奋力不停地划着桨，回到了船队。

234．风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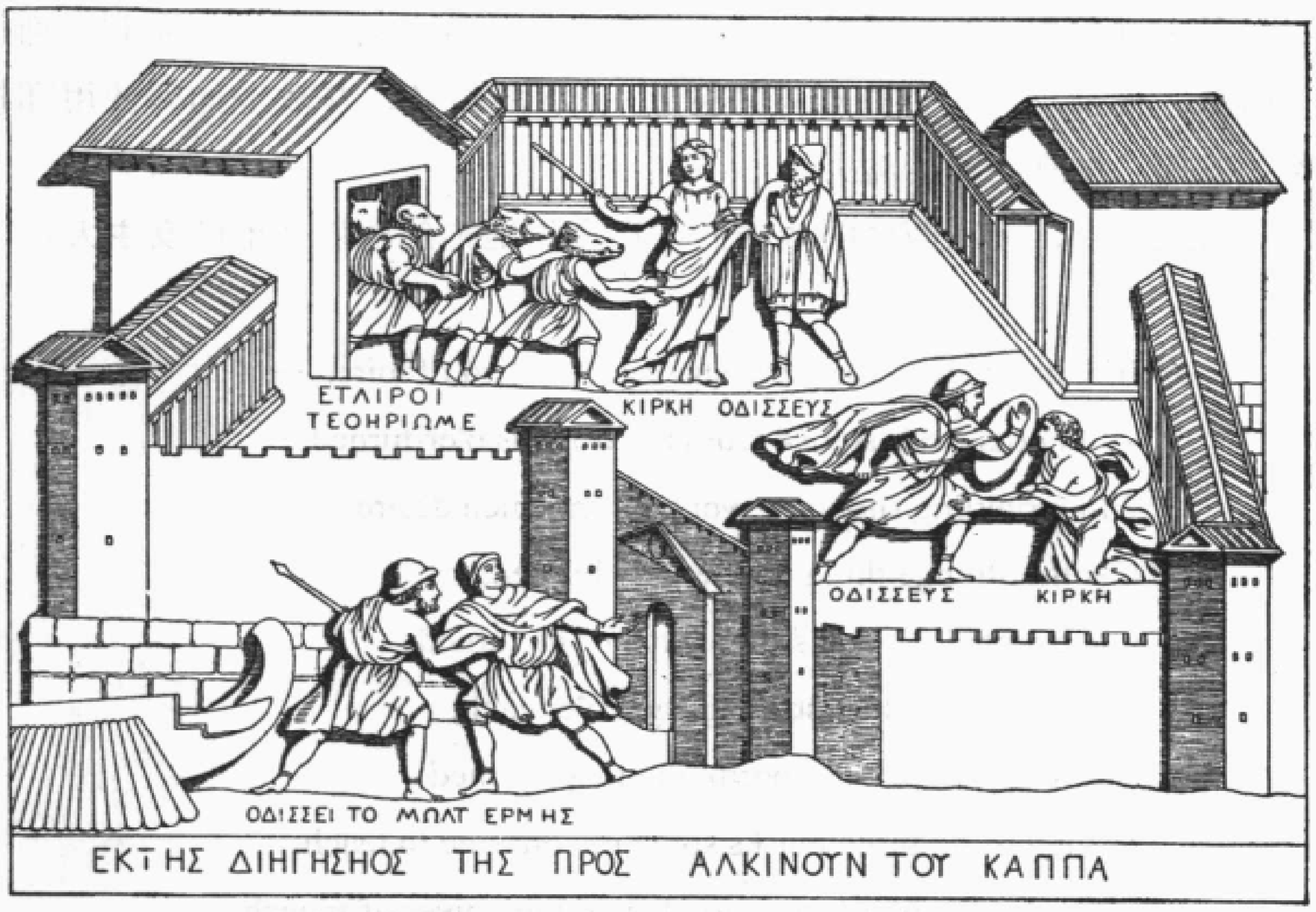
接着，尤利西斯到了风王岛。风王对待尤利西斯很是友善，临别时给了尤利西斯一只皮袋，用银线扎着口。风王已经把那些有害的、危险的风装进了袋子里，只命令好风朝着他们家乡的方向猛吹。他们在顺风前连续快速行驶了九天，在这期间，尤利西斯一直站在船舵旁，连觉都不睡。最后，他疲惫不堪，倒头就睡了。在他熟睡时，船员们对这只神秘的袋子议论纷纷。他们的结论是，这袋子里肯定装着金银财宝，那是善良的风王送给他们的司令官的。他们想着自己也能分享一点，于是就松开了银线。说时迟，那时快，风冲了出来。船队被远远吹离了航线，又回到了刚才他们离开的岛屿。风王甚为恼怒他们的愚蠢，拒绝再度帮助他们。于是他们不得不再次奋力划桨，重新行驶了一回。

235．拉斯特利格尼人

尤利西斯他们的下一个历险是在拉斯特利格尼人 (Laestrygonians) 的野蛮部落。船队进入了一个小港湾，因为那个港湾被陆地包围着，所以看上去很安全。只有尤利西斯的船停在港湾外面。拉斯特利格尼人一见船队彻底进入了他们的包围圈，就发动进攻。他们举起大石头，把船砸坏甚至砸翻，还用长矛戳散正在水中挣扎的海员。除了停在港湾外的尤利西斯的船，其他所有的船连同船员都被毁掉了。尤利西斯发现只有逃跑才能安全，于是招呼手下奋力划桨，这才逃离了危险。

236. 埃亚岛

尤利西斯一方面为伙伴们的被杀感到悲痛，另一方面为自己能逃脱而感到高兴。他们一个劲地划船，直到抵达埃亚岛（The Isle of Aeaea），住在岛上的是太阳神的女儿瑟茜（Circe）。一上岛，尤利西斯就爬上一座小山，眺望四周，没有看见任何人迹——除了岛中央的一个地方。他注意到那儿有一座宫殿，宫殿周围全是树。尤利西斯派出一半船员，让他们在优里洛克斯（Eurylochus）的领导下，去宫殿那边看看能找到什么样的善意。



瑟茜的城堡

优里洛克斯一行人接近宫殿时，发觉自己被一群狮子、老虎和狼围住了。这些猛兽与其说是凶猛，还不如说是驯顺，因为它们受到了瑟茜的巫术的控制。瑟茜是很厉害的魔法师，那些动物本来都是人，但都被瑟茜的巫术变成了野兽的样子。宫殿里传出柔和的音乐声，一个甜蜜的女声正在歌唱。优里洛克斯高声叫门，那女神走出来，请他们进去。他们都高高兴兴

地走了进去——除了优里洛克斯，他怀疑有危险。女神引导客人坐下，用酒和其他的美味佳肴招待他们。当他们开心地用餐时，每个人都被她的魔棒碰了一下，于是全都变成了猪，他们的脑袋、躯体、声音和刚毛全是猪的，但智力还是人的。她把他们关在猪圈里，给他们吃橡子等诸如此类的猪喜欢的食物。

优里洛克斯赶回船上，把这奇事告诉了大家。尤利西斯决定亲自去一趟，看看是否有什么办法解救那些被变成了猪的伙伴。正当他大步流星地独自往前走时，碰见了一个年轻人，那人像熟人似的跟他打招呼，好像很了解他的冒险经历似的。他自称是信使神，向尤利西斯解释了瑟茜的巫术以及靠近她的危险性，还劝尤利西斯放弃营救伙伴的努力，但尤利西斯没有听从。信使神给了他一根魔力树（Moly）的枝条，并教他如何使用那枝条，发挥它抵制巫术的魔力。

与此同时，尤利西斯的伙伴们正在哀伤地抱怨他们残酷的女主人：

Huddling they came, with shag sides caked of mire, —
With hoofs fresh sullied from the troughs o'er-turned, —
With wrinkling snouts, —yet eyes in which desire
Of some strange thing unutterably burned,
Unquenchable; and still where'er She turned
They rose about her, striving each o'er each,
With restless, fierce importuning that yearned
Through those brute masks some piteous tale to teach,
Yet lacked the words thereto, denied the power of speech. . . .

. . . " If swine we be, —if we indeed be swine,
Daughter of Persé , make us swine indeed,
Well-pleased on litter-straw to lie supine, —
Well-pleased on mast and acorn-shales to feed,
Stirred by all instincts of the bestial breed;
But O Unmerciful! O Pitiless!

Leave us not thus with sick men's hearts to bleed!—
To waste long days in yearning, dumb distress,
And memory of things gone, and utter hopelessness!
. . . "Make thou us men again, —if men but groping
That dark Hereafter which th' Olympians keep;
Make thou us men again, —if men but hoping
Behind death's doors security of sleep;—
For yet to laugh is somewhat, and to sleep;—
To feel delight of living, and to plow
The salt-blown acres of the shoreless deep;—
Better, —yea better far all these than bow
Foul faces to foul earth, and yearn—as we do now!"

So they in speech unsyllabled. But She,
The fair-tressed Goddess, born to be their bane,
Uplifting straight her wand of ivory,
Compelled them groaning to the styes again;
Where they in hopeless bitterness were fain
To rend the oaken woodwork as before,
And tear the troughs in impotence of pain, —
Not knowing, they, that even at the door
Divine Odysseus stood, —as Hermes told of yore.[1]

尤利西斯到达宫殿，瑟茜礼貌地招待了他，就像招待他的伙伴们一样。不过，在他酒足饭饱后，她用魔棒来碰他，说："到猪圈里去，跟你的朋友们一起打滚吧。"但是，尤利西斯没有服从，拔出佩剑，带着一脸的愤怒，向她冲去。她立即跪了下来，祈求怜悯。尤利西斯命令她庄严地宣誓，她要放了他的伙伴们，而且不再伤害他或他们。瑟茜把这话重复了

[1] 奥斯汀·多布森：《猪对瑟茜的祈求》。

一遍，同时许诺说等自己好好款待他们后，再把他们安然释放。她还真的说到做到，于是那些被变成了猪的人重新变回了原形，其他的船员也全都被召到了宫殿里。一天又一天，他们天天都受到隆重的款待。尤利西斯似乎已经忘却了自己的故乡，甘愿过一种轻松愉快的不光彩的生活。

237. 尤利西斯拜访冥王

最后，伙伴们点醒了他，他很感激地接受了他们的指责。瑟茜被他一再的请求所感动，同意送他们上路。但她警告说，他先得进行另一趟旅行，即去走访那个“地下世界”。底比斯的盲预言家泰雷西亚斯 (Tiresias) 的阴魂正在那儿，他会告诉他们该走哪条路，该走多远才能回到伊萨卡。

“可是谁来引导我们呢?”尤利西斯迷惑地问道，“因为从来不曾有人乘坐黑船到过阴间。”

“莱阿提斯的儿子，”那女神答道，“足智多谋的尤利西斯啊，你不用为没有向导而烦恼。你只要耐着性子坐在船上，竖起桅杆、张开白帆，温和的北风会推着你的船一路前行。不过，当你的船驶过俄刻阿诺斯河时，你会看到一片荒凉的河岸。岸上生长着一丛属于冥后的树木，甚至那些高大的杨树和柳树都会在成熟季节到来前掉果实。你就把船搁在那儿的岸滩上，径自走向冥王的府第就行。附近有一条河，叫哀则荣河，它是冥河的一条支流，但它本身又有两条支流，一叫火河，一叫哀河。在这两条咆哮着的河流交汇的地方，有一块岩石。你就在那儿挖一条沟，把献给所有死者的蜂蜜和甜酒以及淡水倒入沟中，再撒上洁白的食物。在祈求他们过来的时候，你还要献上一头公羊和一头黑色的母羊。这样，许多死者的幽灵都会到你这儿来，但在你听到泰雷西亚斯开口说话之前，要挥舞利剑，别让鬼魂们靠近那两头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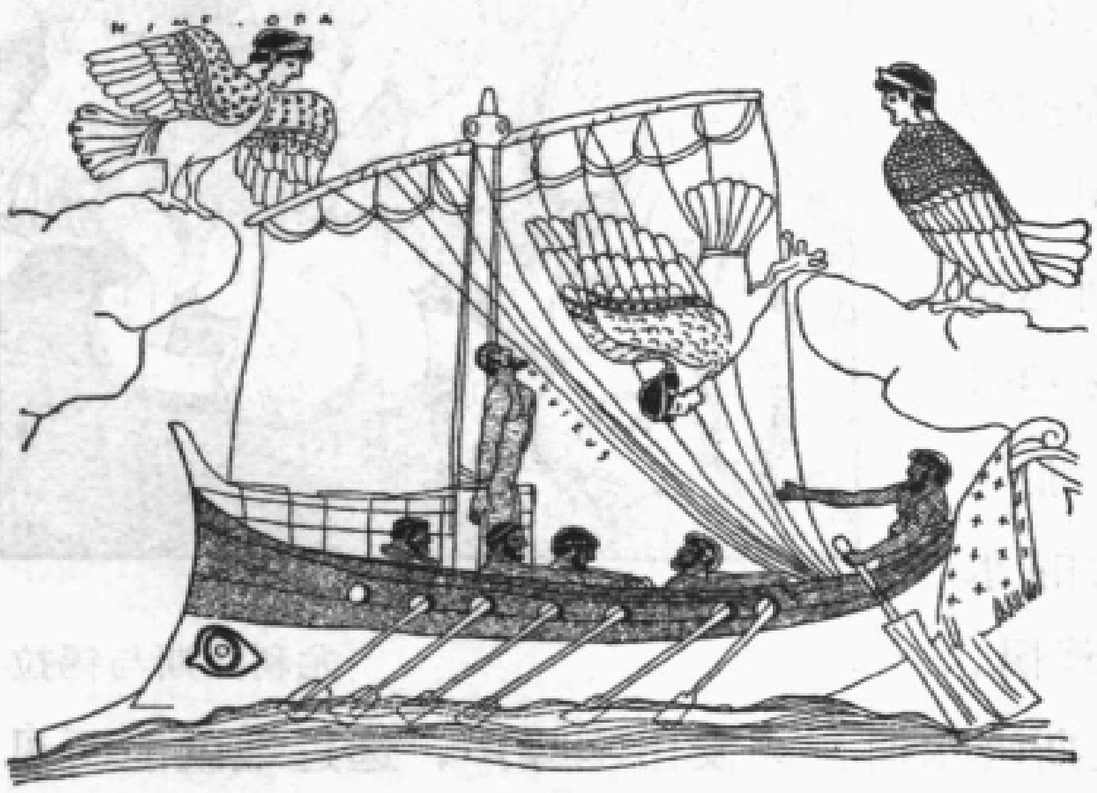
于是，尤利西斯和他的伙伴们就按照瑟茜所交代的开展行动。船到了世界的边缘——水深流急的俄刻阿诺斯河。那是西米里人 (Cimmerians) 的领地，从来不曾有一线阳光照射到那儿，只有死寂的黑夜散布在可怜的人们的头上。就在那儿，尤利西斯和他的伙伴们一边祈求，一边献出了酒

和羊。尤利西斯把亡灵和羊血隔开，直到那底比斯预言家的幽灵到达。预言家喝了黑色的羊血后，便告诉尤利西斯他未来的路途：那大地的摇撼者——河神将如何阻挠他，但无关大碍，他还是能回到家乡，只是在经过特里纳西亚岛（Thrinacia）时，他要限制手下别去伤害太阳神在放牧的牛群。如果他们不是尊重而是伤害那儿的牛群，那么随后他们就会船毁人亡。尤利西斯本人将推迟回家；回到家中后，他将发现令他悲哀的事，有些傲慢的人正在他家里耗费他祖传的财物，还在向他那女神一样的妻子求婚。不过，他将报复他们，解决家事，然后再度出外漫游；他将死在海上——“那可能是最温和的死法，那时你老迈年高、筋疲力尽，所以你将死得心平气和。”

在阴间里，尤利西斯还看到了自己母亲的亡灵，他对她讲了讲他父亲、他妻子佩内罗蒲和儿子特雷马克斯的情况。他还见到了安提奥普、阿尔克美妮、菲德拉、普洛克丽丝、阿伽门农、阿基琉斯和特拉蒙的儿子阿贾克斯以及许多其他人的亡灵，他们跟他说了各自的命运，他则告诉了他们阳界的事。

238. 塞壬女妖

从阴间返回阳界后，尤利西斯重访了埃亚岛，向瑟茜讲述了他此去阴间的冒险故事、一些美妙的情景以及阴间的戒律。作为回报，瑟茜帮助他加快回国的航程，尤其告诫了他如何安全路过塞壬女妖所在的海岸。



尤利西斯与塞壬女妖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这些女妖身怀魔力，能用歌声迷惑所有听见她们唱歌的人，使他们不由自主地投海自尽。瑟茜教导尤利西斯用蜡堵住船员们的耳

朵，那样他们就听不见歌声了。然后再把自己绑在桅杆上，还命令他的手下，无论他说什么或做什么，都绝对不能把他放下来——直到他们过了塞壬女妖的岛屿。尤利西斯的手下一一遵行这些教导。当他们接近塞壬岛时，水波不兴，海面上传来引人入胜、夺人心魄的乐音。尤利西斯竭力想挣脱束缚，对他的手下大喊大叫，企求他们把他放下来。但他们遵循他先前的命令，不理睬他，甚至把他绑得更紧。他们坚持划啊划，那歌声渐渐减弱，直到再也听不见。尤利西斯高兴地指示伙伴们拿掉耳朵上的封蜡，他们则把他从桅杆上解了下来。据说，塞壬女妖中有一个叫帕尔森娜蒲（Parthenope）的，为尤利西斯的逃跑不胜悲伤，投海自尽了。她的尸体是在意大利的一处海岸边打捞上来的，那就是现在的那不勒斯，这个城市早先就叫帕尔森娜蒲。

239．锡拉和卡律布狄斯

瑟茜曾警告尤利西斯要警惕两个怪物，即锡拉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我们已经在关于格罗库斯的故事中说到过锡拉。她住在一个洞穴里，那洞穴位于高高的悬崖上；她有六个头，惯常从洞穴里伸出长长的脖子。任何一条船如果进入了她的嘴够得着的范围，她就会一张嘴叼起一个水手。另一个可怕的怪物卡律布狄斯是一处漩涡，它跟水面基本上一样平。但一天有三次，那漩涡会形成一个恐怖的裂口，把水吸进去，再吐出来。任何船如果在他吸水的时候到达漩涡附近，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卷进去，哪怕海王来都没得救。船一接近那两个怪物时常出没的水域，尤利西斯就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海面。卡律布狄斯吸水时，会发出咆哮声，远远地就能听见，所以容易使他们警觉。但他们根本看不见锡拉在哪儿。当尤利西斯他们焦



尤利西斯与锡拉

急地注视着那可怕的漩涡时，他们对锡拉的进攻就不是那么警惕了。于是，那怪物伸出蛇一样的头，抓走了六个水手，尖叫着把他们塞进自己的洞穴。尤利西斯眼睁睁看着，帮不上任何忙。

240. 太阳神的牛群

泰雷西亚斯和瑟茜都警告过尤利西斯要注意另一个危险。过了锡拉和卡律布狄斯这两关，他们接下来就要抵达的是特里纳西亚（Thrinacia）岛。太阳神的两个女儿兰佩提娅（Lampetia）和珐娥图萨（Phaëthusa）在那儿放牧牛群。不管水手们如何需要，这些牛都是碰不得的。要是谁越过了这一道禁令，毁灭性的命运就势必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尤利西斯本想直接绕过太阳岛，不作停留。但伙伴们迫切地要求停留一夜，到岛上去休息、休整一下，他只好听从了他们。然而，他要他们起誓，千万别去碰那些神牛。瑟茜在他们船上装载了很多供给物品，现在还剩下一些，他们能吃这些东西就该满足了吧。这批物资一直使海员们信守着誓言。可是，反方向的风使他们在那岛上耽搁了一个月。消费完了所有的储存之后，他们不得不靠捕鱼抓鸟度日。饥饿压迫着他们。最后，趁尤利西斯不在场的时候，他们杀了几头牛。他们知道这是对神的冒犯，于是把牛的一部分献给神，算是对自己不敬行为的补救，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尤利西斯一回到岸上，就惊恐万分地察觉了同伴们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而出现的不祥预兆：牛皮在地上爬动，牛肉在烧烤时自动顺着叉子往下滑。

风变得和顺些了，于是他们离开了特里纳西亚岛。可是还没走多远，天就变了，风狂雨骤、电闪雷鸣。一记雷电击断了桅杆，那桅杆倒下来时又砸死了一个水手。最后，整艘船都成了碎片。龙骨和半截桅杆并排飘荡着，尤利西斯用它们做成了一个筏子，自己紧紧趴在上面；风向一变，波浪把他运送到了卡利普索岛（Calypso）。其他船员则全部罹难了。

241. 卡利普索岛

卡利普索是一个海仙。她友好地接待了尤利西斯，并慷慨地招待了他，还爱上了他，希望自己能使他永生，并永远地拥有他。尤利西斯在卡



正在飞翔的信使神

利普索那儿留了七年。不过，他坚持要求回国，回到妻子和儿子身边去。最后，天帝下令，卡利普索才把他放了。信使神在向她传达天帝的命令时，发现她正在自己的洞窟里。

A garden vine, luxuriant on all sides,
Mantled the spacious cavern, cluster-hung
Profuse; four fountains of serenest lymph,
Their sinuous course pursuing side by side,
Strayed all around, and everywhere appeared
Meadows of softest verdure, purpled o'er
With violets; it was a scene to fill
A god from heaven with wonder and delight.[1]

参考译文：

在那座空旷的洞穴岩壁上纵横蜿蜒着/茂盛的葡萄藤蔓，结满累累硕果。/四条水泉并排奔泻清澈的流水，/彼此相隔不远，然后分开奔流。/旁边是柔软的草地，堇菜野芹正繁茂。/即使不死的天神来这里见此景象，/也会惊异不已，顿觉心旷神怡。[2]

卡利普索十分不情愿地服从了天帝的旨意。她给尤利西斯提供了一个筏子和好多用品，还给了他一大阵顺风。尤利西斯加紧航行了好多日子，最后才看到陆地。可就在那时，风暴乍起，吹断了桅杆，差点吹裂了筏子。正在危急之中，好心的海仙留克提娅看到了他，遂化身为一只鸬鹚，轻盈地站在筏子上，给了他一根腰带，并指示他把腰带绑在胸前。这样，如果他被迫把自己交托给波浪的话，这根腰带可以帮助他浮起来，从而使他能游到陆地去。

---

[1] 《奥德赛》第一部第十章。
[2] 选自王焕生译《荷马史诗·奥德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242. 淮阿喀亚人的岛国

趁那几块木头还能支撑他，尤利西斯紧紧地抱着筏子。当筏子再也不能支撑他时，他把腰带捆在身上，干脆泅渡。密涅瓦使他面前的波浪平稳下来，还派遣了一股风，把波浪推到岸边去。浪头高高地打在岩石上，似乎不让他靠岸。但最后，在一条温和的河流的入海口，他找到了一处平静的水流，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了岸。那时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连话都说不出来，几乎是已死之人。休息了一阵子后，他高兴地亲吻着土地，但茫然不知下一步该干什么。他看见不远处，有一片树林，便提步走去。在那儿，他找到了一个荫蔽处，因为上面的枝叶交错着，遮住了阳光和雨水，于是他收集了一堆树叶，做成了一张床。他在那床上伸展开四肢，又用树叶盖住全身，然后便入睡了。

他是被抛在了一个叫谢里亚（Scheria）的岛上，那是淮阿喀亚人的国度。这些人原先跟独眼巨人们比邻而居，但是由于受到那个野蛮种族的压迫，他们在国王诺西扫斯（Nausithoüs）的引导下，移居到了谢里亚。荷马告诉我们，这个民族跟众神有亲戚关系。在他们献祭时，神明会现身，还会参加他们的饮宴。在路上遇到孤独的旅行者时，他们也不会躲避。他们物产丰饶，又没有战争扰乱，所以生活惬意。由于他们远离一心想发财致富的人类，所以从来不曾有人靠近他们的海岸，他们也就不需要使用弓箭。他们主要的工作是航海，他们的船是智慧的产物，因此快得犹如飞鸟；他们知道所有的港口，所以不需要任何舵手。他们现在的国王是诺西扫斯的儿子阿尔西诺斯（Alcinoüs），他是一个英明而公正的统治者，深受人民的爱戴。

就在尤利西斯被冲上岸的那个晚上，就在他躺在叶床上睡觉时，国王的女儿诺茜卡（Nausicaä）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密涅瓦提醒她说，她结婚的日子可能不远了，她该为婚礼做点准备了，如把全家的衣服都拿出来洗一洗。这可不是一件轻活。因为他们离河流有一段距离，必须把衣服拿到那儿去。一觉醒来，公主就跑到父母亲那儿，把洗衣服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但没有说到结婚的事。不过，她找了另一个同样好的理由。她父亲满口答应，命令马夫备车，把衣服都放上了车。王后还在车上放了大量的食

物和酒。公主坐到了车上，举鞭上路，一群年轻女仆步行跟在车后。到了河边，她们把骡子从车驾上放下来，让它们自由吃草，然后卸下货物，把衣服拿到了水里，便开始愉快地干活。衣服很快就洗完了。然后，她们把衣服晾在岸滩上，自己洗了个澡，便开始坐下来享受美餐。吃完后，她们站起来，开始玩球戏。在其他人玩球时，公主给她们唱歌。可是，当她们把衣服折叠好，准备踏上归程时，密涅瓦暗中使公主把球抛进了河里，所有人都尖叫起来。尤利西斯被这叫声吵醒了。

由于自己一丝不挂，尤利西斯不敢起身。他发现在他和一群少女之间，就隔着几棵灌木。他还发现，从举止和装束来看，她们不是村姑，而是从高贵人家出来的。尤利西斯从树上摘下一根满是叶子的枝条，他把枝叶挡在身子前面，走出了那片浓阴。女孩们一见他，就四散而去，只有公主除外。因为密涅瓦在帮她，赋予了她勇气和眼力。为了表示对她的尊重，尤利西斯在离她还有一段距离时，就站定了。他给她讲述了自己悲伤的遭遇，向眼前这位尤物（他表示自己不知道对方是女王还是女神）乞求吃的和穿的。公主作了礼貌的回答，许诺要立即给他救济，还说当他熟悉情况后，他会发现她父亲是个好人。公主召回四散的侍女，指责她们过分小心，告诉她们淮阿喀亚人是没有敌人可以害怕的。她还告诉她们，这是一个不幸的漂泊者，她们有义务帮助他，因为所有的穷人和异乡人都是从天帝那儿来的。公主吩咐给他一些食物。车上的货物中有几件她的兄弟的衣服，她也命人拿来送给了尤利西斯。尤利西斯拿到衣服后，就退避到一个荫蔽处，洗掉身上的海水泡沫，穿上了衣服，然后开始吃东西。密涅瓦使他看起来比原来更加高大魁梧，胸肌发达，天庭饱满，处处显露出优雅的风度。

公主看着他，心中充满了爱慕之情，真希望神明能给她送来这样一位夫君。她犹豫着，差点没把这心思告诉了她的女伴们。她建议尤利西斯跟她到城里去。可是，在快要到达时，她不想让人们看到他跟她在一起，因为怕粗俗的人们一见她在这样一个英武的异乡人的陪伴下回来，可能会说三道四。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事，她指示尤利西斯暂时到城市边缘的一片小树林里停一下。树林中有一片农田，还有一个花园，都属于王家。等他估摸着公主和她的女伴们已经到了城里，尤利西斯也上路往城里去。因为

他要去的是王宫，所以很容易就问着了路。

尤利西斯遵照路人的指点，往城里走去。在他快要到达时，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女人。那女人头上顶着个水罐，其实是密涅瓦假扮成姑娘的样子。尤利西斯上去跟她搭讪，希望能给他指路。那姑娘庄重地答话，答应给他当向导。她告诉他说，王宫就在她父亲家附近。女神引导着他，还用法力把他裹在一朵云彩里，使人们看不见他。尤利西斯就那样穿过忙碌的人群，怀着惊奇的心情，参观了码头、船只、广场 （英雄们常去的地方）和碉堡上的城垛，直到他们来到王宫前。女神先前已经向他介绍了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情况，还讲到了一些有关他将要去拜见的那位国王的情况，说完就离开了。尤利西斯在进入宫苑前，站了一会儿，扫视了一下周围的景致。眼前的庄严气派使他感到震惊。铜墙从入口处一直延伸到内廷，内廷的门都是金的，门柱都是银的，门楣则是银制镶金。门的两边是一些用金子和银子塑成的猛犬形象，它们站成两排，似乎是在守门。沿着大墙，一溜摆放着凳子，凳子上盖着织工精美的罩子，那都是淮阿喀亚的少女们织的。几位王子坐在凳子上，正在用膳。旁边是一些优雅的青年金像，金像的手里握着点燃的火炬，火炬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场景。整整五十个女仆在处理宫中的杂务，有的负责碾玉米，有的负责剪毛，还有的负责织布。在处理家务上，淮阿喀亚的女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女人都能干，就像在船务方面，淮阿喀亚的水手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强。宫殿外边是一个偌大的花园，方圆有四公顷。那儿生长着许多高大的树木，如番茄、梨、苹果、无花果和橄榄。无论是冬天的严寒还是夏天的酷暑都阻止不了它们的生长。

The languid sunset, mother of roses,
Lingers, a light on the magic seas,
The wide fire flames, as a flower uncloses.
Heavy with odor, and loose to the breeze.

The red rose clouds, without law or leader,
Gather and float in the airy plain;

The nightingale sings to the dewy cedar,
The cedar scatters his scent to the main.

The strange flowers' perfume turns to singing,
Heard afar over moonlit seas:
The Siren's song, grown faint in winging,
Falls in scent on the cedar-trees.

As waifs blown out of the sunset, flying,
Purple, and rosy, and gray, the binls
Brighten the air with their wings;their crying
Wakens a moment the weary herds.

Butterflies flit from the fairy garden,
Living blossoms of flying flowers;
Never the nights with winter harden,
Nor moons wax keen in this land of ours.

Great fruits, fragrant, green and golden,
Gleam in the green, and droop and fall;
Blossom, and bud, and flower unfolden,
Swing and cling to the garden wall.

Deep in the woods as twilight darkens,
Glades are red with the scented fire;
Far in the dells the white maid hearkens
Song and sigh of the heart's desire.[1]

---

[1] 安德鲁·朗恩：《淮阿喀亚人之歌》。

尤利西斯站在那儿，欣赏着这一切。没有人注意到他，因为密涅瓦裹在他身上的云彩依然遮蔽着他。最后，他觉得自己欣赏得差不多了，遂疾步往前走进殿中。各路首领和大臣都已在那儿聚集。他们正在给信使神倒酒，因为晚餐时要向这位天神献祭。正在那时，密涅瓦解除了尤利西斯身上的云罩，把他暴露给了在座的各路首领。他径直往前走到王后那儿，跪在了她眼前，请求赐予恩典和帮助，使他能回到家乡。说完，他转身后退，在火炉边坐了下来，仪态极为谦卑。

有一阵子，谁也不说话。最终一位年老的朝臣启奏国王，说："一个异乡人来恳求我们的善意，但没有人表示对他的欢迎，以至于他只能干等，露出一副哀求的神态。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应该让他坐到我们中间来，应该给他吃的、喝的。"听罢此言，国王站起身来，向尤利西斯伸过手去，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他就这样把自己儿子的座位让给了这个异乡人。吃的、喝的都放到了尤利西斯面前，他吃饱喝足后，变得精神抖擞。

随后，国王就解散了群臣，通知大家说，第二天他将召集他们开会研究，如何给予这个异乡人最好的款待。

群臣退朝后，尤利西斯单独留了下来。王后问他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他身上那些衣服又是谁给的（她已认出那些衣服是她自己和女仆们做的）。尤利西斯告诉国王和王后，他是如何住在卡利普索岛上，又是如何离开的。他还告诉他们，他的筏子是如何毁掉的，他又是如何通过游泳逃生的，以及公主是如何伸出援助之手的。国王和王后听得直点头，国王发誓要给他造一艘船，让他坐着回家去。

翌日，头领们开会议决了国王的誓言。一艘大船准备妥当，一群划手也挑选出来了，全都自己来到了王宫，王宫里则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宴毕，国王提议年轻的划手们给客人露几手，以显示他们在男子运动方面是如何了得。于是水手们前往竞技场，举行跑步、摔跤和其他比赛。待他们全都显露了自己的拿手好戏后，他们开始向尤利西斯挑衅，要他显示一下他的特长。起初，尤利西斯拒绝了，其中一个年轻人就嘲笑他。于是他抓起一个铁环，比任何淮阿喀亚人曾经投掷过的都更重，而且他比他们投掷得更远。所有人都惊呆了，对这位客人刮目相看。

比赛结束后，他们回到朝堂，这时传令官把盲诗人德摩多克斯

（Demodocus）领了进来——盲诗人专门唱了“木马计”这一段，希腊联军就是靠木马计进了特洛伊城。太阳神鼓舞着他，他唱到了攻城时希腊人恐怖而英勇的行为，唱得非常感人。大家听得满心欢喜，惟独尤利西斯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歌声停下来后，阿尔西诺斯国王问尤利西斯，为什么盲诗人一唱到特洛伊，他就悲从中来；他是否有父亲、兄弟或挚友在特洛伊丧生了？尤利西斯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在众人的询问下，他倒叙了自从离开特洛伊后，他所经历的种种冒险。他这一说，淮阿喀亚人对他的同情和敬慕升到了最高点。国王提议，所有的首领都送给尤利西斯一件礼物，他自己先做表率。首领们听从了建议，还相互争着要把昂贵的礼物送给这位杰出的异乡人。

翌日，尤利西斯开动那艘淮阿喀亚人给他建造的船，不久就安全地回到了家乡伊萨卡。船靠岸时，他正在熟睡。淮阿喀亚人没有喊醒他，而是把他和那个装着他的礼物的箱子都抬到了岸上，然后便起航回去了。

淮阿喀亚人如此救助尤利西斯的行为令海王颇感不悦，于是，在那艘船回到谢里亚岛的港口时，他把它变成了一块巨石，正好把港口给堵死了。

243．求婚者们的命运

尤利西斯已离家二十年，回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已不认识故土：

“Some god hath cast me forth upon this land,
And O! what land? So thick is the sea mist,
All is phantasmal. What king ruleth here?
What folk inhabit?—cruel unto strangers,
Or hospitable? The gods have lied to me
When they foretold I should see Ithaca.
This is some swimming and cimmerian isle,
With melancholy people of the mist.
Ah! Ithaca, I shall not see thee mor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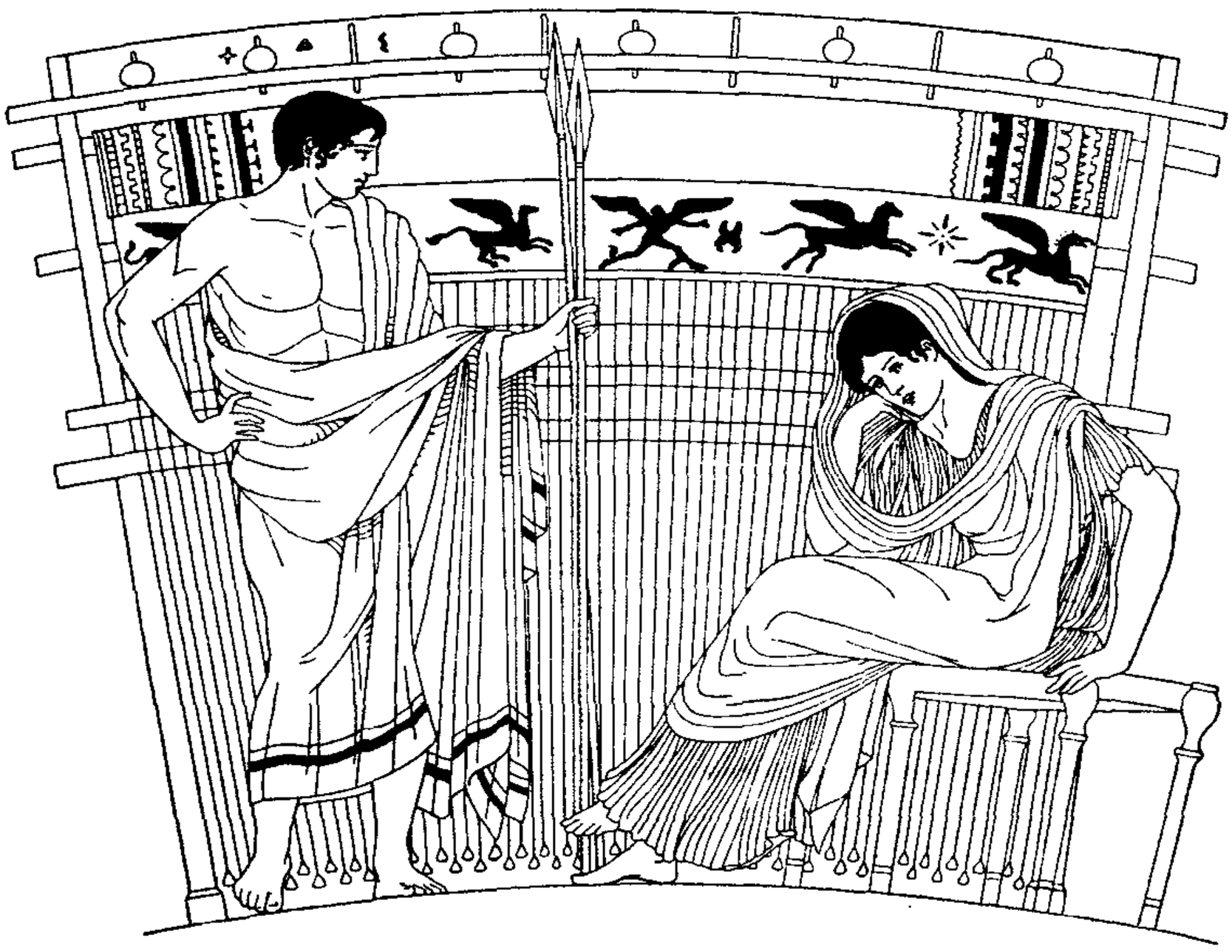
---

[1] 斯蒂芬·菲利普斯：《尤利西斯》。

参考译文：

肯定是天神把我扔到了这地方，／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海上的雾／是这样浓，一切都显得缥缈虚无。／这儿的国王是谁？住的是什么人？／他们对异乡人是友好还是凶恶？／神明们向我预告我将见到伊萨卡时，／他们撒了谎。这是某个令人目眩的／阴惨惨的小岛，常年生活在迷雾里，／岛上的人们心情阴郁。啊，伊萨卡，我将再也见不到你了！[1]

不过，密涅瓦装扮成一个年轻牧人的模样，告诉他现在已经回到了家乡，还告诉他王宫里的一些事情。伊萨卡和临近岛国的一百多名贵族这些年来一直在追求他的妻子佩内罗蒲。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在他的宫廷和国土上作威作福，就好像他们已经是伊萨卡的主人了。



尤利西斯的妻子佩内罗蒲和儿子特雷马克斯

[1] 选自斯第芬·菲利普斯：《尤利西斯》。

佩内罗蒲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女英雄，她不仅人长得美丽，而且性格好、行为正。她是廷达鲁斯的侄女——斯巴达王子伊卡留斯的女儿。尤利西斯在追求她时，曾打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可是，当新娘离家那一刻来临时，伊卡留斯无法忍受与女儿的分离，试图说服她留在自己身边，不要陪伴丈夫到伊萨卡去。尤利西斯让佩内罗蒲自己决断，到底是留下来还是跟他走。佩内罗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把面纱兜在自己的脸上。伊卡留斯不再敦促她留下来，在她走之后，他在父女俩分别的地方竖立了一座端庄女神的雕像。

尤利西斯和佩内罗蒲享受着幸福的婚姻生活，但仅仅一年多，这种生活就被打断了。尤利西斯被征召去参加特洛伊战争。在他长期离家的岁月里，当人们都怀疑他是否还活着的时候，当大家都认为他八成永远回不来的时候，佩内罗蒲被许多求婚者强行追求。她似乎无处可躲，除非选定其中一个做丈夫。然而，她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仍然盼望着尤利西斯的归来。她的一个拖延时间的招数是借口她正忙着在准备一块遮篷，要在她公公莱阿提斯的葬礼上使用。她发誓说，等这块遮篷织完后，她就会在求婚者中选定自己的丈夫。她白天织啊织，但到了晚上就把白天织的都给拆了。

尤利西斯一回来就可以向那些求婚者报仇，但他必须保证自己不被认出来。这一点很重要，于是密涅瓦把他变成了一个不起眼的乞丐。猪倌优马乌斯（Eumaeus）是个忠诚的臣仆，客气地把他接到了宫中。

尤利西斯的儿子特雷马克斯（Telemachus）有一段时间也不在国内，他四处寻找父亲，拜访过其他从特洛伊远征归来的国王。就在寻父的过程中，他从密涅瓦那儿得到指示，便回了家。他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到了家乡。在去见求婚者们之前，他先去找优马乌斯了解宫内的情况。他看到优马乌斯跟一个异乡人在一起。虽然那人穿着乞丐的衣服，但他还是以礼相待，并许诺要帮助那个异乡人。特雷马克斯差遣优马乌斯潜入宫中，去告诉佩内罗蒲她的儿子已经回来了。这样的小心提防是很必要的，因为特雷马克斯了解到，那些求婚者正在密谋堵截他并杀害他。猪倌走后，密涅瓦显露了真身，指示尤利西斯让他儿子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女神边说边摸着他，立即抹除了他身上又老又穷的样子，恢复了那本来就属于他的活力和男子汉气概。特雷马克斯惊诧地看着他，起初还以为他不是凡人呢。不

过，尤利西斯说自己就是他的父亲，还说自己的外表之所以会有那样的变化，全是密涅瓦做的手脚。

Then threw Telemachus
His arms around his father's neck and wept.
Desire intense of lamentation seized
On both; soft murmurs uttering, each indulged
His grief.

参考译文：

奥德修斯[1] 说完坐下，特雷马克斯／紧紧拥抱高贵的父亲，泪水流淌。／父子俩心潮激荡，都想放声痛哭。[2]

父子俩一起商议如何才能打败那些求婚者以及如何惩罚他们的放肆行径。两人商定，特雷马克斯先进宫去，跟求婚者们打成一片，然后尤利西斯再进去，还是打扮成乞丐的样子。在礼仪不周的古代，乞丐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权利，那都不是我们今天所承认的。作为游方者和说书人，他们被允许进入首领们聚会的厅堂，还经常被待作宾客。尽管，当然喽，有时候，他们也会受到羞辱。尤利西斯吩咐儿子千万不要露出认识自己的迹象，不要表现出对自己有异样的兴趣，哪怕看见自己被侮辱或殴打，也不能提出异议。他对其他异乡人怎么样，就对自己也怎么样。在宫中，他们看到跟平日一样的情景，求婚者们正在大吃大喝、寻欢作乐。求婚者们假装高兴地欢迎特雷马克斯的归来——尽管心里暗暗叫苦，因为他们要杀害他的阴谋失败了。他们也允许老乞丐进去，还从桌子上拿了一份吃的给他。就在尤利西斯进宫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动人的情景。一条老狗躺在院子里，差点要老死了。但它一见这个异乡人，就抬起了头，连耳朵都竖起来了。这是尤利西斯的家狗，名唤“阿尔戈斯”，以前他经常带它去打猎。

---

[1] 就是尤利西斯。
[2] 汉译依据王焕生译《荷马史诗·奥德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Soon as he perceived

Long-lost Ulysses nigh, down fell his ears

Clapped close, and with his tail glad sigh he gave

Of gratulation, impotent to rise,

And to approach his master as of old.

Ulysses, nothing him, wiped off a tear

Unmarked.

...Then his destiny released

Old Argus, soon as he had lived to see

Ulysses in the twentieth year restored.

参考译文：

有一条狗躺卧近旁，抬起头和耳朵，／狗名阿尔戈斯，归饱受苦难的奥德修斯所有，／他当年饲养它尚未役使，便出发前往／神圣的伊利昂。往日年轻人曾经驱使它／追逐乡间旷野的山羊、群鹿或野兔，／但如今主人外出，它也无人照管，／躺卧于堆积在院门外的一大堆秽土上，／骡健骡和牛群积下，有待奴隶们运走，／施用于奥德修斯的面积宽广的田地。／阿尔戈斯躺在那里，遍体生满虫虱。／它一认出站在近旁的奥德修斯，／便不断摆动尾巴，垂下两只耳朵，／只是无力走到自己主人的身边，／奥德修斯见此情景，转身擦去眼泪。[1]

当尤利西斯坐在一个角落里，吃着他那一份饭时，求婚者们马上就开始公然侮辱他。他温和地回敬了一句，其中一个就抓起一把凳子，给了他一下子。特雷马克斯看见父亲在自己的厅堂里遭到如此的待遇，费了好大的劲才抑制住自己的愤怒。但是，他切记父亲的指令，只说了一些符合他身份的话，表明他是这宫廷的主人、众宾客的保护者。

这位漂泊者的身份还有一次差点被泄露。当他年迈的保姆优丽克丽娅

---

[1] 王焕生译：《荷马史诗·奥德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Euryclea）给他洗脚时，认出了他脚上的一个伤疤，那是很久以前被一头野猪弄伤造成的。这干瘪老太太悲喜交集，如果不是尤利西斯示意她保持镇定，她可能立即就把他的真实身份暴露给佩内罗蒲了。



尤利西斯被年迈的保姆优丽克丽娅认出来了

佩内罗蒲本来答应要选定求婚者中的一个，她已经拖延了很长时间，看来再也没有借口拖延了。她丈夫一直不在，这本身似乎就证明他的归来是无望的了。同时，她儿子已经长大，已能料理自己的事情。因此，她同意解决选夫问题，她要求婚者们举行一场技能比赛。比赛的项目是射箭。十二个圆环一字排开，谁的箭能穿过所有这十二个圆环，就能赢得作为奖品的王后。然后，她命人从武器库中拿来了一张弓和一只装满了箭的箭袋，那都是她自己的兄弟当年送给尤利西斯的。特雷马克斯特地命人把所有其他武器都拿走，他借口说那是因为当比赛气氛升温时，尤其是在冲动的时刻，有人可能会用这些武器作出不合适的举动来。

比赛的所有准备都做好了。参赛者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弯弓，因为弯



尤利西斯杀死那些向他妻子求婚的人，左半图

弓才能搭箭。特雷马克斯自告奋勇，提出他要先试一下，他使劲拉了拉，但发觉根本拉不开。于是他谦逊地坦承他要完成的任务超出了自己的能力，他表示放弃，便把弓交给了在场的另一个人。那人也没成功，在同伴们的嘲笑和讥讽中，他也放弃了。他们就这样一个个地尝试，都没拉开。后来，他们在弓上涂抹了牛脂，但也无济于事，那弓还是直直的。这时，尤利西斯谦卑地提请允许他试一下，他说："虽然我现在是个乞丐，但我曾经也是个士兵。我这两条老胳膊啊，还有一把子力气。"那帮求婚者嘲笑着呵斥他的侮慢，命人把他从朝堂上轰出去。可是，特雷马克斯为他说话，说哪怕仅仅为了满足一下这位老人的心理，也该让他试一下。尤利西斯拿起弓，看他挽弓的样子就知道他是那张弓真正的主人。他轻松地把弦调到槽口上，然后在弓上搭好箭；随后他一拉弦，箭就呼啸而出，不偏不倚，穿过了那些圆环。

还没等那些求婚者表现出惊诧的神色，尤利西斯对他们说："我还要再射一箭！"说罢就瞄准了安提瑙斯，这是求婚者中最傲慢无礼的一个。箭射穿了喉咙，他当即倒毙。特雷马克斯、猪倌和另一个忠诚的臣子这时全副武装地站到了尤利西斯身边。求婚者们惊惧万分，四处寻找武器，但哪里还能找着，他们连逃命的路都找不着了，因为猪倌已经把门堵死了。尤利西斯没有让他们的迷惑不解状态保持多久，他宣布自己就是这个国家长期没有音信的主人。十年来，他们侵入他的宫殿，挥霍他的资财，迫害他的妻子和儿子。他告诉他们，他要彻底地报仇。报仇之后，尤利西斯重



尤利西斯杀死那些向他妻子求婚的人，右半图

新成了这个国家和他妻子的主人。

244. 丁尼孙的长诗《尤利西斯》

这首诗表现的是一位老英雄——他过去的危险经历，现在什么也没留下，只能呆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他越来越厌倦这无所事事的生活，决定再度出发，去寻求新的冒险。

It little profits that an idle king,
By this still hearth, among these barren crags,
Match'd with an aged wife, I mete and dole
Unequal laws unto a savage race,
That hoard, and sleep, and feed, and know not me
I cannot rest from travel: I will drink
Life to the lees: all times I have enjoy'd
Greatly, have suffer'd greatly, both with those
That loved me, and alone; on shore, and when
Thro'scudding drifts the rainy Hyades
Vext the dim sea: I am become a name;
For always roaming with a hungry heart
Much have I seen and known: cities of men,
And manners, climates, councils, governments,
Myself not least, but honor'd of them all;
And drunk delight of battle with my peers,
Far on the ringing plains of windy Troy.
I am a part of all that I have met;
Yet all experience is an arch wherethro'
Gleams that untravel'd world, whose margin fades
Forever and forever when I move.
How dull it is to pause, to make an end.
To rust unburnish'd, not to shine in use!

As tho'to breathe were life, Life piled on life
Were all too little, and of one to me
Little remains: but every hour is saved
From that eternal silence, something more,
A bringer of new things; and vile it were
For some three suns to store and hoard myself
And this gray spirit yearning in desire
To follow knowledge like a sinking star,
Beyond the utmost bound of human thought.
This is my son, mine own Telemachus,
To whom I leave the scepter and the isle—
Well-loved of me, discerning to fulfil
This labor, by slow prudence to make mild
A rugged people, and thro' soft degrees
Subdue them to the useful and the good.
Most blameless is he, centered in the sphere
Of common duties, decent not to fail
In offices of tenderness, and pay
Meet adoration to my household gods,
When I am gone. He works his work, I mine.

There lies the port: the vessel puffs her sail:
There gloom the dark broad seas. My mariners,
Souls that have toil'd, and wrought, and thought with me—
That ever with a frolic welcome took
The thunder and the sunshine, and opposed
Free hearts, free foreheads—you and I are old;
Old age has yet his honor and his toil;
Death closes all: but something ere the end,
Some work of noble note, may yet be done,

Not unbecoming men that strove with Gods.
The lights begin to twinkle from the rocks;
The long day wanes: the slow moon climbs:the deep
Moans round with many voices. Come, my friends,
' T is not too late to seek a newer world.
Push off, and sitting well in order smite
The sounding furrows; for my purpose holds
To sail beyond the sunset, and the baths
Of all the western stars, until I die.
It may be that the gulfs will wash us down:
It may be we shall touch the Happy lsles,
And see the great Achilles, whom we knew,
Tho' much is taken, much abides;and tho'
We are not now that strength which in old days
Moved earth and heaven, that which we are, we are;
One equal temper of heroic hearts,
Made weak by time and fate, but strong in will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参考译文：

这太无谓——当一个闲散的君主，／安居家中，在这嶙峋的岛国，／我与年老的妻子相匹，颁布着／不公的法律，治理野蛮的种族——／他们吃、睡、收藏，而不理解我。／我不能停歇我的跋涉；我决心／饮尽生命之杯。我一生都在／体验巨大的痛苦、巨大的欢乐，／有时与爱我的伙伴一起，有时却／独自一个，不论在岸上或海上，／当带来雨季的毕宿星团催动／激流滚滚，扬起灰暗的海波。／我已经变成这样一个名字——／由于我如饥似渴地漂泊不止，／我已见识了许多民族的城／及其风气、习俗、枢密院、政府，

而我在他们之中最负盛名，／在遥远而多风的特洛伊战场，／我曾陶

醉于与敌手作战的欢欣。／我自己是我全部经历的一部分；／而全部经验，也只是一座拱门，／尚未游历的世界在门外闪光，／而随着我一步一步的前进，／它的边界也不断向后退让。／最单调最沉闷的是停留，是终止，／是蒙尘生锈而不在使用中发亮！／难道说呼吸就能算是生活？／几次生命堆起来尚嫌太少，／何况我唯一的生命已余年无多。／惟有从永恒的沉寂之中抢救／每个小时，让每个小时带来／一点新的收获。最可厌的是／把自己长期封存、贮藏起来，／让我灰色的灵魂徒然渴望／在人类思想最远的边界之外／追求知识，象追求沉没的星星。

这是我的儿子忒勒玛科斯[1]，／我给他留下我的岛国和王杖，／他是我所爱的，他有胆有识，／能胜任这一工作；谨慎耐心地／教化粗野的民族，用温和的步骤／驯化他们，使他们善良而有用。／他是无可指责的，他虽年少，／在我离去后他会担起重任，／并对我家的佑护神表示崇敬。／他和我，将各做各的工作。

海港就在那边，船儿已经扬帆，／大海黑暗一片。我的水手们——／与我同辛劳、同工作、同思想的人，／对雷电和阳光永远同等欢迎，／并用自由的心与头颅来抗争——／你们和我都已老了，但老年／仍有老年的荣誉、老年的辛劳，／死亡终结一切，但在终点前／我们还能做一番崇高的事业，／使我们配称为与神斗争的人。／礁石上的灯标开始闪光了，／长昼将尽，月亮缓缓攀登，／大海用无数音响在周围呻唤。／来呀，朋友们，探寻更新的世界／现在尚不是为时过



萨模色雷斯的胜利女神

[1] 即特雷马克斯。

晚。开船吧！／坐成排，划破这喧哗的海浪，／我决心驶向太阳沉没的彼方，／超越西方星斗的浴场，至死／方止。也许深渊会把我们吞噬，／也许我们将到达琼岛乐土，／与老朋友阿喀琉斯[1]会晤。／尽管已达到的多，未知的也多啊，／虽然我们的力量已不如当初，／已远非昔日移天动地的雄姿，／但我们仍是我们，英雄的心／尽管被时间消磨，被命运削弱，／我们的意志坚强如故，坚持着／奋斗、探索、寻求，而不屈服。[2]

---

[1] 即阿基琉斯。

[2] 汉译依据飞白译《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第二十五章 埃涅阿斯历险记

Roman Virgil, thou that singest
Ilion's lofty temples robed in frie,
Ilion falling, Rome arising,
wars, and filial faith, and Dido's pyre;

Landscape lover, lord of language
more than he that sang the Works and Days,
All the chosen coin of fancy
flashing out from many a golden phrase; . . .

Light among the vanish'd ages;
star that gildest yet this phantom shore;
Golen branch amid the shadows,

kings and realms that pass to rise no more; . . .

Now the Rome of slaves hath peish'd,
and the Rome of freemen holds her place,
I, from out the Northern Island
sunder'd once from all the human race,

I salute thee, Mantovano,
I that loved thee since my day began,
Wielder of the stateliest measure
ever molded by the lips of man.[1]

参考译文：

[致维吉尔[2]/ 应曼图亚人之请为纪念维吉尔 / 逝世一千九百年而作]

一 // 罗马诗人维吉尔，你歌唱 / 伊利昂巍峨的神殿烟燎火摧；/ 唱伊利昂覆灭、罗马崛起，/ 还唱征伐、孝心和狄多的柴堆；[3]

二 // 你热爱美景又精于文辞，/《工作与时日》的作者比你不上；[4]/ 多少词句是精铸的想像——/ 烁烁地闪耀出金灿灿的光芒；

三 // 你赞颂麦浪、林地、农田，/ 赞颂葡萄园、蜂房、牛群和马；/

---

[1] 丁尼孙《致维吉尔》，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2] 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是罗马最伟大的诗人，出生在意大利曼图亚附近农家。他的声誉主要来自其民族史诗《埃涅阿斯纪》。该诗写于公元前30—前19年，长达12卷，叙述了伊利昂（即特洛伊）被希腊人攻陷后，伊利昂英雄埃涅阿斯逃到意大利建立罗马的故事。这部作品被认为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对英国文学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弥尔顿的《失乐园》即以之为楷模。而丁尼孙既很钦佩维吉尔的诗才，同他也颇有相通之处。

[3] 狄多是希腊传说中古国迦太基的著名创建者和女王，因不愿接受当地北非酋长的求婚，在堆起的高高柴堆上当众用匕首自尽。但维吉尔在诗中把她写成是埃涅阿斯的同时代人，因向漂流到迦太基的埃涅阿斯求爱不成而自杀。

[4] 公元前8世纪的赫西奥德是希腊最早的史诗诗人之一，《工作与时日》是他的一部重要作品。

一位位缪斯的所有魅力／常凭你的一个字而开发鲜花；

四//你歌唱欢乐的蒂狄卢斯[1]，／唱他在山毛榉的阴下吹牧笛；／你歌唱善歌的森林之神[2]——／欢笑的牧人用花机把他围起；

五//你讴歌波里欧[3]，要为再次／来临的幸福美满岁月而高兴，／也为夏日没有蛇的草地[4]、／未耕的原野、无船的海而欢欣；

六//你呀，看到天地间的万物／一一都在天意的操纵下行动；／你呀，你的悲伤登峰造极，／为人类难以预料的命运哀痛；

七//你是已逝年代的一盏灯，／是太阳仍为这缥缈人世镀金辉；／是阴阴幽界里的金树枝[5]——／君主和王国一去那里就永不回；

八//如今你那广场不再喧响，／紫衣恺撒们的官殿都已塌落——／尽管你翻腾澎湃的韵律／让听的人永远想到罗马帝国——

九//如今奴隶制的罗马已消亡，／自由人的罗马已经站住了脚[6]；／我虽属于这北方，这一度／同全人类都割离的北国之岛，

十//也要向你这曼图亚人致敬，／因为在语言所铸成的韵律里，／数你运用的最高雅雄健，／而我从幼年起便已经热爱你。

---

[1] 蒂狄卢斯是维吉尔《牧歌》第一首中的牧羊人。

[2] 指《牧歌》第六首中的西兰努斯。据希腊神话，他是个外形半人半兽、上了年纪的森林之神，善歌、善预言，嗜酒并耽于淫乐。

[3] 波里欧是维吉尔的朋友，是《牧歌》第四首中的赞美对象。

[4] 《牧歌》中有句“草中有蛇潜行”。丁尼孙的诗句可能由此化出。

[5] 据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六卷所载，埃涅阿斯凭着这个金树枝才得以进入冥界。

[6] 1550年时，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被法国征服，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意大利仍分裂为一些独立的小城邦。后发生了统一运动，1861年才建立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距丁尼孙写此诗之时才二十来年。

245. 从特洛伊到意大利

荷马讲述了希腊英雄尤利西斯的漫游故事，即尤利西斯由特洛伊回家的经历。维吉尔在《埃涅伊德》中，讲述了特洛伊人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不幸遭遇。那些人在故乡特洛伊被征服、毁灭之后，在他们的领袖埃涅阿斯带领下，去寻找新的家园。在那个要命的夜晚，当木马吐出肚子里全副武装的希腊人，特洛伊就被占领、焚毁了。埃涅阿斯带着父亲、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逃离了那骇人的地方。他的父亲由于年纪太大，没办法跑得快，所以埃涅阿斯把他扛在肩头。就那样，他牵着儿子、领着妻子，顺利地逃出了那座正在燃烧的城池。但是，在混乱之中，他的妻子被人群冲散，再也没找到。



埃涅阿斯和他的父亲安奇斯
以及儿子艾俄鲁斯

246. 逃离特洛伊

他们一到会师地点，就发现那儿已有许多难民，这些人都投奔到了埃涅阿斯麾下。经过数月的准备，最后，他们终于登船出发。他们首先到达临近的色雷斯，并准备在那儿建立一座城市。但一件怪事阻止了埃涅阿斯的建城计划。在准备献祭的时候，他从一棵灌木上摘了几根嫩枝，让他沮丧的是，树的伤口流出了血。当他还想摘时，地下发出一个声音，冲着他喊道："埃涅阿斯啊，饶了我吧。我是泼利多尔（Polydore），你的同胞啊。我是在这里被谋害的，被射了许多箭啊。后来那些箭受到我的血液的灌溉，长成了这片灌木林。"这番话唤起了埃涅阿斯的回忆：泼利多尔原来是特洛伊的小王子，他父亲给邻邦色雷斯送了一大批金银财宝，请色雷斯国王允许这小王子在那儿成长，因为色雷斯与特洛伊隔着一段距离，可以躲避战祸。可是色雷斯国王却谋害了他，劫掠了所有

的财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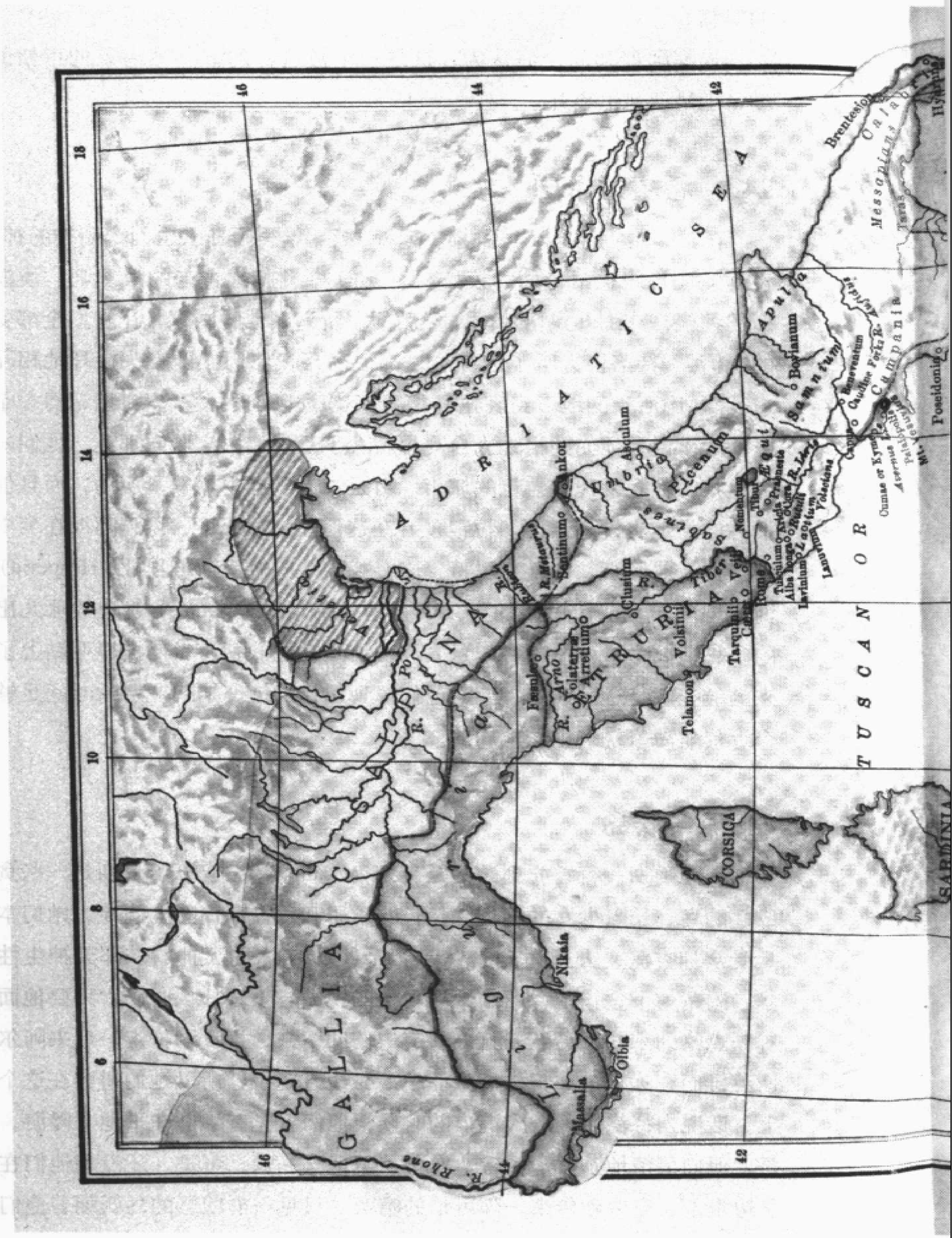
埃涅阿斯和同伴们认为，这是一个被这样的罪孽玷污了的可憎的国度，于是便匆忙离开了。

247. 希望的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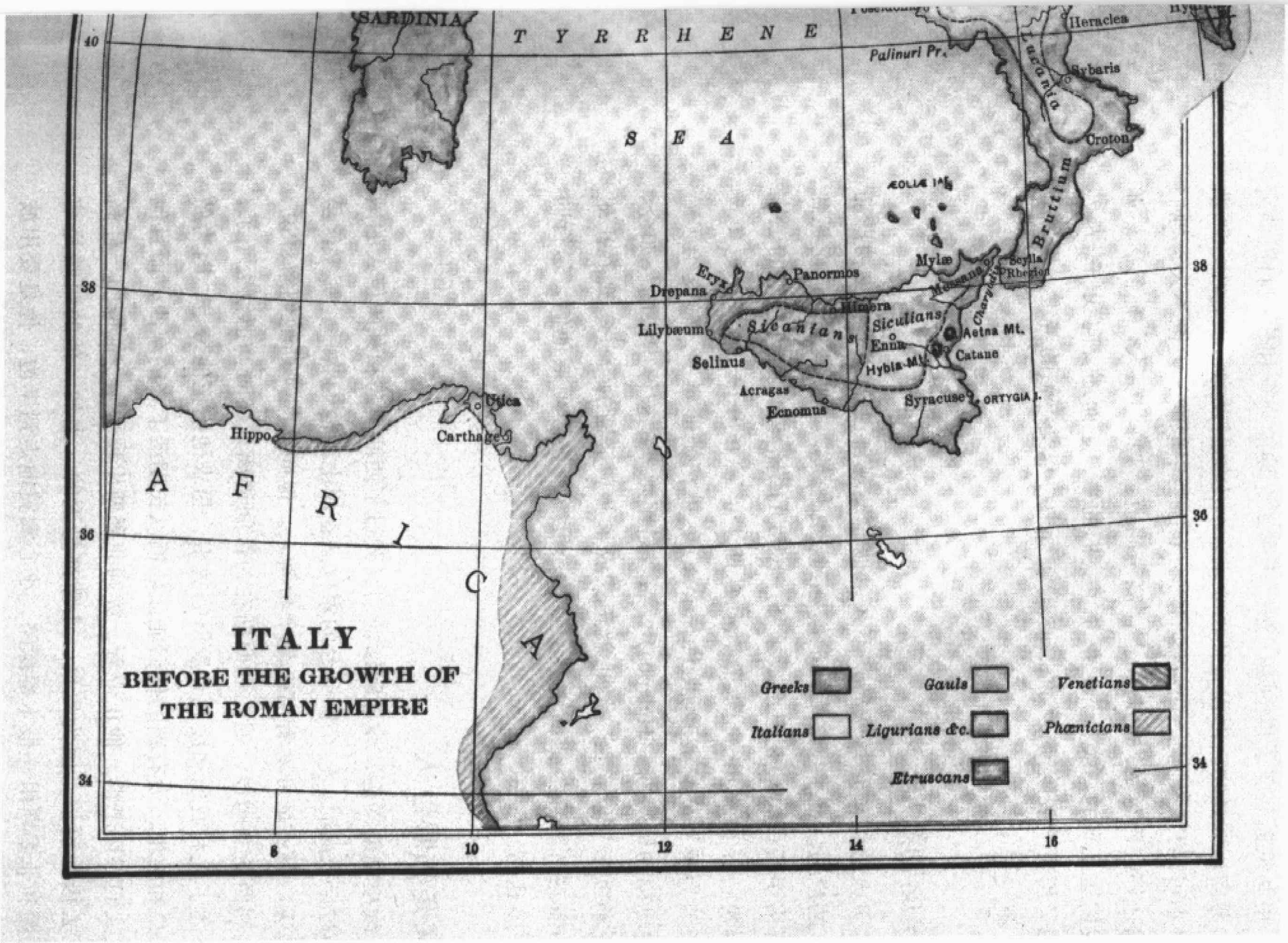
随后，他们到达了德罗斯（Delos）岛。埃涅阿斯去求问太阳神的神谕，得到的还是跟往常一样的模棱两可的回答："找你古老的故土吧，埃涅阿斯的种族将在那儿定居建国，然后削弱所有其他的国家，让它们全都受它的统治。"特洛伊人听了这神谕，都很高兴，他们立即交头接耳地相互问道："神谕所指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啊？"埃涅阿斯的父亲安奇斯记得一个古老的故事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克里特，于是他们决定驶向那儿。他们一到克里特，就着手建造自己的城市。可是，人群当中爆发了疾病，而且他们播种的土地也没有结出一粒粮食。在这黯淡的境况下，埃涅阿斯在梦中受到警告，他们必须离开克里特，去寻找一片叫做赫斯披里亚（Hesperia）的西方国度，特洛伊民族的真正始祖达达努斯（Dardanus）就是从那儿出来的。赫斯披里亚就是现在的意大利。于是，他们朝着赫斯披里亚踏上了未来的航程。经过了许多冒险，他们才到达目的地。期间花费的时间足够一个近代航海家绕行地球几周的。

248. 鸟妖岛

埃涅阿斯一行首先到达的是鸟妖岛（Harpies）。鸟妖哈皮斯是一些贪婪成性的鸟，长着少女的脑袋、长长的爪子和苍白而愤怒的脸庞。她们本来是受众神委派，去折磨一个叫菲纽斯（Phineus）的天神的。那天神生性残暴，天帝为了惩罚他，已经剥夺了他的视力。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面前有一点吃的东西，鸟妖们就会从空中俯冲下来，把食物抢走。后来阿尔戈斯英雄们在远征途中把她们从菲纽斯身边赶走了，所以她们避难在这个岛上。话说当特洛伊人进入港口的时候，他们看见有牛群在平地上漫游。于是，他们尽情地杀戮了一番，准备美美地吃一顿。可是，还没等他们在桌子边坐下，空中就传来一阵可怕的喧嚷。只见一群凶恶的鸟妖朝着他们俯



罗马帝国之前的意大利地图


SARDINIA
T Y R R H E N E
S E A
Palinuri Pr.
Heraclea
Lucania
Sybaris
Croton
Bruttium
ÆOLIÆ INS.
Mylæ
Scylla
Rhegium
Messana
Charybdis
Panormos
Drepana
Eryx
Himera
Lilybæum
Sicanians
Siculians
Enna
Aetna Mt.
Catane
Selinus
Hybla Mt.
Acragas
Ecnomus
Syracuse
ORTYGIA
Utica
Carthage
Hippo
A F R I C A
ITALY
BEFORE THE GROWTH OF
THE ROMAN EMPIRE
Greeks
Italians
Gauls
Ligurians &c.
Etruscans
Venetians
Phœnicians
40
38
36
34
8
10
12
14
16

冲下来，用利爪抓起碟子里的肉，然后飞跑了。埃涅阿斯和伙伴们挥动宝剑，奋力劈向这些怪物。但没有任何效果，因为她们极为敏捷，埃涅阿斯等人几乎不可能打着她们。而且她们的羽毛像铠甲似的，刀枪不入。她们中的一只还停在附近的一处悬崖上，高声叫道："特洛伊人，你们居然如此对待我们这无辜的鸟类，先是屠杀了我们的牛，进而还要向我们开战？"然后，她又预言埃涅阿斯他们在未来的航行中将承受可怕的苦难。她发泄完怒火，就飞走了。

249．埃皮勒斯岛

特洛伊人急忙离开鸟妖岛，不久，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埃皮勒斯岛（Epirus）的岸边。上了岸之后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有些被作为俘虏抓到那儿的特洛伊流民，现在已经成了那个国度的统治者。赫克托尔的遗孀安德罗玛赫已经在那儿给尼奥普托勒默斯生了三个儿子。后来，尼奥普托勒默斯因为爱上了赫蜜奥妮（Hermione），就把她遗弃了，转交给了赫克托尔的兄弟赫勒努斯 （Helenus），后者是跟她一起被俘虏来的。如今，尼奥普托勒默斯早已归西，她也就正式成了赫勒努斯的妻子。现在正是他俩统治着这片领域。他俩以最友善的态度款待埃涅阿斯他们，送行时还给了许多礼物。

250．又是独眼巨人

离开埃皮勒斯岛后，埃涅阿斯他们又驶过了西西里岛和独眼巨人的国度。在经过巨人岛时，一个惨兮兮的家伙站在岸上朝他们欢呼。那家伙虽然衣衫褴褛，但还是可以看出来是个希腊人。他向埃涅阿斯他们解释说，他本是尤利西斯的同伴，但尤利西斯在匆忙间逃离该岛时，把他丢下了。接着他讲述了尤利西斯和泼利菲墨斯的故事，恳求他们把他带走，因为岛上除了野果和树根，没有别的任何能让他赖以长期活下来的东西，而且他一直对巨人们心怀恐惧。他正说着，泼利菲墨斯出现了——他像山一样高大，看上去极为可怕，因为生气，连嘴都是歪的。当然，他的眼睛是瞎的。只见泼利菲墨斯用一根木棍探路，小心翼翼地走到岸边，他是要用波

浪冲洗他的眼眶的。他一到水里，就朝着埃涅阿斯他们这边费力地走来。由于他身高体大，在海里走得相当远。埃涅阿斯他们吓了一跳，为了逃出他的打击范围，他们赶紧操桨把船划开。泼利菲墨斯一听到桨声，就大喊起来，整个岸边都回荡着他的喊声；其他巨人闻声纷纷冲出洞穴和丛林，他们在岸上一字排开，就像一排高大的松树。特洛伊人奋力划桨，很快就不见了。



女妖锡拉

赫勒努斯曾警告埃涅阿斯，要避开那由怪物锡拉和卡律布狄斯看守的海峡。读者应该还记得，正是在那儿，当尤利西斯他们全神贯注躲避卡律布狄斯时，锡拉抓走了六个水手。埃涅阿斯采纳了赫勒努斯的劝告，避开了那个危险的关口，转而绕行西西里岛。

251．天后又不乐意了

天后看着特洛伊人正满心希望地加紧前往他们的目的地，自己对他们的宿怨又在心头泛起。因为她无法忘怀帕里斯对她的藐视，帕里斯在给最美的天神颁发奖品时，居然没有给她。这份怨气如何能在她天后的心里憋着！于是，她给风王下令。风王遵令派出他的儿子们即北风神、台风神和其他风神，这些风神使大海波涛汹涌。一场恐怖的风暴旋即降临，特洛伊人的船队被吹离了原来的航线，转而驶向非洲大陆的岸边，他们完全有船毁人亡的危险。埃涅阿斯命令船队分散，这样即使有一条船失事，其他的还可以安然无恙。

在这场危机中，海王听见风暴乍起，感到甚为诧异，因为他自己没发布任何命令。他从波浪中冒出头来，正好看见埃涅阿斯的船队行驶在狂风前。他知道这是天后对特洛伊人的敌意导致的。他不想管这事，但还是感到气愤，因为这侵犯了他的领域。他把风神们召来，严厉地训斥他们，把

他们赶跑了。然后，他抚慰波浪们，又拂去了太阳面前的云团。有些船已经撞在了礁石上，他就用三叉戟把它们撬开。同时，特里同和另一个海仙在水下用肩膀扛着船只，使它们能继续航行。等大海平静下来后，特洛伊人也找到了最近的岸滩——迦太基（Carthage）。埃涅阿斯很高兴，因为他发现所有的船只一艘艘地都安全到了岸边，尽管都颠簸得够呛。

252．在迦太基逗留

这批流民现在到达的是迦太基。那是非洲岸边的一个地方，正好与西西里岛相对。那时它是提尔人（Tyrian）的一个殖民地，在女王戴朵（Dido）的统治下，已初具城邦规模。它注定要在后来成为罗马的竞争对手。戴朵是提尔国王贝鲁斯（Belus）的女儿、雕刻大师皮格马利翁的妹妹。皮格马利翁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戴朵的丈夫名叫西恰乌斯，本是一巨富，但被小舅子皮格马利翁骗取了钱财，还弄得死于非命。戴朵带着一大帮朋友和追随者，男女都有，成功地逃出了提尔。他们乘着几艘大船，船上装载着西恰乌斯的财物，来到了迦太基。他们把此地选做未来的家园。他们向当地人要一小块地方，小得够铺一张牛皮就行，当地人答应了他们的这一要求。女王便命人把牛皮剪成线，然后圈了一块地，他们就在那块地上建立了一个营地，就叫它“牛皮营”。迦太基就是在这个营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久它就变成了一个繁荣而富强的城市。

特洛伊人到达的时候，迦太基正值鼎盛时期。戴朵友好而善良地款待了这些杰出的流亡者。“我自己对不幸并不陌生，”她说，“所以我学会了帮助不幸者。”女王的友善表现在一系列的宴请活动上，如举行力量与技能的比赛。这群异乡人跟她的臣民一起参加了各种比赛。女王宣称，不论胜者“是特洛伊人还是提尔人，她都会一视同仁”。在比赛结束后的酒宴上，应女王的邀请，埃涅阿斯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的最后一些战况以及城市陷落后他自己的一些冒险故事。戴朵听得着了迷，心中对他的那些英勇行为充满了倾慕。她对埃涅阿斯产生了火热的激情，埃涅阿斯这边呢，似乎也对她很满意，因为能跟她结合是一个幸运的机会。如果接受这个机会的话，那意味着他的漂泊生活一下子就有了一个幸福的结局，而且他一下子就有了

一个新娘、一个家、一个王国。埃涅阿斯和戴朵尽情享受着快乐的生活，不知不觉几个月就过去了，他似乎忘记了意大利以及要在意大利海滨建立帝国的使命。当天帝看到这一切，他派遣信使神墨丘利给埃涅阿斯传信，去唤醒他内心深处的高贵的使命感，并命令埃涅阿斯重新踏上航程。

尽管戴朵以种种诱惑企图说服埃涅阿斯留在她身边，但他还是离开了戴朵。这对她的爱情和她骄傲的心性打击太大了，她难以承受这一切。当她发现埃涅阿斯确实已经走了时，她爬上了一个早就叫人准备好的火葬堆，自杀身亡，并与那堆柴薪一起焚为灰烬。火光在城头升起，刚刚离开港口的特洛伊人看得清清楚楚。尽管埃涅阿斯不知道起火的原因，但他隐约感觉到了那个致命的事件。

253. 舵手帕里纽勒斯，终于到达意大利

那时，统治西西里岛的是阿塞斯提斯王子，他跟特洛伊人有血缘关系，所以给埃涅阿斯他们提供了友善的款待。不过，埃涅阿斯他们只在西西里岛稍作停留，就再度登船，向着意大利驶去。现在维纳斯亲自出面跟海王调解，请海王允许她儿子最终达到那梦寐以求的目的地，而且从此结束他危险的生涯。海王同意了，但提出他只要一条人命，就会放了其他人。于是舵手帕里纽勒斯（Palinurus）成了牺牲品。他正手搁在舵上，坐着仰望星星呢。睡神受海王委派，假扮成佛巴斯（Phorbas）的样子，来到他跟前，说："帕里纽勒斯啊，微风和煦，水波不兴，船稳稳地行驶在固定的航道上。躺下来吧，你需要休息一会儿。我会替你掌舵的。"帕里纽勒斯答道："别跟我说顺风顺水——我见识过多少风的背信、水的弃义啊。你要我把埃涅阿斯托付给这变化无常的风水吗？"他继续掌着舵，眼睛盯着星星。可是，睡神用一根树枝在他头顶上挥来挥去，那枝条上蘸着致命的露水，所以帕里纽勒斯虽然竭尽全力想睁开眼睛，但就是睁不开。于是睡神把他推下了船，他掉进了水里。由于他牢牢地掌着舵，那舵也跟他一起从船上掉了下去。海王时刻记着自己的诺言，所以尽管那船既没有舵也没有舵手，但他还是让它正常行驶着，直到埃涅阿斯发现了这情况。他为那忠诚的舵手感到深深的悲哀，同时开始亲自导航。在他的引导下，船队

终于到达了意大利海岸，历尽艰险的人们兴高采烈地跳上了陆地。

254. 库迈的女预言家西比尔



库迈的女预言家西比尔

当手下的人们开始忙着建立营地时，埃涅阿斯寻找着女预言家西比尔（Sibyl）的住处。那是一个洞穴，跟一座庙宇和一片林子相连，庙里供奉的是太阳神和月亮女神。正当埃涅阿斯思考眼前这情景时，西比尔主动过来跟他搭讪。她似乎早就知道他的使命。她受到太阳神的附体，吐出了一连串的预言，说他命中注定将取得成功，但在走向最后成功的过程中，得付出劳作，还会遇到危险。最后她说了一番鼓励的话，这番话现在已经是成了格言："不要屈服于灾难，而要更加勇敢地往前冲。"（Yield not to disasters, but press onward the more bravely）埃涅阿斯回答说，不管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他心里都有准备。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进入梦中被领着去冥府探询，目的是要跟他父亲安奇斯商议，他想从父亲那儿得到关于他自己和他同胞的未来命运的启示。因此，埃涅阿斯请求西比尔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西比尔答道："到冥府去很容易，因为冥府的大门日夜都开着。不过，要沿着原路返回到阳界，那就难了。"她指示埃涅阿斯到林子里去寻找一棵树，那树上有一根金枝。你要把那枝条折下，作为礼物拿去送给冥后。如果你的命运是大吉大利，它就会顺从地任你摘下，离开它的母干。可是，如果你命运不佳，那么任凭你如何用力，都休想把它折下来。如果你能把它取走，另一个金枝会继而生出。

埃涅阿斯谨遵西比尔的指示。他母亲维纳斯则派遣了两只鸽子，飞在他面前，给他引路。正是在它们的帮助下，他找到了那棵树，摘下了金枝，然后急忙带着它赶回去见西比尔。

255. 地狱

维吉尔曾指出过一个地狱的入口，也许它是地面上最适合于用来激发恐怖和超自然想像的地方。那入口就在维苏埃火山附近。那一带到处都是裂口，硫磺火焰就从那些裂口中喷出来，那被压制在下面的水汽则引得地动山摇，还有一些神秘的声音从地球深处传出。人们认为，阿佛纳斯湖水所注满的就是一个死活山的裂口。它是圆的，有半英里宽，深不见底，周围是高高的岸。在维吉尔时代，岸上覆盖着葱郁的森林。恶臭的气息从水中升起，所以岸上根本找不到生命，甚至连鸟都飞不过去。埃涅阿斯就在那入口处给冥后、夜神以及复仇三女神等冥府诸神举行了献祭仪式。只听一声咆哮从地底传来，山头上的树木摇晃着，到处是狗的狂吠，这一切都预示着神明快要到来了。“现在，”西比尔说，“鼓起你的勇气，你需要的就是勇气。”说罢，她自己先就进去了，埃涅阿斯紧紧跟随。在地狱门口，他们从一群鬼魂中穿过。这些鬼魂依次是“痛苦”、“报复欲”、苍白的“疾病”、忧郁的“老年”、引人走上犯罪道路的“恐惧”和“饥饿”、“苦役”、“贫穷”和“死亡”——都怪模怪样，看上去甚为可怕。复仇三女神的睡床就在那儿铺开，“不和”用一根血淋淋的带子挽住她的蛇发。这儿还有一些别的怪物，如百臂怪物、九头蛇怪、喷火怪物等。埃涅阿斯看得直打颤，他紧握着宝剑，就想冲上去厮杀，但西比尔喝住了他。随后他们来到哀河岸边，看到了艄公卡隆。他又老又脏，但依然强壮有力，把各种各样的乘客接到自己的船里。他们中有心雄志壮的英雄、尚未婚配的少男少女，多得像秋天的落叶，像冬天逼近时南飞的鸟群。他们站着，催促着卡隆，渴望着能早点到达对岸。可是，那严厉的艄公只选取一部分，而把其他的鬼魂留在了此岸。埃涅阿斯看到这情况，感到迷惑不解，便问西比尔：“为何会有这等分别?”她答道：“那些被允许上船的鬼魂，他们的尸体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安葬。那些尸体没有得到安葬的鬼魂，则不被允许渡过冥河。他们只能在此岸东奔西走，要游荡一百年，直到他们最终被渡过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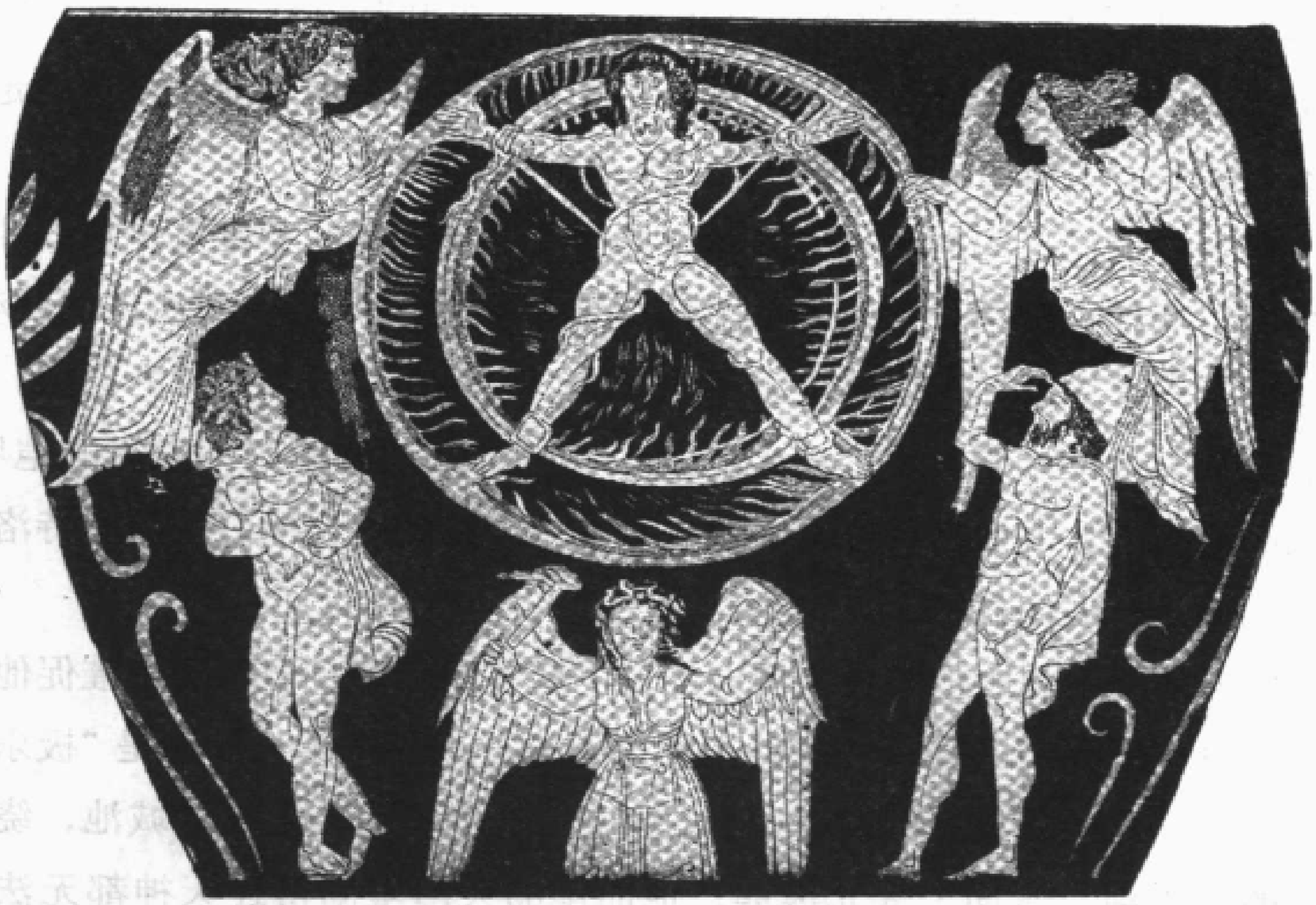
去。”埃涅阿斯回忆起那些死于风暴的同伴，不免悲从中来。就在那时，他瞥见了帕里纽勒斯，就是那个掉下船淹死的舵手。埃涅阿斯上去跟帕里纽勒斯说话，并问他出事的原因。他回答说，船舵掉到了水里，因为他紧紧地抱着舵，所以也被带下去了。他迫不及待地请求埃涅阿斯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让他陪着到对岸去。西比尔责备他说，他这个愿望违反了冥王的法规，但同时安慰他说，他的尸体虽然被波浪冲走了，但会被奇迹般地捞起来，并得到妥善的安葬。那安葬着他的海角因此叫帕里纽勒斯角——至今还叫这个名字。西比尔说完这番安慰话，就把帕里纽勒斯抛下，跟埃涅阿斯一起走到了船边。卡隆用双眼严厉地盯着那勇往直前的英雄，质问他说，他活蹦乱跳的，而且还全副武装，有什么权利到对岸去。西比尔回答说，他们无意惹是生非，埃涅阿斯的惟一目的是见见他父亲。最后，他们亮出了那根金枝。卡隆一见，怒气就消了一大半，他赶紧掉转船头，驶向岸边，把他俩接到了船上。那船由于一向只装载没有形体的轻飘飘的幽灵，埃涅阿斯把它压得直呻吟。很快，他们就被送到了对岸。他们正想上岸，劈面就遇到了那脖子上缠绕着毒蛇的三头狗怪。狗怪扯开三个嗓子狂吠不已，直到西比尔扔给它一块加了药的饼子。它猴急地狼吞虎咽起来，吃完后就进屋伸开四肢，呼呼入睡了。埃涅阿斯和西比尔赶紧跳上岸。首先击打他们耳鼓的是孩子的哀号，那是些夭折在了人生门槛上的孩子。挨着孩子的是那些死于错判的人。米诺斯是主管他们的事务的判官，负责复查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下一类是那些死于自己之手的人，他们憎恶生活，在死亡之地寻求避风港。现在，只要能复活，他们宁愿承受贫穷、劳役和其他任何磨难！接下来是哀者之区，由几条隐秘的小径分成了几个区域，那些小径都穿行在桃金娘树林里。在这儿游荡的是那些为自己内心无法停息的爱情而死于非命的人，但即使死亡也未能使他们从爱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他们中间，埃涅阿斯觉得自己远远地看到了戴朵的幽灵，依然是很伤痛的样子。在暗淡的灯光下，他一开始还不太肯定，但走近一看，果然是她。泪水涌出了眼眶，他用充满爱意的嗓音招呼她说：“不幸的戴朵啊！难道你自杀的传言是真的？哎！难道我就是那祸端？我要请众神来证明，我并不是自愿离开你的，我是奉了天帝的命令啊。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离开会使你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我求求你了，停一停，不要拒绝我这

最后的道别。”戴朵转过脸来，站了一会儿，眼睛盯着地面，旋即默默地走了过去，就像是一块石头，对他的哀求不闻不问。埃涅阿斯跟着她走了一段，随后心情沉重地回到西比尔身边，回到了原路。

接着，他们进入的是英雄区域，那些在这里游荡的英雄都是在战斗中倒毙的。埃涅阿斯和西比尔看到了许多来自希腊和特洛伊的武士的阴魂，特洛伊人聚集在他周围，总是看不够。他们问他此次前来地狱的原因，还问了无数其他的问题。同时，希腊人一看他那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铠甲，就认出他来了。他们满怀恐惧地背过身去，拔腿就跑，他们生前在特洛伊战场上也是一见他就跑。

埃涅阿斯本想跟他的特洛伊朋友们一起多呆一阵，但西比尔催促他快走。接着他们到了一地，一条路把那个地方分成了两半，一边是“极乐世界”，另一边是冥府监狱。埃涅阿斯看见，一边是固若金汤的城池，绕城而走的是火河，水面上火光熊熊。他面前的大门坚固得连天神都无法打破。大门旁边矗立着一座铁塔，复仇三女神之一底西福涅一直看守在塔顶上。从城里传来呻吟声、鞭笞声、铁器碰撞的叽叽嘎嘎声以及锁链的叮当声。埃涅阿斯被吓坏了，连声问他的向导，那些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在领受惩罚时要发出那样的声音。西比尔答道：“这是审判厅，判官会把那些鬼魂生前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都审个一清二楚。罪犯本以为他们藏得密不透风，但在这儿一切都是徒劳。底西福涅举着蝎子鞭，把罪犯押解到其他两个复仇女神那儿。”此时，只听可怕的 “哐啷”一声，铜门大开，埃涅阿斯看见九头蛇怪就守在门后边。西比尔告诉他，冥界的深渊特别深，它的幽深之处就在他们脚下，而天空高高的在他们头上。被关在地狱底层的是泰坦族，他们曾与众神开战，但现在全都服服帖帖地俯卧着。萨尔莫纽斯（Salmoneus）也在那儿，他曾以为自己与天帝势均力敌。他建造了一座铜桥，然后驾着战车在上面行驶，发出来的声音很像雷声；他又模仿闪电，给他的人民打火印。最后，天帝用一记真正的雷电把他给灭了，让他明白了人和神的武器是多么不同。巨人泰提乌斯也在这里，这庞然大物躺下来时，可以覆盖九公顷大的地面。一只兀鹫在啄食他的肝，刚啄掉一些，马上就会再生出来，所以他的受罚永无止境。

埃涅阿斯看见一群鬼魂环桌而坐，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可是，他



伊克西翁在永远不停地旋转的车轮上

们刚准备品尝，站在旁边的复仇三女神中的一个就把食品从他们的嘴边夺走。还有的人头上悬着巨石，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使他们的心理一直处于警觉状态。这些人在生前要么憎恶他们的兄弟，或殴打他们的父母，或欺骗那些信任他们的朋友，或自己富了就独吞钱财不分给别人——最后一类是最多的。这儿还有一些别的鬼魂，如违背婚姻誓言的，再如为一个不正当的原因打架的，还如对主子不忠的，还有卖国的、歪曲法律的——今天说是白的，明天说成是黑的。

伊克西翁被绑在一个永远不停地旋转的车轮上。西西弗斯的任务是要把一块巨石推上山头，但每当他快要推到山头时，会有一股力量从上头给石头猛然一击，那石头便重新滚回到山脚下的平原上。他得再度把它往上推，汗水湿透了他疲惫的四肢。坦塔路斯站在一个池子里，那水位到了他的下巴颏，但他尽管渴得要命，却喝不到一滴水来解渴。因为每当他低下头发花白的脑袋，急迫地想大口喝水时，那水就下降逃走了，连他脚下的地面都干了。各种各样高大的树木上挂满了果实，朝他低垂着——有李子、番茄、苹果和甘美的无花果。可是，每当他想猛然间抓住那些果实

时，风就把它们高高地吹起，让他够不着。

256. 乐土

西比尔警告埃涅阿斯该离开这些阴郁的地方，去寻找那个幸福的城市。于是，他们穿越了一片黑暗的开阔地带，来到了乐土，幸福的人们都住在那儿的树林里。他们呼吸着更加自由的空气，看见所有的东西都被紫光包围着。那地方自身有一个太阳和一些星星，居民们以各种方式自得其乐。有些在草地上运动，有些比试力量和技巧，其他的跳舞或唱歌。俄耳甫斯拨弄着琴弦，奏出诱人的乐音。埃涅阿斯看到了特洛伊城邦的创始人，这些心志远大的英雄都在这儿过着更加幸福的时光。他欣羡地盯着战车和闪闪发光的武器，现在它们已经废弃不用，都在静静地休憩。标枪牢牢地树立在地上，卸掉了鞍辔的马匹在平原上悠闲地漫游。老英雄们生前曾以灿烂的盔甲和强壮的骏马而感到骄傲，现在这份骄傲还依然陪伴着这些宝马。埃涅阿斯看见另一群人正在喝酒听音乐，他们是在一片月桂树林里，浩渺的波河[1]就是从那儿起源然后流向人间的。这里还住着另一些人，如那些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受伤致死的，再如祭司，再如吐露出被太阳神所看重的情思的诗人，再如那些在有用的艺术领域有所贡献、有所发现的人。他们使生活变得更好过、更好看，他们因为服务于人类而为人类所永记。他们额头上扎着雪白的带子。西比尔向他们中的一拨人打招呼，并问他们何处能找到安奇斯。有人带着他们去找安奇斯，很快就在一个翠绿的山谷里找到了他。安奇斯正在预测他子孙后代在未来时代里的等第、命运以及功业等。当他看见埃涅阿斯朝自己走来时，向儿子伸出了双手，任凭泪水尽情流淌。“你终于来了吗?”安奇斯说，“我已等了很久。经过了这么多的危难之后，我终于看到你了吗？我的儿啊，当我看着你一步步地走来，我的心都在为你颤抖啊!”埃涅阿斯回答道：“父亲啊！你的形象始终在我面前，引导着我，保护着我。”随之，他试图去拥抱父亲，但他抱住的只是一个幻影。

---

[1] 意大利境内著名的河流。

257. 忘忧谷

埃涅阿斯看见面前有一个空旷的峡谷，那儿的树木温柔地随风摇摆，好一片宁静的景观，忘河就流经那峡谷。无数的人在忘河两边的岸上游荡着，多得如同夏日天空中的昆虫。埃涅阿斯惊讶地探问他们都是谁，安奇斯回答他说："他们是一些灵魂，到时将重获肉体。同时，他们住在忘河岸边，为的是要饮忘河水、忘掉前生。""父亲啊！"埃涅阿斯说，"是否可能让所有热爱生活的人都离开这死寂的国度回到阳界去？"安奇斯向他解释了创生的办法。他说，造物主先用四大元素即火、气、土和水造出某种特定的物质，再用这种物质造出灵魂。火是其中最精妙的，四大元素融合在一起时，会出现火。火会像种子一样，被撒播在各种天体之间——包括太阳、月亮和星星。下等天神就是利用这种物质，再混合以不同比例的土，创造出人类和其他所有的动物。土会使火焰的纯粹性大打折扣，因此，创造物中含土越多，其本身就越不纯粹。我们看到，男男女女身体一成熟，就会失去儿童的纯粹性。因此，灵与肉结合的时间越长，灵魂就越不纯粹，而且，两者是成比例的。所有不纯粹的成分必须在死后清除掉。清污的办法有以下几个，即把灵魂放在风里吹，或把灵魂浸泡在水里，或用火把杂质烤出来。只有极少数鬼魂——安奇斯暗示说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被允许立即进入乐土，并在那儿居留。不过，其他鬼魂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身上的土质被清除掉后，还要用忘河水彻底冲走他们对前生的记忆，进而在新的形体里回生。然而，还有一些阴魂依然留在那儿，那是因为他们腐败透顶，所以得不到信任，不适合再拥有人体。他们将转世成为残忍的动物。

安奇斯作了这么多解释之后，继而向埃涅阿斯指出他将要出生的子孙的情况，甚至说到了他们在未来世界上所要扮演的统治角色。说完，安奇斯又转到现实，告诉儿子，在意大利为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们完全建立国家之前，他还需要完成的一些事情，如需要发动的战争和需要进行的战役、要娶的新娘，以及最终，一个特洛伊人国家的创建。罗马帝国将在那个国家的基础上建立，将成为全世界的主宰。

当西比尔和埃涅阿斯走上回阳界的路时，埃涅阿斯对她说："无论你是一位女神，还是一个众神所宠爱的女人，我将永远对你心存敬意。等我回到阳界，我会命人为你建造一座庙宇，我还要亲自去献祭。""我可不是什么女神，"西比尔说，"我不需要任何的牺牲和献祭。我是个凡人。不过，如果我早年接受太阳神的爱的话，早就是仙人了。他曾对我许诺说，如果我同意把自己交给他，他就会满足我所有的愿望。我捧了一手沙子，呈在他面前，说：'我手里的沙子有多少粒，就给我多少个生日吧。'不幸的是，我忘了向他要求永恒的青春。这也是他答应给我的，如果我答应他的求爱的话。不过，由于我拒绝了他、冒犯了他，他要让我变老。我的青春和活力很久以前就消散了。我已经活了七百年，根据那些沙子的数量，我还看到三百次春播、三百次秋收。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身体越缩越小，最后我的形体将消失，但我的声音将留存下去，未来的人们也将尊重我的话语。"

西比尔这番话显示了她的预言能力。在自己的洞穴里，她习惯于从树上采集叶子，然后在叶子上刻写一些人的名字和命运。她把这些刻了字的叶子编排好，在洞穴里整整齐齐地安放着，她的信徒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不过，偶然也会发生那样的情况，如果门打开时，风冲进去，吹散了叶子，西比尔不会再度帮着把它们恢复起来，那神谕也就失去了，永远不可能再重新获得。

第二十六章 希腊人与拉丁人之间的战争[1]

258. 预言的兑现

埃涅阿斯离开西比尔之后，回到了船队。他们沿着意大利的海岸航行，最后把锚抛在了台伯河的河口。这是英雄埃涅阿斯漫游的终点。维吉尔把他带到了这里，便差遣文艺女神来告诉他那时的形势。那儿的统治者是拉丁努斯（Latinus）的第四代传人，已经老了，没有男性继承人，只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叫拉维妮娅（Lavinia）。许多邻邦的头头脑脑都在向她求婚，其中就有图尔努斯（Turnus）。他是如特里安人（Rutulian）的国王，拉维妮娅的父母都喜欢他。可是，拉丁努斯在梦中受到父亲法乌诺斯（Faunus，农业神）的警告，说拉维妮娅命中注定的丈夫应该是一个外乡人，他俩的结合将产生一个必定要征服全世界的种族。

读者会记得，在特洛伊人跟鸟妖的冲突中，其中一个鸟妖曾威胁特洛

---

[1] 拉丁人即罗马人。

伊人将遭受可怕的灾难。她特别预言说，在他们停止漂泊前，将受到饥饿的压迫，以至于得啃吃桌子。当他们全体人员拿着微乎其微的食物，坐在草地上时，男人们把坚硬的饼子和林中采集来的野果放在腿上。他们分完果实后，吃掉了硬壳。看到这情景，埃涅阿斯的儿子艾俄鲁斯 (Iulus) 叫道："看哪！我们在吃桌子呢。"埃涅阿斯一听这话，就知道那个预言应验了。"万岁，这儿就是我们的希望之地！"随后，他想方设法去查明这片土地上现在的居民是谁，统治者又是谁。他派了一百个人前往国王拉丁努斯所在的村庄，这些人带着各种礼物，寻求友谊与合作。他们到了以后，受到了国王的善待。拉丁努斯马上就明白，那位特洛伊的英雄正是神谕所宣布的他的女婿。所以他高兴地表示愿意合作。他命人从马圈里选出一批宝马良驹，让使者们骑着回去，还回送了礼物和修好的信息。

天后眼看着事情朝有利于特洛伊人的方向发展，陈年的醋劲又泛起来了。她从暗黑界召来复仇三女神之一阿勒克图，派她去挑起拉丁努斯和埃涅阿斯之间的不和。阿勒克图首先掌控了王后阿玛塔（Amata），使她反对新联盟的一切。随后，阿勒克图连夜赶往图尔努斯所在的城市，假扮成一个年迈的女祭司，告诉图尔努斯外乡人到来的消息，以及拉丁努斯要剥夺他与拉维妮娅婚配的意思。紧接着，她又把注意力转向特洛伊人的营地。她在那儿看见一个叫艾俄鲁斯的少年，那少年正在跟同伴们一起高兴地打猎。她使猎狗的嗅觉变得更加敏锐，然后带着它们到密林中去把一头驯顺的雄鹿赶出来。那雄鹿是西尔维娅的宠物，西尔维娅是提尔修斯 (Tyrrheus) 的女儿，而提尔修斯则是王宫的牧人。一支标枪从艾俄鲁斯的手中射出，伤着了雄鹿，雄鹿以最后一点力气逃回家中，死在了女主人的脚下。拉维妮娅的哭声惊动了她的兄弟和父亲，他们全都见什么武器就拿什么武器，愤怒地攻击那些正在打猎的少年。特洛伊人前来保护这些少年，最后，提尔修斯他们被打死了两人，并被赶了回去。

这事足以引起战争的风暴。王后、图尔努斯以及农夫们都敦促老国王把那帮外乡人驱逐出境。拉丁努斯尽可能地抵制他们的要求，但最后他发现自己无法压制那股反抗他的力量，只好屈服、退却直至最后辞职。

259．双面神的门打开了

按照当地的习俗，在战争即将爆发时，行政长官要身披官袍，举行肃穆而盛大的仪式，打开双面神神庙的大门。在和平时期，大门一直是关着的。现在国人纷纷敦促老国王举行那个开门仪式，但他拒绝那样做。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天后亲自从天国下来，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重击大门，把它们强行打开。旋即整个国家陷入一片火海。人们四处奔走，只呼吸到战争的气息。

大家公推图尔努斯为统领，其他人以联盟的形式加入。另有一位首领叫梅曾提乌斯（Mezentius），骁勇善战，但残暴可恶。他曾是临近城邦中的一个国王，但被自己的人民赶出来了。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儿子劳素斯（Lausus），一个慷慨大度的青年，他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父亲。

260．卡米拉

卡米拉（Camilla）是月亮女神的宠儿。她是一个猎手，也是一个武士，秉承的是亚马逊的传统。她带来了一队骑兵也加入了图尔努斯的联军，其中包括精选出来的女兵。这女子的手指从来不曾习惯于卷线杆和织机，但她已学会了承受战争的苦难。她跑得比风还要快，似乎能跑过却不踏碎竖立着的玉米棒，能过水面却不沾湿自己的脚。卡米拉的世身很不一般，她父亲梅塔布斯由于内乱，被赶出了自己的城邦。他是带着女儿逃亡的，当时卡米拉还是个女婴。在梅塔布斯逃过树林时，敌人紧追不舍。当他跑到阿梅斯纳斯河边时，由于暴雨使河水猛涨，似乎无法渡越。他稍思考了一会儿，便计上心来。他把孩子绑在长矛上，然后用手高举着长矛，向月亮女神祷告说："树林女神啊！我把这女孩献给你吧。"说完，就把长矛连同孩子扔到了对岸，只见那长矛飞过汹涌的河水。这时追兵已经到了跟前，而他已经跳入水中，并游到



亚马逊武士

了对岸。上岸之后，他发现那长矛和女婴都安然无恙。从此，他生活在牧人中间，抚养着女儿，教她各种各样林中生活的技巧。还在孩提时代，卡米拉就学会了弯弓搭箭、投掷标枪；她能用弹弓打下仙鹤或野天鹅，她的衣服是一张虎皮。许多母亲都想要卡米拉当自己的儿媳妇，但卡米拉始终忠于月亮女神，抑制着结婚的念头。

261．跟伊万德结盟

对付埃涅阿斯的强大联盟就这样形成了。一天晚上，埃涅阿斯正伸展开四肢，躺在露天下的河岸上。台伯河的河神把他的头抬到了柳树上，对他说："女神的儿子啊，你命中注定是这拉丁人的国度的领主，这就是那片神明许诺给你的土地，就是你的家园，你将在这儿平息天神对你的敌意——主要你好好地保住你的家园。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就有你的朋友，准备好船只，沿着我的河道逆流而上，我将带你去见阿卡迪亚人的首领伊万德（Evander）。他长期以来跟图尔努斯和如特里安人相互冲突，希望能跟你结盟。起来！向天后誓师宣战吧，别把她的愤怒放在眼里。当你取得了胜利，希望你能想起我。"埃涅阿斯苏醒过来，立即开始执行那友善的提示。他先向天后献祭，然后召唤河神及其所有支流的天神，祈求他们的帮助。于是，台伯河上第一次出现了一艘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的战船。河神使波涛平滑，又使水流和缓。划手们使劲划动着船桨，那船像箭一样飞向河流的上游。

大概是在中午时分，埃涅阿斯到达了一个新兴的村镇，镇子上散布着一座座房子。后来，正是这个镇子变成了引人骄傲、荣光直冲云霄的罗马城。那天，正巧老国王伊万德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大的庆祝活动，祭祀所有的天神，尤其是信使神。他的儿子帕拉斯（Pallas）和这一小国的所有头领都站在他身边。当他们看见那战船穿过树林一路滑来时，全都警觉地看着，从桌子旁站了起来。帕拉斯不允许祭祀仪式被打断，他操起武器，便冲向河边。他高声喊喝，问那帮外乡人他们是谁，有什么目的。埃涅阿斯伸出橄榄枝，答道："我们是特洛伊人，你们的朋友，是如特里安人的敌人。我们是来找伊万德的，想加入你们的队伍。"帕拉斯听到特洛伊这样

伟大的名称，感到万分惊讶，连忙请他们上岸。埃涅阿斯一上岸，就久久地、友好地握住帕拉斯的手。他们穿过树林，加入了国王的队伍，受到了最友善的款待。有人在桌子旁边给他们放上了凳子，宴会继续进行。

262．未来罗马所在地

祭祀仪式结束后，所有人向城里走去。由于年迈，国王的背都驼了。他走在自己的儿子和埃涅阿斯之间，分别用一只手抓住他们俩的胳膊。他们谈了许多事情，谈得非常愉快，觉得连路途都变短了。埃涅阿斯高兴地边看边听，观察着四周美丽的景色，了解到了许多关于古代著名英雄的故事。伊万德说："曾经住在这幅员广阔的树林里的，是花神和一些仙女，还有一群粗鲁的人，他们是从树木里长出来的，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社会文化。他们不知道如何用牛耕地，也不知道如何收割，甚至不知道储备现在的多余物品，以应对将来的短缺。他们只知道像野兽一样地啃吃鲜嫩的枝叶，一捕获猎物就狼吞虎咽。当农神 (Saturn) 被自己的儿子们逐出奥林匹斯神山后，来到了这群凶猛的野人中间，把他们聚集起来，组成了一个社会，然后给他们订立法律。从此，他们生活在和平与丰富之中。人们把这个由农神所统治的时代称为 '黄金时代'。可是，后来出现了其他的时代，对黄金和血腥的渴求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于是阿卡迪亚成了一个个暴君的盘中餐，直到最后那不可抗拒的命运把我带到了这里。我是一个离开故土的流亡者。"

说罢，伊万德把那块叫做塔尔枇娅的岩石 (Tarpeian) 指给埃涅阿斯看，叛国者就是在那儿被砸死的。他还指给埃涅阿斯看了那个施用暴行的地方，现在已长满了灌木，后来宏伟壮丽的天帝殿就矗立在那个地方。随后，他指着一些已经拆除了的墙壁的遗址，说："这儿曾是双面神的庙宇，那儿曾是农神的庙宇。"他们这样聊着，来到了伊万德的村舍。他们看见一群牛哞哞叫着走过草地，那儿很快就将矗立起骄傲而庄严的大法庭。他们走进村舍，一张睡床早已为埃涅阿斯准备好，里面塞满了树叶，上面覆盖着一头利比亚熊的皮子。

翌日早晨，曦光乍现时，鸟群在那低矮的屋檐下尖声歌唱，把年迈的

伊万德吵醒了。他起身穿上了一件束腰外衣，肩上披了一张豹皮，双脚套了一双便鞋，腰间挂着宝剑。他前去找埃涅阿斯，两只猛犬跟着他——那是他所有的扈从和保镖。他发现忠实的阿查提斯正在照料那位英雄。不久，帕拉斯也来了。于是老国王对他们说：

杰出的特洛伊人啊，在如此伟大的一件工作中，我们所能做的微乎其微。我们的国家很弱小，一边是一条大河，另一边是如特里安人，处于被夹击之势。不过，我有意跟你们联合，因为你们人多而且富有。命运把你们带来，真是大吉大利啊。河对岸属于伊特鲁里亚人，梅曾提乌斯是他们的国王。他是一个残暴的怪物，为了满足他的报复欲，发明了种种折磨人的方法。他会把死人跟活人紧紧地绑在一起，让他们手握手、面对面，让那些可悲的受害人死于这样可怕的拥抱之中。最终，人民把他和他的整个家族都赶出了国界，还烧毁了他的官殿、杀戮了他的朋友。他逃出来后，在图尔努斯那儿避难，后者给他提供了武力保护。伊特鲁里亚人要求图尔努斯把梅曾提乌斯交出来，给予他应受的处罚。他们本来力图强迫图尔努斯满足他们的这一要求。但祭司们阻止了他们，告诉他们说，按照神明的旨意，没有一个本地人可以引领他们走向胜利，他们命中注定的领袖必定是来自海外的。他们曾让我戴他们的王冠，但我太老了，已做不了这样大的事情。而我的儿子呢，又是本地出生的，所以被排除在人选之外。你的出生、年龄以及打仗的声名，都符合神明所说的条件。你只要在伊特鲁里亚人眼前一露面，就会被他们欢呼为他们的领袖。我会让我的儿子，我惟一的希望和安慰，跟你一起去。在你的手下，他将学会战争的艺术，将竭力效仿你开创丰功伟业。

随后，国王下令给特洛伊首领们备马。埃涅阿斯精选了一批部下，在帕拉斯的陪同下，跨上马赶往伊特鲁里亚城。他让其他部下乘船回去了。埃涅阿斯一行安全抵达了伊特鲁里亚人的营地，塔尔冲及其族人张开手臂欢迎他们。

263. 图尔努斯人进攻特洛伊人的营地

与此同时，图尔努斯纠集所有的部队，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天后派遣彩虹女神去给他送信，促使他利用埃涅阿斯不在营地的时机，去突袭特洛伊人的营地。他真的去了，不过，他发现他们是有防备的。特洛伊人已收到埃涅阿斯的严格命令，他不在的时候，决不允许开战。所以他们静静地呆在壕沟里，使如特里安人企图把他们引到开阔地带的努力没能得逞。夜幕降临，图尔努斯的部队士兵错以为自己处于优势，兴致高昂，吃喝玩乐一通后，纷纷躺在地上，伸展四肢，毫无防备地睡了。

264. 尼索斯和尤里阿勒斯

在特洛伊人的营地里，情况正好相反。他们全都望眼欲穿，焦急而不耐烦地等待着埃涅阿斯的归来。尼索斯（Nisus）正在营地入口处站岗，跟他在一起的是尤里阿勒斯（Euryalus），这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不仅举止优雅，而且武艺精湛。他俩是战斗中的好朋友、好兄弟。尼索斯对尤里阿勒斯说："你注意到了敌人所表现出来的盲目自信和粗心大意了吗？他们的灯火又少又暗，所有人似乎都烂醉如泥。你知道，我们的头领们是多么着急地想派人去找到埃涅阿斯，把他的命令带回来。我很想突破敌人营地，去寻找咱们的主公。如果我能成功，那么这行为本身所带来的光荣就是对我最好的嘉奖。如果首领们认为这行为还值得更多的奖励，那就让他们奖励给你吧。"

尤里阿勒斯满怀着对冒险的火热欲望，答道："那么，尼索斯，你会拒绝我分担你的任务吗？我会让你一个人去冒这样大的险吗？英勇的父亲没有那样教导过我，我投奔到埃涅阿斯麾下时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打算。我认定，跟荣誉相比，生命是低贱的。"尼索斯答道："我的朋友，我不怀疑你的话。可是，你要知道我这么做能否成功是说不准的。无论我发生什么事，都希望你是安全的。你比我年轻，人生中还有更多的前景。我也不能因此而使你母亲痛苦。她选择到营地里来，而不是留在阿塞斯提斯的城市里，跟其他母亲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就是为了能跟你在一起。"尤里阿勒斯答道："别再说了。你再找理由想说服我不跟你一起去也是没用的。我

决心已下，咱们别再耗费时间了。”他们叫来卫兵，把放哨的任务交给了卫兵，然后就到将军的帐篷里去。他们发现，首领们正在商讨如何才能把此地的形势通知埃涅阿斯。首领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两位好友的请战要求，满口赞扬他俩，还许诺说如果他俩取得成功，将会重重有赏。艾俄鲁斯专门向尤里阿勒斯保证说，他将永远做尤里阿勒斯的朋友。尤里阿勒斯答道：“我只有一个要求。我的老母亲跟我一起在营地里。因为我的缘故，她离开了特洛伊，而不是跟其他母亲一起留在阿塞斯提斯的城市里。我现在就要走了，没法去向她道别。我不忍心看她的眼泪，也不忍心拒绝她不让我去的哀求。可是，我请求你，在她沮丧时，请帮我去安慰她。请答应我这个小小的要求，那样我就会更加勇敢地投入到任何危险的行动之中。”艾俄鲁斯等众首领都被感动得哭了，答应尤里阿勒斯将满足他所有的要求。“你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艾俄鲁斯说，“我现在允诺你的一切，如果你不能回来亲自领受，我将全部转交给你母亲。”

于是，两位好友离开营地，很快就潜入了敌军的腹地。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岗亭哨卡，只见草地上、战车间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士兵。那时的战争法并不禁止一个勇士去杀戮正在沉睡的敌人。这两个特洛伊勇士边走边杀戮了许多酣睡的敌人，居然没有引起对方的警觉。在一个营帐里，他们看见了一顶闪着金光、插着羽毛的头盔，尤里阿勒斯对它赞不绝口，把它拿走了。一开始，他俩穿越敌人的连营，一直没有被发现。但是突然之间，一队敌军迎面走来。他们在首领沃尔松根斯的带领下，一步步走近他俩当时住的营帐。尤里阿勒斯手里的头盔闪闪发光，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沃尔松根斯招呼他俩，问他们是谁、来自何方。他俩没作回答，而是一头扎入了树林。骑兵朝四处散去，想拦截他俩。尼索斯逃过追捕，脱离了险境。可是，他发现尤里阿勒斯失踪了，便转身去找。尼索斯再度走进树林，很快发现自己置身于敌军的喧哗之中。透过密林，尼索斯看见所有敌军都围着尤里阿勒斯，在吵吵嚷嚷着向尤里阿勒斯问问题。他应该怎么办呢？如何才能救出尤里阿勒斯？跟尤里阿勒斯一起赴死是否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尼索斯抬头望着那越来越明亮的月亮，喊道：“女神啊，请促成我的努力！”说罢，他把标枪瞄准了一个敌军首领，给了那首领的背部以致命

一击，对方四脚朝天倒在了地上。敌军正在惊疑之间，另一支标枪又飞出了，另一个首领倒毙了。沃尔松根斯不知道标枪是从哪儿投来的，就“刷”地一声抽出剑，对着尤里阿勒斯说：“你将替这两名死者偿命。”那剑正要刺入尤里阿勒斯的胸脯，尼索斯在隐蔽处看见了自己朋友的危险，不顾一切冲出去喊道：“是我！是我！如特里安人，把你的剑对准我吧。是我投的标枪，他只是一个跟随我的朋友。”他正说着呢，那剑已经劈下，刺穿了尤里阿勒斯可爱的胸脯。尤里阿勒斯的脑袋歪倒在肩膀上，就像一朵被犁割断了的花朵。尼索斯一跃而上，用剑刺入了沃尔松根斯的身体，同时自己也被乱箭射死。

265．梅曾提乌斯之死

埃涅阿斯带着伊特鲁里亚援军及时赶到了出事地点，营救被围攻的营地。现在，两边的部队实力基本相当，战争局势变得严峻起来。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来叙述所有的细节，但必须简要地记录主要人物的命运。暴君梅曾提乌斯发现自己对面是背叛他的臣民，恼怒得像一头野兽。他杀掉了所有胆敢挡住他的人，他出现在哪儿，哪儿就会有一大批人逃走。最后，他遇到了埃涅阿斯，双方的士兵都站定了，看着事态的发展。梅曾提乌斯投出标枪，射中了埃涅阿斯的盾牌，但被弹下来，射中了安托里斯——他是个希腊人，生在阿尔戈斯，后来离开故乡，追随伊万德到了意大利。诗人对安托里斯满怀同情，说了这样众所周知的话：“他倒下了，这不幸的人，那标枪本来是要射向别人的，却伤着了他；他仰望苍天，临死时还记着美丽的故乡阿尔戈斯。”埃涅阿斯也旋即投出了他的标枪，射穿了梅曾提乌斯的盾牌，伤着了梅曾提乌斯的大腿。他的儿子劳素斯哪能容忍这情景，但见他独自一人，冲向埃涅阿斯，其他手下则围住梅曾提乌斯，并把他抬回队伍。埃涅阿斯的剑悬在劳素斯的头顶，迟迟没有劈下。但那狂怒的年轻人步步紧逼，埃涅阿斯被迫给出了致命的一击。劳素斯倒下了。埃涅阿斯怜悯地向他弯下腰，说：“不幸的年轻人啊，我能做什么来表达我对你的赞赏呢？留着这些你引以为荣的武器吧，不要害怕，我将把你的尸体归还给你的朋友们，让他们给你举行隆重的葬礼。”说罢，埃涅阿斯从

敌军队伍里叫来几名怯懦的士兵，然后把尸体交到了他们手里。

与此同时，梅曾提乌斯已被抬到了河边，已经洗掉了伤口上的血痕。劳素斯的死讯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愤怒和绝望给他提供了力量。他翻身上马，冲入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寻找着埃涅阿斯。一俟他看到埃涅阿斯，便围着埃涅阿斯打转，同时投掷一支又一支标枪；而埃涅阿斯站着用盾牌防御着，跟着他转来转去。最后，当梅曾提乌斯绕到第三圈的时候，埃涅阿斯把他的标枪直直地投向对方的马头。那马被标枪射穿了，倒在了地上，同时双方士兵发出了一声耸入九宵的大叫。梅曾提乌斯没要求任何怜悯，只希望自己的尸体能免受那些叛变他的子民的侮辱，能跟他儿子葬在同一个墓穴里。他受到埃涅阿斯的致命打击时，心里是有准备的。他的生命和鲜血一起喷出了躯体。

266. 帕拉斯和卡米拉之死

埃涅阿斯和梅曾提乌斯父子的恶战发生在战场的这一边，另一边图尔努斯正在跟年轻的帕拉斯对打。毫无疑问，这两位高手之间的打斗是无与伦比的。帕拉斯表现得非常勇敢，但还是倒在了图尔努斯的长矛下。当获胜者看见那倒毙在自己脚下的勇敢的青年时，几乎起了宽厚之心。他放弃了获胜者的特权，没有剥夺对方的武器。他只拿了那根装饰着纽扣、雕刻着金子的腰带，把它扎在自己的身上，其余都移交给帕拉斯的朋友们了。

这场战役之后，双方休战了几天，以便埋葬死者。在此期间，埃涅阿斯向图尔努斯挑战，要通过他俩之间的单打独斗决出整个战争的胜负。但图尔努斯避而不战。接着又打了一仗，处女武士卡米拉在战斗中犹如鹤立鸡群，她的英勇行为超过了那些最勇敢的武士。许多特洛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都死在了她的手里，或被她的箭射穿，或被她的战斧砍倒。终于，一个叫阿伦斯的伊特鲁里亚人看了她很久，伺机向她出击。阿伦斯注意到，她正在追逐一个对手，那对手灿烂的铠甲就是一种诱人的奖赏。由于全神贯注地追着对手，卡米拉没有注意到别的危险。阿伦斯的标枪射中了她，造成了致命的创伤。卡米拉倒下了，在侍女们的怀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可是，当月亮女神看见卡米拉惨死时，愤怒得非报仇不可。正当阿伦斯又

高兴又恐惧地偷偷离开战场时，他被一支暗箭射中，又被女神身边的一个仙女的标枪击中。阿伦斯死得无声无息、无人知道。

267. 最后的决战

最后的决战在埃涅阿斯和图尔努斯之间展开。图尔努斯尽可能地逃避这一场恶战，但最后迫于自己军队的失利，也迫于部下的嘀嘀咕咕、议论纷纷，他强作精神，迎战埃涅阿斯。结果没有任何悬念。这边，埃涅阿斯注定要赢，这是神明的旨意。他母亲是女神，无处不在帮助他；他身上那刀枪不入的铠甲就是应他母亲的要求，由火神亲自为他打造的。那边呢，图尔努斯已经遭到了天国众神的一致遗弃，天帝明令禁止天后再去帮助图尔努斯。图尔努斯投出标枪，但标枪从埃涅阿斯的盾牌上弹了回来，没有造成任何伤害。那特洛伊英雄旋即投出了他的标枪，不仅射穿了对方的盾牌，而且刺破了对方的大腿。这时图尔努斯不再坚韧，他转而乞求怜悯。埃涅阿斯的确想饶了对手的命，但就在那一刻，他的目光落到了帕拉斯的腰带上，那是图尔努斯从那个被他杀戮的青年身上抢来的。埃涅阿斯心里立即重新燃起了怒火，他高声喊道："这一剑是帕拉斯给你的。"说完，用剑刺穿了图尔努斯的心窝。

那部关于埃涅阿斯的史诗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推断，埃涅阿斯战胜所有的敌人之后，娶了拉维妮娅。传说还讲，他曾建立一座城市，叫拉维妮姆（Lavinium），就是取自她的名字。他的儿子艾俄鲁斯建立了阿尔巴龙加市，后来成了罗慕路斯和雷穆斯（Remus）的出生地，成了罗马城的摇篮。



布雷西亚的胜利女神

第二十七章 挪威众神的神话

268. 创世神话

根据古代冰岛的文集《埃达》(*Eddas*)的说法，我们这世界曾经上没有天，下没有地，只有一个无底的深渊(Ginungagap)和一个到处弥漫着薄雾的阴间世界(Niflheim)。死人国中有一道泉水(Vergelmir)，十二天河发源于这道泉水。当它们远离源头时，就冻成了冰，一层又一层地往上累积，那广袤的深渊就这样被填满了。

薄雾之南是光(Muspelheim)，由光生出一股暖风，把冰吹融。蒸汽上升成为云，从云中跳出霜一样冷的巨人始祖伊米尔(Ymir)及其后裔，还有一头母牛 (Audhumbla)。牛奶给巨人提供食物和营养，母牛通过舔食灰白的霜和冰上的盐存活下来。有一天，母牛正在舔食盐石，盐石里突然出现了一些头发，第二天出现了整个头颅，第三天是整个身躯。这个人英俊、敏捷而有力，是一个新生的天神，叫波日(Bori)。

他妻子是巨人族的女儿，夫妻俩生有一子，那就是波尔（Bor）。这波尔则是欧丁（Odin）、威利（Vili）和维（Ve）的父亲。波尔的这三个儿子杀掉了巨人伊米尔，并用后者的身体做成了大地，用血液做成了海洋，用骨头做成了山脉，用毛发做成了森林，用天灵盖做成了天空，用脑汁做成了云朵，云朵里装满了冰雹和雪粒。他们又用伊米尔的眉毛做成了一道栅栏，把雾和光之间的中间地带（Midgard）围了起来，后来这里成为人类的住地。

随后，天帝欧丁通过在天空中安上太阳和月亮并指定它们各自运行的轨道，确定了白天、黑夜以及季节的长度。太阳的光线一照到大地上，生物就开始发芽开花。众神创造完世界之后不久，来到海边，对自己刚刚完成的工作感到很满意。可是，他们发现，那工作依然不算完满，因为还没有人类。于是，他们用一块灰白的晶石造了一个男人，又用一块榆木造了一个女人。他们把男人叫做阿斯卡（Ask），把女人叫做安波拉（Embla）。然后，欧丁给了他们生命和灵魂，威利给了他们理性和情感，维给了他们感觉、表情和话语。他们还得到了中间地带，作为住处。于是他们就变成了人类的祖先。

269．余格德拉西尔

据说，支撑整个宇宙的是一棵巨大的灰树，叫余格德拉西尔（Yggdrasil）。它是从伊米尔的身体里长出来的，有三条大根，一条伸入中间地带（凡人的住处），另一条伸入巨人的住处（Jötunheim），第三条在雾之下，直通向死亡之地。每一条根的旁边都有一道泉水，是专门用来浇灌这些根的。那条通向中间地带的根由命运三女神（Norns）精心照料着——她们被认为是命运的施与者，分别是过去（Urd）、现在（Verdandi）和将来（Skuld）。那道在巨人之家旁边的是米密尔（Mimir）之井，里面隐藏着智慧和才华。不过，薄雾下活跃着一条绝望的黑龙，叫啮背龙（Nidhogg），它一直在咬啮那树根。四头雄鹿跑过树枝，捏弄着花蕾，代表着四股风。树下躺着的就是伊米尔，当他力图掀掉身上的负担时，就会发生地震。枝叶遮蔽着地面，树冠则升入苍穹里的仙宫（Asgard）。

270．天帝欧丁和他的天宫即瓦尔哈拉殿

众神的住处叫仙宫，只有走过彩虹桥（Bifrost），才能到达那儿。仙宫由一些金的和银的宫殿组成——包括男神殿（Gladsheim）和女神殿（Vingolf）——其中最漂亮的一座叫天宫，那是天帝欧丁的大殿。当天帝坐在他的宝座上，俯视天地时，他旁边往往坐着他的妻子天后芙丽佳（Frigga），也叫芙丽卡（Fricka）。天后知晓万物。天帝肩膀上有两只乌鸦，即思想（Hugin）和记忆（Munin），它们每天都要飞遍全世界，然后回来向天帝汇报它们的所见所闻。天帝脚下躺着两只狼，即格日（Geri）和弗雷基（Freki）。天帝会把放在他面前的肉全都喂给这两只狼，因为他自己是不需要吃任何东西的。他光喝蜂蜜，那既是食品又是饮料。他创立了古代北欧的文字和命运的法令，然后由命运三女神用那种文字把那些法令刻在一块金属牌子上。天帝的名字欧丁有时被拼写为沃登（Woden），英语单词“Wednesday”（星期三）就起源于此。



女武神把一位战死的英雄带向天宫（狄利滋画）

天帝常常被叫做“共父”（Alfadur，All-father），不过，这一称呼有时用来表明，北欧人的头脑中另有一个天神的概念。那个天神要高于天帝，正是因为他还没有出生，所以得到了永生。在天宫，天帝经常

跟他精选出来的英雄们一起会宴，包括所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那些平和地寿终正寝的则被排除在外。他们吃的是一头叫塞日穆尼尔（Serimnir）的野猪的肉。这一头猪的肉足够供所有的人吃，因为那野猪在每天早上被烹杀后，到了晚上又会恢复原样。母山羊海德伦（Heidrun）则给英雄们提供丰富的羊奶。英雄们不吃饭时，就以打斗取乐。他们每天要骑马到宫苑或田野里去，直到相互把对方砍成肉浆，这就是他们的消遣方式。不过，吃饭时间一到，他们就伤口复原，重新回到天宫中大吃大喝。

271. 女武神们

女武神们（Valkyries）都是嗜好战争的处女，她们喜欢跨骏马、戴头盔、持盾牌和长矛。天帝想把大量英雄笼络到天宫中，这样他就可以在决赛的那一天荣幸地见到其中最伟大的人物，也因此他可以把那些甘愿舍身的最勇敢的人派往所有战场。女武神们就是这样一批甘愿赴死的女人，她们是他的信使，后来则被称作他的女儿。当她们一路驰骋去完成任务时，她们的铠甲闪闪发光，映照于北方的天空，这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北极光”（Aurora Borealis）。

272. 雷神托尔和其他天神

以下几位都是天帝的儿子。雷神托尔（Thor）是天帝的长子，在所有的人和神中，他是最强壮的。而且他有三件宝物，首先是一把锤子，当他把锤子砸向在半空中的霜国巨人（Hrim-thursar）和山国巨人（Berg-risar）时，他们着实知道那锤子的厉害，因为它曾砸碎过他们的许多先辈和亲戚的天灵盖。那锤子被他扔出去之后，又能自动回到他手上。雷神的第二件珍稀宝物是他的腰带，当他把腰带扎在身上时，神力就会翻一番。第三件宝物是他的铁手套，每当他想要有效地使用他的锤子时，就会带上那副手套。英语单词“Thursday”（星期四）就来自雷神的名字。

维达（Vidar）在力量上仅次于雷神。

布拉吉（Bragi）是诗歌神，他的歌谣记录了武士的功业。他的妻子爱

渡娜（Iduna）在一个盒子里放了一些苹果。当天神们感到自己老之将至时，只要尝一尝那些苹果，就会返老还童。

波尔德尔（Balder）是安斯神族（Anses）中最重要的一员，他是主管阳光、春天和快乐的天神。霍德尔（Höder）跟他相反，是主管冬天的盲神。

在其他天神中，太阳神伏雷伊尔（Freyr）主管的是雨水、阳光和地上所有的水果。他的妹妹伏雷伊娅（Freya），又叫伏雷伊阿（Freia），是所有女神中最吉利的。她喜欢的是音乐、春天、花朵和仙女。她是爱神，她的节日是星期五（Friday）。

提尔（Tyr），又称滋武（Ziu）或提沃（Tiw），这个名字是英语单词“Tuesday”（星期二）的字源。他是众神中的摔跤手、卓越的“斗神（God of battles）”。

海穆多尔（Heimdall）是众神中的卫兵，所以他被安置在天际，以阻止巨人们强行越过彩虹桥。他所需要的睡眠比一只鸟还少，无论在白天还是在晚上，他都能看见方圆一百英里以内的事物。他的耳朵极为灵敏，没有任何声音能逃脱他的听觉，他甚至能听见草儿生长的声音——以及风吹羊毛的声音。

273．洛畸及其后裔

洛畸（Loki），又叫洛计（Loge），他被描写为众神中的诽谤者，所有欺骗行为和恶作剧都是他谋划的。他是法尔波提（Farbauti）的儿子。法尔波提是冥河上的艄公，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卡隆。洛畸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但薄情而又恶劣。他虽然属于魔鬼一族，但却强迫自己混迹于众神之中。他似乎以玩弄众神为乐。他会使他们陷入困境，但也能应用他的伎俩、才智和技能把他们从险地中解救出来。洛畸有三个孩子。大儿子是一只叫坟日斯（Fenris）的狼，二儿子叫中原巨蟒（Midgard Serpent），三儿子就是死神（Hela）。众神知道这些怪物都已长大，有朝一日将给神和人都带来莫大的邪恶。有神建议把他们带上天庭，天帝认为这是一个可取的建议。他们一到，天帝就把那蛇怪扔进了大海的深处，那是环绕整个地球的大海。可是，那怪物已经长得极为庞大，他用嘴巴衔着尾巴，身躯把地球整整绕了一圈。天帝又把死神扔到了薄雾下的深渊里，给了

她管辖九界即九个区域的权力。她就把那些给她送来的鬼魂分布在九界之中——这些鬼魂都是病死者或老死者的。她的老巢叫做“冰洞雪穴（Eliudnir）”。“饥饿”是她的桌子，“饥馑”是她的刀子，“耽搁”是她的男仆，“耽误”是她的女仆，苍白的“悲哀”是她的门，“绊脚石”是她的门槛，“担忧”是她的床铺，“倒毙”则是挂在她住处的幔帐。她很容易识别，因为她的身体颜色一半浅一半深，她的脸部表情则严厉而可怕。

在众神成功把坟日斯锁起来之前，他给众神制造了许多麻烦。他打断了世上最坚硬的锁链，就好像那锁链是蛛丝做成的。最后，众神派遣了一个特使去向山灵求助，山灵们给众神制造了一副叫格来普尼尔（Gleipnir）的锁链。它由六部分组成——猫的脚步声、女人的胡子、石头的根、鱼的呼吸、熊的神经和鸟的唾沫。刚做成时，它又滑又软，犹如丝线。可是，当众神请那狼自己把这根细得不能再细的腰带扎在身上时，他怀疑这是他们的一个计谋。他害怕这腰带上附了魔术。后来，他同意受绑，但有一个前提，即要一个天神把手放在他的嘴里，以确保他能解除那腰带。只有“斗神”提尔有足够的勇气答应这要求。不过，当狼发现自己无法打破这回的桎梏而众神又不愿意放过他时，他咬掉了“斗神”伸在他嘴巴里的手。从那以后，“斗神”一直只有一只手。

274. 与山国巨人的冲突

当众神正在建造他们的住处而且已经修好了中间地带和天宫时，一个山国巨人来跟他们说，要给他们建造一个固若金汤的住处。他们住在里面将绝对安全，绝对不会受到霜神和山神的入侵。不过，他要求的回报是爱神伏雷伊娅，连同太阳和月亮。众神同意了那工匠的要求，条件是他必须在没有任何外人帮助的情况下完成全部的工作，而且要在一个冬天的时间内完成。如果到了夏季的第一天，还有任何没完成的工作，他就会丧失双方谈定的所有报偿。听了这些条件之后，那工匠马上要求允许他使用他的坐骑斯瓦狄尔法利（Svadilfari）。按照洛畸的建议，众神同意了工匠的这一要求。于是，工匠在冬季的第一天开始工作，晚上他让他的宝马去把石头驮来。那些石头大得出奇，把众神吓了一跳。他们明白了，马所干的累

活要比主人多一倍半。可是，双方的协商已经有了结果，而且已经由庄严的誓言确定下来——如果众神没有立誓保证，一个巨人会觉得自己在众神中是不安全的——事实上，雷神那时正在远征邪恶的魔鬼，如果他回来的话，那工匠照样会觉得不太安全。

当冬季行将结束时，那房子的建设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壁垒又高又大，犹如铜墙铁壁。不久，当日期离夏季只有三天的时候，剩下来需要完成的只有大门了。于是，众神全都坐在审判席上，开始商议如何满足那工匠的要求。他们相互询问谁去把爱神交给他，又有谁出面允许那巨人拿走太阳和月亮，让天庭陷入黑暗之中。

众神一致同意，此事非洛畸莫属，他是那么多罪恶行为的主谋，只有他才能去跟那工匠谈判。除非洛畸此番能用计阻止那巨人完成工作，从而得不到他们所许诺的报偿，否则他就要被残忍地处死。于是众神抓住了洛畸，吓得他捣头发誓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代价，都让他去付吧，他会把事情搞定的，他会让那工匠得不到报偿的。那天晚上，正当工匠跟他的宝马一起到工地上去时，一匹母马突然间跑出树林，嘶鸣着。那宝马立即挣脱了缰绳，追着母马跑到了林子里，害得工匠也只好跟了上去。就这样，一个人和两匹马，一个追着另一个，整个晚上就这样浪费了。到黎明时分，工匠发现工作没有完成平常那样的进度，他明白自己不可能完成任务了。于是，他恢复了自己宏大的原形，来到了众神中间。众神这才看清楚，他的确像山一样高大。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不再为誓言所束缚，便急召雷神。雷神立即跑来助阵，他举着大锤，给那工匠付了工钱。付的当然不是太阳和月亮，甚至没让那巨人回家，因为雷神一锤子就把巨人的脑袋砸碎了，然后把他倒栽葱扔进了薄雾。

275. 雷神夺回大锤

不久，雷神的大锤意外地落入了霜国的巨人王什日穆 (Thrym) 的手中，什日穆把它埋在了巨人国的石头下，有 48 英尺之深。雷神派遣洛畸去跟什日穆谈判。但谈判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即那巨人答应归还大锤，条件是爱神同意嫁给他。洛畸回去报告了他出使的结果。但爱神想到要把

自己交托给那巨人王，不免心惊胆战。洛畸急中生智，说服雷神穿上爱神的衣服，陪伴自己到巨人国去。什日穆彬彬有礼地款待他那蒙着面纱的新娘，但让他大吃一惊的是，他看见新娘在晚餐时，吃掉了八条大马哈鱼、一头大牛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还喝了三大桶蜂蜜把所有食物从嘴里冲到肚子里。洛畸断然告诉什日穆说，爱神已经有八个漫漫长夜没有吃任何东西了，况且她一见自己的夫君是名震寰宇的巨人族的统治者，就胃口大开。最后，什日穆出于好奇，从面纱下偷偷看了一眼，但马上惊恐万分地后退，质问说，为何爱神的眼球闪耀着火光。洛畸重复了一遍刚才说的理由，那巨人王听了感到很满意。他吩咐手下拿来大锤，放在新娘的腿上。雷神立即脱掉伪装，抓起他那可怕的武器，杀掉了什日穆及其喽啰。

276. 雷神走访巨人国

一天，雷神带着随从泰尔菲，在洛畸的陪同下，前往巨人国(Hotunheim)。泰尔菲走路之快无人能比。他帮雷神扛着袋子，里面放着他们全部的用品。夜幕降临时，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巨大的森林之中，于是四处搜寻，想找一个可以过夜的地方。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幢大厦前，入口整整占了大厦的一面。他们进去倒头就睡，但快到子夜时，他们被惊醒了，因为地震使整幢大厦摇晃起来。雷神一骨碌爬起来，吩咐那两个同伴跟他一起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发现就在右手边有一间房子，两个同伴走了进去，雷神留在门口守着。他手握着大锤，随时准备应对意外、保护自己。夜里他们果然听到了恐怖的呻吟声，天一亮，雷神就出去看个究竟。他发现，就在自己附近，躺着一个巨人，原来那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的呻吟声是这巨人的鼾声。雷神平生第一次由于害怕而没有使用他的大锤。那巨人很快就醒了过来，雷神没别的想法，只询问了巨人的名字。

“我叫斯克里米尔，”那巨人说，“我不需要知道你姓甚名谁。我知道你是雷神，但你瞧我的手套都变成什么了？”雷神这才看清楚，他们过夜的大厦原来是巨人的手套，他那两个同伴的避难所原来是巨人的大拇指。

斯克里米尔提议，他跟雷神他们结伴旅行。雷神表示同意，然后他们坐下来吃早餐。吃罢早饭，斯克里米尔就把他所有的用品装进了一个袋子里，往自己的肩膀上一甩，就迈开大步，走在了雷神他们前面。他大步流星地走着，雷神他们很难赶上他。就那样走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斯克里米尔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选定了一个地方，供大伙过夜。斯克里米尔随即说他要先睡一会儿，又加了一句："不过，你们把我这袋子拿去，准备晚饭吧。"

斯克里米尔很快就睡着了，而且鼾声如雷。可是，当雷神力图打开斯克里米尔的袋子时，发现那巨人把袋子扎得太紧了，他连一个结都解不开。最后，雷神恼怒起来，双手抡起大锤，狠狠地砸向巨人的脑袋。斯克里米尔醒过来时，只问是否有一片树叶曾落到他头上，雷神他们是否已经吃过晚饭并准备睡觉了。雷神说，他们的确正想睡觉呢，说罢，他就躺在了另一棵树下。可是，那天晚上，雷神没有睡着。当斯克里米尔再次呼呼大睡时，整个森林都回荡着他的鼾声。雷神起身，抡起大锤，奋力砸向巨人的头颅，砸出了一个深深的凹痕。斯克里米尔被惊醒了，喊道："怎么回事？这树上有鸟在栖息吗？我感到有苔藓从枝条上掉下来，落在我头上。雷神啊，你那儿有什么情况？"但是雷神急忙走开，边走边说他那时也是刚刚醒过来，时间才到半夜，还可以继续睡觉。然而，他心里暗暗决定，如果他有机会砸第三下，他们之间的一切就都可以了结。就在破晓前，雷神发现斯克里米尔又沉沉入睡了，于是又一次抡起大锤，竭力砸向那巨人的脑壳。那大锤都砸了进去，只剩下柄留在外边。可是，斯克里米尔只是起身摸摸自己的下巴，说："哎哟！一颗橡树果掉到了我脑袋上。你醒了吗，雷神？我们似乎该起身穿衣了，不过，从这儿去乌特加德市已经不太远了。我听见你们交头接耳说我块头不小，可是，如果你们到了乌特加德，你们会看到那儿有许多人比我高得多。因此，我奉劝你们，到了那儿，别太自以为是，因为乌特加德·洛基大王的追随者们不会容忍像你们这样的小个家伙的自吹自擂。你们得走朝东去的路，我得北上，所以咱们就此别过吧"。

说完，那巨人把他的袋子往肩膀上一甩，离开雷神他们，进入了树林。雷神一点都没有留住他的愿望，也不想要他再陪伴他们。

雷神和两位伙伴继续上路。接近晌午时分，他们远远看见，平原的中央矗立着一座城市。那城市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为了看见它的最高点，不得不把脖子弯曲到了肩膀的后面。他们一走进去，就看见迎面有一座庞大的宫殿，而且大门还开着。他们走了进去，发现许多巨人坐在殿堂里的长凳子上。再往里走，就来到了巨人王乌特加德·洛基面前。他们充满敬意地问候巨人王。巨人王却带着嘲讽的微笑，说："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边的那个小伙子就是雷神喽。"随后，他向雷神作了自我介绍。接着他说："也许你比你表面的样子要厉害一些，你和你的同伴们自认为擅长什么技能呢——任何人，如果不能在这一种或那一种技能上出类拔萃，我就不会允许他留在这儿。"

"我的技能么，"洛畸说，"是比任何人都吃得快。如果在座的有任何人想跟我比试一下的话，我愿意就此证明我的这一技能。"

"如果你所言不虚，那确实是一种技能，"巨人王说，"咱们现在就来比试。"

于是，巨人王命令他的一个朝臣上来跟洛畸比试谁吃得快。那人叫洛吉（Logi），当时坐在长凳的另一头。一个装满了肉的食槽端到了地板上，洛畸在槽的这一边，洛吉在另一边；两人同时开始下嘴，都尽快地吃将过去，看谁先吃到食槽的中央。不过，人们发现，洛畸只吃肉，而他的对手则把肉和骨头全都吞了。因此，所有在场的人都断定洛畸失败了。

巨人王又问陪伴雷神的那个年轻人会什么技艺。泰尔菲回答说，如果在座的有人要跟他较量的话，他愿意进行跑步比赛。虽然巨人王觉得那年轻人说自己能跑是在吹嘘，但是如果泰尔菲想赢得比赛的话，他必须露一手。于是，巨人王起身，带着所有在场的人员，来到了一块平地上，那儿的地面很适合于跑步。巨人王召来一个叫胡吉的年轻巨人，命令他跟泰尔菲比一比谁跑得更快。跑第一圈时，胡吉跑得太快了，等他跑完一圈回过来时，发现泰尔菲还在起点不远处。随后，他们开始跑第二圈、第三圈。最后，泰尔菲都没能取胜。

巨人王问雷神，他的威力闻名遐迩，他愿意表演什么技能来证明自己的威力呢。雷神回答说，他愿意跟任何人比试喝东西。巨人王便命令酒倌

拿来大角杯；当手下有人践踏酒席上的规矩时，得喝完一大角杯。酒倌把角杯递给了雷神，巨人王说："真正能喝的人一口气就能喝干一角杯，大多数人要分两次才能喝完，最不能喝的要分三次。"

雷神看了看那角杯，它似乎并不大得出奇，只是比较长。不过，他当时太渴了，拿过角杯就喝。他尽可能长时间地喝，中间没换一口气，那样他就不是分两次喝的。可是，当他放下角杯，往里望时，他发现里面的酒基本没见减少。

雷神深吸了一口气，再次拿起角杯，这回他喝得更猛了。但是，当他把角杯从嘴边拿开时，尽管现在里面的酒不会溢出来了，但他所喝掉的比上次还要少些。

"好了，雷神，"巨人王说，"你不应该这么偷懒；如果你真想用第三口把它喝完的话，你该大口地喝。在我看来，你的酒量不过如此。如果你不在别的技能上表现出更强大的威力，那我告诉你，你在我们这儿，可不像在你自己家里，我们不会认为你真的威力无比。"

雷神怒不可遏，又一次拿起角杯，他想全力以赴全部喝光，但喝完后往里一看，发现酒只少下去了一丁点。因此，他决定放弃进一步的努力，把角杯递还给了酒倌。

"现在我看清楚了，"巨人王说，"其实你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强壮。不过，你想试试别的技能吗——尽管在我看来，你在我们这儿不太可能拿到任何奖品。"

"你有什么别的比试项目可以推荐的吗？"雷神问道。

"我们有一种微不足道的比赛项目，"巨人王回答说，"我们只用它来训练孩子。说起来很简单，只是把我的猫从地上举起来而已。如果我刚才没有亲眼看到，你根本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强壮，我不应该在你堂堂雷神面前提起这样的一种游戏。"

巨人王的话音刚落，一只灰色的大猫就跳到了他们眼前。雷神把手伸到那猫的肚子底下，竭尽全力想把它从地上举起来。但是，不管雷神如何努力，那猫却只是弓起背，被举起了一只脚。看来，雷神不必要再努力了。

"这次的考验表明，"巨人王说，"正如我所预料的。跟我们巨人比起

来，雷神太渺小，还不如这只猫。”

“你说得对，我是渺小，”雷神答道，“但我倒是要看看，你们中有谁胆敢趁我发火时，来跟我比试摔跤。”

“我看，这儿是没人愿意跟你比试摔跤的，”巨人王看着长凳子上的人说，“这儿的人会认为跟你摔跤是有失身份的事。不过么，让我把我的保姆爱丽，那个干瘪老太婆叫来。如果雷神愿意，可以跟她比试比试。她曾把许多男人摔倒在地，那些人并不比雷神差。”

于是，一个牙齿都掉光了的老妪走进了朝堂，巨人王让她制服雷神。这场比试很快就见出了分晓。雷神越是使劲，那老太太似乎站得越稳。最后，经过一番非常凶猛的较量，雷神开始失去重心，一个膝盖被迫跪到了地上。巨人王下令终止了比赛，还说现在雷神已没有任何资格要求在座的任何人跟他比试摔跤，而且天色也已经晚了。巨人王吩咐雷神和他的两个同伴坐下，于是他们在觥筹交错中度过了那个晚上。

翌日早上，天刚破晓，雷神他们就穿衣起床，准备离去。巨人王吩咐给他们上了满满的一桌酒菜。用罢早餐，巨人王亲自送他们到了城门口。临别时，巨人王问雷神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次旅行的，以及他是否遇到过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雷神说，无可否认，巨人王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耻辱。“最让我感到痛心的，”他补充说，“是你们以后将说我无用。”

“不会的，”巨人王说，“我想，我应该跟你说实话；现在你已经出了城，只要我活着，你就永远不可能再进来。我发誓，这回，要是我先前就知道你有这么大的力气，而且会给我造成这么大的灾祸，我就不会让你进城来受苦。你要知道，其实我一直是在用假象欺骗你。先是在树林里，我用铁丝把袋子扎起来，你就不可能把它打开。那以后，你用锤子打了我三次。第一次尽管是最轻的，但如果真要打到我身上，我的日子就完了，但由于我把身子往旁边滑移了一些，你就打中了附近的一座山。你会发现那山上有三个峡谷，其中一个还非常深，这些峡谷都是你的大锤打出来的。在你跟我的手下进行比赛时，我也使用了类似的假象。首先，洛吉就像是‘饥饿’本身，吞吃了所有摆在他面前的东西；但洛吉实际上是一团火，所以不仅能吞食肉，而且还能吞噬骨头。跟泰尔菲比试跑步的胡吉则是‘思想’，泰尔菲当然不可能撵上思想。轮到你的时候，你力图喝空那角

杯。我发誓，你做得太棒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永远不会相信的。由于那角杯的一头是连着大海的，现在你不知道，但是等你去海边时，你就会清楚看到，由于你的豪饮，那海面都已经下降了。你举猫的动作也做得同样精彩，跟你说实话，当我们看到那猫的一只爪子掉在门外时，我们所有人都吓呆了，因为你抓住的这只猫，其实是那条缠绕着地球的中原巨蟒。你把它都掰直了，以至于它差点没能把地球裹挟在头、尾巴之间。你在跟爱丽摔跤时的表现也是极为令人震惊的，因为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有一个人，到了爱丽那样大的年纪上，还不会摔倒。不过，现在咱们要分别了，让我告诉你，如果你再也不来找我，那是最好不过；如果你还来找我的麻烦，我会再次用别的一些假象来保护自己。你跟我比，只会白费劲，不会得到任何名声。”

听到这番话，雷神怒火中烧，抡起了锤子，本来是能砸中国王的，但国王及时遁形逃脱了。当雷神想回到那座城市去，彻底毁灭它时，他发现周围除了一片郁郁葱葱的平原，什么都没有。

277．太阳神之剑

太阳神也有一件很棒的武器，那是一把宝剑。这宝剑自己能在疆场上厮杀，主人让它杀多远，它就会杀多远。太阳神曾经跟这把宝剑分开过，但没有像雷神那样的运气，这把剑后来再也没有找回来。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回，太阳神爬上天帝的宝座，从那儿可以看到整个宇宙；正当他四处张望时，他看见远远的，在巨人国中，有一个美丽的少女。他一见，就陷入了悲哀，而且从此睡不着、喝不下、说不出话。最后，太阳神的信使斯基尔尼尔知道了这个秘密，前来对太阳神许诺说，如果太阳神能把宝剑作为酬报，他就能让那少女来做他的新娘。太阳神答应了，当场就把宝剑给了斯基尔尼尔。斯基尔尼尔立即启程。他还真得到了那少女的允诺，即在九天之后，她会到某个地方，跟太阳神成婚。斯基尔尼尔回来报告说自己已顺利完成了任务，太阳神感叹道：

“Long is one night,

Long are two nights,

But how shall I hold out three?

Shorter hath seemed

A month to me oft

Than of this longing time the half."

参考译文：

一夜太长，／两夜更长，／可我如何能挨过三夜？／而且还有漫长的／四夜、五夜。我感觉／一个月都没这么长。

就这样，太阳神娶了世上最漂亮的女人葛尔妲，但失去了宝剑。

278. 波尔德尔之死

善良的波尔德尔曾受到一连串噩梦的折磨。在梦里，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把这些梦告诉了众神，众神决定要采取一切方法使他脱离生命危险。天后芙丽佳旋即强求火、水、铁和其他所有金属、石头、树木、疾病、野兽、飞禽、毒蛇和所有爬行动物发誓，谁也不准伤害波尔德尔。天帝感到还不放心，他觉得儿子的命运依然凶多吉少，于是决定去向女祭司安葛尔波德（Angerbode）咨询。安葛尔波德是一位女巨人，是坟日斯狼、中原巨蟒（Midgard Serpent）和死神的母亲。由于她已经死了，天帝只好到死神的领地去找她。

可是，其他天神都认为天后所做的努力已经足以保障波尔德尔的生命。于是，他们把波尔德尔当作一件供他们取乐的玩具，有的向他投标枪，有的砸石头，还有的用利剑和战斧砍他。因为他们觉得，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不可能伤着他。这居然成了他们钟爱的一种消遣方式，还认为这是在向波尔德尔表达他们的好意。可是，当洛畸看到这一幕，看到波尔德尔能够毫发未损，感到无比恼怒。于是，他假扮成一个女人的样子，前往天后宫（Fensalir）。天后看见这个假扮的女人，问她是否知道众神在宴会上玩什么。那假女人回答说，他们在向波尔德尔投掷标枪和石头，但都没能伤着他。“当然了，”天后说，“无论是石头，还是棍棒，还是别的什么东

西，都不可能伤着波尔德尔，因为我已经要求它们发过誓了。”“什么，”那假女人喊道，“您已经让所有的东西发誓饶过波尔德尔?”“是的，”天后答道，“只除了一种小灌木，它生长在天宫的东侧，叫槲寄生（Mistletoe），我觉得它太小太弱了，所以没要求它发誓。”

洛畸一听此言，就走了。他恢复了原形，砍掉了那棵槲寄生，回到众神集会的地方。洛畸发现霍德尔站在一边，没有参与到众神的玩乐之中——因为他是个瞎子。洛畸走到他跟前，说：“你为什么不向波尔德尔投掷点东西呢?”

“因为我是个瞎子，”霍德尔答道，“我看不见波尔德尔在哪儿，况且手里也没什么可以拿来投掷的东西。”

“那你跟我来吧，”洛畸说，“像别的神一样，向波尔德尔表达你的好意吧。你只要把这根嫩枝投向他，我会帮你把胳膊对准他所在的地方的。”

于是霍德尔拿过槲寄生。在洛畸的指导下，他把槲寄生投向了波尔德尔。波尔德尔的躯体被那槲寄生彻底射穿了，当场倒毙。无论是神还是人，都不曾见过比这更凶残的暴行。

So on the floor lay Balder dead; and round
Lay thickly strewn swords, axes, darts, and spears,
Which all the gods in sport had idly thrown
At Balder, whom no weapon pierced or clove;
But in his breast stood fixt the fatal bough
Of mistletoe, which Lok the accuser gave
To Höder, and unwitting Höder threw —
' Gainst that alone had Balder's life no charm.
And all the gods and all the heroes came,
And stood round Balder on the bloody floor,
Weeping and wailing; and Valhalla rang
Up to its golden roof with sobs and cries;
And on the tables stood the untasted meats,
And in the horns and gold-rimmed skulls the wine.

And now would night have fall'n and found them yet
Wailing; but otherwise was Odin's will. [1]

天帝吩咐众神不要太沉溺于无用的哀悼。因为，尽管波尔德尔是天国中最聪明可爱的天神，但在他出生时，命运三女神就已经决定了他所遭遇的这一厄运，所以还不如好好准备葬礼呢。天帝表示他要亲自实施对洛畸的报复，说完，他跨上坐骑斯莱普尼尔（Sleipnir），奔向利德斯基亚尔夫（Lidskialf）。众神则继续在天宫中饮宴。

And before each the cooks, who served them, placed
New messes of the boar Serimnir's flesh,
And the Valkyries crowned their horns with mead.
So they, with pent-up hearts and tearless eyes,
Wailing no more, in silence ate and drank,
While twilight fell, and sacred night came on.

参考译文：

厨子们走到众神面前，为每一位天神服务，／他们端上来的是野猪肉，女武神们／在猪耳朵上涂上了蜂蜜。于是，众神抑制住／心头的悲伤，擦干眼泪，不再哭泣，默默地／吃着喝着，这时黄昏降临，夜晚也跟着来了。

瞎子霍德尔离开了众神，走海路到了天后宫，问众神之母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波尔德尔起死回生并重返天国。如果他霍德尔愿意到鬼魂之中去顶替波尔德尔，那么死神会不会同意交出波尔德尔？“唉，”天后答道，“只有一个办法。即你回仙宫的路上碰到的第一个神骑着天帝的坐骑，走过那由海穆多尔（Heimdall）守卫的彩虹桥，再经过中原的要塞，沿着一条黑暗而未知的道路，才能到达冥府（Hel）。然后你还得请求死神把波

[1] 阿诺德：《波尔德尔之死》。

尔德尔送回天国。”霍德尔在返回仙宫的路上碰到了赫尔默德（Hermod），众神中的神行太保。

Nor yet could Hermod see his brother's face,
For it grew dark; but Höder touched his arm.
And as a spray of honeysuckle flowers
Brushes across a tired traveler's face
Who shuffles through the deep dew-moisten'd dust
On a May evening, in the darken'd lanes,
And starts him, that he thinks a ghost went by,
So Höder brush'd by Hermod's side, and said:
"Take Sleipnir, Hermod, and set forth with dawn
To Hela's kingdom, to ask Balder back;
And they shall be thy guides who have the power."
He spake, and brush'd soft by and disappear'd.
And Hermod gazed into the night, and said:
"Who is it utters through the dark his hest
So quickly, and will wait for no reply?
The voice was like the unhappy Höder's voice.
Howbeit I will see, and do his hest;
For there rang note divine in that command.
So speaking, the fleet-footed Hermod came
Home, and lay down to sleep in his own homes.
And all the gods lay down in their own house.
And höder, too, came home distraught with grief,
Loathing to meet, at dawn, the other gods;
And he went in, and shut the door, and fixt
His sword upright, and fell on it, and died.
But from the hill of lidskialf Odin rose,
The throne, from which his eye surveys the world;

And mounted Sleipnir, and in darkness rode
To Asgard. And the stars came out in heaven,
High over Asgard, to light home the king.
But fiercely Odin gallop'd, moved in heart;
And swift to Asgard, to the gate he came,
And terribly the hoofs of Sleipnir rang
Along the flinty floor of Asgard streets,
And the gods trembled on their golden beds
Hearing the wrathful father coming home —
For dread, for like a whirlwind Odin came.
And to Valhalla's gate he rode, and left
Sleipnir; and Sleipnir went to his own stall;
And in Valhalla Odin laid him down.[1]

当天晚上，波尔德尔的妻子因娜梦见丈夫前来找她并安慰她：

"Yes, and I fain would altogether ward
Death from thy head, and with the gods in heaven
Prolong thy life, though not by thee desired—
But right bars this, not only thy desire.
Yet dreary, Nanna, is the life they lead
In that dim world, in Hela's moldering realm;
And doleful are the ghosts, the troops of dead,
Whom hela with austere control presides.
For of the race of gods is no one there
Save me alone, and Hela, solemn queen;
For all the nobler souls of mortal men
On battle field have met their death, and now

[1] 阿诺德：《波尔德尔之死》。

Feast in Valhalla, in my father's hall;
Only the inglorious sort are there below—
The old, the cowards, and the weak are there,
Men spent by sickness, or obscure decay.
But even there, O Nanna, we might find
Some solace in each other's look and speech,
Wandering together through that gloomy world,
And talking of the life we led in heaven,
While we yet lived, among the other gods."
He spake, and straight his lineaments began
To fade; and Nanna in her sleep stretch'd out
Her arms towards him with a cry, but he
Mournfully shook his head and disappear'd.
And as the woodman sees a little smoke
Hang in the air, afield, and disappear,
So Balder faded in the night away.
And Nanna on her bed sank back; but then
Frea, the mother of the gods, with stroke
Painless and swift, set free her airy soul,
Which took, on Balder's track, the way below;
And instantly the sacred morn appear'd.[1]

早晨一到，赫尔默德就跨上天帝的坐骑，开始执行他的使命。他跑了九天九夜，越过漆黑的深渊，什么也看不清楚，直到他抵达冥河(Gyoll)。他走过河上的一座桥，桥的表面铺着闪闪发光的黄金。守桥的女怪问他的名字和家系，跟他说，那天有五队死者过桥，也没有像他一个人走过时这样，把桥摇晃得这么厉害。"可是，"她进而说，"你身上没有死者的样子，为什么要一路奔驰到地狱里来?"

---

[1] 阿诺德:《波尔德尔之死》。

“我到冥府来，”赫尔默德答道，“是要寻找波尔德尔，你见他过桥了吗?”

那女怪答道：“波尔德尔的确过了冥河桥了，他就是走那边的那条路到冥府去的。”

赫尔默德一路赶去，直到他来到冥府那紧闭的大门前。他振奋精神，勒紧马鞍，重新翻身上马，用双脚的马刺踢宝马。那宝马奋力一跃，都没有碰到门就过去了。赫尔默德继续策马奔驰，来到地宫，发现他的兄弟波尔德尔在殿堂里占据着最显赫的位置，便陪着他度过了那个晚上。翌日早晨，赫尔默德央求死神让波尔德尔跟自己一起回去，并向他保证说，众神只是要好好悼念波尔德尔。死神回答说，现在得考验一下波尔德尔，看他是否像传说中的那么备受爱戴。“如果，”他进而说，“如果世上万物，不管是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都在为他哭泣，那么他就可以复活。但是只要有一个物种反对他，或拒绝为他哭泣，那么他就要被关在冥府里。”

于是，赫尔默德策马回到仙宫，向众神汇报了他此番在冥府的所见所闻。

为此，众神派遣使者前往世界各地，乞求所有的物种都哀哭，以使死神把波尔德尔从地狱里放出来。万物都非常乐意答应众神的这一要求，包括人类和其他所有的生物以及土地、石头、树木、金属等。正当我们看见万物哀泣时，它们全都被从严寒之地带到了酷热之地。

随后，信使们都一一往回赶——在一片铁林子里见到一个巫婆，

. . . And they rode home together, through the wood
Of Jarnvid, which to east of Midgard lies
Bordering the giant, where the trees are iron;
There in the wood before a cave they came,
Where sate in the cave’s mouth a skinny hag,
Toothless and old; she gibes the passers-by.
Thok is she called, but now Lok wore her shape;
She greeted them the first, and laughed and said:
“Ye gods, good lack, is it so dull in heaven

That ye come pleasuring to Thok's iron wood?
Lovers of change, ye are, fastidious sprites.
Look, as in some boor's yard, a sweet-breath'd cow,
Whose manger is stuffed full of good fresh hay,
Snuffs at it daintily, and stoops her head
To chew the straw, her litter at her feet—
So ye grow squeamish, gods, and sniff at heaven!"
She spake, but Hermod answered her and said,
"Thok, not for gibes we come; we come for tears.
Balder is dead, and Hela holds her prey,
But will restore, if all things give him tears.
Begrudge not thine! To all was Balder dear."
Then, with a louder laugh, the hag replied:
"Is Balder dead? And do ye come for tears?
Thok with dry eyes will weep o'er Balder's pyre.
Weep him all other things, if weep they will—
I weep him not! Let Hela keep her prey."
She spake, and to the cavern's depth she fled,
Mocking; and Hermod knew their toil was vain.[1]

因此，波尔德尔没能回到仙宫。

279．波尔德尔的葬礼

众神抬起波尔德尔的尸体，来到海边，那儿停泊着波尔德尔的船，那船被认为是世上最大的。火葬堆就设在船上，尸体被抬了上去。因娜的尸体也在这同一个火葬堆上被焚为灰烬。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参加波尔德尔的葬礼，成了盛大的集会。首先来到的是天帝，陪伴他的是天后、女武神们和那两只乌鸦。随后到来的是太阳神，他的坐驾由一头野猪拉着。海穆多

[1] 阿诺德：《波尔德尔之死》。

尔（Heimdall）骑着一匹叫加尔托普（Gulltopp）的骏马，伏雷伊娅乘着猫车，出场的还有许多霜族的和山族的巨人。波尔德尔的马也被牵来了，全身穿着华丽的马衣，也在主人的火葬堆上被焚为灰烬。

洛畸没有逃脱他罪有应得的处罚。当他看见众神全都被激怒时，逃到了一座山里，筑了间有四个门的小屋，这样他就可以在各个方向察看危险的到来。为了捕鱼，洛畸发明了网，从此以后，渔民们用的网就是他发明的那种。不过，天帝最终查明了洛畸的隐身之地，于是众神一起前来抓他。他一看情势不妙，就变成了一条大马哈鱼，藏身在水中的石缝里。不过，众神拿来了他的网，在河里拖来拖去。洛畸觉得自己肯定要被抓住，于是企图从网沿上跃出去。不过，雷神紧紧抓住了他的尾巴，把那尾巴都给捏小了。从那以后，大马哈鱼的尾巴就变得又小又细。众神用锁链把洛畸绑了起来，在他头顶上挂着一条蛇，蛇的毒液一滴滴地掉到他脸上。洛畸的妻子丝菇娜（Siguna）日夜坐在他身边，用一个杯子接住那一滴滴的毒液。可是，当她走开一小会儿去把杯子倒空时，毒液就会掉到洛畸的脸上，疼得他恐怖地嚎叫、翻滚着，整个地球都会因此而摇晃。



洛畸和他的妻子丝菇娜（盖博哈特画）

280. 精灵们

《埃达》还提到另一种存在物，他们不如天神，但却拥有强大的威力。他们就是精灵。白精灵，也叫光精灵，长得出奇的漂亮，比太阳更光彩夺

目。他们穿的都是精美而透明的丝织品。他们喜爱光，与人类为善，一般都以美好而可爱的孩子的面目出现。他们的国度叫做精灵国（Elfheim），由太阳神管辖，所以他们经常在他的阳光下嬉戏。

黑精灵是一些相貌丑陋、鼻子奇长的侏儒，他们的皮肤是棕褐色的，看起来脏兮兮的，而且只在夜间出来。他们躲避着太阳，认为这是他们最致命的敌人。因为光线一照到他们身上，他们就会变成石头。他们的语言是寂寞的回音，住处是地下的洞穴和裂缝。有人认为，他们出世时是一些蛆虫，是从巨人伊米尔腐烂的尸体中产生的。后来，神明赋予了他们人体的形状和很强的理解力。他们尤其出名的是关于神秘的自然力的知识和刻写下来的一些文字。在所有的造物中，他们是最能干的工匠，能用金属和木头做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所做的最知名的作品有雷神的锤子，还有他们送给太阳神的那艘船。那船大得可以容纳所有的天神及其武器和工具，不过，它造得太精妙了，组装起来后，甚至可以放在一只口袋里。

281. 世界末日

北欧人坚信，世界末日（Ragnarok）将会到来。到时所有可见的造物，既包括天宫中和薄雾里的天神，也包括巨人国、精灵国以及地球上的居民，都将被毁灭。不过，那毁灭之日不会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到来。第一个警告是冬天的时间会长三倍，而且大雪会从天国的四个角飘落，霜冻严重，风冷得刺骨，暴雨不断，太阳从不露笑脸。三个这样的冬天过去后，夏天却没有一个。三个这样的冬天又将来临，战争和冲突将在整个宇宙展开。连大地都将因为害怕而颤抖，海水将逃离海域，天空将被撕成碎片。人类将大量死亡，天空中的老鹰将大吃特吃那些还在动弹的尸体。坟日斯狼将挣断腰带，中原巨蟒将离开他那海底的床铺，洛畸也将从锁链中挣脱出来，加入到这些天神的敌人行列中去。在普遍的毁灭中，光的儿子们在首领苏尔特尔（Surter）的带领下冲了出来，他们的身前身后全是熊熊燃烧的火焰。他们一路前行，越过彩虹桥，马蹄把桥都踏坏了。可是，他们根本不管桥的坍塌，直奔维格里德战场（Vigrid）。那是坟日斯狼、中原巨蟒、洛畸、死神的所有追随者以及霜族巨人经常结伴去的地方。

海穆多尔挺立着，吹响集阿勒号角（Giallar），召集天神们和英雄们投入战斗。众神在天帝的带领下往前冲去，迎面碰上坟日斯狼，这怪物杀害了一名天神。天帝的儿子维达反过来把他杀了。雷神赢得巨大名声，因为他除掉了中原巨蟒。但是，那怪物在垂死时把毒液喷到了他身上，使他窒息。只见他后退几步，倒毙了。洛畸和海穆多尔也捉对厮杀，直到同归于尽。众神和敌人陷入了恶战。苏尔特尔杀害了太阳神，到处是箭和火焰，整个宇宙都在燃烧。太阳暗淡了，大地沉入了大海，星星坠落下来，连时间都不存在了。

末日之后，“共父”（不是天帝，而是那个“全能者”）将促使新的天空和大地从大海中升起。那新大地本身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物资，不用人费心费力，就会出产各种果子。那时，将再也没有邪恶和悲惨，人、神将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赫尔默德第二次前往冥府时，曾跟波尔德尔有一个对话，他们谈到了众神在末日之后所面临的黎明之光。诗人阿诺德对这场对话作了精彩的描述：

And the fleet-footed Hermod made reply: —

“Thou hast then all the solace death allows,

Esteem and function; and so far is well.

Yet here thou liest, Balder, underground,

Rusting for ever; and the years roll on,

The generations pass, the ages grow,

And bring us nearer to the final day

When from the south shall march the fiery band

And cross the bridge of heaven, with Lok for guide,

And Fenris at his heel with broken chain;

While from the east the giant Rymer steers

His ship, and the great serpent makes to land;

And all are marshal'd in one flaming square

Against the gods, upon the plains of heaven.

I mourn thee, that thou canst not help us then."
He spake; but Balder answered him, and said:—
"Mourn not for me! Mourn, Hermod, for the gods;
Mourn for the men on earth, the gods in heaven,
Who live, and with their eyes shall see that day!
The day will come, when fall shall Asgard's towers,
And Odin, and his sons, the seed of Heaven;
But what were I , to save them in that hour?
If strength might save them, could not Odin save,
My father, and his pride, the warrior Thor,
Vidar the silent, the impetuous Tyr?
I, what were I, when these can nought avail?
Yet, doubtless, when the day of battle comes,
And the two hosts are marshal'd and in heaven
The golden-crested cock shall sound alarm,
And his black brother-bird from hence reply,
And bucklers clash, and spears begin to pour —
Longing will stir within my breast, though vain.
But not to me so grievous as , I know,
To other gods it were, is my enforced
Absence from fields where I could nothing aid;
For I am long since weary of your storm
Of carnage, and find, Hermod, in your life
Something too much of war and broils, which make
Life one perpetual fight, a bath of blood.
Mine eyes are dizzy with the arrowy hail;
Mine ears are stunn'd with blows, and sick for calm.
Inactive, therefore, let me lie in gloom,
Unarm'd inglorious; I attend the course
Of ages, and my late return to light,

In times less alien to a spirit mild,
In new-recover'd seats, the happier day.
He spake; and the fleet Hermod thus replied:—
"Brother, what seats are these, what happier day?
Tell me, that I may ponder it when gone."
And the ray-crownèd Balder answered him:—
"Far to the south, beyond the blue, there spreads
Another heaven, the boundless — no one yet
Hath reach'd it; there hereafter shall arise
The second Asgard, with another name.
Thither, when o'er this present earth and heavens
The tempest of the latter days hath swept,
And they from sight have disappear'd and sunk,
Shall a small remnant of the gods repair;
Höder and I shall join them from the grave.
There reassembling we shall see emerge
From the bright ocean at our feet an earth
More fresh, more verdant than the last, with fruits
Self-springing, and a seed of man preserved,
Who then shall live in peace, as now in war.
But we in heaven shall find again with joy
The ruin'd palaces of Odin, seats
Familiar, halls where we have supp'd of old,
Reënter them with wonder, never fill
Our eyes with gazing, and rebuild with tears.
And we shall tread once more the well-known plain
Of Ida, and among the grass shall find
The golden dice wherewith we played of yore;
And that shall bring to mind the former life
And pastime of the gods — the wise discourse

Of Odin, the delights of other days.
O hermod, pray that thou may'st join us then!
Such for the future is my hope; meanwhile,
I rest the thrall of Hela, and endure
Death, and the gloom which round me even now
Thickens, and to inner gulf recalls.
Farewell, for longer speech is not allow'd. [1]

---

[1] 阿诺德:《波尔德尔之死》。

第二十八章 挪威的英雄及古代日耳曼的英雄故事

282. 沃尔松家族传奇

西基（Sigi）是天帝的儿子，匈奴人（Huns）的国王。天帝极为宠爱他，也一直保佑着匈奴人。雷里尔（Rerir）是西基的儿子，精力充沛，也拥有土地和臣民。但两人都比不上沃尔松，他是雷里尔的儿子。当雷里尔回家去看望天帝时，沃尔松就代理掌管匈奴国。

沃尔松生有十子一女——女儿名叫西格妮（Signy），西格蒙德（Sigmund）是长子，也是所有儿子中最为强悍的。沃尔松时代一直天下太平，直到哥得兰（Gothland[1]）国王西格伊尔（Siggeir）来向西格妮求婚。尽管西格妮不愿意嫁给西格伊尔，但她不敢违抗父亲的意愿，遂与西格伊尔订了婚。

婚礼举行的那天晚上，沃尔松的王宫里生了几堆大火。王宫的中央矗

---

[1] 瑞典一岛屿。

立着一棵叫布冉斯多克（Branstock）的橡树，朝堂就是绕着那橡树建起来的，所以橡树的枝条伸展在朝堂的屋顶上。人们都围绕着橡树坐着、喝着、唱着，他们歌唱古代的英雄，并用竖琴伴奏。

But e'en as men's hearts were hearkening some heard the thunder pass
O'er the cloudless noontide heaven; and some men turned about
And deemed that in the doorway they heard a man laugh out.
Then into the Volsung dwelling a mighty man there strode,
One-eyed and seeming ancient, yet bright his visage glowed;
Cloud-blue was the hood upon him, and his kirtle gleaming-gray
As the latter morning sun-dog when the storm is on the way;
A bill he bore on his shoulder, whose mighty ashen beam
Burnt bright with the flame of the sea, and the blended silver's gleam.
And such was the guise of his raiment as the Volsung elders had told
Was borne by their fathers' fathers, and the first that warred in the wold.
So strode he to the Branstock, nor greeted any lord,
But forth from his cloudy raiment he drew a gleaming sword,
And smote it deep in the tree-bole, and the wild hawks overhead
Laughed' neath the naked heaven as at last he spake and said:
"Earls of the Goths, and Volsungs, abiders on the earth,
Lo there amid the Branstock a blade of plenteous worth!
The folk of the war-wand's forgers wrought never better steel
Since first the burg of heaven uprose for man-folk's weal.
Now let the man among you whose heart and hand may shift
To pluck it from the oak-wood e'en take it for my gift.
Then ne'er, but his own heart falter, its point and edge shall fail
Until the night's beginning and the ending of the tale,
Be merry, Earls of the Goth-folk, O Volsung Sons be wise,
And reap the battle-acre that ripening for you lies;
For they told me in the wild wood, I heard on the mountain-side

That the shining house of heaven is wrought exceeding wide,
And that there the Early-comers shall have abundant rest
While Earth grows scant of great ones, and fadeth from its best,
And fadeth from it midward, and groweth poor and vile:—
All hail to thee, King Volsung! Farewell for a little while!"

So sweet his speaking sounded, so wise his words did seem
That moveless all men sat there, as in a happy dream
We stir not lest we waken; but there his speech had end
And slowly down the hall-floor, and outward did he wend;
And none would cast him a question or follow on his ways,
For they knew that the gift was Odin's, a sword for the world to praise.[1]

于是，大家伙都去尝试。西格伊尔和他的王公们、沃尔松和他的臣民们都想从橡树中把那宝剑拔出来，但都没成功。这时，西格蒙德不经意地把手放在那精美的剑柄上，然后轻易地把剑刃拔了出来，就好像那橡树里面是空的。西格伊尔要给钱酬谢，但西格蒙德不屑地拒绝了。

西格伊尔很快就采取了报复行动。他邀请沃尔松国王和王子们到哥得兰去，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杀了国王，然后慢慢折磨王子们。他把他们绑在一根圆木上，让一只母狼把他们一点点地吃掉——只有西格蒙德被妹妹西格妮设计救出。西格蒙德开始了亡命生涯，他还想方设法要为父亲报仇。西格妮也曾勉力帮助他——但没能成功。不过，兄妹俩的儿子欣费奥特里倒是长大成人了，并成了西格蒙德的伴侣。有一段时间，他们化身为狼，在森林里东奔西走。最后，他们恢复了人形，杀掉了西格伊尔的孩子，就在他自己的朝堂里把他烧死了。西格妮帮助他们报了杀父之仇后，自己也跟丈夫同归于尽。

随后，西格蒙德成了国王，还娶了王后。可是，那王后由于受到欣费奥特里的侮辱，用一角杯的淡色啤酒（ale）把他毒死了。西格蒙德为儿子的惨死而伤心欲绝，赶走了王后。不久那王后就死了。之后，西格蒙德娶

---

[1] 威廉·莫里斯：《沃尔松家族的西格德》。

了美丽的海奥尔荻丝（Hiordis）。可是，不久，他就与亨丁（Hunding）的儿子林基（Lyngi）开战——因为林基也爱着美丽的海奥尔荻丝——西格蒙德受伤而死。

西格蒙德死后，海奥尔荻丝生下了他的儿子西格德（Sigurd）——从来没有人像西格德那样英俊、活泼、雄心勃勃而且膂力过人。在沃尔松家族中，他是最伟大的。他的继父是罗德马尔（Rodmar）的儿子雷金（Regin），那人是个铁匠，曾教他学习各种文字和语言。由于受到古代的一个讹传的煽动，他叫西格德除掉法夫纳（Fafnir）。雷金告诉他说，天帝、霍尼尔（Hoenir）这两位天神曾跟洛畸一起在罗德马尔家旁边散步，洛畸杀害了罗德马尔的一个叫奥特尔（Otter）的儿子。因此，罗德马尔要求那几位天神在奥特尔的棺材里放满黄金，还要在上面覆盖黄金。于是天帝派遣洛畸去寻找黄金，洛畸则抓住侏儒安德瓦里（Andvari），并在安德瓦里那儿找到了一堆金子和一枚魔戒，那金戒指有“点石成金”的魔力。不过，安德瓦里诅咒了那指环、黄金以及所有拥有它们的人。几位天神立刻用那侏儒的金子把奥特尔的棺材填得满满的，而且还把剩下来的黄金和戒指悉数交给了罗德马尔。侏儒的咒语立即就开始发作了。法夫纳是雷金和奥特尔的兄弟，他杀了罗德马尔，并攫取了那批宝藏，然后假扮成一条龙的样子，而且对宝藏念念不忘。正是通过这个故事，雷金煽动西格德去杀害法夫纳，他还用西格德那把名为“愤怒”（Gram）的宝剑打碎，然后再用碎片给西格德打造了一把坚不可摧的宝剑。于是西格德发誓，要把那法夫纳给灭了。不过，他先是骑着宝马“灰毛”（Greyfell）——那马跟天帝的坐骑属于同一血统——去把亨丁的儿子们杀了，算是报了杀父之仇。然后，西格德骑马前往一个叫“亮石楠”（Glistenheath）的地方，杀了法夫纳，还吃了法夫纳的心；他学会了鸟语，并接受鸟的劝告，杀了雷金，因为雷金要设计陷害他。

于是，西格德把侏儒安德瓦里的戒指戴上手指，骑上马，并把那堆金子抱在胸前，来到了鹿皮山（Hindfell）。

And sitteth awhile on Greyfell on the marvelous thing to gaze:
For lo, the side of Hindfell inwrapped by the fervent blaze,

And naught 'twixt earth and heaven save a world of flickering flame,
And a hurrying, shifting tangle, where the dark rents went and came...
Now Sigurd turns in his saddle, and the hilt of the Wrath he shifts,
And draws a girth the tighter; then the gathered reins he lifts,
And crieth aloud to Greyfell, and rides at the wildfire's heart;
But the white wall wavers before him and the flame-flood rusheth apart,
And high o'er his head it riseth, and wide and wild is its roar
As it beareth the mighty tidings to the very heavenly floor;
But he rideth through its roaring as the warrior rides the rye,
When it bows with the wind of the summer and the hid spears draw anigh;
The white flame licks his raiment and sweeps through Greyfell's mane,
And bathes both hands of Sigurd and the hilts of Fafnir's bane,
And winds about his war-helm and mingles with his hair,
But naught his raiment dusketh or dims his glittering gear;—
Then it falls and fades and darkens till all seems left behind,
And dawn and the blaze is swallowed in mid-mirk stark and blind. . . .[1]

这时，西格德看见眼前有一座挂满了盾牌的城堡，最上面是一块小圆盾，而不是一面旗帜，但就挂在旗杆上。他走进去，发现有一个人正在沉睡，全身武装到了牙齿。

西格德用他那明晃晃的剑刃划破了那罩在她身上的严丝密缝的铠甲，“直到露出那裹着她的涟漪一样皱巴巴的内衣”——

她是女武神之一，叫布伦希尔特（Brynhild），她那样躺着沉睡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是她父亲天帝对她施了魔法，让她沉睡的，还判定她一醒过来就死、一动爱心就死。那是因为她曾作过恶，即煽动那些早已被命运三女神判了死刑的天神起来发动战争，反对天帝。只有无畏的人才能把她叫醒。西格德把她叫醒了，因为西格德是无畏的半神。她一下子就爱上

---

[1] 节选自威廉·莫里斯：《沃尔松家族的西格德》。

了西格德。她教给了西格德许多明智的谚语。他们相互一遍遍地向对方山盟海誓，西格德还把那枚指环送给了她。但是，他们命中注定不能一起过夫妻生活。布伦希尔特能预知未来，所以知道这一点。

西格德本是要去娶另一个女人的，但因为有布伦希尔特这层关系而失败了。在尼伯龙根，国王基乌齐有一个女儿，叫古德朗。古德朗梦见一只漂亮的雄鹰，浑身的羽毛金光闪闪，轻盈地落在她的手腕上。她去请布伦希尔特帮她解梦。“那雄鹰，”布伦希尔特说，“是西格德。”西格德果真要路过尼伯龙根，他访问了王宫。国王基乌齐及其三个儿子古纳尔（Gunnar）、霍格尼（Hogni）和古托尔穆（Guttorm）友好地招待了他。他当场表演了一些力量型的技能，他们对他很是敬佩。可是，好多日子之后，古德朗的母亲葛丽姆希尔德（Grimhild）让西格德服了一种魔药，使他失去了所有关于布伦希尔特的记忆。因此，西格德爱上了并娶了美丽的古德朗。事实上，西格德很快就跟其他人一起敦促大舅子古纳尔——一个勇敢的武士——去向布伦希尔特求婚。但布伦希尔特在她的宫殿四周燃起了几堆火，谁要是不能跨过那些火堆，也就不能到她那儿去。古纳尔努力试了两次，都失败了。于是西格德假扮成古纳尔的样子，跨上坐骑，直奔鹿皮山，冲过了那些火堆。随后，他仍然穿戴着古纳尔的装束，见到了布伦希尔特，并得到了布伦希尔特对婚事的允诺，还跟她交换了指环——她把安德瓦里那枚古老的指环还给了他。可是，即便是这枚指环也没有唤起西格德对往昔爱情的记忆。回到尼伯龙根后，他宣称他已成功完成了任务，并把整个过程原原本本告诉了古德朗，还把那枚从布伦希尔特那儿拿回来的致命的指环送给了妻子。

十天后，根据协议，布伦希尔特来到尼伯龙根王宫。尽管她明知这是一个针对她设下的骗局，但她不露声色。根据先前所允诺的，她跟古纳尔王子举行了婚礼。可是，当他们坐在婚宴上时，葛丽姆希尔德的魔咒失效了——西格德看着古纳尔的新娘，认出那是布伦希尔特，他以前爱过的女武神。“布伦希尔特的脸靠近他，目光变得严厉而奇怪。”

不过，表面上一切安然无恙。直到有一天，年轻的王后和公主准备在尼伯龙根河里洗澡时，为优先权问题争吵了起来。布伦希尔特声称她有权先洗，因为古纳尔是君，而西格德是臣。古德朗气得脸都白了，一股脑儿

说出了西格德骑马穿过火焰的真实情况，然后把那枚指环扔到了布伦希尔特的脸上。布伦希尔特嫉妒得要死，她决计报仇。她还爱着西格德。西格德由于恢复了记忆，也无法克制自己对布伦希尔特的爱欲。但布伦希尔特无法容忍古德朗对自己的侮辱。在她的谋划下，古德朗的哥哥古托尔穆受到蛊惑去刺杀西格德。于是，古托尔穆趁西格德熟睡之机向他行刺。不过，西格德被刺之后警醒了，挥剑砍向那刺客，在刺客逃脱之前，把他砍成了两半。

Woe me! how the house of the Niblungs by another cry was rent,
The awakening wail of Gudrun, as she shrank in the river of blood
From the breast of the mighty Sigurd: he heard it and understood,
And rose up on the sword of Guttorm, and turned from the country of death,
And spake words of loving-kindness as he strove for life and breath;
"Wail not, O child of the Niblungs! I am smitten, but thou shalt live,
In remembrance of our glory, mid the gifts the gods shall give!. . .
It is Brynhild's deed," he murmured, "and the woman that loves me well;
Nought now is left to repent of, and the tale abides to tell.
I have done many deeds in my life-days, and all these, and my love, they lie
In the hollow hand of Odin till the day of the world go by.
I have done and I may not undo, I have given and I take not again;
Art thou other than I, Allfather, wilt thou gather my glory in vain?" [1]

西格德的生命就这样终结了。布伦希尔特不胜悲伤，自杀身亡，她的火葬堆就在那位沃尔松家族的英雄的旁边。

嗣后，古德朗成了匈奴帝国（Budlung）国王艾特利（Atli）的王后。艾特利为了得到西格德的宝藏——那时已经转到古德朗的兄弟们手中——邀请尼伯龙根王子们访问匈奴帝国。尽管古德朗警告兄弟们千万别去，但他们还是接受了邀请。到达匈奴王宫后，经过一场可怕的厮杀，他们全都被

[1] 威廉·莫里斯：《沃尔松家族的西格德》。

杀害了。不过，尼伯龙根这边仍然不肯交出那藏在莱茵河河底的宝藏。在哥哥霍格尼的儿子的帮助下，古德朗最终杀掉了艾特利，烧掉了他的王宫，完全摧毁了匈奴帝国。事后，古德朗跳入了大海，跟她与西格德所生的女儿丝婉希尔德（Swanhild）一起，漂泊到了约纳克尔（Jonakr）国王的领地。这位国王成了古德朗的第三任丈夫。丝婉希尔德长大成了最美丽的女人，跟她父亲一样，目光里充满了渴望，没有人敢直视她的眼睛。后来，由于卷入爱与背叛的恶劣关系，她在异乡被马蹄活活踩死。

最后，古德朗派遣她与约纳克尔所生的儿子们前去为他们同母异父的姐姐报仇。连连失去亲人使她悲痛欲绝，她呼唤旧情人西格德，希望他来看望自己。西格德曾答应他，即使到了地狱里，也要回来看她。咱们暂且不表她是如何地悲伤。

且说她的儿子们杀了谋害丝婉希尔德的凶手约尔蒙雷克。但是，在一个年迈的独眼武士的忠告和帮助下，他们全都自杀了——那武士其实就是天帝——沃尔松家族的祖先。保佑匈奴帝国国王西基的也是他，把宝剑刺入沃尔松宫苑中央的橡树（Branstock）的也是他，在西格蒙德需要时挺身而出、拔剑相助的也是他，给西格德送来无与伦比的宝马“灰毛”的也是他，经常出现在沃尔松家族的人们面前的也是他——现在就是这位天神导致了尼伯龙根家族的覆灭。那宝藏和指环无论落入谁的手里，都会给那人带来祸乱。

283．尼伯龙根之歌

这整个故事的德国版叫做《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1]——名字、事件和人物出现了一些变化。西格德成了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住在莱茵河畔的散腾（Xanten），其父母西格蒙德和西格琳德（Siegelind）是尼德兰[2]的国王和王后。古德朗成了克丽姆希尔德（Kriemhild），她的大哥古纳尔则成了冈特尔（Gunther），是勃艮第王国（Burgundians）的国王。她的二哥霍格尼成了她的叔叔哈根（Hagen），这是一个心理阴暗、性格阴郁

---

[1] 即德国十三世纪最著名的英雄史诗，为中世纪欧洲五大史诗之一。
[2] 即今荷兰王国。

的武士，狡猾但依然忠诚、勇敢，他成了光荣的西格弗里德的敌人。西格弗里德娶了克丽姆希尔德，把她带到了尼德兰，两人过起了幸福的生活。他俩最终享用了尼伯龙根宝藏。与挪威版的故事不同的是，西格弗里德并不是从一个侏儒那儿，而是从两个尼伯龙根王子那儿得到这笔宝藏的。同时，冈特尔在勃艮第王国当了太平君主。他娶的是傲慢的布伦希尔特，是西格弗里德用计谋帮他弄到手的，这一点跟挪威神话并不完全一致。伊塞兰（Yssel-land）女王布伦希尔特声明，除非有男人在体育比赛中能赢得了她，否则她谁也不嫁。西格弗里德穿着一件使自己藏起本来面目的大氅（Tarnkappe），假扮成冈特尔满足了布伦希尔特的婚嫁条件。冈特尔与布伦希尔特成婚后，西格弗里德还曾帮助过可怜的冈特尔。那巾帼英豪由于看不起冈特尔的力气，把他的手脚都绑了起来，并把他挂在卧室墙壁的一根钉子上。西格弗里德再次化身为冈特尔。经过一阵可怕的格斗，他逼迫布伦希尔特讨饶，并拿走了她的指环和腰带，这两样东西是她力量的秘密源泉。西格弗里德使她相信，自己是被新郎冈特尔打败的。事后，西格弗里德把那两样宝物送给了克丽姆希尔德，同时不明智地把布伦希尔特被他打败的事告诉了妻子。尽管《尼伯龙根之歌》没有作出解释，但很明显那位受了伤的伊塞兰女王在这一并不光彩的阴谋行动中，认出了西格弗里德。我们可以推断，前面可能有他俩相识相恋的内容。



冈特尔与布伦希尔特

不管怎么样，西格弗里德和克丽姆希尔德退隐到尼德兰后，在莱茵河畔的散腾过着幸福的统治生活。布伦希尔特认为自己的丈夫冈特尔是众所

周知的最高统治者，而西格弗里德只是一名臣子，但西格弗里德并不尊崇她，这使她感到厌恶。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西格弗里德和克丽姆希尔德的太平日子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但是，冈特尔屈服了。于是西格弗里德和克丽姆希尔德受邀来到沃尔姆斯（Worms），名义上是去参加一个盛大的集会。

一天，在晚祷的时候，一群骑士在王宫里骑马以长矛比武，以证明自己的实力。他们中鹤立鸡群的是西格弗里德。公主和后妃们则坐在一起，每人都想着她满心喜爱的那位骑士。美丽的克丽姆希尔德先开口说道："我的夫君力大无穷，当然应该统治所有这些地盘。"布伦希尔特答道："只要有冈特尔在，那永远不可能。"



西格弗里德与克丽姆希尔德

于是，两人开始争吵，而且就在这天的晚些时候，争吵达到了高潮。在去教堂做弥撒时，她们各自都争着要先进去。

克丽姆希尔德满腔愤怒，用最刺耳的话，跟她那傲慢的嫂嫂说，西格弗里德和冈特尔曾两次欺骗了她。而且，更糟糕的是，她边说边亮出了布伦希尔特失去的指环和腰带。她们的争吵传到了国王的耳朵里，冈特尔向西格弗里德表示了让步。

但是，要修复双方的关系已经太晚了，心如蛇蝎的布伦希尔特已经在谋划着如何报复了。西格弗里德是她受辱的罪魁，所以必须死。西格弗里德的仇敌们说服他的妻子——她对他们的阴谋一无所知——在他的衣服上绣一根丝线，那丝线所在的位置正好是他整个身体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随后，诡计多端的哈根受到布伦希尔特的唆使，苦等着行恶的时机。

一天，冈特尔、哈根和西格弗里德跑得热了，便在一条河边停下来喝水。哈根一看机会来了。

. . . Then, as to drink, Sir Siegfried down kneeling there he found,
He pierced hom through the crosslet, that sudden from the wound
Forth the life-blood spurted, e'en o'er his murderer's weed.
Nevermore will warrior dare so foul a deed. . . .
. . . With blood were all bedabbled the flowerets of the field.
Some time with death he struggled as though he scorned to yield
E'en to the foe whose weapon strikes down the loftiest head.
At last prone in the meadow lay mighty Siegfried dead.

布伦希尔特为搞掉西格弗里德而感到荣耀，西格弗里德的寡妻越悲伤，她就越高兴。克丽姆希尔德坐在一边，酝酿着复仇计划。她的哥哥们为了得到尼伯龙根宝藏，想修补双方关系中的裂痕。但是，那宝藏被带到沃尔姆斯之后，却被哈根沉入了莱茵河。尽管那时克丽姆希尔德已经成了匈奴帝国国王阿提拉的王后，但并没有忘记那个嫂嫂给她造成的伤害。十三年后，她的兄弟们由于已经获取了那宝藏，所以被称作“尼伯龙根人”。她诱骗所有的兄弟及其扈从来到匈奴王的王宫里，经过一场绝望而惨烈的遭遇战之后，王宫化成了灰烬；除了冈特尔和哈根，其他所有人都被杀了。随后，她又立即命人砍了冈特尔的头，亲手用西格弗里德的佩剑使可恶的哈根身首异处。关于宝藏的秘密因为这些武士的死去而失传。克丽姆希尔德虽然大仇已报，但自己也倒毙在一个骑士的手里。那骑士是她丈夫的手下，叫哈尔德布兰德，曾经跟伯尔尼的底特里希一起，担任匈奴王阿提拉的左臂右膀，煊赫一时。

"I cannot say you now what hath befallen since;
The women all were weeping, and the Ritters and the prince,
Also the noble squires, their dear friends lying dead:

Here hath the story ending;this is the Nibelungen's Need." [1]

参考译文：

现在我无法告诉你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的女人都在哭泣。王子，还有那些／高贵的扈从以及他们的挚友全都倒毙了。／尼伯龙根宝藏的故事到这里全部结束了。

[1] 选自拉格尔所译长诗的片段。

第二十九章 尼伯龙根的指环

284. 瓦格纳的四部系列剧

在名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德国作曲家里查德·瓦格纳重新使这些故事回到了挪威版本。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里叙述这些故事。瓦格纳不仅是这四部歌剧的作曲者，而且还负责剧本和舞台设计。作为音乐剧，这四部作品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关于“指环”的系列剧。可是，即便《莱茵黄金》、《女武神》、《西格弗里德》和《众神的黄昏》这些剧本没有配上音乐，也有资格入列古今最值得称道的戏剧，因为它们都具有非凡的独创性、想像力、洞见和诗一般的语言。四部系列剧讲述了关于那被诅咒的尼伯龙根宝藏的全部故事，从它从莱茵河女儿们那儿被夺走的那个黎明开始，到尼伯龙根家族重新得到宝藏的那个黄昏为止，同时还讲述了尼伯龙根家族、沃尔松家族以及众神的命运。

285. 莱茵的黄金

我们是在莱茵河的河底：绿光、流水，到处是从河底突出来的岩石的尖角。三个莱茵女儿绕着中央的那块石头游来游去，小心地护卫着它；她们笑着、玩着、相互追逐着。奥尔伯里希 (Alberich) 从河底下的一个裂口中爬上来，向她们爬去。他来自尼伯龙根家族，在古老的挪威歌谣中，他被叫做安德瓦里。他看着这三个少女，越看越高兴。奥尔伯里希向她们问好，他爬到她们身后，企图抓住她们。她们引诱、嘲笑他，逃过他的手掌。奥尔伯里希向她们一一求爱，均遭到拒绝。他抬起眼——“只要我能抓住一个”。这回他又失败了，感到说不出来的愤怒。但是，他的愤怒很快变成了惊奇：因为透过水，他看见一道魔光——一道明亮的光芒，从中央那块石头的顶部流溢出来，慢慢地散向四方。就在那儿，在朝阳的光辉里，莱茵黄金笑得像一团火。

“What is it, ye sleek ones,
That there doth gleam and glow?”

参考译文：

这是什么，这一片光芒／它在那儿如此耀眼，如此辉煌？[1]

奥尔伯里希从未听说过莱茵的黄金吗？她们相互问道。他从未听说过那颗奇幻的星星的容光照亮了波澜吗？他没有，他对莱茵黄金不屑一顾。

“这黄金的魔力啊，”三个少女中的一个喊道。

“The golden charm
Wouldst thou not flout
Knewest thou all of its wonders.”

[1] 选自《瓦格纳戏剧全集·莱茵的黄金》，高中甫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

“世界的至尊宝啊，”另一个嬉笑着说。

“Could be won by a man
If out of the Rhine-gold
He fashioned the Ring
That measureless might can bestow...
He who the sway
Of love forswears,
He who delight
Of love forbears,
Only he can master the magic
That forces the gold to a ring!”

参考译文：

谁若是用莱茵的黄金／制造出一枚指环，／谁就能占有世界的财富，／它能赋予他无边的权力。／谁拒绝爱情的力量，／谁摈斥爱情的欢欣，／只有这样的人才得到魔力，／能把黄金制成指环。

“但我们不怕你——哦，不怕——因为你爱我们爱得发烧。”

莱茵女儿就这样轻盈地唱着，但奥尔伯里希的眼睛盯着那堆黄金，留意着她们的交谈。“世界的至尊宝，”他咕哝着，“我能通过黄金的咒语得到那世界的至尊宝吗？尽管爱情已失去，但我略施小计就能给自己带来快乐。”于是，奥尔伯里希高声喊道：

“Mock ye, mock on!
The Nibelung neareth your toy; —”

参考译文：

你们嘲笑吧，继续嘲笑吧！／我这个尼伯龙根人将跟你们一起嬉

戏——

随后，他赶紧爬到石头的顶部，

"My hand, it quenches your light;
I wrest from the rock your gold;
I fashion the ring of evenge;
Now, hear me, ye floods—-
Accursed be love henceforth."

参考译文：

我把光亮给你们熄掉，／把黄金从礁石那儿取走，／去铸出一枚复仇的指环。／河水能听得清：／我诅咒爱情！[1]

奥尔伯里希从石头上抢走了黄金，随即潜入深渊，消失了。少女们潜水追他，但没能追上。从遥远的、遥不可及的深处，传来奥尔伯里希的大声嘲笑，他现在是那黄金的主人了。

场景变了。只见一座高山上的一片开阔地带开始显现。晨光照亮了一座城堡，在悬崖的顶部，一些小尖塔闪闪发光。山下流淌着静静的莱茵河，一边是繁花匝地的河岸，天帝沃坦（即欧丁）和天后芙丽卡（即芙丽佳）正在睡觉。他们苏醒过来，天帝转身看见他的城堡——那是新近由两个巨人建成的，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不过，天后提醒他，他们为修建这座城堡所要付出的代价将是惨重的——不是别的，正是美丽的伏雷伊阿，春天和爱情的女神。她掌管着众神的花园，谁若是每天吃花园里的苹果，就可以永葆青春——她就是那两个巨人索要的工钱。

"我心里清楚得很，"天帝答道，"但我压根没想去兑现协议。我的城堡已经矗立起来，至于工钱么——就不必你费心了。"

"哦，你还笑，你这是不讲信誉，说得倒轻巧，"天后责备他说，

---

[1] 本节参考译文选自《瓦格纳戏剧全集·莱茵的黄金》，高中甫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

“那协议长期有效，将会让你感到后悔。”

就在那时，爱神急匆匆跑来向他们求救，后面追着那两个巨人。“把她交给我们！”法索尔特（Fasolt）和法伏涅尔（Fafner）喊道——他们是一对孔武有力的巨人双胞胎，为了得到那个迷人、甜美的女神，他们废寝忘食地建造天帝的城堡。

“该把工钱付给我们了！”

“不，”天帝冷冷地答道，“你们要求别的奖赏吧。伏雷伊阿么，我是不会给的！”

可是，那两个巨人还在坚持，他们咒骂天帝不讲信用。天帝一边跟他们嬉皮笑脸地说着俏皮话，想见机行事，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洛计（即洛畸）的到来。洛计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幽灵，正是在他的建议下，天帝跟那两个巨人达成了那个协议。那时，洛计曾偷偷告诉天帝，在紧急关头可以给爱神找一个替身。巨人们因为天帝的拖延而恼怒起来，紧逼着爱神。她呼唤着兄弟们，太阳神伏罗（即伏雷伊尔）和雷神多纳尔（即托尔）。两位兄弟赶来救她：太阳神护住那美丽的女神，雷神则挡在那两个胡搅蛮缠的巨人面前。

“你们可知道我的铁锤打击的力量？”雷神像打雷似的恐吓道。

于是他们在天空中打斗起来。

这时洛计来了，他是火魔、恶作剧者、叛徒和窃贼，很久以前天帝就把他从他那罪恶的同类中提升上来，还跟他交了朋友，请他当了师爷。

“你给我听着，你这个办事潦草的家伙，当时是怎么说的？”天帝尖声冲着洛计说道。

洛计显得很为难。为了给爱神找一个替身，他刚才马不停蹄，已经搜遍了世界的角角落落。“但没有一件东西能让巨人或凡人接受，因为那女神的价值和妙处无与伦比。”他已经搜遍了海、陆、空所有的范围。“但没有一件东西能让巨人或凡人喜欢，因为那女神的价值和妙处无与伦比！”不过——奸诈的洛计说出了关于那堆赤金的秘密：

“我见过一样东西，世上独有，它会使人发誓放弃爱情的快乐；那是一堆赤金，它能使你见利忘色。”

于是，洛计讲述了那堆奇迹般的莱茵黄金的故事。两个巨人表示愿意

拿那堆黄金，来替换爱神。可是，所有天神的心都被这闪闪发光的宝物抓住了，尤其被指环所吸引。根据古老的传说，谁要是戴着那可怕的指环，谁就能得到无限的力量。现在，毫无疑问，那发誓要为了这宝藏舍弃爱情的奥尔伯里希，现在已经在咕哝着魔咒，他的诡计就要得逞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天神们就将成为宝藏的奴隶——成为尼伯龙根家族的奥尔伯里希的奴隶。

“我一定要得到那指环，”天帝下定了决心。

“但你愿意付出爱神的代价?”天后询问道。

洛计建议把那堆黄金从奥尔伯里希那儿偷出来，再还给莱茵女儿们。可是，众神没有那样的远见，而巨人们坚持说那宝藏是他们应得的酬赏。他们又抓住了爱神，把她作为抵押品掳走了，直到天帝拿宝藏去把她赎取。

呜呼，众神好痛苦!

这是洛计在开口说话。一团白雾降临，渐渐变浓。天国之光被灭了。天帝及其所有亲信都变得越来越苍白、年迈。爱神不在了，永葆青春的苹果正在腐烂，“老迈而灰白，倦怠而憔悴，全世界的笑柄，神仙种族将要被灭绝!”

“走，洛计，”天帝沮丧地喊道，“跟我一起下凡去。咱们一起到尼伯龙根国去，去找回我们的青春。我一定要得到那赎金。”

场景转换到了尼伯龙根人的地下家园。天帝和洛计发现奥尔伯里希的兄弟迈穆（Mime）正在为尼伯龙根人的命运号啕大哭——因为自从奥尔伯里希打造那指环以来，所有尼伯龙根人都在他的暴政下受苦呻吟。甚至现在，迈穆也还被迫在为他那暴虐的兄弟打造“如意帽”（Tarnhelm）——那帽子的魔力可以使戴它的人在空间中转移，可以使他变成任何一种他喜欢的样子，还可以使他隐身。奥尔伯里希正处于权力的顶峰时期，他走了进来，挥舞着鞭子，驱赶着一群来自洞窟的尼伯龙根人。他们双手拿着金子和银子，按照奥尔伯里希的命令，把金银堆在一处。他从手指上取下戒指，那些被他征服的尼伯龙根人吓得直哆嗦，尖叫着跑开了。

“你们在这儿找什么?”奥尔伯里希以怀疑的目光，盯着天帝和洛计

看了好一阵子，问道。

天帝说，他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奥尔伯里希会玩奇术的传闻，就想来亲眼看看。于是，洛计诱使那尼伯龙根王演示“如意帽”的优点。奥尔伯里希果然上当，表演了他的妖术和魔力。首先，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条邪恶的巨龙。那么，他同样能把自己变小么？“呸，这最简单了！看我的！”奥尔伯里希说罢，戴上了“如意帽”。瞧，一只蛤蟆！

“快抓住他，”洛计喊道。天帝赶忙用脚踩住那蛤蟆，洛计则抓住了如意帽。奥尔伯里希露出了原形，在天帝的脚下翻腾着。天帝和洛计把他绑了起来，并循着刚才他们下来的坑道，把他押解到了天上。

场景又转到天宫前的开阔地带。奥尔伯里希被洛计押解着，被迫交出了宝藏、如意帽和指环。天帝一心想着指环，便把它拿来戴在了自己手上，这才把奥尔伯里希放了。

“我现在自由了吗？”奥尔伯里希喊道，“真的自由了吗？那我来告诉你：这指环到我手里时带着咒语，它将永远带着咒语！既然这黄金会赋予你无穷的力量，就让那魔咒给你带来死亡。这宝物不会给任何拥有者带来福利，谁拿着它，谁就会时时挂念它，直到耗尽心血。谁都会贪恋它带来的喜悦，但你不会因为得到了它、拥有了它而得到任何益处！无论它在哪儿，都会让谋杀伴随着它，直到它再度回到我手里，让我再度得到它！”

那受了挫折的尼伯龙根王就这样一边诅咒着，一边离去。随后，天后、太阳神伏罗和雷神进来。后面紧跟着巨人们，他们把爱神带了回来。但他们拒绝交出那美丽的女神，直到他们拿到全部的赎金。而天帝偏偏拒绝拿出指环。就在那一刻，大地女神爱尔妲从岩石的缝隙里升上天庭，她是天帝的至爱，女武神就是她与天帝所生。

“拿出来吧，沃坦，拿出来吧，”大地女神警告天帝说，“避开这指环的可怕的诅咒。”

“What woman warneth me thus?”

“All that e'er was, know I, ” pronounces Erda:

“How all things are;

How all things shall be.

Hear me! hear me! hear me!

All that e'er was, endeth:

A darksome day

Dawns for your godhood!

Be counseled; give up the Ring."

参考译文：

"哪位女神在如此警告我？"／"还不是我，只有我知道那诅咒，"爱尔妲高声说道：／"一切是怎样，／一切会怎样，／听我说！听啊！听！／所有的存在都将消失：／为了你，神明啊，／白昼将从黑暗中破晓！／听我吧，放弃那指环。"

说完，"全知者"大地女神就引退了。于是天帝交出了指环，爱神被赎回来了，众神身上重新闪耀着青春的光芒。那两个巨人一占有指环，就开始为它而争吵。法伏涅尔用大棒把法索尔特打趴在了地上。法伏涅尔从那垂死者身上抢过指环，放进了自己的袋子里，然后继续悄悄地把黄金也放到袋子里。众神静穆而恐惧地站着，担心和害怕束缚着天帝的心魂。为了摆脱它们，天帝决定下去找大地女神，她会给他建议的。不过，由于雷神已经用雷电拨开了那笼罩着他们的云团，天帝走进了天宫——他自己的城堡在傍晚的夕照中闪耀着金光。

"那么，瓦尔哈拉殿（Valhalla）这名字本身意味着什么？"当天帝和天后走过彩虹桥时，天后问道。

天帝避而不答，他还在害怕那诅咒，因为尼伯龙根王声称那诅咒会作用于所有拥有过指环的人。之所以叫"瓦尔哈拉殿"，就是因为天帝希望躲在殿中能逃避那诅咒。"瓦尔哈拉殿"又名"福宫"，供奉的是那些在战斗中倒毙的英雄的亡魂，尤其是那些出自天帝自己这一支的英雄，包括那些即将出生的沃尔松家族成员。天帝曾想通过把众神集中到"瓦尔哈拉殿"里的办法，来逃避毁灭的命运。当毁灭的号角吹响时，那些英魂将为众神而奋战。不过，关于这一切，天帝只字不提，他要在胜利的时候把这

一切说出来。

当众神进入瓦尔哈拉殿时，一片哀怨声从莱茵河上升到天庭，那是莱茵河仙女们在为失去宝藏而哭泣。

286. 女武神

在《女武神》一剧中，天帝继续执行着他的计划。他假称自己叫“沃尔斯”，在大地上到处漫游。期间，他成了一对双胞胎孩子的父亲，那对孩子就是西格蒙德和西格琳德。由于氏族之间可怕的混战，兄妹俩在幼小时候就被迫分开，不过，现在他们重逢了。天帝一直漠视他俩是兄妹这个事实，想让他们结成夫妻。因为他俩如果结合，就有可能产生一个英雄氏族。在往后的日子里，这个氏族的英雄们会保卫天宫，使它免受邪恶势力的攻击。

本剧开场的地点是在一所森林中的房子的内部。房子中央矗立着一棵高大的芩树，树根周围全是房子，都是用胡乱砍来的树干修建的。已近黄昏，一阵狂暴的雷阵雨刚刚开始平息下去。这是亨丁的住所，他是内丁族(Neiding)的首领。门开了，是西格蒙德，他刚从敌军中飞跑出来，不仅受伤了，连武器都丢了。他走进屋子，看见左右没人，便关上了门，大步流星朝火焰奔去。他太疲倦了，直直地倒在了一张熊皮上：

不管谁是这火炉的主人，
我得在这儿休息一阵。

西格蒙德伸展开四肢，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女人从里屋走了出来，她是西格琳德。她既同情眼前这位无助的避难者，又爱慕他那高贵的仪表。西格琳德给西格蒙德喝了点东西，然后让他留在那儿，直到她丈夫回家。他俩相互凝视着，两人心中都升涨着对对方的兴趣和情感。突然，西格蒙德惊跳起来，像是要离开。

“谁在追杀你?”西格琳德询问道。

“无论我走到那儿，厄运都追着我。夫人，但愿它永远不会到你这儿

来。我要赶紧离开你们家。”

西格琳德把他叫住。“我请求你留在这儿。我们这儿早已经成了厄运之家了，你还能带什么厄运来呢。”

西格蒙德靠在火炉上，这对双胞胎兄妹的目光再度碰到了一起。

亨丁进来了。他看着这陌生人，心中起了疑窦，因为他注意到陌生人和西格琳德长得太相像了。不过，他同意让西格蒙德在家里住一夜。

“你叫什么，碰到什么事了?”

“我叫为何我贰忐（Wehwalt），”西格蒙德答道，“因为悲哀依然在我脚边，我是沃尔夫 （Wolfe）的儿子。”尽管西格蒙德这么说是在隐瞒自己的家世，但在另外一些方面，他的编造也有真实性。他说，在孩提时代，一个残忍的部落首领毁坏了他的家，杀掉了他母亲，抢走了他的双胞胎妹妹。他和父亲沃尔夫一起，在森林地带跟内丁族人已经打了几年的仗。

内丁族人！他们可是亨丁的同胞啊。

“你这狼崽子（Wölfing），我家只留你住一夜。明天，你就得自卫了，你得自求多福!”亨丁说罢就走了，留下西格琳德跟西格蒙德在一起。

西格蒙德手无寸铁。他偶然发现火光映照在那棵芩树上，树上有一个剑柄反射着光芒。可是，西格蒙德并不知道那是一个剑柄。西格琳德穿着白色的衣服，悄悄走出内室。她离开内室时，亨丁由于服了催眠药，所以正在沉睡中。

“你来我就有救了，”西格蒙德喊道。

“让我来给你看一件武器，”她答道。她告诉西格蒙德，在她那不幸的婚礼举行的那天，一个陌生人浑身穿着灰色的衣服，帽子戴得很低，只有一只眼，来到亨丁王宫，把一把剑插入了那棵芩树，并说只有世上最勇猛的英雄才能把它拔出来。在场的人一个个轮流去拔，但全都徒然。现在她知道了，那命中注定能把它拔出来的是谁——

“那就是你啊，我的救主，我的英雄，让我抱抱你!”

他俩拥抱在了一起。他对她说明了自己的真实家世。他是漫游者沃尔斯的儿子——沃尔斯就是那个戴着低檐帽、目光傲慢的人。他叫西格蒙德，属于获胜者家族（Victorious）。那柄叫诺特杭（Nothung）的宝剑就是等着他来拔取的——所以他轻松地就拔了出来。

“你就是西格蒙德吗?”她喊道，“我是西格琳德啊。你这一下子既得到了宝剑，还找到了双胞胎妹妹。”

“妹妹给哥哥当新娘，沃尔松家族从此将永远兴旺!”

于是这对双胞胎兄妹当场许下了婚姻的盟誓。

第二场把我们的注意力挪到了一个荒凉多石的地方。女武神之一布伦希尔特 (Brünnhilde) 站在天帝面前，两人都全副武装。布伦希尔特还手持着长矛，她是天庭的九个女武神之一。她们是天帝和天后的养女。天帝之所以收养她们，是因为她们能征惯战，能阻止众神的末日的到来——这末日是天后亲口预言的，说那天众神将全部被战败，而且败得很没面子。这些女武神都是从英烈中精选出来的，都能出色地完成天帝交给她们的任务。她们或激励凡人的战斗意志，或在云空中到处驰骋指派勇士去赴死，或把她们的精神注满整个天庭。然而，现在，天帝命令布伦希尔特急速去参战——不是去杀人，而是去救人——保护西格蒙德在战斗中免受伤害。只见这女武神大喊大叫着，在岩石之间跳来跳去，随后消失在峭壁之后。

一切似乎都是安排好的。但是，瞧，天后乘着她的山羊车来了！她下车，大踏步奔向她那诡计多端的配偶。她听见了亨丁的呼喊，要她为他报仇，因为那对双胞胎夫妻欺人太甚，大大得罪了他。作为婚姻的保护神，她要西格蒙德在下次战斗中死于非命。天帝竭力想让她相信，西格蒙德的胜利是众神的需要——在巍峨的天宫中，女武神们已经召集了一批凡人的英魂。但是要打退黑暗势力的杀伐，只凭现有的那些英魂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一个没有神明的帮助而能自由行动的人，不受神明的控制而能自由战斗的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适合去取得神明拒绝去获取的功业。”

但天后并没有被蒙骗，她的目标也没有改变。她把天帝的请求和托词全都撂在一边——谁曾听说过英雄们能完成天神们都难以完成的任务？说到那些独立于神明的英雄——眼前的西格蒙德就是其中一位。

“是谁，”天后质问道，“把那征服一切的宝剑送给他的？那在战斗中保护他的又是谁的盾牌?”

“我没法打倒他，”天帝开口说道，“他找到我的宝剑了。”

“那就毁掉剑的魔力，”怒气难消的天后反驳道，“传令给你那位大喊

大叫着的女武神，让她去打倒西格蒙德!”

天帝说不过她，只好难过地把天后说的命令下达给了布伦希尔特。

“把你赠给西格蒙德的盾牌也拿走吗?”那迷惑不解的女武神问道。

天帝说：“是的！尽管奥尔伯里希那儿有大量的人威胁说要推翻我们，尽管那指环再度被尼伯龙根人拿走，尽管我们会永远失去天宫。但是现在我自己被契约束缚着，无法把指环从敌人——那个叫法伏涅尔的巨人手里夺过来。我曾想创造一个‘自由人’，让他为我而战。可是，现在，让我自己感到厌恶的是，我发现，那完全受我控制的始终是我自己。我可能永远找不到我一直在盼望的‘另一个’，他应该由‘自由人’自己去创造。我造出来的只能是奴隶。因为每当我这只手接触到指环，我的心就会贪图黄金。虽然我想逃脱那诅咒，但它不会离开我。我必须付出我最喜爱的东西，我必须杀死我最珍爱的人。覆灭的命运依然在等着我！是的，那先知的、全知的大地女神，她曾说：

“When the dusky foe of love
Grimly getteth a son,
The doom of the gods
Delays not long!”

“最近我听说，尼伯龙根人给他买了一个妻子。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那讨厌的杂种——将继承——将继承这属于我们神明的苍穹，这空旷而壮丽的苍穹!”

大地女神预言中所说的孩子是叛徒哈根，此时还没有出生，但已经背负了施加于沃尔松家族之上的讨厌的诅咒。就是这诅咒使众神的容光被阴影笼罩着。

可是，女武神怎么样了呢?

布伦希尔特嘟哝着说：“西格蒙德，你已教会了我如何去爱。”她进而勇敢地说：“我是因为天帝的缘故才不把你颤抖的话音放在心上的!”

那战争之父对这新的叛变万分恼怒，他命令养女去执行新的任务，如

果不执行，将要永世受罚。他喊道："要真正为天后而战！攻打西格蒙德！这是你作为女武神必须执行的任务！"

女武神找到西格蒙德，宣称他的死期已经来临。不过，那英雄最后想到的是他即将跟西格琳德永别，为此他感到非常沮丧，而这一点使女武神内心受到了震撼。她违反了天帝的指令——不去攻打反而保护眼前这位她所爱慕的武士。就在那时，天帝突然出现，他站在亨丁头顶，把他手中的长矛伸到西格蒙德面前。

"快后退，小心长矛！断裂吧，你这剑！"天帝高声喊道。

布伦希尔特惊恐地后退。西格蒙德的宝剑一碰到那向他伸来的长矛，果然断了。亨丁乘机用长矛刺穿了西格蒙德的心胸。布伦希尔特赶紧收集起那把宝剑的断片，把西格琳德拉上马，逃过了一个个障碍，终于逃脱了天帝的追击。

场景又转移到女武神的多山的家乡。布伦希尔特的八个姐妹全都骑着马，穿过漂移的云层，回到了家乡。她们全都全副武装，每人都抱着一个已经死去的英雄。她们等待着布伦希尔特。她逃脱了天帝的追击后，终于到达了这儿。布伦希尔特央求姐妹们保护西格琳德，别让她遭受天帝的怒火，但她们没有答应。于是，她催促西格琳德快跑。一开始，那寡妇由于绝望而懵了，居然拒绝逃跑。但当布伦希尔特提醒她肚子里那即将出生的孩子时——那将是世上最光荣的英雄——她才同意。

"你要好好抚养他，他是你的儿子，也是西格蒙德的儿子。你还要好好为他而保护这些宝剑的碎片，只因为那宝剑是他父亲的。你儿子将重新把它们拼成一把剑，那将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宝剑！让他叫我给他取的名字——西格弗里德（Siegfried），因为他将百战百胜！"

受到了安慰，怀抱着希望，西格琳德自己跑到了远在东方的一片树林里，法伏涅尔已经把尼伯龙根宝藏放到那儿。他自己化成了一条龙，护卫着黄金和指环。因此，天帝不太可能去追杀他。

电闪雷鸣。天帝在发怒，令人恐惧。他大步流星地在峭壁之间走动，把其他女武神都赶了出来。布伦希尔特听到了自己的末日宣判：

"The heavenly host

No more shall know thee;

Outcast art thou

From the clan of the gods:

The bond by thee has been broken;

Henceforth from sight of my face art thou banned!"

参考译文：

"天国的主人／将不再认识你，／你已被逐出／众神的行列：／我与你从此一刀两断，／不准你再来跟我见面。"

过去作为神仙，她曾追随爱的力量；现在作为凡人，她将一直沉睡，直到有人来唤醒她。无论那唤醒她的是何方人士，她都将追随他。

布伦希尔特双膝跪地：

"哦，不要让懦夫来唤醒我！"她哭求道，"请用恐怖的火焰围护我，只有最无畏的英雄会来这儿找到我！"

天帝同意了她的恳求。天帝吻着她的双眼，她就在那棵枝繁叶茂的冷杉树的阴影里，沉入无意识的睡眠之中。但她依然叫喊着——

"Appear!Come, waving fire,

And wind thee in flames round the feel!

Loge, Loge, appear!"

参考译文：

"现身吧！来吧！摇曳的火焰／让我坟墓周围的火焰缠绕你！／洛计，洛计，现身吧！"

布伦希尔特的四周顿时掀起一片火海。天帝宣布：

"He who my spear-point's

Sharpness fearcth

Shall cross not this flaming fire!"

参考译文：

"那害怕我锋利的／长矛尖头的人／休想穿过这火焰！"

就这样，那女武神独自一人，躺卧在自己的长长的钢铁盾牌下。

287. 西格弗里德

《西格弗里德》一剧的开场是在迈穆的洞穴里。那洞穴在遥远的东方，即西格琳德逃去避难的那片树林里。迈穆也是一个尼伯龙根族的侏儒，指环主人奥尔伯里希是他的兄弟，他曾在莱茵河的河底受到奥尔伯里希的奴役。在受奴役数年前，他发现了在树林里奄奄一息的西格琳德。于是他从她手里接纳了新生儿西格弗里德，还拿走了西格蒙德的宝剑的断片。

年轻的西格弗里德高贵、傲慢而强壮。迈穆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抚养，所以小西格弗里德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世和命运。可是，那个狡猾的侏儒奥尔伯里希却清楚知道西格弗里德的身世和命运。奥尔伯里希在训练西格弗里德的各种勇敢行为的同时，不停地锻冶那些断片，希望他自己能把它们重新铸造成一把宝剑，然后通过利用西格弗里德的力量，去战胜现在的指环主人法伏涅尔，从而获取无穷的财富和对整个世界的统治。但西格弗里德看不起这个继父，一直在查访，想发现自己真正的身世。迈穆几番努力想用诺特杭的断片锻造成一把新的宝剑，但全都失败了。于是，他每天都锻造别的宝剑，这受到了西格弗里德的嘲笑，因为那些剑一试就断了。在此过程中，一个"漫游者"来到迈穆的洞穴——那是天帝本人——他告诉那侏儒，只有一个人，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才能重铸这无坚不摧的宝剑。天帝还告诉迈穆，他用来统治世界的是一把威力无比的长矛，它是用芩树的神木制造的。但他没有说，那无坚不摧的宝剑会施与长矛致命的打击——那将导致众神的真正末日。

迈穆考验西格弗里德，看他有没有恐惧感。西格弗里德表现得无所畏惧，于是迈穆建议那年轻人努力重铸诺特杭宝剑。西格弗里德拿起那些断

片，把它们捣烂，再锉成粉末，然后把粉末熔化在芩树的木炭上。他一边干着活，一边唱着歌，最后真的重铸了那宝剑。在铸造过程中，在西格弗里德歌声中断的间隙，我们可以听见迈穆结结巴巴的咕哝声："宝剑将铸成……法伏涅尔将溃败……当西格弗里德除掉那巨龙时……他将干渴难耐……我将拿喝的给他……一滴就会让他沉睡……我将用他自己锻造的宝剑杀了他……那时啊，我迈穆将成为指环和宝藏的主人。"

最终，他们铸成了宝剑而且把它磨得锋利无比。西格弗里德挥舞着宝剑，念念有词："诺特杭啊，诺特杭，你这坚不可摧的宝剑，我唤醒了你的生命！打倒那叛徒，砍倒那流氓！看，迈穆，你这铁匠，我西格弗里德的宝剑削铁如泥！"他一下子就把铁砧砍成两半，分开时发出了巨大的声响，吓得那侏儒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场景换到了法伏涅尔洞穴前的森林。奥尔伯里希在洞穴边缘阴郁地张望着，那漫游者也走进树林，嘲笑奥尔伯里希对指环的痴心妄想。

"一个英雄很快将来解放宝藏，"那漫游者对他说，"法伏涅尔将倒霉。如果你奥尔伯里希向他提出警告，也许出于感激，他会把指环交给你。"

奥尔伯里希果然走向法伏涅尔，法伏涅尔打着哈欠说："我拥有，我占有，让我好好睡觉！"

那漫游者大声嘲笑着跑走了。"有朝一日，"奥尔伯里希怒骂道——"有朝一日，我将看到你们这些掉以轻心的不死之神全都死掉。巨龙明智地保持着警惕，当然会对外来者表现出敌意！"

破晓时分，西格弗里德和迈穆走进了树林。西格弗里德把宝剑挂在腰带上，愉快地吹着号角。法伏涅尔爬出洞穴，到河边去喝水。这怪物一看见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正在用号角模仿林中鸟兽的快乐的叫声，便喷出一股鼻息，进而笑着说——"我是来喝水的，现在看来，还有饭吃呢。"

双方马上就起了冲突。西格弗里德不止一次眼看着就要失败。但后来他的机会来了，那巨龙露出了心胸部位，西格弗里德的宝剑瞅准了刺了进去，到剑柄没入为止。在临死前一刻，法伏涅尔警告这少年英雄，要警惕那挑逗他战斗的人，但西格弗里德并没有注意这警告。巨龙的血液溅到他手上之后，便燃烧起来。西格弗里德下意识地把手伸到嘴唇边，把火吹灭了。他听见一只小鸟在唱歌，感到很惊讶，自言自语道："鸟儿们似乎是

在跟我说话呢。”他侧耳倾听。

“嗨!”那小鸟唱道，“如今西格弗里德拥有了尼伯龙根的所有宝藏。让他去搜查那洞穴吧。宝藏、如意帽和指环将使他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谢谢你，亲爱的小鸟，”西格弗里德应答道。他取走了如意帽和指环，却把宝藏留在了原地。

“嗨!”小鸟又唱道，“西格弗里德已经赢得如意帽和指环，现在让他别相信假朋友的巧舌如簧!”

这警告还在西格弗里德的耳边，迈穆就蹑手蹑脚地走了过来；刚才他跟奥尔伯里希因为分赃问题打斗了一场。

“瞧，你累了，这是我给你带的肉汤，你喝了吧，然后歇一歇，”迈穆笑嘻嘻地对西格弗里德说。不过，他低声地自言自语道：“喝了它，就呛死你。”他边说边把肉汤倒进角杯，然后递给西格弗里德。

“尝尝我的宝剑的厉害吧，你这可恶的结巴!”那少年英雄喊道，一剑就把迈穆刺死了。随后，他把迈穆的尸体放在宝藏上，又用那巨龙的还在露着牙齿笑的尸体堵住了洞口。

“谢谢你，善良的小鸟! 可是，我还是感觉不到幸福。你有兄弟姐妹，可是我——形单影只，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父亲母亲。我只有一个伙伴，但他刚才想杀害我，反被我杀了。是他逼的。哎，小鸟啊，给我找一个真正的伴侣吧!”

“嗨!”小鸟又叫道，“我给西格弗里德找到了一个容光焕发的新娘。她正沉睡在一片满是石头的僻静处，她住处的四周有火焰围护。那战胜火焰的人将把她唤醒：布伦希尔特，布伦希尔特，西格弗里德将娶她为妻!”

“无论你飞向哪里，我都会追随你，”西格弗里德高声地、高兴地叫着。

场景又变了。在石山脚下的一处荒凉之地，天帝，那漫游者，一方面很希望西格弗里德能战胜火焰；另一方面他也知道，那成功将导致众神的毁灭，所以他到大地女神那儿去求取对策。那全知者却拒绝回答天帝——只对他提了一下命运三女神：“命运女神们是清醒的，是她们在编织我们的命运之线。她们会回答你!”

“哦，天哪!”那漫游者说，“她们的编织总是受到命运的束缚。我来

找你，是想让你告诉我该如何让那已经在滚动的命运之轮停下来。”

“去问布伦希尔特吧!”

“那样没用的，全知的女神啊，那刺透心灵的担忧之针是你扎下的，毁灭和覆灭都由你预告。告诉我，一个神如何才能战胜他的担忧!”

“你不——是你所说的，”大地女神不再答话。

他不是他所说的！那么说来，众神肯定已经没有任何可以补救的了。但是，绝对不能让尼伯龙根人轻易地获取胜利。“不，我的继承者将是沃尔松人，”天帝下令，“是一个我选出来的但从不了解我的人，一个虽然没有得到过我的教诲但无所畏惧的小伙子。他心地纯良，没有贪念；他沉浸在春梦的喜悦里，已经获取了尼伯龙根人的指环。奥尔伯里希的诅咒将在他身上失效。”

就在那漫游者絮叨着的时候，大地女神进入了永远的沉睡，晨光照亮了四周。西格弗里德的小鸟飞了过来，但因为它害怕天帝，所以鼓起翅膀飞走了。西格弗里德却继续前进。

“尽管我的小鸟从我眼前飞走了，”他说，“但我必须找到那岩石。”

“那小鸟所指的道路，”天帝迎面朝西格弗里德走去，声称，“你是走不通的!”

“哦！你想拦住我吗？你是谁啊？你站在这儿干吗?”

“大胆狂徒，我是这儿的卫士！那沉睡的少女是我用强力锁起来的。那救她的人，那娶她的人，将使我永远失去力量。有勇无谋的小娃娃，快快退下!”

漫游者正说话呢，只见那被火焰围绕的岩石光彩四溢。

“你自己退下吧，你这个胡说八道的人！尽管布伦希尔特那儿烈火熊熊——但我必须加紧前往!”说罢，西格弗里德继续往前冲。

天帝把他逼到了山前：“你的宝剑已经被我这神矛打断过一回了!”

“这么说来，他是我的杀父仇人了!”西格弗里德思忖着。他毫不犹豫地冲向那仇敌，举起新铸的宝剑，把天帝的长矛砍成了数截。

“你走吧，”天帝沉默地捡起长矛的断片，对西格弗里德说，“我打不过你。”

天帝消失在了黑暗之中。那英雄轻松地吹起号角，攀上悬崖，冲过火

焰——唤醒了布伦希尔特。一开始，她以少女的力量抵抗西格弗里德对自己的激情，也抗拒着自己对他的温情。西格弗里德解除了她的长矛、盾牌和盔甲这些象征着她的女神身份的东西，她虽然为此感到悲伤，但她现在是凡人了，所以接受了一个凡人的爱。她说：

"O Siegfried, Siegfried, child of delight,
Love thyself, —and ture thee from me;
Oh, bring not thine own to naught!"

参考译文：

哦，西格弗里德，西格弗里德，快乐的／孩子，爱护你自己，转身就走吧——／快离开我；噢，你可不要自取灭亡！

而西格弗里德说：

"I—love thee: didst thou but love me!
Mine am I no more: oh, would that thou wert mine! . . .
Waken, O maid; live in laughter:
Sweetest delight, be mine, be mine!"

参考译文：

我——爱你：难道你不爱我吗?！／我已不属于我自己：噢，难道你不属于我吗?！醒来吧，妹妹；笑吧，／最最亲爱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

随后，布伦希尔特快乐地叫道：

"Oh, child of delight! Oh, glorious hero!
Thou foolish lord of loftiest deeds!
Laughing must I love thee,
Laughing welcome my blindness;

Laughing let us be lost,

With laughter go dowe to death. . . .

Farewell, Valhalla's lighty-giving world:

Thy stately towers let fall in dust!

Farewell, O glittering pomp of the gods!

Complete your bliss, eternal host!

Now rend, ye Norns, your rope of runes:

Dusk of Gods in darkness arise;

Night of downfall dawn in mist!"

参考译文：

啊，快乐的孩子！啊，荣耀的少年！／你崇高事业的愚笨守护！／欢笑着我来爱你，／欢笑着我要变盲目，／欢笑着让我们朽腐，／欢笑着走向毁灭！／别了，瓦尔哈拉光明世界！／化为尘土你高傲的城堡！／别了，耀眼的神的豪华！／终于喜悦，你永恒族类，／扯断，诺恩们，／那鲁能索；／神界黄昏暗暗上升！／毁灭的黑夜昏昏趋近！[1]

就这样，他们双双背对天宫，浑身散发着人类之爱的光芒，笑着面对死亡。

288. 众神的黄昏

本剧开头有一个序曲。在天宫的岩石旁，命运三女神坐着，一边唱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边彻夜纺着命运的丝线。当她们预言天宫将被焚毁，众神将被消灭时，那命运之线突然断了，她们自己也消失在大地深处。

第一场。太阳升起，西格弗里德和布伦希尔特走出洞窟。布伦希尔特送别西格弗里德，因为他要到世界各地去寻求英雄的冒险经历。她把自己的宝马格莱恩送给了西格弗里德，西格弗里德则把指环送给了她，作为对她的爱情信物。

---

[1] 本节参考译文选自《瓦格纳戏剧全集·西格弗里德》，胡其鼎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

场景变化。我们看到莱茵河边上吉比春（Gibichungs）宫的内部。冈特尔和他的妹妹古德伦（Gutrune）在跟他们同母异父的弟弟哈根一起聊天。哈根是葛丽姆希尔德和奥尔伯里希的儿子，性格阴郁，为人邪恶。他们中也许只有哈根知道，西格弗里德已经跨过火焰，赢得了布伦希尔特。其他人只知道那英雄已经杀掉了法伏涅尔，现在是如意帽、宝藏和指环的主人。哈根由于渴望重新获得尼伯龙根人的传家宝，敦促冈特尔快点结婚，还提名布伦希尔特，说她是适合的新娘人选。然而，由于只有西格弗里德能穿越火焰阵，到布伦希尔特那儿去，所以哈根又提议，让古德伦去赢得西格弗里德的爱情，并诱使他为冈特尔卖命。这时，西格弗里德的号角吹起，随后他本人进了门，受到了冈特尔他们的欢迎。在哈根的教唆下，古德伦给西格弗里德吃了一种药，使西格弗里德爱上了她，并清除掉了他心中所有关于布伦希尔特的记忆。由于疯狂地爱上了古德伦，西格弗里德宣誓要与冈特尔歃血为盟、结为金兰之好，还许诺要在如意帽的帮助下，让布伦希尔特成为冈特尔的妻子，条件只是要古德伦成为他自己的妻子。于是，那对新近歃血为盟的结拜“兄弟”前去寻找布伦希尔特。

接下来的场景又转到布伦希尔特的家门前。另一个女武神沃尔特萝忒（Waltraute）前来乞求布伦希尔特把指环还给莱茵河仙女们，这样可以避免众神被毁灭的命运。

“那对不死的神灵们又有什么不好呢?”布伦希尔特警觉地叫道。

“自从天帝判决你之后，他一直没有派遣我们出去参战，”沃尔特萝忒答道，“他也不再把牺牲者的灵魂聚集到天宫里他自己的身边。他独自一人，骑着马不停地跑啊跑，跑遍了全世界。可是，有一天，他回到家来，手里拿着他那神矛的断片。他一言不发，只是叹息一声，命令天宫里的英魂们把那棵岑树砍成碎片，然后把碎片堆在福宫周围，成为一个火葬堆。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安静地坐在他的宝座上，众神、众英雄以及女武神们都毕恭毕敬、唯唯诺诺地跪在他四周，没有人品尝那能永葆青春的苹果。今天，天帝想起了你，他的眼睛变得柔和起来，像是在做梦。他说：

‘If once more the daughters of Rhine
Should win from her finger the Ring,

Of the load of the curse

Were the world and immortals made free.'

参考译文：

如果莱茵河的姑娘们能重新／获取那从她们手上失去的／指环，这该诅咒的负担／世界和众神就将安然无恙。

如果你布伦希尔特交出指环，整个世界的痛苦便会消失！

“你要指环?”布伦希尔特哭着说，“你知道指环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吗？它的光芒一闪胜过整个天国的欢欣，因为那光芒就是西格弗里德的爱！

“From love I never shall turn;

Of his love they never shall rob me,

Though into ruins

Valhalla's splendor should fall!”

参考译文：

我将永远不会离开爱，／他们休想剥夺他对／我的爱；天宫将倒塌／废墟将黯然无光！

布伦希尔特就这样拒绝了，然后把沃尔特萝忒打发走了，让她回天宫去报告布伦希尔特对天帝的蔑视。

但是，天帝很快就开始报复了。西格弗里德戴上如意帽，变成了冈特尔，来到布伦希尔特那儿，宣称布伦希尔特是自己的妻子。布伦希尔特不同意，还用指环威胁他。可是，那时的西格弗里德已经忘记了过去，竭力要为另一个人弄到他自己亲爱的妻子。他征服了布伦希尔特，还从布伦希尔特夺走了指环。随后他命令布伦希尔特回到洞穴里去。他把宝剑举在他们之间，以示他对冈特尔的忠诚，然后一路跟着她。

第二场的地点是在吉比春宫的外面，时间是翌日早上。开始是一些简短的交代。奥尔伯里希一向爱耍弄阴谋诡计，他敦促哈根去夺取指环。西

格弗里德回来告诉哈根和古德伦说，他已经为冈特尔赢得了布伦希尔特的芳心。哈根把众位大臣召集起来，以欢迎冈特尔和他的新娘。冈特尔和布伦希尔特很快就到来了，受到了大臣们的高声赞美。尽管西格弗里德认不出布伦希尔特，但布伦希尔特一下子就认出了他，还看到了他手指上的指环。她问冈特尔他把指环从她手上取下来后放哪儿了。冈特尔乱说瞎编了一通，于是暴露了实情。布伦希尔特宣告，她要嫁的人是西格弗里德，而不是冈特尔。西格弗里德手按着哈根的长矛的尖头宣誓说，布伦希尔特的指控是无效的。但布伦希尔特把刚才的宣告又重申了一遍。西格弗里德、冈特尔和扈从们走出宫殿，去为结婚庆典做准备。冈特尔、哈根和布伦希尔特留在那儿，严肃地谴责西格弗里德该死，因为他背叛了国王也背叛了大家。最后只剩下哈根一个人，他美美地指望着自己能重获指环。

第三场地点是在莱茵河畔一个空阔的地方。那三个莱茵河仙女向太阳祈求宝藏的回归。西格弗里德有一次出外打猎时，跟伙伴们走散，他来到了河边。为了从西格弗里德手上拿到指环，姑娘们诱骗他，还警告说他将要倒霉。但她们的种种努力都没有成功，最后只好游走，抛下话说他在当天就会死掉。冈特尔、哈根和大臣们也来到岸边，所有人都坐下休息。在哈根的提议下，西格弗里德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可是，当他讲到他穿过火焰阵的情节时，哈根给他喝了一种药，使他完全恢复了记忆。于是他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他是如何叫醒并赢得布伦希尔特的，所有人都惊讶得站了起来。哈根乘机用长矛从背后扎进了西格弗里德的躯体，然后偷偷离开。西格弗里德倒下了，他看着布伦希尔特，犹如看着一个幻影。在跟布伦希尔特说了几个词之后，他就命归西天了。大臣们把他的尸体放置在一块棺材板上，然后抬走；场面宏大而壮丽，犹如太阳陨落了。

在最后一个场景里，我们又看到了吉比春宫的内部，时间是夜晚。古德伦从寝宫中出来，为西格弗里德的殒命焦虑万分。旋即人们听见哈根在喊话，他叫人点燃火把，给回归的猎人们照亮道路。他一进宫，古德伦就询问他有关西格弗里德的情况；他说，西格弗里德是被一头野猪咬死的。随后扈从们抬着西格弗里德的尸体到来，他们把尸体放在大殿中央的一块棺木上。哈根宣称指环该由他得，因为是他杀了西格弗里德，但冈特尔不让他碰古德伦的财产。于是他俩打了起来，冈特尔败走。当哈根走近尸

体，想取走指环时，已经死了的西格弗里德可怕地举起了胳膊。所有人都惊恐地后退，就在那时布伦希尔特进来，走向尸体。她下令在河边准备一个火葬堆，然后俯身对西格弗里德唱起了葬歌。待她从尸体上取下指环后，人们把尸体放到了柴堆上。她把指环戴在了自己的手指上，然后唤来莱茵河仙女们，让她们从她的灰烬里把指环取出来：

"Let fire, burning this hand
Cleanse, too, the Ring from its curse."

参考译文：

让火焰烧毁这手指／让指环从此不再有诅咒。

布伦希尔特举着火把，说：

"So cast I the brand
On Valhall's glittering walls.—
When ye see in the kindling fire,
Siegfried and Brünnhild' consumed;
When ye see the river-daughters
Bear the Ring away to the deep:
To northward then
Look through the night!
When the heaven there gleams
With a holy glow,
Then know ye all
That Valhall's end ye behold!"

参考译文：

我就这样，在天宫闪闪／发光的大墙上，留下烙印——／当你们看见熊熊的火焰，／西格弗里德和布伦希尔特／双双被焚毁，当你们看见／莱

茵河仙女们带着指环／潜入河底；你们要整夜地／望着北方！当北方的天空／闪耀出一种神圣的光芒，／你们大家就都会知道／你们看见的是天宫的灭亡！

有人牵来了她的坐骑。她跳上马，冲入了火焰。那火焰升起来，吞噬了吉比春宫。河水泛滥，滚过火焰，莱茵河仙女们游上来，取回了指环。哈根冲进洪水，想抢夺指环，但被她们边游边拉到了河底。空中可以看见天宫被焚烧的样子。

众神全都烟消云散，那没有爱心的指环的诅咒终于应验。那些曾经拥有它的人全都灰飞烟灭。最后，布伦希尔特念起了教谕：

"Not goods nor gold
Nor glory of gods
Can fashion a blessing for weal,
Can win a blessing from woe, —
But Love alone!"

参考译文：

物质、黄金／和神灵的荣耀，／都无法给祈福者带来幸福／也无法给悲哀者带来福分。／只有**爱**能带来至福。

第二部

神　话　史

第三十章

神话的起源与要素

289. 神话的分类

如果根据神话存在的理由对它们进行分类，那么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两类——知解性（Explanatory）的和审美性（Aesthetic）的。

（1） 知解性神话是对事实真相作简单猜度的结果，也是误解和迷信的结果。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为了揭开存在的神秘面纱，为了弄清宇宙现象和生活经历，为了说明起因已经被遗忘了的宗教仪式和社会习俗，为了显示事物的意义和历史，原始、未开化的人类就有了猜度、误解和迷信。几乎每一个孩子和原始人都会问这样一些问题：何谓世界？何谓人？谁创造世界创造了人？那创造者还做了些什么？最初的人类是什么样的？生活日用品来自何方？我们为何要庆祝节日，举办仪式，参加祭神活动，膜拜这个神哪个神？何谓死亡？我们死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回答渐渐地结晶成了关于创世、众神以及英雄即人类祖先的故事——由于陌生、神秘和遥远，这些故事不免夸大其事。

古代文献中充满了知解性神话，它们表现了古人极高的想像力，所以我们现代人在阅读时，会加入一些它们本身可能并不具备的意义。近年来，人们把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解释加在某个神话上，但在以往任何时候，神话创造者们可能根本没想到那些后加的释义。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对于某些神话的现代解说可能是合理的。“对于古人而言，”约翰·费斯克 (John Fiske) 说，“月亮上并不仅仅是没有生命的石头和土块，而是那带着号角的女猎手阿耳忒弥斯；她有时在上界奔走，有时在明澈的湖水里洗澡。也有人说月亮是情人们的保护神阿佛洛狄忒，她出生在东方靠近塞浦路斯的地方，母亲是大海的泡沫。对于古人而言，云彩不是水蒸发后形成的，云彩可能是一群奶牛，长着胀鼓鼓的乳房，被夏风之神赫耳墨斯赶去挤奶。也有人说云彩是一群肥大的绵羊，长着湿漉漉的羊毛，被太阳神的儿子柏勒洛丰射杀了，因为后者的箭术百发百中。也有人说云彩是一群小天鹅，迅速地掠过苍穹。云彩有时是一群天宫的女侍卫，她们经常盘旋在战场上空，接引那些倒毙的英雄的亡魂；云彩有时是一系列浩大的山脉，一座叠在另一座上，山洞里藏着雷雨之神托尔的权杖和财宝。金发的太阳神菲伯斯整天坐在他那熊熊燃烧的车辇上，从东驶向西。有时他的名字叫梅里格尔，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看到人类而感到厌恶，从而休息一阵。早晨，太阳神离开紫罗兰一般的霞光女神，傍晚时分两人重逢。当大力士躺在那火光冲天的火葬堆上时，当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被奸夫淫妇刺杀而血溅澡堂时，当鱼神达供 (Dagon) 潜入水下准备游一整夜以便天亮时在东方水域冒出头来时，太阳神降落了。有时候，他那鲁莽而没有经验的儿子法厄同会拉着马缰，把他的车辇行驶到太靠近地球的地方，导致了果树的枯萎、花草的凋谢、水井的干涸。有时，这洞察一切的神明会因为人类的不虔诚而动怒，进而射下火箭，从而导致瘟疫的蔓延”。

(2) 审美性神话源于人类普遍的娱乐欲望，那是因为人的心灵厌恶单调乏味的现实生活。这类神话提供的可能是一些并非实在但令人愉悦的信息。它们会引发情绪——同情、眼泪和笑声——因为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都远离我们的日常经验，而贴近对事物的感受，所以使我们感到亲切、有意味、有吸引力。这些人物和事件都存在于想像的空间中，这想像能笼

盖相互分隔的大陆，能起死回生，能包举新旧，能赋予梦里的东西以色彩和呼吸。审美性神话首先会使我们脱离这个肮脏的现实世界——这个充斥着急功近利和自私自利的世界；其次能为我们打开一个幻想世界——人和物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要愉悦我们。审美性神话提供的是快乐，而衡量这快乐的永恒尺度是我们所谓的“美”。

一个神话，无论是知解性的还是审美性的，都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几乎从未有任何教育启示混杂于其中。

审美性神话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历史，一个是传奇。

历史神话所运用的事件都具有事实的轮廓。他们提供的是血肉和呼吸、天神的冒险或英雄的性格，这些东西既是想像的、在现实中也是可能存在的。在历史神话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众神、英雄以及事件对那种严格的必然性的依赖。这种必然性属于某一力量、命运或天意。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就属于历史神话这一类型。

传奇神话的特点是在选取或创造一些基本事件时显得更加大胆。事实上，那些事件往往用来表现或发展英雄的性格。在这类神话中，环境固然重要，但不如英雄征服环境的所作所为那样重要。传奇神话中的英雄比历史神话中的英雄显得更加独立，他在判断、行动以及感受各方面的随意、选择和责任始终是读者最感兴趣的。在像《奥德赛》那样的传奇神话中，这种随意感并没有使诗人随心所欲地处理他的材料。不过，那些不如荷马的行吟诗人允许他们作品中的英雄肆意冒险。这使他们自己的想像力疲惫不堪，也触犯了人们的道德判断。

290. 我们所要探究的方方面面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这些神话是如何起源的？在相隔遥远的时间和空间中，在各种各样的文献和民族中，为什么我们会读到相同的神话？这些问题有关神话的起源和传播。在本章中我们将要讨论的是前者。

291. 神话的元素

许多像希腊那样的文明国家的文献中都保留着神话，这些神话在想像

和道德寓意方面都充满着矛盾。在有些神话中，众神表现得漂亮、明智而善良；而在另一些神话中，他们放纵自己去从事冒险行动，这些行动是残忍、愚蠢、不雅观的。这些矛盾因素有些是合理的，有些则是不合理的。大地母亲悲悼自己的女儿“春潮”（Springtide），这个故事是合理的。有一次在心不在焉的情境中，大地母亲咬掉了少年佩罗普斯的肩膀，给他安上了一个象牙做的假肩膀。这个故事显示了她的反复无常和毫无理性。马克思·穆勒（Max müller）说：“正是这种愚蠢、非理性、野蛮的因素形成了神话的迷人魅力，人类长期在神话中寻找的就是那种魅力。”

292. 合理的神话

如果神话总是合理的，那么，在它们以何种方式产生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不难达成共识。

（1）想像因素

原始人创造了这些关于超自然的存在和事件的故事。他们在智力发展水平上与现代人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他们的想像力跟我们是一样的。在合理神话的发展历史中，没有任何东西会跟我们的理解力过不去。因为，在当今世界，不仅像孩子和山民、水手那样头脑比较简单的人，而且那些具有诗意感受力的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赋予无生物和抽象观念以生命的特征：太阳会口渴，轮船是个女人，乌云会威胁人，慈善要长久地受难，波浪会发怒，时间会告白，死亡会吞噬万物。太阳照常升起，正如亚斯贝尔（Jasper）先生所说的：“它确实在运行。”通过运用拟人手法，我们每天都在把人类的特性赋予无生物、动物和抽象观念；通过运用比喻手法，我们使诗意幻象变得永恒而普遍。也许我们谈的不是太阳神的金箭，而是中暑。我们的诗歌中有许多象征，它们是有关月亮、长翅膀的疾风以及那劫掠一切的大海的。在转喻中，我们在指称事物时往往使用某个标志，如用王冠来指称国王，用旗帜来指称国家的荣誉。而在当今，王冠和旗帜所具有的品质和特征跟火神的黄金陪衬和天帝的鹰是一模一样的。今人所用的夸张手法并不比古人少，我们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称颂政治英雄，古人则

称那样的人为神。

(2) 信仰因素

古人和今人在想像力的应用方面有类似性，这虽然有助于我们高度肯定原始人的脑力水平，但也应该强调指出我们和古人在想像力上的不同。他们时不时会相信这些拟人形象，而我们不会。不过，他们的信仰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原始人的那些神话并不是某一个个人的故意杜撰，而是由几代人创立的，而且许多这样的神话都是围绕着那些真正受人崇拜的神或人展开的。在原始民族中，敬畏意识是普遍存在的——原始人面对宏伟的自然物体如山脉、天空、太阳和大海时会感到敬畏。这种意识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原始人不把自己看得比自然万物高一等。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的灵魂能比自然万物的灵魂飞得更高。恰恰相反，由于太阳、大海和风都是运动的，所以原始人赋予它们自由的意志和人类的品格。由于这些物体的尺寸比人大得多，动作范围比人广得多，所以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品格和力量要远远超过人。那么，原始人为什么不应该信仰那些值得他们崇拜、恐惧和感恩的存在？为什么不赋予他们同于和高于凡人的激情与力量？如果我们像古希腊人那样生活，贴近自然的核心，那么这些自然力量的人格化现象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如果我们像古希腊人一样，”拉斯金（Ruskin）说，“认为日出意味着每天早晨重新感到快乐的激情和完美的生活——如果日出意味着每一根神经都感到了新生的力量——黎明时降临的和平比夜晚的更加美好——经过了露水的洗礼，罪恶的幻想和恐惧的心理都得到了净化——如果太阳本身也像一种美好的精神影响我们——因而，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想像中，它都会变成一种精神的力量——那么我们很快就可以超越那种狭隘观念的限制，即认为那种力量完全是非人的。我们会跟古希腊人一起上升到天使的思想高度，那天使像一个强壮的人，奔跑在他自己的道路上，他呼唤人们去生活、去劳作，他的喊声响遍大地，直冲天际。”

考虑到原始人的这种宗教状况，我们就可以理解神话何以存在以及人类何以接受神话。

293．不合理的神话

不过，人们只愿意接受那些关于善良而仁慈的天神的故事和那些表现正义和理性的神话。

如果一个天神的行为和品格比人类同胞更加恶劣、更加可耻，那么他怎么可能得到人类的崇拜与尊敬呢？因此，当我们发现，在同一个天神身上，那些表现无知和无耻的神话与那些展现正义和公正的故事并排在一起的时候，肯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由于崇拜者不可能同时信仰这两套完全相反的品格，他必然是在保持对善良天神的崇拜态度的同时，排斥那些恶劣的神话。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有助于他只欣赏那些合理的神话。那么，那些表现无知和残忍的故事何以会存在呢？人们曾经相信过这些故事吗？

对这些问题，有许多种答案。然而，我们可以根据某种关于文明的理论，对它们进行分类。

根据恶化论或者说堕落论，尽管人类在肇始时了解共有的事实、关于道德与宗教的纯粹观念以及真正的诗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忘记了那些东西，转而去接受那些关于道德和宗教的堕落念头，以至于允许自己去想像那些不真实、不可爱、有病毒的情景。

根据改善论或者说进步论，人类肇端时所拥有的关于经验、生命、世界和天神的梦想和幻想是粗鄙的，后来慢慢地发展出了更加真实、高尚的情境，这情境既关乎他个人的心性，也关乎他与外界的关系以及职责、艺术和宗教。

294．恶化论

让我们先来看几种关于神话的解释；在文明的早期，这些解释呈现的是一种向后的倾向。

1．神话即历史论，或者根据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古希腊作家欧海梅鲁斯（Euhemerus），它有个更好的名字，叫欧海梅鲁斯主义。这种理论认为，

神话是历史上某些个人、酋长、巫医和英雄的经历的一种夸张，超自然的事情是自然而神奇的现象的变形。实际上，那是由于我们的祖先的记忆出了问题，从而使他们颠倒了事实。因此，天帝、大力神等原来都是人，他们在死后备受哀荣，被供奉为天神。他们的存在状况被拔高后，自然也就有了许多无上的性格特点和冒险经历。

祖先崇拜的习俗依然存在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一例证支持了欧海梅鲁斯主义式调查研究神话的方法。毫无疑问，这种方法确实能解释某些神话的起源和发展。不过，它更能说明的是神话故事中的合理因素，而不是无理因素，因为它无法解释原始人是如何夸张他们的英雄形象的。那些英雄人物完全来自现实生活，这是历史假说的基础。

2．语言学的解释。这种理论也认为是人类的记忆发生了病变，即人类误解、混淆并错用了某些词汇的意义。马克思·穆勒教授把这种效应称为“语言之病”。在古代语言中，所有诸如“白天”、“黑夜”、“大地”、“太阳”、“春天”、“黎明”等词汇都具有表示性别的后缀，它们自然会产生相应的性别意识。因此，经过代代相传，这些物体就不仅变成了人，而且变成了男人和女人。以此类推，那些表达自然物体的存在状况和活动状况的语句也在新的口语色彩中失去了古义。于是，本来是关于自然事件的简单陈述，现在却变成了精细的叙述。这种叙述常常是装饰性的、带有神性的，不再是关乎自然事件，而是跟人有关。比如，古语可能先说“黎明”再说“日出”。“太阳”这个词是阳性的，而“黎明”是阴性的。换一句话说，即太阳神追逐黎明——光彩夺目的少女达芙妮。但“达芙妮”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是月桂树，它很容易着火，所以可能意味着随时准备为太阳神献身。少女达芙妮变成了一棵月桂树，逃脱了那热爱她的天神的追逐，月桂树也成了太阳神的神树。语文学方法的好处在于，通过在同一语系的几种不同语言中追溯某一神话人物的名字，往往能为我们确定某一神话的“家系”，从而了解它的相关表现形式，弄明白它起源于哪种语言，有时还能使我们了解到某一天神的名字的原始含义，正如马克思·穆勒说的，“弄清某一个传说的主角，他的名字以及名字的起源”。

但不幸的是，在关于有些天神名字的本义问题上，学者们往往没有一

个共识，同一个名字常常有半打不同的解释。在不同解释者的眼里，同一个天神可能有半打不同的性格因素。如某个女神所代表的有时是气，有时是光，有时是闪电，有时又是云彩。自然，人们在努力解释她的冒险经历时，肯定会抛开那些不相似的、不可信的结果。总而言之，语义解释认为，自然物体的名字在初始时就有阳性和阴性之分。但它并不努力阐明像大海那样的物体何以是男性的而不是女性的，甚至一点也没有说明大海何以变成一个人。而这后一点，在研究神话起源上，是首先必须确知的内容。然而，我们不应该陷入那样的错误观念，即语文学家们都是在语词和语词错误中寻找所有神话的起源和发展。马克思·穆勒承认神话学并不总是能创造出自己的英雄，但有时能抓住真实的历史。他坚持说，神话学家应该切记，在每一个神话学之迷中，都可能存在着一些抵制词源学分析的因素；原因很简单，它们没有词语的源头，只有历史的源头。

3．寓言的解释。这种方法在结果上跟语言学很接近。它把神话解释成隐义的简单伪装的化身：这种隐义可能跟物理学、化学或天文学意义上的事实有关，也可能跟伦理学、宗教学和哲学意义上的真实有关。这些故事一开始只是一些寓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从字面上去理解它们。如，克罗诺斯吞吃了他自己所有的孩子，于是古希腊人就认为他具有时间神克罗讷斯（Chronos）的力量。据说，这种力量能带来一切，也能毁灭一切。人们对伊娥的故事也作了类似的阐释：伊娥是月亮，阿尔戈斯众英雄则是满天的繁星，他们看护着她，从来不睡；伊娥那难以置信的流浪表现的是月亮不停地旋转。这种阐释法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即那些创作寓言的人精通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等，而且很擅长寓言；不过，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他们的子孙越来越愚笨，知识和才华都不复存在。某个神话毫无疑问来自某个寓言，但它是在何种情况下被有意识地创造出来并变成现在的样子的，则不得而知。然而，有些寓言具有深刻的科学或哲学内涵，不像是原始人所能创作的。神话中的所有远古印记都显得特别愚昧、无知、野蛮——我们有理由认为，任何深刻的寓意都是后世人们添加进去的。他们这么做，是想把那些有关天神和英雄的叙事合理化，因为他们证明不了那些叙事是正当的，从而为这些天神和英雄感到羞愧。我们还发

现，在有些情形中，对同一个神话的象征性解释是多种多样的，由于这些解释来自同一种资源，解释者们都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的解释是可信的——可见这种解释活动是多么反复无常、自负虚妄。

泰阿吉尼斯（Theagenes）比基督要早六百年，是他首先提出了寓言论及其解释法。在现代，支持这位古代学者的有培根爵士和许多德国人，尤其是克罗斯（Creuzer）教授——培根说这位“古代才子”把神话看成了“优雅而有教育意义的寓言”。

4．神学解释。这种解释指出，不管是人类全体还是某个民族，本来都曾从上帝那儿获得了某种纯粹宗教观念的启示。后来由于他们系统而持续地颠倒了道德意识，致使这一关于真理、伦理、精神和宗教的认知变质堕落了。因此，在希腊神话中，各种各样的天神的品格都是某一天神的品格的不完美的辐射。有一个更加狭隘的论点认为，所有神话传说都来源于《圣经》，那些具体事实则经过了装扮和改造。因此，丢卡利翁只是诺亚的另一个名称，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和俄里翁则分别是力士参孙和先知约拿（Jonah）的别名。沃尔特·拉雷爵士在其著作《世界史》中说：“犹巴（Jubal）、图巴（Tubal）和图巴该隐（Tubal-Cain）就是牧神、火神和太阳神，他们分别是牧业、冶炼业和音乐的发明者。那看护金苹果的巨龙就是诱骗夏娃的蛇。猎人（Nimrod）塔就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巨人。”尽管毫无疑问存在着许多稀奇古怪、诸如此类的巧合，但这种理论如果不加以夸张的理解，就无法用来解释神话中任何重要的因素。因为有许多神话产生的时间要早于那些相应的《圣经》故事，它们怎么可能是《圣经》故事的拷贝呢？还有许多神话尽管与《圣经》故事非常相像，但它们来自那些对希伯来圣经一无所知的人们。这种理论依赖于两个尚未证实的假设：一，所有民族都有机会受到同一套宗教教义的影响；二，上帝一开始就永久性地发布了启示，从那以后，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人类走向正义。这种神学理论在 17 世纪受到了沃斯（Voss）等德国人的拥护，1774 年受到了雅各布·布莱昂特的支持，20 世纪又得到了格拉德斯通（Gladstone）的极为有力的声援。

295. 进步论

我们现在来看进步论是如何解释神话创作的。安德鲁·朗恩先生用自己的语言，对这种理论进行了极好的阐述。关于那些没有意义的要素是如何进入神话的这个问题，进步论的拥护者们回答说，这跟创作神话的原始人的神智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但是，由于我们把自己放回到几千年前的历史中，去审视早期原始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我们不得不注意在当今的某个地方是否有可能存在着“处于原始阶段的人类智力，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人类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神明的各种冒险经历，人变成动物、树木和星星，他们还相信活人能看见死人并能跟死人对话”。作为这种科学调查的结果，研究者们发现了许多原始部族，他们在当今依然接受并相信神话中的这些愚蠢而没有意义的要素。这些要素不仅使我们当代人也曾使许多未开化的古人感到迷惑，而古人是在他们所继承下来的神话里发现这些要素的。因此，进步论者认为，“神话中的大部分原始而没有意义的要素都是开化种族的遗产，这些种族在创作那些没有意义的故事时，所处的智力水平不会高于我们当代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布须曼人、红种印第安人、南美的一些比较低级的种族以及其他更加低级的19世纪的土著人。”但是，我们当今的原始人的脑力状况有哪些特点呢？头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好奇，正是好奇引领他们去探究事物的起因；其次是轻信，轻信使他们创作或接受那些孩子气的故事，以满足他们没有受过教育的经验。我们还发现，今天的原始人依然认为，他们周围所有的事物都是有生命的，都跟他们自己一样，有五脏六腑，有各种情绪：“他们把天空、太阳、风、大海、大地、山脉和树木都看成了人；野兽、星星和石头都具有人的性格和生命，都跟人混居在一起。”对于玻利尼西亚人和布须曼人来说，自然力、动物和物体都具有人一样的力量和品性。在他们看来，人类有以下几种品性：

(1) 与动物相关，能把自己变成动物和其他东西，也能把一件东西变成另一件东西。

(2) 具有一些魔力，如能叫来魔鬼，或去访问魔鬼及地狱，还能控制四季、太阳、月亮、星星、天气等。

在当今的原始人的故事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冒险经历、品性以及事件。某些民族在开化之后，如果他们的文献中依然幸存着这些故事，那么对于他们的子孙来说，这些故事就会显得愚昧、残忍、没有意义。在同样的情况中，“古代希腊人、埃及人和挪威人由于都具有相对高级的文明水平，他们的宗教观念和艺术趣味曾受到神话的冲击。那些神话或保存在当地的祭司的头脑中，或在古代诗歌中，或在流行的宗教典礼中……我们有理由认为，远古和早期的部落人把神明塑造成了他们自己的样子，具有跟他们一样的行动和经历。神话中的寓言要素则是后人添加进去的，因为后人具有更加纯粹的神学观念，但不敢完全抛弃他们祖先的宗教。”根据这一理论，神话中的大部分没有意义的要素都是“幸存”下来的。因此，尽管文明有起有落，但那些创作了无意义神话的民族不是堕落了，而是进步了。他们在智力上和道德上都得到了改善，以至于他们想否认在自己的神话和宗教传统中有这样无意义的要素，或者他们想通过寓言的方式把无意义的要素说成是有意义的。这种研究法倚赖于心理学和人种学，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种心理学方法”。进步论本身也变成了一种“幸存”的东西。

根据进步论的看法，神话中许多迷惑不解的要素都被分解成了原始哲学、科学和历史的“幸存者”。从哲学演化出了一些比较粗略的系统，如物质与精神的进化；神与鬼的谱系；从科学演化出了一些解释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现象的初步努力，自然万物被赋予了人类的而且往往是魔幻的力量；从历史演化出一些故事，人们创作这些叙事的目的是为了描述某些圣洁的神庙和仪式或某些部落的习俗和庆典，而所有这些活动的起源则被遗忘了。与起源有关的神话被称为“本源神话”，它们提供的是一些根源性的东西，如为什么在德尔菲神庙可以听见太阳神的神谕？或为什么庆贺农业女神的仪式是在艾留西斯举行，而且用的是戏剧的方式？

当然，在有些情况下，神话中可疑的要素可能除了原始人的好奇心和轻信外，还另有来头：如，来自某位大英雄的冒险经历，或者是某种语病（关于物体的陈述被理解成了关于人的故事），或者是某个有意识的寓言，或者甚至是对古代某种更加纯粹的道德宗教真理的颠覆。不过，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在原始人的心理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发现神话创作的根源：

原始人把某种混杂的人格推延到了周围的事物；他相信魔力，并把魔力施与他的某些部落同胞，那些人往往极为精明而且极有影响力。这种神话创作者的心态应该被放置在所有科学解释的前面。

从自然物体的人格化和对伪造的历史的接受，很容易过渡到对超自然存在的关注；那些超自然的存在掌管着并控制着各种各样的自然事物——气、火、水、日、月、星、山、林以及溪流——同时占据着行为、激情、美德、远见、精神以及罪恶等奇异本质。

希腊人的想像非常活跃，他们觉得整个自然界充满了看不见的事物和力量。华兹华斯说，在希腊：

In that fair clime the lonely herdsman, stretched
On the soft grass through half a summer's day,
With music lulled his indolent repose:
And, in some fit of weariness, if he,
When his own breath was silent, chanced to hear
A distant strain, far sweeter than the sounds
Which his poor skill could make, his fancy fetehed,
Even from the blazing chariot of the sun,
A beardless Youth, who touched a golden lute.
And filled the illumined groves with ravishment.
The nightly hunter, lifting a bright eye
Up towards the crescent moon, with grateful heart
Called on the lovely wanderer who bestowed
That timely light, to share his joyous sport:
And hence, a beanning Goddess with her Nymphs,
Across the lawn and through the darksome grove,
Not unaccompanied with tuneful notes
By echo multiplied from rock or cave,
Swept in the storm of chase;as moon and stars
Glance rapidly along the clouded heaven,

When winds are blowing strong. The traveler slaked
His thirst from rill or gushing fount, and thanked
The Naiad.Sunbeams, upon distant hills
Gliding apace, with shadows in their train,
Might, with small help form fancy, be transformed
Into fleet Oreads sporting visibly.
The Zephyrs, fanning, as they passed, their winges,
Lacked not, for love, fair objects whom they wooed
With gentle whisper. Withered boughs grotesque,
Stripped of their leaves and twigs by hoary age,
From depth of shaggy covert peeping forth
In the low vale, or on steep mountain side;
And, sometimes, intermixed with stirring horns
Of the live deer, or goat's depending beard, —
These were the lurking Satyrs, a wild brood
Of gamesome deities; or Pan himself,
The simple shepherd's awe-inspiring God.[1]

在《天后》（*Queen of the Air*）中，拉斯金用诗一样优雅的语言，表现了一些重要而美好的状态，物质的或者说自然的神话或许正是经由这样的状态得到了发展。然而，读者必须警惕那样的假设，即任何业已存在的神话都充满了物理的、宗教的和伦理的内涵。拉斯金说："对于常人，神话总是鲜有意味；对于高人，则多乎哉。"因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对于粗野者，神话是粗野的；对于虔诚者，神话是宗教的；对于艺术家，神话是美丽的；对于哲学家，神话又是含义深奥、意味深长的——在各个时代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追本溯源，"拉斯金说，"以确知某个故事最初结晶成形时候的状况，我们往往会发现，我们追溯到的源头不外乎这两个中的一

---

[1] 选自华兹华斯：《远足》。

个——要么是历史现实中的一些事件，要么是一些自然现象。前者是用幻想来表达的，即幻想出一些拟人化的形象；后者是用想像来表达的，即想像出类似的生活场景，而这种想像力的应用往往或多或少受到恐惧心理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把历史神话留给历史的主人们，他们和他们所记录的事件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神秘色彩。这种神秘色彩很吸引人，当然也是可以感受到的。不过，星星、群山和风雨至今依然与我们同在，正如当年它们跟古人在一起；我们只需要像儿童一样，用赤诚的目光看看它们，就能理解人类在童年时对它们说的最初的话语。然后，在所有最美妙、最持久的神话中，我们不仅会发现某个关于真实的历史人物的故事——某个与道德准则相应的形象——而且还会发现某种对自然现象的极度崇拜。也就是说这两者都来自神话，而且两者将永远扎根于神话。真实的太阳有起有落；真实的天空时而是平静的，有着永不消退的蔚蓝，时而是激烈的，有暴风雨降临——正是从太阳和天空中，希腊人产生了最初两个天神的观念，即太阳神阿波罗和雅典娜。他们完全是人格化的，有血有肉。他们的四肢包裹着神圣的肉，他们的眉毛上有着神圣的美。他们的形象是如此真实，以至于箭袋会在他们的肩膀上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车辇会因为他们的身体太重而弯曲。另一方面，由于古希腊人跟这些有血有肉的神的形象保持着共生的关系，跟这些天神从来不曾有一刻的分离，所以他们也考虑到了两种无处不在的精神上的影响。一种是太阳的影响，它以永恒的火焰照亮了人性中所有灵巧而明智的素质；另一种是活生生的空气的影响，它把天国的坚韧的平静和正义的愤怒的力量吹进了人们的心胸，让他们纯洁而英勇。

因此，在几乎每一个重要的自然神话中……你得对一个神话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区分——根部和两条枝丫。在现存世界中，根是太阳，或天空，或云朵，或大海；随后‘根’被人格化了，变成了可以信赖和共事的天神，你可以跟他手拉着手一起散步，就像一个孩子跟他的兄弟或姐妹一起散步；最后是这一形象的道德寓意，在所有重要的神话中，这种寓意永远都是正确的而且是有益的。”

拉斯金所说的历史神话可能是对真实的事件和人物进行欧海梅鲁斯主义的变形处理的结果，如对大洪水及其相关事件的处理；也有可能是一个

故事的词源学意义上的创作，它讲述的是起源已经被遗忘了的一些仪式活动，如叙述酒神的狂欢庆典，以及摆脱凡间的肮脏和有局限的教义。在这两种情形中，尤其是在后一种情形中，显示了历史神话中想像的和伦理的重要性。一般来说，这种重要性已经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得到了加强。

总而言之，无论是自然的、历史的还是精神的，神话“不能被仅仅看作是错误或愚昧，而应该被看作是某种有趣的人类作品。神话是佯装的历史，是从未曾发生过的事件的虚构”。不过，这样的说法并不全面。神话同时也是真实的历史，即人类在不完善的早期阶段的思想和信仰的历史。神话叙述了那些模模糊糊的观察所得，也叙述了儿童式的对真理的追寻。不管学者们在其他方面可能会有何等样的保留意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同意下面这些观点：有些神话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某种“语病”；有些神话之所以被创作出来，是为了解释国家和地方的名称；有些是为了解释现存的化石和尸骨，这些化石和尸骨与史前的动物和人类有关；许多神话产生的目的是感谢先前的酋长或部落的丰功伟业，以证明现存的宗教和部落庆典仪式以及普遍的亡灵崇拜都是合法的；大量的神话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也表达了对自然力量的尊敬，还是原始人类的激情与理想的人格化表达。

第三十一章 神话的分布

296. 关于相似性的理论

在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域，在各种不同的伪装下，存在着同样的神话，它可能是知解性的，也可能是审美性的。关于这样的神话的研究，我们已经发展了几种理论，但没有一种能充分揭开神话的神秘面纱。在不同的故事中，存在着思想或题材方面的相似性，如在相互不搭界的一些事件或情节安排中有雷同之处。我们需要对这种相似或类似现象作出说明，不过，问题的困难主要还不在于此。下面是关于神话分布的几种主要理论：

1. 巧合论，即不同民族神话之间的类似现象纯粹是巧合。这种理论并不能使我们比平常更高明一点。

2. 借用论，即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借取一些故事。它能说明，只有在历史上相互熟知的民族之间才会有相互之间的交流。但它不能说明，在一个古希腊神话中和一个玻利尼西亚传奇中，何以会存在相同的情节

安排。

3．如果我们从时间上和地理上，对所有的神话进行追本溯源的考证，将会发现它们都起源于印度。这种理论无法说明许多流行于近代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故事，这些民族分布在欧洲、非洲还有印度本身。它也无法解释，在印度拥有任何有记载的历史之前数百年，古埃及已经有了一些神话，如关于地狱判官的神话。因此，这一理论很容易受到来自借用论者的攻击。

4．类似神话的基础是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历史传统，或者说它们都是从某一个“母邦”传承而来。尽管有些历史神话可能来自某个“母邦”，但我们前面已经明确说过，历史的假设往往是不确切的。况且，在小亚细亚、伊萨卡、波斯和挪威的历史中，不太可能发生许多类似的情节，诸如那些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所叙述的事件。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包含所有这些故事情节的神话。

5．印度人、波斯人、佛里吉亚人、希腊人、罗马人、德国人、挪威人、俄罗斯人和凯尔特人都起源于雅利安诸部落，这些部落则肇始于一个共同的中心地带，那是在印度北部的高原上。“这些人肯定从老家把——即使不是成熟的神话——起码也是活跃的胚胎带了出来。后来，由这胚胎爆出了枝叶、结出了果实，由于这胚胎所寄生的土壤不同，由于植物赖以生长成熟的气候不同，这些枝叶和果实在形状和色彩上会有各种变化。”与这种理论不符的是，有些故事共同拥有的只是某种尚未成熟的神话胚胎或神话念头，它们在细节上不会拥有明显的相似性，而许多相距遥远而且互不搭界的神话却显示了这种相似性。因为在它们各自都得到了独立发展之后，任何情况都可能出现。况且，这一关于共同神话资源的假设仅仅关涉到雅利安诸部落，它忽视了非洲人、蒙古人、美洲印度安人以及其他民族。这些民族的神话也类似于雅利安的，但我们无法考证出它们拥有相同的起源。然而，雅利安的历史起源也具有这样一个优点，即它解释了在不同的雅利安民族中，有许多神话相互间存在着类似现象。

6．心理理论，即类似的情节和情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在思想、经验和情感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一理论受到了格利穆的支持，而且能与神话要素的“人种心理学解释”或“幸存主义解释”相联系。“在漫长

的人类历史中，”安德鲁·朗恩先生说，“我们不能否认，有些故事可能是由一个单一中心传播开来的，然后再由诸如印欧和闪米特这样的种族通过各种途径，流传给遥远的祖鲁人、澳大利亚人、爱斯基摩人和南海群岛上的岛民。不过，一方面我们可以说神话可能是通过借用和转移等方式扩散开来，另一方面，关于神话起源于人类智力处于原始状态的假设本身也给神话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现存的解释。”许多早期艺术作品——陶碗和石头武器——都不只属于某一个民族的趣味或技能，我们可以想见它们属于一些人类共有的处境和智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神话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它们是早期人类心智状态的粗糙产物，还没有表现出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样的神话可能会在任何不开化的人群中产生出来，而且可能会幸存在任何地方的文学里。”

神话的传播跟神话的起源相似，不可能单用一种理论来解释。发现了种族系统和家族传统，只是缩小了问题的范围，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它。在互不相关的一些民族中，存在着雷同的故事，这依然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我们趋向于用两种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即“借用”论和“历史传统类似论”——这两种理论看上去都有道理，但都未经证实。在找寻某些最初的记录，以证明那些互不相关的民族拥有相似的神话；或者找到某些纪念碑和航海志，以证明某个商业民族在史前时代就曾环绕地球航行过并把神话的种子存放在遥远的海岸和岛屿之前，我们应该承认，现在惟一科学的解释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或者说是人性的解释——因为所谓的神话是类似的想像的产物，而不同的创作者的心智状态和创作环境都具有类似性。

第三十二章 神话的留存

297. 传统与历史

在人类应用文字之前，神话都保存于口头传统、祭司团体举行的神圣庆典仪式、游吟诗人代代传唱的叙事诗之中。这些以唱诗为职业的诗人往往从一个村庄漫游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宫廷流徙到另一个宫廷。神话还保存于一些特殊场合的赞美诗中，那是由像淮阿喀亚人德摩多克斯（Demodocus）那样具有特权的竖琴手唱出的，他们赞美的是酋长或者祖先或者天神。人类早期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游吟歌手，现在我们只能徒闻其名而已。有些神秘的诗歌被公认是他们的作品，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可能跟他们的诗歌一样与神话有关。下面简单介绍一些神话预言家、神话歌手和神话诗人，同时也介绍一些世俗诗人和世俗历史学家，他们记录了各种神话，英语文学中所引用的古代神话就是指这些神话——古希腊的、古罗马的、挪威的和德国的。

298．希腊神话的保存

1．神话预言家。有些最古老的游吟诗人具有预言的天才。实际上，几乎神话的每一次“远征”都有这些预言家或祭司中的一个伴随，我们有时把他称作“巫医”。

据说，梅拉穆普斯（Melampus）是古希腊第一个具有预言能力的人。在他家门前，矗立着一棵橡树，树上有一个蛇窝。大蛇全都被家奴们杀了，梅拉穆普斯把小蛇救了下来。一天，正当他在橡树下熟睡，蛇用舌头舔他的耳朵，使他懂得了飞禽和爬行类动物的语言。有一回，他的仇敌们抓住他并把他关了起来。但是，在夜深人静时，梅拉穆普斯听见蛀虫在啃吃木头，那些支撑屋子的柱子几乎要被啃断了，屋顶也即将倾塌。他把这情况告诉了那些抓他的人，他们听从了他的警告，避免了毁灭的命运，于是他们对这位预言家感恩戴德、尊敬有加。

其他著名的占卜者有：安菲阿拉乌斯（Amphiaraüs），他参加了“七雄攻底比斯”的战争；卡尔查斯（Calchas），在特洛伊战争期间，他曾追随希腊联军；王子赫勒努斯和公主卡桑德拉兄妹，他俩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姆的子女，所以是专为特洛伊军队占卜的；泰雷西亚斯（Tiresias），他是底比斯王国的盲人预言家；默普索斯（Mopsus），他曾参加阿尔戈斯英雄们的远征。有关这些远征的故事，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都已经讲述过了。

2．神话音乐家和神话诗人。由于古代诗人在歌唱故事或赞歌时，都自己弹奏竖琴或七弦琴伴奏，所以他们都擅长音乐和诗歌。

前面我们已经讲述了歌手俄耳甫斯的历险故事。他是希腊历史上最早的抒情诗人，备受人们的喜爱，有人甚至称他是音乐的保护神阿波罗的儿子。据说，这位色雷斯游吟诗人曾提出过一些神秘的教义，这些教义是有关事物起源和灵魂不朽的。不过，俄耳甫斯赞歌现在只剩下了一些残篇，而且这些残篇虽然挂在他的名下，但实际上可能是一些哲学家的作品，那些哲学家所处的历史时代比他要晚得多。

塔米里斯（Thamyris）是色雷斯的另一位游吟诗人。据说，他曾向文艺女神们挑战，要跟她们比试技艺。他比输后，被剥夺了视力。俄耳甫斯的儿子叫缪萨乌斯 （Musaeus），在他的名下，有一首关于艾留西斯人的

(Eleusinian) 神秘故事的赞歌，还有一些圣诗和神谕。弥尔顿把他们父子俩的名字放在了一起：

But, O sad Virgin! that thy power
Might raise Musæus from his bower,
Or bid the soul of Orpheus sing
Such notes as, warbled to the string,
Drew iron tears down Pluto's cheek,
And made Hell grant what love did seek.

参考译文：

可是，忧郁的贞女啊，愿你的权力／能把缪秀斯从他的幽栖处唤起。／或者命令俄耳甫斯的灵魂歌唱，／随着琴音的顿挫抑扬，／使铁石心肠的普鲁托也泪流满面，／使地府也能成全有情人的心愿。[1]

其他传说中的游吟诗人或乐手有莱纳斯、马西亚斯和安菲翁（Amphion）。

3．神话诗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分别讲述了特洛亚战争和战争结束后希腊人凯旋回归的故事，我们前面所讲述的主要一些章节的内容都取自荷马史诗。荷马和他所赞美的英雄一样，几乎也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传说他是一个流浪诗人，又盲又老，从一个地方漫游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在王孙们的宫廷里，或者在农夫们的茅屋里，他一边唱诗，一边弹奏竖琴——听众们自愿给他一些施舍，他就以此为生。拜伦称他为“西奥（Scio）石岛上的盲老头”。有一首众所周知的讽刺短诗，说关于荷马的出生地到底在哪儿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结论：

Seven wealthy towns contend for Homer dead,
Through which the living Homer begged his bread.

---

[1] 选自朱维之译《弥尔顿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参考译文：

七个富裕的城镇争抢死去的荷马，/他活着时，只能在这些地方以乞讨为生。

这七个地方是斯默纳（Smyrna）、西奥（Scio）、科勒封（Colophon）、伊萨卡、皮罗斯（Pylos）、阿尔戈斯和雅典。

近代学者怀疑荷马史诗不是任何一个个人的作品。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部分是因为他们很难相信一个人在史诗时代能写出这么长的诗篇，因为在那时，人们还没有能力使用那些能承载长篇作品的材料。另一方面，有人又问，如此长的诗篇如何能够仅凭记忆代代相传。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那时有一个专业团体，他们的工作就是记住这些全民的、爱国的传奇故事。谁出钱，他们就给谁朗诵这些故事。

雅典的皮西斯特拉特斯（Pisistratus）大约在公元前 537 年曾召集一批学者，收集并修改荷马名下的诗歌。可能就是在那时，他们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加入了一些段落，使这两部史诗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在古代，除了这两部，还有许多其他的史诗都归于荷马的名下。所谓的《荷马颂神歌》其实是多个诗人的作品，而且是在荷马死之后创作出的。不过，里面关于诸神的品行的一些内容很有价值。

权威如希罗多德说，荷马出生于公元前 850 年。荷马时代过去之后，对神话的保存和进一步修缮工作落到了史诗朗诵者（Rhapsodists）和组诗诗人（Cyclic poets）的手里；前者以朗诵史诗片断为生，后者则按照主题把各种史诗精心编织成史诗组合（epic circles）或完整的史诗系列。不过，他们往往忽视特洛伊战争的一些传统故事。塞浦路斯短叙事诗（Cyprian Lays）就属于这样的史诗组合。它讲述的是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前面九年围城的情况，接下来就是《伊利亚特》所叙述的内容。这一类作品还包括：《埃塞俄比亚》（*Aethiopis*），它是《伊利亚特》的续篇，专门讲述了阿基琉斯的死亡；《小伊利亚特》（*The Little Iliad*）和《伊利乌佩尔西斯》（*Iliupersis*），前者讲述的是特洛伊的陷落，后者用夸张手法讲述了阿贾克斯和菲洛克泰提斯（Philoctetes）的开拓性的业绩；《重返家园》（*Nostoi*），

它讲述了希腊各位英雄的历险故事，这些故事发生在十年之间，即从《伊利亚特》结束，到《奥德赛》开始。这些诗作中的大多数都曾被认为是荷马的作品。它们全都消失了，不过，有些作者的名字幸存了下来。还有一部史诗组合讲述的是两场针对底比斯的战争。

赫西俄德跟荷马相似，他的作品是关于希腊神话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有人认为，他是荷马的同代人，但关于这两位诗人所处年代的相互关系，目前还没有定论。赫西俄德出生于维奥蒂亚的阿斯卡拉（Ascra），青年时代曾在赫利孔山（Mount Helicon）区当牧人，成年后迁到了附近的科林斯，写了两部伟大的诗篇，即《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从前者，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跟希腊传统有关的情况，如早期的生活日用品、农耕和航海的技术、神历情况以及史前时代的情况。后者又叫《诸神的谱系》（*Genealogy of the Gods*），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跟希腊神话有关的知识，如世界的创始情况、诸神的家庭情况、他们之间的战争以及他们对待原始人的态度等。赫西俄德的创作时间可能要比荷马晚一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关于诸神的故事中，原始的或者说无意识的要素要比荷马作品中的多。《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或者说作者们似乎已经把神话故事锻冶成了诗歌的黄金，而赫西俄德收集的还是矿石，就如同博物馆里的许多标本。

有一批抒情诗人的作品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神话，其中最重要的有：斯戴西考勒斯（Stesichorus，公元前 620 年）、阿尔卡乌斯（Alcaeus，公元前 611 年）、萨芙（Sappho，公元前 610 年）、阿里翁（Arion，公元前 600 年）、西蒙尼德斯（Simonides of Ceos，公元前 556 年）、伊比库斯（Ibycus，公元前 540 年）、安纳克瑞翁（Anacreon，公元前 530 年）和品达（Pinda，公元前 522 年）。他们留下了一些献给神明的颂歌、一些神话英雄的故事以及一些或多或少有点悲惨的历险传奇。

萨芙的作品只有一些片断留下来，不过，就这些片断也足以奠定她作为显赫的诗歌天才的声名。人们经常会谈论到她的生平故事。她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叫法翁的英俊青年，但没有得到爱的回报。据说，她因此从留卡底亚（Leucadia）的岬角上投入大海。因为她相信一种迷信的说法，即这一跳叫“爱人之跳”，跳下去的人如果不死的话，就可以医治好爱情的创

伤。

阿里翁的最伟大的作品是《酒神颂》（*Dithyramb*），它是一部合唱赞美诗。据说，他的曲子和歌词都甜美无比，甚至迷住了海怪。有一回，他被一些谋财害命的船员从船上扔进了水里，但一条爱慕他的海豚把他安全地驮到了岸上。斯宾塞曾描写道，阿里翁骑着海豚，行进在海王及其王后的队伍中：

Then was there heard a most celestial sound
Of dainty music, which did next ensue
Before the spouse:that was Arion crowned
Who, playing on his harp, unto him drew
The ears and hearts of all that goodly crew;
That even yet the dolphin which him bore
Through the Ægean seas from pirates'view,
Stood still by him astonished at his lore,
And all the raging seas for joy forgot to roar.[1]

参考译文：

那时那地，传来了最最美妙的／仙乐，紧跟着阿里翁头戴王冠，／弹奏着竖琴，出现在海王和王后／面前，引得那一船优秀的水手／全都一心一意地侧耳倾听。甚至／那驮着他在海盗的眼皮底下越过／爱琴海的海豚也静静地站定／在他身边，被他的音乐震慑住了。／整个海洋激动万分，却忘了欢呼。

西蒙尼德斯是古希腊早期最多产的诗人之一，但他的作品流传到今日的只是一些断片。

他写有赞歌、凯旋颂歌、挽歌，尤其优秀的是他的一些晚期作品。他擅长写的是悲惨的事情，没有人比他在人类同情的心弦上弹奏出更加动人

---

[1] 斯宾塞：《仙后》，第4卷第2章、第23章。

而真切的效果。在他现存的诗歌断片中，《悼达娜厄》是最重要的。它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传说故事：达娜厄和她幼小的儿子被她父亲阿克里修斯王下令关在一个箱子里，然后扔到了海上。我们前面已经讲述过她儿子帕尔修斯的故事。

品达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在他的手笔中，神话得到了最自由也可能是最理想化的表达。在他献给诸神的赞歌中，在他写给全国田径比赛获胜者的颂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习惯于利用有关希腊英雄的神话故事作为文本，从中提炼出一些恰如其分的道德训诫。

古希腊有三位伟大的悲剧诗人，他们是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 525 年）、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德斯（Euripides）。他们给我们传下来了一个神话资料的宝库。从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阿伽门农一家的命运、针对底比斯的远征以及人类的恩主普罗米修斯的受难。从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阿伽门农一家的命运、底比斯国王俄狄浦斯及其孩子们的故事、与特洛伊战争有关的故事以及赫拉克勒斯最后的历险和死亡。从欧里庇德斯留给我们的十七部戏剧中，我们可以读到关于阿伽门农女儿们的故事，关于阿尔刻提丝的珍稀而美丽的故事以及关于美狄亚的历险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重述。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作品也充满了神话的内涵。

再后来的神话诗人，我们在此只需要提两个——罗得岛的阿波罗纽斯（Apollonius of Rhodes，公元前 194 年）和西西里岛的泰奥克里图斯（Theocritus of Sicily，公元前 270 年）。前者风格冷峻，写过关于伊阿宋取金羊毛的故事；后者的田园诗让人一读，就感觉到自然而浪漫的魅力。

4．神话历史学家。希腊最早一批用散文表现神话、传奇和神谱的作家，生活在公元前 600 年左右。希罗多德乃“历史之父”（公元前 484 年），他写过亚洲和希腊之间的冲突，给各种各样的神话涂上了不朽的香油。稍后，阿波罗多勒斯（Apollodorus）在其著作《希腊神话志》中，也收录了一些传奇故事。鲍萨尼亚斯（Pausanias）是个快乐的旅行家，在其著作《希腊游》中，他专门提到了一些祭神的习俗和传奇故事，这些习俗和故事在他的时代还依然留存着（公元 160 年）。卢西安（Lucian）在其著作

《诸神对话》和《诸鬼对话》中，发出了“不灭的笑声”——他对古代信仰和神话的嘲讽。

299．罗马的神话诗人

维吉尔有时也以马罗（Maro）之姓行世，从他的长诗《埃涅阿斯纪》中，我们了解到了埃涅阿斯的故事。维吉尔是奥古斯都大帝时代的伟大诗人之一，他使那时代名垂千古。他于公元前 70 年生于曼图亚（Mantua）。在史诗这一高贵的诗歌体裁中，《埃涅阿斯纪》被认为是仅次于荷马史诗的伟大作品。维吉尔在原创性和独创性方面比荷马弱一些。《埃涅阿斯纪》写于一个文化和科学的时代，所以缺乏令人着迷的信仰氛围，那种氛围有助于产生天真或者说通俗的史诗。维吉尔之前的作家已经写过关于创建罗马城的神话故事，他把那些故事拿来，放进了文学化（文人化）的史诗里。虽然《埃涅阿斯纪》缺乏希腊史诗的单纯，但它具有希腊史诗所不曾有的要素，如爱国精神，如高贵的道德和公民的理想，如纯正的趣味和个性的风格。

奥维德生于公元前 43 年，后世诗人们往往用他的另一个名字称他为“纳索”（Naso）。他所受的教育的目的是如何参与公共事务，他也确曾担任过一些相当高的职位，但诗歌是他的乐趣所在。他很早就决定在诗歌的田野里耕作，因此，他想方设法与同代诗人们建立了关系。他认识贺拉斯，还见过维吉尔，尽管在他还年轻无名时，维吉尔就死了，所以没有跟维吉尔建立起熟识的关系。奥维德曾在罗马度过一段快乐的生活，因为他享有相当可观的收入。他跟奥古斯都皇帝一家关系亲密。有人认为，诗人曾对某一皇家成员展开严重的攻击，这给他的后半生蒙上了阴云，使他的生活由幸福转入不幸。在五十岁时，他被逐出了罗马，受命自个儿前往黑海边上的托密。给妻子和朋友们写信，是他流亡期间惟一的安慰。这些信全都是诗体的，被称作《悲歌》（*Tristia*）或《黑海书简》（*Letters from Pontus*）。奥维德的两部伟大作品叫《变形记》（*Metamorphoses*）和《岁时纪》（*Fasti*），后者亦称“诗体年表（Poetic Calendar）”。这两部作品都是神话诗，《变形记》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奥维德诗歌的特点是：

“如同其他诗人、画家和雕刻家一样，他从希腊神话中得到了丰富的资源。他的趣味精细、简朴而哀婉。他讲述的是早期的一些传统神话故事，赋予了这些故事真实的外表，这一点只有大师才能做到。他笔下的自然画面动人而真实，都是他精心选取的。他抛弃了浮词空话，他的作品一旦完成，便无懈可击、无字可删。在所有的文明国度，他的《变形记》都是老少咸宜，读起来都能趣味盎然。”

似乎是出于某种偶然的原因，罗马抒情诗的王子贺拉斯，还有罗马著名的抒情诗人和挽歌作者卡图鲁斯（Catullus）、提伯鲁斯（Tibullus）和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都大大增加了我们对希腊罗马神话的了解。

塞内加（Seneca）是暴君尼禄（Nero）的老师，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一些哲学论文。不过，他也写了一些悲剧，取材于众所周知的希腊传奇故事。阿普莱乌斯（Apuleius）于公元 114 年生于非洲。他之所以使我们感兴趣，是因为他编撰了一个聪明的传奇故事，即《金驴记》。作品讲的是一个极为惹人喜爱的故事，即我们在别处已经讲述过的小爱神与普赛克的故事。

300．记录挪威神话的文献

挪威神话是一个别有情趣的神话系统——它属于挪威民族——我们美国人的祖先是英国人，而英国人的祖先就是挪威人。那时的挪威人的居住地相当于现在的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他们传承神话知识的载体有如恩文诗歌（Runes）、斯考德（Skaldic）诗歌、《埃达》以及《萨加》。

1．如恩文诗歌。挪威人最早流行的书写手段是一种叫“如恩”的文字。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隐秘的知识或神秘的知识。最初的如恩文只是一些奇怪的符号，被当时的人们认为具有神秘的力量。作为书写的同义词，这个术语一开始就被用来指称北欧文字，其实它本身来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字。人们已经发现了古代斯堪的纳维亚文字的一些样品——其中一种镌刻在一只金角上，那是公元 3 世纪或 4 世纪的东西，出土于 160 年前的西雷斯威格 （Schleswig）；另一种镌刻在挪威图恩的一块石头上。盎格

鲁—萨克森的文字正是起源于如恩文。在瑞典、丹麦以及英国的曼恩岛（the Isle of Man），人们发现了后来的北欧文字的雕刻。北欧文字的形状僵硬而有棱角，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们都被雕刻在这样的一些材料上——墓碑、勺子、椅子、船桨等等。神话诗歌是否曾用这种文字刻写出来过，这还是一个问题。不过，人们已经发现了用这种文字刻写的对异教天神的颂歌、11 世纪的小曲以及爱人间的山盟海誓。

2. 斯考德诗歌。挪威民族中的流浪歌手和游吟诗人叫做斯考德（Skalds）。他们是当时所有的历史知识的保存者，他们的工作就是对勇士们的鲁莽行为进行有意识的加工，他们演唱的内容是活着的或已死的英雄们的丰功伟业，演唱的方式是唱诗加音乐伴奏。他们演唱的歌叫做德拉帕斯（Drapas）。斯考德诗歌的起源情况已经失落在了寓言时代或史前时代的黑暗之中，不过直到 14 世纪末，冰岛的斯考德们还在北方的文学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一些真正远古的比较重要的诗歌和传奇就几乎不可能传承到我们今天。斯考德诗歌的措词已经过了极为艺术化的润色，甚至在基督教的影响使整个民族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之后，这些诗歌中依然保留着异教性质的暗喻和明喻，而这些比喻在这种文学形式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

3. 《埃达》。记录挪威神话的重要文献是《埃达》和《萨加》。在冰岛语中，“埃达”一词往往跟“尊祖父”联系在一起。也有人认为它是高地德语中“埃尔达”一词的讹变，“埃尔达”（又名“爱尔妲”）是大地母亲。这个词首次出现是在一首短叙事诗中，根据那首诗的说法，最初的人类就来自这位大地母亲——《埃达》是挪威诗歌的“扛鼎之作”或者说“冠冕之作”，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旧埃达》是从奥德（Odde）那个地方收集起来的。不过，近年来，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它起源于冰岛诗歌。冰岛有两部诗歌集子叫《埃达》，分别属于斯诺里家族（Snorri）和萨俄蒙德家族（Saemund）。直到 1643 年，“埃达”这个名称还被用来指称一部包含一些神话故事的主要是散文体的作品，还曾指称一篇关于诗歌艺术和措词的论文、一首关于韵律的诗以及一部用韵文写的同义词词典，词典中附录了两篇分别论述语法和修辞的小论文——整个一系列书籍被认为是诗人们的指南。尽管阿普萨拉（Upsala）的手稿里有一条注释——那注释

写于 1300 年左右——断言说这部作品是由斯诺里家族的斯图拉森（Snorri Sturlason）“辑合” 起来的，而斯图拉森生活的年份是 1178－1241 年。事实上，直到 1609 年，人们才知道有这样一部作品，那时阿恩格里穆·约翰森（Arngrim Johnsson）在其著作《冰岛构成史》中对它作了宣传。尽管一般人认为，主要的几篇关于诗歌艺术的论文属于斯诺里家族，但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确定，那些关于语法和修辞的论文属于 12 世纪和 13 世纪的其他作者。还有一种可能，即在《神话故事》中，或在《吉尔菲的错觉》中，斯诺里只是对前辈作者的作品进行了扩展和编辑，并加上了一些诗体的说明。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诗人们都没有说起过斯诺里，但他们不断地提到“《埃达》的规则”，经常讲起《埃达》在措词、修辞和技艺方面的新奇与老套。甚至在今天的冰岛，人们还会常常听见这样的说法，即 “《埃达》技艺的空泛”或 “《埃达》 技艺的笨拙”。马格努斯·奥拉夫森（Magnus Olafsson，1574-1636 年）曾对斯诺里的《埃达》进行了重新编排，他的改编本比原著更加闻名。

1642年，布莱尼奥尔夫·斯威因森主教 （Bishop Bryniolf Sveinsson）发现了一些冰岛神话诗的手稿。出于他自己的想法，也出于著名文物学家斯卡尔德萨的拜奥恩（Biorn of Scardsa）的奇怪建议，他把这些诗稿献给了有“智者”之称的历史学家萨俄蒙德（1056-1133 年）。从此，斯诺里的本子被称为《新埃达》或《散文体埃达》，以跟布莱尼奥尔夫发现的本子区别开来，后者被称为《旧埃达》或《诗体埃达》或《萨俄蒙德埃达》。《诗体埃达》 最早的手抄本出现于 13 世纪，其内容的集成可能不会晚于 1150 年。这些诗作的形成可能不会早于 9 世纪或 10 世纪。考虑到诗中所包含的风俗、律法、地理及词汇情况，有些著名学者认为诗作者是一些来自挪威南部的部落的移民。他们向西航行，夺取了水滩（Waterford）和石堆（Limerick）这两个地方，并在约克郡和英格兰东部称王。不过，这些诗所写的都是冰岛历史上的人物，其内容主要是英雄传奇和神话故事：诸如有关“波尔德尔命运”（Balder's Fate）的故事、“斯格尼尔旅行”（Skirnir's Journey）的故事、“雷神之锤”（Thor's Hammer）的故事以及“亨丁之祸”（Helgi the Hunding's Bane）的故事，还有二十篇短叙事诗现在只剩下了一些片断，它们讲述的是有关沃尔松家族和尼伯龙根家族的重要历史。

4.《萨加》。《埃达》中有许多神话故事和神话特征，这些东西跟德国和挪威的国民性格都是矛盾的。不过，《萨加》植根于挪威文明，因而是挪威的民族财富。在这些有关神话故事和英雄传奇的散文体作品中，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沃尔松家族传奇》，它可能是在12世纪辑合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来自《旧埃达》，还有一部分来自某些不固定的传统文本，另有一部分则来自一些已经失传的流行歌曲。

301．记录德国神话的文献

有关沃尔松家族和尼伯龙根家族的故事来自某些神话，这些神话在整个条顿民族中是家喻户晓的。现存的《萨加》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低地德语或北方德语版，我们已经注意到它存在于《旧埃达》的一些短叙事诗和挪威版的《沃尔松家族传奇》中；另一个是高地德语或南方德语版，它被保存于德国民歌和《尼伯龙根之歌》中。其实《尼伯龙根之歌》也是由德国民歌发展而来，这个故事的挪威版展现了神话创作者那种比较轻信的心态在后世的留存情况。《尼伯龙根之歌》在较早的时候吸收了一定的历史要素，并很早就把故事中英雄人物的性格限定在人类的局限上。

尽管以前有许多《尼伯龙根之歌》的手稿或手稿的碎片，这些东西证明它在13世纪和16世纪之间是很流行的。但是，直到1757年，近代学者才开始关注这部著名的德语史诗，因为那一年瑞士的批评家伯德摩尔（J.J.Bodmer）发表了两首古诗的部分内容，这两首诗是《克丽姆希尔德复仇记》（*The Revenge of Kriemhild*）和《悼念阿提拉的英雄们》（*The Lament over the Heroes of Etzel*）。从那时以来，学者们已经对《尼伯龙根之歌》的创作情况作了许多理论探讨。有些学者认为，这部德语史诗是挪威版的改编本；另一些学者认为，情况正好相反，是北欧人借用了德国人的版本，而不是德国人借用了北欧人的。还有一派学者认为，两者是从一个共同的摇篮中成长起来，但在成长过程中则相互是独立的。这最后一种论点可能是最站得住脚的。关于《尼伯龙根之歌》本身形成的历史状况，有人认为，在12世纪由于没有诗人愿意借用另一个诗人的段式，而奥地利诗人封·库亨伯格（Von Kürenberg）惯常使用的就是《尼伯龙根之歌》的段式，

所以这部史诗应该是他写的。也有人进一步指出，它在 1140 年左右已经成书，但后来又由一些更加年轻的诗人在格律形式上作了改动。它现存的重要的手抄本有三部，最晚近的那一部直到 1200 年左右才成形。不过，拉赫曼（Lachmann）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即这首诗包含很多古老的歌谣，这些歌谣属于不同的年代，具有不同的价值。在 1210 年左右，一个诗人把它们收集起来，并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其中一些进行了修改，最后用一条他自己发明的线索把它们串了起来。

总而言之，这部诗的各种因素使我们相信，它起源于一些非常古老的流行歌谣，至少一位、可能有几位诗人应用他们的想像力把这些歌谣融接起来并作了修缮，那些诗人的生活和写作年代则是在 1120 年到 1200 年。这部作品的格律结构也来自德国民歌，但经过了好多人的修饰，他们中有大众喜欢的游吟诗人，也有用文字创作的诗人。

302. 记录埃及神话的文献

尽管埃及、印度和波斯的神话本身都很有趣、很有意义，但它们对英语文学没有过实质性的影响。不过，它们中的一部分保存在一些文献中，下面就是关于那些文献的一个简单的书目。

埃及文献：

（1）象形文字或神圣的碑文，见于法老王的坟墓和其他庄严的处所——它们承载着各种各样的观念，或通过象征符号，或通过语音符号，或两者兼而有之。（2）神圣的纸莎草古文稿（*The Sacred Papyri*），写有一些对众神的颂歌。（3）《亡灵书》（*The Books of the Dead*）和《南半球》（*The Lower Hemisphere*）——向亡魂问卜的咒语、为死者灵魂的祈祷。

303. 记录印度神话的文献

（1）《吠陀经》（*The Vedas*），或称《印度圣经》（*Holy Scriptures of the Hindus*）。它分成四部，最古老的是《梨俱吠陀》（*the Rig-Veda*），包含了一些赞美诗，赞美的是一个欢欣而精神的人物。它是由几个专门写赞美诗（Rishis）的家族创作的，其中最早的作品也许能追溯到公元前 3000 年，最

晚的不会超过公元前 1400 年。这些赞美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雅利安人的宗教场景，如他们翻过喜马拉雅山，开始奔向南印度斯坦。《萨马吠陀》（*Sama-Veda*）包含一些庄严的圣歌和赞歌；《夜柔吠陀》（*The Yajur-Veda*）包含一些祭神仪式上的祈祷及其解释；《阿闼婆吠陀》（*The Atharva-Veda*）被认为可能是《吠陀经》中最晚近的一部，它影响了雅利安种族的比较纯粹的迷信观念，本身则可能起源于印度的土著部落。它包含着一些驱除和抚慰魔鬼的咒语。

（2）印度著名的古代史诗，即《摩诃婆罗多》（*Mahâbhârata*）和《罗摩衍那》（*Râmâyana*）。对这两部史诗的年代先后问题，学者们看法不一。婆罗多的深仇大恨（The Great Feud of the Bhâratas）具有更加古老的气息，因为曾有许多代人的许多手笔对这部作品的成形作出过贡献。另一方面，罗摩历险记（The Adventrues of Râma）则使人想起更加原始的历史阶段，因为它表现了原始人才有的轻信和发明。《摩诃婆罗多》是神话传统的仓库，它包含一些结构完美的纪实作品，其中最完美的叫《那拉王子之歌》（*The Episode of Nala*）——那拉王子染有同代人都有的缺点，即赌博，最后把整个王国都输掉了。婆罗多的深仇大恨的作者其实是有名可查的——不过，他的名字维亚萨（Vyâsa）的意思是“编排者”。《罗摩衍那》据称是诗人瓦尔米基（Vâlmîki）所作，它讲述的是罗摩王子的妻子（Sita）悉达被阎罗王（Râvana）带到了锡兰岛（Ceylon）。罗摩在猴子军的帮助下，在印度和锡兰岛之间的海峡上驾起了桥梁，然后杀死那魔头，救回了他那可爱而纯洁的妻子。因为《罗摩衍那》的情节跟《伊利亚特》雷同，所以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它起源于那部希腊史诗。不过，后来，学术界确认《罗摩衍那》的年代比《伊利亚特》更加古老，所以《伊利亚特》可能起源于它，这一论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这两部印度史诗缺乏艺术精神，也缺乏荷马史诗所具有的优雅风格。不过，它们展现了对自然的更加热心的同情、对人类的爱与哀的更加浪漫的惺惺相惜。

304. 记录波斯神话的文献

《阿维斯陀经》（*The Avesta*）[1] 亦称《古波斯圣经》，本来是用古波斯语（Zend)写的，后来翻译成中世纪波斯语（Pahlavi)——包含一些对佐罗阿斯特（Zoroaster)[2] 及其侪辈的赞美诗（Gáthás),还有一些比较晚近的公元前 5 世纪的文章。佐罗阿斯特是波斯教的创始人和改革者，生活在公元前 14 世纪和 15 世纪之间。自居鲁士[3] (Cyrus)王朝至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期间，佐罗阿斯特的宗教体系成为了西亚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拜火教教义的特点是华丽而简朴，不可动摇地相信正义 (Ormuzd) 终将战胜邪恶(Ahriman)。

---

[1] 《阿维斯陀经》是古代波斯拜火教的圣典,拜火教旧译“祆教”。
[2] 佐罗阿斯特是尼采所倾情塑造的超人查拉图斯特拉（Zaratrustra）的原型。
[3] 居鲁士（约公元前600—前529）大帝,乃波斯帝国之国父。